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八二・史部・地理類

〔天啓〕滇志三十三卷（卷十五至卷三十三）〔明〕劉文徵纂修……一

〔乾隆〕西藏誌四卷　題〔清〕允禮撰……五八一

2663/02

滇志卷之十五

人物志第八之二

孝義目錄

雲南府

元　楊立義

本朝段　澍　熊　信　王　護　方　玘

陳大韶　王　璽　唐文炳　孟　富

洪文量　賈惟孝　施汝翼　程世勛

段有學　宋應時　井　言　張雲鯤

畢　畊　李充相　石　巖　安如磐

杜惟喬　楊　坤　李宗元　周良卿

楊世麒　陳大倫　鄭　相　劉連璧

程　坤　陳咸厚

大理府

漢　隗叔通

本朝阿　這　王　保　趙　壽　楊　寧

楊謫仙　張孝子　洪　鈞　楊　濬

楊　沂　趙交益　王守陽　呂　健

楊起雷　王曰俞　朱惟顯　段錦文

楊　雨　吳　讓　張九賦　趙重華

王　寵　朱世祿

臨安府

元　張文直　董茂春

本朝萬　容　吳孝先　楊　慶　沈　瑜

馬文榮　藍　貴　高　禧　姚思敬

馮　敬　徐　瀚　王　制　紀　元

姚九韶　孫世榮　任翔鳳　蘇一貫

張志連　楊世春　楊　忱　李朝鳳

趙　鎔　戴　敏　馬思賢　楊　立

段富春　戴仕軒　張　貴　王　惠

楊卿立　戴天眷　董紹舒　孔一貫

趙時遇　張宋臣　張任晟

永昌府

本朝徐　訥　胡　亢　蕭　芮　符　節

陸　鏞　辛　淳　藺　剛　吳　榮

周　琮　楊　茂　林興祖　鄭永生

鍾應奇

楚雄府

元　楊　惠

本朝王大勲　謝　昱　延　文　潘　浩

朱　高　仇　儀　鞠　鼐　李希綱

曲靖府

本朝李　驥　郭　蕃　徐可繼　陳　敬

趙　倖　錢彥暉

澂江府

元　段文瑞

本朝楊　純　張　俊　李九得　梁景春

王　珪　萬　琭

蒙化府

本朝范運吉　薛志廣　郭廷珪　周　鐖

金　鐸　薛居敬　楊道東

鶴慶府

本朝楊敘年　高　科　段　忠　楊　全

蔣懋官

姚安府

元　趙　和

本朝高梓潼　高　棟　高　鵠　施　琳

廣西府

本朝張　恩　楊新民　趙應元　李之節

尋甸府（[illegible]）

本朝姜仲智　段尚絅　李調陽　馬　欽

張　化

武定府

本朝藍　碧

景東府

本朝吳　瑛　姜可久

北勝州

本朝譚　鋐

孝義

孝義以配忠烈節婦關切名教詎可少哉總兩志若而人其爲孝者於家皆色養承驩附誠與信以其所受於親者而始衷終無遺力乎然於子職不加焉中有逾禮滅性至喪生而不自知者雖不軌於中道然天地間自有此一等逾格之人自出驚世之事不在方所論可矣其他割股稱孝者不勝書竊意婦人女子偶一爲之可也再斷不可乃有出於學士弟子者有至於三至於四者從宜去之有錄於志草今尚生存者以郡人故知之其它郡邑不盡識者恐尚多也去之至於義林高士原列未多無容裁矣

雲南府

元楊立義昆明人任烏勝衛府同知事親至孝親歿勇士成墳奉詔旌表

本朝段澍郡人洪武丁丑進士事親尊孝以監察御史就養改姚安府教授

熊信字以威郡人舉人宣德間任禮部主事尋改兵部乞歸事母杜門謝客未嘗謁公門母歿遂不出鄉賢孝子二祠皆祀之

王護晋寧人正統間輸粟詔表其門

方玘字公佩後衛指揮使弱冠有人失金三百玘得之如數還其人景泰末年饑殍載道玘傾廩賑且葬之卒年三十有二妻曹氏以節稱

陳大韶字舜舉嵩明人歲貢士客卒京邸韶扶柩中途雜傭人中時出一肩抵家既葬廬其墓事母篤孝母卒葬仍廬墓弘治間臺院具題旌表後授嘉善司訓乞歸年八十餘卒

王璽字國用宜良人蚤失父事母至孝中弘治壬子鄉試授合山教諭母卒廬墓後補保寧學擢涪州守不忘少慕

唐文炳唐文蔚祿豐人正德六年父銓母關相繼卒時文炳年十四文蔚年十一兄弟廬墓三年刺血和

泥塑像文蔚事兄如父嘉靖三十五年巡按劉涇上其事　詔旌表

孟富字以安廣南衛人少力學以失母養父遂不應制舉刻意若吟有樊川西崑之致匿其草不以示人親終廬墓遂隱而死子養浩受公庭訓舉明經能繼父志收遺稿以公别號名之曰溪漁集後爲江陽教諭因屬楊太史愼點定之欲授梓未果太史及會中憲與張都諫鳴瑞皆爲之序

洪文量字天容宜良人年二十父病禱於天割膚以代藥父疾隨愈張公佳胤表其門

曹惟孝字若曾嵩明人幼入郡庠不求仕進博聞强

記工詩翰尤精於醫孝親友弟綽有古風楊公升菴徐公龍灣雅重之皆贈以詩見藝文年九十一卒所著有剩語閑吟藁諸書

施汝翼昱之子嘉靖乙卯舉人偕計卒于途天性篤誠親歿廬墓瑞生芝草賑貸之遺金至於今稱焉其孫克化以進士爲廷選副郎再行選事陞稽勳郎乞假歸踰年題驗命下業以疾卒于家

程世勛後衛署試百戶嘉靖四十五年官兵討鳳繼祖世勛奉檄護餉至金沙江上因令督偏師出哨至波羅結堡陡值賊衆力戰不敵死于陣母李氏守節在堂子道南方在襁褓妻蕭氏年十八矢死事其姑撫其子垂五十年而終道南亦以孝聞有司上其事李氏蕭氏俱入祠祀

段有學字可仕郡人嘉靖癸卯鄉舉其母老在堂以願養廿年不仕及母卒廬墓盡哀後授中江知縣陞寶慶同知皆有政聲

宋應時郡人父終刺血塑像祀之其子大姚諭文學負土壘母墳相繼廬父母墓偶野燒將延拜風而火息後值郡賊剽掠感其孝餽以豚米不納其後子孫感化遂以世孝見稱

甘旨字汝孝性恬澹幼業儒樂善好施郡之貧乏婚

葬者多有所賴壬戌還餉匱

詔天下咸得輸粟助邊旨與焉當道授以官辭弗受甲戌滇饑復出粟饘民全活甚衆所司上其誼欲旌之亦力卻優游山水終身焉

張雲鵬邑諸生鰥居二十載屋母膝下菽水承驩

畢昕郡人事親至孝嘗入蜀過鄷都得賈人遺金不私鄉人貧而貸者焚其券不責報

李竟相郡人善事親畜幼弟竟卿於襁負中竟卿亦感其兄敬事其嫂和氣藹然鄉閭豔慕

石巖祿豐人本韜界之子生未三月失母父寄養於石永福命名巖父昇疾篤割股愈之

安如磐昆陽人貢入監聞父疾徒步抵家比卒哀毀如禮服闋不仕時祀如事生

林惟喬字汝遷昆陽人貢生居父母喪哀毀踰禮廬墓三年麥生九穗瓜如斗

楊坤嵩明人父卒於官歸櫬廬墓遇賊刦負母而逃

李宗元郡人爲母廬墓其子宋能踵父風

周良卿左衛人竭力奉其二人朝夕甘旨不以分其任癸孤姪弱弟

楊世麒字明徵右衛人母許以節婦稱麒事母篤孝母卒哀慟喪明後當貢期不能赴

陳大倫中衛人父卒哀毀廬墓三年母病竭力求痊尺寸之膚不愛焉母病尋愈

鄭相字廷贊楊林人聞閔扶親柩歸葬廬于墓後以歲貢歷教定遠汶川二學歸

劉連璧富民邑諸生家貧養親能盡敬凡鬻而無主者瘞之孤獨有疾者調藥療之其陰行善人不知者尚多

程坤郡人以武會爲幕府贊畫官壬戌陞四川總兵中軍會西路梗困與援兵偕行至畢節城陷被執不屈而死月餘精英屢見時聞陰風中有爲厲鬼殺賊之語

陳咸厚郡人贈光祿少卿陳爰諏次子從父官京師

發疾哀毀柴立先達謂滅性非禮乃強進粥扶櫬還里遇風雨泥淖號泣行濡足泥中未始少避至龍里遭安賊之變賊擁至欲焚柩厚兩手抱棺抵賊聲色哀而厲賊以戈擊之死于柩側黔中侯侍御以事聞今訊其年甫十三國殤中殤孝童奇童錯戈甲觸刃之不勝視尋常早慧者超遠之子死父其父不死矣

大理府

漢隗叔通楪榆人邑東二百里有江名若水叔通生若水上性至孝母好飲江督水叔通日入江取水以給無間冬夏天爲出平石至江督中人謂之孝子石水經注載其事

本朝阿這鄧川人洪武初迷詐擬眞普顏篤禽僞平章高生功授知州世襲

王保浪穹人洪武十七年普顏篤據佛光山寨叛天兵南下保率子弟爲前驅獲渠魁授縣典史世襲

趙壽趙州人永樂丁酉舉人正統間有蒙化土舍從征麓川有功謀爲州土官壽懼要鄉人李松張福海潛赴京師奏革一州無患松等造廣廈作堵墻百丈居壽以報其德

楊寧太和人父母繼歿廬墓哀毀採風使以聞旌宅

楊讀汕寧之孫事母孝時稱楊氏二孝子奏允旌表

張孝子太和人失其名性至孝傭工養母母歿哀慕如狂既殯猶晝夜號于道路逢人輒問曰汝見我母乎如此數年不輟人或紿之曰汝母在某處即奔往不遠數百里夜不求宿人又紿之亦隨指而往百度不變死而後已君子曰即不裁之以義然亦可謂終身慕矣

洪鈞太和人為諸生性孝友母歿廬墓三年廬在澗側澗歲有盈涸鈞在墓三年澗為不涸人以為孝感所致

楊濬字德深為諸生時母有心疾幾死濬割股以進復甦踰年疾作再割股不救哀三年未嘗食肉後以父母不赴應舉提學王公嘉其孝義及居父喪哀毀如初

楊汸太和人二親歿廬墓各三年以田業之半讓諸兄遂老于山中至死不變

趙友益太和人自少至老無喜慍色與物無忤兄弟子姪有失依者皆為之所鄉人稱其孝友云

王守陽太和人家極貧勉為甘旨之奉四十不娶恐其分親之養也終父喪三年其母勸之始娶婦婦不得于姑守陽曰任汝所適婦苦其貧遂去守陽以相依得錢即養其母每夕常四五起視衾之寒溫枕之高卑母晨膊必捧之以助其力母之所嗜多方致之母無日不歡以是終母之身

呂健大理衛人家貧能養每食必躬進之親怒則深自咎責悅而後已至于病而嘗藥歿而廬墓

楊起雷太和人其父癱然病也起雷提攜捧附者四十年及卒哀毀骨立事兄起雲亦以友愛稱

王曰俞趙州人年十二時母疾篤刲股爲羹而進之母病隨愈

朱惟顯賓川人郡諸生父歿哀毀踰禮廬墓三年母歿喪明左右扶將未嘗頃刻離

段錦文太和人澄子為諸生有年應歲薦以讓同列有司贐數十金一無所取

楊雨太和人府刑吏胥人或賂之問所從來曰貸來則不受否者間受十之一久之凡聞者無不以貸對以是一錢不入有知其事之冤力爭於庭郡守怒笞之笞以復爭初疑其覇徐察其無他遂見嘉納獄多賴而不冤革履無襪藉以草從滿不赴司徑入雖足山太守廉其賢薦之索之不得不知所往

吳讓賓川人始未設州治居民苦於剽掠讓奮然詣臺司請置州衛建城池頻復再三如其願而止祇今淬而稱焉

張九賦雲南縣人生員甫十三母戴疾篤賴九賦刲股而愈其後與弟九錫同居財產無異撫姪如其子

趙重華太和人父廷瑞棄諸生業爲探真之遊匿無錫山中於時重華方七歲居十五年其母已歿妹已嫁遂稽顙覓其父請郵于郡守而出行至武當太子巖其上隱隱有字跡後識其父名氏而所書月日與尋父出滇月日同華覽之哭亦尾而書之歷走江南竟無所遇因禱于三茅峯夢真武諭之曰汝父猶未死覺而異然過毘陵被盜攫其資以去僅存路郵耳道逢老僧言其父客無錫南禪寺因一道人導之明日偕至南禪寺其父廷瑞果在父子相携而慟所與

俱道人及寺中客無不慘然鹿門茅憲副爲作趙氏客遊述

王寵初爲弟子員事繼母有真愛於宗族無間言

朱世祿富川州人舉人母老絕意仕路當路有司具禮勸駕及領設輿馬之費世祿僅討十科計五百金輒辭不受窮年搜討博極群書嘗受姊翁之託撫其孤成立歸其所寄金善始善終鄉人皆高其義

臨安府

元張炎直通海人好讀書早喪父事母杜氏視寢食無曰去左右鄰里稱其孝至正間聞於朝旌爲慈孝之門

董茂春字良卿董萃慈之子仕爲通海學諭痛父死於賊哀慟幾絕事母至孝飲食寒煖未嘗一日少離母病亟籲天願以身代一夫有一門忠孝千載姓名之句其子思平洪武初爲邵甸縣主簿以忠義勸諭嶍峨土酋祿佑率衆內附

本朝萬容字景儀都指揮中之長子性孝友事父及繼母能順志篤友二弟讓貲不取尺好文學絕無膏粱之習儒者雅重之

吳孝先嶍峨人幼名虎兒洪武間年方十歲隨父出遊父偶爲虎所攫孝先急取父佩刀斫虎脇虎死父得生人稱爲孝童

楊慶郡人其兄春以永樂間從征交阯陣亡慶以次當代兄之子行訛言亦陣亡母痛二子俱歿哭喪明踰年慶歸彷徨不安求醫弗效乃齋沐禱北辰舐其親目久而復明人咸異之

沈瑜姑蘇人從戍雲南寓居阿迷早喪父事母孝成化丁酉母病醫藥無效割股進而愈

馬文榮通海人成化乙酉科鄉薦任雲南府訓導乞歸養母鄉里感化稱孝子云

藍喬字景高郡人事親孝謹待兄弟友愛親歿哀毀骨立人以爲難

高禧字彥和郡人事母問安視膳久而不衰

姚思敬郡人性至孝父母疾不執寢衣不解帶躬侍湯藥凡田宅財貨推以讓其弟居鄉與人無爭思敬卒其妻洪氏不食成疾踰旬而死遂同葬

馮敬字允恭郡人幼失怙恃事兄政客盡恭謹每飲食必同席兄嘗有疾湯藥親致

徐瀚郡人父鏓疾篤醫藥罔效瀚憂恐乃刲左股肉和羹以進疾遂愈推官張嵩爲志其墓

王制府學生父死旣葬結廬墓側芄芄悲戚人勸之歸弗應士類甚重之

紀元府貢生字調甫父良早卒于征母李孀居折肢三年元與妻郝氏晝夜侍側渾汙必親母病癱危甚元請洗跣吮而愈人稱孝感

姚於龍府庠生愿敬孫淳謹恭遜克盡孝友

孫世榮府貢生性孝事母飲食跣奉扶父櫬還鄉與夫廝肩負不避風雨

任翔鳳石屏廩生禔躬純謹事母承順比歿哀毀骨立喪學訓徒斤斤以名檢自繩

蕭一貫石屏州人性至孝父久病朝夕同寢視湯藥無倦力耕資兄俾之向學

張志達石屏人三世同居子姓有睦

楊世春阿迷人事母孝母死廬墓三年鄉人稱爲楊孝子王廷表以文贈之

楊恍世春子親歿廬墓有父風

李翱鳳阿迷人亦以廬墓旌

趙銘寧州人年十三時母王病銘刲股以食母而母病瘥

戴敏阿迷人亦以刲股爲孝

馬思賢通海人父母病篤醫藥不效賢刲股而進之其子應龍娶王氏應龍病王亦刲股鄉人稱爲孝門

楊立通海人家貧負薪供父母父病刲股進藥即愈

段富春蒙自人秉性克孝事祖母楊甚謹其父段世林母周先後病以春刲股俱愈

戴仕軒張貴俱蒙自人

王恩楊郎莫俱河西人俱以刲股愈親有述焉

戴天章河西人母林目瞽祇而舐其目獲明

董紹舒嶍峨人庠生嘉靖十八年應貢入京至鐵爐關目瞤心驚乃曰吾母思我遂歸絕意仕進母終哀毀踰禮足不及公門

孔一貫嶍峨人廬父墓事繼母得其歡心

趙時邁嶍峨人親終廬墓

張采臣嶍峨人父病危以臣刲股而愈

張任晟郡庠生遂于易學以易起家者多出其門也孤貧母氏孀居弟任榮仕教芄芄侍怙晟敦孝友養母家弟言弟俱成名至今有同牢之大焉

永昌府

本朝徐訥字敏行郡人父遘疾幾殆訥方十三羸形於色每夕稽顙北辰父疾乃愈後殁廬墓三年朝夕哀號有青蛇繞墓之異成化間詔旌表其門

胡亢字希賢郡人性孝愛父殁時亢年十有二三日不食既葬結廬墓側每哭泣輒有鳥鵲集塚樹悲鳴亢哭止乃散嫡母余氏殁亦如之

萬芳字從周郡人國子生事親孝母殁既葬結廬墓側朝夕哭奠三年父繼卒復居三年

符節字惟善郡人平生耿介寡合嘗與丁貞友善貞病篤謂節曰吾兒幼不可託吾有白金八百兩託於汝吾兒長可付則付之否則君之物也節遂窖藏於丁宅地中貞卒節學撫其子且教之比長挈金而授之封識宛然鄰有嫠婦無子迫於饑寒自縊令人救活日給飲食二十年迨卒治棺葬之所著有拙圾堆詩十卷

陸鏞郡人客遺金一囊拾以歸謂妻康曰若坐門內俟有泣過者告我已而客果涕泣至覈其數五十金即以付客以其半謝之固辭客拜天祝禱而去

辛淳郡人割股愈父捐粟濟饑征交南道死者力為葬埋又葺學宮兩置學田里閈雅重之

蘭剛字德中騰衝千户僉次子正統六年隨父征麓川僉累功陞副千户剛亦當授所鎮撫乃告僉曰吾先祖宗世為正千户中葉而為副今幸母子俱立功若併論祖職可得也僉曰武廕以長我死汝兄繼之置汝何地剛曰為子弟竭力於父兄耳乃偕白於靖遠嘉其孝讓併功於僉為正千户僉卒長子誠襲剛無難色後以壽終年八十陞

吳榮字仲華騰衝人惇厚不競短長人有是非相質輒平之退無怨言一日與友蘭剛墓歸適一屠兒醉臥道中袖有物墜出約二十餘金榮付剛收遣僕守伺屠兒醒引詣蘭歸之終身不自明唯屠兒及蘭氏

子孫稍舉似人乃知屠兒為徐倫云

周琮騰衝人一日晚行偶有所拾歸視乃銀一封付妻吳仍往其處伺至丙夜遇一男子狀若追遺金者詢之蓋稱貸以完逋賦而出子於徵者遂還之其人願分金謝琮卻不受其人感且祝曰願天壽公夫婦宦公子孫耳後琮年七十八吳八十五子愛應貢謁選銓曹試以得遺失物判授安東丞

楊茂字廷秀騰衝人性質朴嘗署義田以睦族人為孤甥完嫁娶揖丐推焚貸券元夕觀燈獲遺金馨召主識認歸之商人道失囊物守候審給子泰時春孫太署肇官繩食其報焉

林興祖字宗嗣騰衝人少孤母性嚴事之務得其懽心微愠曲求慰解侍親四十餘年一日無病檢方書云須虎睛愈竭誠籲天適有人報城北得一虎往購其睛合藥疾果瘳人以爲孝感所致

鄭永生字壽伯騰衝人初贅陳陽春女三載無人道之感永生諱不言女母察知力勸別娶永生猶恨女泄其隱不得已始從之往來親詣彌篤後結茅東山藝田忽鄰婦有私奔者永生不答馳歸抵家已夜家人問故紿之曰偶嬰疾欲藥意蓋秘之也後以陰德事教家人始知年八十七而卒

鍾應奇永平諸生居于吳屯鄉母臥病在床姚營叛兵入其家擬之以兵應奇迴旋涕泣求代母死咸感悟遂全其母

楚雄府

元楊惠郡人父早卒事母劉氏母遘疾月餘晝夜不去左右禱神求代精誠所格母感異夢以子故延年明日疾早瘳至八十五而後卒惠負土營墳廬於傍三年哀毀喪明鄉里感嘆有司以聞表其門蠲徭役

本朝王大勲廣通人孝繇天性蚤失母竭力事父傭工以供饔每晨父食而後出主人授食先投竹器中以侍父而後食輿論稱之聞于監司命有司四時存恤旌其門

謝昱碍嘉人國子生陳情終養許之選授湖廣湘潭縣丞郡守席和扁其第曰孝廉

迓父足遠人監生以母老不仕敬養終身嘉靖間鳳賊之變官舍杜文宣以三百金付寄賊平後蹤跡其人如原封職歸之

潘浩郡人家貧母老時征麓川士子廩粟籍以供兵餉邑勉拮据菽水而已後領鄉書爲大理訓導就養齋中遇病請禱母病愈遂棄官奉母歸爲色養者十餘年母歿盡哀遵禮既葬廬墓三年

朱高郡人五歲喪母事繼母得其懽父歿家貧竭力營葬斷葷獨寢繼母之喪亦如之後以貢任合江學訓時分俸給其兄及歷臨淮倦游竟歸好義樂施同宗之人共賴焉

仇儀郡人蒙化府學教授將母汴母踰八十久客爲難遂乞解官歸雖家貧養薄甚適也蒙化志稱其善屬文事母孝蓋確云

鞠昂郡人嘉靖癸卯鄉試歷江西建昌同知歸親歿廬墓聲茂士林

李希綱郡人父久病不解帶而寢者九年後應貢司訓姚安俸祿所入與兄共之麥舟高義尤不遺於族黨所著有四禮註一卷

曲靖府

本朝李騏曲靖衛百戶少失母與弟騏三世同居怡怡相愛通判沈鐘知縣李棠旌其門

郭蓄郡諸生事母氏克盡心力先人之廬推以讓其兄弟於月旦無間言焉

徐可繼郡人秉性孝友父病目以舌舐愈事母病目亦舐之復明後父母卒各廬其墓三年事聞院道府奬勵

陳敬字禮之馬龍人隱居不仕得遺金歸其主年八十七卒

趙倖馬隆所千戶安銓之難戰死於行陣

錢彥暉馬隆所諸生割股嘗穢而父疾愈

澂江府

范段定瑞河陽人幼撙節讀書父早逝奉母盡孝母歿哀毀踰禮以手履地行一里外負土營墳百五十日始成事聞旌表曰孝義之門授本路學正歷官臨安路總管

本朝楊絕河陽人七歲失母孝事繼母張割股愈其疾友于三弟不以異母異視之有司欲上其事旌表絕避不出人所難

張俊河陽人母嬰奇疾以俊割股而平父錦病疽發背俊口吮之亦愈

李九得河陽人家貧爲人傭作以養父母親死無以爲葬盆匜勉取直終得葬焉

梁景春浪穹鄉人母劉疾篤景春割股以進延母年壽至七十五春之子仲成暨仲成之子得松得杞皆以割股事親相繼三世

王珪字朝玉新興人父思貞歿哀毀欲絕廬于墓側啜粥飲水如是者三年知州郭鉦以事聞未報後鉦陞雲南府知府爲作王孝子廬墓序布政使嚴貞亦爲作贊時爲正統乙丑

萬璩新興人父葬廬墓哀毀踰禮

蒙化府

本朝范運吉字用修舉人父歿於外吉不避艱阻重繭求之盈年不歸後於太和山得其遺骸歸窆廬墓三年事聞詔褒其門

薛志廣蒙化人居親喪容戚而哭哀既葬廬墓時見野獸馴于墓芝草生焉

郭廷珪字朝信嘉靖壬午舉人仕開封府通判葭州知州有孝行督學余文獻旌其門孫中丞爲之序

周鐵庠生善歐陽率更字篤於古行家四壁立喪葬依廬不忘悲墓

金鐸字文器有義氣篤於事親葬祭遵禮不爲俗尚所移

諱居敬庠生母病日夜侍湯藥後益篤焚香懇祝請以身代母氣遏絕遂潛入園舍書其壁曰以身代母死遂自縊當路徹府捐金助葬旌其門

楊道東郡人進士事太父盡孝居母喪哀毀骨立尤好施舍見人之急即衣人食人不辭也以春秋魁嘉靖甲子省試明年成進士未仕卒於京

鶴慶府

本朝楊叔年郡人正德七年隨父試之京至天津遇流劫欲殺斌叔年號泣代死賊憐其孝併釋之仍以俞馬號呵護之

高科府學生父淮久疾科供湯藥如一日及卒哀毀

踰禮事母阮氏亦如之又殮葬其嫂無依者三人與弟同居三十年

段忠劍川人母早亡父老且病忠竭力傭養時或自枵腹至老不變

楊金劍川人父繼宗為土官下海真所殺金方在襁褓及長知父冤佯拜海真夫婦爲父母一日治酒邀真飲酒酣引刀殺之又潛入爲麗江奏他事命下土官亦死於獄事與近日金華王孝子事絕相類而土司待金寬竟無所考

蔣懋官郡諸生父以旅亡扶櫬歸屍血流出號泣而舐之既葬廬墓三年晨昏哀奠奉

旨宣方表揚

姚安府

元趙和姚州白鹽井人母遭兵被虜和年十四思之不寘誠心籲天至遼東見其母主者留不即遣和奏請乃得與母俱還途遇虎而母子俱無恙

本朝高舜澧賜姚州土官五歲喪父其母譚撫育成就賜性孝母病瘵痺晨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遂愈後母病目幾喪明賜爲舐之亦愈後又病癰吮又愈成化間具奏旌表

高棟姚州土舍弘治十六年普安賊叛屠郡縣奉令棟同大理指揮唐永擊之棟奮勇殺賊十餘人追至

板橋驛遇伏兵隻身轉戰中十餘鎗而死巡撫嘉其義勇以禮歸葬之

高鵠州舍多謀斡善騎射嘗分捕諸夷歛跡不敢爲魁嘉靖丑未年元江之變布政使徐樾遇害鵠奮身赴救死之事聞

欽獎恤其後

施琳中屯所人好施濟物立義倉有婚喪不能舉者必周之捐資修寺觀橋梁人高其義

廣西府

本朝張恩郡人山居沉默於物無忤嘉靖壬寅水下賊阿旦爲梗監司檄本郡撫之衆舉恩遂慨然往諭

賊黨驄從尋以瘴厲卒當路旌其義為文祭之

楊新民彌勒州人

趙應元師宗州人俱刲股已父母病

李之節郡人貧而好修事繼母割股以療之奠母弟無依撫之若同胞鄉黨稱之

尋甸府

本朝張仲智郡人割股愈母病

段尚綱郡庠生居喪變夷俗遵古禮廬墓三年

李調陽木密所人割臂愈繼母疾

馬欽府學生以救母爲賊所射母子俱得不死母故廬墓不復出

張化宣化坊人居家孝友爲里閈所重尋舊無學化鬻田爲資費赴京請建得允知府戴鰲嘉其義旌之及卒通判鄭賢爲文以祭見儒學碑

武定府

本朝藍碧元謀人割股以愈母疾倡義置社倉儲穀以佐窮乏

景東府

本朝吳瑛郡人歲貢浙江溫州府通判以清修孝友見稱於鄉閭

姜河文郡人親終廬墓

北勝州

本朝譚越瀾滄人成化癸卯鄉試既中戀戀膝下父母強之乃仕為華陽令奔父喪事母益勤因不復出及母歿並葬後墓產奇花芝草隆冬不變

列女目錄

雲南府

晉李毅女李秀

元皇甫琳妻楊氏　桑知州妻李氏

景縣丹妻王氏

本朝李仁山妻楊氏　嚴士良妻吳氏

魯忠妻張氏　盧英妻短氏

方玘妻曹氏　劉潤妻趙氏

張弼妻胡氏　楊翔妻許氏

閻厚妻金氏　良翰元妻郎氏

吳詔妻張氏　張翱妻胡氏

廖恕妻梅氏　李暘妻黄氏

嚴恭肅公妻施氏　劉體仁妻孟氏

徐昂妻顧氏　王僎妻段氏

麥懋妻孫氏　蘇政妻段氏

楊世泰妻段氏　王倫妻史氏

唐鑄妻陳氏　楊大韶妻孟氏

李志恭妻王氏　趙文秀妻楊氏

王璽妻李氏　陳孟章妻田氏

王衢妻陳氏　劉琛妻丘氏

羅江妻李氏　鄭儒妻洪氏

楊鈞妻李氏　趙宣妻米氏

孫彬妻謝氏　楊應春女楊氏羅一千姐

嚴亘富妻高氏　李華妻王氏

陳永川妻程　藍彬妻萬

蔣志明妻周氏　黄大本妻夏氏

李太倫妻劉氏　繆汝恩妻章氏

楊天爵妻張氏　吳英妻陳氏

孟欽妻黄氏　楊友善妻劉氏

孫鄢妻浦氏　魏昇妻

周維新妻閻氏　秦春妻王氏

高甫妻趙氏　吳綸妻戴氏

李光憲妻張氏　劉悌妻常氏

姜豊妻吳氏　傅爵妻氏

大理府

漢酋長曼阿奴妻阿南

唐鄧賧詔妻慈善

元段功妻阿禚　阿黎妻段氏羌奴

本朝胡濬妻奚氏　楊和妻施氏

楊璘妻趙氏　楊謙妻張氏

楊汝爲妻楊氏　趙璘妻王氏

馬明輔妻舒氏　楊洪妻釗氏

趙文振妻劉氏　趙鐸妻楊氏

張守綸妻陳氏　王汝爲妻楊氏

陸彥妻陳氏　王文妻吳氏
王幹妻張氏　楊模妻陽氏
邵麟妻李氏　宋良臣妻郭氏
奚相妻韓氏　楊濟妻張氏
陳完妻氏　楊本茂妻周氏
周鳳妻袁氏　崔喬遷妻李氏
沈秋妻楊氏　劉居寵妻懷氏
濮卿妻吳氏　胡洪妻馮氏
阿昊妻陶氏　楊儀妻尸氏
楊晃妻孫氏　楊爕妻李氏
金印妻李氏　何偉妻趙氏

張課妻劉氏

臨安府

元張友值妻杜氏
本朝陸華妻薛氏　張暐妻李氏
李完妻會氏　喬玥妻許氏
台生妻黃氏　楊雲鸞女楊氏
王家相妻楊氏　楊誥妻尸氏
刑奎妻江氏　高源妻王氏
趙寧妻王氏　曾麟妻曹氏
萬傳妻張氏　李松妻歐陽氏
刑思明妻藍氏　繆忠妻劉氏

馬徽妻楊氏　馬良妻周氏
張顯妻蔡氏　彭景妻金氏
何嚴妻王氏　萬昂妻王氏
王璠妻趙氏　張寶妻李氏
葉華妻楊氏　劉琨妻朱氏
朱湧妻梁氏　刑思義妻高氏
吳誥妻沈氏　佘洪妻徐氏
曾祥妻賈氏　李權妻高氏
胡銳妻葉氏　曹鳴妻桀氏
毛鶴妻黃氏　華玉妻晉氏
趙仕貴妻李氏　夏効忠妻蕭氏

蔡仁妻吳氏　任官妻李氏
樊惟卿女樊氏　胡世熙女胡氏
伍應祖妻劉氏　楊文光妻馮氏
劉舉能妻任氏　譚數憲妻李氏
蘇秉鈞妻陳氏　李瓊妻蘇氏
楊中紀妻吳氏　楊鼎妻何氏
李茂妻周氏　楊本妻范氏
王勛妻趙氏　段奕斐妻王氏
楊懷妻萬氏　李廷琰妻吳
李禹妻王氏　祁會妻張氏
孫應鵬妻戴氏　劉經妻張氏

楊以傑妻沈氏　趙華妻孫氏
孫汝才妻段氏　東欽妻盧氏
蘇志廣妻杜氏　張治妻耿氏
王惟新妻杜氏　葛阜妻夏氏
楊藩妻劉氏　張國憲妻徐氏
趙署妻張氏　吳從仁妻江氏
杜雲漢妻吳氏

永昌府

元黄善妻張氏
本朝聶寧妻葉氏　谷天生奴妻楊氏
李勤妻張氏　張轂妻顏氏

黄桂妻李氏　吳璽妻張氏
林鳳妻閻氏　宋氏
俞富妻阮氏　謝廷妻王氏
朱鑑妻徐氏　吳氏二女貞烈貞潔
閔訓妻馬氏　白浩妻閔氏
梁毅女梁氏　戈諫妾韓氏
張本妻胡氏　華松妻林氏
常應學妻梁氏　陸緒妻王氏
趙萬善妻陳氏　岳松妻陳氏
陳大道妻汪氏　楊啓升妻李氏
御文妻黄氏　楊澍妻岳氏

文顯妻易氏　陳溥妻趙氏
易原鼎妻龍氏　李達妻席氏
朱正學妻張氏　張思仁妻王氏
梁賁妻邵氏　瞿爵妻朱氏
楊椿妻張氏　劉傑妻毛氏
閔應華妻穆氏　潘承志妻邵氏
袁必通妻張氏媳陳氏
趙璿妻鄭氏　蔣希賢妻袁氏
劉儀妻李氏　陳大猷妻馮氏
張晟妻鄭氏　廖惟熹妻吳氏
胡來覲妻陸氏

楚雄府

本朝李銓妻楊氏　羅剛妻李氏
陶濂妻梁氏　戎璘妻伍氏
張時詔妻仇氏　楊循政妻趙氏
蘇蘭妻董氏　何景妻馬氏
楊伯堅妻李氏　滕秀宗妻金氏
周國禎妻張氏　包遇景女包氏
衛宣妻揣氏　周璃妻徐氏
鄧敏妻戴氏　段熙妻陳氏
俞汝諧妻仇氏

曲靖府

元燕帖木妻脫脫憐氏
本朝匡孕臣妻趙氏　楊威妻王氏
張濬妻馮氏　陳蕃妻任氏
朱愷妻馬氏　朱臣妻陸氏
莊鑑妻鄧氏　張武臣妻曹氏
李文妻戴氏

澂江府
本朝楊永延妻董氏　李全妻張氏
江淮妻方氏　王安壽妻李氏
謝居用妻王　杜誼妻楊氏
李宣妻陶氏　陳必安妻王氏

徐麟妻王氏　李餘祥妻黃氏
潘雲龍妻張氏　韓琮長妻張氏
陳俊妻顧氏　朱震春妻張氏
賀璽妻程氏　速大用妻陳氏
張以時女張氏　秦世賢女秦氏
袁志聰妾袁氏

蒙化府
本朝左綱妻張氏　趙奴宣妻楊氏
唐齡妻胡氏　董朝儀妻羅氏
左明理妻張氏　劉崇學妻陳氏
馮古傑妻詹氏　官慗妻雷氏

楊謙妻薛氏

鶴慶府
本朝許喬遷妻樊氏　李醜妻李氏
劉旌妻張氏　楊從宜妻李氏
徐文宗妻張氏　段廷賓妻尹氏
羅雲鳳妻段氏　李樂道妻楊氏

姚安府
本朝高惠妻譚氏　陳友忠妻魯氏
靳誌妻趙氏　劉濟妻胡氏
蔡鉉妻張氏　徐淮妻龔氏
王經妻張氏　張震妻王氏

廣西府
本朝郭尚賢妻趙氏　趙理妻張氏
趙信妻楊氏　楊大謨妻段氏

尋甸府
本朝袁謙妻蘇氏　馬永增妻馬氏
王愛妻徐氏　夏綱妻蘇氏

武定府
本朝李臻枝女李氏　何天相妻高氏

景東府
本朝阿嚢　劉藻妻陳氏

元江府

本朝楊德先妻馬氏　何源深妻曾氏

何源清妻李氏　王諍妻黄氏

李儒妻楊氏　馬宗乾妻白氏

麗江府

本朝高長妻木氏藥師能

木青妻羅氏

順寧府

本朝猛紲妻易呆　猛朋妻易喬

奉祿妻猛氏　猛鄉妻陶氏

僰夷婦夜梅

北勝州

本朝譚本仁妻姚　李喬妻范氏

盧惠妻寗氏

孟璉長官司

本朝刀派羅妻招曩猛

列女

取賢媛而傳焉自吾家子政今觀所彚錄皆從父得孝從夫得令從子得慈總之酒食絲枲以佐祭祀富寡示居中有入而已其在貞順節義者亦因時而顯無甚駭異儀且無言況於非歟滇前志收採若而人庶幾比絜前修無令專美然就中格外飭激太過者時不乏焉家子玄晁之有遺彈射與聶姊羅敷共曰論者要以不俟詩書自成琦瑰表表如阿穠等輩豈惟共國恤而起家聲有死夫而夫當愧死者即附七傳之後曰以愧後世之爲覃嬎者奚不可哉抑又遠方女士之至行也歟惟雲南郡一人尚在例不能遠書

雲南府

番李秀寧州刺史李毅女時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圍州城毅疾病卒州人以秀明達有父風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俟夷兵稍怠輒出兵擊破之

元皇甫璇妻楊氏桑知州妻李氏景縣尹妻王氏俱昆明人以貞節旌表

本朝李仁山妻楊氏邑人山蚤世楊年十八生女未踰月父憐之諷令更嫁楊嗚咽斷一指曰指續可嫁竟不能強洪武末旌表

嚴士良妻吳氏福建侯官人洪武二十二年隨夫戍滇年二十夫喪撫遺孤守貞四十餘年宣德間奏聞旌表

昝忠妻張氏忠前衛千戶審卒張年二十守

盧英妻鍾氏英係雲南左衛指揮喪時年十九

方玘妻曹氏後衛人早寡能終其節後以子貴贈夫人太學士李公東陽有可貞堂記

劉瀚妻韓氏瀚為後衛指揮卒誓死不二事

張翊妻胡氏右衛人夫亡斷髮自誓姑遣族至再竭識顏色鬻藥隨試輒效

楊翊妻許氏翊雲南舉人卒許年二十七

閔集妻金氏集雲南府學諸生卒無子金時年二十

五號慟殞絕口鼻血流家人將屬纊奐厥明復甦逐竭力養繼姑四十年有奇

郡諸生良朝元妻郎氏良卒郎年二十撫其遺腹一子後亦夭折矢志不二紡績自給壽九十而終

吳詔妻張氏右衛人夫亡年二十六事舅姑撫三子

胡氏教諭張翺妻翺亡後蕭然四壁孑然二孤胡氏不以此易其節壽七十終

梅氏教諭廖忠之繼妻忠亡梅甫二十有四甘貧守節撫二子應和應奎如己出俱選貢

黃氏舉人李暘妻年二十有二夫亡矢節四十年奏聞旌表

施氏光祿少卿昱之女嚴恭肅清之元配屢封夫人端淑整潔公歷歷雖久而挈家之日少夫人為理門內之政子弟僮僕肅然憚之年八十而卒家教靡弛一如公之存也

劉體仁妻孟氏仁任保寧府判卒於官孟躬閱間關以夫柩返尋忍死課訓諸子紡績糊其口篝燈丙夜諸子讀書咿唔聲與杼機軋軋相間發也後六子相繼以科第貢薦振其家聲全滇聞之莫不賢其母受恩封為安人（以上俱遵前志一字不敢改易母是于萬曆十二年後以子瑚微等歷官考滿始封太安人後贈恭太人又贈淑人）

徐昂妻顧氏年二十而寡撫二孤曰行曰言行以鄉

舉授合江教諭卒於官婦鄭氏年二十有七婦姑二
志相慨以守後十年鄭先顧死亦有二雛孫曰麒曰
麟顧文爲撫之皆倍而志益堅年八十餘御史孫公
用表其門曰雙節
王偉妻段氏郡人嫁七年而夫亡子萬年在襁褓養
姑教子終三十餘年
凌懋妻孫氏晉寧人夫卒巨家慕其賢執謀委禽姑
識之號泣截髮竟不能奪
蘇政妻段氏晉寧人年二十一夫亡守節姑欲奪之
之段潛入暗室斷髮自經姑覺救而甦自是閉戶食
女紅之力以養其姑號泣喪明

楊世泰妻段氏晉寧人泰卒段年二十有二事舅姑
不再嫁撫遺腹子偉成立
王倫妻史氏晉寧人倫卒史年二十不更嫁俱奏
聞旌表
唐鏻妻陳氏晉寧人夫卒陳年十九家貧無嗣姑徐
諷以改節陳涕泣而已甘貧奉姑遇病嘗藥而後進
內外姻戚不輕見如是者六十餘年撫按獎其門
楊太韶妻孟氏晉寧人夫亡無子矢志養舅姑縣十
紀寡居歷五十餘年卒
王氏新興王丞女年十四歸呈貢諸生李志泰生二
子皆幼泰疾篤以爲憂王自誓不相背負以慰夫後

有見其貧微諷之者王泣曰吾與二孤相爲存亡耳
後長成皆遊庠較王以壽終事
聞旌表
趙文秀妻楊氏安寧人夫亡教其子志操無替事
聞旌表
王璽妻李氏安寧人年十九有夫之喪伏棺慟哭欲
繼以死母武氏知有遺腹以續祀事曉之乃悟茹蔬
斷腥每食薦于主後雖生女不以易也歷四十年終
萬曆十五年
題表
陳孟章妻田氏孟章爲南戶部主事先娶楊氏有子

女繼娶田氏七載而孟章歿田年三十有一號呼欲
總刺面毀形敎事若翁育諸女及庶居四十年萬曆
三十一年
題旌
王衛妻陳氏祿豐人年十六夫卒伯叔憐其無子欲
奪其志志赴水死賴鄰婦朱氏急救得生奏
聞旌表
劉琛妻丘氏楊林所人琛亡丘年二十二守志不渝
遺腹三月生子緒撫之成立成化間奏
聞旌表
羅江妻李氏嵩明人江爲南昌司李遘疾李每嘗藥

而進弗愈繼以割股竟弗愈及夫歿循之死以殉弗獲扶柩歸家慟哀明適有盜至把夫遺像投水母姊救免焚劌一空益勵苦節嘉靖二十年奏
聞旌表

鄭儒妻洪氏嵩明人儒計偕卒於京訃至洪屢縊以從其姑輒救之得免守節甘貧與姑同眠食閾不踰衣不彩督幼子而誨之

楊鈞妻李氏夫任永安守卒於官痛哭幾絕携一幼子扶櫬還里至黃陽堡遇冦至懼爲冦所辱遂赴水死永安人思鈞之清高李之烈爲建雙節祠於江干

趙宣妻米氏右衛人宣卒米年十九誓不二嫁時南寧伯毛福壽以征麓川師歸在滇謀欲妾之米曰善爲之辭以欲强委禽惟有死弃不能奪守五十七年終年七十六

孫彬妻謝氏彬吳人廣南衛軍求樂初挈謝戍交阯清化衛舉子敬彬弃謝守節久之有詔徙安南國歸廣南同戍者强敬遵海而南潛歸吳不謝聞而諭之曰汝史匠戍籍汝私還勾牒必至自罹罪也且滇吳萬里浮海叵測萬一不諱而葬魚腹而女其爲若敖之鬼乎乃引敬匿神祠中脫同戍者遁盡循故道徒走艱關歸孀居五十餘年壽八十八而終敬後以軍功授本衛百户

楊氏羅平姐昆明楊應春女年十五時許聘三泊縣楊東明未歸東明卒女屢覓死以救得免母欲改嫁不從自縊死事
聞詔許祠祀今永清門内烈女坊是

嚴可富妻高氏宜良人年二十七富卒以女紅給諸子墓祭歸途拾白金八十餘訪其人歸之子鎮妻汪氏亦年二十七夫卒生遺腹子容矢志如其姑皆壽終鄉人稱爲嚴氏雙璧大學士李東陽作傳謝遷爲記巡撫都御史王啓爲贊

李華妻王氏宜良人少通孝經列傳年二十一而華死生子甫三月比長　之曰節守之讀書歷五十餘

年子亦奮發得入仕

陳永川妻程氏藍彬妻萬氏俱宜良縣人

蔣志明妻周氏歸化縣人俱以婦節旌於里門

黃大才妻夏氏歸化人爲夫守節爲翁割股

李大倫妻劉氏呈貢人夫卒無子撫幼姪延馨如己出後舉鄉魁爲茂州守

繆彼恩妻童氏呈貢人恩縣選貢中鄉舉卒於京童鬻產歸其櫬葬焉隨以親老子幼誓守不二撫育諸子長孟麟以明經爲學博士

楊天爵妻張氏安寧人夫死無子寡居者三十八年

吳英妻陳氏昆陽人早寡而節不渝壽九十

孟欽妻黃氏嵩明人年二十二喪夫有子半歲不能自食躬爲哺之垂十五年

楊友善妻劉氏楊林人年十八執夫之喪撫其遺腹子竟不嫁

孫宙妻浦氏烏撒衛孝廉浦仲長女從夫官京師夫以上林左藍丞卒于官二子方在襁褓剪髮攅榷忍死扶櫬歸既葬守塚傍慟哭不食死于墓丘

魏昇妻滇池人許聘未嫁會昇以罪遣戍騰衝妻意欲歸而偕往然不敢言其父母不忍也謀爲昇別娶爲女別嫁有成說矣乃潛製一布袋屆期用袋盛身向內自束其口投水死舉家覓之不得姻家將訟屍

尋浮出漁者見之事乃明姓氏不傳滇邑不載爲前兩誌所惜今從永昌移文之

閔氏郡諸生周惟新妻夫亡年二十九撫諸子教以父書辟纑以佐膏火稱未亡人五十餘年臺使者旌其門曰筠霜蘖日以子作樂貴封太宜人繼新贈奉政大夫重慶府同知及卒前撫周公嘉謨臨其隴以石題貞節二字

王氏昆明人太和敎授秦春之妻春死王年二十二囊無尺帛餘財矢死不二督學蔡公雲程聞于臺院數嘉獎六十五未及旌而卒

高甫妻趙氏昆陽人夫歿時二十餘煢居撫孤永矢靡它歷四十餘年如一日臺司旌其門卒祀寺祠知州陳萼爲詩紀其事作州乘者採焉

吳鑰妻戴氏鑰諸生卒戴年二十七紡績自給不變

塞焉

邑諸生李光憲妻張氏郡人年二十四光憲死遺孤襁褓舅姑在堂矢節不二姑疾篤祈天刲股全活之守節四十餘年

劉悌妻常氏郡人悌卒常年二十有六家四壁立遺孤甫三月矢死不二以女紅自給撫子以存氏因名曰大節歷六十餘年節既成立爲諸生娶嚴氏節孝卒家道益替嚴甘貧守節亦撫其孤中庚子鄉試鄉

人稱雙節云

姜豈妻吳氏於萬曆四十五年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吳應琦以節婦具

題准建坊旌表其門

傳爵妻姜氏三泊人廿齡而孀撫其子以任敎以義游泮克家士民嘉之白于臺司表揚

太理府

漢阿南酋長曼阿奴之妻其夫爲漢將偏裨郭世忠所殺欲妻之南曰能從我三事乎一作幕次祭故夫二焚故夫衣易君新衣一令國人徧知禮嫁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袖刀出令火熾盛乃

焚夫衣自引刃斷身小大國人哀之毋歲以是日然炬聚會以弔之後人名爲星回節及南詔滅六詔亦以是日舉火或以星回節爲滅六詔遺事非是

慈善鄧賧詔妻也閣羅閣南詔請會六詔爲一遂因星回節會遂以火滅之明日各詔妻尋夫骸不識惟慈善得之以歸初慈善止夫勿行必得禍弗聽乃以鐵釧約其臂而別至是果罹禍認釧而得夫骸南詔王以幣聘之善以夫未葬爲辭乃治葬畢竣堅閉其城南詔王發兵圍之三月食盡盛服端坐而卒南詔悔旌其城曰德源

元阿蓋梁王郡主平章段功妻也梁王忌平章欲鴆之蓋知其謀以告功不信遂遇害蓋執喪矢死哀其夫作詩以見志

段氏羌奴一名僧奴段功之女將歸阿黎氏自閨中出繡旗示弟寶曰自我省事老且聞父冤欲復不世之讎于梁王專侍汝長成繡此旗今七年矣我至建昌會撻父兵此旗爲符慎勿我遺詠詩爲別

本朝胡濟妻吳氏濟爲千戶卒吳年十六姑憫之奚曰娶婦以養母也母無他子誰適爲養其姑不能奪其後有

詔旌其門時天順三年

楊和妻施氏楊璘妻趙氏進士楊倬倫母楊謙妻張氏太和人皆以夫亡守節有司奏聞旌其門曰貞孝三節楊公一清周公洪謨嘉其事爲作記以表之

楊汝爲妻陽氏太和人夫亡撫幼子棟居一室女紅自給家人不見其面棟登進士鄉人曰賴有賢母

趙璘妻王氏趙州人許聘後有士官願納白金五百償璘聘資黃金五十償其父其父欲改圖不從竟歸璘未二年璘患瘵療十年不愈病且革遺命更嫁王盡剪其髮納璘袖曰以矢同穴璘既卒父母舅姑又強之嫁不從遂垢面率其孤同農婦作止又有富家强委禽者王聞拊胸嘔血發憤卒

馬明甫妻舒氏洱海人輔爲百戶卒舒年十九守節養舅姑撫孤承襲六十餘年而終

楊洪妻劉氏太和人年二十而嫁未久洪病甚父母欲改嫁不從竟歸洪侍藥籲禱踰月而洪死劉遂自縊

趙從振妾劉氏太和人振爲通判病臥床褥劉侍之甚謹踰年如一日既卒劉送葬歸自縊死家人視其藏惟殮鄰[illegible]足耳

趙鐸妻楊氏太和人年二十五而夫卒人以其有姿儀欲奪其志矢死撫孤竟不渝八十有二而卒

張守綸妻陳氏太和人綸爲舉人卒明日陳隨自縊

督學趙雒垣以烈婦旌之

楊氏丞叅楊南金之女諸生王汝爲之妻年二十六汝爲死環土于室四十年家人不見其面甘貧撫孤鄉人稱之

陸彥妻陳氏太和人年二十八夫卒無嗣嫠居三十三年卒之日遺言以其產爲祭田

王文妻奚氏太和人歸三月而夫客死時年十有八煢煢無依以節自誓夫之弟欲得其產迫之奚曰姑少待之未幾生遺腹子幹遂育孤以女工自給足不踰閫郡婦皆不見其面幹長爲之娶婦有孫舉於鄉八十五而卒

張氏太和王幹之妻其家被火災時火刑慘甚夫畏宦刑赴火死災後產業一空張守節教子季子邦泰領鄉書稱賢節云

楊模妻陽氏太和人年二十六夫歿于外歸櫬之日悲痛齦棺齒爲之落守節以壽終

邵麟妻李氏太和人年二十五夫卒家貧辟纑自給撫二孤皆爲諸生

衛千戶應襲宋良臣妻郭氏良臣卒時年二十八生子乳甫四歲甘貧守志撫子長成襲祖職歷四十餘年僴亦善事母當路扁其門曰樹節風賢

奚相妻韓氏相爲大理衛千戶蚤卒韓守節不移鄉

益重之

楊濟妻張氏太和人年二十七夫卒守志終其身

陳完妻張氏完爲大理衛千戶卒時張年二十六撫子化鵬襲世官

楊永茂妻周氏太和人年二十夫亡無子甘貧守志齋居禮佛而已分巡僉事陳應春扁旌之

周鳳妻袁氏鳳爲大理衛指揮卒袁守節撫其子瑞娶徐氏瑞卒徐亦撫其子之冕守節如其姑兩臺旌之曰雙節

崔喬遷妻李氏太和人喬遷爲諸生蚤逝李矢志不二陳公亦旌之

沈秋妻楊氏大理人夫卒衣不周身內戚檢以紵衣楊向夫子生不受人憐遂盜敝服斂焉黔婁妻之風焉甘貧育子以勤苦終

劉君寵妻懷氏早寡而嫠家貧苦節觀風者崇獎焉

丙麻濮卿妻吳氏夫死亦節二十餘年而終

胡洪妻馮氏趙州人年二十七夫歿甘貧誓節鄉人皆稱之

阿旻妻陶氏夫爲鄧川州土官未襲而卒時陶年二十六撫孤守志三十餘年弘治間旌表其門

楊儼妻尹氏鄧州人少失所天撫其子九齡齡卒其妻亦能守

楊晃妻孫氏鄧川人夫爲庠生卒孫年二十五孀居撫姑當道表揚壽百有三歲

楊燦妻李氏賔川州人二十四而夫亡舅姑老在堂紡績以供閒有求娶者毀容斷指年五十而終

李氏趙州舉人金印妻父病曾刲股進之沖年失夫孀居四十五年不異志

趙氏太和縣儒童何偉妻偉以母病覓藥溺水死趙氏大慟亦死之奉旨旌其門曰貞烈

劉氏雲南縣諸生張課妻歸寧偕夫行遇寇于途乃皆避父蔡氏之家寇追及之劉意寇如猛獸得人當

必以身捍門寇欲掠之厲聲罵賊奴寇加刃于頸曰寧速殺我不受辱也羣刃交集數創後猶裂裳塞痛捍門不移竟死門間其夫獲全有司上其死事狀臺司檄祀于祠

[illegible]臨安府

寇張友值妻杜氏通海人杜蓮之女年十有八夫卒誓不改節教子壽八十二而卒至正間有司聞於朝旌之

本朝陸華妻薛氏華河西土官知縣卒薛篤守節操撫孤子萬鍾成立景泰間有司奏聞旌表其門

張勝妻李氏寧州人年十九喪夫屏華飾堅苦節事姑克敦婦道

李先妻曾氏先爲臨安衛指揮蚤卒曾以死自誓撫其孤仁成立仁卒撫其孫中珍中珍卒又撫其曾孫五十餘年齋蔬自守嘉靖二十五年巡按御史郝銘聞於朝旌表其門子婦樊氏孫婦趙氏亦皆孀居守志稱世節云

喬玥妻許氏通海人年二十一夫卒守節自誓敎子相有成事聞旌表

台生妻黃氏通海人年二十喪其夫甘貧守節孝養瞽目孀姑撫育幼子宗老欲奪其志不從事聞旌表

楊雲鸞女石屏人見父乏嗣遂盡孝誓不字人父病刲股以救之年六十八鄉里罕見其面州人呼爲孝貞女

王家相妻楊氏石屏人家相死楊時年二十七矢志事姑教育其子夔龍登進士巡按御史以聞旌表

楊誥妻尹氏誥寧州庠生早故尹年十七無子誓節不渝年八十餘卒臺司以

閭建坊旌表

荊奎妻江氏鄧人正統中隨夫戍廣西南丹衛未幾奎卒江年二十七廣人留之不聽乃携孤五人負骸歸葬臨安家計甚約安貧教子後以子幹貴封安人

高源妻王氏郡人年二十四夫卒子宏方四歲王紡績供之後宏長襲父官王以壽終

趙寧妻王氏郡人年十九夫喪無子父母欲令改志誓不從孀居四十餘年而終寧之女適徐果早寡勵節如其母

曾麟妻曹氏郡人年二十六麟卒孝事舅姑撫育幼子終無異志

萬傳妻張氏郡人年二十二傳卒無子誓不他適紡績以養舅姑終喪如禮既乃慟曰夫沒無嗣所不死者為舅姑耳今吾事畢矣遂自縊於寢室家人覺而救免獨居六十餘年睦親樂施凡族人有婚喪不能舉者無不周濟

李松妻歐陽氏郡人年二十七松卒遺孤燁方三歲家貧紡績育以成人壽六十有四

刑思明妻藍氏郡人年二十七夫亡無子人勸其再適藍乃自縊鄰人救之得不死壽至六十餘

繆忠妻劉氏臨安人忠死時年三十甘苦食淡誓不異志子昇娶王氏亦與姑同節當道復其孫養之

馬敏妻楊氏建水人年二十而孀居撫孤終老

馬良妻周氏建水人年二十四夫亡子長誓無他志

張顯妻蔡氏建水人年二十夫卒生子坦甫四歲同妾趙氏年十九守節撫孤其後坦長娶譚氏尋卒譚年二十守志亦如其姑鄉人稱一門三節

彭景妻金氏建水人景病革託以老母幼子及卒不負夫託

何儼妻王氏郡人正德間儼繇鄉舉授四川銅梁縣知縣未任卒於京二子俱在襁褓時王年二十有五家貧如洗誓不改節貴族有行媒覘其意者斥拒之諸姑以為言即欲求死撫教二子甚謹撫巡康其貞

節旌之

萬昂妻王氏郡人夫卒時年二十三養姑撫子至親罕見其面有老媪誘言以探其意王即引刀斷指其節凜然

王璠妻趙氏名惠澄建水人幼寡言笑年十五歸璠後卒趙哀毀幾絕蔬食終身

張賓妻李氏建水人生子璦甫二歲賓以貿易沒於和泥遺腹生子負將二雛孤行扶櫬歸葬時年二十二育子守貞垂四十年而歿

樊萃妻楊氏郡人年二十一適萃僅三年萃卒欲自盡家人防之得不死朝夕呻吟思其夫明年七月十

三日夜果見夫來迎遂嬰疾乃託孤於兄踰年而卒
劉銀妻朱氏郡人年二十七夫亡無子守節不二獨
居紡績壽九十一而終
朱湧妻梁氏郡人年二十夫亡無子守節壽終
刑思義妻高氏郡人年二十六夫卒無子悲號幾絕
輿一老婢紡績自給壽八十終給事中李遇元爲志
其墓
吳浩妻沈氏郡人浩死沈年二十四子尚襁褓誓不
改節
余洪妻徐氏郡人洪任訓導卒於官徐年甫三十扶
櫬歸葬撫孤成立親鄰罕見其面

曾祥妻賈氏建水人祥中鄉舉卒賈守志撫孤歷五
十年子孫相繼成立皆其力也
李樺妻高氏郡人夫病昔時以子女皆幼囑其鞠養
高許諾後皆長成婚娶
胡銳妻葉氏郡人二十三而夫死養姑育子罔有異
志
曹翀妻葉氏郡人痛翀之亡欲即死不可得乃截耳
置棺中聞者悚然家貧善事其姑撫弱女冰蘖之操
聞於當道甚加憫恤
毛鶴妻黃氏郡人夫亡號絕仆地親戚勸之常坐一
室足不越門限課子守節五十餘年人以苦操稱之

華玉妻蕭氏郡人玉以指揮累於兵事資業殆盡蕭
守貧育孤嗣業以終
趙桂貴妻李氏郡人夫喪家貧紡績育孤爲郡庠生
人稱其節
夏効忠妻蕭氏郡人夫亡誓死撫其孤相依孰孰
蔡任妻吳氏郡人任亡吳少且無息人勸之嫁剪髮
誓死終養舅姑
任官妻李氏官貢之京卒李年二十餘守節課三子
皆業儒廩學宮每聞旌節之舉輒止之謂婦人分內
事壽八十卒鄉評重之
樊女新安千戶樊惟卿女八歲失怙恃其兄許聘府

庠生胡啓遇爲有疾弗克娶祖母欲奪而嫁之女聞
遂白從一而終婦道也聘即大義定矣胡可更耶
及自縊家人覺解其屍惟抱胡生原聘物耳時年二
十有二隆慶三年巡按田應弼布政陳時範爲文墓
誌旌其閭曰貞烈
胡女府庠生胡世熙女五歲許聘指揮孫治以男孟
麟麟遺疾將危時女甫十二秘割股煎羹告於母令
使以進壽延數日方故隨欲自盡賴母救得免竟歸
孟麟家守志不二五十餘年院道獎勵給以月糈
伍應祖妻劉氏應祖故劉年二十有二子萬鐘尚幼
甘貧窶孀姑撫子成立公舉結勘督學扁獎

楊文光妻馮氏文光府庠生娶馮僅朞年卒馮年一十七歲且無子女剪髮入棺以死誓卽不食或以舅姑之存解勸乃紡績以養比沒喪葬如禮守節四十年卒

劉舉能妻任氏舉能娶任二年物故任年十九家貧無子者四十餘年而始終一節

譚敷惠妻李氏敷惠家食貧十九遠貿姑性嚴李拮据伺手舍以養敷惠卒李年二十餘甘貧養姑守志不二者五十餘年學使者旌其門曰貞心苦節

蘇秉鈞妻陳氏石屏人年十九喪夫始終一志

李瓊妻蘇氏石屏人蚤喪夫守貧訓子人稱其節

楊中經妻吳氏年二十弃夫卒矢志撫孤州人稱之

楊愚妻何氏年甫十五夫亡躬操機杼事孀姑吳形影相吊一門雙節奉旨旌表

李茂妻周氏阿迷人年二十八夫卒弃子二女紡績養育底於成立

楊本妻范氏阿迷人年二十一喪夫無子父母不能奪其志孀居四十年人無間言分守叅議趙淵表其門曰節婦

王勛妻趙氏阿迷人年二十夫卒撫孤子就學後子婦皆卒再撫遺孫成立人以爲難

段文斐妻王氏阿迷人夫卒遺孤子二女六躬織紝長養之無他志

楊懐妻萬氏阿迷人夫以公事溺水死萬聞訃自縊其姑救免遂自誓守節院道獎勵

李廷琛妻吳氏阿迷人夫病篤籲天刲股進食獲愈州以事聞院道獎勵

李昺妻王氏阿迷人隨夫赴任武昌割股救夫楚之當路移白本省嘉獎焉

祁會妻張氏寧州人年二十一喪夫舅姑欲奪其志斷髮自誓姑終不渝年七十有六勘實旌表

孫應鵰妻戴氏寧州人年十八喪夫事姑甚孝守節八十二年勘實旌表

劉經妻張氏通海人夫患瘵疾籲天代死夫卒依孀姑陳氏閉門紡績聞有來聘者輒抱遺孤慟哭伏地誓死不從事聞旌獎

楊叔榮妻沈氏通海人夫爲庠生家貧紡織以資膏火年廿九喪夫遺腹方五月有利其產謀令改嫁沈聞抱兒向靈號慟仆地乃自縊得鄰婦救免歷四十五年而終

趙華妻孫氏通海人華卒撫孤廷相及長娶張氏年二十廷相亦卒張撫遺腹子守志如姑

孫汝亦妻段氏通海人年十七夫亡家貧無子有勢

家欽娶爲繼室不允守志終身

東欽妻盧氏河南光山人欽父任御史以事累謫戍通海未至夫婦俱卒有司赴其家以從盧與夫至通海未幾夫征和泥沒於兵盧日夜號痛勵志自守有馬張氏子求聘者拒之不得乃自縊於室救之甦張强致聘盧號慟仆地欲絕復不食者三日夫之妹使其從己遠避盧佯許之竹及海畔投水死

蘇志廣妻杜氏河西人志廣死守節時甫年二十三

張志妻耿氏河西人志死守節時甫年二十三

王維新妻杜氏河西人維新死守節甫年十九歷六十年而終

葛阜妻夏氏河西人阜爲諸生卒夏年二十有五守節歷五十五年

楊蕃妻劉氏河西人蕃亡無子劉年十八飲血守節始終不渝

張國憲妻徐氏縣未字旣嫁于母于夫于舅姑割股者四人稱賢女孝婦云

趙著妻張氏蒙自縣人孀居八十二年撫育孤孫年至百歲以節壽聞

吳從仁妻江氏蒙自人從仁故江年二十二甘貧守節事姑訓子始終不渝

杜雲漢妻吳氏蒙自人夫亡吳年二十一安貧訓子年九十有五

永昌府

元黃善妻張氏名藥師蓮永昌人年十六適黃氏生子延五歲而夫亡張年二十二家貧守節撫育遺孤大德己酉張年七十一尚無恙定赴京訴其母之貞操情甚激切詔旌其門校定以鎮撫

本朝夏寧妻葉氏郡人年二十六夫卒一子方五歲時姑卞已孀居二十二年葉紡績以養志節凜然教子讀書有司以聞旌表其門

谷添生奴妻楊氏騰衝人生一子名金山正統三年

思任寇邊舉家出避金齒奴從征中嵐瘴死楊痛哭遂自縊于夫柩之傍所司上其事詔旌其門仍復其家

涍勤妻張氏郡人年三十六夫卒生事蕭然竭力養婺姑撫幼子年八十七而卒御史劉廷儀疏奏旌表

張較妻項氏較充騰越學生病劇時項年二十有五涕泣不食預置衣裝以俟一女甫七歲將一簪以畀之較卒遂飲毒其母以他藥救解逮夜分自縊死有司疏聞旌其盧曰貞烈

曾桂妻李氏桂爲騰越諸生卒時年二十四不御膏珥以養姑教子爲事姑歿家故日落殯葬薦祭竭力營辦年七十餘貞操如一日有司疏
聞表其門

張氏諸生吳璽之妻騰越人年十七歸璽踰年璽卒張執節無二教子有成事
聞旌表

林鳳妻閻氏騰衝人年十七歸鳳四年鳳遘疾剖股而胹之以進弗愈因謂閻曰吾疾必不免汝少柰何閻泣曰所不能從夫者以二子在襁褓耳而敢有他志鳳死杜門深居雖鄰婦亦罕見其面孝事舅姑

又相繼沒後勉力襄事未嘗以孤寡縮嗇焉疏
聞旌表

宋氏金華人其夫任閬州守洪武中以誣卒於欽宋坐戍金齒扶其孤來成節操凜然有郵亭題壁詩嘉靖乙未年御史陳汝登立祠以祀之三十二年御史黃宗刻其詩於祠中

俞昌妻阮氏俞祥妻黃氏俞本合肥人
國初以籍金齒從征安南兄弟俱戰死阮年二十黃年十九俱誓死無他學士汪諧名其堂曰忠節芳傳

謝定妻王氏郡人定任四川開縣丞僑寓不歸父母皆八十餘王躬紡績以養之及病篤躬栻織汙衾辭之王曰有天日在及卒惟一小室鬻五金治葬人勸之往求其夫曰彼不吾顧矣遂空之以終

宋鑑妻徐氏郡人年未十夫卒五月生遺腹子豫初鑑娶王氏生子五歲而王卒至是徐誓死守志紡績以養舅姑撫育幼子年七十三而卒

吳氏二女長曰貞烈次曰貞潔其父指揮吳貴本直隸繁昌人貴卒子經綸繼卒無嗣二女憫其絕世間
闕下哀求得移檄繁昌取吳雄者嗣之二女竟誓守女節以終後合葬於郭外題其墓曰吳氏二貞

閔訓妻馬氏郡人年十六適訓越四年訓卒遺孤玘

甫三歲瑀甫二月父母欲奪其志悲咽不易也翁姑與孫是奉是育卒之年七十有四

白浩妻閔氏郡人年三十浩卒家貧子幼且罹多艱苦節堅持父母不能奪有司崇獎題其門貞節遺芳

梁氏女永昌衛人梁毅女年十六一日父母俱外出梁獨居有俠少往挑梁大怒逐之泣訴於其叔母及暮自縊於俠少之門聞者淚下

戈課妻韓氏無錫人年十七課判東昌時納以爲妾後官卒事卒韓守節自誓或憐其少欲奪之韓自縊於私室分巡僉事安如山檄郡縣旌其門

張柰妻胡氏永平衛人年二十八而柰亡胡六十餘

氣節不二其妾陳氏與嫡同志而並稱焉御史林
應箕旌爲雙節

華松妻林氏松騰衝衛後所千户林年十七松卒矢
節養姑撫遺腹子復春甫襲松職未幾又死林哭之哀
再撫孤孫以存華氏

常應學妻梁氏騰衝人年十八歸應學六閱月應學
卒梁拊膺痛哭隨自縊死鄉人哀之

陸緒妻王氏緒爲騰越諸生蚤卒王守節每當令節
輒哭不已鄰里聞其聲咸爲楚惻歷三十餘年卒

趙萬善妻陳氏善騰越諸生病時陳多方調治不愈
籲天割股救之及歿自縊家人急解得不死其姑嚴
防之計不獲施刵耳以見志觀風者學屢致奬云

岳暘妻陳氏騰越人早寡矢節不移養姑教子臺使
者旌異之扁以貞節

陳大道妻汪氏騰衝人年二十二而夫亡守節育孤
貞操一致

楊啓昇妻李氏騰越人啓昇以庠生應試疾卒李方
二十一歲守節教子二十餘年人無間言

苗氏騰衝人適千户鄧文踰年而文卒婦姑母兒相
依爲命者五十餘年竟以壽終

楊澍妻岳氏文顯妻易氏俱騰衝人澍於弘治間病
劇顯爲諸生應試感疾岳與易皆刲股爲糜以進夫

病感愈

陳溥妻趙氏易原昌妻龍氏李達妻席氏皆因夫早
世守節撫孤成立

朱正學妻張氏其姑病篤醫藥罔效姑亦自分死張
拭穢而嘗之以慰姑曰醫言無害也姑聞之喜病愈

張思仁妻王氏思仁山陽人戍金齒卒王年二十六
歲父母欲嫁之王曰夫死遠方其父母老其子幼女
即不肖其能負乎卒不能奪
詔旌其門

山陽又有梁貴同戍金齒貴卒其妻邵氏年二十五
攜孤子收夫骨歸葬而養其翁姑事
聞旌表俱宣德年

瞿爵妻朱氏爵爲諸生故朱年二十三無子攻苦食
貧養其舅姑不從更嫁之命嘉靖三十五年巡按御
史劉涇以
聞樹坊旌表

楊椿妻張氏椿永昌舉人未仕故父母垂白子幼家
貧張是時方二十五歲匍匐供俯仰每舉餓死失節
之川以拒不諒己者歷四十餘年襄三喪哀慟成疾
六十四歲而終有庠士辛文謨吊章與子景明九吁
哭母銖

毛氏郎人劉叀妻傑縣貢生任湖廣枝江學諭憂歸

道病以毛進股羹而痊服闋謁選至眞定傑病大作毛百計救刺血疏神竟不起泣訴于巡撫得卹符徒步與幼子麟扶櫬歸艱苦益極哭輒剪肉焚香遍身皆刀剪痕撫叟夫之年甫二十六卒年五十四後子麟中鄉試

閔應華妻穆氏郡人夫早逝穆年十九一子方襁負翁姑俱老拮据生計紡績至夜分聞雞而起煑豆市脯以供朝夕如此者四十年舅姑偕壽踰八望九貧家婦有此表表者

潘承志妻邵氏承志永昌庠生隨父任歿于姚源邵方二十三歲二子方稚邵自甘荼苦撫孤兒竟夜紡

績以佐紙墨一時三喪竝集勤劬襄葬訓子允孚補弟子員訓孫一桂登甲科爲御史守節五十三年卒

袁必通妻張氏郡人必通故時張方二十九子熙甫十歲守節撫之熙長娶陳方十九有二子其一四歲其一方生五月陳氏節行如其姑其稱未亡人張五十餘年陳亦四十餘年

趙璿妻鄭氏郡人年二十五而夫故婺姑在堂子在襁褓所仰給惟女紅之業宗老以違節勸之剪髮自矢歷五十餘年以壽終

蔣希賢妻袁氏郡人賢故袁年三十四無子止二女痛夫幾絕或欲奪袁志袁誓曰生飲蔣水死葬蔣家近逐爲生壙蔬食布衣率二女辮纑晝夜作嫁衣裳歷四十年壽六十四而卒

劉儀妻李氏郡人儀卒李年二十四無子而貧苦節不移鄉人欲上其事辭不愿曰夫亡守志禮也何足異享年七十八族人憐而葬之

陳大猷妻馮氏郡人猷故馮年二十五翁姑垂老賴以有終撫孤姪如已子其父欲更嫁誓死不從

張晟妻鄭氏晟爲騰越生員故鄭方二十一歲矢志持節撫其孤邦教中鄉舉比其仕也時時以忠敎寄聲爲壽八十而卒

吳氏永平縣諸生廖惟熹妻甘荊布事舅姑以孝敬

彰自失彼天郎期同穴終其身內外罔有間言

胡來覲妻陸氏郡人二十一而寡守志七十年直指疏聞于

朝與旌揚

楚雄府

本朝李銓妻楊氏郡人年二十六寡居時翁姑俱老子幼未免於懷俯仰拮据孝養兼至及兩喪相繼而殯葬之禮不遺皆婦人所難者

羅剛妻李氏郡人年二十九夫卒有三歲幼子栢舟蓼莪所云備嘗焉壽八十一卒

陶濂妻梁氏郡人濂以鄉薦第一卒時家如懸罄子

幼無依梁苦志甘貧守節數十年卒之日無間言

戎琳妻伍氏郡人年二十七夫卒寡居六十餘年八十八而卒

張時詔妻仇氏郡人年十六歸百户張時詔未二年卒生子耿光彌月撫之至於成立

楊循政妻趙氏廣通人年十八夫卒誓不他適課僕婢耕種自養三十餘年而卒嘉靖二十五年知縣吳習嘉表其墓

穠蘭妻董氏廣通人夫爲諸生卒時年二十六撫二幼子事其姑嘉靖丁亥安鳳之變負姑遠避卒免於難壽至七十有五

何景妻馬氏廣通人夫卒守節壽九十而終

楊伯堅妻李氏定遠人年二十五夫故固守養其姑

滕秀宗妻金氏定遠人年二十夫卒誓不二志撫二孤稱丈夫子踰八十而終

周國禎妻張氏定遠人張年二十禎踰垣墮而死張絕其飲情極哀慟逾三旬自縊以從遺二子

包氏女定遠人包遇景女未許聘值鐵索箐寇劫而戮之女誓不受辱遂爲賊所殺知縣王廷爵聞於院道表其墓

衛宜妻揣氏鎮南人宜死於戍揣年二十三寡居八旬而卒

周瑞妻徐氏鎮南人年二十五夫卒守節壽終

胡敏妻戴氏鎮南人十八歲失夫至七十以節見旌

段熙妻陳氏鎮南人年二十孀居守節七十八而終

俞汝諧妻仇氏郡人諧爲諸生卒仇年二十四欲自縊殉之賴戚屬防救得不死攻苦茹淡窮年閉户惟一老婢相依雖母戚罕覩其面孀居五十三年巡按御史聞於
朝旌表其門

曲靖府

元副樞燕帖木妻脱脱懐氏蒙古人洪武中征雲南燕帖木敗績於曲靖馳歸妻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

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王乃鴆其二男一女命使者曰我死爾舉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飲鴆死

本朝王子臣妻趙氏曲靖人年少守寡正統間有司奏旌表其門

楊戚妻王氏曲靖人王早適戚家窘甚出荊布易書勉夫學成鄉薦杜楚辰溪卒於官王間關數千里扶櫬歸葬一子繼殞王時三十一歲苦節自矢事聞旌之

張濬妻馬氏平夷衛人濬爲諸生卒馮守節不嫁嘉靖七年旌表其門

陳蕃妻任氏知府林煬記畧任曲靖卒陳蕃妻年十

六生一女歲許嘉靖乙巳春夫客死他郡聞訃朝夕呼號廢寢食翁姑厭焉令其改嫁任益憤激流涕以死自誓因詒其姑曰任旣不天但得葬夫骸骨不敢以予毋重累姑姑以爲然稍息逼奪狀不數月夫骸至任即縞衣攜女撫屍悲痛葬于滇澤園至夜諸親屬歸任故緩步私語曰吾今歸翁姑必執前言不從則逆命從則逆天莫大焉惟死可兩全也復慮女幼無依乃把女投于瀟湘河舉家不知所之三日方得其屍女猶約於其背鄉人聞之無不酸鼻嘉靖壬子夏督學趙維垣以諸生及地方輿論達於兩院乃檄下所司售地合葬旌其門曰貞烈仍建祠於墓樹碑

於祠復其二丁以奉香火

朱惟妻馬氏朱臣妻陸氏惟爲曲靖衛千户蚤卒子茂未襲繼卒遺孫臣尚在襁褓馬曰予喪所天託之於子子復喪猶幸有孫予不難一死奈朱祀何遂撫臣及長娶同衛陸林女時家計甚窘朝不給夕里戚憐助臣得襲如祖官未幾臣復遘疾卒或以家貧無依微諷之泣對曰所不即從夫死者爲祖姑在耳肯有他志數年其祖姑亦卒其節彌堅於是姑婦相繼以雙節鳴里門

莊鑑妻鄧氏郡人夫病割股而啖之洎殁遂不嫁

李文妻戴氏平夷人年十九一女尚幼夫卒姑強欲嫁之自縊死有司表其節

張武臣妻曹氏武臣平夷衛指揮蚤卒曹撫其二孤以張氏婦終焉

澂江府

本朝楊永延妻董氏河陽人弘治十一年夫卒董年二十九誓不再適視子女成立嘉靖二十五年巡按御史朱大本疏

聞旌表

李全妻張氏河陽人年二十夫卒遺腹生一子亦卒五十餘年節不能奪奉

旨旌表

方氏郡人年二十二歸江淮淮卒不嫁恩勤育二孤嘉靖乘十米年奉

旨旌表

王安壽妻李氏河陽人正統初安壽應貢卒業成均任養利州同知前後十餘年李氏家居事其舅姑安壽無內顧比卒於官李未以無子有異志喪親之禮無違二十而婺八十四歿

謝居用妻王氏直隸淮陰人洪武庚午從夫戍滇攜其子仁并姪禮義過采石遇盜度不能兩全乃棄其子携其姪來居用卒王守節四十餘年撫養二姪成立知州陳恕重其節白之當道旌以綺幣

杜誼妻楊氏河陽人二十嫠居撫一月之孤終事二
人年至八十七
李宣妻陶氏郡人宣卒年二十八送往事居撫育遺
孤年逾八十而卒
陳必安妻王氏郡人生一子甫五歲怙之誓不更適
徐麟妻王氏郡人年十五歸麟麟卒無子從一而終
李餘祥妻黄氏郡人弘治十四年夫卒時甫二十撫
二子不從亂命
張氏河陽人貢生潘雲龍妻嘉靖癸巳雲龍之京卒
于道張年二十六自謂有子不再嫁
韓琮長妻張氏江川人二十寡居事舅姑養幼子年

至九十餘
陳俊妻顧氏江川人十九而寡撫子竟節年至九十
朱震春妻張氏江川人養姑訓子五十餘年
賀璽妻程氏江川人年二十九守節三十餘年
速大用妻陳氏郡人年二十四守節撫孤四十餘年
張氏河陽張以時之女許聘李均雷未嫁而均雷死
有姚琰者再聘張潛之李墓自經會以救免竟其志
秦世賢郡人其女八歲許聘楊澄未娶而夫卒父亦
隨亡女誓死事母終身不字有求婚者甚力女引繩
欲自縊是後無敢言者嘉靖間奉
旨旌表

袁志聰女郡人十歲時許聘王守業未嫁守業祝髮
遠遊不知死所有求婚者諸嫂强之輒往河津投溺
母奔救回竟閉門茹疏攻紡績節操彌堅萬曆間奉
旨旌表

蒙化府

本朝左綱妻張氏雖早寡而節彌堅撫其孤琳瑛相
繼爲土官知府弘治初蒙旌表
趙奴宣妻楊氏奴宣蚤殁楊不以貧家婦闕菽水于
舅姑年六十所司嘉奬之
胡氏蒙化衛百戸唐齡之妻齡卒時胡年十九勵志
撫遺腹子壽七十餘終

羅氏郡諸生董朝儀之妻夫亡子幼完節以終
庠生左明理妻張氏夫亡從子三十餘年
庠生劉崇學妻陳氏食貧甘守
馮士傑妻詹氏官愍妻雷氏楊謙妻薛氏俱貧家苦
節與胡氏等節經有司扁其閭

鶴慶府

本朝許喬遷妻樊氏郡人喬遷計偕卒于京樊年方
十八舅姑欲奪其志刵目劓鼻憤怒成疾越六年而
卒知府王昂以詩輓之
李醜妻李氏鄉人年二十三一子懷抱一子遺腹後
二子皆卒不二其操居五十餘年卒知府周集置扁

以旌

此必細民也雖同姓非法而婦無君子取節以長

其旌也以此乎

劉旌妻張氏旌爲諸生卒張年二十三有遺腹斷髮殉夫四十餘年一節焉

楊從宜妻李氏從宜爲諸生疾篤以父母幼子囑之李遵遺命克盡孝慈蒙揚

徐文宗妻張氏劍川人文宗爲諸生卒張時年二十二遺腹生一子黽勉爲宗祀計不再醮卒年七十四

尹氏嫁劍川舉人段廷賔以偕計卒於京師尹年二十有八無子以死自誓居三十餘年卒

羅雲鳳妻段氏劍川人雲鳳爲舉人卒於京段年二十六無子自守父母不能奪其志

李舉道妻楊氏劍川人舉道爲諸生事繼母孝楊事繼姑如其夫道疾篤楊籲呼請代及卒襄葬隨縊死以從

姚安府

本朝高憲妻譚氏夫蚤卒守節終身

魯氏金陵人隨父戍姚安平屯所年十七嫁爲陳友忠婦友忠戰死交阯魯時年二十一子甫三歲誓不失節六十餘年卒

靳誌妻趙氏姚安所人生子甫七歲夫死守義及子又卒撫其幼孫知府陳綎旌之

劉濟妻胡氏姚安所人成化間濟卒無子異議者不能奪其志以壽終

蔡銓妻張氏姚安所人喪夫守七歲子終其身

徐淮妻龔氏淮爲諸生早喪龔甘苦守節四十餘年兩子俱爲郡庠生

王經妻張氏大姚人經爲諸生早喪生子鳴鳳甫三歲舅姑在堂生事剝落張處之晏然鳴鳳後以慈訓歷官知縣清節自持人莫不賢其母巡按御史楊銓爲作柏舟堂記以紀之

張震妻王氏白鹽井人年二十夫卒撫弱子世榮成

立娶李氏後世榮亦卒姑婦相依俱不變節提舉徐璣以雙節表其室

廣西府

本朝郭尚賢妻趙氏郡人刲股愈其姑病

趙理妻張氏郡人年二十五夫亡子幼而不嫁壽至八十

趙信妻楊氏年少而貧夫亡能守

楊大謨妻段氏彌勒州人爲黑舊哨戍卒萬曆三十二年寇至謨奮勇殺賊死於陣段氏撫其孤以節自持翁姑欲奪其志遂自縊奉

旨豎坊表揚

尋甸府

本朝蘇氏鳳梧所指揮袁謙妻夫死守志遭亂爲賊所逼引決用刀賊感之而得釋遂全其宗

馬永增妻馬氏夫死于外襄葬事竣毀刑閉戶三十餘年撫其孤三聘底于成立

徐氏木密所人夫王受與姪王立與安銓戰死徐甘以身殉姑泣止之忍死事居壽八十九歲而終臺使者旌其門

蘓氏木密所人生員夏綱妻夫死不食母强飼之自矢同穴守志者四十年

武定府

本朝郡氏李繇枝女年十八許聘張節未幾節死誓不更字後兵變途遇一男子執其手即以刃自斷而死今東郭外有旌節碑記

高氏客民何天相妻克舉之變城破天相令同出避難氏知無所避乃曰今日之事吾與若有死而已言訖抱八歲女投之於井次及幼女繼以身殉見者無不慟之

景東府

本朝阿曩土知府陶瓚祖母正統間麓川叛寇入境侵掠阿曩訓飭孫瓚率衆斬馘賊遁去總兵沐昂上其績

勑封爲太淑人褒賚甚厚

劉藻妻陳氏藻卒陳年甚幼以節守終

元江府

本朝楊德洗妻馬氏夫死守節八十而終

何源深妻曾氏年十六深卒誓不再醮

何源清妻李氏年十八清卒痛毀欲絕父母翁姑曲慰之竟飲哈芙蓉死

王詳妻黄氏蚤歲喪夫訓遺孤廷輔以儒業歷四十餘年萬曆十年督學荆光裕旌其門曰日南正氣

馬宗範妻白氏十六喪夫孀居守節五十餘年

李儒妻楊氏元江人儒死氏年二十三剪髮毀容顧

以死殉其姑寬譬之乃拮据襄事修其婦職姑病賴割股而痊撫遺腹子希聖爲歲薦士終其身六十年一節云

麗江府

本朝木氏藥師能土知府木森女適通安州土同知高長夫喪時年二十撫孤成立五十四年靡慝

羅氏土官知府木青妻歸青十年青臥病竭力調護卒不起方在憫凶適有香寇慨然曰彼以我新遭喪子在襁褓婦人無能爲耳乃雪涕誓師親擐甲躍馬先士卒一鼓克敵邊鄙以寧事姑盡孝教子以忠勤稱

誥封太恭人年五十一而終部民追思馬謝叅藩公肇淛亦紀其事

順寧府

本朝猛紐妻易朶猛朋妻易禹俱以相夫成功西平侯上其事皆贈恭人

奉祿妻猛氏土官猛雍女適大候土官奉祿雍忒於後妻使改嫁土舍奉誥會猛氏歸寧誥以木邦兵攻大候虜奉祿氏素衣獨居一樓憂憤雍諷以服節之陋女曰夫存亡未可知方欲與俱死何心改服乎雍陰約奉誥將逼之氏佩刀自防數月雍乃耳以毒氏恨不見夫留緬書一紙詞氣甚悲巡撫王啓命所司遣官奠祭且爲之賛曰牝雞捍兒女怨猛虎亂夫家散嗟嗟何日見夫面君不見祭家姬雍家先血濺又不見劉家母王家翻足禪吁嗟女兮豈不欲效雙飛燕破鏡難成片一紙緬書流血撰黃泉路上見夫面

陶氏土知府猛卿妻夫死時年三十六哀毀欲絶救而獲免教子成立節操凜然

夜梅嬖夷婦木邦侵境兵勢大熾郡中男子與之敵者皆北婦手尺劍敗其兵千餘騎賊憚而歸

北勝州

本朝譚本仁妻姚氏李禹妻范氏俱守節載在舊志

寗氏思州府經歷盧惠妻銅苗攻城寗投河死貴州移白本省建坊旌表

孟璉長官司

本朝招曩猛土舍刀派羅妻年二十五夫卒守節五十二年弘治六年都指揮僉事方敢以聞旌表

滇志卷之十五終

滇志卷之十六

祠祀志第九

舊志分祀典羣祀凡在六宗五祀八神九祭之法與當代制書頒布諸在秩宗曰祀典其餘民間崇奉建置無常次别羣分皆謂羣祀志草草而不因取諸大典奉行顛末列于前曰是達之各郡邑者總挈于祠宇之首不復贅于是山川社稷諸祠俱不與而開卷弁首者關侯祠也竊謂山川鬼神上聖大賢不啻一功德一捍禦之為屑屑似不可一槩施之李氏固曰至誠勿勿必敬必戒不數不流故志祀典而以羣祀繫之廣恭敬也包氏曰滇俗

故尚鬼一二祈賽亦徼較之從或以是不便分晰故寧統括而通融乎又所裁于舊志如大理蒼洱與金碧齊名二祠似不宜去今仍從李氏舊志而復其應入者

祀典

雲南府

社稷壇在府城西洪武元年令天下郡縣置社稷壇七年定府州縣社稷正配皆少牢已而罷配春秋二仲上戊日祭各郡縣同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城東洪武元年令天下郡縣置山川壇三年革前代嶽瀆封號惟以山川本名稱其神六年禮部議祭風雲雷雨及境內山川城隍共為一壇春秋二仲上巳日祭各郡縣同嘉靖九年奉制更神之序曰雲雨風雷

城隍廟在府治西南洪武二年令有司祭城隍仍前代禮府封威靈公州封靈佑侯縣封顯佑伯三年改今稱廟三楹中祀雲南省都城隍之神左祀雲南府城隍之神右祀昆明縣城隍之神左有官廳三楹司府縣新任官祭告齋宿于此

旗纛廟在府治南中為殿三楹左右為六衛兵器庫各三楹洪武三年仲春行合祀禮祀六纛大神旗纛大將五方旗神於城隍之後其後諸衛所俱建有廟

霜降前期迎旗至日都司官合六衛偕祭出師則取旗纛以祭班師仍置於廟

厲壇在府城北洪武三年令郡邑立厲壇每歲清明日孟秋望日孟冬朔日祭無祀鬼神各郡縣同

關王廟有二一在府城南洪武十九年建萬曆十五年巡撫劉世曾黔國公沐昌祚捐金修葺郡人嚴清助工二十九年巡撫陳用賓重修三十五年逆克之亂燬于兵火巡撫周嘉謨復鼎建焉歲五月十三日都司致祭其一在府城中雙營門張擧建黔國公沐昌祚為記

文昌宮有二一在府西門外宮殿之後有閣又折而

左烏鳳翥樓春祭秋禋馨餕奪目每春仲三日士人
齋沐謁拜有事占禱如響荅聲一在舊府學頃歲遷
學之後鄉紳以舊址宜存因就明倫堂爲之殿宇三
楹鑄像力遂竭市人重佛視此掉臂而已
武侯祠有二一在府城南正德四年太監崔安建奏
賜廟額曰忠誠一在南演武塲内萬曆二十五年巡
撫陳用賓建每霜降閱武祀焉
咸陽王廟在府城南祀元瞻思丁原在舊府學後萬
曆元年巡撫鄧應龍改遷于此歲春秋致祭
黔寧王定遠王廟俱在府治南祀
國朝西平侯追封黔寧王沐英黔國公追封定遠王

沐晟歲春秋二祭
二忠祠在府城東二里成化間建初祀翰林學士王
禕弘治間奏改二忠增祀刑部尚書吳雲萬曆三十
二年巡撫陳用賓黔國公沐昌祚重修春秋祭
報功祠在府治南祀
國初征南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春秋祭
孝子節婦祠俱在城隍廟右
三賢祠在府城東金馬寺左巡撫陳用賓建祀漢諫
議大夫王褒
國朝僉事劉寅翰林修撰楊慎
董公祠在府治東祀知府董復

忠烈廟在晉寧州右土城内祀晉寧州刺史李毅之
女秀唐開元中賜廟額
郭公廟在府治東廣備倉祀知府郭鎮俗呼倉神
大吏祠在府西高峣村專祀修撰楊慎萬曆中布政
劉之龍建近按察使莊祖誥黄似華重修

大理府

社稷壇在府城北三里
雲雨風雷山川壇在府城南四里
厲壇在府城北一里
城隍廟在府城内西南
旗纛廟在府城西演武廳後

八蜡廟在府城西北崇聖寺吾前歲冬至後祭
風伯祠在府城西北五里嘉靖中僉事彭謹因暴風
建冬至後戍日祭
蒼山神祠在府城西三里中峯之麓洱水神祠在府
城東五里海河西岸俱
國初建
武侯祠在府城西南嘉靖中僉事王惟賢建有記歲
春秋祭
關王廟在府治西南元時建洪武間指揮鄭祥重修
錦衣畫遠金潤甫繪壁有新都楊慎觀畫壁歌
文昌祠在文廟西春秋二丁祭

海口龍王廟在府南三十里歲太和縣春祭趙州秋祭

三崇神祠在雲龍州三崇山麓土官段文顯建歲春秋祭

臨安府

社稷壇在府城北

雲雨風雷山川壇在府城南

厲壇在府北城外俱洪武三十年建

城隍廟在府治東永樂年建

旗纛廟在臨安衛公廨後洪武間建

八蜡廟在府城北華嚴寺左郡人萬文彩馮桂芳募

建

忠草泉祠以祈年設未獲請祀似亦缺典噫其起于近歲乎在大理亦有之云以長至後祭

武侯祠在儒學北嘉靖間遷客閻閎指揮王守中建

通海縣亦有歲仲秋念五日祭

關王廟在府治西指揮王信萬兵修建新平縣亦有

文昌宮在府治西元宣慰司同知普化建寧州通海俱有

表忠祠原崇正書院萬曆八年巡按劉維革書院請建表忠祠祀交阯前後死事尚書劉儁陳洽參政劉昱都司呂毅參政馮貴侯保都督黃中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掌交阯布按二司尚書黃福歲春秋以仲上辛日祭

忠臣祠在府治東祀鄱陽死節大原侯王勝合肥子王德萬曆三十年其孫郡人中丞王恩民呈允院道建歲春秋二仲辛日衛掌印指揮祭

徐公祠在府治前祀元江死事布政使徐樾歲秋仲十七日祭

徐公祠聞元江亦有之日久頹敗前此欲毀之久矣然疾風雷雨輒應焉乃知忠魂所止鬼神呵護聞且見者其心宜何如

景賢祠在啓聖祠後祀翰林學士王全副都御史韓

宜可春秋上丁祭

忠孝祠在通海縣東北嘉靖間督學鄭元建祀元莊愍董文彥及子茂春

三節祠在縣治北

國初東旭河南光山人任御史謫戍通海挈家來滇道病卒子欽代戍從征禾泥死其妻盧氏寡居無子有欲強奪其志者氏不從痛哭自沉於海邑人哀之為立廟

白龍潭龍王廟在府西北十二里兵備蔣宗魯置靈泉觀歲春仲衛官祭

永昌府

社稷壇在府城北三里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城東廿里

厲壇在府城東一里和時村

城隍廟在府城內城心市少西

旗纛廟在演武場西北隅

文昌祠在府城西太保山麓弘治間副使林俊建歲春秋上丁後四日祭騰越州永平縣亦有

武侯祠在府城西嘉靖間副使任惟賢建春秋上丁後四日祭州縣俱有

關王廟有七一在府城隍廟東一在騰衝衛一在永平縣一在鎮姚所城一在牛旺一在小保塲一在蒲

縹

愍毅祠在府城西太保山麓正統三年詔建祀左都督右副總兵方政配祀都指揮同知顧勇陳翊侯義都指揮僉事江洪皆死事者春秋二祭

節孝婦宋氏祠在府城西御史陰汝登建氏有卹亭題壁詩見藝文

何公祠在縣學南祀巡撫何孟春

象山祠在太保山麓隆慶三年知府張元論建

三賢祠在騰衝衛東祀知府嚴時泰董家正秦禾

忠義祠在衛城外南街巡撫陳用賓檄建祀戰亡把總李朝等

鄧將祠在鎮姚所祀參將鄧子龍天啓四年巡按御史羅汝元檄衛官重修

楚雄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鳳山麓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城南

厲壇在府治南

城隍廟在府治後

旗纛廟在府治東

八蜡廟在南安州知州楊表建

武侯祠在府治鳳塔峯麓隆慶元年建有按察使徐

栻記

武安王廟在府南州縣俱有

紫溪龍王廟在府西二十五里歲奉春祭

文昌祠在府治東

曲靖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東

厲壇在府治西北

城隍廟在府城中

旗纛廟在府城中

武侯祠在府治北州縣衛所間有

武安王廟在府治北洪武二十三年建州縣皆有

文昌祠有二一在馬龍州北一在霑益州東

五雷廟在勝峯山永樂初建驚蟄日祭

龍王廟在府西南五里歲春季府縣衛所俱祭霑益州亦有

李賡妻碑在府南石坎山詳見古蹟萬曆二十九年知縣李藻禱雨於石有應議請春秋二仲戊日以特羊祭

白蠟山神祠在羅平州後有龍塘歲三月上辰日本州祭

澂江府

社稷壇在府城西

雲雨風雷山川壇在府城北

厲壇在府城西北

城隍廟在府城東北

文昌祠在賜溥山顛

武安王廟在府北雲龍山麓

西浦龍泉神廟一名西磨龍泉廟在蟠龍岡麓

東浦龍泉神廟一名北波龍泉廟在鈌摩山麓歲三月辰巳日本府致祭

路南州龍王廟二一在州東黑龍泉一在州東北白龍泉歲三月本州致祭

武侯祠在新興州治南

景賢祠在文廟後

蒙化府

社稷壇在府城北

雲雨風雷山川壇在府城東

厲壇在府城東北

城隍廟在府城西門內

旗纛廟在府城外

八蜡廟在明志書院內隆慶間通判吳紹周建

武侯祠在明志書院內嘉靖四十五年建

武安王廟在府城西

龍王廟在東山麓綿溪上流知府左文臣重修歲五

月致祭每旱禱焉

鶴慶府

社稷壇在府城北五里

雲雨風雷山川壇在府治南一里

厲壇在府城北二里

城隍廟在府舊城西

武侯祠在劍川州治北

文昌祠在府治南太元宮內

武安王廟有二一在府舊城東隅一在北衙場萬曆二十七年建

潁川侯廟在府城南六十里洪武十六年侯征佛光

寨駐兵于此民立廟春秋祀之
水洞祠在府南象眠山下昔神僧贊陀崛哆有利導
之功至今本府以佛日祀之
西龍潭祠在府城西其下又有龍寶黑龍白龍吸鐘
諸潭龍祠本府以七日九日祭

姚安府

社稷壇在府城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城南一里
厲壇在府城北三里
城隍廟在府城治西
八蜡廟在府城東門外

武侯祠在府治東十五里
梓潼廟有二一在府治南東一在大姚縣治
武安王廟在府治南弘治間知府王嘉慶建

廣西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雨風雷山川壇在府治南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治一里
八蜡祠在府城南萬曆初知府沈橋建
文昌祠在儒學內
關王廟在府城東

尋甸府

社稷壇在府北二里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城南一里
厲壇在府治西北二里
城隍廟在府治西
旗纛廟在木密所東
武安王廟在府城西北一里
忠烈侯廟在府治東六十里關索嶺祀蜀漢關將軍
以爭從武侯南征至此有滇人施昱記
去思祠在府治左祀知府戴鰲林試

武定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一里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南六里
厲壇在府治北三里
城隍廟在府治東門外
關將軍祠在府治後
忠烈祠在府東門外祀死難僉事張公澤同知袁公
俸知州秦公健吏目劉公瑀照磨張公成知事高公
心巡僉俞公伯宦生員楊公忠誨春秋二仲祀事詳
別傳
呂公祠在府西祀巡撫呂公光洵春秋祭

景東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南
厲壇在府城北
城隍廟在府城中
旗纛祠在景東衛後
諸葛廟在城山頂
關王廟在府城外

沅江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東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治北
妥安江廟在禮社江
文昌宮在府治北歲三月朔日祭

麗江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南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治西
文昌祠在府治後

廣南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南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治西
關王廟在府治東

順寧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南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治南五里
文昌祠在府治東北三里
武安王廟在舊府治東北雲州亦有

武侯祠在雲州治

永寧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府治東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東

鎮沅府

社稷壇在府治西
雲南風雷山川壇在州治南
厲壇在府治北
城隍廟在府治北

北勝州

社稷壇在州治西

雲雨風雷壇在州治南

厲壇在州治北

城隍廟有二一屬州一屬瀾滄衛

旗纛廟在州南

梓橦廟在州治南

武安王廟在州南

武侯祠在州南

八蜡祠在開化寺南

羣祀

雲南府

東嶽廟在府城東

南嶽廟在府城東南

西嶽廟在府城南

北嶽廟在西寺後

中嶽廟在雲津橋南

天王廟在府城南蒙氏細奴羅建有靈應郡人祀之景泰中重修有廬陵曾鼎記內設阿叱力僧綱司普寧州亦有之廟中有琪花樹見古蹟

晏公廟在府南二十里臨于滇池上

五靈廟在都院仁壽左所祀以眞居稱者凡五曰吳客三眞相傳爲周厲王時三諫官棄而遁吳得僊去其姓唐葛周曰崇寧至道爲關漢壽侯在宋眞宗時有此封號曰清源妙道爲隋嘉州太守趙昱入冷淵斬蛟爲神以土主稱者曰碧山土主爲蜀漢將軍趙雲廟舊名五龍而所祀六神亦未知所以合祀之意洪武初燬于燹西平侯禱雨有應復立於此改題今名按察使柯暹爲之記

五顯廟在府城東門外每歲作春牛于此所祀弟兄五人或云即五緯精也

三聖廟在府治南

太靈廟在城隍廟東一曰土主其神摩訶迦羅蒙氏威成王樂誠魁城滇欲肖神像以鎮成適有神匠曰羅都道太自蜀至遂命造之像將成又有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秘呪丹書神位內像中為種子又以所手菩提珠分一顆樹庭之西今森茂詳見古蹟元時神屢效靈載在祀典有元中慶學正郡人王昇記又有元學士支渭興禱雨靈應碑其他鄉邨皆有之而在官渡里者最著神異以舟車商賈出遊者禱之更驗昔有上官毀之歸遂臥病占之曰以神為解代者為鄉人屬以興復病遂愈在觀音山者為立像俯視滇海蓋為高僧所制伏云

金馬神廟在府城東金馬山麓

碧雞神廟在府城西碧雞山麓祀阿育王長子福邦逐馬至此蒙氏僭號時建今仍之

太神廟二一在南教場一在北教場

太子廟在府城北陳山之麓祠阿育王次子弘德

白馬廟在擺渡村嵩明州亦有之海錄碎事云蜀梓潼縣祀白馬將軍蓋蜀漢龐統云今滇中所在俱崇祀恐亦沿襲蜀漢耳

祠此廟在府南雲津北河岸漢張公渤嘗鑿江以通水利郡人德之為立祠

姚岳廟在晉寧州西十五里

按岳遜本傳西晉永嘉中李驤入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岳擊之大破賊追至瀘水不及而還遜怒鞭岳髮上指冠為之裂夜中卒夫岳破賊即有功而遣岳者遜也冠裂而卒者亦遜也舊志以為時人憐岳而立廟祀之者無亦誤以遜為岳歟

清濁福邦豐泉神聖祠在安寧州善政坊

烏龍廟在府治南築海于其廟村落處處有之龍以雨澤自隨多傷禾稼農家祀而禳之

龍王廟在府城西南羅漢山下其神曰靈狀雌夷滇南聖帝其在各州縣者甚多唯呈貢黑白二龍祠最稱靈應每三月上辰日有司致祭

楚雄府

雷廟在府治西南府之中樓在高創自蒙初與閣王廟稱護樓上之人每夜從高俯視凡見異氣輒城中有變事云

東嶽廟在府城西北一里郡人李元陽建

南嶽廟在府城南

海神祠在府東海北南詔異牟尋復歸唐時立此示不復叛之意

應國安邦廟在府城北

昭應晝夠廟在府城北二十里蒙氏時建

閻王廟在府治西北

馬神廟在府關王廟内
杜公祠在府城南五里玉局峯麓唐時建郡人李良
修
救生廟在府治西南興福寺左
清平廟在府治北遺教寺内
福邦廟在府城北塔橋村
福民廟在府城北三十里相傳昔鄉人有貧不能耕
者一夕牛代之耕耕已入廟遂不見但廟後有龍馬
蹄跡云
三靈廟在府城北四十五里喜洲村
五百神王廟在府城北四十五里慶洞村

景莊廟在府城東南龍佉村州縣多有
安龍廟在府城西南隅初建城時築至此輙圮父老
謂有龍在焉因爲立廟自是城不復圮
五壇神廟在府治東北
七壇神廟在府城南太和村
太歲廟在府城雷廟内
南天神廟在府城南外舘驛西有禱輒應祀無虛日
神寶泉廟在府城南五里其地有三泉湧水灌溉廟
祀其神嘉靖間廟災泉因之閉郡民白其事于官新
之明年泉復出
上關龍王廟在府北六十里龍首關

喜洲龍王廟在府城北五十里何矣城村與府東洱
水神祠同建
　按白古通謂點蒼山脚插入洱河最深長者惟城
東一支與喜洲一支南支之神其形金魚戴金錢
北支之神其形玉螺二物見則爲祥
關將軍廟在府武侯祠
李將軍廟在府城南三十里祀唐李宓
伏波廟在府城南龍尾關相傳武侯駐兵濞水一軍
皆瘖因禱伏波卽此廟也
惠康廟有二一在府龍尾關東一在浪穹縣治北
龍王廟有三一在趙州治東八里一在浪穹縣治北

十里許草海之濱一在五井司左各井皆有
儒風祠在趙州治北唐鮮于仲通征南詔擒儒生張
姓者沒于此後人立廟祀之
建峰廟在州東南
鐵柱廟在州南百里白崖川事見古蹟
林公遺愛祠舊在州儒學右正德初士民立嘉靖初
知府葛恒重修後知州潘大武改建于州治前公諱
俊字見素閩莆人時爲分巡副使
眞君廟在雲南縣城南廟貌森嚴頗著靈異
土主廟有三一在鄧川州治後西北山麓一在五井
城隍廟西一在順盪井

三正祠在州治北百武嘉靖元年同知曾奇瑞建祀憲副林公俊侍御郭公紳兵憲張公龍

東龍廟在州治東十里唐鄧睑詔所建水神祠也水資灌溉祈禱亦應州之春祈詣焉

貞節祠在州東六里打油村山枷郎睒詔妻慈善之祠事見古蹟

興慈廟在浪穹縣治南

羅溪廟在縣治北

張大王廟在賓川州治南奇山下

白古通云昔張敬佐觀音平羅刹之害觀音命細奴羅爲王張大王爭功訴之觀音命王于賓居日享三百餘祀其地有漏江溉田百里民至今奉祀

臨安府

東嶽廟在府治東指揮萬禧建

三閧廟在府治西郡人錢鋭建

五顯廟在府北城外天順間建相傳其地多虎立廟鎮之萬曆間郡人佴祺重修

聖母祠在府城北

晏公廟在府城東

蕭公廟在府曲江驛

土主廟在府東南

雷公祠在阿迷州南五十里巡撫鄒應龍建

三厲祠在州東十五里祀東征緬僕陣亡千户魏朝鳳百户李邦郁譚犬經巡撫鄒應龍撤建

吳敬德祠在石屏州治南

碧玉神祠五穀神祠俱在州路居村

東王神祠在治東南

龍王廟有二一在州呂公山一在新平縣南三百武

忠勇祠在甸苴関祀豐莫死事寧州目把者義

秀三神祠在通海縣秀山下元段思平建

白馬廟在縣治東

真武廟在縣治南指揮吳善建

英佑侯祠在河西縣治北

龜虵神祠在縣治東

螺峰山神祠在縣螺髻村

白龍祠在縣治南

石母廟在縣碌碑村

香柏土主祠在嶍峨縣治西南

桂峯土主祠在縣治南桂峯山麓

巽隱程公祠在新化州西祀程公本立國初謫他郎甸長官司吏目功德于州最著

忠義庵在新平縣叅将鄧子龍請建祀丁改陣亡将士

永昌府

眞武廟在府城昇陽門內永平縣亦有

東嶽廟在府城諸葛營之南蒙氏時建洪武間重修騰越州亦有

西嶽廟在府城仁壽門外一里

天王廟在仁壽門外五里

三義廟在窯灣祀漢昭烈關張

龍王廟有三一在府城龍泉門外有僉事劉寅記一在郎義村北一里一在保山寺麓諸葛堰南騰越州亦有

五顯廟在府城東門外

羅岷山神祠在府城北八十里

白馬廟有二一在府城南七里一在騰越州東門外一名古靈祠

大官廟在永牢山下小官廟在東林中高皇帝賜段氏二子名歸仁歸義土人立廟祀之大官歸仁小官歸義

威靈神廟在沙木和巡檢司

八蜡廟在永平縣

安邦神廟在西西三里

金浪巔神祠在縣博南山西昔南詔遣將軍征緬回師多齎金寶經此山將軍死于盜後人為立祠

此于義宜刪或有功于土地故見思于民人乎有其舉之矣

巖神祠在縣西五里

來鳳山神祠在騰越州城南三里

南嶽廟在州城東南

迦羅廟在州城西南一里

天姥祠在州琢琫山俗呼娘娘廟

華光祠在州東門後所巷

楚雄府

東嶽廟在府城西門外元至正間建萬曆二十四年火二十七年重建

眞武廟玄壇廟三官廟土主廟俱在府治州縣間有之

關張廟在府鳳山岩

肇井神堂在黑井提舉司後

曲靖府

三官廟在府南關

玄壇廟在府城北推官席聘改建

澂江府

土主廟在府治西六里

關索廟在府治西二十里關索嶺上傳記未詳或云關漢壽侯長子從武侯南征凡鑿山通道多其力具在尋甸者稱英烈侯在江川者稱龍驤將軍

按蜀志稱關公與子平同被難于臨沮子興嗣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監軍數歲卒南中所祀豈卽興耶今黔中安莊衛亦有關索嶺其西有曬甲岩下有馬跑泉皆昔時遺蹟尋回新興激江江川所在皆稱關索夷語呼索葦言丈也迄今廟祀千餘年而當時戰功畧焉惜哉文獻之不足也

五靈廟在府治

龍驤將軍廟在江川縣北三十里成化八年有虎爲患太監錢能鑄神擭虎因新其廟正德初知縣劉聰重修嘉靖中巡撫蔣宗魯於廟後建樓

東嶽廟在縣東南

靈官廟在縣驛前

五顯廟在縣治北二里

蒙化府

眞武廟玄壇廟三官廟俱在府城西

東嶽廟在府城東門外

土主廟一名嵯岬武宣廟在府城東南祀蒙氏十三世孫名法者土人請禱有應

鶴慶府

東山廟在府治東十里

西山廟在府治西十里

東嶽廟在府南一百二十里五山塲

西嶽廟在白岩廟北

關索廟在府西南半里知府周集建

白馬廟在府西南二里

馬神廟在府東南

晏公廟在府南一百三十里

北嶽廟蒙氏時建白龍王廟正統間建俱在劍川州西二十里

城隍廟在州東南一里俗傳元世祖出石門關至劍川屯兵廟屢顯有靈異封爲城隍景帝

滄浪神廟在州北二里

東嶽廟有二一在州北茨和村一在水塘村

靈應廟在州南鶴慶軍金華山唐蒙氏建

崔君廟在蘭州南三里祀唐長子令崔府君字子玉元時顯應於此立祠祀之

白崖神廟在州南十七里

土地祠在順州小峯山

姚安府

東嶽廟有二一在府治南一在大姚縣

龍王廟有三一在大石淜一在白石的一在大康郎

匡崖廟在府城西門外

三皇廟在府城北八里

玄壇廟晏公廟俱在府城西

五顯廟天符廟牛王廟俱在府南治大姚縣亦有五顯廟

聖母廟在東嶽廟左

土主廟有三一在府治東一在大姚縣治

白馬廟在府城東北十五里

三清廟在大姚縣北門外

洞庭君主廟在白鹽井提舉司北

大王廟在司治北

李公祠在府城外青蓮寺祀李公贊

廣西府

三官廟在府城西北隅

土主廟在府治

天神廟在府治西南隅

土神廟在府城內

尋甸府

土主廟有二一在府城東北三里郎大黑天神祠一在果馬里俗傳自東川飛來然不可攷

山神廟在府城南三里

武定府

三官廟土主廟俱在元謀縣治內

景東府

上帝廟在衛學左

東嶽廟在府城南一里

龍王廟在府北一里

土主廟在府南一里

元江府

土主祠有二一在府治北一在府治南

麗江府

北嶽廟在府治北雪山之麓昔蒙氏異牟尋封雪山爲北嶽元世祖封爲大聖北嶽定國安邦景帝廟蓋自昔相仍云

廣西府

東嶽廟土主廟俱在府治

白馬廟在府治南萬曆二十年廣西火惟廟獨存

楊廣廟在府治西祀宋楊文廣爲狄青部將追儂智高至此

順寧府

東嶽廟在府治西南十里

土主廟在府治南三里

永寧府

龍王廟在府治

鎮沅州

土主廟在府治

北勝州

東嶽廟在州治東

蕭公廟在衛城南

龍王廟在州治五里

滇志卷之十七

方外志第十

寺觀

方外首寺觀以寺觀方外人所居也先置蘭若徐飛錫杖而龍象有安四威儀有遲庭焉望氣闢門五千言著之何所憑虛弱水十洲記流于人間固不止源上之樹殷然江渚之沘長白已也拮屋烟霞之侶不得其門未入于室而猥言渺茫玉京十二樓之幻哉今識寺觀若干所或敕敞或創興或小有而隨處會心或鉅麗而任人遊目愧筆不能盡出也恐他郡出聞見之外者尚多未如之何矣

雲南府

長春觀舊在府治南臬司之右今改建學宮即以舊學聖殿易之設道紀司迎原祀全像仟內每慶賀大典爲習儀之所

五華寺在府城中五華山舊名憫忠元至元初建本朝定邊伯沐昂暨都督同知沐璘增修有樓曰聚遠有堂曰泰然亭曰真意正殿有運文皇帝獅子座

圓通寺在螺山下盤谷間其左盤屈而上至山巔有信美亭右有官廳好事者于懸崖石上建玄天閣郡人朱思明又建呂仙閣其下有石穴可隱數人有石

窓

大德寺在五華寺東昔金仙氏卓錫于茲元大德間釋陀連增廣殿廡號極樂寶宮與圓通五華對峙天順丁丑居士何仲淵重修

覺照寺在府城南內設僧綱司常樂寺與覺照僅隔一街其寺大殿之外有塔高一十三丈塔外有閣曰龍華兩寺俗稱大東小東

慧光寺距覺照寺百丈許街衢間之一名西寺二寺俱唐貞元初弄棟節度使王嵯顛建塔與覺照寺塔湧出並峙弘治十二年冬地震大圯十七年重修近經修葺刹宇一新焉

地藏寺在府城東宋末蜀僧永照雲悞建宣德四年僧人道真重修故老云寺中置塔以安毒龍昔貴官強起之是以沮濡之處有癘疾焉

妙應寺在廣威門外二里

佛嚴寺在府城西太華山腹寺有碧蓮方丈俱僧玄鑑建有一碧萬頃閣思召堂俱僧佛財建（[illegible]）

羅漢寺在府城西南碧雞山右正名妙定禪寺殿閣累累綴於峭壁緣殿出爲龍王殿有龍泉南去爲南庵曰壽福殿曰祖師殿曰飛龍閣倚有趙道人墓北去爲北庵曰彌勒殿曰靈官殿曰玉皇閣曰太清宮近朱方伯思明建宮緣山斗斜逕而下直抵海隅有兩小庵架懸崖窓外巨巡撫御史沈正隆黔國公沐昌祚都司劉巨安捐金建張仙殿郭中玄建三清閣

筇竹寺在玉案山昔有人於此地見靈犀一隻又見雲中有僧數人甚異即之不見但見筇竹數枝如卓錫入地然人莫能取已而生筇竹數本因於其地建寺以筇竹名蓋唐貞觀初也經今成毀者數矣萬曆間僧慧心重修郡人金本高請全藏居士曹秉正建閣貯經寺中小有靜室數處一奇也

白龍寺有二一在府城內昭靈觀側一在府治東七里許白龍潭邊改名靈濟寺

進耳寺在府城西三十里許

華亭寺在碧雞山北元祐中僧玄峰建

本朝景泰四年重修

文殊寺在府城北五里許五代時僧贊陀見文殊大士而建

湧泉寺在文殊寺北高山之麓林木晻靄有瀑布飛流而下巡按劉維創亭甃石引爲流觴曲水春遊奇絕蘭亭之致

圓照寺在玉案山腹有大杉三株挈之數圍萬曆間重修

寶雲寺在玉案山腹又有寶印寺寶珠寺俱在數里

內相連湧起寶珠寺右有石崖奇削瀑布所經如潑
練然流出溪時作瀑後聲萃未經開濬付之幽泉
荒谷耳已

雲居寺在玉案山左元至正間建嘉靖丁巳鄉人趙
文廣修

妙高寺在三華山深處地僻而勢奇梵宇內外不事
拂拭自無塵埃鳥行草中人見無邊普蒙詔時廣白
僧所建天順中有僧於此瑞恭訪歷歷後其師玉汝
因緣不在此雲南有三華山汝試往遇梅樹即懸小
鍾而擊之僧到此如師言偶見相監梅忠到此取鍾
擊有聲悞曰是梅忠也遂捐資修焉

寶華寺在西山普平村近有僧圓音方議修復

妙湛寺在府城南官渡里前有窣忩塔俗傳螺精作
崇遠塔鎮之邑人李僎增建彌勒閣於後

海源寺在西山元平章脫懽普化建內有大悲閣木
刻千手觀音像有石洞甚深其下有龍湫禱之作雨

龍華寺在府城西梨園村元平章政事答魯麻建宣
德間重修

偏覺寺在玉案山又名小節竹

黃龍寺在西山有龍池北流遶黑林入於高嶢河

靈應寺在金馬山麓正統二年建

歸化寺在金馬山腹原在城南成化間黔國公沐琮

奏
勅遷建

安國寺在城南七里許唐宣光五年建

淞定寺在官渡里永樂間建

南山寺在城北一里許萬曆乙巳重修

玉泉庵在石鼻村

永豐寺在商山之下泉名寶華庵鄉人陳忠德改建
易今名山勢左右環抱一水夾流殿中相好莊嚴前
姚安守李戴贊一聯云只有西方三大士更無一物
到高臺

太平寺在太華山腹元時鑄諸佛像寂先鑄三世尊

像未供于此隆萬間鄉人與寺住持僧相搆僧徒
散去寺遂廢泰昌元年護印僧官碧潭善士朱如淨
募衆新修

普賢寺在高嶢山麓

清淨寺在石鼻村李鄉人李儒增修置常住田以供
寺僧

水南寺在南壩崖東

報恩寺在府城東北松華垻萬曆間滇人趙克忠建

西寧寺在府城東七里石虎岡寺剏于宋元
本朝天順間何布武重修歲久傾圮萬曆壬午張養
節改建距舊址三百餘武

毘盧寺在府城東南三里許隆慶辛未建

崇善寺在毘盧寺西

清真寺有二一在崇正門內一在崇正門外俱元平

章賽典赤建各郡縣間有之

昭靈觀在黔寧廟下洪武間建

真慶觀在城東三里宣德間改建

環翠宮在城東北二十里鳴鳳山巔萬曆二十四年

巡撫都御史陳用賓建祀呂真人橋曰迎僊橋後百

餘武建玉皇閣都僊閣

龍泉觀在龍泉東洪武間建久而浸壞近歲有道者

雲遊至此募化方修

玉泉觀在府治北板橋驛

真武觀在府城東歸化寺左嘉靖二十六年新建

玄沖觀在府城東十里鋪

三元宮在府東城外

華嚴寺在城南五里古城張舉建

十方院在城東阮大節建

自證庵在府東北二十里松華壩西張鳴鸞建

翠竹庵在太華山後僧廣寧建

虛凝庵在府北廿五里卸上其上有朝陽庵下有清

虛庵後有幻居庵中鑿九品蓮池朱如淨等建

觀音殿在府北蓮花池上張舉建

林休庵在府北蘇家村僧一庵建

九龍庵在府東北三十里九龍山

松華庵在府東北松華壩上

香國寺在府東二忠祠左舊名慧香庵近僧本務募

緣修建閣奉祀彌陀佛更今名

無意寺在府北普吉村其上有金井庵

玉皇閣有四一在小莊一在螺螄灣一在小澤口一

在五華寺後

彌勒寺在府南擺渡村近歲有僧募銅鑄丈六彌勒

像建閣奉之

淨土庵在府南

太和宮在鳴鳳山在祀真武之神範銅飾金爲殿環

以磚城左右有經房水有天門如武當然

富民縣玉皇閣在縣南習儀之所

應龍寺在縣南三里

靈芝寺在縣南二里

法華寺在縣北五里

觀音寺在縣東二里又五里爲普濟寺

覺海寺在縣南四里

玄真觀在法華寺左萬曆間知縣徐應斗建

太極觀在縣一里許

宜良縣法明寺在縣東隋唐僧摩伽陀建永樂二年

重修習儀即馬

白蓮寺在縣東四十里唐時建永樂間重修

雲泉寺在縣城南二十里永樂間建

萬福寺在縣西三十里弘治間重修

水蓮寺在縣北二里

巖泉寺在縣西巖泉山

溫泉寺在縣北三十里有溫泉

真武觀有二一在縣北半里永樂間建嘉靖間重修

一在縣南三十里

湧泉庵在縣西北五里有三泉

蓬萊庵在縣北八里蓬萊山頂

羅次縣聖化寺在縣東北二里習儀之所

玉龍樓在縣東南十里永樂間建嘉靖間重修

重通寺在縣南十里

羅漢寺在縣南三十里

大覺寺在縣南三十里

吉祥寺在縣南三十里

虎跡寺在縣北二十里

天泉寺在縣煉象關

真慶觀在縣煉句七

穹窿庵在縣穹窿山

月影庵在縣東山山如月影故名

晉寧州法輪寺在州西南隅宋時建習儀之所

盤龍寺在州東五里山秀泉出萬松蔥鬱蟠如游龍

元至正間蓮峰禪師建

國初寺僧祖源重修布政張繩更其額曰具足禪院

有記

萬松寺在州東五里

羅漢寺在州東五里

觀音寺在州東一里

海寶寺在州北七里

金砂寺在金砂山元時建

萬壽觀在州陽城堡內

歸化縣通照寺在縣東南洪武間建習儀之所

白雲庵在羅藏山

海寶寺在縣西十五里

呈貢縣元亨寺在縣西南一里許

龍翔寺在縣南二里

北山寺在縣北一里

鳳翥宮在三台山上有三天殿可以頫海近建一寺

於下甫成尚未名邑人稱之曰大寺為習儀處

觀音寺在七甸

對華寺在大漁村

活佛寺在前衛營

帝釋廟在伽宗城
安寧州虎丘寺在州治北三里布政張紀更其額曰
妙采禪院習儀於此
曹溪寺在州西北十里葱山山傍有湖水朝潮夕汐
稱聖禹
法華寺在州洛陽山段氏建郎鑿羅漢之所
龍寶寺在州治東三里
玄帝觀在州治石寶山右
祿豐縣佑聖殿在縣北習儀之所
三清殿在縣北
太極殿在縣北

萬歇寺在縣西
龍頂寺在縣北十五里
東華寺在縣東二十里
水心寺在縣西五里
延齡寺在縣南二十里
昆陽州慈照寺在州北習儀之所
萬壽寺在州西三里大悲寺在州治東
普照寺在州西六里
龍泉寺在州東十里
仙鶴寺在北
海天寺在州北三十里

三元宮在州治南薰門外
三泊縣大雲寺在縣南四十里一名華嚴寺元僧大雲
建
本朝正統間昔五華僧古庭堅復建
朝陽寺在縣西四十里
慈覺寺在縣南四十里
龍泉寺在縣南六十里
翠竹寺在縣西南八里
易門縣高真寺在縣守禦所城內習儀之所
觀音寺在所治西二里
南門寺在城外元至正六年建

穐歇寺在舊縣
嵩明州宗鏡寺在州北黃龍山宋名寶鏡元易宗鏡
今因之
法界寺在州西寶雲山宋天曆間建
觀音寺在州北三里懸崖百仞上有雲閣宣德八年
重修
地藏寺在州東三里宋時建
鳳溪寺在州西七里
妙峯寺在州東二十五里
圓通寺在州東十五里大葱山宋時建
本朝洪武間居士高均是正殿正德庚午陳仲才等

重修
德安寺在州南十五里唐貞觀間建
萬福寺在州西邵甸里
普賢寺在州西邵甸里
興隆寺在州南十里蒙琮龍
報恩庵在州東二十里
翠峯庵在州西四十里
何有庵在州東三十里僧大方建
彌陀庵在州東北十五里
玉皇觀在州東五里矣畔村
玄天觀有二一在靈雲山更名華和山嘉靖辛酉建

一在秀松山之雲臺萬曆二十二年鄉民楊世英等
建
觀音寺在楊林所
含城寺在楊林所城西
玄天觀在楊林所城南
白龍寺在州南十里

大理府

普寧寺一名無量寺在府治南三百武
國初改南王建習儀之所僧綱司在内
棲霞觀在府治西北宣德七年劉淵然之徒芮道材
創建内有道紀司

大我寺在府治南阿叱力僧綱司在其内
銀相寺在府治北五拾里朵兮薄道紀在其内
感通寺在府城南十二里又名蕩山寺漢時摩騰竺
法蘭繇西天竺入中國時建有
高皇帝御製詩十八章碑于前殿僧無極記別院爲
神通寺
崇聖寺一名三塔寺在府城西北有三浮屠其一高
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旁兩浮屠差小各錯金爲頂頂
有金鵬世傳龍性敬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
此壓之唐開元元年癸丑南詔請唐匠恭韜徽義重造
國朝正德九年五月六日地大震民居盧舍夕什者

中塔裂二尺許旬日復合寺有觀音像高二丈四尺
爲唐蒙氏民董善明鑄明籲天發願天雨銅與欠無
餘僅供冶鑄像成之日五色光瑞覆蓋全境門内
有樓上懸洪鐘聲聞百里南詔于唐咸通十三年造
瑞鶴觀在崇聖寺左嘉靖間建
弘聖寺一名一塔寺舊名玉舍寺在府城西南有浮
圖高二十丈爲級十六世傳周時阿育王建
玉局寺在府治西南四里玉局峯麓寺左有唐杜公
祠公名光庭青城人以文教郡人改祠之
無爲寺在府城西北點蒼蘭峯之半永樂八年建
帝釋寺在府城西北應樂峯其地靈應夜半常聞天

樂絕與世音不同

天臺寺在府城南龍泉峯麓一名祭天臺

救疫寺在蘭峯無爲寺之上寺有泉世傳此水曾救

大疫故名

大悲寺在府治東南隅

普賢寺在府治東

文殊寺在府治東南隅

興福寺在府城西南石寶邑天順間重修

光勝寺在府城西

三賢寺在府城西舊爲南詔家廟內有觀音三相世

傳自西天竺來者南詔有七聖北七聖中之三聖也

遺蹤寺在府城北戮魔石之南以思觀音之遺蹤故

建寺

觀音閣在府城北上羊溪戮魔石世傳觀音既開羅

剎以此石壓之後人建閣其上

普濟寺在府城北三陽峯麓元末建

妙佛寺在府城北塔橋村

鶴雲寺在府城北二十里鶴雲峯麓

石雲寺在府城北白雲峯麓昔人見崖下有光因於其

處屈地得石佛乃建寺凡祈禱者多應

觀音寺在府城北二十里五臺峯麓

覺岸寺在府城北洱河濱礄溪村有分河石

法資寺在府北江溪村元時建

龍泉寺有二一在府城南水湖村一在府城北雩橋

村

靈會寺在府城北院塝村昔李氏任麼些渡金沙江

一木自水中逆流而上異而取之造成千光王佛像

置于彼處蓋婆寺忽大雨浹旬村民煙火盡滅惟此

佛前燈不滅軍中乃得火因迎像還大理建寺奉之

寶慶寺又名石乳寺在府城北蓮花峯麓

大慈寺在府城北三十五里唐時南詔建內有卓錫

泉相傳僧慧普者以錫卓地而泉湧出

報德寺在府北作邑村元至正二十七年建

再光寺在府城正西

尊勝寺在府城東南月溪鄉弘治間建

弘聖寺在府城北四十五里唐南詔建壇場之一

圓照寺在府城西南元世祖曾駐驛於此內有羅羽

井

光明寺在府西一里

國母寺在府城西大紙房

地藏寺在府城南

崇恩寺在府城南九里一名藥師寺有神僧乘三角

青牛至此禪坐石床而化昔段思平逃難匿于此以

門封蛛網追者疑其逸去而返遂免難

法真寺在府城南佛頭峯麓
三仙堂在府西北
鶴項寺在府城南佛頭峯之半盤龍禪師所建佛殿
中禮拜石上有禪師足跡深六分嘉靖間重修
靈鷲寺在府城南馬耳峯之半舊有千僧道塲其南
爲陽南寺
寶峯寺一名金龍寺在府城北二十五里段氏建
佛圖寺在府城南二十里
蓮花寺在府城陽波邑之南
靈塔寺在府城南斜陽峯麓唐段赤城入蟒腹誅蟒
既死人思其功于蟒腹中取骨葬之建塔其上焚蟒

骨塔上山半爲寶林寺
海會寺在龍尾關將軍洞南有普濟寺覺真寺
玄真觀在府治前以歲久毀壞嘉靖間郡人李元陽
遷建點倉山中峯之半
妙悟寺在府城西南
羅荃寺在府洱河東玉案山初洱水多邪龍往往覆
舟神僧道安結菴此地夜見童子百餘人語曰師至
吾屬不安盍遷去師厲聲曰是法住法住安從遷明
日水淨死蟒百餘海患乃息因建寺寺西有觀音閣
懸崖結搆海燈如鏡又名天鏡閣
羅漢寺在羅荃左巖下有禮拜寺

海印菴在府城西二里指揮王槐建
趙州遍知寺在州城西唐高將軍建習儀之所
龍華寺在龍華山之麓
飛來寺舊名赦閣寺又名千佛閣在州北五里昔傳
有佛像飛來因以名
圓通寺在州治西南九十里
靈通寺在州治北十三里
道勝寺在州治南百里唐玄宗時張建成入朝
賜以浮屠釋佛書。建成歸弱寺藏之
清泰寺在州治東五里
相國寺在州治東北十五里

寶印寺在州治西三十里
佛華寺在州治東南一百里
華藏寺在州華藏山唐高將軍建
羅和寺在州東南二里又一里爲興隆寺
高娘寺一名孤鳥寺在州南六十里昔有張姓者其
家女婢名高娘常以一白豬自隨偶一日白豬化爲
象東雲上昇因立寺焉
妙音寺在州治東二里許
法藏寺在州治南十五里又有雲會寺
玄帝觀在州治南
三官觀在州治北

建封觀在州東南七里

遍照寺在白崖石孔邑山麓隆慶元年僧真語建

玉峯寺一名小天寺在白崖西山

雲南縣九鼎寺在縣治西北二十里

寶華寺一名金龍寺在縣治西北段氏時建中有龍潭

般若寺在縣城北八里有寶燈飛入双塔中夏夜常見光明

水目寺在水目山麓段氏時楊普濟經始洪武二十四年僧志圓成之舊有白虎窩黄龍木犬之異至今遺址尚存世傳有貴客至則木犬預吠

龍泉寺在縣東五十五里龍洞山下

上帝觀一名佑聖宮在縣南與玄真觀相望

鄧川州高福寺在州臥牛山麓元至元間建習儀之處

鐵山寺在州治西二里段氏時建

頂聖寺在州治東十里

真濟寺在州治左半里又真慈寺在州治右三里

觀音寺在州治東十里成化間火老于此山掘得一白銅佛放光鄉人因建寺奉焉

白雲菴在州南二十里龍首關內

竹林寺在州治東北十五里

浪穹縣護明寺在縣治西洪武間建習儀之所

標楞寺在縣治西北十里世傳七聖僧所創

鶴林寺洪武間建與智光相連在縣南鳳羽鄉

正覺菴通玄菴真實菴俱在縣西山麓

賓川州三元宮在州治東嘉靖間建習儀之所

崇福寺在州北大場曲村

高興寺在金龍湫側寺後巨石上有牛足并龍蟠跡

觀音寺在州白塔市

津梁寺在州今字山

圓覺寺在州治北五十里又十里爲玉龍寺又西七里爲慈濟寺

龍泉寺在州羅營左

寂照寺在州西二十里宗保禪師建有崖龕乃師証道之跡

觀音箐寺在洱水東嵩谷奇絕有石洞又一穴有觀音石像

白石菴在雞足山南支董難詩雪泊山葉紅松牽水花碧暢我入外賞遲日火林夕

福緣寺在雞足山麓

傳衣寺一名圓信菴按佛統紀云釋迦文佛入涅之日以金縷袈裟付與大弟子迦葉波手持以待彌勒補釋迦文佛之位故迦葉守衣入定雞足山今稱華

首門者卽其入定處也故名傳衣寺北爲淨雲菴東北爲八角菴後爲彌陀菴圓通菴自淨雲西北爲般若菴菩提場折西四爲五華菴圓淨菴大乘菴又有龍華寺前爲了空菴南爲雲海菴海會菴菴之東有玉皇閣閣北有彌勒寺寺之西卽袈裟寺一名迦葉寺又名石鐘寺據雞足山之阿寺西爲寂光寺東北爲鉢盂寺大士菴東南有白水菴西南爲淨覺菴又有鉄瓦殿舍利塔曹溪菴護法堂慧燈菴北麓寺奉真院普光寺皆雞足山名刹也

祝壽寺在五井提舉司衆北習儀之所

玉皇閣在府城南三十里有玄元殿萬曆甲辰郡人

阮尚賓翔剏

五印菴在府治東北郡人李士吾建

慈雲菴在府城西三里郡人張雲衢建

極樂菴在府城西五里僧深菴建

海月菴在府城西三里郡人王言今建

白衣閣在鄧川州城中郡人張大忠建

三塔寺在趙州南八里郡人趙儒建

翠松般若二菴俱在雲南縣西二十里兵備楊應霖剏建有叅議馮時可碑記

智光寺在縣西一里永樂初中官山壽建指揮王弘諸大知縣楊漢重修

鎮水閣在縣東一里兵備副使熊鳴岐建士奉僉表丈土又壘塔于青石上俱從形家言也

臨安府

指林寺在府治西習儀之所相傳宋李其地岑寂多林木居人見一鹿遊其中因率衆跡之無所覩俄有異人出曰鹿處此山久矣無庸追捕爲言畢不見衆異之因建寺以祀故名永樂丁亥寺僧溫成增修

天王寺在府治東南元時建

國初指揮萬中萬信偕郡義民宗儒修葺成化間重修

無塔寺在府南城外五里舊名南山

萬明寺在府西城外醫官王用賓重修

觀音寺在府北城外永樂間建正統間修所屬州縣俱有

燃燈寺在府城東一里

東林寺原名諸天寺在府東城外十里元時建正統間周庠修嘉靖三十二年知府章士元易今名建半半閒寺左有百字令東林蘭若論雅致頗稱郡中風物十里紅塵無避處須看此間幽僻白晝遊緑黃昏清梵百慮應俱息多情傲吏故應來此成遠自娛箇徑成荒棠陰未滿歲月虛拋鄉忙裏逢僧聊一話閑得浮生半日山水之間醉翁幽宜幾個人知得憑欄

一笑寄興後來嘉客
接待寺在府東城元百戸趙益雲南官爲僧以其居
爲庵竝施田三段賜僧故名
華嚴寺在府北城外知府賴英重修
善慶寺在府北城外
地藏寺在府東城外
寶藏寺在府東城外
龍泉寺在府曲江東山麓
杏林寺在府東北二十里元時建環山帶溪有温泉
馬萬曆間郡人知縣曾伸祝髮爲寺主重修
迎恩禪院在府城東關外省會達道以形家言凝聚

風氣宜有所鎮萬曆三十一年郡人包見捷建
棲禪庵在府城外東指揮王漬修
白雲庵在曲江六龍山
北極宮在府治東千戸劉昭劉璣重修
觀音閣在府治西南
玉皇閣在府東城右嵬閣層梭卓然大觀内有凌霄
殿三清殿雷神殿兩廡列二十八宿有浮圖相傳爲唐
李所鑄郡中善信置常住田二區一在冷水溝歲入
租二十三石一在窯沖租五石
三清觀在府曲江次壩鄉人竺檜建河西縣亦有
西天寺在府西城外三里萬曆二十九年指揮吴國

昌偕郡人李培建舊名西山繕部郎中譚綎紀易今
名有紀
千佛寺在府治北三十里南莊鋪
白龍寺在曲江驛
法華寺在曲江驛東北僧慧心建
觀音閣在曲江驛北兵備喬起鳳建
石屏州諸天寺在州治東南習儀之所元時建萬曆
十三年僧世覺重修
善覺寺在州治北三里元時建
海潮寺在州異龍湖島中郡人叅議楊廷相建
聖安寺秀山寺俱在州治西寶秀鄉

萬德寺在州治西南
崇德寺在州西
乾陽寺在州乾陽山元時建正嘉間重修
九天觀有二一在州治西一在通海
崇玄觀在州治正西
水月寺在州白浪村萬曆二十六年僧卓然募建
阿迷州善覺寺在州治東習儀之所
萬德寺西寺俱在州旁甸村
南寺在州南村
三清觀在州治
寧州萬壽寺在州治西盤龍山下習儀之所

寧壽寺在州治西北

龍洞寺在州治北石洞中

正覺寺在州路居村

玉皇閣海瀛寺俱在州孤山

大雄寺在州治西

梓潼殿舊在文廟東後徙城隍廟右隆慶間生員劉相復遷城內萬壽寺左通海縣亦有

三元宮在州東門外土官童同祿革誥建

玄天觀在州南一里

新化州萬壽寺在州南門外習儀之所

玄帝觀在分司左

通海縣廣福寺在縣治西洪武間建習儀之所

湧金寺在縣秀山頂元僧東巖建有學士王景常重修記

清涼寺在縣秀山元僧鐵牛建

妙高寺在縣治南

慈雲寺在縣秀山元至正間僧一元重建

白龍寺在湧金寺後河西縣亦有

普光寺在縣秀山宋時建

靈寶寺在縣治東北楊廣村元至正間建

觀音閣在香崖巔蒙自縣亦有邑人封知縣尹士林建

香崖寺在縣治東

玄天觀在縣半里

真慶觀在宋樂城東關內嶍峩縣亦有

灝穹宮在秀山萬曆間邑人司務陳其力建

河西縣大興福寺在縣北習儀之所洪武間建嘉靖間重修

興國寺在縣治北元至正間建

圓明寺在縣治西一里元至正間建

天王寺在縣曲陀關東北

慈蔭寺在縣北五里翠微山麓

海全寺在縣治東三十里洪武間建

覺海寺在縣西北七十里

三元觀在縣治南

北極觀在縣治北

嶍峩縣三元宮習儀之所在縣治西二里

登雲寺在縣治北隅

大佛寺在縣東北

如是庵在縣治西四里洪武間建有王景常記

梅庵在縣治東

蒙自縣鹿苑寺習儀之所在縣治南

東林寺在縣治東北

永昌府

法明寺在府城内西枕太保山麓蒙氏時敕天順間
重修習儀郎馬僧綱司在其内右有觀音寺後有玉
皇閣
龍泉寺在府南門外前有池泉從地湧因名内建接
引佛殿
卧佛寺在卧佛山東麓
卧御寺寺以山名其麓為金鳳寺
天王寺在府治北二十五里
法寶寺在法寶山蒙氏異牟尋所建
報恩寺在棲賢山南蒙氏時建元泰定間重修
圓光寺在乙丑山麓

百花寺在郎義村西
桃花寺一名東明寺在府治東十里青美村
地藏寺在次木和北一里
性華寺在次木和東南三里
石碑寺在次木和西三里
寶場寺在府南門外三十五里許
三清觀在法明寺右道紀司在焉左為祇祿殿老君
殿會真樓又有真武觀
騰越州西盟寺在州西城外景泰三年建習儀之所
來鳳寺在州來鳳山岡古為龍鳳神祠
華嚴寺在州城南五里

金輪寺在州城西五里
寶峯寺在州城西十里高僧摩伽陀修定之所寺據
峯頂天池絕壁今建玉皇閣松栢茂鬱川原一覽
石佛寺在州城南門外
護珠寺在州城外西十五里
天應寺在州羅生山坪前之地雨則溪晴又涸故名
其麓有感應泉周遭皆水
妙光寺在州南城外笑羅村
東山寺在州城東十里
盤龍寺在州龍川江營
華龍寺在州城東五里許

慈明寺在州城中又有水月寺
佑聖觀在州西北隅
三清殿在寶峯麓
三元宮在觀音塘觀音殿與宮相連
鎮姚所清平寺在所南門外清平洞左萬曆十九年
鄧子龍建
觀音殿在姚城内東南隅
西峯寺在所右崖山上有玉皇閣萬曆十四年建
靈泉寺在牛莊東山麓
永平縣普濟寺在縣西一里習儀之所
玉泉寺在縣東八里

蘭若寺在縣南三里邑人鍾亮重修

寶峯寺在縣東五里

洞泉寺在曲洞村山巔

龍泉寺在縣東百里打牛坪廵檢司東又有萬松寺

金地寺在縣西南三十里

觀音古寺年遠圮廢兵備副使張福重修

小川寺在縣北十里

玉皇閣在縣東八十里觀音寺絶頂

白石庵在漾濞大堡

天興寺在府東二百里清淨寶臺山初樵牧聞其山有鷄犬聲道者迹之不得泰昌元年僧全臺誅茅鑿

石竅其勝得異境募緣建寺

兜率寺在騰越州城西龍洞傍僧真玉募修

楚雄府

玄真觀習儀之所在府治東都督袁義建長春真人劉淵然書額內有泉凡病疫者飲之即愈

廣嚴寺在府治西莪菓山麓元時建後有妙嚴寺

雲泉寺在府治西一里鳴鳳山巔中隱怪石擊之有聲佁若磬石寺內有二古井味俱香洌永樂間汝南王吏令名

古山寺在府治西鳳山蒙氏時建

金龍寺在府治西北三里宣德元年建

平南寺在府治西南一里相傳孔明南征時建嘉靖間知府王蓮修復自爲記

智明寺即同曲寺在府治東三十里凡遇災疫旱澇禱之即應

七寶寺在府治西四里紫溪村

盤山寺在府治西四里磑盤山下

靈山寺在府治北二十里花香村

觀音寺有四一在府治西臥龍岡北景泰間山下村叟夢大士謂曰吾卜汝山作法場蕃衍此郡生民次日水漂一枯木賦于山麓儼如觀音像村人駭異遂舁屋山巔祀之求嗣者多應一在鎮南州沙橋驛一在

定遠縣舊市平村一在定遠縣治東一里許

紫溪菴在府治西三十五里

金蟾寺在府治西北七里鳴鳳山萬曆二十三年兵廵伍可受知府楊東鉞建

玉皇閣在府治西鳳山麓嘉靖間建前有三元宮

三教堂在德化門內

鉢盂庵在縣南三十里山谷紆廻泉石幽絶有楪榆李元陽重修記

廣通縣玄真觀在縣治右永樂間建習儀之所

瑞龍寺在縣治北一里

興廣寺在縣治東一里

雲會寺在縣羅苴里又里許爲寶山寺

石頭寺在縣治南五十里

龍泉寺在羅苴甸下有龍泉東爲龍蟠寺西爲龍真宮俱嘉靖間修建

戒定菴在縣東山中

聚聖菴在縣治東北三里

彌陀菴在縣治西北二里又里許爲清虚菴

北菴在縣治東北三里

仙羊菴在縣治西一里

觀音閣在縣治北

定遠縣北山寺在縣治北一十五里習儀之所

廣德寺在縣沙場甸村

燃燈寺在縣南三里

竹林寺在縣東南八里

東山寺在縣東二里

九龍寺在縣治西四十里

靈山寺在縣治北八里

仁山寺在縣二十里

定邊縣普福寺在縣治東一里許習儀之所

竹掃寺在縣治北鳳凰山中有石佛每竹葉落時隨風掃除故名

南安州紫石寺在紫石山南習儀之所

紫山寺在州東一里

鎮南州廣福寺在州治東永樂間建習儀之所

西山寺在州治西三里山頂有泉曰寒泉深三尺年年常自清也

南山寺在州沙橋驛南二里

普照寺在州白土城

光明寺在州雨落村

高陀寺在州高陀村

福田寺在州沙橋村

黑井鹽課提舉司龍門寺在司北習儀之所

真覺寺在司爲春山元延祐乙卯僧人君山建有元學士李通源記

圓通寺在司真覺寺下

落塔寺在司治南今易爲寶泉菴

靈感寺在司絕頂峯

七寶寺閭宰寺普照寺奇峯寺俱在司狼井

積慶菴在玄聖觀左

玄聖觀在龍門寺左

三元宮在司治南

曲靖府

天王寺在府城西北隅知府王任重重修習儀之所

龍項寺在真峯山僧綱司在其內其麓爲安國寺

一第0080九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版正内

報恩寺在府東青龍山萬曆二年太郡人唐時英重
建
卽目寺在卽目山
圓通寺在府治西勝峯山麓
正法寺在府治南六十五里南城村漢時建
觀音寺在府治南觀音山東
北山寺在府北山麓
崇真寺在府城内
翠峯庵在府治西北翠峯山麓
玄虛觀在府治東一里
龍華寺在城北二十五里

諸天寺在府城北
崇正寺在府城南十三里
霑益州安國寺在州一里永樂間建習儀之所
龍華寺在州治南一百七十里龍華山
東山寺在州治南東山
妙嚴寺在州交水村
三清觀在州治西南隅
三元宮在州治西
陸涼州大覺寺在衛城内洪武十四年建六涼衛習
儀於此
龍鳳寺一名正覺寺在州東七里任容山元至正七年

石塔寺在州治西北七里
馬龍州上真觀在州治南習儀之所
玉泉寺在州治東南三十里安仁鄉
玄武觀在州西南四十五里中和山山自宜良蜿蜒
數百里結三中峯左右層巒環列旗鼓後枕尋甸山
海迴遶嘉靖丁未州幕趙昂感黑虎之異建祠奉玄
帝以祀有都御史蔣宗魯記
文昌宮在州治前
觀音寺在羅平州治南喜舊村

澂江府

鳳翔寺在府治東北隆慶五年知府徐可久建慶日習
儀
華藏寺在府治北鉄摩山僧綱司在其内
萬壽寺在府東五里
慈應寺在香頭寺北
普照寺金蓮俱在府北賜溥山
海雲寺在魯旗營
白雲寺在梁王山
極樂寺在府城西知府程子僎建
觀音寺有三一在府治東南二里梅玉村一在江川
縣治東五里一在陽宗縣治南

清虛觀在賜溥山
玉虛宮在府城西街
玄天觀有二一在吳官營一在大河口
紫微宮在府城西北郡人張亭鱗建
文昌宮在府城外五里
江川縣雲巖寺在縣西六里為習儀處
海瀛寺在縣治東三里
東山寺在縣城外二里
華陽寺在江川驛前
雲集寺在縣龍鳳山寺舊名龍鳳永樂初西平侯沐
晟南征過其寺易今名永樂間圮知縣徐廷道修正

德二年復圮僧洪澄具言于知縣宋纖全邑人朱文
慶募修
玄聖觀在雲巖山頂
真慶觀在縣治北二里
三元宮在縣東
陽宗縣龍泉寺在縣治東借以習儀
玉皇閣在縣炊甸上官村
新興州廣法寺在州治西後有觀音閣習儀之地
雲照寺在州治東十里雲照山
白雲寺在州治東二十里
龍泉寺在州治西南

雲集寺普門寺俱在州治西北
寶光寺瑞雲寺俱在州治西
德化寺在州治南
雲龍寺在州治西北
太平寺在州治北
三元宮在州治西
北極宮玉皇閣俱在州西南、
路南州正覺寺在州治西北習儀之所
金山寺在紫玉山東
興福寺元和觀俱在州治西五里獅子山
靈應寺在州廢邑市縣東南半里又西十里為活佛

寺

蒙化府

等覺寺在府治東隅蒙氏所建永樂間重修內有毘
盧閣輪藏經觀音殿燃燈殿習儀往焉
圓覺寺在府城東山七里成化間寺僧慧儀重修
雲隱寺在瓏玕圖山
伏虎寺在府治東南莊里蒙氏時建世傳寂寺時有
二虎攫木之異
圓融寺在甸頭巡檢司北
金泉庵在等覺寺外
彌陀庵在雲隱寺內

法雲菴在府北
玄珠觀在府城東五里成化間建
玄真觀在府城東北隅
玉皇閣在北園内嘉靖間土官知府左柱石建
文昌宮在府治東南隅都指揮楊濟建
龍華寺在東山玄珠觀左又有圓覺寺慧明寺降龍
寺俱新建
拱城寺在城南三里千戶張勇建
鶴慶府
玄化寺在府治南半里昔蒙氏因梵僧贊陀崛名卓
錫通水遂建此寺洪武十五年燬于火二十年土官

同知高興重建正德十五年五月復圮于地震副使
朱家以廢址改儒學遷佛宇於學西隙地習儀即焉
僧綱司在其内
龍華寺在府治東南十八里元至正間土官高重建
内有棲雲庵
興佛寺在府西二十里
廣佛寺在府治西南十里
觀音寺有三一在府治南一里一在觀音山驛南五
里一在劍川州治西南三十里
蘭若寺在觀音山驛西三里中有石洞深五丈闊三
丈巖嶂岑蔚上有石泉飛瀑清色襲人

石碑坪寺在觀音山驛西南十五里
智鏡寺在府治後蒙氏時建
朝霞寺在府治西南十八里成化十年僧人月庭手
鍾秦緣重建
寶慶寺在府治南一百二十里
天壽寺在觀音山驛西南三里
天王寺在天壽寺南二里
龍江寺在府治北二十里
石寶寺有二一在府治東十七里一在劍川州石寶
山
水洞寺在府南二十五里知府周集建

棲雲庵在龍華寺内
普陀庵在朝霞寺南郡人查偉建
玄真院萬曆五十八年建
玉皇閣在府南
太玄宮在府治東十里隆慶丁卯知府周贊麗江土官
木高修建規制宏敞藻繪奇麗爲南中宮觀之最云
李元陽記
劍川州光明寺在州治東半里習儀之所
崇真寺在州治南八十里
雲佛寺在州治南半里
廣明寺在州治南十五里

盐井寺在州治西四里上有崖泉微鹹故名

地藏寺在州治西北二里

圓通寺在州治西二里

中山寺在州治南四十里

興教寺在州治南六十里次溪村

寶應寺在州治西一百三十里

金華寺在州治西五里

東山寺在州治東南二十里

姚安府

德豐寺舊在城內因遭兵燹永樂二年移南關西嘉靖三十八年知府楊日贊重修總兵沐璘扁其堂曰真如境界習儀之所僧綱司在其內

妙光寺在府治蕭海場元至元中處禪師建歐陽玄記

龍華寺在白塔村其下爲報恩寺

慈應寺在府治東山畔舊名護國寺唐刺史張虎陀建

地藏寺有二一在府治南一在大姚縣治南

觀音寺有二一在府治南一在提舉司治西南

興宗寺在白的邑

白鶴寺在府治東山

玉皇閣在東山其六在府城南

興善寺在彌興村內

光嚴寺在府治西北一十四里

師和寺在府治東北三十里

真武觀在府治北門

光明寺在府城東門外萬曆八年知府李載贊建後有星主閣

水母閣在府城北萬曆二十七年建

觀音閣在府城西

大姚縣觀音寺在縣治西一里習儀之所

普照寺在縣治西一里有塔

佑聖觀在縣治西北

白鹽井提舉司習儀于妙華寺在司治西舊名白蓮寺

清涼寺在司治北傍有三清玄真二觀

文昌宮在司治北隅

文殊寺在司治南

諸天寺在司治西一里

三官殿在司治西北

老君巷在司治東

廣西府

萬壽寺在府治西九里爲習儀公所

廣福寺在府治東十里

觀音寺在府治東一里

地藏寺在府內東隅

招提寺在府城西北三十里

玄極觀在府城東關

師宗州萬壽寺在州東隅習儀之所

彌勒州護國寺在州西半里習儀之所

威穆觀在州治西五里

尋甸府

報恩寺在府治北元至正間建僧綱司在其內慶賀習儀

圓通寺在府治東北三里

聖衆寺在府治東洪武二十一年建

觀音寺在府治北成化間建

歸龍寺在府治南四里成化間建

普照庵在府治東北五里

圓覺庵在府治南五里

浴佛庵在果馬土玉山

普明庵在府治北二里

竹林寺在木密所西北

龍泉寺在所城北三里

普會寺在所北山也

白雲寺在所城南三十里俗呼寧山

玉皇閣三清觀老君觀俱在所之西關左右

萬壽宮在所城東三十里巡按劉維題曰白雲深處

常明庵在府東十五里僧所庵建

武定府

大法明寺在府治北習儀之所

正續寺在府治西三里獅子山其上有玄虛閣觀音閣玉皇閣御子閣

玄真觀在府治南一里

元謀縣報恩寺在縣治東習儀之所

保安寺在縣治新村

然燈寺在縣治法納木方山

洪福寺在縣治班莊山

三清觀在盤龍山

祿勸州觀音寺二一在州治東習儀之所一在元謀縣境內

福田寺在府東五峯山下萬曆二十八年知府劉懋武建陽城朱化孚記

景東府

開化寺在府治南習儀之所

龍泉寺在府治西南三里

觀音寺在城丁頂

圓通寺在府治南二十里

普安寺在府治南三十里
白雲寺在府治北五十里
玄珠觀在府治北二里
梓潼觀在上帝廟左
玉皇閣在府治左萬曆二十年建

元江府

萬壽寺在府治北習儀之所
興福寺在府治西南三里
一清在玉台山之半
松山寺在耳莊
華蓋庵在城西十里

湧泉庵在一清寺上
白雲寫在城東一百里
天美閣在府東山
妙蓮寺在府治南一百三十里因元鄉元時建

麗江府

觀音堂在白沙村

廣南府

祝聖寺在府治
真武觀在府治西洪武間建
觀音閣在府柵城南門外有池方廣數畝築臺池中
建閣翼然臨于水心度以木橋

順寧府

萬慶寺在府城東二里習儀之所設僧綱司
普光寺在府治南五里
慈恩寺在新生村遷而古
觀音寺三官閣俱在舊府治址

永寧府

永寧寺又名剌羅佛殿在府北三里必溪村

鎮沅府

廣福寺在府治東九十里矣卸村

北勝州

真慶觀在州北高州官習儀處

開化寺在州治東一里瀾滄衛習儀處
天王寺在州治西十五里
諸天寺在州西四十里
興福寺在州治南四十五里
龍華寺在九泉潭山麓
芭蕉寺雙龍寺俱在清水驛
地藏寺在開化寺左
雙臺寺在州西五十里
觀音閣在州治東四里石壁鐫釋迦觀音二像傍題
唐吳道子筆
國初洪武間修葺天順癸未守備陸興建閣飾像

三真觀在州南城外
玉皇閣有二一在真慶觀一在馬軍營北
佛殿在浪蕖州五里岩峰村

仙釋

二氏之說沁于人心所謂滔滔皆是不獨滇也滇通西可達蔥嶺入蓮華國以故其人好佛者皆是而玄次之方士禪伯往往爲海嶽之遊多不歸表者亦寔我鄉香火多不迈名姓相傳不致泯泯總之昔滇產滇游寓也取前兩志所載益以新知共儀若而人令縉紳先生疲于世法欲休歇而遲清涼亦有艷慕九還大藥思羽化而處遊者覺此亦知五雲之下原有此一宗派非創論矣

雲南府

唐道清郡人楊氏子精研內典有苦行感現觀音大士晝夜持律修心利物於是遠近向化滇師焚細酒家乘醉豪氏毋爲頸家恥通大義法師一日微服而化大中見教雲幻軀焚而舌在色如紅蓮然

脫究諸覺儀戒律母潔母六塵參判無愚經學通于五臺菴錫滇池結茆以居名曰樂道晚歸五華沐浴焚香而逝三日顏色如生異香馥郁徙所生靈芝三莖獲舍利百餘

元趙遜羅邑人元大德間鄉有妖化爲少年民苦淫昏父老請治之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噀之妖形見斬之胡奴云即大黑天神也後不知其所在

蓮峯禪師名宗照至正間遊晉寧觀東山龍湫似曹

溪有秀氣因卓錫建刹名曰盤龍又建一塔海獄坐其中忽一日沐浴呼寺僧祖源書偈云三界與三途何佛祖齊進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從筆而化三日溫軟如玉祖源即塔中布漆之時放異光遠近欽風投誠供獻師生于中秋後二日每歲遇中秋全滇士女雲集有司懼多事有時封閉者

大雲不知何許人時有識者傳言畧云出以幾經登進士精心禪典忽于長安邸中夢大士拊其背曰子本空門人有風緣覺而白光滿室香氣襲人因棄官禮天覺和尚祝髮遊天台山習止觀晚入滇三泊大雲山刱華嚴寺因號大雲結夏二十餘年緇流闡風

屢滿蘭若充繞閣還大都不知所終

無極劉號玄鑑曲靖晉寧人父任元生照不安寧離俗孫便閱百家典堅誓年依本郡虎丘寺雲岩薙髮遊荊楚得法于空庵下和尚爲臨濟二十代祖師號曲靖玄郭二十餘里山中有湫靈物宅之興雲覇波必遭雷雨照構菴安禪制之閱四寒暑邦人起敬乃從湫所佛殿爲正法寺示以付門人真寶而西遊滇上寓太平寺梁王及司徒貴人咸生信仰乃于太華山刱華嚴寺納千雲集幾二千人得法者如林示寂後得舍利累累于靈骨建塔寺之左方

[illegible]中峯禪師聖僧也玄鑑自滇參焉多所印證中峯亦與趙松雪書謂三僧皆滇人即所云福元通者是也無極所爲文字與雖者悠載廣錄

本朝劉真人名淵然贛州人將誕祖母夢紫衣道人入其婦室孕生年拾六師趙元陽原陽奇之授以玄秘呼召風雷及授以金火返還大丹之訣神悟超然洪武間被召賜號高道擢右正一永樂初遷左正一史金籙大齋有醴泉甘露鸞鶴之瑞無何謫滇南滇民一切災患皆往求濟洪熙初召還賜號長春真人

邵真人名以正昆明人母感玉桃之夢而生年神秀

發顛然霞外時長春真人寓滇正師之盡得其法被召屢遷掌演法左正一賜號弘濟真人

趙嶷太保華家世習降龍法傳至嶷父賜當洪武間召入京齎發甚厚遣還嶷迎父至滇會滇池孽龍爲害滇人請嶷來治之嶷坐海口演法龍去而患除

張善信通海籍寓安寧精於教誦梵經得悟一日遇異僧携至天竺國示以蓮臺復日爲火坑不敢復異僧因授以土一撮水一瓶善信持歸大悟寂于覺照異常取土以餘年坐化所取土塑像有三戒神水滴地成池濬渊其香至今不竭

永亨字道隆昆明人住山三十餘年化後舍利無數

梁道士不知何許人居易門能呼致風雨易門縣于泉梁以蠟為龍者三置于廟際地低而地泉三湧其上泉龍化一目祇今泉中之魚亦一目廟原在石硐山梁以通檄一夜徙以今址

雲山和尚昆明人自幼祝髮精戒行宣德間誥至宗師演說菩提妙義欽授僧錄司左覺義遣歸大學士金幼孜有詩贈之

古庭府城南丁氏子初生有紅光異香之祥七歲出家禮此宗和尚授名善賢年十九復禮栢巖改名善堅自是苦習不輟走金陵謁無隱和尚亦萬法歸一話依持後看圓覺經至身心俱幻遂有省乃曰雖此身

心謂當其幻後僕宿習又曰目前境物非我之留生死去袁安寺懸幽庵遊貴州羅擁山尋入蜀費不至康父之正統中往金臺參無際與號古庭付手卷拂子伽黎衣表證為人天眼目天順間住浮渡傳達祖正脉旋滇建歸化禪林示寂于寺南有偈曰來從華藏海中來觀音普賢去從華藏海中去觀音勢至出諸佛菩薩聖僧羅漢都在這裏至今肉身如生所著有山雲水石集

考舊志尚未入志第稱不知何許人或曰嵩明人或曰蜀人又所在寥寥數語耳今于浮山志見小傳蓋即目所為述乎知師矣如弟子又于碑碣中得所為示寂偈并附入之因怵李氏好佛而不知古庭志草抹于同邑之人亦不知必待別傳而知也惟一段云師正統間寓三泊大雲寺夢白衣大士謂曰木樨樹下有碑在覺而掘之果得古碑記大雲梵刹崖界因勅募檀越續修四方輻湊不日寺成

淨輪別號大巍郡人俗姓康氏宣正間拾家禮太華山無極和尚天順癸未遊浮山得法於古庭為靈濟廿四代孫成化中卓錫成都東稱為福禪剎于其西軒種竹自怡號竹室其上堂示衆拈古頌古及賡酬唫味宗風大著門人錄之曰竹室集

徐通廣昆明人幼從蔣日和學五雷法逐精其術治病祛邪甚驗書符墨池其石如斗見存每戲書一符于小兒掌中戒握之至僻地舉首開掌雷震而去後群兒來之者甚多亦不以為異真慶觀有崇廣得其狀除之一夕謂其徒曰予將逝矣沐浴既竟羽化嘉靖中封為雷庭都吏云

布張省城人異人授以神術嘗寫一老婦作預修婦持寫文示張張一見即焚去婦惶怖曰書之數日矣今一二日間何以辨此張曰當具十筆研為爾一夜成之老婦潛窺見十人皆同貌至五鼓業已書竟齋畢送神伏地不起喚之惟衣冠在地而已後有人又

數數見之有直指使疑其妖妄欲收之乃走黔國公家乞白布一疋鋪坐其上令兩徒掖之火熛遂抵突寧黔公請其術張畫一門于壁以手扣門其中宮室壯麗黔公疑不敢入俄無有矣其它呼風與雨靈異不可殫述欲以其書授傳珠峯峯不受乃皆焚之後坐化于陝山虛凝庵而鄉人復遇于大理白石岩間

鄧豁渠內江人年十二遇異人指點爲無爲之學後屢遷而得百姓日用之真機遂徑事馬長爲諸生專講正學後逃入禪門于內聖水岩禮師出家玩六祖壇經有省又聽道川拈頌金剛經義豁然開悟入青城山得中峯黄蘗書叅究玄微耳邊常有報時然事皆

詢諸僧玉峯曰爾修得祇是神魂破此是落靜境又有以官邀住供養至是夜內官夢遣神護云濟然旁根妄希大道覺務告知渠遂辭下山振錫南來遊滇池宿太華遊鷄足來中谿館于三塔寺遂與落髮因寄與中峯云太湖落髮一佛出世以渠初號太湖也在南安與玉峯同叅然會相內消息躲滇入黔來幾入楚凡宇內名山叢林無不遊歷脫益超悟出三爲一無聖佛仙嘗謂在雲南時聞人說摘花供佛無罪無福有省自後一草一木皆不妄折外聞人說一芥一粒皆是虫靈有省自後片菜勺水亦不妄用又云在雲南悟的是相外消息在嶺南見的是相內光景又云褭寓雲南有八節直度武陵津灘徧巴山十二春句十二年後果抵武陵參道林于萬熙桃花村菴中又云向日在鷄足山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後自泉坊謀二十餘年幾乎不得出此苦海南柯夢中幾無醒期則其平生學問成于滇爲多月泉贊曰抹芝白雲谷遊遍蒼髯翁手攜此節杖來自峩眉東謂者楞伽頂史腳沉海中茫茫不知返日月如轉蓬擲却瓦囊篳不戴綖摩宮窮心鷄足岩了法知所宗耳新拈花旨一笑宇宙空浩劫入彈指誰始誰爲終等漆海屋滿聊託雲水蹤

提腳道人名姓不傳萬曆初來滇住北郭外七家凹

與龍燕祠以絕撰劍腳所行每日出入城乞食探狂如篤猝解所謂至晚歸其所有門卒思窘之日未晡即欲閉門直彼返負腳服下初霊歲不滌鮮潔如常時至蓮花池吟勝出浣一冬至塚間坐化移葬龍王廟側後滇人遊戲雷山見在南岩宮衣服顔色如舊云

如慧號寶峯蜀中貴人女入滇以丟相起家已而棄起室中有婢與其妻有口語婢自經遂祝髮出家于太德寺傍禪房三楹居焉日夜禮佛近三十載禪履嘗與通為叩抵谷磚上迹尚存龐直指李公嘗親往扣之坐談佛理良久乃去滇城四衆歸依皈而問法者無虛日鎮府供之更豐遂攜其徒無礙走伏牛山

曉化作偈令其徒持歸詞有古意化時朗然庭幾無散亂者

雞道人號虛菴隱于賀邃浮子殘講書觀之集書眾亦咸經點定披教來有省遂斷味絕情每與同志縱談定二氏之要與吾教渾同者言下多透脫嘗謂三太聖人脫筆蹤探眞之道不累遺風克之亂賊入其室罵之遇害

段頭陀普寧人佯狂滇市中白髮亂垂不飲而有陀顏每食松栢葉識者叩之半裸囈語呼出一二言根極理道恩一日遊南關偏指市廛云某處至某處當焚人異之數日武定賊作所指縣楷馬人咸疑其仙

世後殺餘禍以瘋死

鄧女寵遇西人至宋而盲年十八遇異人以金鍼挑之遂得開朗又授其術八十餘負蜀至滇齒髮不衰勤息有養蒸尊生以氣為主每夜靜燈死坐竟無疾忽保終不能食見蜀青城山使者十餘輩迎為說主是日太和寺僧賣寬取茶十餘斤云持入蜀次日至城中寬已逝壽九十

大理府

東漢楊波遠不知何許人相傳為東漢人至唐永徽以後常騎三角青牛遊蒼洱間人號為神明大士偶塗神傳于三陽峯麓為設一供養石棄長丈六闊六尺第以手捧持今石棄猶存後不知所終

唐楊都師創羅筌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插約三日備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為眾插師默念咒回神既而日乃挺儕歸而後知已歷三暮矣河有黑龍常作風浪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教誨之龍俛首去河決九甕師以念珠擲云三疊河乃翕頫可舟

董細師李玄與楊會今趙永牙楊須魯五人皆以持戒得釋氏神通三昧遊渠南間各能處術使知怖畏或言天不容偽人不可欺以曉世俗或為祈晴致雨以刺藜廣戴以慧眼察和山窮地脉令水行地中使不為患或開導頑夷使輸賦伏免于厝戮曰古通載

諸幻術在示霸號

周李海唐龍紀間嗣詔大旱三年祈雨不應詔聞西天竺白胡師神異亦齋沐焚詭請之師至國人咸悅設壇請祈頃之密雲四雨滂數日師以竿刺雲兩過策法師謂詔曰汝國必有聖人汝等不識耳直往求之詔乃初國中跡之無有或告南天祠有一人裡拜詔召不赴與師同往師一見李海即下拜詔怪問之對曰是吾師也詔曰何以知之師曰其頂上有五字印師謂李海曰頻師慈悲雨濟至靈海曰吾漢有七年之旱以身代牲積薪自焚天乃雨此人君有道感天而然今遽旋及與妄齋不雨不因悔罪何以回

天語原負禁曰此不復雲氏言已雨即澍
張子辰南詔七師之一習天竺持明法常與羅逼爲善
勿嗜殺人詔重建寺成以問子辰有何功德子辰曰
無勝口說當爲証明端坐露地前置一鉢須臾鉢中
有水晶觀音來雲而土而寺
王左梨南詔時祕雲僧以功行謙默蒼玉局峯月望
夜則天樂自空冉冉而下詔謂左梨曰孤聞此樂甚
美盍從得之對曰臣能取之天曰作持明法預候其
地天樂果至鷄鳴時但見群鶴翔空遺有玉琵琶能
吟箏竹笛方響之聲世上不得其音貯之內藏
崇模師又曰崇師滇人以浮海崖得鵰遺卵收之有

頃殼卵而出爲嬰兒滇人異之不敢加害嬰兒能食
即解種種伎倆常居崇模莊人呼爲崇模師既長能
呼致風雨驅役鬼神南詔禪之師教化爲鵰飛而高
興翥不知所終
趙波羅南詔蒙莊時居蕩山波羅岩修禪觀建蕩山
寺落城殿南詔宮內世尊像安鎮以自語通稍不決
是夜像來空而來詔異之遂留像寺中像去之夜有
神僧李遠信者聞天樂聲起送神見空中墜二金剛
像遠睹之始悉知大像在寺而金剛爲遠信所攝去
尹嵯酋南詔蒙恆時詔與出獵戲嵯酋建壇于羲崀
峯頂持咒勅兵呪畜見天兵雲屯遂奔北

羅逼倚南詔出王時能以神力轉運嵓石爾點蒼山
巔今觀其石婉象如牛堆起宛然非神莫能也
楊法律董蔣尺蒙閣陂李畔富段道超皆西天竺人
並能役鬼神致風雨降龍制水救災禳疫與張子辰
羅逼俱先後爲南詔蒙氏禮致教其國人號曰七師
普誠塔葉唐詔于其言或用或不用然禮遇不衰
楊常滿住嵗崀山南詔昭成時誦咒能起死回生移
山縮地
無言和尚姓李氏精密法教常持一鐵鉢以底咒誦
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欲雨則鉢內白氣上昇蒙氏
封爲灌頂國師常于崇聖寺講經有老翁立聽畢來

殿雲去衆驚問之曰溪水龍也
道安河南徽州人幼嗜佛書蒙氏時爲僧于天帝寺精
修苦行常欵建淨眷即有洪水自蒼山瀑本蚕羅
筌島有毒龍爲崇道安劍寺其所害遂息坐化之夕
毫光五彩茶毘頂骨有菴室利娜訶阿六字梵書人
始知爲文殊化身以寶瓶盛其骨化爲清水
趙吃力者呈莊人害捕龍祈雨龍怒兩山欲合將傾
趙制之益力龍乃依趙與龍立券刻之澗壁交相呵
護
張惟忠得達摩西來之旨承荷澤之派爲雲南五祖

李賢順不知何許人人呼李賢者唐南詔重建崇聖寺之初李賢者為寺廚侍者一日殿成詔訊于衆曰殿中三像以何中尊衆未及對賢者厲聲曰中尊是我詔怒其不遜流之南句無何坐化句人茶毘瘞之塚上時有光怪商人裹骨而貨之富人購以造像光怪如故詔聞其異載像歸崇聖果賢者之骨云西域僧有識者言其為商那和修之應身也

楊青傍宗譜未詳每講說天花紛墜

施頭陀因禪得悟不廢禮誦宗家以為得觀音圓通心印施傳道悟悟傳玄凝寫經為課筆有神助須臾滿紙化後裒手生手書藏經萬卷再傳玄凝凝傳凝真以道行聞于四方凝真等皆住崇聖寺

小沈者唐南詔永貞附鵝足僧也與亓僧同住一巷小沈入城乞食詔問識何法門小沈答云我能使死者生極樂世界詔令國中但有死者請小沈起棺如此十餘年有諜于詔曰小沈妄人也云能起度死魂何所証驗臣虞入棺試之詔如言請小沈起棺瘞至化骨之所啓棺視之誠死矣懇小沈救去沈又作法遂甦死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寶宮殿中如何復來此小沈遂留巷見二僧問食二僧曰汝從城中來乃不裹根却至此欲食耶小沈遂走叩迦葉石門門鈕然中開二僧進呼至則石門閉矣二僧悔恨焚祭門外焚處生栢二株或謂小沈迦葉化跡也

二如住崇聖寺使其弟洪若騰空至西天竺取經

白伽師南詔雲南王時以修行精嚴尊為國師時天旱饑鍾師能咏食萬衆皆取諸宅中蓋神化也

崀陽白當師口出白霞光光內現諸佛

禪陀子行鑄觀音像臨化時觀音接引衆共見之

張健成嘉州人唐時入覲過成都大悲寺適寺鐘新成僧戒曰擊鐘一聲施金一兩健成合扣八十僧驚問故曰南伐張健成也僧爲易名成化復曰佛法南矣遂學佛書歸授鄉人

冲舉仙在鶴雲峯四十餘年嘗坐一石圍碁一日辭去云以明日行矣翌午片雲冉冉遂登石衆雲騰空而去

宋慈濟不知何許人嘗在洱海東北青巔山險石上禮迦葉佛日課百拜人名其石爲禮拜石下臨不測之淵濟後立化于石間今無能躡其石者

宋正和尚津梁寺住持也持戒行清白能先知元照本常訪中峰禪師于天目山將至中峰語其使者曰客有自雲南來者汝懷鏡出門迎之照本至門見鏡曰師教我矣衆問其故本曰吾名照本師呼吾名告吾君曰不必千里訪師但照見本來面目即得師矣使者以其言復師曰然甚爲中峰所器臨別中峰贈

歌一章有序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予芴山坐下未了欲歸故鄉結庵為禪居以圖究明己事預乞為庵立名余以即心二字示之蓋大梅常和尚參馬祖聞即心是佛一往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于住庵當追古風以誰芳躅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為之歌曰庵即心兮心即庵十方世界無同參靈山四十九年說舌頭拖地空喃喃卻笑少林言直指已是白雲千萬里未形言處鐵渾崙才要口開都不是三個道人歸故鄉秋江萬里秋風涼誅茅就樹縛閑屋即心二字懸高梁心不自心安用即心即即心誰辨的百億日月繞四欄光射俱山窣鐵壁一庵內外赤

條條拈來總是心王苗窟毛未破混沌敲崩圓壘折虛空腰雲兩即是兩崖頂兩頭踏斷俱非境爾岩無端喚作心休嘗隨人說光影見地不脫還茫然已眼不透成塵埽只消豎起生鐵脊不拘歲月勤卻艱徒伊毆得即心破是佛是魔俱按過等閑豎起個拳頭住庵活計天來大

妙觀和尚諱定至元六己七月十二日生持契母有異夢長而能書講首楞嚴經感金甲神現遂集楞嚴纂要註十卷誦金剛經會中放白光輪圓然而不散作金剛方語集解華嚴心鏡二卷玄譚輔翼八卷外集三卷荼毘之日舍利瑩然

本朝存誠道人棲鷄足嵓中二十餘年歌詠自得人呼為楊先生卒之日親隣皆見其來又有人于青竹道中見之寄語諸孫計程則是日已過三千里外矣

無極名法天感通寺僧洪武癸亥率其徒入覲獻白駒一山茶一

高皇帝臨朝納之山茶忽開一朵帝喜以宸翰榮之又命翰林侍講學士李翀制賦詩以贈之

圓護寫經龍化現象

昌禪師說法群牛伏聽

尚運材以業儒後從長春真人劉淵然受棲神煉氣之術於崴良聚龍除蒙化妖怪宣德初入

覲特賜勅紀給驛以還弘治壬子秋制棲霞觀以道法授徒三十餘人尸解而化

趙壽感通寺僧受持家教戒行精嚴驅邪降龍祈禱屢應宣德天順

兩召至京賜禮甚隆卒葬

諭祭

何清精勤持誦嘗往見烏思藏大寶法王受持得法書回至滄滄道逐猛虎甯比之虎靡然正馳去集奉徵從征麓川結壇行法有功天順六年勑賜本宗

卒

上遣禮部主事曾阜諭祭

太空名興徹洱海人初師鶴足定堂和尚誓立禪永不出臥後住孤烏寺參天笑和尚竺與師鉢烙餅連燒六枚一一被訶因悲請曰恭素爲鄙業作食不佳願賜指示竺曰試汝耳謎又掩關蕩山學楞嚴于卬光禪光每定三日光訊曰得法喜乎曰如是自足翹一足立一無欹斜晚住獅子山一日報衆爲別語者煙既盡聞空中佛聲漸向西而逝

寶月燕人每手燃二指遊方至白崖居小王寺每入市輙于張姓者之家少憩一日來就是居張不解歸謂其徒大光曰明當去張家不借居遂跏趺而化是夕張之婦生一男合掌而下手無四指額有項珠左臂肆隆起如念數珠狀光至如住視如相識然三歲而殤未幾又生于侯家其像如前去今吾未六歲從余就館以襲世職泣曰我前爲僧但願出世間耳一日忽失所在

實庵大理人長身修髯始居淨土山繼入鶏足居九載每入郡市晋依寺廟置郵神衆託食于神人輙以食食之如神後至白崖忽一日謂衆明日出煌寺示寂狀據而行至塔所趺坐說偈曰吾三十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效此修行效各食喫也奄然順化荼毘之次瞳目曰大衲與衆大若有樂當分送寂

太智燕人行脚至白崖每至人家見鶏卽索食謂勿

殺食殺我爲度脫所喫不計數一日徧街謝衆隨之明日至義塚地閉目端坐口吐白氣如虹向西而去

從經和尚名興宗郡人成化間住縣首永祥寺誦法華經每字一拜如此者四十年屋板爲穿年七十自刻卒期鳴鼓告衆僧而逝

雪軒趙州人遊于貴州永寧所庵以居題曰夢緣坐山十四年戒律嚴禮部差錦衣舍人蕭興訪取赴京不知所終

白雲郡人出遊遍天下杖錫幾徧萬曆庚辰至貴州參新陽寶山探幽採勝直窮藪澤山故多虎僧止之弗聽柔擾坐澤中凡七日時方大雪所止有虎臥其地雪旅郝及窋傳異焉始住此數年人未見其臥臥閉有以深人亦不及知也雲誓去來必建叢林去十年果來建千佛閣取材于山屯百工之技為匠為陶皆師爲之殊絶精巧閣將成遣其徒入滇募鑄丈六金像工費甚鉅雲往迎之至抵平壩卒卒之時謂其弟子曰吾志願未平會當復來乃今來則不可知矣

黄西者鶏足山老僧也姓名鄉郡俱不傳但云自言粵來遂以粵人稱之住山四十年棲隱一草庵或趺坐空心樹內在庵則捆屨薜荔以供他衆人與之錢卽遺寺衆以爲供既齋撥之佐聲聞四方四年前善

知識

用周鷄足寂光寺僧憲設戒律在吾教所謂蓮法宇

遊于其先王者若系禪宗之領袖不特振法席于寂光

林已也

臨安府

本朝僧溫成本魯人號大機爲指林寺住持參禪明

性壽一百二十坐化

衍乘住接待寺號鐵船戒臘精專嘗作偈曰鐵船渡

苦海蝦蟆上樹枝若能悟此理便是出塵時壽八十

二坐化

畊宮新興人幼不茹葷依天常寺受戒遊錫通海見

洪水溢流乃陟旁山相水脉徑于東北石筍叢立處

以杖索之水随下洩民居奠安遂即其山隱焉既年

將解去後人塔之以祀

法建通大乘禪能詩文正德間爲諸天寺主號悟機

和尚沐浴端坐而化

廣慶庶名普偉號雲菴甲科鄉式仕歸精研禪理號

卓然于一旦忽有悟祝髮棄家住杏林水月两寺萬

曆庚子杖錫禮峩眉普陀諸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

蓮池髡度今名通楚盧溪邑人以故舊令舉番供養

忽感微疾預知逝期脩然而化蹤撫郭子章贊其像

曰僧而帝剏業之

明主帝而僧建文之寄寓僧而侯虎丘之賣孝全而

僧滇池之廣慶蓋自古侯王皆然而何分于丞路素

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康已起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

額雲棲解履遨遊五老天台三顧鷄足卓錫大西軒

肩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住盧濮而住將華藏

海會之起而何心于金馬碧鷄之駐將諸上善人之與

聚而奚羨夫震旦五濁之寓嗟嗟廣慶從今大寤神

游水月萬年只莫

姚成郡人性孤拓落不喜章句嘗慨然慕神仙沖舉

之術人勸以娶妾笑不應偶遇異人飲以酒香氣旋

郁俯窺天表若有所見遂能與人占風雨陰晴往往

奇中而閉離以滑稽言休咎事咸如券驗手搴一芭

蕉葉四時書畫不改一日晨起截寫某官家致書燕

郎北蕃果索其手筆歸人咸神異之延以供養輒不

受後不知所終

妙空通海馬氏子初祝髮旁山于文字原未通曉雅

攝心趺坐禮觀音大士十年後感靈現相以斗露灌

其頂豁是心開諸品經咒寓目能誦會城李中丞禱雨

推危坐而已然霖雨應之宋華山尊龍及他山伏虎

俱于静坐中除之計興復古寺十餘處最著者曲江

之法華會城之筇竹其它橋梁道路之經營利益溥

哉

楊道顯楊道真泰兄弟卽人生而愚自父母外不辨稱謂或見人衣易匿人物若奪而還之日惟採樵攻爨而已一日山中逐虎兩人自山來虎立于傍以手推之蓋兩人見牛未見虎而虎見兩人若未見也後道泰爲香林寺僧寺去城三十五里止二僧其一本實其下本貴後道泰往剃髮名眞誠共三人焉三人俱不踰出山門耕田無牛則本貴眞誠曳犂本實掌犂而耕下山放水虎亦不害也其後本貴年八十餘眞誠六十餘相繼化去本貴奈我留山不知所終

永昌府

唐道起段姓幼依律法禪師以苦行感黃鶴白鳥銜花伴馴旬日方去年四十有伍而化先期謂其徒曰吾當死於兩山之陽三年後啓視之至期啓視顏色如生遂立塔葬所累著神異

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時卓錫于騰衝長洞山闡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禱屢應至今雲南土僧名阿吒力者皆服其教

岑島不知何許人開元間造永昌卧佛一丈六尺于雲岩山麓故老相傳惟稱髙僧耳

本朝志登永昌人姓馬有戒行結庵龍泉門外忽一日謂其徒曰炊十三人飯備盤筯及羹皆如其數中夜以俟至夜有盜入果如數志登坐床不動徐曰已知汝輩來矣盜入視其所備皆如其人遂羅拜而去前黃堂名董五經云

楚雄府

唐王載玄張明亨南詔時戍楚西五十里許在五棲山栖馬志在清虛日載酒峯巔長嘯往坐時人莫知識也一夕酒酣見一道人乘風而至飄飄然手秉迎異二子迎之曰或者先生能劇飲耶先生莞爾而笑問姓名則曰無心昌道人遂促膝傾觴酣醉卧先生忽言別二子戀戀不能捨先生曰來年秋風起塞上吾當再至及期二子重登塞上目極歛往口占云去年霜草斷人魂滿江秋水白紛紛猶記別離亭畔約再歲塞上來逢君吟罷清風徐來彩雲飛舞遥望則昌先生至矣乎執一瓢盛來水汁與衆命二子飲之王飲張不飲先生讓之三人語歡甚時萬里澄碧天清籟起先生曰將得五棲明皎月換來一頂玻璃風復題壁間云帶劍飄然負不群幾番揮袖拂紅塵不圖紫綬朝金闕獨愛青山鎖白雲矯矯一身空蓋世茫茫四海覓知音與君不負當年約一榻清風到五城吟罷出户二子隨之先生曰仰首二子仰見彩雲繚繞瑞氣彌漫先生曰時當行矣騰空而起王子亦隨張手躋躍無措伏地大呼先生回首曰子仙骨已成遲六劫耳張手遂化鄉人瘞之塚上流光柱視如

水晶石熟是夜夢曰吾功行尚缺當以骨披瘦疾試之果疾後人思其勝事乃覓測之曰無心是呂其呂祖手迹指關閣漸名曰呂閣後為元兵所焚改閣為合爲有合釋氷也遷驛署居其間

李阿召大理人居七局村所養之黒牛飲池中肥澤異常因得酒泉報蒙詔聞之是為黒井賜以官不受求為僧賜紫袈裟井民立祠祀之

元源空威楚人三歲能誦佛號入微溪山為僧嘗遊螺髻山有虎伏崖下又遊九重巖絶粒經月一日端坐而化茶毘之日祥雲翳焉

連精定遠人通瑜伽秘密教降龍役鬼應驗如神元

至正間雲南旱梁王迎以祈雨師于瓶中出一小蛇遂大雨王賜以金帛固辭歸之日復見荷擔一日端坐而逝

曲靖府

唐阿闍黎段姓人呼陕長老以得驅龍異術不事苛操凡禱禱輒應人每自遠方來迎第令其先往其人抵家彼已先在坐矣

本朝鏡中長老正統間住真峯寺苦行四十餘年夜嘗以念珠擲地寸寸揉採之仍掏成串竟夜不寢侍者問師何苦如是曰不苦不真吾以伏魔耳養性靈明輒預知明日事家至預辦蔬食以待一夕有盜歘十人勒縛衣鉢中欲熟飲食遺之行盜負物爭先馳去比曉尚旋繞廊廡間相率膜拜還其物中悉之歸後以建寺卜地得一龍潭祝曰爾龍幸借我地建蒲陀寺爾亦有功次日泉果遷于山巔今泉溜樹抄繞寺廊井而洌緇白傳流感稱真峯長老云

一天寶當勝卲人住貴州普定衛圓通寺戒行峻潔人極崇重

蒙化府

唐張彥成蒙舍川人南詔蒙晟羅遣彥成使于唐禮待甚厚賜浮屠像以歸

本朝玉受號德清成都人祖義衣衆祈以安寧判官

罷蒙化州教浅吞官受因流寓焉少有靈異州境值暑無禮敘之祈禱叡應鄧川摩龍有爲患知州阿昭請受方入境龍即遁去州境獲安成化甲午夏五月與鄉人訣曰吾明當去至期肅衣冠端坐而逝

姚安府

元寔禪師居妙光寺舊無泉師以錫杖卓于巖谷之陰泉出

廣西府

本朝本泰住觀音寺四十餘年禪戒高潔初不知文字人之送閱內典一寓目了然一日晨起集其諸徒各飲將盥湯合爪向西而化時萬曆初年

尋甸府

所庵派名真澄郡人張氏子年十五厭絕塵紛恒企仰玉龍庵發光和尚一日菜園摘柿為獻忽墜地昏昏如夢中赴發光座下光曰汝事辦否答曰已辦及甦立體猶作墮處遂悟生死不在色身東乃禮光受五戒年廿八參古梅于曲江梅為除染告以徧參天下歷豁然靈遊以北都為僧海首赴之璽參諸師有省至千佛寺禮徧融遂定厥依其後往來五臺鷄足弘演教乘掛錫明庵于尋甸建那蘭陀寺于鷄足每開講多所發明為近代法師之冠

武定府

遑遑不知何方人正德間住御山每夜兀坐女土官鳳氏傑叩之曰汝不修當為畜坑虫矣鳳氏大怒令於夜伺劫之則為三巨人所縛鷄鳴更使往視亦皆被縛懸木末不適以法釋之因遂拂衣去然其徒二人宗庵鳳氏更使邀于路奉淩金決是請使者曰汝主具當斃如恍失所在然見神異相與奉其二徒後有盗刧而殺之血如人乳蓋兵解也

元江府

本朝月光道人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雲遊至郡結茅金篆山覺終日危坐惟啖菜根光詐人叩之皆不應如是數年一日題其壁曰壺中夜夜種金蓮剎光飛過赤霞天蓬瀛比去無多路只有山人住杖前明日不知其所往

陳羽士嘉靖中棲東山玉皇閣黙處二十載不知所為或云每以子夜吸北方沆瀣神氣爽朗目光如電嘯命風雷無延晷刻嘗大旱郡民舁至城即日得甘霖數尺後無疾脫化焉

本朝相八幼好道術曠遠不羈性嗜酒人飲之輒醉歌曲自娛年近八袠面如嬰兒一日感異夢無疾而卒

趙波慶大理人嘉靖初徙居日持經默坐又時應人祈禱多靈驗年近百歲一日跏趺而化

高景陽滇海人自幼齋蔬處深谷冬蓑夏不資裘葛飲酒自樂不知所終

北勝州

本朝陶浚瀾瀹衛人少習善庵法為人祈禱不受貨財卒後有云于三天門為置簿都吏至今奈其法者尚驗

滇志卷之十七終

藝文志第十一之一

噫甚哉文獻之不足無若滇也先秦邈矣西京而下凡滇西南者即入採摭誠若商彝周鼎然唐及勝國猶然秦鏡金狄僭入承露盤也國家二百六十禩緜戡定以迄奠安祖宗列聖文教相承若麗天之為日星麗地之為山川有倫有要有典有則固不必緬想秦漢而怨衆代泯封使茲文之隔閡也而海內哲匠宗工神化所及經綸有章炳炳烺烺既極著當今之盛生茲土者亦翕然向風爭相磨厲力追良史更兼思金玉之音心豔賦才擬更置蕃牆之軍其人又未始乏絕焉李氏為追往詔來揚搉闡賾考治亂之槩究得失之原繹經營之功尋遊覽之迹皆賴之包氏謂勞臣戰將循良英哲忠孝節義騷人墨客所藉以不朽者皆紀載之力又曰其人不必滇其事必滇也其人即滇而其事亦必滇也而其文乃入之成其為滇之藝文而已矣今取兩志所列岀入之數癸酉至癸卯二十餘年文與詩不下百十餘篇癸卯抵今二十餘年乃倍蓰焉則斯茲與在其興起之人月異而歲不同可知矣凡岀名家若奏疏若詩若文自有全書行於世茲所採不越十百之一二其岀滇人士之筆亦摭耳目所覩記若夫秘而不傳及遠莫能致者恐尚多也總之刻在公府者或木腐而岀生流傳人間者或時久而散佚至於家刻更為罕希或文士多貧殺青無力或後事寂寞遺藁浮沉今亦取諸見在而已矣續有所獲付之梫遺不及以俟後世後世賢人君子

遺文

漢陸賈南中行記（見崇文總目及玉海二卷）

李膺益州記（見後漢書註二卷）

盛覽賦心（十卷）

楊終哀牢傳（見王充論衡一卷）

晉常璩南中志（附華陽志一卷）

稽含南方草木狀（見晉書一卷）

唐韋皐西南夷事狀（貞元中進十七卷）

袁滋雲南記（元和十三年進五卷）

雲南風俗記（見崇文總目一卷）

韋齊休雲南行記（長慶三年進二卷）

樊綽雲南志（咸通中撰十卷）

南蠻記（十卷）

徐雲虔南詔録（乾符五年撰三卷）

竇滂雲南別録（叙南中風土一卷又行記一卷）

李德裕西南備邊録（叙兵料種械城鎮糧險巇討之目十三卷）

僧法盛西南蠻入朝首領記（見唐書）

張周封華陽風俗録（字子望李德裕從事一卷見唐書）

鄭璞益州理亂記（三卷見唐書）

宋李克益州記（見玉海二卷）

辛怡顯天禧雲南録（元禧元年三卷）

元郭松年南記行記（一卷）

李京雲南志畧（大德五年撰四卷）

張道宗古滇說原集（一卷）

王彥高文集（昆明王昇著）

本朝張紞雲南機務抄黄（自洪武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平定雲南詔誥制勅祖載一卷）

王全雲南稿

韓宜可雲南稿（二卷）

楊節仲黔寧稿

楊慎滇程記（一卷）

滇產記（一卷）

滇載記（載九隆世族及張蒙鄭趙楊段高七氏名號之起末蓋取諸白古通玄峯年運志而刪正之為記云）

丹鉛總録

婁思聰百夷傳（一卷）

康麟雅音會編（順德人巡按雲南刻十一卷）

劉寅武經直解（四卷）

標幽賦（一卷）

陳善黔南類編（十卷）

田汝成炎徼紀聞（三卷）

劉維班馬異同

孫義要删

表忠祠志（巡按雲南音刻）

蕭彥撫滇疏草
陳用賓滇南移檄備考
李本固南中行役録
李炳閒然堂集
郭斐炎徵瑣言（上下二卷）
鄧原岳文選（李善註）
碧鷄集（一卷）
施余東軒稿
蘭茂安邊策條
玄壺集
碧山樵唱

四言碎金
孫繼魯事宜（十二卷）
施惠禮記疑問
石橋記聞
劉輔虛湖稿
郭斗存稿
龍施田園雜興
林皐漫興
高倖重瑣談
楊黼篆韻宗源
吳懋南霞集

乘槎集
楪榆擅林志
楊士雲皇極解
律呂解
咏史詩
高昂太臺集
李素南崖
李元陽中溪集
雲南通志
吳堯猷樂天集
董難鳳唱集（四卷太和隱士）

苑碧樂府
明禱
張西銘鶴軒稿
楊鼐南詔通紀
羅鏞訥軒集
張繹東崖日抄
王廷表讀史管見
楊僎肅菴奏議（十卷）
萬文彩南垣疏草
張鳳翀峽山稿
龔廷璧理說折衷

蕭崇業奏議

重使琉球録

張志淳南園集

二芳集

南園漫録

楊元納甲圖

九圭數

萬倫西窓集

張含禺山詩十卷

丁䄎公餘清韻

石雷孫秀堂稿

辛聯登載籍捭言

周嘉謨撫滇疏畧

鄧渼南中奏牘四卷

南中集二卷

毛堪滇中疏畧二卷

郭文舟屋集一卷

曹愈參撫滇奏畧三卷

張薰白業樓詩四卷

包見捷通志草（二十四卷未刻）

艾自新希聖録一卷

嚴清冰玉堂稿二卷

馬繼龍梅樵詩二卷

閔洪學撫滇奏草

朱泰禎南中小草十卷

大理府四四卷

臨安府志四卷

永昌府志四卷

楚雄府志二卷

曲靖府志（四卷未刻）

澂江府志二卷

蒙化府志三卷

鶴慶府志三卷

姚安府志二卷

廣西府志四卷

尋甸府志二卷

武定府志（三卷續武志一卷）

安寧州志（四卷未刻）

鄧川州志二卷

趙州志一卷

騰越州志三卷

昆明縣志二卷

祿豐縣志（卷未刻）

浪穹縣志一卷

御製類

唐玄宗勑雲南王蒙歸義書

勑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進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況卿等更効忠赤朕甚知悉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二相率自討悉黨悉除卽日番中應且安帖然則臨地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秋冷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後勑雲南王蒙歸義書

勑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嶲州鹽井本屬國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自具知吐蕃憾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爲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卿遠通和未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卽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使其有動方可興兵必無事縱亦須得先舉嶲州相去道里稍遠若有驚急復須爲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于國盡誠在邊爲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首領驛羅望書

勑故姚州管內大酋長卿傍時摘孫將軍驛羅望卿遠先祖輸忠奉國邊閫徂逝深愴於懷言念遺孤必藉綏撫又通蕃界兼貴鎭遏卿宜纘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試會就彼弔慰仍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二疋恩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并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悊書

勑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悊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領阿迦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聘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緣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旣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旣漸風化亦當變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遣攝巖令安道詣彼宣問並令口具有不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南詔清平官書

勑南詔清平官段誥寬李附覽爨何棟傍輔首段谷普李异傍鄭蠻利等段史倚王知異牟尋遣進朕以

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褒崇及此喜慰良深勉于今圖以副遐囑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冊命閣勸想當悉之卿等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録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南詔清平官書

勅段瑹傍段酋瑹獨棟揚遷趙老奇蒙善政李安約等各蘊器能夙懷忠義宣功爾室贊理本邦禮樂具修車書必會勵輸忠之節操披霧化之誠明丞涉道途遠遵識者威儀就列同慶於三朝筐篚充庭有勸於萬里道光殊俗禮慕華風克成君長之賢深見佐

臣之美勞忠可尚鑒寐寧忘勉守令圖用慰遐囑得前嶲州録事參軍陳允戰男播狀稱叟叟弟叔等六十七人自太和三年没落有彼未蒙追索詳其語苦切在感傷朕思骨肉之情人倫所及家鄉一異音耗兩亡生死莫知幽明同怨為人君長深用軫憂今與豐佑書中具言其事卿等職當毗贊義重君臣執之何補於良圖歸之尤重于交好想同參議用解幽冤今賜少信物具如前數

本朝

太祖高皇帝諭雲南詔

洪武八年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絶無強梁務衆暴寡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君所為非貽患于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于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

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即親貢來庭不然朕當雖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為王合兵攻討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特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欽此

諭大理詔

洪武八年詔曰始與有元先驅海內雲擾華夷無主朕起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家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魯同奏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

宋受封王爵為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至今未得為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使者專齎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閑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會兵雲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欽此

賜西平侯沐英復姓誥

洪武十年誥曰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亂受厄父母不可復會爾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臥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

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泯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理特釋患以提攜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吾無異於爾父蒙蒙偎頑於左右依而思起若是猶動首青之心念昔以爾為子今有微勞特貴爾為西平侯爾當幸逢之神會休忘釋難之恩夢寤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之為知報不忘獨君子之道修其若冤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欽此

再諭雲南詔

洪武十六年詔曰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横朕提師旅與之涖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將軍平章要

諸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況雲南梁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將軍潁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有事為聞列於後於戲春秋之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故茲詔諭欽此

勑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

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些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衆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都發去廝殺等得蠻子畏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合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衛令六詔習字等蠻人等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士勢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各處深入萬山蠻

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使將至之日諸將當美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勑奉行

勑總兵官征南將軍頴川侯西平侯

徐保至京方知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箐諸蠻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徑險必深謀遠慮將永昌平凉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諸處軍士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蠻無所逃矣近人自七星關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人夤夜持火照道挈家盡逃入霑翠地方避難符至可著令務要蠻人獻將出來其關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不諳人馬經行必兼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路此路已接普定其芒部必當盡獲酋目前來如勑奉行

勑諭總兵官征南將軍頴川侯西平侯

雲南地方糧食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庶使軍官軍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回諸蠻作亂人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逃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逃軍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殺的將本墩子壞了殺與他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即將藍王費聚吳復王張郭

三都督幾個領軍的會做一處搜山殺蠻軍勢即大蠻人地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教軍守止於赤水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其水西霑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踏盡了然後方見平地此等料度皆是我廝家說的不知可行不可行軍中自從其便如勑奉行

勑諭總兵官頴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凉侯安陸侯知道

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路道上未通行徵說目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困守不肯那移久後軍馬饑荒了符到水西留四百守城看霑翠蠻也不要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定處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著如勑奉行欽此

諭總兵官

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艱今雲南雖得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廬敍食糧優養其意甚好

又不知於瀘敘可過幾時若軍往瀘敘不久欲過曲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理土民可供幾何通候食至明年新運糧交過可以放心不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日之勞每人來說亦子九寨入民家通四川恃嶮不當差撥今過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士甚是不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田趂時於內食践糧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獲此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食瀘敘軍糧故茲勑諭

諭征南將軍總兵官潁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昌侯藍王西平侯沐英知道

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官閻門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地已四十年矣近閻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梁王無力克復至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宜回軍一節可進可速自當侍紳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留軍回時其道中赤子九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翠佑下阿呂雨宗碎屯得阿胡阿遣等等叭烏撒殺害軍民的這幾大軍既回經躲便路合就勢略加以威如何可施行其事若不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有船隻載回故茲勑諭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王西平侯沐英

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思復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石止得四千餘擔石以守禦軍士每軍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待明年夏麥尚有六個月無糧相接未審那軍以何充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逃軍逃日久城中

空虛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都郡收集糧米接著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措置方可啟茲勑諭

諭征南將軍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初風行行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即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梓前未幾捷音擢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遐邇心悅者其金齒不戰

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樹從百蠻之種咸來八伯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勳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者矣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奈山川險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勅然郎故茲勅諭

特諭雲南平詔

洪武十六年詔曰朕荷

上天眷佑

海嶽効靈

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于版籍

惟西南諸夷為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為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欽此

復諭雲南詔

洪武十六年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罔爲烝黎各擅是致廢與疊並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無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清華夏奠安黎庶迺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原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西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忿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于後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知四速知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欽此

再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勅

洪武十七年勅曰雲南之地稽古之典氣享風和人民尚兵上中以爲遐荒中古禹蹟所至以別水土故地為梁州之域自漢隨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

進不踰百日而破之若非名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託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茲勅諭欽此

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張紘勅

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畧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使列土千載而不異以其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何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瘦精神諭人為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

如内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遠號令未見其入西南諸夷自生瓦端發兵除平命官撫守爾張紞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滇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内出九州十二牧亦首惟紞為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諭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張紞左參議韓鈽勅

洪武二十三年勅曰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御劫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敍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而重任君子道與之所然且雲

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羣之才不可卿必懋可格天誠可會衆生靈是幸故茲勅諭欽此

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都指揮甯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數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敘及有敘處皆百夷詭詐萬端雖數千里言竝無一語可信者錄是觀之此蠻夷甚有覬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勅符到日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排柵麁大每處火銃收拾壹貳千條或數千百條雲南有造火藥處星夜剪熬以備守禦凡來勿輕戰相機必勝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人以今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知事勢輕重一縣張威貽笑諸夷邇來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汙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竝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答大縣數句若無文人至毋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固守比言毋得輕與往來中彼侮慢絕跡不交黙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諭

諭金齒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

金齒遠在邊徼士民不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教之民人皆生拗戾守其地非德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懷德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為此也繇發不才之人係數不下萬餘皆婦儒猾夷累犯不悛之徒非易制治者也況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判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儻失機候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勅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因

徒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度可守城之道練因為兵驗之人數各守地方每丁責守地幾尺幾丈務要分派精明其因軍傑有專憑口舌不奉軍法即斬之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户鎮撫督軍整點見数分派各官官跟隨出入故勅

諭曲靖軍民府霑益州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辰時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襍字一號勘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為軍務事比對勘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府僉都督王成等官於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霑益尋甸建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祿肇不肯當差芒部東川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暗地往來要與我每厮殺不想東川芒部討得分曉了方通去如今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祿肇地面上種二年田亦去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種田二年方去白夷厮殺我則這般要與他我厮殺無糧雖去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厮殺卻不省了我每行路遠我每自種自喫著修營寨成家在東川芒部地面上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俻的差發不當白民差發卻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東川芒部人枉

肇人你每休藏他走在你每地面裡隱下了不使與你土官早前我買馬征達達他每不肯如今達達征取了也他每不曾將馬助氣力到通了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

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欽依施行

賜僧無極歸大理詩

春遊草木盡青青莧法年年曾未寧石徑雲穿霞入樹江波烟暈氣横汀芒鞋踏郁山花徹頂相馨香汗水清試問去來人指路上方雲谷幾程程暮行風暖漸寒輕華萼馨香而露青一鉢養生藜藿飯五天含性玉王經黄梅嶺畔人猶集白鶴林中刹

愈增幸際此時僧欲日杖挑雲袖下雜層

建文皇帝遊武定獅山詩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前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英宗皇帝勅雲南大理府知府劉烈勅

正統八年勅曰以爾廉平公正命長郡治爾宜體朝廷簡授之意益勵乃操益勤乃事表率官屬宣布德澤愛恤吾民審度人情因俗為治利所當興弊所當革盡心盡力必使一郡之民衣食充足禮教興行斯爾之稱所屬官員果有貪淫不法蠹法害民情狀昭

著者五品以上具實奏聞其餘爾即提下差人解京
其有罷陝老疾不勝任者亦開具奏來僚佐官及所
在衛所官或倚恃豪強非分害民明指實跡奏聞一
應公差之人但有生事需索為民患者即擧問如例

英宗皇帝勅諭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等

正統九年勅曰得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即今軍民缺
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計
頃因言者以雲南罷敝專資民食不給欲因山川
之利以資官民之用今爾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
得不償所費朕聞之惻然勅至即令舊停止與民休
息

勅改金齒指揮使司為永昌府

金齒僻處遐方因無流官撫治風俗頽壞軍民困弊
而又外夷不時侵擾為地方之害近因雲南鎮撫等
官奏請如洪武年間事例開設府治銓除流官以為
經久之計今從其請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
戶所夷民併附郭谷里百姓仍舊設立永昌軍民府
僉擧爾出身科甲素有才幹故特陞爾往知府事賜
以璽書蓋重其事也夫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外夷
之治與內地殊異非徒賴以撫安而實資以控制爾
須稽考制度創造衙門宜布條章立為一定規矩後
人有所遵守其轄隷州縣長官司及各處衙門俱照

都御史何孟春原擬計度人民戶籍多寡地里遠近
照舊為州為縣為長官司等另行奏請銓除降印併
將衛司或改為州為縣為衛如金齒司亦聽爾奏請
擧行凡府中一應該行之事當備之物合用之人一
一悉如內地若力有不給則設而不修勢有未可則
留以待後順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政歸附者安
之使得其所流移者招之使復其業仍須時常戒勉
所屬諭以大善開其善端使其遵守法度謹守地界
辦納糧差撫恤夷民所屬土流官吏軍民人等敢有
倚勢刁潑違法傲慢者爾須嚴加禁革輕則會同問
擬如律照例發遣重則奏聞區處爾受茲專城之寄

尤宜秉公仁恕奉法循理慎重行事務要軍民脫往
時剝削之苦感今日撫摩之恩地方寧靜永保無虞
欽哉朝廷委用至意爾其欽承勿怠勿忽故勅

世宗肅皇帝敬一箴并序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
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
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
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
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
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為元后受

天付託承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乾惕畏慎於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先天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
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
親繇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沖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

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後又在虛心寡欲驅除私邪信任耆德為之匡輔數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勗云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顯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朝嚴孝趨肅于明廷慎于閒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先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於忠貞我其侍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衍蕃盛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主敬協一罔敢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於嘉靖

少保楊一清會祖父母祖父母誥命（表疏祭文附）

制曰天道佑積善之族恒萃福于一門朝廷寵佐理之臣每推恩于三世此事理之所必至法制之所當行我有忠賢功成輔弼特頒異渥夐掩前聞爾楊情

乃少保兼太子太保一清之曾祖勝國遺才滇南舊族當
聖祖開基之日為太平樂善之民力穡起家篤實勤于務本藏書遺後志尤切于考槃德備厥躬慶延於後輟農業以從儒業顯厥孫而逮曾孫一品班高與九卿而絕席三銓任重冠百辟以攄忠其在國章允宜推錫茲特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探本求源既已深恩于九地光前裕後豈徒增重于一時尚承邦休永蔭家廟

制曰錫類推恩國重追崇之典疇庸詔爵朝推輔治之臣官班極一品之隆令闡建三世之遠祖德允迪

于闓相綸音均賚于泉扃理則宜然朕奚容恡爾蘊氏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一清之曾祖母善相良人郭行內則鉛華棄御甘儉朴以持身井臼親操竭勤勞而主饋家庭感化端肅稱賢身有曾孫爲予名辟西戎破膽舊傳范老之風哉內署傾心今服山濤之藻鑑勳階峻陟褒寵宜推是特贈爾爲一品夫人休徵無忝于國恩茲惟其貽懿範有光于家教尚永其傳庶彼幽靈歆此明命正德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制曰君子敦仁履善實自其一身之修天道錫福降祥或至於再世而顯蓋幽明之感應若符節之合同

故晉公德澤必兆於三槐而竇氏陰功終發於五桂稽諸今日亦有明徵爾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福山乃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一清之祖父樸茂不華真誠無偽義周貧乏仁撫孤嫠清白相傳家世號賢人之旅安恬自守鄉閭慕長者之風下經成教子之功三郡舉安民之政眷惟餘慶鍾此喆孫正大規模聳具瞻於百辟恢閎器識揚縛績於三朝蓋惟學其積而報豈故雖也其膺而光煒屬茲慶賚載示褒恩是時加贈爲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潛德既遠而彌彰式弘佑啓國典有隆而無替膺斯顯揚尚或歆承永昭冥漠

制曰國家崇賢備圖想治功詔爵疇庸恆既隮于八座推恩錫類命宜逮于重闈蓋溯流者必求其源而觀德者必論其世矧彛倫攸繫典式具存爾贈淑人蘊氏乃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一清之祖母質本端莊性惟真靜化其閨閫惠被族姻秉正道以相夫名高里閈佐義方以成子功著郎僚祿養空遺隔九原而不作慶源克積歷再世而彌昌身有賢孫爲時名辟掌朕邦計成此茂勳爰惟報本之情載舉追崇之典茲特加贈爲夫人衣冠不替益增門祚之光譜牒有傳永示家庭之式懿靈如在滇源其歆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制曰孝莫大於尊祖子孫懷追遠之情人莫重於推恩朝廷舉褒崇之典蓋觀德必先論世而教孝所以勸忠國有名臣官躋極品必須異渥寵及先人爾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福山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一清之祖父操行有常存心不苟勸懲吝惡著世德於鄉邦撫恤孤嫠溥恩惠于宗鄉篤生賢子肇啓高門方期駟馬之能容遽見一孫之登用班高保傅業闡經綸茲惟先德之敷遺肆有勳名之震動載推卹典以詔來昆是特加贈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天道難諶惟德善之不爽家規未頹尚錫福於無窮鑒爾有靈歆

予時命
制曰朕圖回大治寵任名賢再世襃崇實本其素行
之種重闡追贄亦繇其內德之貲明倫所以敦化源
錫類所以廣孝道稽諸古典厥有明徵爾贈大夫穆
氏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一清之祖母至
孝天成貞心自守稟和令族婉美善人遵禮範以持
家恒存警戒佐義方以成子動切箴規眷此賢孫為
予碩輔安危倚仗凛然社稷之臣朝野聳觀偉矣廟
堂之器肆推異典付在司封茲特加贈為一品夫人
儀刑未泯諒昭示於無窮盼蠁之通庶歆承於不替
尚克爾後益振家聲正德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楊一清謹
奏為乞
恩祭掃事臣原籍雲南雲南府安寧州人臣父景繇
舉人任廣東化州同知致仕貧不能歸旅寓湖廣
巴陵縣臣年方十二歲以明經童子舉於
朝廷父母偕來京師臣舉進士未一年臣父病故以
遺命卜葬於直隸鎮江府丹徒縣地方遂占籍焉
竊思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臣高祖父母曾祖父
母祖父母三世墳塋俱在安寧州臣既占籍江南
歲時止得於臣父母墳塋祭掃雲南遠在萬里水
木本源之念恒切於衷成化年間臣為中書舍人

之時奏蒙
憲宗皇帝准令回還祭祖今又三十餘年矣臣通因
三年考滿得
賜誥命推贈曾祖父母父俱如臣官曾祖母祖母俱
一品夫人恩渥深厚雖捐軀不足言報但念臣非
先世慶澤之遺無以致今日臣叨享原祿而使祖
宗丘墓蕪廢不治豈惟臣心不安臣父母地下之
靈亦必不安仰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京官離家十年者例許省祭顧
臣濫膺重任公事方殷義不敢及其私臣男中書
舍人楊紹芳職務頗閒堪以代臣將士伏望

皇上俯鑒矜憫容令臣男紹芳給假回還原籍雲南
代臣祭掃三世祖塋事畢隨來供職庶使微臣得
少罄孝思下亦之誠益當勤勞盡節以効涓埃之
報等因於正德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奏奉
聖旨楊紹芳准回原籍祭掃着馳驛去事畢上緊前
來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維正德十一年歲在丙子九月己卯朔越六日甲
申孝孫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楊一清謹遣嗣男中書舍人紹芳敢昭告于
誥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顯
祖考府君

誥贈一品夫人顯祖妣蘋氏之墓曰維我祖宗父母樹德深厚不自食其報而流慶於我後之人故一清之闇劣幸以虛名誤蒙

朝廷任使致位三孤適者仰荷

聖恩錫之

誥命贈封三代俱一品崇階追念本源曷勝感慕顧以卜居鎮江先世丘壟遙遠萬里自成化丙午年

奉

命展省之後逮今又三十年松楸蕭然蕪穢不治與思及此良用疚心既以大臣長當體國不敢恤其私茲請於

上允令男紹芳代歸祭掃并謄所奉

誥詞三通燎之墓道以少罄孝思一寸之誠仰冀遵

命靈祇服

寵光永慰幽壤又一清去年以廷臣論薦謬登內閣任大責重孰非慶澤之遺茲敢附告維我大伯父三叔父燔母蘋氏四叔父大伯兄二伯兄三伯兄

同茲鑒饗

右文襄公冢上碑刻訪之友人朱觀察化孚得之其一磨滅不可辨者數字闕以俟補觀察孚來言墓道荒蕪斫石在荊棘中剪棘除苔倩貴人力又不勝柳下季亦忠貞之感護公于錢氏曰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敢告司牧矣

賦類

金馬山賦

尋杈炳靈房星聚精起鴻濛而合秀倏凝結而成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直啓陬而奠昆明也歟在昔神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隔方維之頓殊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截如曠哉梁益并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南滇之故墟嘶谽紆之嵒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罔莫施其銜勒王良亦難範以馳驅觀其蔓草斜斂尖峯批耳白月懸瞳青松掉尾漬赤濬以湛露流汗溝之邅迴鑄莫侍乎崇溪產非資於麗水

形類騰驤之騏駢勢似根蹶之騄駬過日影之須臾磨蒼旻於尺咫迨夫嘘氣成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鞶纓繞煌煌之流虹迅雷張其猛烈疾電助其威雄瀉甘泉以注下卷拳毛之濛茸疊巘益翠巔崖增紅洞扇啓扉闢之弘敞驚聲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辟易羣夷睨視而驚沖至於岌業巃嵸岧嶤崷崒或亦如驚或驟若叟峻拔天脊峭削風骨翁翳森爽隱轔嶙嶾杳橫亙於百里擬長城之砥砥是宜拱帝京之尊嚴偉大皆以寧謐也或有野老詰余而言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其實吾將爲子陳之玄黃肇分祇生蚩蚩若魚若蟲

無識無知聰明間出命爲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四海之雍熙嗟惟北抑視爲外夷境荒荒而泯泯水漫漫而瀰瀰姚姒置之不即顧問商周御之不遑保釐俾乂迷而弗悟竟風棄於侏㑊楚命莊蹻闢地遠來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少定天叙之典未諧漢武當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俾使節而壚回亦有蒼皇不務大體慕神怪之恍惚行煙祀之瀆禮王褒馳驛而西上僅致一奠而乃已遺祠廟於嵒阿設冥搜而遠紀唐畏嵯巔之跳梁眾限大渡之涯涘元雖小康亦何足崙倚歟

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巍巍堂堂既底寧於華夏

遂有事於戎荒

命蹻蹻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直指雲南掃除欃槍截長鯨之鬐鬣刳妖狐之肺腸顯允黔寧知勇忠良厥已施於戡定思復盡於胥匡化強梗爲禮義變椎髻爲冠裳揖讓之風濟濟弦誦之聲琅琅紹述前烈適有惠襄招携貳以誠信鎔頑嚚以慈祥國公繼之綱紀益張載平安南功業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綏章式鎮來臨克柔克剛致遠人之盡服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適然而特立與碧雞相對而相望小姑息之暴兀陋怯弱之漢唐夫然後知

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其紀昭靖之殊勲垂悠久

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嗟遂為之歌曰金馬之傍兮有稻有秔金馬之陽兮有郭有城臣宣旬其善政兮民勤事乎農耕咸失心而弗渝兮頌永享夫千萬年之太平

石淙賦

遂菴楊先生應寧先世在雲南其地曰石淙及游寓巴陵卜葬京口皆以名其所居其入而仕于朝出而官于外謨述題識亦以空名繫之文字之間亦不忘也予嘗泛大湖淩長江山川情狀槩于心目雖未獲觀所謂石淙者愛其名悉其所懷為述短賦主於體物叙事兼比興之義固不敢擬古作者然同心之言同聲之應君子或有取焉其亦先生之意也哉其辭曰鑿山骨兮崝嶸中潺湲兮水聲初濺涓以汩滴忽激湃兮砰鈎或摧遠以疑近憶自微而徹明感天機殘干觸衆籟為之不鳴信江南之絕境乃物類之柔精彼瀑布兮可擬君蹄涔之足稱爰有三南居士比象引義取石淙以為名客從湖南而過者曰此非洞庭之波乎碧浪千頃青山一螺揖靈秀於衡嶽激清風於汨羅昔子之既非既弁來游來歌興懷於其水之岳寄迹於此山之陽揆風景於毫芒槩孰然而孰爰居者不啻如茲淙何又有自滇南而來者曰此非昆明之漪乎平地仰噴從天下垂建長江而直瀉指

瀚海以同歸昔子之乃祖乃父生斯褻斯幾星移而物改方艷彼而注茲訝江山之不可復識仰疇昔而疇非居士乃憮然而嘆曰噫有是哉吾固知石之為石淙之為淙也吾方手拊鍠鞳耳聞春撞應噫氣於大塊引希音於清商挾涼飈以助奏與皓魄而爭光達大觀於無外諒至美之難雙蓋將濯纓乎萬里之流振衣乎千仞之岡若乃東山在吳以象舊邦東坡在黃遂名四方彼二東者之緯績豈三南之敢望且夫石者吾知其為堅淙者吾知其為激匪徒觀物以適懷抑亦將身而比德蓋將礪我粗鈍蹈我宿癖滌塵垢於亡情漱芳華於六籍嗟人生之有涯見道體之無息彼群然兮類聚何物非兮太極殆不知石之為淙淙之為石也於是二客乃携酒與琴游於淙上荊班襟生林歌迭唱比南俱先去賓皆亡慨聚散之殊塗顧行藏之異上三人者各適其適淑不知其所鄉也

萬象洞賦

王廷表

其辭曰楮材西塡谿有洞天蕩芳迥蘊谽石攢延衆鳴嵺杳碕嵥嵲騈閒閣凶徑降帝揭穩鄰高人之丘豎時睇見其磷研乃建標以雲護或巘嶙而華眠瞰雉胻以凝佇覽毅磩而欲翻襲叠[illegible]湮洞啓幽函而莫捐癸丑秋秋穀穀既收官有餘職民無纖愁爰

達搆戶牟臺危羞黃代巡倡其朔蔣兵憲維其林悟會眺望繾綣綢繆南明是謐鐘磬倏流嗣疊嘉牘嘯秋芳傳於是邀闊遄發棠嶺末留衢亭三五翺靚好毯有才有德如春如璆懷袁字而寧域撫煦嫗而溢謳者非主乎文旆映日笛聲倚樓坐瓊花於冬霏飛逸興於芳洲者非客乎杳則老鬢飄風傲骨變戲持蓮觴而酌醽醁奔而以昭契於是入洞而遊仗洞而睨瑒瑚瑚而消渟綴不可斷也綿續鋪而湫溜瞪不可瞶也虎豹蹲而山鹿踦不可觸也秖墉蹤而鴟蝠甛不可相也寶旭麗而藤緣蒯不可翦也華蓋敞而龍伯隸不可儷也清虛明虛首與隱玄上王者與金壇丹霞者與天紉滓滴捐詒幻闢委輪盤霓㛹炭嫖坊盍陂瀆湲沫之後寶蠻境而扦㙦文藻焆類之助帝頹界以培材者與盤都盧躍朱鸞鳴箏辭掖數驛粃焰坒瓊奕卿覓摘饞啖髑噫唱香囊鮀海拾土兜客懽洞與入桑整冠謝歸堋影斜彈杯茗相簪不像志饑趑趄蠹鼯與騰馬飛響椒榛以逢邀嚬撿港於萬乖想環壤以冉往悼多露之濕衣感情悰之彌篤聊染翰以寄微

戍旅賦

恭承恩譴兮於役滇越捐珮江皋兮辭紳雲閣三陜崔崔兮九折黜黜不日不月兮遂㑹窮髮撫孤旅而

悁脛兮捹衆困而愬心悵圭篇之駸遠兮逾罘絵而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逵而分衢兮似同波而殊潯慈烏悄於共巢兮恒鳥悲乎異林彼織羽之微族兮亦命侶而踐跡何生人之含靈兮乃離群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鵠姬公畏於熠燿兮尼父嗟夫螵蛸岳託采於蟠豹兮莊舄徑于魅魈在聖哲而固然兮攬古人而重欷哀吾生之羅鄙兮揹中土而播荒粤戴盆而伏堪兮望𡻕嶬之末光神恍恨而蜚颺兮刑瓣卷而傖囊睇孫水之浩濈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猩之夜啼兮屢彿彿之朝跡尋終京之攸居兮閟祝融之昔宅脊靡登而不懼兮魑魅遇而奚懷嶇嵥颾揚兮含沙影流㖣滋俱春兮忽焉秋秋月今殊於相則兮瘴赤華而歲冉若有之兮妍我攜曾酒兮思柔柔檳榔兮緩衣留贈相離兮結志憂懷鶬鶊兮為脯露沾濕兮為修滇歌兮饗無自取逝兮支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歡歔其向阪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歌簟枕而懸桑兮達夢歸乎親舍家人嘻以疑語兮閭里紛其來訴衆鷄鳴而驚余兮晨光昒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氣以歷占兮揆龜頌兮余謝曰明虔其布德兮予行歸乎肆赦系呈莫靡荒服自中古兮日月之表焗不普兮章亥步窮禹圖踏兮蘭

津問道行商若兮碧鷄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慎此土兮金躍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去何憮兮

滇南賦

俞　綸

滇南草木予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參體倦役目聘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悅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偪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維命西伯岐山而造周爲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先生就正焉夫滇之處絕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

南溟莊蹻據衆而可王既又通五尺於嬴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通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撫今塽於神州闢萬里之煙雲廓瀘江而爲門控西緬以爲塞接交益而並峙抗崑崙之重阨槩乎數陸之所湊族類不減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會五於前則跨帶交阯連延南海危巖㯳空懸石雲霾谿汨汨而渚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橫宇亘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據躡吐番枕輢石門崎嶇跳跌要害之地北指犍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爲塹還九睒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鑿所范嵩岌岏峨肩鼇柱空涵沃若於千里負天限之閫垣引長渠於二廣卻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遥制八百控有孟密老撾跂蜀於崖附籍

皇圖遠攝乎邊陬獷悍馴擾於

帝懷恒懇懇以納欵又何間乎蒿萊其封域之內則夷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遂谷屛嶺塹水蓋將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蛇伸開闢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天耳之扼隘銀生連烏蒙以接霞牟尋所岳之點蒼玉褒使祀之金碧青蛉崇峯脩谷成會要之區柘南嶺嶂摩雲爲控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綠竪楊柳臨岸傍柚林櫨松栢挺幹梭羅婆羅之殊其華棠梨棣子之賁其實紫榆杏

榎椒橿杉漆木蘭椿槐櫻李桃栗囷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春信亂慓爍爍而騰霞安息霭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莞青蘭苓芳於幽谷山茶蔥鬱於峯巔蔓修藤吐種種奇葩有擇其葉有芍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補霞爾乃孔羽珮翠鶴頂冠䰍雉雛粟素鸚武人呼蛤蚧穿其木鸛鷄鴝其陰竇樹巢珊瑚之鳥昔山來鸚鴿之吟鷹隼鷙搏鳥鳥反哺白鷴於飛翡翠喋霧子規東作而促耕燕雀趨蹉而春至翅迴鴝號戾止乎其內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羊畏露狡兎迎月猩猩夜啼猿猱競捷松鼠之攀緣神鹿之

隱穴犀象嗷牙豪豬刺簪麝狝假麀犛牛踞山跏蹢乎其間琦則有琥珀丹青珠瑁瑕英金沙銀礦澤猬石炳瑪瑙珊瑚絕蘊寶井錫鐵銅鉛石綠碧填果則無花猩猩胡挑松實挾擲無柯南棗刺棘搓顆杏橙纍纍金橘密捕獅頭同族異育竿挑擻欖柿榴欒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夆蔭於圃囿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洱澤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瀝滴滁瀅會其流涓涂決瀼成其大波漠瀲灩浮空滿湃噓噏百川洗滌塵隘若乃秋月璺波五風轉愰飛沫起濤搏浮溢浪大明當天彩雲蕩漾溟溟濛濛色連霄漢又若浪滄麗水金沙沅江橫襟環帶山陵凜窠閬淵九迴以懸騰洶流雷吼而電揚長江泱泱渫峻湍崔嵬鹽渦谷轉浚濤山頹渾淪浩淼乍浥乍堆爾乃泄鹵湯鹹於浚井探山貴水於鹽池內帑輸賦臣商擅貲於是乎蛟龍隱灘黿鼉處水底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天舟修鱣吐沫金線竹釘水母蚌蟜江公大頭蟯螂細鱗鯖鰐鰹鯢蝓蟳鱟蛸螺蟾蝸鯽目蝦噴黿鱗甲錐錯蟹爛錦斑旆回順流貪喝沉浮其四埜則立埂墳衍原隰陵渠溝洫畷畛黍稷離離池塘既陳高城深池闠議啓拆江梁濟水凝廟綿五世之勛巨室端維垣之矩喬木蔭蔭朱嚴靡靡其居民則高門邑貴魁岸豪逸流寓多壽當之昆戎

遺黎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獹烏蠻猲獠猓㹻搆巢於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廛市觀郊隩之富輿寔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閑國之名宇斯蓋宅土之所安業觀聽之所溢羨此其大較也然此特山川之粗也若乃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昭宣名世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叔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狝兕楊惠之孝感神明文章政事蔚若王昇風裁凜然爝若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李平誓不附雍茂子卿之獨傳寶南州人傑仲寔齊名經術張英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發相如之曲和光道人康惠先生恥于利祿居恬政明又若費字繹蝌蚪之文筮師精卜數之禨李宗通番學之書草書綴羲之之帖義若甬之節若芳犯出將入相若六清宗孫騫道若繼曾逵璧剛直不阿有澄清當世之志若戴傳雅修潔達拯溺亨屯之體近則淵嶽炳靈風氣彌啓英儁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內而為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行者之仰止石澤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游乎余嘗有志於是繼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沉痾蕩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眩奪神而令惜其去乎之而湘荊函滇雲乎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豈邑錦洛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黑水之疏鑿岷峨設之以尉抱江潼稽

之以搉廓物不終聚復云駕言法然淋淋不知其然

貢章賦

郭文

金沙之源發西域衆派合流深莫測噴烟捲雪走萬里縈巒絡緬南歸極平原靡靡望不盡海嶠邏峰一綫碧何年貢章城雄壓江之側梵磚為門木為棚二水迴環循拱壁犀㘣及魚鹽雜沓來諸國異服殊音類非一市貿紛紜互重譯利之所在勢必爭豪酋攻奪歲靡寧瘴烟漠漠遠窮日炎海茫茫隔使星蠻川蕞爾寇乃敢窺邊城

王師振武飛雷霆動搖坤軸掀南溟梟形髡首總帽服丹棠推髻咸來庭白纓紫蜀蒻笠盈筒茶樹酒陳

縱橫有象動千百群立剔不驚沫鞍白蓋黃金鈴丧鼓馭之如馬行象識夷語隨夷情草樹足異色禽蟲多怪聲嚴冬蛇走蜃蚊蠅夜寒挾纊晝絺綌瘴毒中人如中醒吁嗟漢與夷彼此皆蒼生一為風土移習俗與性成我願天公驅六丁盡將山嶽填谷坑坐令八荒如砥平地無南北交化并同歸熙皞為王祇鳴呼同歸熙皞為王祇

盤龍山賦

唐堯臣

西南興區滇雲僊界朋淨凝結而為山佛崇嚴之相儼若金馬與碧雞雄漢祀而疇異靈鷲為釋迦栖禪之嶠鷄足為迦葉宗詮之地信足以耀靈於九垓而稱雄於載記也然豈盡章其懿也哉晉寧之東有盤龍山焉嵯奇峰之所挺拔是神明之所扶持蒼井鬼以成形託坤維以奠基磅礴巔顛碑碟壓層崛屼崟巖嵷巘遠迤摩赤霄接紫微抱回谷瀕深谿五龍蟠曲而潛潛靈湫渟泓而灩灩鬱萬松之虬旋森古栝之奇矯長風中起而怒號疑波濤之在樹杪於是王雎鼓翼寒翠鳴谷鷓鴣偕明交鶯變旭猿猱攀條而上下麋鹿森蹊而突飈風飈兩淸霄融畫逐留迭奏於笙簧迅交搪摩撥柚至若珍怪瑰美物其高天凝神漢涌其流石髓芳芳羅其阯瑤草金光皆其遺蓋孋精英而產瓌異真將與廬阜埒秀而齊輝爾其陽

景晨開霧曀盡息天宇澄空四眺無極淼平原之蒼莽望蒼翠之玄紘環紫溪以為帶北羣峰以成櫛王案巍若岧嶢金沙漱虖丘垤螺隊蕤之以為宗鷄馬擁之而無色爾乃海勢騰鴻波游汗浴羲輪而漾曜蕩明霞而變幻迴疊嶂之雲麟劇翡屏於遠崖蜃氣呵噓而朧朧亦髣髴而乍見至若川嶽獻靈龍駒瑞現儼騰躍於山麓不知其幾千百歲遠而瞻之似騂驖遊漢回迫而察之似寒蟬初變蛻隕而採之似翌昇振翅昂頭而抵之似若華光摧鬼緬凝冰之無奇烟霏詭於荒裔攷輪氣之所感召抑山林之所毓綴嗥自昆丘崇照者攝心了義栖真其閒世可元季

雜草開林緋宮弘構眞宇肅建設御象之座樹七寶之幡敞黃金之地拓白玉之田陟翠微於上方屹香臺於雲端度經藏於貝葉塗抹樛於栴檀清梵與禽音而並響慧光與晨曦而共懸施清蓮之法雨憐翡翠之祥烟爾其融火初銷蓐收方啓金飈薦涼攜侶結侶指天企於東岑度龍橋而抗趾冠以白疊之巾著以雲飛之履飫以八水之井拾以三花之蕋網羅囂以遨步弄霏烟而徙倚於是緇流集幽懷啓訪旨探歷登蕩悟短劫之無多苦情埃之爲障汎覺海之汪洋乘寶艅而咨訪幻人法於隻宓超一塵而直上廓幾亭生滅之具無或可以遨太初而闚無相緊茲

此岑靈秀諒無當于蓮峯溯招提構構起聊以闢手鴻濛按靈鷲與鷄足洵彤峙於黔封應地靈而掘起者乎百世而下誰足以大倡厥玄風

山茶花賦

唐堯臣

滇中蘩葩品而山茶最奇千月節敬蓋早原新未有也然鮮播之詠歌者余觀徐籀陳思有芙蓉賦鍾會有菊花賦張協有石榴賦虞繁有蜀葵賦宋璟有梅花賦亦余艷焉余放之作賦一首雖極意敷揚殊未盡體物耳

惟窮寒之啟候兮歲將暮而凝寒嚴風凓冽以振楚兮霜霰集而蒙霆草木摧落而變衰兮詩蕭瑟於林端梅欲綻而須時兮菊東籬之既殘洵窮律之黯湝兮慘存展而勘欲爰有嘉樹植自滇域天集紫巧地媚殊色抽神織與鬼秘究範刹而蔓刻詭狀異態莫之肖渺或如粉傅或如珠串或如磬圓或如榴燦或如赤玉盤或如絳紗幔或如鶴頂之丹或如火齊之餘稜稜兮翠葉是誰兮勻斟縷縷兮金粟是誰兮穿絲旣遂辭兮心分復惹烟兮條懊其未開也扶蹤蟲砢蔥蔥青青蕤桂樹之冬榮迨既開也轉蘇陸離煌煌艶艶怳飛霞之爛曼邀東皇之未嚳兮絕朋援而先芳冒雪霜而吐豔兮適蝶凍而蜂僵耻南枝之纖素兮占春林而偃僵矧陰晴之靡定兮邏麗質而相

佯爾其朔風飄颻乍起乍伏旖旎婀娜屑彼飛燕則昭陽之妖舞也薄暮霏微溟濛沾灑淋漓絳玉辟彼太真則華清之洗沐也晴曦斜照揚輝蕩采掩映光華辟彼西施則越溪之浣沙也皓雪飛颺揣封皚積縞莊艶冶辟彼文君則臨卭之新寡也震雹倏撼披靡幡纚秀墮芳躁辟彼綠珠則金谷之墜樓也於是群芳慙沮不知所宮香蘭之菰楚畹蕙桂之生淮南芙蓉之名益都牡丹之盛雒園與夫海棠芍藥桃李山樊或體裁么麼或標格瘦清或摧殘冰雪或彫落風塵惡朝榮而夕謝兮鄙欵冬於春題名苑之冠絕兮豈望乎等倫君乃畫閣雲連彤軒樾蔭參凝

平臺別開三徑倚緋英之玓瓅與交疎而相映綠筠翠栢助其精神朱絲玉蹤添其風韻於是布几筵集賓客呼妙妓薦良夕曳文縠以蹁躚兮戴金搖之幨脾揚北里之遺聲兮紹陽阿之清越雜蘭荎以兼御兮歆璺舩之偎波笑簪朶於雲髻兮額玉山而未欹若夫幽崖古刹岞㟼之巔梳店孤邨寥廓之地埜況淒凉兮株衰植崢嶸艷於清姿發輝光於巓頳卒使孤賞者握管而泚吟趣行者紲馬而留滯緬杳亭之寵渥兮與傾國而交驩泊蕃禧之表識兮名歷世而罔棄胡奇英之僻說兮爰方而自安良璧產於荊山兮爲氏抱而長嘆騏驥困於虞坂兮望伯樂一盼之爲難慨遭逢之有數兮效達人以自寬豈知帝之我貴兮養壽命於砦覂亂曰姑射僊人霞綃帔棄風儀爾滇雲至愛此山川恣游戲化作花神顯靈異貢偶之種亦奇特乜之迥然霄壤別格外丰姿豈易貌柚毫誰是茂陵客移栽上林不可得留與西南莊顏色

頌類

移金馬碧鷄頌

持節使王褘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處南之荒深溪冂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彊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龍見兮白虎仁歸徠歸徠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原文縹縹碧鷄前兩志俱作縹碧之鷄疑傳寫之誤近見謝公滇畧亦然或別有所祖姑兩存之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敬武功盪攘群雄混一函宇於是偃武修文與民休息雲南弗庭遣使招之遇害洪武十四年秋

皇帝君曰天厭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爲生民請命鏖戰番昜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吴會電掃皇天眷命正位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而下元君比跳九鼎南遷秦晉景附蜀關洞開兵不頓刃今雲南蕞爾之地犬羊相保梁王栢匝剌瓦爾密戕虐我信使馮陵我邦保君不及時盪一何答上天之眷慰黎民傒來之望哉乃命潁川侯臣傅友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賁之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于龍江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既至湖廣分

爲两軍大軍道牂牁路夜郎平普定奇軍縣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疚若風雨所向輒克土酋鑫屯戰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江十餘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長驅掩其不俻先命千騎從上遊草山襲其後平旦大兵泅水徑渡達里麻麾軍而陣未成列我師徑前奮擊其陳遂亂達里麻走陷於津生擒之俘斬將士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擊烏撒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軍始至西平承昌率大兵趨雲南酋梁王聞敗棄城走晉寧飲鴆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筭承

制建官大軍鎮爲明年分兵下大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雲南故境皆郡縣矣又明年遣間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僰酋貢洪惟天兵不淹十辰東抵牂牁南著交趾西踰土蕃北介神州幅員萬里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

皇帝文武神聖煦爲春陽肅爲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於泰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群得覩中州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

聖澤之深也上自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輦固與內地等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

盛德大烈必形諸歌頌皇風與泰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臣景常謹稽首頓首而爲頌曰

皇明

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聿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蠢茲蠻方稔惡奸宄恒恒攘攘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

王師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攝百蠻兵無留行勢若迅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幽靖俘彼酋首征麾所指載歇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卻降斥原蹂躪以迄用康大憝聿逋崖玄巖黃垢禹之迹維周職方表方

建官慕而星分仡仡大城以奠其民封豕修蛇以變以化昔也猰貐今爲騶虞載馳載伐戈鋋不腥南金犀象罔敢弗庭凡此南功將臣僉同維一乃心上畀

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霆流形天地翕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聲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

天子萬年

中丞楚郢周公平隴川頌　　馮時可

隴川多氏故我蜀藩日昔

朝廷以甌脫地封爵樹爲曰庥其我藩而禦彼不庭即迺安民懷匪茹叛授緬當事者務包荒吁使獲竟

陽應陰背信信如故踰年中丞周公至曰彼豎故我所卵翼若華其豕心可貰也復招之不悔禍據釁湾侵遮東與釁育又糾邦杭蛮曠等蓄相畔換前守將稍一創遂逞螳臂抗我顏行為大邦讎矣公曰彼不恭若是可再剔耶會指御公力主討請於

朝假便宜公集衆議僉曰虜甚張非十萬不克公曰師多則心不一力且分刻集須曠日酋得為計益引敵不如用寡而速決計卒二萬餉三萬完茲役矣酋惟恃窟萬山巔上剌天下臨淵與蛮莫迤西木邦猛密相錯如織可與陰陽而延喘息以待緬尾郎使我師幸勝不習其蹊竇窟穴不難乘瑕隙復忽嘷故終

持不下公既決策先遣卒據其阨塞而以大衆直擣其前賊方覺我師已與共險要而負其未歛輜畜矣酋道進攻勝氣百倍賊猶嘆唶同守待援及我師再駭其與國相蚓結者彼遂奪氣不能軍我師爭先登門為連破七柵諸賊請縛不暇元凶遂授首將士傳公旨曰我所罪者安民一人勿窮芟刈師興十月甲子越十一月甲辰告捷餉三萬費不十三四滇人若不知有兵吁偉哉人臣任封疆務奠安輩固耳何求灼然功有功則已後且有受其傷者故得已不必有功不得已斯不能辭功得已而功其功或為禍不得已而功其功始為福往時夷酋無釁或信將吏言激之使釁不憚盡力草薙禽獮之然往往勝不贖敗而得不償失公曰夷夏殊處截均耳我非仇寵彼求解而解之彼干刑而刑之我以君喜怒以民喜怒不以我喜怒也故得已而不功公始事之仁也不得已而有功公成事之義也一時將士奉公德意不恃頷頷恍恍無爭首虜以妄誅跡遠邇内外莫不夷懌蓋余覩于公悏悏斤斤擧巨嚴細儼然宏大君子也勇為善而耻為名勇為肩而恥爲倚盟心暗室披肝大廷斟酌元氣叅伍于忠厚正直而無偏勝無隱伏故茲擧也以王道行王師以嚴翼整暇濟以神奇捷速非常試僥倖以圖成者倫歟至日直指公首唱凱歌文

武僚佐以下和者若而人曰凱者豈也亦也戾氣消善氣集冀樂何如時可至也後未及與盃與敬為誦以志其盛

誦曰於照我明式廓版圖九服六以聲教遐敷惟彼滇孽宅彼坤隅唐季以旋負固久逋有明者武技如擢枯貓尾我臣三宣我奴藩籬屏障莫敢毒痛維解網弛尾變為貙龐入邇頑亦復山趨守將誰何遽張乃弧戕我邊卒侵我外郛公來填撫克莊其猷曰此狂豎文德可柔開以三面使曾不籌鴟張虎視角弓弗穌公曰師哉其罪已在爲豕弗除爲豺孰杖虎符甫發龍劍耀晔爰整其旅奚恃其餱我旌我旆長戟

酋矛攎彼嶮岐阨彼咽喉大袒高驤窋穴用揆鈎援
臨衝如岳如雲太白明明撓槍息氛七擱既破三葦
如焚山渠授首潤原膏瀆剪其根株薅草弗耘乃裂
其土乃渙其群惟彼瘖昧聉然始昕跡為冷風淸為
凉雲任焰熄臧善氣氤氳日月高懸天澤剖分山夷
水靜其流沄沄一方君孟孰敢紛紜武服既共靈布
以聞
天子曰吁肇敏戎功惟我有臣焉
國股肱既殺既戒以修我戎不損五較就緒三農內
阜我財外固我墉用錫爾趾圭瓚彤弓箕勳欽至凱
樂融融曼胡既解簪裾雍容戲捎舞劍角觝呈工分

井揆酵湛露濃濃漢法戎索七羈相從雕肝貌易咿
蘊譯重禀鞲鬼匭濯滌神叢銅柱金城千秋崇崇

贊類

西南夷傳贊　唐司馬貞

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芳浸靡莫
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西南蠻傳贊　唐劉昫

五方異氣所禀不同維南極海曰蠻與戎悪我則叛
好我則通不可不得使其瞻風

翰林侍制王偉像贊　本朝方希古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
匪將匪相晏有君子海内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遺哉
彼王彼侯大小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

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忠武侯諸葛亮贊　王　畝

東京失馭炎祚無主四方龍鬬帝冑求輔公居草廬
曰哦梁父三顧既頻許身翼羽中道受遺未復漢宇
五月渡瀘深入蠻土七縱服心豈在黷武南方既定
中原可取上表出師伊呂爲伍志雖不就名高千古

文獻公姚樞贊　前　人

濂洛教衰中原左衽鞠哉綱常伊誰云任惟文獻公
生非華蔭上撈下救羽剛以寢何事非君之仕誰禁
一言止戈杅無不應巍功在人史筆可喋

忠文公王禕贊　前　人

浙東二儒公居其一遡流求源考亭同出惟公柄用
草昧之日爝火未权住說經術彼昏不知胡運已黜
如狂肆侮卒乃見咥
皇赫斯怒爰戒戎卒直擣其巢取致斧鑕乃吊忠魂
乃詢故實血食有祠信史有筆我再拜公奚皇多述

忠節公吳雲贊　前人

忠文遇害公再奉
旨彼狂不知継賊以死公初柄用六卿是齒具使滇
南匪困瑕累惟
帝知公遣降遺璽公執不屈死綏
天子雙龜不歸遙遙萬里惟

國旌忠先後媲美程嬰杵臼同歸信史

毛給諫玉遺像贊　楊慎

蚤捷甲科職司諫議性懿而剛色溫而厲冠服峩峩
威儀棣棣抗疏清時直節勁氣奮弗顧身獨立不懼
仁成一朝名香百禩鍾呂勒勲汗青書事嗚呼先生
誠有以継忠鯁於往喆而激謇諤於當世

穎國傅公友德贊　王世貞

天家西南乃生穎國惟穎之雄開平是則喑嗚震盪
兆衆辟易剗闔中東昆池永關碧鷄再鳴白雉重譯
豈不崇封帝省其籍

西平侯黔寧英贊　前人

於爍黔寧戚均皇胄豪鷙神營機權中秀王闢師出
葱嶺衛仆移兵佐穎樹績皆後六詔稱一百蠻歸湊
華路雕編熊莊何陋世裔開府若若兩綬

張紞贊　前人

張太宰小攝于建擊而終安于雉經可謂不遠復之
未盡處死之道乃其數績滇雲勵躬銓部典迪眉衛
視瑞胃臭亦洪建之良臣也贊曰張公爲滇樂不可
友銘績鷄峯衡樞鳳池會是浮沉大僇不施拊心内
謀竟以完歸

滇志卷之十八終

滇志卷之十九

藝文志第十　記之二

記類

汎舟昆池池歷太華諸峯記

余以辛卯春入滇滇迤東西花事之勝甲子中原而春山茶尤勝其在昆明者城中園亡論外則稱太華蘭若焉余時隨監郡諸大夫入省以上巳日道出碧鷄關去會城三十里而遥蓋跂指之矣乃問途為太華之遊循關右箐斗折而南五里至高峣舊有楊太史用修海莊已廢又一里許適有高臺曲池層樓疊榭前用五色杜鵑棚之顯構方新也至此遂俯昆明池余視步無餘皇乃買漁舟一葉令騶人踦跂阜陸獨挾一二黄頭郎汎焉池一望五百里瀦西南隅俗號滇海滇去海遠水傾畝即稱海下高峣輕洲淺渚蒲葦颯沓長過人又稱草海海長廿餘里草中津港以千數往來縈罣麗而澳余蕩槳其中不復知非山陰衢上也草窮且挂席出水海水下及余東海一汧澳而風力差足畏滇中鎭日減西南風春風較在椋余飄墮水中乃回棹泊焉易筍輿而登漸霽盤桓上數里及太華山門蕋宮琳宇熒煌金碧倚山隆起擬千紫霄碧雲之間余右陟飛磴歷龍藏東下黔寧祠覽其世像出文陛前兩墀山茶八本高三丈萬花霞

明飛丹和茵列繡如幄倦欹坐其下神愯愯後王疑入石家錦步障也廊右繞出縹緲棲觀海危墻一粟水勢黏天頗似一碧萬頃然哉夕陽西下太華踞其東倒影半侵已素月復流光于上山影為藻荇攙之更勝也是夕宿僧榻漏下月色入戶宿鳥驚棲聒人耳余旅思轉深矣質明緣碕岸磧歷而南遠見山頂室廬嵌空一如罨畫輿者云羅漢寺也以有石像比丘而名稍近之一邨落居河之麋澳者織宿楚以家傍置宿署焉寺尚數千步絕壁上仰視之如欲墮者盤辟而升計四五曲入寺問南北庵寺後樹金馬碧鷄碣摩碣乃入南庵立亭香宇成薪君萶覆之承以崙臺趾俯懸外北入南出過一剎廟後問一亭臺廟為雷神為龍伯為太士為玉虛師相雜以釋道亭為廻瀾為望海文有趙羽士之塔文殊之岩咸傍海岸時而驚濤拍空飛沫亦濺佛身也路迴則轉北庵躡級而上過朝天橋謁老君廟及眞武宮最上非玉皇閣如鵠巢燕寢懸度飄搖雷祠龍井跆藉足下益又勝也二庵者南踈郎北幽峭南庵橫截山麓而過金鋪綠房足稱近水樓臺北庵摶扶搖以上層層各十丈轉山椒斗大崖則想一字焉人側身而度鳥道爾然北庵雖高僅見草海白蘋紅蓼楚楚有致若南庵面東南水海風帆雪浪日月出沒其中故大觀也下山

邑令梓蘆舟以迓稍具舲艇欲放中流以丐兩尚頻復穿荻浦披魚梁鳴榔擊汰而歸覩西山頂上丹壑之麗適當舉船道得意筆也時水淺舟膠不及過香花村余行滇中惟金瀾二江橫絡其他多積窪成海如洱海通海楊林海是不一海焉非獨滇也惟滇流如倒囊服廣而頸隘且逆南北流故稱滇云昔漢武帝欲取昆明乃習戰長安鑿池以象之至劫灰出于人世麻姑云東海復揚塵也信如斯言則此真滇池者不知幾更結灰矣

遊安寧溫泉記

張佳胤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較士安寧畢將欲觀湯

池先遣下力挐舟螳螂川厥明遲鹽井觀采鹽官令竈丁以皮囊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肩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二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挿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即此又北行五里遲石淙渡故郡人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舟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灑空中又北行五里水回折作曲鈎形螳螂川多直北流至此迴遶焉里許遲龍山下山川變態松石參差最為佳境東岸一帶巖石碒砑上鐫漕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扃大似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艤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池而浴之池水皓絜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甓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溫泉顏祠全廢矣浴罷風乎亭上一峯對峙舟觴相矚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夾諸泉

類多纖氣逆人鼻楊太史品茲泉為海內第一湯似非溢美時日在午闌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亟渡而西登塍陜其所古木參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溝澗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余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爾余嘗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期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茲泉無足異者又披荊榛南陟一里至漕溪寺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蔥山草逕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絕郡志云高八百丈周遭七十里誕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王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閎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一樓顯敞右植木蓮

花樹青葱可玩頫視螳川青蓮如帶捎東一圍鑿山石作几形桃杏薔薇舜架繁雜道上驟翅蘖數石余呼僧笈曰僧家有是哉僧叩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遁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一泉㶁㶁鳴亂莽間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投石其中逢逢成響七八疊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樹蓊菁如蓋生樹下飲水甘之類瞰半時如波文可愛指顧太華叢叢遠近奇峯豬列狀為下問之類皆亥名甚辱茲山也踰東南下山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丘山寺

與太極諸山暮布相屬復繫舟登岸里許至寺樸帶螳螂枕藉虎丘信一靈境前殿榜曰妙果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傳爲唐殿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鄉中烟樹萬家暮藹如罩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矣返署中追憶斯遊探幽窮流左右山色應接不暇濯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聲洞口松濤所至奇出冷入忘歸惜哉絕域往往好遊之士無因振策於煙火空翠之間茲遊蓋萬里奇縱也遂秉燭記之

大理行記

元郭松年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六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崖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焉川原坦夷山勢迴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為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為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逹于雲南之埜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崖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畧

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岩斬絕其色如丹故曰白崖赤水江面環曲折經于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為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瞼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禱有徵州人

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詔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徧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衆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紅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椙號石馬橋爲群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也西眺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巒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循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從河西移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陀讒搆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于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里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即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鍾十五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

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阨龍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瞼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不在險之明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間五姓守固值唐宋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世傳往來通與中國故其居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致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于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岩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實海泉源噴湧水鏡澄澈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巔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派爲一十八溪懸流飛灑瀉於群峯之間雷洶砰轟烟霞晻靄殊科秋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郡渟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臯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岳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

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遣大匠恭韜徽義所造塔成韜義乃去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靜境花木禪房水淲淲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遊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同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遊點蒼山記

何鏜

自余從事四方則知點蒼爲南中勝景然去中州萬里而遥海內士人所希覩故載記亦鈌畧嘗擬一至其地以償嚮往乙丑夏杪報轉滇藩丙寅中夏始就道間關五溪貴竹之境攀履嶢屼險阻及中秋始至滇陽故爲點蒼遊也于時有武事又往來蠻箐者四五越月而歲云暮矣乃余轄諸銀場而銀場諸硐半在迤西遂以督課行部臘後始發浹旬至洱海與兵憲楊公遊青華洞別有記自青華洞而西踰定西嶺盤歷迴磴望趙州平原過飛來寺見西連大山積翠屏矗高出雲表山際白雲英英覆冒不散北來十木如耳如弓環滙山前卽漾以來所稱葉榆水今名洱海云過龍尾關西上支徑轉過巖居人家可里許爲

龍泉書院在風洞之下院左爲龍泉寺泉從山半奔出灌林前有混混亭小憩下山行三十里至山神峯桃溪之下入郡城蒞事而分巡蕭君已先至是日酌于蕭署後樓樓扁坐游倚窻對山峯崔嵬如巨靈端聳東偏見洱水浩蕩蓋于蒼山始識面也明日蕭又速遊崇聖寺出北門里許西上禪院直觀音峯下有三浮屠參差入雲漢中者高三百尺其二差小洛錯觀祠前古杉青蒼奇秀數百年物也穿祠右上登問佛亭又登老君菴見山南林木佳茂問爲王氏靜修所遂令諸賓度小澗入坐佛堂賞玩前墀山茶花鮮紅大如盤可愛乃小飲于前閣閣外樓林蕭蕭羅列可手撫弄頃之下宴于海宇清平臺秉燭行酒望城門燈火以歸又物外勝覽也開歲之六日雲川高公戒游天臺寺寺在龍泉峯下從一塔寺西上可三里見松栢叢茂爲高氏樂丘左上一佛宇亦高所新飾入武侯祠修謁旣出階右轉達畫卦臺舊傳武侯征南中顧蒼洱奇麗停車于此數月嘗見玉局峯下五雲縹緲豐鳳從空飛集乃覽轡躬行荊榛中得梓刊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其中築畫卦臺以祭天祭臺上有三皇祠外小浮屠環列如八卦方位又名祭天臺遂宴于前佛宮北院院後有迎春花棚高丈餘周遭可五十武花幹大可合圍亦百年物翌日中谿公

與酌于無爲寺薄午輿過三塔穿松逕西北行過六村落上登里許渡澗水轉上半里見雪峯矗峙如屏是爲蘭峯點蒼之第十二峯下有白石溪寺中故有汝南王記游玉磬碑燬于火山左有曬經坡又有翠虛臺萬松鬱鬱生殿中小飲出至前院後西向雪峯引酌移時下入崇聖寺東燭行夾蹊翠微堂右轉曲徑過二三層院上攀雨花臺觀海鶴亭尋松雪深處乃夜不見雪卽松下布席而桃花夾檻閣咸以松雪桃枯詩句爲令以所值飲酒又上五嶽樓談酌至夜分而下前諸景皆中谿營值以棲隱者向與蕭游宴不知佳勝近在籬壁間及今游且徂暮夜豈勝地不

不可得盡探耶天關點蒼山巔有龍湫名高河周遭石甃水澄碧無底湫旁四周有五色杜鵑樹皆大合抱花時如錦城每葉落入水輒有鳥銜去鶵躍欲往觀焉而未入謂無路可攀又連日大風震蕩殊爲悵觖豈登游固別有時抑有數耶又曼日赴芘城趙公游約循蒼山門城內北轉是爲桂香書院桃花艷發徑側流水自觀音峯梅溪入城循徑入亭前石欄中爲曲池欄中石甃方壇壇中爲曲折向旋水道水行其中隨流散坐浮杯爲樂前爲石臺可立望洱水及郭外川原故偉觀也北行穿竹徑游芸道院轉入書院讀李公撰肇建碑記故知前池乃李別圃因泉梗郭公營創觀游之所損成業以襄美觀卽林木修茂若數十歲經植者與衆樂樂李亦達人也哉五日辛酉余南發高大撲陽川楊參軍春江設餞郭外復至龍關訪雪屏趙中丞遂取道關南循洱海往觀天生橋甫及石門關而趙公攜壺榼亦至接武出石關如行成臯虎牢皆嶂巘壁可百餘武名一線天爲洱水故道石林古色可吹洞蕭亦險阨也出關行山麓四五十武回眺石橋穹窿如鑿下斷上連絕壁深塹直洱海之尾閭又入關口張坐小酌乃緣齒石躡荆榛臨橋口依梁石而過是在兩山輻湊處中空丈餘水從空中出而兩崖石各上特出丈許其微不相及處有

一巨石覆掩非神力不可致憑虛凌空可度一人誠然哉天生之也過橋攀鳥道數十武達漾備孔道是爲石橋東崖循崖南行里許尋所謂不落梅者乃洱水出橋外石崖懸瀉數十尺衝激亂石濺沫上起如梅花四時皆然故爲不落梅從者謂夏秋水盛時特奇亦天壤奇觀也觀罷與趙公先後至德勝驛于點蒼山遊覽爲一周耳

遊鷄足山記

謝東山

予少時則聞滇中有金馬碧鷄鷄足諸名山爲西南壯觀金馬碧鷄乃漢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迦佛大弟子迦葉之所藏修也然金馬在昆明池上凡至

旗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足僻在一隅非有事迤西不得游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閒暇亦不得往予始至滇中適有

詔催徵取礦甚急于是履任甫閱月即行部迤西及予至大理而故人戶部主政野庭羅君亦自姚安至居數日野庭笑謂予曰侍公相携為鷄足遊久矣敢請卜日以行予曰諾且約憲副東川張君同往東川以足疾辭而予猶有詩戲促之已而問左右所從往曰繇海則徑遊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游也乃命有司戒舟楫十月十六日偕野庭早發出郭十里至海神祠祠前有閣曰浩然指揮某具食閣上惟時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提一小舟搖曳浪間似帛數尺許令人股慄移時風止水波頓息萬頃澄渟頃刻變異如此若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也乃揖野庭登舟舟頗巨而朴堅絲縵蒲汎皆具旌旗鼓吹各一舟從者行廚各一舟翼巨舟而行少焉海氣上騰旭日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人泛海詩云茲遊奇絕冠平生今日近之矣野庭因問洱海所繇名予曰因水形如月抱珥故名宋人云閶道洱江空抱珥是誤以洱海為牂牁江也舟行約二十里抵東岸地名鰟擺居民數百家登岸行二里許日將夕乃止一官舍明日發鰟擺山行二十餘里至下倉兩崖對峙

石勢穹窿如欲墮狀傍有小澗藤蔓覆之惟聞水聲潺潺行一里許路險且峽舍輿而馬舍馬而步稍平乃坐輿道傍多矮屋跨澗上者則水碓也又數上步夾澗皆平田循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廛又行二十餘里至白接橋又三里至白石崖崖畔有庵曰白石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至沙址村時已薄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間予瞌頓輿中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轂雷鳴問左右曰此瀑布泉也嘆息不及白日看玩以為恨已而復瞌頓如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磴盤者九灣轉者十八半從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鍾寺乃止宿焉明日寺僧曰東下二里許有大龍潭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入滅者予與野庭步往觀之潭在巖前幅幀百餘武步潭邊淺草茸茸水平布草間僅寸許彷彿若蘋田予試蹴之浮浮欲陷下僧急止予曰昔有道人見潭畔有異草前往取之急水湧高數尺道人幾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不可犯耶行二里至龍華寺夾道皆古木木杪有絲飄肅下垂如綠髮長數尺許土人謂之樹衣登山者多取而佩之又三里至雲海庵又一里至龍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又一里至玉皇閣州吏具午飯閣下飯畢行又五里至迦葉殿土人及寺僧皆稱袈裟殿以其聲相近而訛也殿西

數十步有盤陀石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楊真人洞洞在巖畔陡絕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里許穿深谷而共綫陟委離行二三里凡數憩而後至兜率庵又二里至銅佛殿殿乃近歲所增修莊嚴甚麗予與野庭共飯罷彖擬宿殿前之東龕野庭擬宿殿後之觀音閣相去一矢許特未暝乃同步殿西之高堂憑欄送目指點西巖幽絕處已乃登觀音閣視野庭上所復瑶閣前虎石循檻懸崖嘯吟久之而散明日出殿後一里許為猢猻梯石甚齟齬傴僂視石罅落手挨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普光殿則山之絕頂也絕頂有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三支後出一支誠

若雞足疊縣遙望點蒼隱約與是山高等而點蒼實高蓋被積雪而此無之是其證也西北望見一山純白色狀如獅鳳高際天橫亘數十里予指謂僧曰此豈非雪山耶僧曰此山去此將千里在麗江境內山純石而石色純白非雪山也然據古滇志麗江西北有玉龍山一名雪山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松潘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是而僧未之知耶還下至主殿一僧洛陽人留食所具饌頗雜殽松仁蒸栗皆佳品予謂野庭曰此筍蒲饌也十飽以行遵山之後趾行二里至虎跳洞又一里至含身崖又一里循西崖穿石峽而下巖畔有仙

人洒棋拜至十二子亦具峽徑多流石壓落擁足下步欹側不能自持又一里至禮佛臺至此上下皆絕壁橫通寸徑予與野庭各手一節杖側足而行下臨太壑紆徐十數里曰桃花箐望之若平蕪又一里許至漕溪庵惟老屋二間三僧居之中有佛像右禪榻在爐竈予與野庭趺坐榻上一僧取漕溪水煮茶一僧坐榻畔說因緣茶罷行一里至八功德水又一里至華首門則迦葉安禪處也蓋石壁深入丈餘高十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石出二丈許如飛簷故謂之門正中有佛像左有磨崖字刻二處遠不可辨問之乃若主溪王卓峯二公所留題云又一矢許還至

銅佛殿直東至皇閣乃折而西行十餘里至三角坊桃花箐循蓮然右趾而行又十里至傳衣寺釋氏書稱釋迦佛亡日拈起一花示迦葉迦葉微笑遂授以正法眼藏而并傳袈鉢使傳焉此寺之所繇名也又十里至楊圓寺視他寺為宏麗又三十里至賓川至則大雨如注移時乃止野庭笑謂予曰此雨可謂知時矣假令當前二日寧不敗興耶予笑曰昔衡雲開海市見韓蘇二子遂侈其說以誇人以今觀之汎海而颶作息出山而雨始來事固有偶然者不足為異也明日至下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迦佛生周昭王之世迦葉為太弟子是時滇中為西域之境

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占鷄足爲道場及二十八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衣鉢入中國六傳至于盧能則唐之中葉也而其時南詔尚建號稱王與中國抗天下雖知有鷄足之名然以險隔之故騰歆遊而不可得方今華夷一統南詔爲衣冠文物之區

國家財賦之府四方遊鷄足者踵接而至吾輩守官于此令行禁止事少掣肘之患而身無鞅掌之勞又得暇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遐之境斯不亦大幸耶是遊也野庭在山中已屢促予記及還大理中谿亦以爲言予諾之而因循累月未就也今歲五月東巡曲靖臥病經旬病起無事乃取山中所創記次第書之諸不在創記者多出於記憶不無挂漏錯迕今將録一紙先寄中谿爲正俟改定之後録寄野庭庶幾不忘一時同遊之好云爾

遊鷄足山記

葉榆水東陸行八十里至白石庵見一山聳出平頂南向餘三方各有山一枝蓋一頂而三足故名鷄足録白石庵至河子孔過福緣寺不録洗心橋以路迂也福緣一名接待録此上傳衣寺謂此山乃佛大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補位山頂故有迦葉石門洞天因以傳衣名寺此寺世有高僧天機創于前海慧葺于後故鉅麗不衰也先君與僧徹空建庵名淨雲院院傍庵所結構皆清幽觀玩久之就宿與精僧刹空夜話覺從游者衆有妨靜賞屏去大半録傳衣西南經萬松庵少憩西至華嚴寺主僧真圓有戒德其徒皆率教一山所不及也與談久之録此北行里許至龍祥寺又西南行直趨放光寺約四里皆録岡脊行澗谷叢深岩壁在望途人指云此路甚有眼界如緣古路則低陷無此景物矣乃知此有二路貴在人擇取耳至放光寺爲常年放光之地上直迦葉石門以風水向背言之此爲胸臆之穴餘諸庵院皆在山之肩臂矣舊爲灌莽所據嘉靖丙午余與塔員階州懋來游從大頂下瞰見之因謀于山僧圓惺以田金與之閱十年乃落成余弟元春元朋元和各鑄一銅像奉安焉惺有信力勤儉種植之利足以垂遠矣余三度來游皆在冬春不見光相此來正當六月詣巖殿致禱俄頃見兠羅錦雲緬平一白宛如玉地有大圓光倚立玉地之上外暈七重每重五色環中虛明如鏡凝觀者各見自身現于鏡中毛髮可數舉手動足影亦如之衆人同止唯見己身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有頃光沒風起壑中雲氣散盡林巒改色鮮妍奪目復出一光如大虹霓然虹霓半缺不圓此光圓瑩如水晶映物僧謂此光乃佛現也極難得遇須臾乃收同游有老者云昨見平雲上現二銀

船檣桅皆具往來江村沙浦之中如人棹之但不見人然則光怪非一状也寺西北六十里有化麓等七寺皆大梵剎游人罕至余昔歲曾游今猶佛在目不能在往遂登袈裟殿此殿有伽藍神甚靈余初年來游只單騎入山僧多不識是夜此殿鍾不扣自鳴三聲僧起視之重門皆閉不見人謂其徒曰土主報鍾必有異也曙光初昇余至寺門僧迎見顧其徒曰鍾鳴以此也余詢之言然殿北巖龕爲楊黼仙人修行處又西上兜率庵爲行僧萊闢主所建集僧煉魔今道月居之下失其舊庵北石下出洌泉上下諸庵皆賴之以食又上錢尾殿主僧圖成所建殿後有袈裟石青石白肋如袈裟之制高僧圖清草庵于其側余玩生至夜臥不解衣人言此處五更見日出驗之信然蓋雖無雞漏然四望泯黑東方未白之時已見紅光如火燄假寐有頃乃見紅日徑丈許躍然而起須臾即漸滅小矣此與衡岳日觀峯相似遊晨脫韈著屐上猢猻梯手攀足蹐時覺石動而未嘗落足無逆手膝嘗點胸後人之俯嘗觸前人之履然有所扶而無勞苦也梯盡處有大悲閣僧曰且止此處風軟可以四望過此則風勁不可久立矣如其言班荊而坐蒼洱塔廟在空濛中如世外壺天五百里外嵩明皆在足下即未登仙亦足豪矣既至大頂普光殿見去

作精好大幅於懷俯仰今昨追惟存歿昔時玉溪石大參簡卓峯王僉憲惟賢高泉謝大參東山野庭羅部使瑤賓嚴何大參鏜皆相繼登頂以書抵余曰大頂無殿其補作之余如諸公命僅建一殿以塞責不圖今日怳忽至此恨歿者長往存者不在見矣江山千古登眺須臾勝蹟既留音容在目因鐫石以記之出殿而西行於剛風灝氣之中歷虎跳澗仙碁石過一草庵西南至拜佛石下臨千仭可坐不可立余正德間嘗築室讀書今故屋在焉回思往事宛如昨日人已衰頹尚能此往耶辭僧下臺至曹溪水上有曹溪庵庵前小坐回望拜佛石令人有飄然遠舉之想又東有八功德水水出飛崖下僅容一瓢四時不竭世傳羅漢修行處留此聖泉理或然也東行有石竅古老云異人以呪術收蛇在中故今山無蛇又前至迦葉門即尊者守衣入定之洞天也俗呼華首門聲之訛也高下有二門皆彷彿城門之狀以余觀之若頑然一壁耳野史載唐時有神僧小澄者詞門自然中開入已復閉其語雖若不經及觀記傳所載洞天福地皆在人境肉眼不識也嘉靖間有一僧自遠來徑投石門結草庵以居自約苦行住三年滿而後去期滿之夕夢石門忽開中有多僧延之使入見殿宇金碧門上各有金字對聯惟正殿有金鎖不開右

堂衆僧皆默坐左堂如齋廚設供謂僧曰汝勿去得手僧曰吾有願欲遊名山尚未得往也言已而寂猶記對照識而藏之世傳竹林寺在匡廬余昔遊匡廬老僧指曰此處遇陰雨之日忽見一寺金榜曰竹林寺廊下有看經僧庭中有旛竿歷歷如白晝移時乃面石壁一無所有其事大率相類迦葉門岩半有金雞泉僅容一盌日有異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十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嘗有僧貼壁結樓取泉自供夜夢神人曰此是金鷄泉爾不宜見擾明日而樓災遂不復構余與客藉草坐茶罷遂尋舊路而至玉皇閣一名聖峯寺寺僧天心有禪味遂過宿明日歷海會庵觀音庵寂光寺千佛閣頂至龍華寺此寺殿閣宏麗寺傍庵院才餘所因止宿徧觀焉又東里許至石鍾寺乃一山總會處寺東稍南有茶房有瀑布水正東有盋盂寺盋盂北行里許為五華寺一名小龍潭東五百武為羅漢寺一名大龍潭東北三十里有二洞皆名迦葉洞前在山麓六月五六作會一在山腰草木蒙蔽非土人指似不得其處無洞各深百餘步奇石萬狀雕鏤巧妙如人為者余昔遊四方凡有洞必不遠百十里皆造焉觀于此洞則余昔所見皆不足言矣至此為鄧川界遂錄此趣去關而回路入云初入山錄河子孔以上一路至石洞林樾雄深正對巖面其石上有古人朱篆至今不滅余倦不能往假我數年更卜重遊耳

遊雞足山記

王士性

雞足山峙賓川境内山面南卓立萬山之上前紓三距後伸一支若雞足然者佛弟子迦葉奉金縷衣入定侍彌勒處也四周多童岡荒阜不近薈蔚獨是山松杉鬱盤雲霞所留且饒多花錦卉祇園寶剎都房靜室亡論志廣狹無所不潔清修庭除良亦婆娑淨土云余以行部瀾滄渡金沙江緣山百里縣東南支入始入為石鍾寺寺東數百步有黑龍潭水涓涓從封田中流出始寺僧請謂鼓吹適值雨風互雜余姑試之故余傳騶撞鉦撾山谷竟日為卽世俗之神其說者類若是右鍾西為西竺庵西竺後為龍華寺寺與庵咸有傑閣彙起龍華後為大覺則長安僧無心所開山也無心送

悉宮天藏至遂留錫茲山過大覺則行穿萬松松稍篩白影作態陰狀可人又二里為寂光寺經稱佛居常寂光土故以名寺西百步為水月庵斗室三楹僧用周坐圜中始泥門半月余倚饔墉擊磬聲起而問之曰用卽周三界不用寘何處試問你坐關亦還關坐你遂去而之聖峯寺與無心結趺跏論宗門旨分禪榻宿焉晨起無心請轉關中語余乃自為答曰竟

無闕生我我亦無闕生要用卽不是不用仍這箇騎驢去覓驢覓着無處騎錄聖峯上卽走山中笈攀迦葉殿謁尊者像山自此純石疊級輿者行磵道中步步喘息前後人肩趾遞相承以上過兜率庵纍滚石而後至銅佛殿殿西出側逕可平達華首門東乃走險上猢猻梯余稚習險竟從梯上梯無路墱墱崖石磻垂俯深箐絕處架木尤長一丈接之猶非梯也梯乃石齒齮齕其芒上出廉利侔劍戟承足石芒內嚮其半半踵懸外惟瞰深箐故可上而不可下上亦牽挽蟲縮而升里許方至土主廟則山之巔也入廟西北指雲間見麗江雪山余從峨眉望大雪山在印度萬餘里然旭日刹雪光猶彷彿上余衣袂此去麗水不千里乃黯無色或云此白石積成意近之西指則點蒼十九峯雄據不肯爲鷄足下洱海蕩潏其前東南蠻麓參差如風中濤咸在杖抵佛殿觀宇亦足雄南中遊矣循後趾則舍利塔倚廟背迅雷而擊圯之皇帝釋勑大丁取舍利去卽地一里爲文殊閣又二里經束身峽流石投足拄杖不能留過石碁盤至伏虎澗又半里上禮佛臺下出一洞風鳴鳴閣嶒峭入寥甚捨之去乃東跨偪仄三里而度曹溪曹溪亦稱曹溪也水紺碧一泓日供僧可三十餘衆又東二里音入功德水迦葉卓錫處也又東三里而謁華首門門踞山半石規十丈如半月而簷外罣去迦葉入此安禪余與無心屈指龍華尚餘八百八十萬年因題石上云曾記曹溪鉢朝傳夕棄命如絲若爲雞足衣獨守空山八萬期爲報佛恩傳佛印法以明心衣示信誰解三生同一瞬趙州大棒提在手虛空粉碎君知否秉鉢留衣總何有還入銅佛殿而下十里轉西南又入華嚴寺僧月輪方升座轉法華余問爾天上月乎水中月乎指頭月乎月輪云入心不比月比月有圓缺余頷之然余謂法華故如來最後授記作佛心印卽聲聞人不得聞衣若一翻小止觀令得各持欛柄以入復偈謂之曰諦視指頭月謾持法華說饒足婆心切應剎鵠摩舌遂五里下圓信庵宿八角亭中用周乃以偈來答余亦頷之月輪又追至庵與譚龍華事竟夕次日復下接待寺度洗心橋而抵賓川自華嚴下山松陰空翠掩雲日者又十餘里軼大覺路輿行其下不覺神思之欲飛也山中寺皆前樓後閣龍像蹲中僧廬左右列其僧雖未稱了事亦皆持齋苦行不犯戒律前所稱三僧又其首出者云或云迦葉定雞足山在西域此山似之故說者昔以標勝則余所不敢知余之遊以辛卯臘望後三日

遊鷄足山記

馮時可

庚寅錄大覺寺右過萬松深處經寂光首傳二寺可

五里至聖峯寺僧寮弘廓飛甍相屬殿後有閣三重祀天神一名玉皇閣雞足諸山非怪特崛起則鬱蔥相蔽而至此忽啟手披如砥如矢目界開郎蓋在諸山中段高者遠處不能凌逼而卑者皆若拱揖飛舞來就吾衿裾也繇寺右至彌勒院又三里餘皆度深林蔭鬱埋藏蒸風凝雲相為結構彌見其幽良久至放光寺近寺多古木其枝垂條如絲如線土人謂之樹衣或名龍鬚從樹杪發不根土亦開細花登山者取佩之辟不祥殿後有閣今

上命中涓高登齎大藏貯于上後負絕壁上為華首門每歲七八月于此放光老僧居此所見放光四十度寺左有峯于雲入閃時尚相賓主及出門遂為霧障若避客然途前有大石床憩良久歸宿聖峯寺僧有寶山重重八十神觀清按可與譚恨其方示疾不能暨義客問放光謂何余言如來大覺心爲光明藏皆以度衆生苦齊輪中光照閻羅苦兩脅光照入中苦兩手光照諸天修羅兩肩光照聲聞乘頂背面光照辟支佛皆向眉間光照十地中道果頂光則佛極果光者覺之用也衆生迷四忍纏五蓋流浪生死昏昧閉塞于塵坌中何光之有我佛大覺妙湛總持內自身心色相外洎山河大地即徹無礙譬之太耀懸揭于神天明珠吐輝于慧海高深盡照宇宙皆淨此豈重或塵沙者所能窺測思議哉以余所聞獨峨眉五臺逸迦九華少室時有光現豈非三大士及達摩金藏神通不然即四岳配天曾無光相似此益知如來宅常寂光淨土超四聖六凡遠矣

遊雞足山記

前人

辛卯細雨如絲氛霧四塞出門行二里至迦葉殿開山古刹也右土主殿神最靈殿西數十步有盤陀石可坐數十人正殿後為背光山出門右轉涉石梯攀蘿而上絕壁深谷崎巇嶙嶒懸泉百道喧豗聾山傍多古木輪囷離奇擁腫茇骯其枝幹上縱若虬龍下蟠若蟒虺交觸若相搏相噬風葉欽欽與鳴泉相應其巔有頭陀倚岩結靜室廣僅尋丈問無姓名以自北京來辭北京師居此數浮不出經月不梳洗神氣迥別與語似能解而不解他處如此可數十人不能一一訪也又行二里至兜率庵上為傳燈寺即銅佛殿繇殿後為普賢閣一里至普光殿殿後為普光塔則絕頂矣初登梯雲忽開攀至頂則雲團天頂如承塵四傍盡徹千里在目僧指其下隱隱成抹曰此鶴慶諸山此葉榆諸山如追如走皆望風遜伏獨點蒼遐舉鷲翔點翠霄漢若負不肯下西北一山純白狀如屏風僧曰此麗江玉龍山其東有微白而滉漾抉日色作金蛇以為洱海也良久雲霧復合了無所見

豈所謂阿閦國一見不再現耶未幾大雨兩三陣始止從塔左行道甚平睨其傍皆萬丈懸崖有特出更峻者為舍身崖如此可二里至文殊閣其前兩岩崛起相對中復一臺相去各丈許下臨深澗為虎跳澗臺上有仙碁石甚方整然無敢為伯昏瞀人跳而與仙相奕者從岩間下坡為蛇蜕皮亦不可輿扶掖而下為伏虎庵庵之右一石特起上方而平為禮佛臺亦下臨深壑一里至曹溪庵有泉泓澄可數顱髮一里至八功德水深碧如雙睛皆流瀑所注又一里至華首門仰窺萬仞絕壁下臨萬仞絕壑從者莫不駭嘆為大奇此地迦葉安禪處壁深入而巔飛出如簷故謂之門過華首門霧翳開豁輕雲如濤奔馬馳而密雲如絮如席如屏欲頹不頹欲動不動其奇變不可測如此已還迦葉殿雲團團起作山峯棲殿形其四遠則豁然盡撥下視諸山及州城蓋蓋疊霧諸溪如線縈青繚白眺望甚適是夕宿徽笑閣僧淨方最解脫乘諸生栖禪于此二十六年與語拔新領異殊會人心馮子曰雞足山者一頂三趾故以名是山以迦葉重久矣余考內典佛說遺教經畢拈花示衆曰無法可說百萬人天茫然惟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汝當護持金色頭陀即迦葉也及佛涅槃迦葉自雞

足奔來七日方至佛出雙足棺外以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說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迦葉所受無上法即所謂西來直指者也未幾外道波沸四魔橫恣迦葉即遣使彌廬山頂擊銅揵椎徧召聖弟子至畢鉢羅國結集遺教云何以法付阿難遂還雞足山入定阿闍世王追至山前其山已合既而復開迦葉端坐其中王瞻禮訖山乃復合豈即華首門耶是迦葉者傳宗于佛而演教于阿難也宗則杜口毗耶不立一字教則演音函藏至千百餘卷胡樓違寂靜異耶顆珠心鏡非指提莫見宗豈能捨教而教亦豈離宗耶或曰演教何如演宗然佛以病法非以法病有言不必落相無言不必墮空無礙無執語默皆適不然嘿亦病語亦病無得于法而區區執滯于宗教語默間或黏著泥水或馳騁棒喝皆亡有是處佛意荒哉蓋余觀于是山奧則陰森曠則陽察林色延清地氣含煖不囂雜而蕩神搖魄不枯寂而凋顏傷趾兵革不及虎狼不來蛇虺不生佛國禪林無先此矣

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劍川石寶山緣崖多石像有觀音有諸菩薩羅漢皆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剝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人之骨乃之其為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

又覆辯別莫究端倪噫嘻既示人巧於不可致詰之中後示人爲於不可揩手之處天壤間一段其事如予編籍中見之鮮不詆其謬妄嘉靖庚寅予與成都修撰升菴楊公慎來遊偹志其狀如此留棲不能去者累日照者指一洞謂予曰此中石羅漢以百計榛塞不能入悵然而去上至靈泉狀如仰臼纔容斗水百人挹取而不減不涸亦不溢旁有紫石覆壺翟之下有石獅石犬石蟇聽經等異狀天下名洞雖往往有之然石乳結成彷彿肖似獨此出於露地既多而又逼真亦其觀也下山夜宿興教寺升菴謂予曰茲山佛像出自天成然則混沌之初已有佛寺而謂始于漢明帝然乎予曰劉向序列仙傳謂於佛書中得二十四人則中國已有佛不自明帝始也列子學孔子者也其述孔子之言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教而自化則春秋時已知有佛矣嘗讀詩至緇衣好賢則知周之盛世固已賢之矣何以明之衣緇唯佛教爲然敝予改爲適館授粲之事亦唯佛門有之然則佛生於周初其旋已爲中國所賢章章明矣升庵撫掌然之予今別茲山三十年升庵已物化一日有方外靜宇蘇安二人持山圖徵予爲記且曰茲山非復舊觀頹圮已甚矣老衲嗟咸願修復予披尋舊遊宛如昨日俛仰今昔慨然

興懷追憶往時吾弟元朗秀才實從吾遊渠嘗以修葺爲勸竊祿四方宿志未酧其人雖逝其言在耳今諸人果不渝始盟予固願割益之遂書以爲記

重遊石寶山記

李元陽

石寶山在劍川州西南深山中嘉靖丙寅暮春成都楊修撰約予同遊初抵鄧川楊少翁兩衣翁招浴溫泉飲于其家懽甚生上賦詩投贈三日丙辰經浪穹見葭蒹楊柳沃野腴疇宛如江南款投山寺皆毀垣仆棟不得已就公館宿焉四日丁巳過劍川侵曉入山風威凜凜還路奇險或騎或步日西至山頂遙見層層疊疊如板屋如棧閣者石寶崖也箐底有鍾鼓洞從進之士窺而擊之予二人從洞外聆之宛如鍾鼓聲也寺門在望迅不可即二僧來迎挽手而上歷覽洞壑一步一生且駭且訝升階謁佛更折北升石梯至觀音堂又折北磴險捫蘿而上山頂有聖泉從石孔涌出不溢不流時從者皆渴爭先挹取飲百餘人而水不減升庵曰眞聖泉也予二人各飲泉一盃殊覺爽健遂歸故道下至僧丈舉酒相勞各賦詩盡醉而宿戊午出山南行望飛崖如廊廡然心甚奇之路人曰此中巖也巖嶺雕鏤石佛菩薩之像皆精巧奇特山石皆如蝦蟇狀閣西澗中亦有巖洞及石羅漢然榛莽塞路不容移步悵然久之遂於馬山哦詩

而同然常懷西潤未曾歷覽每以爲歎壬子戊孟春予偕弟元和子丈張半爻入楊和泛舟西洱河踰象嶺觀鶴林寺歷烏币山遂乘輿復至石寶此行錄間道宿村舍路人多不相識一泉一石隨興生臥殊覺暢適既別石寶將錄故道向中巖忽有熟者指曰錄西涉澗所見尤勝遂如其言而行二里許見一石山藍碧如染逼而觀之宛然一獅子也掉尾低頭如奮迅之狀一行人皆讙呼驚詫獅背可坐十餘人後錄石獅腹下穿出石澗遙見西溪崗宛崖岸如削立石如屏方石如屋可以結茅而居對暮景且逼空山無人竟不能往東行一里石上雕一波斯雖出入爲然亦前代石也又半里石崖險處有二石如象折南而上有玉女泉井不尺清洌可飲又里許右至舊遊之地追憶升庵琅湙沫嘗見非今已下世悽愴揮涕因賦一詩書之崖壁以寄吾思焉又南行三里有方崖矗矗巍峨如藏經溪中水石轇轕兩岸怪石如炊如獸如城如疊鳳符其中有爪胄聲令人愀然既而日下西嶺不及窮探村人結松幕相待各把巨觥引滿三酌而去

遊九頂山記

王士性

雲南者漢時五色雲現于邑北是邑所得名也邑有九頂山出郭北二十里山起九峻若禹鑄九鼎而列也九頂故有寺開山僧驟聞天樂下隨覓古佛于洞中得之而叙也時惟重九余與吳張二憲丈泊昆明遝馳而登之出其閨鄰飛泉爭道龍蛇走也平疇禾黍黃雲遠也天風吹入羽衣舞也涉澗納麓升泊岫頂鼓吹闐騈忽聽隔隴清磬一聲梵貝喃喃耳觀閑也已乃攬此一亭萬瓦參差樹影中乍見乍沒也生起然之臺蓋宮琳宇懸構滕崋若蜂房鳥窠纍纍然重累而綴也煙雲過絕壁若畫王右丞山水間以大李樓臺簇簇然而叢以重綃也罡風響鈴鐸而下青蘋之末忽復擁秋聲大呼若擊千百剎宇動搖將擲之空中也迺促酒人出三爵流之以數寒氣流已行松濤之徑老樹拏雲也千百尺翠色滴滴可餐也躡凭雲之橋掾栈岩阿虛閣度橦栈以過軒然洋道臨乎鳥道足懸縮以移也入古佛之洞石竇嵌空琢五大士相附以危樓雕欄畫檻旙幢錯繡與朝旭共麗也謁毘盧之殿阿閦三種出西南寶珞偏衮褌羊涌以上靈蹟秩振余與張君席地坐趺跏剎那覺萬籟寂然與心境徹也復循山北摩龍首之塔白輪正午壑窈窕猶無底止也入洞復生撥黃花注酒微赭相攜而起上三教之樓爐烟裊空袖之以出也吳君脫蹁南下余與張君復趨而登華嚴之閣危梯百級螺旋而上四眄無所不矚凭欄少頃意氣灑淅登岑中

起山外莽蒼瞑色亦冉冉隨飛鳥而至側耳聽下方鐘鼓覺身在鈞天上也既下回首閣縹緲天際恍然自失已復過一刹題構新成遥見前邨迷晻隱隱三三牧豎捲蘆葉吹牛背歸也復下棧閣走松坪時已月出高掛牛女之光燭地戀戀不能去也余三人者撫良辰之不偶念後會之未期因緣勝名各懷鄉土吳君則舉茭雲九峯張君則舉湘江九嶷余家赤城亦思九盤觀海悵然俛仰各有拂袖避舉之意乃命余為詩記之吳君原稼名謙家瀘水張君養晦名文耀家沅陵余天台王士性恒叔也歲重光單閼則萬曆十九稔也

遊九鼎山翠松般若二庵記

馮時可

自賔川過雲南縣縣東道為九鼎去五九頂去縣四十五里漢時五色雲現茲邑邑所受名唐代村人聞空中天樂累日不休相與芟刈翳棘氿洞出焉其洞有石佛像五軀寺因而剏雖經千年古蹟猶在後人重加修復遂成傑觀余自賔川來飯梁王山山麓金塢也雲南令黃應玄來迎與若話久之因更肩上山數折長松巨石掩映晴嵐望上有樓翼然峙于南嶺嵯峨天際問之名弌簣樓良久至招提從山背行老樹拏雲千尺翠色滴滴欲上人衣良久至頂俯視數里遊目無際邑城彈丸如在襪舄下前所見弌簣樓果果彈伏若朝宗自劬者下而入古佛石竇嵌空令人不衣自慄已而側足捫蘿升毘盧殿上燃燈閣飛樓棧道穴岩懸壁如蜂房鳥窠纍然重累綴于空中下臨無地已從石橋右折而度平岡北望九朶芙蓉崷崒突兀直排秋旻所架樓閣皆在岩半奇絕哉錄耳岡折而南為弌簣樓對望北岩如繡壁奇峭摩天於我掌極可愛也蓋非是岡不能見北岩勝非是樓又不能成此岡勝閣為楊曉屛使君建亦善點綴矣憑欄久之萬山莽蒼瞑色冉冉隨飛鳥至已而月麗長空氣翳盡掃輕寒如水清淒若霜北岩徧受月光如瓊山瑤殿而僧廬中十燈陵亂若繁星其南望

則萬山起伏如沒水晶宮纖毫可數生平所見月夕無佳于此然當此佳境天遠人孤雖無鳴梭響練之聆竊有破鏡分環之感矣是夕宿樓中明旦下山黃令請遊翠松庵稍迂五里從亂山中良久始至佛像莊嚴整麗廷中茶花數十株蔽虧遶寺門外萬松參差翠色欲流又十餘里下山坡歷平田至波若庵佛燈熒熒金像如生後有傑閣憑欄一望千頃稻花若一片黃雲其外遠如蛾黛翠色橫亘曠哉斯遊矣岩光泉響洗千秋之耳披萬里之襟何必五岳三峨三里入雲南邑宿官署夜漏發風起林杪謖謖調調驚醒歸夢披帷擁衾月溜下庭除射影屋梁恍然對所

謂伊人未知在九鼎耶翠松岐若庵耶江東小齋耶行遊臥遊孰夢而孰真也

遊雲龍山記

踰蒙自三十里而遠四山蟠東如轃若蒼虬行天百靈景從蜿蜒飛舞可愕可愛前出数里林木翳欝拔起如畫路人指曰是名石室中可坐千人又前数十里石岩嵌上而削下有蜂数萬營户其陽土人利之旁有石洞一肆啓牖土内平經行者夜宿其中足容百人云有虎豹蛇虺患其前石峯十数草葎雲表隱若城壁風松語天半可望不可即一逕逶迤側入使有百人守之虎士数萬未可傍也其中皆山箐盧数

十重裹数里兩峯石笋如束草木連蜷雲氣出其間如白練奇形譎詭勢鬼鑿神扃不相連屬如覆盂如巨鏞如虎嘆如龍翔鳳翥如王女靚粧勇夫鼻飾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迤邐其中回峯盤固翠雲揭溫琅玕琪樹瑤草文鹿出眇入忽意者必有安期羡門往来其間非人世也不然則山精水客之窟宅岩有神物爲之啓閉世有謝安靈運刊木通道奇秘當不在十大洞天下日景絶堅火光青熒疑為鬼燐策馬疾馳宿小雲龍山下馬牛肩摩尾擊無筭兩山萬石林峙雕玉臻雪白光摩夾甚怪土人鑿山為峽騎可通南即大雲龍山從絶頂鳥道斗絶雲霧間蹝踔数里不敢俯睨一峯東轉屹若屏嶂可数千仞峭峻尤甚躋不得展進寸退尺而入雨如雪氈毳不可禦焉瘏僕痛水聲琅琅山禽鳥固行間若為予言行不得者地主皆土酋通羅鬼書土毛倍于小雲龍而奇觀不及焉嗟夫昔漢武開西南夷議者以為勤兵于遠以事不毛之地今觀山川之勝土毛之富侔于中土宜乎王者之無外也

通靈洞記

鄒應龍

夫物有秘而必彰事有閑而必應幽賛神明存乎其人阿迷郡名

皇輿剏始音稱之美孰敢議之頃予以緣遠無良致

勤甲士念郡祇心實惴惴思無道以示戢蓋往愆會朋書偵報郡南有岩穴数處舊爲逋者藪予乃輕騎率帳下士樅擸其塢大蒐之溪珦磴步行且録至一洞懸石穿嵂詭譎周迴樹根盤拏蚪結藤蘿纏挂圖畫所不能畫也下有水湧出分兩派注之溪會歸盤江焉洞門横可容三四人予去戎服佩珥脩僂木列数炬前導初入壁偪夾下則水石交砌足踏跛徐捫壁登一石磴力躋之上頗寬敞面懸石柱数四重者猗者植立者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鱗次氣蒸蒸如欝冉歷十数步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即爽即又旋繞之如經数堂宇一處更高廣仰視之愁龍

蟠鳳翔鍾鼓懸列紓舒屈曲珠纍乳滴浸滛蜿蜒晃怪駭異眞奇境也南崖下黰湫漂沓火燭之則見横流洶湧波驚浪躍洑如奔馬淵潨濆瀑杳不可測志所謂以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遂踰故道出距巖而立反顧醒然如得問其名曰龍洞左傍石有標題曰南洞咸謂距此有洞三皆無此奇予俯而思之景與心會乃進郡守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謂夫有物有形名以形立斯爲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爲離方冷然中空靈源貫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通造化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秘今其彰乎郡之以靈明着之非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唯唯夫郡名述實未述也述以形靈以神也然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固有待焉今群醜跳梁干紀越常是迷人也田畝蕪于胥警行道梗于剽掠是迷途也高山流水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士迅掃氛祲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山川生色萬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山川効靈自今伊始名烏可仍舊哉辭未及終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蒐者執俘凡一百一十有奇遂繫之後秉予厚賞偵者整轡言旋命掌書者記之

雲津橋記

王景常

雲南城東畝有池曰昆明池之大不知其幾百里也昆明之上游其江曰盤龍江之源亦不知其幾百里也汪洋湍激深廣莫測而入達是通昔有橋曰大德煋乎兵有年矣

天朝下雲南內訌外攘庶事草創隨葺隨毁行道用棘今西平侯沐公以爲橋梁王政攸關不大舉無以示悠久乃命立表識搴石石發川流捷石菑度丈尺計工庸錮石趾以斷暴湍跳三門以通舳艫穹窰块軋夾以石檻琳琅簇造横截天塹方軌長驅肩摩轂擊屹若金隄亘若垂虹行者若履平地焉是役也經始于癸酉之冬十月觀成於甲戌之春三月凡鳩軍工以日計之幾萬千以其當雲南之要津故名夫十月成輿梁古之制也然未有梁以石者至漢以石梁灞李昭得以石纍洛其來尚矣矧雲南邊遐萬里新建

岷府輦轂之馳道三軍扈衛控扼大藩讋伏百蠻之地苟無輿梁以觀何以爲名城內地哉西平奉揚天子休德凡所以鎮綏經理興利殄菑以與前入痛顛如此然哉今得踐大中至正之塗捐繩牽索引之習絕攝衣褰裳之艱釋繭足皸瘃之難而偶焉以肆群焉以趨嚅焉以履歡欣鼓舞以自蹈于夷途繄誰力歟昔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莋都通使節也史萬

戳鋼鐵橋以渡金沙利行師也稍書之然通使節與通舉葦航重濟軍士與濟國人孰亟錄是曳之雲津
光緣前古矣於戲
天子休德西平布之
天子有民西平濟之巍巍石梁萬頼之矣

南薰橋記

李元陽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子賓川州知州安莊朱君作橋於城之南門越三月朔橋成明日丙午州之賓僚生儒合醉於橋祝爵于侯維時凱風景明其爲士者歆薰風之詩賡曰其以南薰名橋侯之惠和其永于吾土乎於馳龍津何邦憲書徵靈鷲山李逸民爲之記其詞曰維兹羅城水經其南流潦暴风駛鳥怒濤走石如馬其聲轟雷驚我居人况童喧豗巔墊以梁敎悍蔑究旋飛旋壞孰寃孰思歷載以來寤言拊髀待維朱君階命陞守爰自遥江莅我邊阜察其安危念其木秀剪植兹作燕及黄耇神應以和民生日厚既庶而豐民力已充人士是咨陟降是躬乃命王政杠梁是攻城凡四門維南稱雄上
表奉
制
關塞是通自宣勞來旟幟臨戎不有橋梁安示尊崇仍敝守陋渴稱在公爰作虹跨以讓激射爰屋於橋以防潦湮毀水迂流排濤壁石既免傍域之浸漬亦無作墊之刺激去危就安改泛以翕用利永成匪曰覲侈於予維墉言言寇倫是契維梁平平惠施以存
天子萬祀侯多受祉薰風自南沄沄兹水樓來其觀毋替厥美

霽虹橋記

劉庭蕙

今瀾滄蓋漢博南蘭津渡云源出吐蕃嵯和甸西南入麗江度雲龍已折羅岷東流順寧歷車里下交趾滙於南海岸峻千丈延袤四十餘里僰所稱天塹非那世傳忠武侯南征交水渡軍而橋始鼎建瀾滄其遺跡也第不佞與較西迤登睇其上則見臨江石壁峭立萬仞想侯出險中壘氣節凜然若在懸瀾怒濤咆吼如雷聲隱隱有滅漢賊匡復王家忠憤低回寓之不能去云何于後歸不數百許而橋以火聞其以彼醜之焰不撲將自焚抑物力成虧有數與情形之順逆適相乘耶吁可鏡已粵惟我
高皇帝平定滇南方内外畏威懷德二百餘年武功震耀文教倫浹西南諸夷輻湊歸順埒爲郡縣乃重修津梁治鐵柱以爲舟楫更瀾滄曰霽虹而雲龍兹峙嚴夷夏之防彰聲教之訖古今稱烈焉承平日久諸土酋環江而治屈首襲符障靡有二也萬曆丁酉春大候州奉學奪印謀官借貲順寧酋長猛廷瑞逆

瑞者隸蓄不軌惴惴虞其及也遂取二橋一日而昇炎淼若曰示我軍無西意此不亦叛逆魁渠哉且足覘順逆成虧之大較也太中丞毓台陳公暨侍御賓廷張公赫然會疏得

朝請曰而具悔禍獻所叛不殺軍師猶生之也不爾者執而俘之伏斧鑕它悔猛辭撤使再三不奉詔抗呼顏行師竟大舉俘逆瑞與從逆者露布以

聞

上嘉悅賚予有差顧二橋斬然燼餘猶病涉非可以委土寘射例者因令所部備兵邵大夫某優治辦撤葺之而大夫刻期結構徵工之梓若石者若所需利

用物諸料金錢除十萬類不動公帑出自大夫以下郡邑衛鎮所捐俸及諸鄉民樂施亦可若干工得之兵餉之眾不貯築諸而無弗勉經始於秋仲訖工於嘉平月之十日凡五閱月而二橋告成規峙猶舊焉兩臺且從大夫請易霽虹為永濟雲龍為永定以示不朽而屬余紀其事余惟天下物力無有成而不虧覘其情形無有順而不逆數也虧與逆值成與順值亦數也此不繫人事者也惟知逆而順之不使復逆知虧而成之不使復虧此以人事而回氣數不盡委之數也釋氏稱世界為劫灰而舍利子能以慈航維人苦海之外夫人一心爾從逆則灰助順則濟無庸以數論也武侯一腔精誠蓋不待梁滄江而此心以利涉矣其計及千百年之後誌於石託於人感通於中丞陳公之夢寐紀猛酋焚橋事如目覩侯豈盡識緜哉其忠順心所相照也故能預計大逆賊之不免為灰劫而又預計陳公之以順討逆其必克有濟也而示之夢若石意乎予固曰不盡委之數也是役也中丞壯猷為憲侍御惟志澄清藩臬都閫諸司總兵共念而邵兵憲尤始終其事備加勞勩皆以順濟順永猶逆萌者也繇今觀之橋其果有成虧乎哉其果無成虧乎哉余樂觀其成用志修攘大者以風來茲匪徒記二橋顛末云

重修霽虹橋記

鄧原岳

繇永昌北出九十里而近有山曰羅岷其下為瀾滄江考之漢志有瀾津之歌楊太史用修曰即瀾滄也源出吐蕃嵯和甸深廣莫測兩岸飛嶂插天不啻千尺岸陡水悍不可方舟其上架飛梁為橋舊矣邇修遞燬其詳不得而聞猛酋作難一烈而焚之主者竭力修建蓋募衆緣而成無何蒲蠻再叛大中丞陳公命率總偏師勒之兵憲杜公監其軍授以方畧軍威大振賊飛走路絕計無所出夜潛出燒橋欲以斷躡道而因永昌一夜盡為煨燼惟茲瀾滄在郡治為咽喉此北走滇雲道也譬如人身然一扼其吭則手足

舟矣　公曰賊敢恣陵罪在不赦當滅此而後朝食於是亟檄郡守期不日而成功而前募建時頗有贏鏹度不足則捐俸為大役先巡憲張公劉庚餘佐之二三守相及縉紳三老亦各樂助其成經始於春二月而畢役於夏六月矯若長虹翩若半月力捋岸爭勢與空闘利涉之功于是為大矣守華君勤石于江上用示永永則以杜公之命命不佞紀之方春之暮也不佞以較士往來茲江春水始漲舟楫戒心今幸睹茲役安敢以不文辭也夫徒杠輿梁則王政所有事又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道路古之行師者亦率用此漢趙營平奏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威行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前史以為美談而魏崔亮治渭水橫巨木數千章取而橋之百姓以為便至目之曰崔公橋蓋濟人利物知為政者矣況在禦侮是為安害之區困獸猶闘何所不至跋胡疐尾將狼顧不遑前茅慮無若臂指之相使則茲橋胡可緩也初賊燒橋勢猶猖獗幕府以為憂公謂賊且困螂臂何足以當車轍乃懸重賞而購之督戰益急賊窮竟縛其魁殲刈殆盡蓋賊平而橋亦告竣是舉也不煩帑庫之士民毋告勞財無過費重承利而豫軍興此之為功即趙營平崔雍州無能為役矣今天下津梁橋巨麗者宜莫如吾閩之萬安顏所錄不朽則以蔡君謨之記在君謨不嫌于自敘其績而公乃藉手于蒭蕘之言將毋令茲橋以公重也而以不佞之文輕乎哉

南壩閘記

陳文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于滇池東高而望之則高山在北左金馬右碧雞支壠蜿蜒環抱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無極惟窊其南而池浸焉南壩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之邱隤昧樣邵甸諸山凡九十九泉或瀆而流或灣而瀦或激而波或滙注而溪焉或山夾而澗焉攸焉汩焉會于盤龍江至松華壩則岐為二河一繇金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繇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于滇蒙段氏時過春登者堤上多種黃花名遶道金稜河過雲津者堤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河嘗築土石為隄堰于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千萬畝元時雲南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即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則此為壩不過與一時之利而于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王時為西平侯奉

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撫以惠利俾兵民竝力于田畝耕穫不違其時而南壩之修

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継領鎮事思弘前緒謀造石閘以蓄洩為經久利方儲材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継軒公迺圖成于僉憲思庵鄭公議定而後會焉時布政司左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二三同志皆力相也既而上其事于朝亦不易其初議迺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較之有智計者田凱李振郭進董其役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宜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為閘而扃以木視水之大小而時其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閘之西為廟以祠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為亭與廟相直而春秋勸者耕穫則休

于其中歲景泰甲戌八月十有三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力合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于旱潦而吾農得以足食者誠二公賜也頋紀其事于石置諸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迺以記屬于余余謂沐公為定邊之孫黔寧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挂征南將軍印以總戎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叅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為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不訖然余於是而知二公之所為當于古人中求之昔晉楊叔子杜元凱二子継鎮襄陽皆能修政立事以成晉業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而流風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人故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不朽此乃異時同道同得人心者也於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継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于孝立功本于德視古人奚遠哉余雖歐陽公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之功與仁者蓋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

得已哉

横山水洞記

羅元禎

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為龍院諸村村凡八村之田凡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凡若干石村故枕山而襟水水即滇池池池瀕村地勢隱起差具傾倚狀酋[illegible]上游走九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溉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即旬日不雨土脉輒龜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為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庋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横山墻立於前岸然尚阻先是議鑿山之凹為渠引泉踰山而東乃

其山石脊而土麓石堅不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于東五十有八丈村農合力率作紛若蟻之營垤蹢歲訖無成績方伯敎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俱先後經董茲役曰德先汝往視疏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可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以支頓圮功成徐易以石發帑儲如議數撥之上下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卒德先功曰得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又檄舍人袁應登佐掾以轄群王應登簡工之不習者

請以礦夫代公可其請召朱禎輩二十八以屬應登余時忝藩政同公往視指授向道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值予嘗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者公請于撫臺曹公雲山巡臺許公保宇僉曰政在利民毋惜費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隳前功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矜奮如命道果值寔隆慶壬申之三月十一日也迺始事庚午凡二歲易掾董役者三掾以直晝告者五告卽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十金數鉅功敎亭公曰吾何休矣公與時不甚合又欲乞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役尋以成功報靈藪朗闢洞中可偃蹇

行公復起掾役尋源引白石崖瀟山腰連山奄亘得泉二十二道蛇蜒縈紆四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綰若白龍扶雨偕山勢俱來若玉虹下飲潛入洞口絲洞而東出噴薄淪漣滙瀦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滋畦者圃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于旱槁民甚便之而得諸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屋可田白崖之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濬浚茲麓旣闢不淤不頹溉我稼穡充廩盈屢我公之績億斯萬年昌俎豆之以輪我虔適鄧公蘭谷來代曹公鎭南服闢所矣歌予轉今秩侍公之側語予曰古諸侯采風貢于天

子天子受之列于樂官令民謠采頌于樂官亦觀風者之所采也予職臬吏昌采民風受命閔敎其顛末善諸公同心賛成而又嘆諸公之遠識焉滇故金方境銑金銀氣鑿山采者所在霧集蟻萌莽麋焉徼外蠻夷中產珍石采色晶瑩名故產于井入井以求繩繫以入往往葬井中亦大艱危矣二物者寒不可裘饑不可炊俗多冒險沒求而五穀者一日不得則饑寒至利澤當前藐不起事惟上所率之耳諺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乃自古記之矣諸公茲滇閘以礦吉輒報罷而寶貢奉

詔停寢至稼穡所需卽穴重山滙斷流發帑鳩工不

勑功不成不止蓋視民所天不寶玉而珍不兼金而貴眞知輕重哉昔周以農開國各守家法以線遊曆周公賦豳風以諷王而却越裳氏之貢召公茇棠以勸農告王則曰不貴異物賤用物諸公之遠識同召之遺矩也鄒公名應龍長安人曹公名三暘宜興人許公名太淳安肅人皆起家進士敬亭公名善浙江錢塘人獅岡公名時範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士

横山水洞記

徐中行

滇國古梁州徼外南疆理所不及蜀秦畧通五尺道而以漢時且開昆明帝于長安穿池象之以習水戰

後雖爲蜀郡縣其泉池肥饒多蓄產之富安之泉流灌寖所以資稼穡爲通溝瀆以備旱計也自成義侯造起陂池迄元咸陽王輩復爲陂池及屯田求源洩水始知蠶叢

明興黔伯陳公乃開昆明横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自城西清水關外龍泉滙爲乾海子東行八里爲白石崖廿五里爲横山龍院等八邨軍民足墾田四萬五千餘畝其地高平比之岐陵緣崖鑿石而同泉流不及旱爲焦土有可用漑則沃野也嘉靖乙未李文溫等開崖導泉七十三曲爲水凡十三條卽横山止于石岩五隆慶己巳大旱楊應春等鑿五爲東西洞約穿三十丈未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遇之其徒纍纍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於都御史江陵陳公御史內江劉公咸曰此一成爲萬世利乃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瑩瑩容一人叉身屈膝以鑴用二人遞番所鑴而出入之彌堅難而解焉聲冲冲若咫尺東西竟不相植初以九旬爲期又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公曰噫乎泰山之霤穿石漸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然乎以舍人袁應登視之乃用門礦夫二十名明年三月公爲左使

弗給請於都御史宜興曹公御史安肅許公咸曰功旣垂成費安惜乎給之如初九旬又請公謝事不以

請右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帑以給礦夫焉迭彌乃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八日長樂公代爲左使公曰去志久矣爲此水而止今未卒業幸諸大夫圖之敢諾越三日公出祖數萬人泣留遮道忽傳水洞穿矣讙呼若雷而神之公曰亦偶然爾且謂召公將明農惓惓告周公誠小民秦漢水工鄭國徐伯之名以傳礦夫繁之一年良苦西鄉萬夫粒食二十人汗血耳其補助之勿緩官敍事者庫副使劉俘應登雖舍人勞甚其論賞宜優爲具奏記惓惓授長樂公而行凡用不滿三百兩爲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鉅而貽休遠也民共立祠横山屬余記之徐子中行

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澤率吏起論西門豹之未盡起於徒利尊之者耳矣有獨道之難若冰之鑿離堆世傳蜀江神有之為冰精誠所致横山不下離堆公每旦必齋禱雖舍人亦然洞穿與行會偶然耶滇田號雷鳴者匪雷雨罔秋八邨之有龍泉沛若雷雨矣允惟岳牧寔代天工以百世祀堂成義咸陽盡之乎代公治渠股引盡屬長樂公率土如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公名善錢塘人長樂公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士先後八年于滇遂為左右伯成是冰工云

新建松華壩石閘碑記銘

江和代

萬曆戊午歲滇水耗憲副朱公請于御史南海潘公言滇城東北郭故有松華壩卽甸之水走盤龍江者使東注于河河自金稜土人呼白金汁餘金馬麓過春登里七十餘里而入海於河肢流以數計逸而亍涵洞如綫田以次受灌不知幾萬畝也而是壩獨豪輸之非壩則小瀆易涸而河不任受畜小漲易溢而河亦不任受瀉畜瀉不任則腴田多蕪而民與糧逋河資壩所從來矣第壩故支以木築以土而無閘欲若堵牆遇浸輒敗歲修費閭司椿錢不貲有司掌章持厥柄力罷而功瑕僅同築舍蓋費于壩者尚什伍焉有况其不至于壩者也于河矣負焉而委以厥予

謂壩而不閘畜瀉何恃卽木而匪石終渫梗耳與其歲糜多錢而民無利也孰與合數歲之費而甃以石通以閘自閘以往若牛舌犬中馬頭皆衝流也胥右乃固刱地與石鄭大夫以畝科至便計也米椿之額累歲可問非他索也良吏經紀能吏分勞功者賞否者罰事成設以守時其翕縱而周防之如漕閘然此百世利也爰損助銀一百六十餘金潘公遂損一百金撫院河源李公亦損二十金迄新院歸安沈公按院南昌楊公至申請如前三公皆如議交給以費潘司嘉興施公閻司金陵尹公扣徵停埕木椿之逋負者又得四百九十餘金計若銀若細悉從金出而世

黔沐公又慨然以近閘石山任其採用于是使人各如檄起程募健代堅劖閘口高六丈三尺長三丈六尺五寸廣一丈七尺五寸牛舌犬中馬頭高一丈六尺長二十六丈亦尽皆選石之最堅厚者長短相制高下相紐如犬牙如魚貫而鈐以鐵灌以鉛閘枋諸漕扃以巨枋啓閉如式東西兩涯之間駢砥壁峙水龍若控經始于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告成仍名曰松華閘計費凡八百七十七兩有零匠作田夫五萬七千餘數力取諸條續底以漸時率雲南沙府楊公亦損助九十余金且日日上壩勞以肥布酒食公私焉亦致紓而不

勞終祐雲用一人強取一料故功成而人安之時與三司諸大夫登壩上觀壁如屹如巠河膴膴地有安流而天不能災是歲大穰諸父老咨嗟嘆息曰朱公再造我也歸之朱公朱公不有其辛瞎成事綵爲記略而申以銘朱公名芹蜀富順人進士改務興章利民多若此楊公名繼統秦南鄭人其與有勞者書之陰銘曰湯湯金稜邵甸遡源建瓴忽分東西決川壩枳而東如龍飲泉爪擢翌張百道蜿蜒割流膏埜萬畦濡需聿耶木耶昔何闕然蕭蕭捍衛歲糜金錢自公之來嘉與吏始亦有施公尹公悉賦成美楊公承之動有經紀稟成諸臺規茲永利金石巖巖當其射激閘閘言言特其開閉視其洹冰沸外派絡觀淇漲水沸內潰奮發于農農隙乃至工僉汙宮官厚其餼再閱春冬經始勿亟乃奏厥功乃泣要既殺事郁哉河肇成陽洪源自公明德廣遠人代天工匪閘無河毋特絕纜毋湯逝彼其流可齊其堅可磨蟻穴必窒如避黿鼉有劝必新毋仍柯斧百爾君子孫障弘多麻綿斯澤礪山帶河

重濬海口記

汸良曙

粤稽滇池之勝自戰國時屬楚名始載于史冊蓋金馬碧雞東西兩山夾護商山北來而環衛呼蒨中剖爲大都會其下拉受邵甸牧羊山諸泉及烏黑龍潭

菜海海源洛洛河諸水爲巨浸延袤三百餘里渾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其南稍西一小河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又名滇海云是海口小河寔滇池宣洩咽喉也疏濬不加每歲夏秋雨集水溢田廬且沒患非渺小先年當事諸公率多裁成海夫有編閘泛有期爲民之意亦既殷矣萬曆改元癸酉關中少司馬蘭谷鄒公來撫茲土偶値霪雨連旬水泛病民公用憫惻檄下閫司行經歷陳子指揮王子甚議差請如前三年大穵例築壩閘水分段興工開穵凡念餘里調集指揮千百戶若干員夫役萬五千有奇竹木麻鐵器具工餼約費帑金五千有奇而一壩之費遽至萬金惟時鄒公復行藩司議明年河中養齋郭公按滇亦謂事關勞費須詳議其秋余以承乏左轄至適東西用兵之餘斗米三錢軍民艱食汹汹難糶宜兩臺節財恤民至意不可不仰體也冬暇新至其地謀及郡守士庶父老而廣詢之適來滇水從出之口牛舌洲横于前龍王廟洲塞于中此金湯水口風氣攸關蓋奇勝也士人咸指故道水繇洲左豹山亦行十之六七繇海門村旁行十之三四今左流幾一二耳況下有螺殼黃泥二灘之於冬水落而背露春水涸而龜昂故工所可加而豹山之下獨宜深濬壩舊築螺灘止可勿循越明年乙亥正月適同年盱江近

滇羅公以屯田憲副巡昆陽余亟往迎而咨議之且見二灘經流欲絕羅公因力贊曰螺灘之壩不必築豹山之下必宜開議遂決復請兩臺俞允疏濬一做撈淺之法且併龍王廟而新之爰命右衛指揮孫子承恩董其役雲南府判勞子日積督之調各衛所州縣夫什之二乃孫子則因分丈布工論方驗日工無少曠焉踰月而工竣寔三月哉生明也水復宇錄豹山下行而螺殼而黃泥無復少阻工費官鏹僅四百金視陳子王子循舊三年開宅不啻省什九矣孫子請勒石如故事余曰嘻是奚足哉他日請之再三辭弗獲已因憶是役非兩臺之憫恤孰與肇始非羅公之明智孰與贊決抑非得孫子之勤筭而董之又又孰與綜理之甚密而迄工之甚速耶傳曰仁者講功而臺以之又曰智者處物羅公及孫子之謂也衆思集而忠益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即此小役可以槩大矣後人觀此其於興事考成當必有劃然默會於中焉者遂書以遺之鄒公名應龍郭公名庭梧羅公名汝芳皆起家進士余爲新安方良曙也

湯池渠記

洋　顯

湯池渠肇始於洪武之丙子時西平惠襄侯沐公在鎮以雲南師旅之衆仰給餉饋固備次守用廣開屯田爲悠久計宜良在滇東南當陸涼路南侯襟既置兵守必謀其食公相度原野舊有溝塍廣不盈尺注流弗遠湯泉在旁人不知用祇呼臙臙棄爲荒隙承畫地產是年冬發卒萬五千荷畚鍤董以雲南都指揮同知王俊因山障隄鑿石刊木別流大渠道洩於鐵池之竅而伏其袤三十六里濶丈有二尺深稱之逾月工竣引流分灌得腴田若干頃春種秋穫實穎實栗歲穫其餘軍民賴之越二年公薨壬午夏既芒種雨不時降人方爲憂獨宜良水利不竭首畢農事將較黎老益追慕公德咸願鐫石紀頌丐銘予乎顯銘曰湯池之渠宜良之利人食以生維公所施我公伊誰黔寧家嗣善繼厥志奚啻一事渠流沄沄浸彼邊甸覆石夾土相輔沃以穤米荒石內列錯若碁置又山腳前溝腳流滙合壅沙塞患在咽喉乃隨地之高下以濬溝築閘弄壅以殺湍計費若干百兩公不時經行稽其贏縮效益工料一百二十三兩厥功告成一望如截沂源達委會爲安流遠遡近訴無沭如志迺三年之夏徧爲蓋陰此和晏然蒸民謳歌桃臥侍穫蓋數十年所僅見也于是士民喜相賀曰逝彼流泉公爲治之終尋阻饑公粒食之維茲蕪穢孰誰理之于皇新會孰誰開之公開書院髦士以興公清庶獄枉抑以伸節識里甲民無濫徵清理屯田師有餘糧荷公之功沒世難忘于是鄉大夫霍公憲葷

卽事每丈平處一人至二人有沙土處倍之有石處又倍之凡一千有五百人每五十丈督廿百户每五百丈督一千户每五日督一指揮通判等官察其勤惰以上下其食事三旬而成水通物潤且有地以鄉計者四以畝計者數百萬以城計者抵城下四十里過此則潤及阿迷州若猶未已也天之生水與地成之而人之所以贊之者至是皆無遺憾矣不然則瀦於坎窞湖澤與土石相汨沒卒歸之無用之所而已矣畏天命悲人窮周公當先爲之豈欺我哉南京監察御史王明仲讀書于家感而有請且言吾徒生長于斯聞有湖在石屏未嘗聞有利如此不刻之石何以垂遠而傳不朽乞公偕予方走書以白當道然之爲民事所當亟者文重王子之請激從之

九龍池溝道記

陳善

縣下關取道永昌皆崇山峻嶺鳥道紆迴絕瀨濆陽自關坡而下平原博野四望如一無闤闠逵逵抵乎郡郡蓋西南一大都會也城西南隅有龍泉山沿下出泉爲九龍池幅員樸畝許清洌見底晝夜沸騰流沫三十餘里循池而西積土築壍導繇南海以資灌溉先是分爲四十一號以通遠邇均疏浚然土性善崩潰決莫固弘治正德間先任憲副林公某議甃甎石自一號至四十號業已就工後因陞代不常無繼之者每横泛流溢沮洳爲患前已修治水流不盈溝澮易達農夫拱手而成晏然其未獲水利兼受水害及遭時旱乾農不耕收財粟匱缺官租私券懸罄待盡自正德以至于今其患非一日矣隆慶元年鄱陽鶴山鄒公備兵此邦冬十有一月軍民陸京春等陳牒臺下以修甃溝道爲請公曰吾受命于朝而責斯人其可已乎乃檄先郡守浦江張公暨指揮趙袞博詢鄉者耆老以求至當議定則以白于中丞江陵陳公白此萬世利也修墜興恤生人流患實多俱如議行公乃動黑白窯六百四十兩有奇行指揮趙袞及時鳩工範磚株石起五十號止三十六號甃以城磚田稗勿羅勿勖冬有數擠公跡云迹我思無替寫石斯礪憲於萬世

石屏永利記

陳宣

滇南屬部臨安予與憲副包公好問寔守巡其地皆有責焉時弘治癸丑自春徂夏丞月望向旱不雨春秋所必書者人心驚惶走告無虛日聞有言去城之西不五十里有石屏湖俗稱之曰海若假人力開濬水可上行惟雖潤及枯藁湖落地至盡膏腴也憲副王公行之邀我二人望三日偕至湖作謀治式始僉如王干之百千丈有奇令郡衛知府王資良指揮龐松各出民兵共役令之稱畚鍤具餱糧程土物明日

述民之歌屢促予爲記德之碑嘗聞自古爲國以水事爲重故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鄒公舉數十年弛廢之業完二百年未就之功所以安養斯人遠矣吁斯池也使在朔方西河汝南九江作史者當叙入河渠書修渠之功亦宜與西門豹鄭國並傳矣今在西南遠徼誰知之者自今求昌綿決野無凶年漸至富強鄒公之功也是用假辭勒石以詔來禩

南供渠記　楊士雲

蓋瀕河左爲大溝引水而北者四右爲大溝引水而南者二因名爲支溝以注田者不計焉田爲畝餘五

萬賦爲石餘五百戶爲百有五十居爲千餘室河之利溥矣而恃以爲利者龍泉耳龍泉以南爲高阜曠可若干畝勢豪闞利欲橫截泉水而田之在正統中爲土酋成化中爲守禦弘治中爲豪民某某長康民以遏我流輒訟之諸弗得逞正德庚辰有豪民者踵故智糾同謀詭辭于府乞墾田輸賦里中老　戡得賂報可遂給印帖發收冊民沮愬者相屬也前守吳君以徵入弗及改判豪民者復詭辭于藩司誣衆傾已下府覆之新守王君得其情嘆曰此地此水果可以利昔人當先爲之矣奚竢今日哉夫以數家之利而亢千萬畝之良恣一夫之奸而貽千萬衆之戚何志哉迺追帖削冊戚服其辜民歡呼相謂曰微我公南旬其藻矣夫人之劾亢者亦永有懋哉謀于鄉貢士趙德宏國子生楊懷玉輩紀事于石請予記於戲民非穀弗生穀非土弗殖土非水弗滋故禹謨六府洪範五行皆水居先而後世河渠書溝洫志加詳矣蓋善爲民者所以興水利也涸也爲之畜引溢也爲之分泄廢也爲之修復又患民之爭也則爲禁令所以禁其爭也抑豪強而已矣昔關中仰鄭伯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碾磑利奪農用李棲筠請皆撤毀唐史書之輝狹簡策非表其爲民者耶南供之利白渠之類也龍泉之遏上之壅也曠土之利百磑之

類耳懸可溉小而頗大郡王公之意固李若也是宜書然李嶽爲諸權貴事方捷亦屈出刺常州治行卓最君益以爲事言輒積外稍遷臺省蘇守鶴多善政其風節治績亦李若也又宜書君名昂字仲顒四川廣安人起家弘治乙丑進士玉屏其別號也

西龍潭記　馬卿

鶴慶有水曰西龍潭出郡西覆盆山或曰龍潛焉故名東溉諸村屯歲七月九日郡守率吏民祀潭神徧望境內山川築室于貞山之椒修祀所也府治前故艱水正德元年耆民楊壽廷議開渠引水知府劉廷允其議於守潭之東南開二渠一至府前曰南清渠

一至披頭邑曰北清渠民利之然東瀕諸村者水猶艱農時上流專其利而下流後時弗藝嘉靖四年予謫守鶴慶明年秋率故事禮神畢僉以之水告予乃陟降原隰視潭下山勢環抱曰是可築堤以豬水又顧山形頓而復起三臺隱然臨于潭詳曰玆惟山水之交風氣攸萃可以祠詢于衆二三耆舊外盜種其地及上流者交阻之予曰疑事無成吾事决矣乃命計畝程工築堤障水以千户李瓚百户王翰驛丞周寅耆民楊壽延等董其役以十一月始事正月告成故西龍潭為上潭東北為石閘以通流曰普利閘次一小閘為橫流閘斷閘之潭為下潭名曰龍寶深二丈餘周五百餘丈堤曰萬年高一丈五尺闊二丈長六十丈為石閘以蓄洩曰永固闊五尺下為石池池下之閘曰會濟東分一小閘曰波流山故為金燈故曰秀臺建祠于中臺曰禮神移故堂于南臺曰齋明建亭于此臺曰樂亭梁指揮趙贈又建亭記小臺曰觀瀾山下為坊曰秀臺龍寶右神利民既成明年春蒔秧者水具足古所謂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信夫予懼後之有爭也因定蓄洩之法溉田之次以示後云

黑龍潭記

陸祈棟

予家西冲喜農事有薄田數十畝粗度其宜樹藝稼

穡凡水泉可汲遠者率鄉中子弟濬導無遺焉蓋雖勞而發生暢茂之趣亦自有可樂者嘗以為苟得予民社職亦當如此矣初知河間河間為古九河下流水聚而土潤既築堤以障狂瀾複分流以灌瀆河之田數百頃既而移知鶴慶乃詢郡人之在都下者僉曰郡有東山河河東田資以灌溉河西田則惟龍泉是賴龍泉凡廿餘所而黑龍泉之利物居多泉出郡西南宣化山下經行溪澗皆有泉迸出處高則澤可以及遠適至郡將首圖之二守張君君用已命百户劉儀董興此役矣因督之亟應役以成笑再閱月來告成遂偕君用命駕遡流而上溝閘廣五尺深三尺許遠山之曲二十有四約三十餘里數跨陂阻攝永攀崖躡巘巖嶽而後至潭所是日惠風拂面麗日當空命從者芟榛沐蘿纖草驅亂石面潭坐景益奇蓋歲庚三月九日也庠生趙汝詢等請予言勒石以垂永圖利物而分淀豪右其敢有擾竊者予於戲古人有言驅民南畝而後民可使當然雨暘不能以時旱澇不可渠搆於斯而不為之處雖有愛民之心亦為徒善而已矣昔安定胡先生教授子弟即設水利齋議者以為有用之學况夫有子民之責者獨可不急汲此耶今吾輩坐糜公堂而吾民不飢不寒其心樂乎不樂也然則茲役也將以利予民亦無負將

以樂其利乎民也是爲記

敬思堂記

程本立

皇帝即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夷而黔寧王鎮之旣十年黔寧薨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命嗣侯歸鎮初黔寧之薨有歎之者曰孰爲我父孰爲我母無母矣居無父矣拊天夢夢乎莫恤我窮乎及嗣侯之來有歌之者曰于畝于畝是耕是耔維黍維稌以飫以餹我有父老先生之子噫孰謂夷狄不可治耶然人知夷狄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爲治知所以爲治而不知所以出治出治者何道也道以出治

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黔寧乎胡以知之以簡重沈默而知其靜也以尊信太極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是則於治西南夷也何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厲於茲土有年矣兵食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不遂思所以遂之遠者思所以來之汙者思所以新之簡節踈目思所以安之需仁洽恩思有以樂之蟲蛇驅之豚魚孚之我其不敢不敬共朝夕以思無墜厥緒無替聖天子之命哉于是名其燕居之堂曰敬思欲其身在是而有所警于心也愚竊惟續孔孟傳于千載之下者宋周元公也于元公見而知之者張獻公也微斯人天理不幾乎熄乎太極圖萬化之源也西銘理殊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太極圖之要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西銘之要也斯爲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爲嗣侯繼志之本務本之知何敬以存之思以擴之而已武王聖也克殷而問箕子以天道踐祚而問師尚父以皇帝顓頊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用五事曰思曰睿睿作聖尚父告之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聖學不在敬乎太極曰君子修之吉則敬勝怠者吉之謂也西銘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通書曰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思者聖功之本也又

所以釋洪範之言也是故敬思之體爲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以知敬思之用爲甚著非徵諸先王之烈無以見學先儒以立其體法先王以行其用焉入爲三分以福天下悉于嗣侯固企而望之

石淙精舍記

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右淙渡徙鎮江于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盡李不逐眉山今其墓在郟鄏之間曰小峨

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陟盧山則又詩曰茲非有道者烏能盖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耶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菰蒲交合水汨汨循其間冷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粤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盧山陽羡下也陽羡姑置勿論且盧山其志奚爲者耶顏子

圭袖不見於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彙用功著邊徼勳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據水匡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余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之塵而耳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鳳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盧山豈因濂溪意邪愚不佞從及公之門力不足濟流揚波南聽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碧嶢精舍記　楊慎

滇海西作舍舟登陸俗曰高橋橋之古志橋實曰繞以山形似秦嶢關爰此稱高嶢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康鎮之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茲古是曰碧嶢慈叡疑於揚子曰茲嶢也所知之所號之知俗所不知易諸己諸揚子曰無易仍舊也君子則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失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寧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揚子續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悉名異哉穀梁啟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失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滇俗華孰簡吏局細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而漢

地方解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聖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石碌慄而爲禄脈呂閣而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書丁灑滄注之爲漾滄江也不正嶢之爲橋尋有言既訛碑志襲謬畫局承襲俗而傳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意乎康鎮于春秋尋問其學而又以世族閥予明習當世故名也固雅俗博陋之灑鵬辨物正名之承石與周注而志之君大臨覽眺聽之美薈蔚清冷之與卷中得賦者卧備矣

可賓堂記　李元陽

雲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堂曰苛貞鄉大夫士為其子矩名之者也節婦本宦家女歸方公珮甫數年年二十九而寡舅姑老且衰諸子皆幼不更事家故蕞委節婦矣不二志去容飾薄滋味痛自摧毁躬事紡績以供饘養允喪葬婚嫁極力營辦不足則脫簪珥為之歷寒暑二十餘足不出閫閾而事亦畢治孟方洪世有武庠公珮未及嗣長子政亦早卒至是次子敬襲指揮使敵為義官而矩習舉子業方游庠進節婦泣謂之曰吾不幸分當死所以不即死者以爾輩在爾輩各有成吾他日庶有以見爾父于地下也弘治初有司上其節下禮部覈實

詔旌其門曰貞節後二年節婦亦卒年五十有三而迄後敬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獲贈公珮如其官節婦為淑人矩舉進士歷官禮科左給事中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其一女適都指揮僉事李增門戶貴顯偕於往昔而斯堂固存大人士又從而賦之多至若干人予觀易之坤曰含章可貞可有二義不可不具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極不外見而承載發育歸于有成非有正固之德含畜持守久而不變莫之能也臣之于君婦之于夫也亦然節婦之志誠懇矣然使當時意氣所激決于一死則煢煢諸孤將無所以為命況望其藝學之成就譽闈之擇緜家業之

丐其大如此哉此貞之德所以不可易而亦不易感也且敬之在帥閫方運籌効力期立功萬里外而矩又慎官守勤民事敷

天子惠澤于一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殆無負乎為人臣者其有得于含章之教矣乎予又聞公珮通書史敦行檢嘗還遺金三百兩人稱其義而以婦節擬之有義節緜衍厥世詩云刑于寡妻然則節婦之刑固于是乎在矩予禮部所舉士也請予記名堂之義故遡其所自出者語之

優游堂記　　李夢陽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浮李子

問曰生何志張生曰含也顧為古之優游者爾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蹙然而嘆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嘆也謂含竭精以探賾邪身藝以俟庸邪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驊騮既羈世網縶嬰之邪柳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于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任故采薇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斷

何也於文優以足訓遊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愼爾優游夫舍少而達名于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遥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嘆張生曰舍文之得之未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舍奚足云

清虛閣記

吳　堂

辛巳八月既望携酒挾客飲于清虛之閣是日也潦盡水清霧收山潔雲容淡而夷與霧氣凉而剝落稔忝遍阜畝之雲黄蕁荇布方洲之釵錯金柄擅司署權頌卻衆盂相屬于焉是樂客有似牧生者規中矩衣長揖而前揮觥引滿再熙而言曰天地設位乾坤以寧川融山結距古是存羲皇演畫禹箕範疇不有斯文孰闡厥幽惟玆鶴慶古設夷方聖明皇皇乃理乃疆乃冠乃裳文教誕敷南國之光選良任牧治具畢張然則一方文事繫之君侯久矣命詞比事非君侯其誰哉謹按閣跨白龍祠山麓祠上山數十里最高一峯名金山頂下為白鷺山翥若騫鳳萃于祠其源遠莫測至祠下而泉百滙為潭故謂之白龍潭舊有閣卑陋弗稱乃令命百戶母昂王瀚特新之材出衆願不費官帑閣面東侵入潭三丈許高約過半欄楯周匝窻楹掩映左洲右石翬飛跂立石寶巍然其前牆漾工委蛇而還合攬群采之繽紛挹衆秀其雜沓矧清秋之佳致超四海之泒廓已而倒影沉碧迴光侵閣風靜晦生山空木落猿猱樹而哀鳴鶴淚空而聲霍冰輪半側皎皃影躍扣舷下釣錦鱗尺躍斯則閣中一時之大觀也諸君然與否與衆皆頷頷遂命酒各數觥書以為記

滇志卷之十九終

滇志卷之二十

藝文志第十一之三

記類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我明令于臺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便宜釐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閱歲激濁揚清威惠覃洽先是有金稜河石閘之役來河流於濤險奪民命於波臣甃石安瀾歲免衝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其力者惟公之賜業欲明德旐為功矣頃相繼持斧者復奉

簡書計且莫可抱撫貧夫粒食之源間即吾圉之不固獨吾民也乎哉儻意或轉屬之而姑待之其何能無覬覦無避難無狃近貴以一時規百世力勸從前未有哉公則念滇介遐服首城巨會勢尤居重馭輕城故無外郭亦惟相沿以有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視之前異日者警在門庭莫救堂奥之安藩籬不固隨召腹心之悔豈非築舍滋棼民難慮始乎適者鳳衜稀突至瀾內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役毋罷費即不貲則偽宅工材寧糜公帑地扼其要則規度遠近務廣崇墉役不勞民則耗庸既稟懍然予來以僕道相使上下和懌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三千餘緡另建戍樓凡八楨幹畚築丹臒塗塈課埴努穴竅然并然經始於歲之三月落成于歲之九月諸朋伯大夫相與經營拮据嘉賴成績屬書其事余因翊成周盛時肅慎貢其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動色相戒下迨列國楚人伐莒莒潰入渾春秋譏其無備公惟亟申畫謹修備以有茲役也險固既設戒之神象常張于以銷亂無形則保邦要道也雉堞星羅守望碁布居平不啓戎心捽有窺閱者亦可折箠而笞寇禦民長策也貿遷輻輳半處市廛蔽扞森嚴歸者雲集賓閭閻之物力寓招徠之遠圖抑又通商惠民便計

也萬里炎荒每憂鞭長不及一隅無虞。隍奠安周垣

國家全盛財充車書無外夫須也洵一舉而衆善集矣說者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猶於設險守國之議乎故重門禦暴蓋取諸豫爰傾持危適際夫蠹鳴豫此所恐蠢吞於今綦微而維挽從之愚牆成事知情未萌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必徒之必耳以妥卸滋因循以因循成頹廢墐戶不塞風雨飄搖天下事大率近是必乎滇既為河防而隄之又為牖戶以衛之豐穰登於南畝守備日壯於金湯其所為計安一方者擘畫不遺餘力使後之人盡

如公之事不避難治兇虞度也行見脅者興矜者起袛劾助勅底定之累朝肇盤石帶礪也基滇民尚永永祀哉爰宜書之以告來者公諱濂廣東南海人中萬曆辛丑科進士其按部諸善猷善政業多鐫之口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是役也中丞沈公儆炌以後時至謀斷罔不同心封疆尤勤顧慮秉思益贊籌規曹應搏粗即寄折衝衣袖不拖於盛共孤遠略豪哉我外藩其經理則石碏施公爾志程督則憲副詹公守身楊公爲棟趙公性梓都閫尹君啓易登廣南守砌君建舒晁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不侫化既書其事爲之詞曰滇壤天末屢煩我宗漢

逆猺燎始爲厲莫啓事南詔中土爲敵台永恭畫王會未遑於梳

聖武鬱棟壁熾西被流汝稽首稱藩木邦金匿梯航萬里標心揮志環甸

天至時不諭琉璽茅潛啓怒燼齧車飛梁臨衝訂讓對勝爲氐先西公來周咨之綱之紀繼夜徑參籙逸押兕未雨徹桑如臂運指乃度那閑乃謀厥始重阻雲連麗譙肇起後廩於官民不知使根本內奠雙靈外徙世屏惟翰我疆我理國事視家懶歡就理中逝嗣來爰共濟止曰惟御哉善何必區刓滇學克寔僃慶此倫豫無虞棟隆支地匪公櫓荷大役魏巍老成

猷念師師濟濟屏扞南交永億千紀

新築勝衛司城記

侯　璡

欽惟

皇上緒承

列聖嗣登寶位四夷八荒莫不梯山航海稽顙稱臣述職納貢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茲時也越兵戴麓川酋長思任遺邊守緩馭遂肆倔強戰責太承侵軼疆場盜孄我雲南臣以聞

上乃勅廷臣曰夷狄禽獸不可以中國道理處自古但羈縻而已稹申命守臣謹封域戒斥堠嚴備守需

招徠懷賊去逆效順轉禍爲福所寧彼土庶全草木命實

皇上好生之德同天地之涵育不忍加兵蠻夷者誠以兵凶戰危一壓境壞勝從周遮秩及無辜也叢茲惡任發囚恃險執迷頑梗愈作跳梁螗聚蜂屯乃插我南甸乃突我干崖乃犯我騰衝殘囂罪寔邊守帥躬以事聞

上軫念邊氓悉吾赤子遘賊荼毒匪加兵殛之得以獨猓獷悍不可附也不得已出師命兵部尚書王驥行便宜事總督戎務定西伯蔣貴充總兵簡偏裨統虎賁羽林驍騎各鎮士馬十有五萬俎征之分路並

遂窮擣賊巢致討刦營鼓深脅爲士衆賈勇左右夾攻斬殺賊壘噍類無遺賊既敗衂惟子思機狼狙夜潛遁居孟養時正統辛酉十有二月十三日也凱旋獻捷

朝廷嘉之凡同征將士陞賚有差迨壬戌七月

上以麓賊未殄與西頑矣但雲南遐荒去京萬里百蠻雜處叛服不常自昔継有武臣鎮臨特乏文臣以佐理乃

敕兵部右侍郎侯璡刑部右侍郎楊寧選其參贊戎務用靖邊侯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總軍旅仍行便宜事節制雲南諸司偕前總兵都督沐昂同進

涉雲南諸衛官會諸騰衝去鎮二十有二程山川限隔險阻懸絕蠻寨環麓甲於西陲寔諸夷出入要害地舊有城屯兵防禦於茲久爲賊竊據今復其地苟非鎮靜曷克攝遠夷固疆圉垂永久哉乃請於

上可其奏改至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調指指揮李昇控守以兵乙丑十月秋官楊公代進參戎務奉

敕偕總兵鎮守官黔國公沐斌等帥雲南將士萬五千城築故址乃畝度地理民數教士卒築方城周匝七里三分匝伐匝博容民居也前昂後偃因形勝也可觀可萬便守戍也丙寅十月進再奉

敕統兵五千用砌城垣然兵燹草創甎料猥就方興都指揮李昇教將士鑿石城西山距七里去堅盈尺得石堅美用工寡成就多殆非人力獨作實天道保民默造耳第匠作未備工從三月竟脊四門臺高一丈五尺洞濶丈四尺高丈六尺邃七尺廣十二丈興城稱越明年丁卯總兵官黔國公沐斌鎮守左監丞和寧參將都督僉事方瑛偕進奉

敕統兵萬五千駐操騰衝振敵威武復調木邦緬甸千崖隴川芒市灣甸鎮康夷兵渡金沙江進孟養令伐賊子時率領士卒雲南都司指揮李昇李友李福楊濬司韶給足軍餉布政司左布政賈銓按察司副使鄭顒僉事張清因遐暇日復督將士修城垣鑿伊

域昀已田斯役也總帥諸公綜其事方面諸官董其務將士工師力其役值天日冬霽庠祆頓拜人心協和樂趨事工用覺勸勸建城門樓四座高四丈有奇廣六丈四尺重簷三滴三間轉五亘三十八楹劇用材木梗楠豫章悉域此三十里皆矗直精微城墻四面建雉高二丈五尺復劃西山右石包城經營是歲甲辰月己酉日落成戊辰年甲寅月甲午日然而樓櫓壘麗懷鬱狀之觀臨城池高深保軍民之無虞誠足壯封疆士旅之氣削夷醜覬覦之心矣既而賊子就擒邊氛請息民庶安堵班師振旅留兵戍守將告厥功成謂予宜述大槩始末命工鑱石以紀歲月云

新建澂江府城記

陳善

司馬相如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予觀澂江之役益有驗於斯言云隆慶四年之夏內江劉公接涖此邦登臺眺望訝無城郭太守徐侯進曰此方接壤賊藪環以諸夷頻年秋掠民鮮安枕四境內桴鼓相聞設險守邦誠不可緩侍御公韙之偕乃以城事請於是都御史江陵陳公同侍御史檄三省諸大夫會議維時左使鄖公與衆謀曰往者安銓首禍遂破嵩明長驅無前震撼省會郎州有堅城民當固守矣近如尋府呂公既城武定後有鳳賊之變城守頗堅賊勢遂靡閱其時省城皇皇邑在邑嗇然思患樂從太守議良是乃命廣西守戴君躬度地計費七千有奇具白兩臺疏於朝荅無卻覆議如擬從御史請制曰可乃屬監庀兵憲曾公一經往視廣徒謂徐侯曰建郡啓土將以安集庶元審形勢利全民用攸賴盍慎圖之翌日請視舞鳳山曾公陟巘顧盼凝佇久之謂徐侯曰左右何山也曰東為金蓮西為玉笥曰靈秀鍾於此矣益是山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注首於此西山環列中匯大湖斯誠天設若有所待徐侯乃白侍御公曰人和為上形勝次之大功肇建宜屬羣策予承公志乃約參知莫公如吾羅公元禎分巡

僉憲蹇公來譽躬往視臨庶民子來千夫荷鍤欣欣趨事聲震原野諸大夫喜相賀曰舉大事者應須人心此可以復侍御公矣先是兩院具疏以勤盤謀羨餘爲請戶曹惣廚餘額乃請旨覆部曹公與侍御許公議曰戶曹所難者額解耳餘賦頗饒故城工未興亦當事者又安西南大計也本月侍御公書驗之細民譸張言人人殊少參徐公中行蹇公來譽主持正議屹然不動侍御公至上新城據府堂諭衆曰辨物居方孰踰於此乃大書保釐堂三字懸於府治繇是人心大定毋敢言不便矣乃檄曲靖府同知來[illegible]令各拔牒挨籍發屋先是言不便勸徠郊溉水侯乃於八月之吉肇建土城至十二月終役悉竟治中陽廉縣公署儒學院道行臺次第徽成而居相望百堵偕作蓋舉大功動大衆未有若此其速者也侯又以西浦龍泉源流浩大西民恒苦滲漏東民不霑餘澤乃導民開河引泉至城西北隅會東北龍女泉繇東南入於海爲是西民無水患東民資灌溉之利計用民三千人甫三日畢工惠利溥矣府居僻壤商賈不通侯於西城南門開小河通海子商貨自臨安來者舟行由江川海門橋直抵南門由是展商旅聚貨財民多稱便侯視國如家忠誠任事苟可利民不遺餘力民竭力從事亦如子弟之於

父母故凡有興作咸不謀而自來也壹侍發徵期會哉雖然侯為民慮與然非兩臺主議於上則謀不成謀不成則事不就乃今萬年之功成於一舉安宅之固人荷平安長老子孫不騫不崩所以貽之者非淺鮮矣故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其中丞侍御公之謂乎記云有功德於民加地進律又云法施於民則祀之徐侯施於民者如此雖百世祀可也

新建鶴慶府城記

李元陽

滇之為省在天下之西南陲鶴慶府又在滇之西陲視他郡尤為要害而獨未之城嘉靖甲辰蜀遂寧周

公崇以刑部郎來知府事撫顧山川喟然嘆曰郡而不城變誰與守會今巡中丞汪公按部至此聞而壯之遂相與稽其高卑物其土方爰卜爰度神人既協事期有成因而請於巡撫鍾祥劉公巡按新城宋公僉曰宜城哉因馳奏

上聞制許之於是城役乃興至歲丁未而城成城週五里五分幾千丈高二丈二尺基廣三丈趺石高五尺磚之駢比而厚者為層六積累而高者層四十有五土石内附倚以為固城四門南有郭北守禦所城而門之若重闉焉門各為樓四角如之周廬二十有五敵臺十塹廣三丈深丈五尺穴城趺以俟溝洫爲石凡計三經紀周密巨細畢張斯其城也則石礎齦齦長堞馮馮西南緩而蕩垣周興居者德庇行者頌能周公之初作城基也掘池深五尺闊三丈許程以堅粟陸蟺穴也沉以巨石防滲泐也于時城趺未甃尺而山石為空公帑未啓鑰而私俸已罄此則公之求諸天慊諸己而不以告之人者也然猶論說人殊估費中屢于詩則有巡撫遷居應公巡按蔚州郝公慈谿劉公主張衆論臨竅不浮稗縮補乏獎勸激頹由是費乃用裕徒傭勒然矣至如躬履其地結視其事定章程度規制飭材用者康藏各揮智慮克咸厥功則分守閣中沈公常熟朱公南昌劉公兵憲進賢

曾公宜賓卞公分巡無錫安公其人也是役也求甓礪瓴甋梩之直以金數之至三萬八千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亮有餘萬凡所以為守城之具無弗給焉夫見小者衆夫自私者鮮功是故勞惡其不已出也不必歸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聖王之有府庫以為民備也建侯置守設為泥壁也今城以域民大政也邊防先務也諸公忘己之勞而歸功於郡守

國家不愛其費而貽民以安其于為政之本末輿其所先後皆得之矣在昔有周南仲城于朔方則致王命以賚其汰仲山甫城于東方則有吉甫以推其賢

是故下有赫赫之名未有不本於上之能容上有明

明之功未有不由於下之克任愚也甞著郡人幸茲

城于已有桑梓之庇竊有感于諸公協恭之美信無

負於

明命思有述以告後來會鶴之士后夫君耆老不遠

數百里至吾廬取文將刻之城隅以識歲月遂志其

蕪陋作鶴慶府城記諸有勛於城者載姓氏于碑陰

廣西府築城記

陳時範

滇界郡爲東南陲要害其地東隣承下沙夷西近邑

山巢寇南連路南北接陸涼舊越州土舍夷羅四面

雜處而沙夷猶稱獷悍焉爲矣相生納二村常于十

官戎

朝成化間更置流官知府賀君勛始築土城以屯把

發嗣衛因仍鮮經遠慮吏張子保護長策未緣有以

請也隆慶五年江右戴君時雍來臨茲土興革弛張

與民同欲予是郡之耆紳段國賓趙廷相輩得桐李

以築城告且額斂助費依然曰吾責邑君猶不愛

貲吾敢愛勞乃毅然以請于撫院陳公巡院劉公僉

曰宜上其議於

朝制可之許部屬於額貢有妨罷格不行僉宜興胥

公安肅許公相代至戴君復請僉謂郡攝邊隅當阨

要所以限封守捍夷患孰先務有急於斯乃謀于藩

臬諸司期迄有成時則錢塘陳公實掌藩政喜設險

之利與民情之欲有遂也乃考藩帑程課金以濟量

其工值之需予亦自滇臬繼至獲預事至贊襄焉歲

辛未夏城役興諸營表面勢鳩工庀材屬課章程戴

守寔殫心力衆是用輯和以樂於赴事壬申冬十月

城成週七百二十四丈有奇外磚騈北內附土石高

可一丈八尺基廣丈五尺闢四門以司啓閉敵望樓

以崇睍瞻時則蘭谷鄒公以兵部亞卿攝行撫事方

虞滇徼之遐遜崇德遠畧周遍壹方聞戴守之繕斯

城也心賚之復申令之巡按許公亦因嘉其形勝察

於擘固足以壯封疆士旅之氣杜喁荒沙羅之窺也

是役也來麗礪鍛餱糧之值始請金七千四百有奇

已亦僅費三千可語于事半功倍自昔因循久癈之

役一旦振舉而一歲成之亦偉矣先是隆慶丁卯高

明州請城予亦嘉賛可意去犴夷阿納（得）簡不遠也廣

郡孤危懸警視犴納何如春秋城築必書至於王公

守國獨致意於習坎險固有所必設也茲城與激江

並建高明激江猶有編民得藉衆力廣西賦供夷寨

民罔土著郡之僚佐屬鮮州縣雖督版鍤猶將朝夕

親勤之甚哉其難也徽阜公執議之決撫任之信戴

守亦爲就厥緒乎逆復撫寨于徽括夷糧增哨守聯

屬牛叢而責樂戍于土部千百夫之長以成信其昔

日之不濟普此宙城以外事與城以内事爲夾持之意乎求如其議爲請於兩臺得可顧斯城者許極廣之色沙樹一方之雄猷其尚有講於斯庶幾爲毋恃中城以況於長城矣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淳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命布政使胡君范君具籌以按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淳俾記諸石按往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内築以土外甃以甓漸毀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丈計案一千有九臯二十有五下砌石厚五之一開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延門及睥睨馬面墩臺皆甃令甓如城凡甃皆先拱土乃椓木木堅乃納石石定乃灌灰以沃俾灰不隨東南土閉循地卑而沮洳土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隊以泄水而注之池池附澗水爲之也城内通衢四縱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衢置府所與學中因舊衢以通于西北二門後一衢列行臺與守巡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三百四十楹從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十人土軍二百四十人撥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奇官皆授地宅軍皆授室屋于城内宅田與軍受贍耕制民間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耕不足則償之以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内部武定霑益諸夷宋與絶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考厥時領爲美歸厚二縣哉

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襲知府統之成化丙申芾叢癸卯築土爲垣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合之逆制嵩明隣楊林郵木密騰馬龍構武定鳳朝文直逼雲南藝西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啟兵四集始殲之時按察使徐君秉議謂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安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洎前巡撫藩臬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惟築城置所於舊治之左何見村爲宜遂以疏文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隘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乃羣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乎遂命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即以憂歸自是寢不復議者幾三年矣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聞之亟命按察僉事劉公從尋父兄子弟往質之皆實再行示所擇今地皆擇又別遣參議朱公往覘之益符遂以歸報則又有持異説以搖之者公乃率提學僉事王君都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則尋父兄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矣乃陟岐降原

適歷舊地與何見村與新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及增漢軍監土軍設吏目請官守洎前疏所遺者悉以

聞行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應財用計徒庸輸餱糧用僉事劉君議令千户所於城北坎位別俾知府劉東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一十月後者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武領東門胡紹領南門周瑀領西門張略領北門蕆綱領中城皆佐以千百户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申以賞罰示以衷次乃斬木於海尾司汲伐石於石灣參沖陶土而填甎石而灰峙楨幹鳩編管架廬舍

引衆以陶瀝河以運於是築之奮者藁名錄者抹者舂者鍬拱者棌者鑿者汙者納石實者濬灰而決者繚之斧者作者銚導引而衝而曲直者冶者堤者驟者登者取材之肩者負者舁者騎牛而車曳者撩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罔不力而主地之官復懇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稚之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峙冬旱饑而始有半從者請緩稍未逮適御史楊公至乃令趨之民趨歸如流城樓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都指揮金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癸巳二月甓城訖工是故金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喁喁民心忻忻婦女熙熙老稚訢訢吏役雅雅士庶修修大略長谷離邊之戍趨觀仰嘆者翔翔而馮馮矣計役日二千人歷一年又一月共八十萬米二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役茲惟顧公始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濟君參政祀君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而地爲改觀人爲更新夷爲讋服治爲興起郡爲增重而氣化人事交爭以升也狀之所具如此志淳第撮其槩以書而於其叙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爲

國之懿尚希克盡也獨念民化不百志淳試揭屋棨問尋甸之亂莫可誰何

朝廷創議巡撫選極名臣而隆其任亂亂始拔今未盈於鄰而塵瑜滋大顧如此無亦是務乎夫恃斯城者怯忽斯從者懈惑斯土者盤夷斯民者鷙鉤非所以久之也鑒往而懼承今而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於久此則諸公所同願尋民所同仰而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令聞長世奚翅光燦於茲石

新建武定城治記　　陳善

我

聖祖混一區宇宇在四裔益至洪武十五年克平雲南而西南夷始通通矣于時土酋内附授土官職事使統其衆暨修其教不易其俗古聖王禮理天下之

道。固如此按地理志南詔三十七部武定其一也宋
淳熙間段氏舉阿歹者爲羅武部長凡三傳爲矣格
元世祖時爲北部土官總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至
我
朝阿而八代孫弄積妻商勝偈義歸附授武定軍民
府土知府嗟乎商勝未婦耳能知順逆識真主使子
孫世宗忠順
朝廷方念舊勲録及苗裔何忍遽絕滅之即正德間
弄積三世孫阿英改鳳姓潛蓄異謀嘉靖七年英子
朝文叛附安賊英娘瞿氏守土盡職嘉靖四十年小
人構謀劫印歸男婦索林自此始多事矣瞿氏嗣育

逆祖冀圖襲官屢撫屢叛罪惡盈貫廵撫尚書新
昌呂公決議勦戮未幾逆祖授首隆慶元年呂公乃
疏乎
朝請設流官以治之擇鳳氏族人思元者世授府經
歷以承其祀
制曰可隆慶三年思元父鳳曆糾合諸夷謀危城社
知府劉君宗寅同知徽君世彥奉撫臺江陵陳公密
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人定亂之略可當數萬甲兵
信哉先是府治敝甚四面受制隆慶二年冬陳公因
劉君請移住相度嘆曰茲府會之藩籬滇南右臂也
遷城移府乃可長久題奉

欽依擇地於獅山之麓鳩工貲鉅甚左使鄒公建曰
設險守邦不宜惜費議定以三年五月初十日起工
訖于四年十二月爲石城者七百九十丈八尺有奇
爲城樓者四爲舖者十爲水硐者七府治儒學院道
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廟山川社稷厲壇次第落成雄
壯甲於列郡劉君鄒君爲民服勞始終勤事蓋難之
以千萬年之計矣五年四月分守參知羅公元禎分
廵僉憲石公盤謂茲舉建宜有紀述以昭來祀往四
年之吏劉君屢言人心玩愒城工難完外患可虞民
鮮固志左使鄒公毅頻向予曰幸往工以樹丕績公
日坐經濟堂其夢寐嘗在獅山左右也予戒公志六

月攝洱海道事以行鄒公乃擇屬爲經歷張效同知
廖致和李盈門沈思予仝分地併工各願自效諸當
建白者同鄒公達於撫臺陳公按院内江劉公皆主
報可乃飛檄東西徵石四集攝廵道宗公奎又協贊
之至哉然大工告完矣予惟員於此久聞之人言而
道諭之曰尚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鄒公太守劉君
同知鄒君武定之民尸而祝之可也何賴乎數公曰
呂公戡定禍亂陳公先事發謀鄒公又安疆宇劉君
純心定保鄒君盡粹安集夫城池完固家室載寧皆
纘數君子之力此天福祐武民使之安利於無疆矣
隆慶四年冬撫臺宜興曹公今年四月御史安肅許

公先後至滇矜念新郡凡可以蘇息民瘵者如鄭君請八月許公核部武定開布腹心懷柔携貳夷酋感奮至有願獻田土以贍軍者禦所軍士皆給田治房咸有固志此行真與金城湯池爭烈矣後官此土者知武定為新造之邑其民係瘡痍之民六七君子先後締造之艱則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始可以繼前人之耿光為吾民者當思朝廷設置官師肇建城府要以奠安夷民則當忠順不二永為聖世之良民子孫尚亦有利哉是役也費布政司公帑一萬二千有奇文武官屬有嘗得書者皆列之碑

陰

遷建巡撫都察院記　　嚴清

雲南僻在裔土去王圻遠甚彈壓之寄惟在重臣高皇帝以世勲居守又安地方意深矣睿皇帝景皇帝時有巡撫暨設贊理軍務然不常置純皇帝用閣學淳安商公輅議各省設巡撫始為常于時三原王公恕首膺簡命開府于滇肅皇帝中年欲興交南問罪之師雲南巡撫始兼贊理軍務于時首易璽書者崇陽汪公文盛也後歷二十四年十二公朝廷假借事權為西南之慮遠矣歲庚申因事報罷至新昌呂公光洵奏復之又請兼制蜀之南鄙今陳公又請兼制黔之西鄙于是幅員益廣事權益重稱軍門矣顧府第挾湫弗稱三省諸大夫固請易之公乃相度舊鎮守太監府吉第非南嚮乃諗于有衆移而闢之地不足易諸祇壘者若干間為金若干兩舊材之不足用者藩司上議費帑金二百三十七兩有奇侍御悅南劉公又益以三百八十六兩復給犒賞匠役

漢土人夫為金一百兩侍御洛浦由公按雲南府助綏數坰縣金八十兩侍御見葛劉公助給工費為金五十兩總兵雲樓沐公助給犒賞為金四十四兩有奇三司各道犒賞夫役為金共三百五十五兩有奇委官司出入者雲南府通判白采檢較其去元誦竹須銀買辦者曹翔相等夫匠受賞者則楊應學等也肇造於隆慶丁卯正月落成於戊辰十月餘是厚棟大梁夷庭高門赫然偉麗稱大觀矣公諏吉卽宅坐于新堂幢牙纛旌旗旟旞陳列兩序文武偏裨師儒卒士進而賀曰非是院之成不足以播物非公矩望不足以容衆宜刊之金石以示後祀公白唯唯會

予遂宦過家展省得造堂下舉手爲賀公曰是役也吾跼細殫厥心焉一日欵予于光化樓凭軒四顧見遠巘前映山桃後左㑹右碧如翔如馳誠一區偉觀矣予曰美哉壯乎斯軍府之要樞江陵之偉績也公遜謝託予爲記翌日郡守董君原道復致公命予懷簡書之畏倥偬就道踰歲董君移書促之者再因憶公與予嘗治易易稱上棟下宇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先王宮室之度貴賤有等卑不可陵高不可僭允以定民志也矧雲南介萬里絕徼開府肇一方其聽居則院者于以控制三藩撫柔萬衆可安于固陋而以蓬廬相視哉然則公此舉矣豈制修飭然者哉嘗快非徒耀棲遊以示侈也天大壯四陽之卦也建之時爲夬夬有決陰之義吾滇諸苗公削平逆黨人心載寧雖公克成厥終疆域底定然諸夷環主豈無懷奸覬覦自干天討者乎若然則陰之在夷酋者所當決也公正己裕物嵐載屹然諸司百職精白承德然豈無縱欲敗度速戾厥躬者乎若然則陰之在庶官者所當決也聞比年伐叛獲醜獻功

擢聞諸夷之膽落矣今衆奉約束者蒲伏兩階目眩心悸謂先聲有奪人之心非歟所以馭夷者抑何決也百職事奉章上謁者其在君子則升降上下禮儀爭度雖有回邪小人亦革面從教公又以明德照臨之辟之太明當天羣陰屏息也所以馭官邪者抑何決歟夫繇大壯之時履大壯之位建大壯之居而行大壯之道非剛以動之君子不能也公其深於體易者耶公名太賓江陵人與予同舉進士又同出宗伯高安吳公山門下斯記事之委不能辭乃君公之鴻猷鯁節種種注措風行震疊動乎遐陬異日紀滇載者自有椽筆何敢僭云

都察院續題名記

郭斗

雲南都察院題名者題巡撫雲南都御史諸公名也記石而不朽也更而刻石者今巡撫少司馬長安蘭武郡公也由郡公而上迄四十七公其在成化以前間亦斷碑殘碣報罷未審孰設所始於三原王公鎔陝則自洪熙吾陳公始也碑各以官歷次第之使可考見後先虛其左俟後之來茲土者題焉夫天下大既在紀綱紀綱重寄在風憲都御史則風憲重職

朝廷大臣也漢所謂御史中丞即是官也制所從來遠矣

高皇帝有天下斟酌古今創制置吏設吏部統攝百官都察院察百官賢否而糾陟之都御史獨持風紀權與冢宰並重爲天下進退百官而佐

天子出令官至都御史亦崇矣乃若聖天子高拱於務清之上慮其不能遍及天下始以省方觀民付之風憲大臣名曰巡撫是巡撫者受九重委托係一方安危其職有未易盡者則外之都御史不亦重矣蓋在內乃察吏治脩考察之法事有常典可守而行至於外而巡撫則兼文武百僚之賢不肖賴以辯別軍民萬姓之休戚賴以體察邊夷諸夷之向背賴以睽属地方利可興害可除賢才可舉用奸宄可懾服錢穀之耗稽覈變更之可恤可稗事若是其繁政若是其大也而皆其職務爲雲南巡撫在萬里諸夷環處而質理軍務厥任匪輕兵雖責之總鎮然政令弛張軍機緩急巡撫實綜挈提事無纖巨動關戎馬毫釐之失千里遂謬鮮有不僨事者矣雲南巡撫厥惟重乎聖明知其然是以一遇缺員輙難其任凡所簡命皆遴選而畀者以吾滇雖遠寔重地耳始碑石中所載諸公自耳目所覩記屈指乃海內名流或以侍郎至或以尚書至然非重是任也都察院舊署舊有題名碑石乃見吾陳公改建新院院成移刻今署中叅鄙公名御史也嘗直諫有聲於時後以右僉院都御史兼少司馬來撫吾滇今

上按之節鉞開府西南至則撥文脩文急先舉大百度維新以題名所紀多舛紊深慨之蓋先是公爲大作序寄余

欽命至滇與江陵黃潭陳公遇諸途而東立啓里五公固從陳公而至者及閱碑石列名翻在陳公之前其舛紊如此既考正之公嘆曰此志之不可已也遂欲從修新志乃謀諸侍御解州兼山侯公檄藩司舉作適葉榆中谿李公以事至始以修志托之使一省政務咸籍考訂他所纂修不朗是可知乎憶公之用心至矣夫嘗四十七公者或相宜而久或未久而遷或仕後再至蒞歷樞要登台輔位有升沉名有顯晦其心雖往題名尚刻皆可一覽而知也然題名於石夫豈與要文像觀美已哉將使顧名思義僉觀省而勸鑒戒而維世之微意也懷今所記姓名里第寮爵望列既詳且盡錄行跡未詳而往轍孔著寧無文章足以飭治政事足以擇名行誼足以敦化而立言立功立德耿耿不磨可垂永久者乎抑豈無與是三者相異而或相悖爲者乎他日睹茲石者安知不摘而揭之以析其人品之不同若是則是非得失烱然在目昔谷家之義爲因往可以察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公論在人心百世之下必有不可昧者則石雖不能盡書然已得其槪矣茲舉也頓獨可緩

乎哉若乃視宦途如傳舍等歲月若流塵職業未舉計日待遷漫無樹立上負吾君下負吾民民也方痒疴疾痛漠然不加之念知膴華要驟極通顯將不外萊而内怍千世道亦何賴也茲殆非我公汲汲題刻之意亦非斗所敢望于後也公曰良哉子之言以敢不夙夜以期無愧茲石後之君子尚相與勗之

巡按御史題名記

謝朝宣

自司馬公記諫院題名寓規戒意後世因之滇南巡按御史舊未嘗題名茲於志得鄭進善殷信觀於鄉賢祠得朱璣璞三人既前輩名實之湮檢於故牘繼未能詳盡尚得六十人用紀於石嗟夫士君子凡用於世必言從事固職必謹風憲綱紀彼係不謹於己何以律人必謹於恭何必慎見夫指名而議之也然其身後事耶蓋在目前善則榮懷否則既辱且危善惡之幾榮辱隨之尤切于身所當謹者固衆人之見也愚以為好惡之心原於天之稟賦勸懲之典隨乎人之善惡然我所當自盡若無與乎我者其于身之榮辱名之得喪奚暇計哉然必己身克謹而後可以言然恐題舉所未能也楷書為將來告

察院續題名記

王大任

已未冬十月察院災有司以風紀之地不敢後請先仍舊葺之緣舊基規制湫隘且樹屏近門垣殊失觀望謀欲改圖而隣比居民自以密邇官署不便棄隙求售因就而拓之卜吉興事始於庚申之孟春而落成于季夏前堂後室比棟連楹洞啓重門翊張四翼退食有亭觀風有樓即監書狀辦之寓庋閣湢除溷廁之末閉弗蔽門外徙屏而遠之表裏廓如也屏之南潔司府之館四廂脩廡僚之舍下及服事之瑣瑣咸有棲止顧周且詳方欲礱石述其事故前院題名碑盈石亦宜更勒以紀風代昭耳目緊惟觀感所係匪並舉之因俛而思曰吾何修而居此院撫此碑晋此名哉其必顧名思義用脩砥礪之具琢磨心術以自執於廣居正位周旋大道中凡厥菲薄慝伏感畫矜智術逞苛厲恣其好惡以毒入之事不忍也日慎一日求盡此職而路入口碑有堅斷石自不磨也不然使民譏（嗤）為怨咨之語如滇之在昔之謠所謂不去也無良云者則深青濃碧厚琢深鐫求蠲刷礦滌不得祇自貽累庸何益公論凜凜嚴於鈇鉞真有不可磨者可深省也況前此回祿天心可察不徒警悟我也去留分而休咎判銘係之未可以其遠而昧往日謹言民情可見不徒是非我也向背分而得失榮辱係之未可以其微而忽天人之際昔人所謹戒之戒之用託諸石附君名于座側以識不忘云

布政司題名記

曾存仁

昔司馬溫公以為名為戒直以與為利者例論後世事淺於名居乎額指為口實愚文以為過方雲南布政司先後題名凡三十嘉靖乙巳春門廊不戒于火石隨以燬至是修復故事合前後羣公姓名履歷併刻一石仍虛左以俟來者時在位諸君子相與諗予予曰名之必題於石何也曰歷石崇名惟名能為石之輕重耳夫今之方岳視古諸侯居國子民於是乎寄以予輩列官于茲儼然古諸侯之任人之望之將徒以居予之名予之乎抑以寄相責備也夫人以居予之名予我而不思所以自勉非也以君子之名自勉而於務遜於古忿賣勝之善非也是故勤宣明德邁游顯膺以榮尭其實於是棄官賁著政必有公評呼嶽臺我國家圖將得附於君子矣必存遷於然者無若不矣其德愉遜恩即以債其官於是乎政有遺慮民用依璧以私歉於國家且將得罪於君子矣況尤有甚於斯者乎故曰歷石崇名惟名為石之輕重也可必題前諸君子何也語有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則前之法措謂非吾今之律綱乎吾誠師其意不襲其事考其跡觀其用斟酌損益與道為歸有不徹者必以為鑒則前乎吾者孰非吾師資之地吾可使其名泯滅不傳抑曰必虛左以俟後何也後之君封疆得縣之翻難矣積土地人民

朝廷之所寄也吾今亦惟為其力之所能為焉耳吾力之所不能為勢之所不能為時之所不可預為皆不能無顧於後之君子審時度勢以償吾歉為未酧之志吾可不虛左以俟之耶夫章往而待來尊道而求友也於以合衆實心以為民凡以君子之道待人而固以自勉為者若徒為夸華為比擬將易之所謂同凡於桑而差春承之雖列名于石夫奚榮曰是則然矣以司馬公之言列之得毋汲汲于名之嫌耶曰公之所謂戒者名勝之名也若實勝之名公固嘗言之所謂居是官當志其大捨其小先國家之急而後身圖思盛嗚呼是豈與豈遊為諫官之訓固我有官君子之辭璧而鐵祠與姬勉將今然視之為麟鳳為鉞君太府遠名之省館

重建雲南按察司記

商[illegible]格

我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于時即昆明縣治為茲固陋就簡幾八十年於茲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孫昆徽嚴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隘陋若此可乎遂亏巢請時可有為若復因循誰之過時遂偕條系謀諸鎮守太監錢公能總戎黔國沐

沐公倈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本司爲貢院以圓通寺空閑官舍改爲中衛諸公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

上可之事既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厥事我沐二公首捐百金爲倡一時在任者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傳方明李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材木磚甓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廡廨宇獄禁以至廡庫庖湢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軒豁真宏壯哉莊居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要地閫略前未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

朝（[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衣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徵貪鋤強禁暴使斯居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居偶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王成之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居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亡莅之人曉然知憲之不可爲法之不可犯則栢臺清峻無愧于興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于付托之重美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按察司題名記　　　鄭顒

來爲李君朝用繇浙藩參政來爲憲使於滇期年法令明肅政化大行乃以暇日於是考尋舊章得前人之任官於茲者名氏若干人將題之石用垂不朽徵言於予嘗攷之載籍周命撣人尚有四方漢置部刺史行部以六條察舉郡國唐置觀察使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宋有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武臣提刑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始建肅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官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里洪武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以鎮撫其人逾數十年教化寖洽聲名文物之美寖與中國等又慮夫豪民猾吏之或作則人之罹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總理憲綱之事復置僉事四人俾任分巡察舉之責然非清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居是官者必皆思自奮發勵廉恥重名節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

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者之事也正己正物憲臣之體也今李君以攷成之暇而爲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觀省興其好賢樂善之心益懋夫律己律人之道庶幾憲度政令綱與

慫慂於善也余菲材正統中嘗為副使於斯歷廿今官其賢與否謝不敢自知也後之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諫院題名所云者嗚呼可不懼哉

按察司題名記

陳沐

皇明混一區宇肆張維圖稽古建官良有深意列省設按察司振揚風紀貳肅憲度員有廉使以總憲有副僉以分任制也然東西南北不同其人同其官同爲政均有僚寀之雅磐石題名以係往昔昭鑒戒誼也雲南臬司題名舊有碑砌於景泰迄嘉靖凡四豎其諱略見記中歲久姓名填溢碑無羨地倚欹盈哉隆慶壬申吾閩津王公以副使攝司政勒名於未

者周以記爲之課平石翻刻用光前武僉以擺去今豈也奚錢塘顧公來命來掌憲事未浹旬祛疢患流政平刑措滇人誦焉環視駐與慨然欲廣其事而屬予記之予惟古今有代謝循名爲不朽以制論者惟其官不惟其人以誼論者惟其人不惟其官且名者實之對也名實之相須猶形影之相處形端則影正實勝則名彰古之君子樹鴻猷建駿業者率皆流聲金玉垂譽旂常功德在人耶百世不能泯滅若皎日行天雷動域中自能揭休光而聳聽覩矣又奚待勒名於石耶夫前之車後之轍昔之獨今之鑒睨首興思碑以人重奚斯須

德碑砌於經歷堂志固在是而不在碑也吾儕誦法媲孔袁時修庸身為憲臣有廉是式爵位業鉅名苟沽沾善也設或黍厥度簡厥行與緇厥素大將指摘其瑕瘕而識狀之是又可懼懼也碑在堂左望之黍然微我有位居予朝往而暮陟左轄而右藩觸於目警於心得不顧其名思其誼乎儀為吾人座右之銘奚翅不畏哉碑並衙析弄歎視等級以遵制也名誼寔里出身之踪貫後先歷敦誼也制遵則正誼敦則公與親圖殺淩躐公則圖敢避忌幽志久遠以昭家表異在茲乎是舉也副憲湯公張公李公羅公許公僉憲田公畢公皆展承一堂卓犖表樹相與際

盛於斯矣盤紫彰素而贊成之余以公乎乃為記其題名云太和姑蘇云

重修提學道記

陳善

昔聞聖世賢人修長府孔子許之學孔氏者在於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與之休息而已然有不得不改作者蓋窮則變變則通時義當然聖人不能為也予茲提學道署修建蓋亦有所受云嘗讀學憲桂林包公撰修道碑記乃弘治十四年周憲安道而改置者為堂三間其後為品字亭後數武為寢室三間又自正堂而東至露臺即舊址也西阻民居露臺之東添四樹而茇者舊露臺也南北相距僅二丈八尺

王儀門亦如之每諸生進謁雖然盈庭升降上下序立無地予每嘆曰學校儲材之地風化繇出之原而其內之隘陋如此大門之外丈許為門屏屏之東為行道西公署而環列者民居也於是將使廣褒羣共遠人觀化而其外之隨涸如此矣而道西居民有欲易地者命夏生語往視之縱七丈橫七丈有奇與道中之地相準予甚喜曰此百年嘉會也遂以其狀白於中丞可齋游公侍御及泉王公期改作焉先是東西促而南北狹其南為大尹姜公所居其北則修廊四十楹為諸生憩息之所既已闢西之址矣其東亦僦民居而廣之其南則易姜君地丈餘其北則移修

廊於東隅限以高垣繇是試廊增而非復昔之狹隘矣乃經始為心遠亭亭之前為後堂五間而軒於其前為三楹兩旁為房各五楹堂之北為讀書樓三楹拓正堂五間扁曰明道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左右為房各六楹中為儀門樹以棹楔新大門而墊高三尺移門屏於行道之東魁偉赫翼煥然一大觀矣入之登吾門升其堂者出入有度登降有儀周旋折旋皆中矩則益不動聲色而自興起其端莊肅敬之心矣吁禮之可以為教也如是哉是役也雲南府學教授吳仁司出納李顯朝許伯昆明縣學訓導程九霄稽物料左衛指揮王輔總眾工後有防守之役以前衛

指揮陳松代之分理則千戶李輔百戶陳昂周岐始於庚申春之二月而以辛酉五月訖工凡費白金為兩三百八十有奇皆取各學餘膳並學租不煩民一錢之費予東西考較什九在外至於料理周密代予任事者縣學弟子員祝生成巳生多材有心計大功告成茲勸居多夫自

朝廷建學立師以來幾二百年矣賢學之臣類多鉅儒然皆因陋就簡未有建百年之永圖者時未可也予今為是不得已之役其於綱紀風化未必無小補云

增建雲南提學道署記　黃琮

事必興必不獲無曠然而實有不得不然者余以己酉之夏入滇初較士雲南府見其蓬蒿狹窄試不過三百人而都府學皆接踵難施迺[illegible]辟捨書舍無宅繞繳若痴風雨撞溼則諸生個甚苦之詢其費有歲編具在而閭閻之所供辦胥皇之所求率寬假無實於嘆蓬亭一役何使民視為厲府而諸生曾不得寬廢府爾且此歲而教亦歲而構是護民終無已時也去據求安非寧不可推將以撫遷未遑年然乃檄雲南州邑查所供額金二年得二十有奇稍以他金益之召匠度堂前作長亭二十五楹廣兩階廣廊左右各三十五楹而地勢不足不得已拓二門

丈數尺廣之於是合之可試士五百有奇而危危撤撤視前庫室狀不啻逺矣工人器告余曰室屋猶人身也三尺之面而僅一一之軀樑不稱何令逢亭殿翁然一尺而也頗請圖之余諸瑀久之俯視列屋已半有圯修者華之亦惟其特於是内自中堂穿堂後堂正寢皆撤而更之視舊廣可增十之二高增十之三外向廳門而垣表皆撤而徙之各逺出二丈許其左右則爲吏門隸廚湢之所或修或敞皆犁然備矣工人復器建曰是如脐太頎然孺矣門益出而屏益近室益太而後益縮㾪其背而閉其口於喘息榮衛宜乎於是着地且盡則問之前後之居者凡十一家厚其

值而購之得屋凡二十楹間撤其後以爲宗樓撤其前爲廳廣十楹翼以兩廊府西而廳餘以歷諸執事者所登之前闢爲射圃其南建射亭於是登堂則金馬如此平闢刻流泉淙帶登樓則四望雲山皆如屏始戟衛環拱滇中之勝狀爲大觀矣夫是豈盡務祭遊樂哉蓋以三蓬亭故致然自蓬亭其爲士誌詩者始使訴時之安小民之祗歲考也始免跌辨秩敎述昔師律日蔵編且從其可永哉則雖以百須貴而慱六十一便訟心猶竊快之是真所謂不知其然而然有不得不然者蓋昔王仲淹有言勞人逸已胡寧是營然閑阿令所以不累廣舍也是然廣舍事煩類

饋始前若者為諸王為細民衆且出逸已否余不得而隱者擲古人與作顏盡役民斂物取諸直工取諸備於民名托予衆實以戀爾至耳果且出勞民否余又不得而隱也非逸已非勞民華所謂徑者無咎余不知有欲乎否也姑述所以令觀者得從而是非之是役也肇工於己酉十二月十八日竣于辛亥十月二十日費金可八百有奇皆出祖康撫臺周公助料者可金有奇合之可近千金買民房十一家契共十二張價銀共壹百二十五兩五錢具刻碑陰督工官按察司檢校陳奇中衛知事鄭紀仁例得並書其他瑣細可無盡紀也

滇都指揮使司題名記

陳善

我

聖祖既平滇置用是變夷祿設爵襲迪岀至古于是衛樂所東西星列棊不惟開種群書以示永叔與揮璽周兹殆建視百粤矣夷孩其制為衛才有屯軍民指揮使司三衛衛千戸所衣而董之以都指揮使司其設官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一人蓋盡洪武士兵斯耐經制太備之百年來專閫於茲者固多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蓋知忠孝大義者罕矣其姓名不列之貞石何以彰往烈示來今先是題名石有二其一自洪武辛酉平侯沐公起

至中十一年都指揮僉事王世科止其一自都指揮趙晟起至都指揮僉事劉綱止其題名已遍隆慶二年上都趙君弘祚來視閫篆歎曰古名將有言人死留名故列石于石可以其人擔而品藻之也于是伐石以續題名閱記於予予自庚申歲視學於茲至今逾十紀矣聞篆時以忠義奮發者有王君世科仍今有趙君弦狀王君倜儻饒智畧趙君戇直勇不畏死使饒利害當事處則秋節死義趙君其人也嗟乎以予所聞見若狀則前此豈無趙君若人者乎誠有之則可指而知也後此豈無趙君若人者乎誠有之則可指而知也觀此則其人或忠或邪明鑒具在不可得而

匿誠有感于忠義則良心在人自知興起不可得而遏也然則是碑豈徒撰忠邪于當時定褒貶于百世運也哉

壂種倧稱惡者敗行而業而惡斯豈非

聖祖用夏變夷之遠意而設官敎衆之彝典歟趙君以入蘭岐衍滕塔及狀誠神所重也越數月楚沅楊君類表勤儀遷事其貞忠勇亦趙君流亞也書昭揚君使刻石之上方

雲南府題名記　　施呈

嘉靖癸未冬太倉茅公承爲東守我邦正經興民敦古憲俗不期年治成士民倚以爲重公方欲然弗自有也遒曰惟茲下民既阜且殺豈予一人之休而我前守之遺執是賴僉措董公瀣著厥績既刻石建亭于府中門之西以張大其事矣前後諸公咸可俾無聞聊于是措其名氏履歷刻漢以來若干人並建亭於西而命呈記之呈惟雲南郡縣之設始於有漢入唐歷元漸染華習迨我

皇明肇建府治簡守臣以牧之殆彬彬乎盛矣是固我

國家人文之化至周四海而諸公承宣之績爲可誣也夫雖遠近今亦幾易代矣而政變始盛則大積累之功豈一人所能致雖張弛損益之間各有能有不

能與哉以此豈一也概自封建法廢而郡縣之制不可復變哉豈如以守令以治去留遞代亦其常也其職以德存或以功著去也有思遠也有遺而縮結之弗容已者則豈可槩取徐致我故爲政者悉已之所有甫爲有之即係即光大抑微於名然非名以永實狀爲後者之心也昭名以勵世夫立言者之道也述名以彰此爲人後者之事也諸公之在當時那興意於名矣不有以表之孰從而彰不有以永之孰從而傳之也耶此題名碑所以不可已也夫碑自今而上所述元以上者徵始也元以上或書或不書者存賢也今則無不書者致詳也徵始則知本存賢黜

蜀致詳則知考三者立而彰往傳後之義備矣自今以始吾民之拜亭下者必將曰是也循其也能其何德是何功諸公之緒吾民之思不將有賴於是乎否則事無指而議之者乎後來者顧說斯亭又得無討名而思勸乎

重修昆明縣治記　　吳鵬

昆明者故滇池地自漢孟封以來沿革靡常至我本朝改中慶路為雲南府以昆明隸焉益劇縣也縣初建在滇池之艮隅位置弗稱再遷得今治然創始時率從粗畧規制僅甚及今又百有餘年堂宇廳舍日就傾圮風雨不蔽案牘山積架閣無所獄庫淺狹

垣且敗門出入無闌即有輸稅於公者及訟者至與惡希環雜處下溼不可嚮邇計今茲縣者不知凡幾人因亦隨宜補葺要之因陋就簡未有能易新之者非所以示觀瞻也嘉靖壬寅夏四月值馬君宣知縣事始至喟曰諸有之康遠堂崇視塵滯是之不務而又為從事乎乃毅然以經營為己任上其議於大中丞白崖劉公報可巡按宋公南渠亦曰可藩臬諸司皆曰可於是慮財用計徒庸量事期示章程議式廓以甲辰正月初十日經始為堂崇一丈九尺基加崇三尺正門基崇二尺儀門二尺有奇市民居拓地從九丈二尺橫二十五丈一尺為周垣一百九丈四尺

為衙三為幕廳一為祠為庫為獄為樓為亭于堂後者二左曰致恭以禮賓也右曰慎思退自省也獄中廳曰回春示仁也由門堂廨舍而降至庖湢之所約一百七十有餘間皆新作其他則仍舊而加修者闢陋就佳高明炳煥翼然改觀於是年六月十五日以成告費取諸官計銀五百二十有九兩工匠取諸雇借夫取諸民每丁役其力止五日勞即而不怨君子曰是役也可以書矣大興作重事也春秋凡用民必書以見勞民為大然使之以時則又未嘗不致喜焉予竊怪于人情樂因循而官政憚改作非甚不得已終不敢更一椽至有視如傳舍終代以去者為君獨

以經營自任罔衆人之所忌而不顧大中丞公以及郡司悉聽之而不疑其士民亦視厥成績而樂道其善廷以徵定宇之義矣因春秋之所予者書之以告後人俾勿忘其所自始馬君名宣蜀銅梁人為政知體多類是

大理府新建督學試院記　　江和

楪榆文士甲滇雲二百年來有司作新者代有試院闕如也一書院不知圯自何年蕪廢不治學使者至率就試於御史臺其筋以茨以絙而不以陶填屏翳風雨之不時則諸齊擧之士至不能安席卒乃事且材進進資之民閭不興而屬爲太守病之以謀於郡

諸人士曰書院妥之草閣武院借之他所非計也是可易無用為有用乎諸人士咸踴躍稱便更請之當道重公亦報可即日撤之得材十之三得植十之一餘但朽腐不可任然安所得地而棟之隆之乎適民間有隙地在郡東隅欲售者倍與之金錢而揮弁之守冢者亦以其所舍地餉太守曰即先諸僚屬紳庶諸藝士一材一植栽栽捧鐲鍰以助一奚一役悉量特計工不雨月舉署巋然聳翼然峙翬飛而鳥革者為堂拂雲而落星者為樓文明以止者為棹楔窈而深寬而有制者為試場號閣取起有亞庖扃環列牖垣犖固久堙之改以崇不朽之觀以與乎以戊午春較士全諸闈內若外言言翼翼耳目一新以勞太守太守不有既畢試諸博士弟子舛而弁者咸太守功請紀成事予曰君知太守之為是舉乎凡士風文運從精神而新耳目者慵精神者也又有苑講有壇而賓主有館慵耳目者也太守毋亦借此為作新者机耶非太一試事之貌貌已也諸士新其識語語發之性靈言言抽夫理與毋敝帚而千金饗毋燕石而寶匱藏乎新其養日今神明之滌雪精氣之局鐍毋躍治而為不祥金毋罵駕而為僨轅馬乎新其獻處若保毋之閑閨婉出若春思之照百昌居常則外其家履變則外其身乎此之謂日新此之謂盛德與日月

同章來與乾坤同景爍斯毋負於今日更新之會也且爾滇之所乏者豈文乎玉馬流徽於金碧叔覽樹幟於洱蒼昭代則簡軒承使咳唾珠玉如信陽覇人遷客照耀夷晏如成都而武昌落水握憲鑄人又以其風流文雅中樞而後勁之斯皆諸士之前修而吾所望於新新無已者則不第文章炳炳聲聞奕奕如昔人所云小技壯夫不為爾也夫文翁治蜀教化為先子雲相如源流脈絡適有可尋太守諸君可謂知所先矣爾諸士作新之意尚其亟圖焉緣諸孝廉中前請遂記而為之記是役也太守傅公董其成郡丞令陞武定府黃廷鳳麗江別駕署太和縣事程文衢別駕杜漸臣金龍太和令孫枝衍與力焉厥成得並書

遷建大理府治記　　李元陽

古者建侯置守非依名山大川正依形勢阨塞以為固猶必審向背之勢辨陰陽之宜而後測景正方以昭宣達易書設險詩詠依莘略可稽矣大理為郡西據蒼山巍乎千仞東距洱海浩乎萬頃山水交于其外城邑奠乎其中然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麓河流其裹枕山襟河惟其位也乃舊治面離而出席坎而居枕既夷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不得終歸輿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為言吏事委之循習隆

慶正也內江劉公翀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存恭體謂茲郡居南中之要處據喪亂之大防氣得中和土號沃衍而府堂重墜解宇闇湫必欲革故因循盍亦圖維久遠乃檄監司太守長慮僉謀陵降山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惟時巡撫都御史江陵陳公大賓聞而善之方伯錢塘陳公善長策陳公特韙贊而決之於是諏日興工伐木肇石明其位置差其後先正堂儀門有嚴有翼乃治衙解乃作庶宇長貳佐屬以柱差列視事燕休各適其宜庫藏囹圄湅覩嚴固吏舍案牘閑鎖惟謹戒石有亭禮賓有館工程重集作樓於闉更漏鉦鳥府額榜焉所以統

率州邑表正典常望之峨峨卽之秩秩小光永色蔚乎其有扶也炳乎其相輝也二百年來久闕之典再興之頃邇觀厥成父老歡欣縉紳胥慶庚午始事壬申卒工用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用工以人計者八千有奇期限不棘攻民不勞處置徐徐故費不侈癸酉六月太守述職且徐以記見屬且曰周人考室夙雅著之魯國作門春秋載焉方今

聖人御乾萬國翼衞惟茲山郡邊控諸夷若非壤峻康堂何以觀示方域頑鑄金石以永萬年暘不文然不能辭乃載筆列述其事以見崇顯制度之意焉

重修臨安府治記

周瑛

臨安府距滇南幾五百里古荒服外地前代建置沿革詳於志我

本朝

太祖高皇帝元首萬邦華夷一統洗先代之陋宏盛世之規置府於衞之右犬牙相制控彼諸夷是洪武十有五載也時制尚未備迨洪武二十五載通判大名許公草餘守端肇左遷於茲始經營之前為坊為門為堂泄堂之後又有堂曰思室左右有廳東西有舍外置倉內置庫自刺史以下宅皆朴素繚以墻垣覆以陶瓦環廣可二里許判山前拱北嶺後峙迤水南環蓮池西限西為學宮制度宏麗陰陽醫術有學

申明旌善有亭囹圄有禁領州四縣四而海為東南要領置守禦千戶所二屬長官司九若納樓茶甸獨居河內若虧容甸溪處甸思陀甸落恐甸左能寨聚處河外其西偏也若安南教化三部王弄山其南偏也豪邇外國若交趾若車里若八百所謂邊徼重地也方千里之廣民至百萬之務所謂為滇上關為大府也乃若戶尚詩書人崇修廉守其有坊於衰陽世公家實繼而程公子益王公廉米公志光陳公禮慎公瑛徐公文振劉公芳王公佐咸擢自名宦後先相望有聲其賢與否吾不得而知也瑛以刑部員外郎來守其四稔矣才不稱任恒自戰栗上以仰荅

天恩下以備就民情因事制宜一求於當而已也若其賢否吾亦不自知也同列請刻諸石因併記

新建永昌府治記　　楊廷和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遠略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騾生蠻甸其地在今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為衛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齒之名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壬申省府以其名併入金齒衣昌而千戶所以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尚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

朝廷悠遠文教疏闊上下交征日朘月削盡民之所以輿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谿壑之欲而民日益困戶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司欲復府治前共巡撫屢以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各阿所好因而庇之度唱吏民以為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勛巡按御史羅君玉希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上報可遂改為永昌軍民府永昌人聞之室家胥慶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田畝我食我力無豪奪我者也我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脅誘我者也我有官守我師我帥無御吏我者也不圖今日復為幸民安新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忠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召為吏部或有鼓扇頑民欲害其成者都御史王公啓繼之亟以興革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留藩臬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天例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士民具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叛傅君即日審勢定址計財料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為之王公時撫叅政鄧君相副使蕭君乾元董其事而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治法所宜有周我不僭永昌至是真大幸矣布政黃君忠遣人來請予記夫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運之在

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內鎮之虐也凡有異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厄於時勢之難為固有獨倡而無和欲執而不能者聖朝更化百度惟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興革之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夷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然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牧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為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略云

永昌里社義倉記　　鄒光祚

永昌古哀牢國視今寓內則西南之窮壤矣漢夷雜耕田無別賦而又最苦于有力者之家是以豐者餘廩肉而約者或不厭糠粃且不謀朝夕無蓄藏從以其土之所產力之所收者相與貿遷乎旦側肩雜遝于市乃可給晨炊每時未及參豪戶輒固貯以邀厚直而不執牟利之人愈益騰糴爲里巷很顧則呼罵渴須鳴于官官使吏治之亦要人入阜也先是兩臺聞而閔之檄有司發帑徵粟以播出貸惠甚渥也而轉相從蠹不免騷動利未必佐及于民而先售之蠹矣節不公私俱罷哉歲嘉靖甲子泉州瑪齋王公春復以兵符駐劄其地閔茲弊而憂之乃取長孫平所

論義倉法與朱子社倉之制詢謀於時有司及其父老子弟而責成于顯大夫定泉吳君崧乃藉民可出粟者以戶計得若干人不旬月募粟六千石有奇又廩得廢倉基爲庾廩貯之而一時之民命胥賴焉比年歲告歉即發糴而賤其直然直雖入而粟從之議猶復詳然或云姑生息以衍之或云貯必浥又云須則民且負若貸而守者爲尤難計人人殊莫知所決而予始握監司之命來則與郡守張君元諭謀張議置田以長其惠事半僕遷去而予因以其直之半易粟於倉田收腴者而定其租額遂巡臺見高劉公按其地復爲議斂散之法而梭成焉吾知時斂則無浥矣吾斂則無負矣官治之無出納之奸矣然則倉其永惠哉雖然有說爲人倉必曰義倉田必曰義田何哉獨不可以繹思乎孟義即孟子所謂命者是爲先王思以共養人之欲而制其求者也使人惟利之爲見而罔識有義與命則約者徼非分之獲而苛望於人豐者亦漁決其心而不窮其欲不厭祗見貪與吝之爲交而漸漬以入於貌世雖有衆時得而食哉今吾欲人之約者約其心於分義之正但思所以自獲而無畔羨之心豐者豐於義豐於施而不罔市於時以皆爲心安於彼共之分定而行履其素位之常則比屋皆義人人其

足而鼓不可勝食矣矣倉與田之并久也管子謂倉廩實而後禮節興予則謂禮節興而後倉廩實此正樵臯兕吾陳公詹鵠卿約並行之意真惠之傳大而悠久者也已復就正於藩臬諸公僉以爲是遂書以登於石是役也始贊謀集事者先太守楊君朗今陞楚守張君澤與已陞臬僉趙君龍著事提舉楊振宇通判蔣二近也綜經理成事者今太守劉君繼禹同知孫輔知縣羅廷賢也諜慮周達以相其成者則鄉大夫郡君惟中霍君薰詞君果與石君雷李君昇部閭随明匡也其翰泉之鄉者義士與指揮之有勞績者不勝載載之碑陰

陞姚安路記

元　歐陽玄

雲南有郡曰姚安當段氏有國時爲姚府居南詔入入府之一其地有崇山脩谷平疇廣川既麋鹿魚鳥之利其上宜黍麥穀稻其民尚美俗樂善事畜考其載記高自昇泰相國六世至護隆封其長子隆政爲姚府越㒞會川三郡之演習演習者彼國牧守之稱也皇元憲宗皇帝在位歲癸丑世祖皇帝以濳邸奉命征雲南段氏國亡降姚府爲州隆政之子政君入朝授武毅將軍世襲姚州守政君卒子明襲天曆戊辰又入朝文宗皇帝嘉其世濟忠孝自遠述職賜衣尚方賜鞍轡衆賚楮幣稱是命陞姚州爲姚安路明

爲姚安路軍民總管留遣明年己巳會南兵禍方起丞明年庚午高氏之宗子阿海率邦人禦賊於險俘馘甚多逾王人督師權委阿海攝姚州判官行州事至順手辛未夏明始還鎮賊退安觧民馴復業乃版姚安路軍民總管府於是招流離撫携貳闢污来還侵軼既乃繕官舍葺郵傳定民賦峙軍儲姚安父老黎庶咸自慶幸相率言曰州陞爲路以高侯之故若之何相與改觀以求無負聖天子之命以無忘我高侯之惠俾來請辭余請春秋當時諸侯有始封爲公或先爲侯後乃晉子爵復晉伯意其有褒貶也說經者則謂列國朝聘之儀各有差减特王之法不行諸侯之國因削往往儀不脩物則有隆殺以從儉信有是哉何其不振也高侯當納欵之初貢篚不絶及更兵之後謹度不懈遂克大其封域之稱號是賢於春秋之諸侯者益嘗論之世祖降府爲州將以易遠人之視聽共致遠之權也文宗改州爲路將以固遠人之心志共柔遠之經也上以昭時王之制下以着諸侯之節可不務乎雖然爲姚安之吏民者盍亦思曰昔爲州貢賦附庸于大邦獄訟受成于上府人爲路矣言可以專達事可以專決誰實使之然哉其能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趨事斯則吾民之報邦侯也爲邦侯亦盍思曰州陞爲路恩至渥也吾以遐方之俗

求自列於中國之懿果有道乎亦惟曰[illegible]被聲教而已於是延聘荆益關陝之士以爲民師遂講誦洙泗濂洛之書以爲民學與時煇然聲容文物之盛非蜀之文翁閩之常袞歟豈復有邊鄙虞也哉斯則邦侯之報國家也余叨天子禮官當宣上德枕而南而望雲南距輦轂萬里嘉遠人之有志於斯文也故詳說以告之

劍川州治記

昔雲南六詔劍川爲劍共詔後併六爲一遂置劍川節度使元初段氏世衰高氏迭興因請鶴川爲路而劍川改縣屬焉今椒能克取其治也元季天下大亂

豪傑蜂起王商揚慶擅有其地受于雲南梁王以縣爲州授慶繇改兼知州事皇明奄有區宇外薄四海罔不率服洪武十四年王師戡定雲南置府州縣劍川沿舊爲縣未幾晉顏都等聚逋逃之虜據佛光山以拒官軍慶帥揚奴潛詣軍門款附因命知州事而劍川還復爲州厥後奴意不軌乃廢舊治即上登之廣明寺爲治以便私事未三載復創治於下登羅魯城背山阻水險僻湫隘盖欲負固以延妄圖明年夏四月舉兵殺官僚士庶悉罹其害克平後使司遣浪渠守李崇仁來攝州事仍于廣明寺設州逾三年廢墜不舉惟亦姑息洪武二十三年春吳興趙彦良來判是州下車詢民之急捕叛孽以奠井邑釐故弊以章始息公餘從容謂幕賓熊朝宗曰州治民之瞻仰政令所自出且廣明非政事之堂羅魯實叛逆之窟吾嘗遊柳能究觀其土地爽塏湫水環抱閭閻稀疎旅雜遝古人置郡邑立城郭歷世因之良有以也盍乘農隙以移於舊宇熊君曰善乃白于郡守楊公二守高公深然舊治之宜於是舉州之人皆鼓舞而樂趨事爲不數月視政之堂與幕之司儀門廊廡公廨吏舍翼翼落成而民居相爲羅列街衢闤闠不改舊觀視昔有加焉至文學之宮祭祀之壇與夫城隍祀典之祠溝洫道路農

利之類凡所以禮神惠民興利除害之事巨細畢舉君之用心可謂至矣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予於趙君見之矣劍川士民請記於石予直書其梗槩如此趙君吳興望族也舉賢良熊君海梁秀才臨邛人

中慶路儒學記

郭松年

惟夫子之道與天地並語小無內語大無外固不可以夷夏爲限閡然而教不徒立視王化爲遠邇王化所及教亦隨之雲南去中國極遠其俗朴魯氈裘椎髻傳記所載帝女六子即其先者是已稽之禹服其土地之賦包匭之貢無與焉漢武事西南夷始通文化迹其郡縣可考見至於唐名鄭鎮永假年號寵羈縻而已又安得如身使臂臂使指比于內郡而臣之哉聖元奄有六合涵育生靈以煦以林雜以神武四征不庭而崇儒重道設庠序明教化以作新吾民者多矣歲癸丑今皇帝居潛邸龍飛之望四海所屬念祖宗開創之艱將以纂洪休拓疆宇重以大詔八賧酋領星碎相爲長雄干戈日尋民墜塗炭爰興吊伐之師旬時雲南悉定適來稍變南俗布元法置官吏宣憲度遠人始知有生之樂聖上遠鑒三代永惟磐石之固詔立皇子爲雲南王啓封建也至元甲戌復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行雲南中書省事治中慶院

至均賦役以息民廣屯田以積穀省刑罰鋤盜賊優柔馭然是得遠人之心暇日集僚佐而言曰夷俗資性悍戾瞢不畏義求所以漸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學乎乃損俸金市地於城中之北偏以基廟學中慶于古為鄯闡其西南瀕昆池地甚卑濕獨北偏最為爽塏故卜基從之無暇於取文明之方也自余執政暨幕府諸公例割己俸以資之其木石之價工役之費不取于民而用已足凡為屋五十有三楹禮殿奠其中夫子巍然南面而兗鄒二公與夫十哲配焉兩廡翼其旁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繪其象而列焉內外有門左右有堂嬰亭對峙跂翼翬飛別建講堂以為師儒授受之所經始於至元甲戌之冬落成于丙子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禮於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儀戴白垂髫怡怡熙熙通觀通悅於是華夏之風粲然可觀矣初平章賽公既始其事甫即叙而卒詔平章政事脫脫木兒繼領省事一時參佐皆中州士大夫故攻之愈力竟畢其功仍擇官民子弟之秀者以補學生奏復其身命蜀士王君榮午充教官以董之肄業焉嗚呼教無類也龍髻要俗之不可化哉今夫雲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風以資於聞見也又非鄉黨師友之習也一旦舉中國之治以加之皆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見王者之德大以進人子之道尊而明而異俗之眾不難治也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輩出彬彬乎齊魯之風則任斯事者宜無愧于文翁云

重修雲南府儒學記略

王鏊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時而亦或有不及者人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決從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獨晴非物有障閡之也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南古西南外徼邛筰冉駹僰爨咀咩之域益在我

朝祚鎮撫蕩建學設科俗皆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繆乳束帶立於其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己卯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歎屋卑陋堂殿門廡梁桷圯腐聖賢象設飄零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

京師

聖賢漸被比中州而風化所出兾誠不治何以仰稱

朝廷之意聳遠人之望乃命知雲南府事鄢君鎡董其役鄢凡買暴閑民拓大成殿遂尊經閣論堂觀深像設儼煥又伐石爲門樹以棹楔贊合宮列周垣外繚煥然改觀始事於己卯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遂近來觀咸有思樂頖水之意且願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

今之聞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子成績不可無紀述爲記

改建雲南府儒學記

黄琮

有四人也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故革非聖人所諱也革而當其悔乃亡則惟順應者幾焉予自己酉入滇諸搢紳先生儼然造曰大興學右文非予大夫事歟惟茲學宮定居西偏湫墊庳底而長春觀獨據爽塏爲陽明之會宜以所重若彼所輕若此也願大有猷于大夫耶無言狀相故事其以至而新之愿且無極予曰唯唯否否革言三就其填圖之諸搢紳既退予歸視之良然

者學宮建於至元間平章賽典赤脫脫丁光胡房室言宗文知待物事及讀元御史郭松年記有鄙閩地勢畀湮無暇啟文明之方之語則知其意固亦有不滿於此者蓋當是時元以愛子王滇滇城廣袤幾許王宮踞其五六不得已而以西偏居孔廟無怪其湫乃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於茲矣梁宮廢址改而爲公室者不知其幾而獨其家勝之區以維流虞之便學宮偏阨仍昔殊所未解詢其故有吻馬上衰詩書者從東酋亂滇士紳當一舉不克遂噤喋不敢後發耳噫馬上得之豈馬上守之學校設而教化行諸悍然禄

襟者詎非詩書力而循欲仲晏教於吾夫子之上與入室又弋何異觸彼無足容獨憎臨塹者鴻鵠相望而是議卒蔑寔到今則時數以有限之者趣三年去予諸搢紳復申前說予曰可矣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於是諸搢紳博士弟子群請兩院上書撫監司畢議而環視左右猶若有低佪外顧者予曰是何爲耶必若所言則是蔑不改服而已不變於己予嘗思聞若說革而不當予請當之爲力言於藩臬長者條其便以復兩院皆報可於是都人士歡聲雷動鳩金趨事擇日衣

孔聖於長春觀迎

玄君像於舊學而大殿遂定矣先是縣學

聖殿正當長春觀之後而觀宇巍峩特峻嵁於高壁蔽既以觀爲殿前後尺只無

兩夫子理故以後殿祀

啟聖而學合而一之而

啟聖之左則縣學明倫堂也改爲府學於是右復闢地建縣學焉而學之前有違議者嫌與

聖殿不續乃築墻相直而安普道遂居其西又以不得東道爲病則請以舊公議府移之於是學官與長春觀安普道三役並興騷然煩費然工取諸庸材叙諸市金取諸券於公私一無所擾竟覈程告成成距

麗各揺性昔者則天道協而人情順子來不日之効明也外史黃氏曰俗儒動言舊貫蓋狗於長府之語不知井道不可不革是獨非一言耶革卦六爻聖人不言不革獨初九鞏用黃牛者時無與也六二柔中則進以征吉九三剛燥猶決以何之九四而上則革道成矣子觀斯舉諸士紳遲遲至今者懷亦鞏固矣時之意君乃身非初下而猶托於黃牛之占則天下事當付誰第人可樂成而難於謀始當二女同居之口欲爲落落難合之圖苟德之文明才非知說激則敝廉則衆誰見征凶之咎而獲改命之吉貞厲有孚易所以三致意焉乎以是知聖人之教非身體則弗能知然非真見其必然者堅忍而力持之欲望有濟豈可得也今幸且告竣矣革之成則有虎變大人豹變君子耶小人亦爲革面明賢才奮而覃命通風俗淳而奸宄息之象也予津津有後望矣是役也主議則少司馬漢川敬松周公諱嘉謨前直指新城臺丘劉公諱漢而今直指姑蘇吳茨毛公諱堪均捐貲速厥成爲會議則藩伯富順劉公之龍署臬事憲長閩縣鄒公思啓憲副富川汪公若冰而學使琛實始終經紀之查議則雲南守彭君憲范昆明令張君文衡督工則前雲南府通判許君報國今雲南府通判鄒君雲衡王君數納分督則按察司檢校陳奇雲南府

經歷欽若右衛經歷沈應本廣南衛知事李枝陽而雲南府學訓導賀維芳昆明縣學訓導張彥啓左右効力者所費金計二千二百有奇而院之助者居乎諸大夫之助者百六十有奇學使之所措辦者四百九十有奇鄉紳庠士之義輸者四百一十有奇肇工於壬子年八月朏日越十四月而畢大魯公修學而春秋無紀者以爲可勞而勞雖勞忘其勞也今將以魯津例之似宜無書顧一時而三役並起歷二百餘年來滇人所圖改者今始克遂是安可以常役視耶書之以俟大事者焉可也

雲南府學田記

劉會

萬曆庚子歲予觀風事竣再入昆明念經錄無所及于兵即及亦不能人人徧後且常絓于是謀爲創學田出本院往所籍田價一千六十五兩屬雲南府守周驛推官孫台經紀之置腴田三百二十畝有奇以賦外可得租錢一百六十六兩歲以其半于臘暮日給兩學士之最貧者仍半貯之積三年大比盡給五華書院中爲諸士課文費五華課士有司故有餼廩此則額外稍優之不因是減其故餼也歲暮爲兩學貧士資粲歲以爲十八郡俊士潤毫額田有常之無使遠租額有常供無使溢羡案有常牘無使去其籍若可繼之道也即不能人人及亦涓涓者念耳

若夫永存而弱類之則惟後之君子

雲南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聶良杞

雲南爲滇省首郡其地一都會也異時嘗道爲郡縣矣學士大夫蓋數身親經略之而風教未洽人文鬱而弗宣孰與遐邇一體罔昧濯乎光明若今日者沛覩草昧之初

高皇帝威靈無外用夏變夷諸所隸籍伍符臚列斯土者率從中原徙置名爲遠徼寔則内地奈何執固陋之譚猶自鄙夷滇人甚卞謂也以予觀雲南府學鄉貢題名碑益益增

聖化闊遠矣滇建學五十有三雲南府學其一也始洪武癸酉迄嘉靖丙午凡鄉貢得士三百有奇前監察何君璟所爲立石光物無餘地矣繼自己酉而下以至於今又六十有餘人不勝載也噫嘻甚哉延予不佞閱之千里而得一士猶比肩累時而得一士猶接踵言其難也今天下三歲一貢士于鄉在文那已若夫矣則所稱難者安在乎縣令孜信是鄉先喆有身都將相功在

社稷顯名不朽者矣屬者亦炳炳有名世之業自筮仕至家卿許身南金終始不二行者亦何偁也倚所謂比肩接踵非耶而彼咫尺自豎閫踰繩墨以效一宦而忘其鄉者又往往是也噫嘻盛哉天際

邪隆之會幸而學古通今爲世推擇與聞於遠邇士之遭也念

國家廣厲旁求至意夙夜孳孳務一稟於先進之矩以底幾乎中原文獻士之所自致也若乃見聲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因遂湮滅亡稱甚或益用詐謬以至跡於庭蠹於里陽歸於那者有之此其人至微末不足進國縉紳先生羞與爲伍者要之始末書不稱得十後乃陵夷也斯非所謂得失之林而爲士所當考鏡者乎雖然此自方内通論微獨一隅之說顧縣前赫赫聞者言即所在豪俊辟易何論南中躡後武淺無聞者言則恐世之人將復藉口爲以爲是猶未離乎風氣之外者也謂

聖化何嗟夫士生是鄉而幸與乎斯石者安可不務決策我先是不佞於滇諸孝廉業請重爲碑以綴下方之缺特予未有以應之今癸事三年所矣不佞固甚愧作人因效而乙酉之歲所得士若張生七以下四人死相與有一日之誼者竊不自量爲之粗陳大義如此用以徵諸他日云

修建五華書院記　黄琮

黄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則聞所謂五華書院者以試事方殷日趨走而迄間不及一詣也冬始往觀焉逶迤而拱翠澤袍羅真不減白鹿衡麓之勝而

頹梁落棟鞠為茂草令人俳佪嘆息久之會時有道耆之役弗克併舉越明年庚戌秋乃檄雲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備者更之已以丙舍不足辛亥復相左右町疃及城隍之餘地益之迄壬子春莫告成為屋百七十有二修者半剏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宫墻翼翼而山川之勝亦若為改觀矣黄子曰昔讀橐駝氏言深以促耕督織為病然古者田畯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鄉亭至榆饍葱韭雞彘之細各為課籍何也徇亦民職已賤民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天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喋之有科舉以勸之而又為書院以課督之與催畊促織術異頑海內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寧獨不以為病寔以為利至於滇則余又以為並為滇故百濮之餘也自漢元和中有神馬白鳥之瑞始聞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棄於宋夷於勝國存者能幾至

皇明而始建諸學校至

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於學其亦地之甌脫田之菑畬也其時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東書內向

皇風遠翔二百餘年于茲矣而孫賊潰訌跳梁竊據無特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故豈非教道

衰而彝倫斁愛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銷歟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興而士為詞章之學今將以詞章課之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畫呈而爻象著實與起而為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日之科舉而不為昔之實興耶夫口誦指言力探秘義得於心而筆之詞安執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兼習其事今人直抉其精其於入道之門較尤簡徑若乃六德六行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而自得之寔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得而循學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堅人之望於人者約禮頓所日與從事者蓋嘗既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辨而後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主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今之科舉舉不為昔之實興也者顧誠與欺云何如耳惟諸生富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藩雲南太守彭君寔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李校揭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芳省有功與作者例宜並書

昆陽州儒學記　嚴清

皇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州介在滇海之濱家通者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咎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惑焉萬曆乙酉冬按侍御李公攬轡至郡教官楊廷舉率諸生投牒言學當遷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廟謁見此學制隘固稱前此雖遷之已再卽更遷之未爲過也僉曰幸甚參岳范文西公時同在郡力爲贊之侍御公乃命紀守汝中相宜惟郡北郭勝費不給以贖鍰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措董率之勞并屬於守守遵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鳩工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廓小爲大易舊爲

新上自殿廡下逮庖湢靡不備畢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典制也宜託貞石以垂永久守迺遣予問記予卧病不能應三至余勉應之曰大夫爲諸士厚矣不知諸士之自爲置爲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之鳥可偶運於層霄群彼翳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奚所謂我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爲問子游以子羽對武城魯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由捷徑而者而已文辭不必槩見也謂非所重在此在彼耶堪輿家以利達言取必於學我以事理言屬望於人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余鄉人也爲鄉人語安見儕爲高論守曰太宰之言雖爲鄉人語然道不外是古之君子慮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必先於立己非兩截也子羽見取於子游獨取其鄉里自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千駟萬鍾有用之者吾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問哉郡素稱此邦士諸性雅淡外誘不遷豈無識而云然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遷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雲事業耶如或跆足公門苟從沽名憂心末路周公永屖縱其枝葉之辭幸博一第膺一命半生温飽于世安異類也

爾舊遷學備示之意謂何吾蒞郡兩暑熟視諸士總惑魁地棋期興賢侍御公是意益致忠告詎知庇而贊附耶余曰大夫之言發余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闡愈遠於學之永不啻如靈光矣科名何足計耶

大理府鄉賢祠記節文

高　封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大理郡學有祠始于郡守祁門汪公標嘉靖己未秋郡貳內江高公鏞以御史楊澄謂名宦鄉賢祠狹隘弗稱謀於郡守貴竹周公魯新作於黌宮側如期落成屬封爲記封繹曰大

埋若梁州域漢置郡建學張叔者從司馬相如受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宋元間有若確遺筆載諸志可考已衩

聖朝治化漸被九服郡民屬藻咀華者濟濟賢而祠祀者按舊祠應吉士楊公榮以下若而人據舊志來輿論僉許覈所當續祀者若而人或行潔端方或孝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惠循良或弘毅高節制行絕殊其質則一儀型乎於閭里公論定於既定祿薦俎豆固宜哉然鄉賢之名何昉乎大道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貴德夏貴爵殷貴富周貴親而皆尚齒故其名始著況鄉飲以先孝弟鄉射以觀德

行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一鄉可以推諸天下靈湫高公與桂麓周公共成師帥之實豈特風我郡人乎訊公嚴君戶部侍郎三峯高翁公韶會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舉風教軌轍尚存公新厥祠以宣化理可謂善繼述矣

大理府名宦祠記節文　　李元陽

有物固結乎斯民之心使民自不能忘焉此名宦之所為祠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之名然去而人思之蓋其委誠惻怛根於中即不暴著久而相忘方其在時不知其為德及其去之後乃惕然覺而追思之夫仁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兼是二者而後稱有斐君子然則名宦豈易稱哉大理舊有祠位置隘陋遺文亦淪高公鏞以謀於太守周公鼎改祠宮牆之側與鄉賢並建環橋門而來觀者有指某公之事有望其主而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前史所載有功茲土者尚爾闕如二公乃進郡之縉紳考論沿革而擴其勲伐在漢為益州得三人在蜀漢為建寧郡為雲南郡得三人在晉隋為寧州得三人在唐為南寧州得七人在元為大理路得六人本朝使臣有功德在人而可繹思者不可無書又得十二人與守令師儒並為主以祀逸史李元陽曰寓物於含憎循己有遺志至誠惻怛之為物一入民心

歷千載而如在震雷激電怵心駭目冒亦一瞬影響消沉至誠惻怛之為物蘊乎其官宮雖去而此物不與之俱去然則祔祠宮墻誰曰不宜在昔名臣張翕子繼父官恩定重刺蜀郡遂為先邁先猷緝熙舊業信史以為美談初侍郎三峯高翁公韶守吾郡未期月百姓感其德而作生祠今靈湫公來光其緒桂麓公始以郎署謫屬州政化亟洽而遷去今來守郡豈天使之是成其美乎語曰天聽視自我民愚何敢誣

大理府儒學田記　　李元陽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為最而太和為邑實附之郡邑之為弟子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

庠各祀孔子與配饗之賢曰文廟又於常廩之外别置都養曰學田學則開于漢衍于蜀漢闢于宋復于元盛于
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田則
國朝正德以來守長相繼乃漸有置焉然廟久則圮田久則湮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寡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圮其湮匪置不顧甚或未嘗知爲校部御史督學使至則堊之丹之飾其外而已而圮自若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永新史公詡惠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

見棟未傾而榱柱未摧而蛀堂則寢且爲墟廟則檽而不津愕然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茍塞目前可也若夫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爲峙流
國家庠序之典與山河同爲萬禩安豈可以茍塞目前爲哉況蒼山巖嶷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之士生于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用其鍰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巨斗執之木貣者售鼠穴之居於是墮者以闢涸者以源棵棟雲興瓴甍山積居無何廟貌峩峩堂寢秩秩泮源滙滙根楔嶷嶷昔所未有者乃今具備而昔所具者無復蕪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徙者若干畝其侵者若干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畝縣官主其租入以贍貧士之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無內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無忘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公爲己之學其亦二三子之所當勉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壞隨成隨壞者何也爲人故也固御史督學而後修之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隳廢無怪也然二公爲之於閒暇之日求其心安之而已豈願二三子之勤職與其勤職不若勉而學之之爲

然而廣也然太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爲人而學也茍無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茍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二公之爲己始既知爲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同久洱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謹書之以俟

重修雲南縣儒學記　　童軒

爲學必有常所學無常所則人心日易以肆而業日易以荒肆則教無所施荒則學無所託蓋自昔王者建國君民而必以是爲處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亦之藏修遊息於是而始有常所矣其爲

天下後世慮不亦深且遠哉

聖朝法古圖治九有之內庠序星布教化風行至於遐陬僻壤莫不有學於戲盛矣雲南縣儒學舊置於洪武乙丑迄百年於茲舊久且弊成化乙丑巡按雲南監察御史交汪郭公瑞雲南按察司僉事華陽曹公景按行至縣顧瞻之頃相與謀而新之肆令吳氏中有詔入於辟前聽以金贖雲南故與洱海壞地相接吳氏叢庭而雀角鼠牙者願袞贖金日多於是鳩工市材命指揮吳鑑專董其役衛邑各以夫役相之經始於是年之秋逾年落成學之教諭吉郡王建以記文來請乃告之曰古教學之方有二曰體曰用而

已德不明則無以成己民不新則無以成物是以大學必格致誠正修以立其體齊治平以行其用務使不務乎其或伸佔俾業詞藻躐等凌節以求成己事權術急功名含約務博以期成物如其非大學之所謂體吾儒之所謂用如明德新民何哉繼自今凡斯學之為師為弟子者要必講去其非而一切以從於是其不為彼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其務為此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施之國家天下有體有用於建學圖治之意不負而郭曹二公興學之舉為有光矣慎諸勉諸

臨安府鄉賢祠記　　楊慎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者增之嚴不在祀法者汰之未願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府知府事姜君恩建水州知州事沈薰學教授趙緋賢詢與議籍郡業師言僉同羌言攸協乃上于政司右使表公愊胥學副使陳公煥聞於監察御史董公珊卒如若請臨安鄉賢之祠自今日始也祠哉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知府邢公翰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田公容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庭指膏不自肥潤西湖度其利郭水安其鍾考績三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瞻族而族待以舉火

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宗盧而盧人尸而祝之守南陽而南陽人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捐俸說身孝友姪親屢薦不譽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責人而有餘裕屬民男於退田私而私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也臨安在唐宋為荊外元世無聞自

我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嚴哉法語有之世之仍心強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一獲於公議發于庭蠹於聖陽鑄於邢尊公財無羽產豈居薊家華衣充佩市聲詡里婦矜朝露水期厭厭如泉下人矣況能作九原磨生氣享社獻

循禮宗乎君子謂是舉也將則式遠彰往翕來是之謂名教名教之謂收首收首之謂人綱人綱人紀大紀弗紀曷稱曷式曷彰曷翕哉

重修龍泉書院記

金時翔

右屏州治之北出郭東行可二里許乾陽山麓有宅一區背倚崇岡巔聞古洞峯巒婉亘若璞玉枕然旁濶芳泉濯金沉碧且西南星峯羅列隶下湖水汪洋其間鍾秀筆架諸山誠如衆星拱極鍾靈發祥信屏中一大奇觀也先是嘉靖甲午蜀七峯唐公以御署出守吾屏推意右文作新士類爰行相度卜地於斯首建講堂三楹於上次列號舍大門共四楹於前左右齋室各三楹為兩翼題額以龍泉取易山下出泉果行育德意也三十餘載往林雲川王公領州事重修講堂新門屏齋舍聞于督學魏村楊公檄師儒以文會中遺時禁幾致寢廢前禁漸闊州守太和蕭侯觀我後建尊經閣以遷秩行晉錢五百緡寄來竟之意至是郡司拱所徐侯來自富民下車旬日以重修為己任不踰月集材鳩工發然經始當廳而下隨在易新工始于辛丑冬十月落成于壬寅之秋計工費可六千金皆捐俸物工自為經理余惟一方風氣其鍾毓在造化而闡開培植則存乎人爾載余文其作興在良有司而勉强學問為特聞人則在豪傑之士

嘗聞嶽麓龍門匡廬白鹿海內所稱四大書院然其所以享大名于當時垂芳聲於後世則以在在聚有名賢講明正學扶篤彝倫淑人心而維世教也石屏僻在遐陬諸士之經業育其中者誠能始終典學日就月將達則持廉廣愛澤加於民窮則事親從兄言行交修不苟取時有規誨而相成友誼久敦不衰斯地以人重高山泉水增益崇深而作興雅意庶幾藉以永隆而不替乎

永昌名宦鄉賢祠記

林俊

弘治初

上用言者崇重聖學撤文昌祠而正之移檄邊庠戚悉意指今年春監察御史侯官林君塘來按滇更令正之及慮久而後復謀所以處之者維鄉賢天下學校皆有祠而滇學獨缺遂即其祠為之及名宦以義起也永昌既異祠師生以考証請乃偕參將定遠沐君詳參政予同邑方君守同官參和蕭君蒼采郡志洵所聞諸士夫者於鄉得一人為漢署太守呂凱有執忠功名宦得八人為漢太守鄭純有服夷功

明靖遠伯東鹿王驥有平蠻功刑部侍郎錢塘楊寧有興學功指揮僉事壽州李觀有歸義功都指揮使定遠胡淵有闢地功淵之孫胡誌有靖邊功監察御史高郵朱擅有漳海功教授臨川余毅有師範功其

他勤已患人咸可表著於學校與有力焉故取而祠祀之其位首凱次紀次驥次寧次觀次淵次誌次愷次榖餘容以俟知者嗚呼褒異前哲為世道關係不細是所增入宜加意矣亦盍敬慎之哉

重修永平縣儒學記

劉廷蕙

永平故滇榑南縣歷晉易今名為永平滇郡邑上下千百年間仍漢代名不變如永平固不一二云謫士舊隸金齒郡庠而人文日益霞蒸鵲起嘉靖間邑人張祐第者特疏請建學侍御彭公乃就古寺改建規制弗宏歲久頹圮永平尹蔡君俊更發土蠱敞多所修飭遂謁

先師碩牆湫隘不稱教興且張公帑無可佐庀材需者乃嘆曰此前人所因循遜謙未遑也而已之當無後舉時矣遂毅然捐俸為新力請兩臺監司悉如議首易已亥為今壬丙向繚堂殿兩廡以及列戟櫺星門衛庾若干丈縱袤若干尋撤舊維新飭蠹以堅津池棹楔亦及庖湢庫不具備且祠名宦鄉賢以風來茲啓聖祠增齋舍俾諸生肄業有所屬不佞一言夫特有古今地有遐邇材有偏全然必不能強而齊者學則祀偏全一避迹齊古今類能匹休古先聖賢樹駿流鴻彪炳濟時以不負生平粵稽古舞文起自東西京後先千餘歲而道若符契天之降才固人人而具有舞文者多士勝庠黌自

肅皇帝朝其勅諭云崇聖學育真才此古今升降之機學術醇疵之辨維持世道人心功匪淺尠藉令浸淫邪說曲學阿世以貽訕士林令人耳而目之曰夫人贋儒也父師之教子弟之學一切為梯榮名博進取之資詎惟失余記學之意亦必非蔡尹待士與士自待之初心者敬授簡記之以勗多士

滇志卷之二十終

滇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第十一之西

記類

定遠縣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齋胡公建議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于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司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愼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愼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嶲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嘗于此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髳

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于段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户至正改爲定遠州
今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遐聲名之盛多士主斯時斯地亦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取越嶲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以關土服遠言爾
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皋萬里而氣孚風和君子道行已于洪武初元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慓彼自棄手刓髳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應化已兆于武王永清之世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與起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于六經發揮于諸子更僕永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晞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之在定遠固名宦之稱首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繇是而之焉以希聖敢謂無其人乎敬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于碑之陰

靖陽書院記

唐時英

脩道名堂何堂也靖陽書院之堂也書院何始乎望山子教人以誠明之學經始之未之前聞也夫道本

無修云何修道也孔子曰修道以仁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以君子脩之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自明而誠成功一也我思古人飾於圖書列於卦疇爲典謨訓誓爲三禮六經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繼絕學啟萬世無窮譬如天地無不覆載四時行而百物生苟非仁乾坤幾乎息矣觀天地則知聖人也根心之學肫肫天理無一息之停無一毫動以人者間焉故曰仁人心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生生之謂易也冲漠無朕之中萬像森然已具感而遂通天地之故聲教訖於四海彝倫攸叙推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地平

天成山川神鬼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草木昆蟲各正性命並育而不相害非天下之至仁孰能與於此若一夫不獲一物失所是吾浩然一息停機一息不仁矣又安得為全人而誠身乎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反身而誠天地萬物一全而歸之物我無二是謂樂天脩道之功於斯為至然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者何哉難言之言不傳之傳操無能之心自至乎能也中庸不可能也能者從之是也故不患位育之未能而患中和之未致中也者何也致至也如行者之至家如冬夏二至也作書者以無聲無臭終篇此其微旨哉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所以求至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一日歸仁心鏡虛明宇宙影現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無不盡性之人無不盡性之物茲麟趾而觀一切有情皆然矣高乎而觀一切無情皆然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天地乎何也仁本如是道本不可須臾離也中本無時而不中也本無形而無不形也本無能而無不能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真元之會天淵之間淵淵浩浩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妙萬物非聞見之知也故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先儒謂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但人不明終始自見其不成然則原始要終不以聞見梏其心當見六位時成

矣必和氣和形和合太和而言之道也所謂位育者非耶可以默成不可以言信可以直養不可以義襲洗心藏密精義入神梅芳於寒蠖信於屈有以夫所以約博濟而歸之已也盡己而天下之能事畢矣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此觀聖人則知天也先天而天弗違與所謂天法道乾統天者乎觀天觀聖人則知人也是知事心踐形之為大而人自小之終身繇其道而不知者衆也悲夫望山子畏天命而悲人窮濟誠源而達仁脉舉藏曠世之典諸士子繇是見天人之際相與沐聖涯登道岸而問津焉余同司冊者喜而前導記于石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鄧原岳

豪劉新之平瀰南也蓋賁以重兵臨之於是革劍未遑講焉其之業釁孽時作無歲而不厪其師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甚置漸以俎豆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襲冠裳登其能賢而寵興之臺視中土蔚蔚乎

明德達矣路南故隸澂江自成化間始改設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箐而居閔不知學其穎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它庠厥後益多道路跋涉諸生苦之而山箐之民亦竟不識衣冠作何狀則何繇觀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弁髦何以故不習故也即引而置

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有而赤而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守是邦閔之三老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於是學使者兩臺疏請於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役不佞受成焉凡所創建者曰先師廟曰明倫堂背五楹曰尊經閣曰敬一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舍街廡莫不備其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載德幸而語之曰是諸大夫之寵臨而載德藉手以告成事者也顧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法則莫詳於成周考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庠而釋之曰庠者養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

暴厲恣睢之習忘禮三物皆此意也辟如養木者然置之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于干霄然後以備明堂之用此庠可以歲月冀効哉

高皇帝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周而其大要乃在伸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不植則褒以廟堂之威款行於逢掖之細何求而不得毋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綱紀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所爲久安長治之術其率用此通者利孔既闢盡山澤而錮之即學官不免焉遂至古鹽鐵之議而左文學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儼然依于夫子之教而凜然習于

高皇之約束堅持其孝弟忠信之心而盡紬其暴厲恣睢之氣夫以荒服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華所不能康者而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它教之所懷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士生右文之世不由戶而得師何論漢德政被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臣毋自畢其氣毋自隳其節期以用夏變夷毅然不負其所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亦俾視學於此有享幸矣鍾君內江人史

君潛江人前後守澂江者王君即墨人程君休寧人皆與有勞贊其經費則二判吏楊捧爲太役先而庶官郡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重修蒙化府儒學記　張志淳

曩蒙守禎嘗遣使來問樂則賢之訓導振之日後遣弟子登仕持狀來告學較之成而徵記則又賢之按狀學建永樂中時蒙尚爲州向震景泰改元始陞府成化改元始易向離今嘉靖癸未雲南按察副使太倉姜公龍始闢門於左守尋闢門於右請丕舉學事是故殿則丹楹刻龍肇以金飾凡龕龍壁櫳咸劉而髹之加密石爲聖賢像皆更新建龕置帷帳之類凡

全工繪工髹工乞工冏弗飾殿之下唐陳卮級康隅搠掮飾增崇而秩密有等兩廡廊而大矣而服覺服功服石服釆精而袤華而執冏弗稱故櫺星之門以木則易石故尊經之閣設前則移後門之東西增室三楹則曰廚曰庫有所矣閣之東西增室三楹而置鉅櫃於中則禮樂之器可儲矣泮池益深廣池橋益高大而石坊有表門之外設樹樹東西設石而騎過有禁左闢之道故有成賢義路之表載刻石記之右闢之道更額宮曰養士更儒學曰禮門俾與左適下至周綠之垣弗周度則廟學於是乎舉矣禮樂諸器皆考經定制軌物彰采故無而創者什九有而葺者

什七則器數於是乎備矣乃又若殿門諸表自大成素至文廟成賢養士義路禮門緜化是屬皆守書題森哉忽心畫於是乎度矣工以癸未十月肇興以甲申七月告成財以兩計者二千有奇而民不與經理越朔而振之師弟子能勤之不違訓導崇智又能佐之不貳是故士悅而與工備而藝民趨而和役大而不勞功成而不費咸守事是事而無閒也君子曰甚矣茲舉之善而狀不誣也哉守先問鳳篇編釐於予其蓄心於斯也久矣可不謂豫乎夫事豫則立立則固固則譬其有循也已守又好善經術士受易書春秋三經於寺門可不謂學乎夫學則明明則智智則用心表表則循而整豐而制動而不擾而得民與士治其未已今觀斯舉於振民育德設教於和會成勤見仕於畢務戈事致用而我罔而契焉則經之教直文云乎哉然恭而上之教之大直斯舉云乎哉傳曰教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茲則知卬而幾浦矣猶未大也可不務乎守姓左氏蒙產

國初遠滇郡守率用所產俾世後多以敎靡而蒙獨以教與近見蒙所出士似有灼知義利之辨而絕異環滇之士之仕於戲是豈無所自哉

明志書院記

漢相諸葛忠武侯平定南中南至產里西底洋海大

而都邑小而聚落其豈功盛列在在昭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之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之師帥者之職與蒙郡故有書院剏於胡倅文光歷歲既久傾圮殆盡長沙吳公來為師帥朞月之內政行惠流憫書院之乖離慨功德之未祀乃謀諸師生父老聞於臺院司省出己俸以倡人一時世守左君鄉縉紳及好義者亦各以私錢助費其木陶甓聚食召工拓書院之隙地以建侯祠因建祠之餘材以補書院

廣西府遷學記

王思民

廣西古牂牁地僻在滇之東南惟自

本朝設流以來學與俱開始創於秀山之麓後從於

府治東五里而近二百年間僅楊洲一人一登賢書餘寥寥無聞焉諸士子每謂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郡固荒服實跨有三州吾曹縱不能好學然俾之學亦豈盡出他郡縣下乎無乃學宮地脉庳下散漫山川之靈秀弗為聚先聖之歆享弗為及致此寥寥耶非亟更新之恐終不振會郡侯蕭公蒞任甫數月政治修明因謁及因華諸士子首以遷學對公曰豪傑之士何有於地靈其靈在我乃群諸士子於講院月載課習耳提而命以起瞶之識抉千聖之真傳諸士子翕然倘風文體為之一變無何秋雨暴漲浸淫學宮幾沒柱礎不能瞻拜者累月公慨然嘆息曰學之遷其暇耶遲矣爰詢選僚議方請於兩臺監司咸報可爰延權堪輿家命之周視相擇得地於城之震方去城不滿里枕鶴山而面瀘水峯翠鬱盤浚文瀾焉據高秋廣蔚為善地公捐俸若干緡以倡諸士民爭起繼之其雖何家務以至於公相屬也其土石甓采伺郊闉啄至於城壕相屬也或撤或因規畫井井札之臺者易而為儒長居之泐者易而為貞潤甓之毀者易而為堅緻於是左右各樹棹楔而中為通衢臨衢為櫺星門進而為列戟門鄉賢名宦二祠輔之又進為大成殿東西兩廡翼之殿後為明倫堂東西兩齋翼之堂後為敬一箴亭啟聖祠轉士舍輔之然

博士舍退居尋丈不敢與祠並經始於癸丑之秋九月落成於甲寅之春二月其宏壯雄麗無論倍蓰疇昔即公家鄰侯之營未央未必大過之信可申於郡國以是博士師弟子尹君彩輩相率而請余請一言以侈大公德意而申相儆俾示永永余不敏乖竊郡部沐浴餘潤且素慕公之賢何敢以不文辭竊謂古之所以造士登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教之為名人倫之為實典謨雅頌卦文之為誦繙收端晬鞸紳琮璜琚瑀之為佩服而逶迤周旋詠歌擊拊之為容聲未聞有所謂堪輿之說也雖然自古立國必依形勝公之堪輿是即形勝之遺意且成周之遷於歧曰相厥陰陽寢廟始興詞人之美文士亦曰江漢炳靈世載英英故振羽沖霄九苞散采鳴于梧桐蕭韶協應矣知鳳之靈也不知非丹穴不生躡霧跳雲權奇絕潑過都歷塊亦日千里不知馬之神也不知非渥洼不產苟求九莖之穗於瘠薄之丘覓五采之芝於糞穢之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是役也人謀協矣地利宜矣公為諸士子計亦周且備矣諸士子得不自為之計乎以為抱忠負信左仁右義超然龍驤忽爾虎變此人中之形勝也伸紙吮毫烟雲奇色沛若川流宋焉岳峙此文中之形勝也果能此二者將見俎豆增光借山川而不朽否則庶相膺立人在下中枵腹

澤謨文參姜蘭未免貽羞於宮牆山靈且請謙而謝節義矣安能靈承之哉又聞之詩云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學者成之今遂首番者斡大肆猖獗梗我王化何畫刲救民不堪命公毅然畫策號召六師不費公家易餉而俞父子悉就縛蹄此觀之不特文事修而且武功成矣豈不為一時之希遘哉公諱以裕江右清江人貲廕成者別駕浙江吳椽燮也

楊氏三孝三節記

楊一清

汝陰縣簿大和楊鋌既致仕將歸其鄉請予來記其家三孝三節者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吾則知之矣二孝三節未詳也可得聞乎鋌曰鋌叔祖諱寧時諡其字扁交明補翁早遊事母崔極孝母病嘗糞知其劇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頓愈後延十一紀餘而終廬墓二稔爲從弟弘道後事所後如其父母其廬墓時每卑必歸省省雖未入私室即赴墓所從父母相繼歿又廬墓六年手植松柏數百株慈烏白鶴群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甘旨冏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葬禮而哀有司旌後以

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云何曰鋌伯

祖母施氏早喪夫時疵于官即扶柩歸治葬如式孀居四十年志操堅定親戚以其少無子從臾之改適乃以刀截髮卒守志終其身祖母趙氏早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以四姑尚幼汝死誰爲鞠之乃悟矢心無它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亦早寡其母迫再醮乃閉室自縊諸親先後破牖入救之不得死撫遺孤於成即宗白也有司上其事

詔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嘆曰節乎休哉夫子之孝婦之節乃天理民彝之不容自泯者顧世教衰民不興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而悅首他人者皆是也

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事上輒

聞報下褒異其門閭然一歲一省恒不數人或至連數郡無一人者一孝一節萃於一門何楊氏之多賢也

國家道化人文之盛於是乎徵而楊氏世澤之教遺餘慶之昌衍豈直大理之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書於卿大夫也併爲書之鋌揚之宗子觀天是請而其孝可知也已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嵩者門烏頭雙起錫斁衡環石獅蹲趾門誰所家巍哉若茲三孝三節

天子握之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彼氓蚩蚩闇風翕泚珠聯璧萃樨懸後先僉曰休哉楊氏多賢人中之傑安貴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斁

黔寧昭靖王廟記　程本立

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縣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於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環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爲惻然

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默雖在髫齔不樂兒戲年十八爲帳前都尉繇都尉爲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升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鐵券錫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勳為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關以督同填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處機務舉無流滯稱

上意焉六從大將南征獨取鍔山下崇安剪陳友定拔閩溪半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寧嵩州高州過驢駒河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西陝西山西諸軍征朶甘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番酋曰汪舒朶兒只曰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累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栢匝剌瓦爾密寔元遺孽恃滇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逋逃

上命頴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

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之苗蠻犵狫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平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傅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陳後鳴角樹旗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行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

而鼓譟聲震天戰數合王從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橫屍十餘里栢匝剌瓦爾密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投水死丈老率出金馬山焚香迎拜王入　闌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畧建昌澂江臨安元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倉洱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

上前段世聚衆五萬擋龍關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兵下鶴慶麗江没三營砦破石門關畧永昌鎮是西番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嶲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卄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立衛以守之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傅徙南合攻下之徙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王師既東歸蘭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埤戰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

二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敗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諸郡復定

奏聞

上大悅詔傅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貢賦視民數以均力役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在鎮十年得

上恩賜悉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道冠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擒而殲之平緬叛結砦於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道都指揮使寧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寧正帥雲南兵與宗錢太兵相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二志悉平之越州酋阿資叛遣寧正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以千計阿資毋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酋密既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叛三十萬衆寇定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

以輕騎三百當冦冦出萬衆乘三十象以戰一戰而敗冦數百人獲一像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旦冦集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槍其中乘以操之勢張甚王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畫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飛象皆驚壯冦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卻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挾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冦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象餘

象被矢如刺蝟以死渠率刀斯郎斯節埋亦被百矢殪家亦十餘黨走死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於補衡殺獲其衆殆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而聞俄有

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寧正為參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於

朝立衛越州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末流淺決霖雨圮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濬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選俊秀子弟入雲南府學行鄉飲酒禮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二十二年十月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黄白金繒綵鈔貫復歸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五谿黄髫白叟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訃至

京師

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

命嗣子春奉喪歸

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

詔封黔寧王諡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

山之原自喪歸至葬

上遣使祭者三

皇太孫

親王遣使祭者再葬之三日

詔春襲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諸酋首合辭懇立

廟祀王守臣奏請

上許之丞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勳德刻諸廟石嗚呼自宋靖康之亂夷狄入中國百五十年而極於元矣氈腥穢濁神憤人怒

天命我明掃除滌洒永清四海以承天統於是賢豪

第68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内

並出輔成
帝業至於西南一變而華夏非斯民之大幸與王於
太極圖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本立才劣辭陋
奚賛其萬一輙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因系以詩
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奮以弱龍興雲
從日出蹻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悼有聲烈則惟黔
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犰犰稚年天其我割匪曰割
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汝績其擬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
僉大都督維世同如累階崇祿柱國為勳西平是封
建侯襲爵崇德報功鐵券冊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
也世無數既平南輿既定西陲北藏胡虜威行四夷
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豨爾劉爾龕樓船蔽江
師三十萬乾旋坤迴山擘濤湲悠悠洋泂我我格孤
羅鬼佗佬傒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遏我師
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電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
載屬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尾元之遺孽

破卵覆巢父老歆舞迎師於郊陜世亦擒囚有不服
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岁施順望祼荒河尋傳漢袁
婆羅泰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齒繡面
麗水金些朱提銀流句町孔雀驃象犀牛一百八區
三十六郡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修
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通詔汝西平
其填撫之以煥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於懷之
孩芟夷蘊崇於田之莠於羊於很以肆以桀於稼於
苗以膏以澤以興庠序以敎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

夷夷人有言我亦么麼遠於愚化弱肉強噬今也奚
幸昔也奚辜予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枵我
羸西平哺我西平緒我西平曰吁茲豈在予維
皇之命維
皇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
九重春注一日哀
聞驚惻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誄有謚王以黔
寧侯其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
懷江寧之岡有欝其兆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
峙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王忠文祠墓記

李　默

先生與吳忠節先後使滇皆見戕尊虜
朝廷處袞亦以文告撫定乃移飾封平之有以見事
聞者詔勑鄭護喪還葬并錄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
武末年找道殖於所謂地藏之墟則黯然矣是當是
時
高皇帝俞樹御紳仕親藩雅以精事見褒賢王
征南公
正統警蓓也會不能為天子言侍制仗節事華除初
紳始自言之瞻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謚文節國統
既易事遂不顯盡四十餘年有司循不敢舉舊緒以
為時諱稍用正統詔書言狀得再謚忠文贈官如故

之公身後其所遺及荷幸不幸如此嗚呼先生不愛
詩死以終全於而當時執事大臣膠吻齚舌不能
發明忠憤俾易名之典久而後伸是何平素多愛身
主聊嘗讀顏魯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然以歷踐膴
仕率以危言正色勸遣擯斥晚為盧杞所中遣使希
烈奉玄卿輩皆知其昧利棄殯賊庭為天下慟國史
稱先生為人剛直不肯苟附以取譖毀為起居注遇
事敢言無諱尤為胡惟庸所忌故黜之遠夷以窮死
然後知忠臣遺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痛哉夫
瑰瑋跌宕奇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誠不顧死先生年
德望位未知孰與魯公暨其蒙禍操志蓋有同焉去

今百有餘年先生死事之迹視吳尤著嘗則吳公倉
卒為同行所害其事微先生慷慨陳天命義不苟辱
其禍烈岡陵谷變遷而地藏巋然獨存殆天所以表
遺靈也
先朝嘗為先生特置祠思先生者又即寺旁樹碣當
孔道闕以識不忘所謂物毀而道光身滅而名愈揚
非耶嘉靖十有四年春副使朱君良矩思為先生治
冢舍其處乃及參政東君文炳以狀白於大中丞汪
公公曰吾規此久矣幸卒成之會黙視學且遂所有
司如二公令築祠一區祠北封土為臺加樹為其碣
曰

皇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冢卒一人俾耕地
旁以給祠費於是先生之迹遂名藉公益振雖微公
要頸以從地泉然已崔冢如堂斧勃與延陵徐孺子
爭烈矣過者有不欷歔不泣者乎昔王禕裕著錄稱
魯公遺難後十餘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偶
李衛國亦謂致奠時猶瞋目如生嘗被制衣冠出澤
閒蓋道家所謂尸解類也吾意先生精爽颯爽於濤
土亦有如化為列山辟為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於
枯骨耶故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以哀褒
而厲生也教道存焉耳

忠祠記

彭綱

我
皇太祖皇帝既受大命統萬國元宗室栢匝剌瓦爾
密猶稱梁王據雲南弗庭
皇帝若曰彼為其主耳我其來之洪武五年壬子
命翰林待制王禕往命下衆危之公怡然就道既至
則曰
天既訖元命我
天子神聖文武四隩九州悉主悉臣罔有內外惟爾
雲南尚阻聲教
天子命使臣齎節卹家僞然陛闡迪簡天庭身名俱
全策之上也下聽數日又謂曰吾將命遠來非獨為
東國計亦為雲南計耳自天地構難盜名字據土地
者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輩非不强盛不四五年卒
膏斧鉞元君走死子孫俘虜廓帖木之屬或俘或
竄而天下遂定於一此非人力乃天命也今不付德
方順天命險詐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是左右為謀之
過也即迷不復
乘乖命將率備師駐昆明之兵而飲其水當是時王
之將佐利王以為功者不必兼栢匝剌瓦爾密猶豫
未決然雅敬公命其員外郎貴寬段館而羈縻不遣
公之深地使至責雲南居南使公見執嘆曰雲南禍
其在此矣尋遇害瘞公於地藏寺北時六年癸丑也

八年乙卯
上復命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吳雲往先是栢匝剌瓦
爾密遣其徒鐵知院等三十餘人使漠北為我師所
獲械京師至是
上釋遣命與公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
以命使不達中道被執罪必不免乃說公欲令胡服
辮髮改易制書詐為元使共詒梁王公責以大義示
以禍福必死自誓虜知不可奪且慮公泄其事遂殺
之栢匝剌瓦爾密聞之遣人具棺槨殯公於給孤寺
十四年辛酉興師問罪栢匝剌瓦爾密兵敗死之雲
南平後王公子紳來求其葬則墟已夷詢得其處立
表識焉吳公子薇以其事白於[illegible]
朝詔馳驛奉柩歸葬於湖廣江夏之金口鎮敝國子
生始王公殁留既死後又得能文章者銘之故其
事盛傳於世正統間得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
忠文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歲時致祭吳公墓在
江夏雲南參罕知而撤後為交阯擧參歿於官不克
陳之弘治辛亥巡撫右副都御史常山王公以二公
死節同而恤典異具請吳公得贈資政大夫刑部尚
書謚忠節設祠額為二忠祭如前憶是固[illegible]
聖朝敦忠之典哉而吳公之節遂與王公同不朽矣
是舉也余南京兵部尚書太原韓公時為布政左使

左僉都御史莆田林公特為按察使實倡始焉祠稱忠文凡數十年毀二忠又十有四年而未有記弘治甲子春巡視雲南地方南京刑部左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三衢樊公以二公鄉先生恐後無所考屬綱書其事綱以復於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巡按御史聊城耿公曰是缺典也不可不補王公初諱偉尋改禕文改津字子充浙之金華人學於前學士黃公縉之門以文章雄天下北遊無所遇東書南歸大業日隆有以名聞者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改侍禮部轉起居注同知南康府召議蹤祚儀改判漳府徵修元史拜翰林侍制吳公諱雲字灰雲毘陵宜與人以能諫授較書郎改渭南縣丞陞刑部郎中尋陞尚書改湖廣行省叅知政事祠一區中為明宮前為二門益前為大門後為齋屋翼以兩廂外為工祝居烹宰所垣其四週翼然煥然表於厥土先後相繼而備焉若也嗚呼二公之死豈不深可慨哉嘗覩宋景濂和王公詩其小序云

朝廷數大惠於天下庶幾鑒衷君長稽首闕下而君子亦將還矣時十二年七月廿一日然則是時中國猶未知二公之死也雲南既平未聞有以二公為言者豈虜黨畏罪故諱其事耶將別有所謂耶抑適之悔而一時因循不及舉也耶死可慨也死

而弗見知尤可慨也人不見知而幸二家子弟能知之異時守臣能彰之則其實之不可泯者也是為記

大理府武侯祠記

王惟賢

雲南遂古為荒徼自楚泰來僅然通道若乃剷除麼置陳希紀綱則繫侯始建我

皇明汛掃廓清一變為區夏而侯之功於是為烈矣初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侯不得入乃繇漾濞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則侯在理經營最久南中各郡秩祀相望乃大理無專祀郡人像侯雜側佛寺中非所以安明神以稱崇德之意惟賢來巡茲土喟是缺典謀諸卿大夫士議上中丞白岩公可其請乃陟巘降原得名地於郡城西郭岡阜蜿蜒風氣翕集詢之始有廢寺在四偏既置有書院在東偏墨食之正巋然獨留宜若有待岡後有壇壝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為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跡宛然初侯南征

詔賜金鐵鉞一具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其諸蒲有王者儀衛遂得攝以祀天也歟茲卜適附焉焉又若有冥數然者爰命工營度提調則郡守蔡紹科而二守王璋寔董厥役取材於廢寺故無甚費因人心以正祀典故民不告勞經始於癸卯仲夏之望尋以南訛方亟休役者閱月至秋杪告

成統百日有奇舊有書院載飭仍存祠左方而祠右方隙地治圃以肄射俾此邦人士時游息焉因以仰師爾也嘗謂

皇天之孚生人必閒命俊傑以贊所不及觀武侯之起三顧勤馳驅受遺命精誠懇欵瀸於劳務而不恤似有遺恩及其計謀神出明威震聾雷訇電掣雖當時稚稱雄武者皆望影顛頓而莫之敢攖開誠布公豈伊異人而人自歸心卒其貞而已矣顧尚論者徒以其翊帝胄以承正統將為侯重或以功止三分而未及混一有遺憾焉夫神器非私物也謂藉以宣布猷為以弘濟生人以無負於天之委重昔已爾浮雲

塵土至人何與焉且夫成敗者數也當其氣[illegible]之乘大勢已去雖孔孟亦莫之能挽者君子亦盡心焉耳矣苟區區失得之較也即以曹孟德之能畢智力以奄有區域自謂得筭會不再傳以然付於他人之手其究如之何也乃惟侯之大節遠猶千載而下雖里巷婦孺猶能話述遺事所在過化之跡神物尚能呵護宇宙內不容無若人矣予每慨夫季俗漸功利而世儒鮮通方不見古人之經綸而斯民亦弗獲享天道無私之至治考斯祠也有深長思矣

憲副林俊遺愛祠記　陳察

公閩莆人諱俊字待用別號見素弘治初南中夷寇猖獗郡衛而下固者閉關辟易餘則惟其寢處士民困苦主胄内飄蕩岌岌皇皇罔知攸措公奉

命貳臬分道金滄曰吾事也迺旬荒徼抵隴川望銅柱還過永昌曰宜汰勢人遵洱水東陟龍岡左顧賓川曰宜州而衛之至趙曰城焉可也疏入時

孝廟勵精圖治又夙知公名悉俞之詔罷去勢人乃駐節先勞有衆執勤速楚雄同知陳實曰若司版築又建鶴慶推官薄淳曰若董陶梓朞月賓川州衛及趙州城忽焉竣工南中增一保障夷寇亦浸息此後雖或竊發未之有佗也生養休息耕也則獲你也則成通工通事易數年積務日增趙並安也又數年而

絃誦洋洋矣飲食居處每舉手加額曰我公我公久之相率白韋宗祀諸迺吉於知州王宗器處學宮右隙地祠焉富以貲委壯以力趨三閱月而告成中肖公像外重以門叠碩森肅薦奠日股兹察忝省方歷趙謁師畢因攜僚仰州同知馬淳曰公河目方面虬髯修眉頰宜通真君子曰似矣未經知州沈珂曰主以木較永君子曰近之未盡分守大叅盧君分巡憲副江君曰壁勒石祀定其制其永永乎君子曰稱於是學正余大荣訓導路宏率諸生詣察請記察不佞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公弱冠登膺拜秋官主事有異人以左道奸寵中外結舌公獨具諫正擿斥惟其

後累官爲拜撫
命豫章則單騎深入降賊西蜀則時制自分晝夜可
謂勤事所至崇正學雅尚文節又應錢乎法施於民
者邈與處南中事則誠爲民得患已夫是三者有一
於兹法宜祀而况能兼修乎然則是祠之作匪古匪
今趙賓俱有可也公方勇退無園壽其未涯而人心
公道自有不容已者敢併書之復系之辭使歌以祀
公辭曰倚與林公我趙之依我饑公食我寒公衣我
身公壽我後公遺蒼山巍巍洱水漪漪荷與林公山
水與齊

新建曲江橋武安王廟碑記

范允臨代作

昔杜范凱啓建河橋於宮平之津論者謂周所都經
賢聖而作衆口紛角如聚訟乃卒排羣議而梁之橋
成帝從前宮臨會其上舉揄而屬預曰非君橋不立
此啓知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六世矣
國家方興延袤原隰皋壤沈沛沮洳錯焉如繡而水
居其七山陵谿谷之地百不當無也山澤陂池之地
十不當半也江淮吴越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民生其
間揭厲便習長年閑於刺舟牙檣錦纜綠鷁蒼鶩駛
若鷙鳥乃鷹茵鼉淳蚌垂旻應壞接而鱗比焉豈顧
商旅亦願以罷其民夫亦是河厲溪梁之是賴以免
於褰裳濡軌不然陽侯怒而天吴震飛鳥危而帆檣
絕民安得不胥而魚耶西南之國滇爲大滇固非澤
國也庚索尋橦不講於刳木航葦之利乃昆明池水
藩屏身毒漢武寫之以習水戰思蠶食焉固非拂埃
而揚壒者矣夫安得癃達沮而不梁也甸町之陽有
曲江爲去郡九十里而遥其源出青蛉弄棟綠嵋倪
而入盤江滙爲巨浸夏秋雨集山前會之騰踊澎湃
瀰瀰皓皓滇漲無端白鷺寒飛雪濤山立行者輒假
舳艫以濟僅如刀焉榜人不戒於水中流而膠之而
波之而迅之風伯鼓颶孟婆搧雪舟不沒者一板民
隨波而流葬於魚腹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川中之
骨可掬也余奉

命按滇蒞其境問民所疾苦父老以告之曰苦墊河
焉之厲歲溺者以百數若河伯之娶婦焉民無如河
何矣坐視懷襄而莫救如東何余是以有沈石之想
僉卿大夫王公思民隱公見捷從史之捐其槖以助
爾非若尋緣之紛角也余亦捐庚廪之半乃鳩工紀
庀材伐石歛土奮鐸齊興衆擧雲集經始於大荒落
之歲閱歲而告成事焉凡爲星者幾爲柱者幾傍琢
石爲料闌曲曲卞二望之若渴虹下飲玉池固未敢
比於玉梁金柱然得醉嘲漯而從事檢或可拯民於
魚鱉耳橋之楊祠漢壽亭侯其上以鎮伏於滇固未
涉也爲其子索從武侯濟師爲瀘之役死者以萬河

焉洓流武侯寢其國而祀之則墊溺之患固侯所感矣感之其不極之乎蘭津之濆有鐵橋焉懸梯纖鐵勢若非虹其上祠武侯以鎮著侯績也闕於武侯心契神合陰相往來安知其鍾鼓不弍靈之余故倣蘭津而祠侯從民志也輪宇炳矣拚榛筏結物物而為之備令民歲得以牲醴而祈福焉庶幾侄歌鳥拜侯之靈其黙相之俾海若不驚馮夷安堵蒼蛟白獺歸於其穴章牛飲馬於萬斯年矣夫沈王塗牲波臣助順鑄半獸鐵玄冥效靈以侯之精忠貫日而永奠之其不北於鞭石豎梁哉廟貌昌新設醴張樂乃為之歌以侑之其辭曰河湯湯兮湫瀑漫漸浩浩兮懷陵兮馮夷怒兮洪濤翻野渡迂兮迴流難迴流難兮薄獨旧舟如劝兮衝漲洪漩中流兮榜人溺沈重淵兮鼓龍窟訓無梁兮渡無以下民墊兮汀此辰乃駕梁兮河之濆通滇陵涉車轔轔扈蠶滯兮斷航續祠靈神全梁之麓神之靈兮亶覆育長虹堵兮螭龍宿廟貌肅兮燕樂康振金交鼓兮酬蘭槳神之來兮繽紛揚旌長劍兮珮鏘鏘雲為馮兮陰肅肅神之鑒兮禾顏頗衰下土兮殚為戮庇吾民兮祭受福千秋萬歲兮奠陵陸

重修永昌武安王廟記　劉世曾

漢武安闕王之祠天下多有其在滇永昌祀之詳甚而顏以侌號則鄉先生戶侍張公志淳考正焉式曰王之翊漢車轍焉跡未逮黔南也九隆之人胡為望而俎豆之又胡為更數千祀而神故王耶我知之矣宇宙間一正氣也正氣之萃于人生而將相歿必為神中古以來豈乏英雄惟林情事機之會武侯事下正雖各隨世以就功名遊稽併牒其身歿而名存世為太平笑者何限王肇跡漢末海內鼎沸曹氏託名輔漢海內文雅謀畧之士爭入其網獨王扶義抗節間關羈旅得先主孔明為依歸遷迴百折棲遲於孫曹之間艱危其身之死靡悔王之心固必剪賊為期使漢之為漢躋於高文武光豈以割據為偏安哉傳稱王雅好左氏春秋夫春秋大誼尊天王外戎狄討亂賊閑異之精忠所深契乎彼其萃天地之正氣信有精衛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故隆昌乃臥龍七縱之地同功一體適協志俾其宣威肅靈庇民護國與霄壤以共敝者理固然耳余秉鉞西行夢中恍神承授俄而帝入帝戒乎火駆廟並武壺麾標兵撲之天遽反風又數日將吏栗栻旅倚父子沓獻軍門非神森玄武坐寘有助曷克致哉因述而碑焉俾西土之人知商而諫夏逆而化順者百世而上萬里之外神明猶共殛之也

[illegible]忠毅祠記　鄭哻

嘉靖十四年夏四月予奉璽書來守永昌秋祀忠毅祠瞻遺像肅然而兩廡從祀則廢毀久矣乃進執事者詰創祠始僉曰不知神何名曰不知祠何繇曰不知然則祠有碑記乎曰否官有文牒乎曰否其子孫可徵乎曰是亡不知也顧自思曰祭其神不知其人可乎乃諮故義耆集牘撫夷再出騰越遍歷遐邇勾致恭引稍得其詳按公姓方氏諱政字未聞鳳陽人猋勇沉謀慷慨尚義節當交阯復扳後

朝廷許其納貢盡還中國陷失之人因請涖盟衆皆疑懼公即登黎利舟捉其帶而與之誓黎利懾服遂

保全四十萬而歸正統元年麓川思仁叛官軍敗於高黎貢屠騰越以其酋緬僉擁寺潞江二年冬公以左都督率師為副將討之師至潞江招撫彌月不下公勒所領直夜進攻飛渡潞江遂及子瑛等乘勝逐北窮月夜至上江圍之不克時兵疲食盡乃遣一僕送瑛渡江以全宗祀瑛牽裾不捨公舉刀曰受命討賊弗克弗死莫報瑛釋裾登舟公復揮戈馳入賊披靡忽馬躓路墊賊遂攢刺之瑛歸招魂于永昌里巷皆痛哭失聲雲南左布政使應公履平按察使聞上遣行人賫其齋勑諭祭今文逸不可考贈威達伯謚忠毅仍詔立祠永昌至正統九年上遣兵部尚書王公驥再討思仁火攻其寨柵風逆弗克進諭軍民設公位呼號而風順入之思仁走死王公重公之忠亟薦瑛於上歷陞南和伯正德壬申春巡按御史泰興張公羽同按察副使今刑部尚書西蜀聶公賢始歲訂春秋二祀公生平不可考其歿則正統三年正月上旬今襲南和伯曰壽祥者其曾孫也從事則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顧勇侯義陳翊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洪所謂顧勇即當時呼為八大人者也此皆隨公死難均罹慘禍者故得配食焉嗚呼公以武臣伏鉞南

征一遇事變即舍生割愛其一死足以扶綱常風天下是大有功於民彝世教而身後之著威靈起爵土又大可為人勸嗚呼盛哉因繼所睹記而得著勒諸石

尋甸英烈侯廟記

施昱

英烈侯漢關將軍次子也從武侯南征凡關梁險隘之處開通創置皆所經營南人至今思之所在立廟木密千戶所去城三里而遙侯廟在焉蓋昔屯兵之所也土人奉祀不衰洪武戊寅黔寧昭靖王韋一新之歲久傾圮嘉靖甲午予以陝西待罪來歸過而謁焉見其墻壁瓌頹丹青剝落非所以威靈示敬也越

庚子起用赴京得再謁遂捐白金仝易隆驛丞鄧茂章鄉民向聰等伴修飭之時滇池僧人了純羽士金大勇金大朴住錫于茲偕住持楊大元等同心募緣鳩工聚衆凡墻屋之傾者起之丹青之毀者飭之並建寢院以棲道流而土人崇奉之心益篤歲辛丑松菴趙君亦損白金為倡大勇等因募衆復得白金若千兩遂置田一十八畝歲得佃穀一十二石甲辰予以省親再過則是殿宇一新廟貌增飭焚修有所供養有資煥然改觀深加欽悅大易等因丐予言以紀其事按記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要皆以功德於民者也若侯者

扶漢祚於將傾服西夷於始闢刱橋梁開道路以弘一統之規建萬世之利其有功德於民大矣翊其精英常在陰祐下民呼吸風雷潛袪道賊乜十方永賴者宜乎廟祀萬世無斁也

臨安府三節祠記　毛鳳韶

按盧烈婦傳盧河南光山人適同邑庠生東欽欽父旭任御史以累謫通海戍卒於途有司錄其家以往盧與欽奉姑行姑亦卒至通海籍欽征和泥卒於兵無子盧誓守奉祀有張姓者謀娶之盧縊於室獲救復強致聘其盧詈之棄其物於門外三日哭百食適夫妹東氏自海外來張言必娶之東勸盧避其家盧佯許之隨至海畔詒東先行赴水死時明洪武辛亥秋七月二十八日也越嘉靖丙戌冬憲使魯溪戴子讀其傳而嘉之曰卓哉盧之烈也可以風矣抑盧之烈也其東氏之遺也乎盧之死也以急夫也夫欽之死以代父也父旭之死以承君也父先之而子象之夫刑之而婦隨之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婦以夫死曰烈子以父死曰孝臣以君死曰忠三者天下之大節也東氏兼之可以風矣乃立祠於湖上凡三間中題曰明御史東先生旭傍曰旭子庠生欽曰子欽烈婦盧氏前為中前又前為大門扁曰東氏三節祠之門外又為坊曰表勵風

俗君子曰父之忠子之孝內婦之烈而顯焉家之不可無教也如是越庚寅夏聚峯毛子按通海戴子以告曰執事秉風可以記矣毛子嘆曰世變風移雖賢者猶不免計利害為身謀而東氏父子夫婦各秉節守義於流離顛沛之際幷死不悔三綱賴之以立君子可以觀人矣東氏歿百四十年蹤跡泯泯戴子乃獨搜其事於遺簡而揚之海隅之外立祠以風邦人使夷俗一變君子可以觀政矣

傅公祠記　馮時可

傅公諱添錫字侮之系出錢塘于宋高宗時為望族迨潁國公友德為

明佐命臣顗國四子公行三當元季天下擾攘傾側父子奮身逐胡各圖雲臺業因相失焉公長身瑰瑋矯矯若雲中龍為經生即有聲經生間乜工詩詩格离不作大曆以後語暇則談兵屈指攘攘直司馬自負一當匈奴即封狼居胥禪姑衍無難者毎籌策天下事忼慷中寂揚眉裂眼人不能難應江浙行省試一日忽語同學生曰夫是神州也萬古冠裳域也今茲介鱗焉兩儀混而七曜昏矣我纔力弗能膺獨奈何北面若哉春秋所書厥防甚嚴吾手是編謂何且吾仰側渾儀旁察方輿江淮間鬱鬱蔥蔥層霄成龍文五彩者其天子氣耶若之何其自逆遺腥而又飾盍媒以求售犬羊也遂棄去間關投謁高皇帝被抗偽帥潘元明兵執諸帥帥欲臣屈公環以兵公曰聖主出矣若不日且茹肝無臣我我趨然男子非若臣也鬚蝟張目光炯炯射賊聲震行幕元明於諸卒皆辟易不敢兵俄報明孝武靖公破富陽餘杭兵壓元明營久營謀拒公嘆曰明天子天授神兵百萬批擣磔裂卻掃千里前茅至此無完卵矣其縮甲可幾福毋以身試刃元明雖驍公言允而與其黨計以為然乃釋諸公縛偽員外方

奮身往策千武靖武靖與公語良久奇公因納元明款靖武不煩一矢獲甲十餘萬大悅還薦公拜明州訓導公之官至則招其豪傑諭金陵事上特僧機先黠有謀引倭襲明州因詩道公公得機先狀以請州乃設備誘縛機先用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大名公涖任甫七日備未具不敵縮置還就請司寇法詔報曰傅其有殊績郡新造非爾咎其安置雲南之永平公配于氏攜以往明年抵永平又明年拜大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安乃叛公督兵與戰不利或勸公逃公曰爾何餒悖失策往吾守大名不完節皇帝不以青斧使衣冠待罪德甚厚非畢命抱鼓吾報免胄持賊殯之土人以葬驛後公生寬寬生瑄瑄生易菴公澄澄教諭江安有公風生工科給事中良弼以蹇諤著正德十六年部使者奏公請于朝立祠祠焉故制猶樸不足妥靈歲月既久漸即毀墜至萬曆十禩而公七世嗣侍御公來按黔黔人德侍御公念無能報謀新公祠業欲請會中丞承天劉公聞之曰偉哉傅氏明德遠矣其亟新焉以風永永吳郡馮時可以督學行部拜瞻公祠徘徊悵慕者久之念闡幽發潛以佐佑人倫實學使職因為之序次其事辭曰隱非絕俗為元約身出非祈榮為明致身离要大分君臣大倫皎然星日矩我衿紳偽帥鴟張

公虜公臣咄嗟造次海鷗其人抽矢如蝟攢戟若鈞斥語罵詞徐筱華寫惜哉鴛鷺魚不麒麟滇池思遺萬里含辛重闕蒲塞毒草蘭津蠶爾安莆蹈藉我閨公備持予曰敢遊迎文靡朝夕毫依夕犍古有傑士公直其倫纍纍者缶鞮鞮首神何以表之厥廟維新我鼓淵淵我舞佻佻靈之來兮若吟若呻駿虬翠鸞駕空絕塵豐我稌黍澤我人民雲洞深秀天梯嶙峋倘佯其間再思夷人禱之多應

圓通寺記

元李源道

滇城北陬一里許有巖曰盤坤谽谺玲瓏萬石林立一峯屏峙勢極幽勝可廬可接有寺曰圓通雲南左

丞阿昔思公之所新也公之言曰晉人不德少也來斯老於斯篆徹鳌蹟報稱無所韋願崇建殿宇莊嚴梵身招禮炎葛上以祝皇帝無疆之壽下為元元禱祝使歲無札瘥時和年登此悽悽念力也往昔蒙氏巖有洞敍潜其中為民害蒙即巖而寺曰補陀羅以鎮之而蛟害息傳聞如此歲甲寅世祖皇帝天戈南指十驗六詔稽顙來庭六龍既北明年餘寇陸梁而寺燬於兵燹自是為蓬雚之墟餘三四十年公與叔父臨安路治中阿的木始謀而大之會叔去世公以底辦自任大德己丑歲乃基巖之巔創觀音殿三楹由西行躡虛而登高朗雄麗山川城郭一目可得巖南建殿三楹以庋藏經經冊致於杭上賜也又南為殿三楹像釋迦其中又南為重屋樓鍾其上樹兩塔其旁金碧丹雘規擢奪目門闥齋寮庖湢庾廥丈室雲堂跂翼左右后土有祠常住有田湯浴有室卉木篁竹果林蔬圃映帶後前皇慶元年壬子天子賜璽書嘉乃用心延祐六年歲在己未工始落成住持僧佛日圓照等執行高潔宗風振焉其年走篆翰林蒙思廉問南方公方受代屢以寺無刻文請韋試論之大雄氏之教行乎中國千有餘年顧其書之多又不知其幾千萬言其言高其教宏且大學者罕能盡通其說自昔帝王多尊禮之以啓神武不殺之仁蓋其

性善一言有與儒合淑人心而美風教際天蟠地薄海內外與王化並行無間邇遐罔不奔走崇奉之者滇以南俗尚狰獰喜格鬬攻奪刑教所不能束而奉三寶乞至戶有梵字祈夕熏燎鍾磬聲相聞少老牢自持律不輕懟一蟻豈非三惡八難十纏九惱之戒有以華其非而律其心歟所謂性善之根其油然而生矣嗟夫佛之力庸可既哉公之是果也擧大善以介繁禧不于己歸而國乎歸而含生是歸又豈凡夫所可及者予既紀興修顛末復申言其故庶徼福之靈懲惡勸善來者益起信為故為之記

龍泉山道院記

踰昆明二十里有山曰龍泉山之下有穴焉廣二尋深稱之湧泉漫出鯈魚數百仗其隩每歲旱則雲氣勃勃而上或以為有蛟龍焉自蒙段時水旱尤禱禱則雨暘時若其泉澌而東南流溉田數百頃民賴其利元初嘗構寺縈之中遭兵難祠毀

皇明平滇陽環山皆為屯今西平侯沐公以為此邦徵是泉禾稼且稿死而祠宇弗葺神靈不棲歲甲戌肇于泉之旁構祠以棲神乙亥又擇地之高亢構道院一區以為之鎮院之東堂曰棲真賓遊之所也西軒曰超玄休偃之所也北為重堂以奉天師像左右庖湢房宇翬翼有侐又上五十弓復構草亭以備觀

覽一目丘坂瀰漫數百里碧雞玉案諸山羅列几席表盤西紆轄轇姑束冀世外之桃源也既成命道士徐日暹主之夫行依人而行者也而能興雲雨是怪物則祝之以其功在主民也今是泉也既有澤物之功又有休徵之應祠而崇之宜矣沐公纘黔寧王之緒溫恭嚴恪以虔以宪以闡明祀非徒欲俾斯民享有上毛以應靈貺而神亦未有所依歸矣日暹請記于石因系以詩詩曰龍泉之山有湯者泉蛟龍洄漩澌而為渠溉我稻畦倏為膏腴盤盤囷囷有宮聿新以逞天神飈輪雲馭從王上下洋洋來宇有報有祈景光梵麗降臨孔夷明明我侯闓闓靈休以疏民憂民憂既弭神其格只維侯之祉雨暘孔時菑沴不滋維侯之釐侯曰匪躬萬福攸同

重脩碧雞山華亭寺記　　方沆

自會城西三十里而近為碧雞山山有寺三曰華亭太華羅漢各以負山面昆明池勝曩予謫安寧鹺吏偶赴公檄繇會城泛海歸擬憩太華蘭若夜失徑則走華亭晨興禮佛周視殿宇門垣漸就蕪廢故有步廊曲檻亦傾圮多年獨吾友李長者載贄手書一聯巋然在甬予發心捐月俸十金若米鹽之類前昆明令尹戶曹蜀劉君今令尹蜀揭君亦損資佐之總鎮沐公聞是舉則發帑庫金錢為都人士先滇縉紳若

方伯郭公主政劉公協力倡義而城中居士王世恩葛彥實華翁然嚮應檀施無虛日迺葺前後兩殿次及香積禪堂翻復迴廊若干楹令羅次崔姓者塑阿羅漢像其精絕不減揚惠之手門內外垣墉臺徑一切甃築完好遂為西山第一剎則王世恩董部署功居多云郭公命予具列於石以詔來者屬予量移行不果比再入昆明較滇士郭公來討成言方濡毫屬草以應客秉聞請曰足下奉

璽書脩課學官子弟員一方於此乎表率道則正曲則否奈何從西方之教令都人士之溺於趣也予曰唯唯否否客不聞儒者所稱引天命之性乎儒曰盡

心知性釋氏曰明心見性辟之大明當空萬彙畢照則性體然耳世儒不察猥云釋氏若空信斯言也釋迦始自鹿野苑終於熙連河說法度生四十九年圓頓權實疊疊不置抑何為耶金剛經云度盡衆生究竟無衆生得度者蓋吾儒功成不居應而不宰第一妙義未可與拘方曲者譚也藉令滯拔病之藥猥詆為絕欲去智執末流之弊競斥其亡父亡君則儒者服周孔之服有行桀跖之行者也而諸侯之門竊國存焉卽規規然以詬厲吾儒也不亦舛乎大都主持世教者期於盡性亡論殊途脩身見世者期於入室忘分蹊逕昔程伯子入佛寺覩威儀整肅嘆曰三代禮樂其在茲乎斯之謂通論則華亭之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湯泉寺新建湯泉亭記　前人

會城之北十五里而近有山左右張若鳥翼然流泉從山腰噴出往往有之因建剎其中蓋寺所繇以名湯泉也寺後負山開精藍者三中奉大士左奉諸佛右奉玉皇皆滇居士王世恩葛彥賓捐資為之要以卑倪則首觀音閣前面良田數千百頃松華壩水樸繞若帶然後會它水以達昆明池春夏之交綠疇彌望彷彿錦茵每至日夕四山浮紫谷鳥時作好音與泉聲相應開士曰慧圓早息諸緣究心浮業以世患

畢禮致仕山館標執揚風四衆稍稍雲集顧其人叡囂雜乜不喜見達官貴人客至輒去之深山以避故縉紳鮮知之者會姚安守李君載贄以致政不俟流以較書先後至會城暇日訂遊茲山聞開士名則不欲見之開士訢然對榻趺坐竟日忘歸歸則李君白其事於侍御江陵劉公公曰吾何愛禮一人以勸善者於是命駕訪開士為捐金十有二建亭於殿左顏其楣曰湯泉亭中疊瓦石為九曲澗道客就飲則引泉注其中以流觴而下達於亭前一池下則泉經亭之左潛入澗道以行齋廚閭亭之南左方有嘉樹下置石如几以便碁者亭之右上達所謂精藍三者則甃石為磴道紆徐斗折權木陰森一墈欄楯屏墻部署完好官無靡費民亦知勞越兩月而告成乃檄有司檢按寺租計二石有奇自歲輸稅糧外它繇役悉無所與

環翠宮記　陳用賓

余撫滇之三年命官於鳴鳳山建環翠宮其中為閣祀呂師殿有二王關天君何柳二仙並祀閣上既成瞻禮羹墻如見真人志傳有曰人能忠君孝親信友仁下不慢不欺方便濟物陰隲格天便與吾同眞人此言明指忠孝為神仙胚胎若舍忠孝而言功行外功行而求神仙猥云內外金丹抑末耳王天君以赤

心忠良書於胃陶天君以良藥救病受帝勑旨感靈赫奕亘古今不磨恃此耳是忠孝要領仙不得不可為仙佛不得不可為佛忠孝全盡郎正陽祖師所謂功行圓滿神仙之道思過半矣此余與群真意相契合讀傳志輙不釋而建宫崇祀為皈依傳受地豈儌塵世之福哉

螺峯石壁新建玄天閣記　楊春茂

李青蓮登西嶽一到落鴈峯嘆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斯遊遂為千古獨步余韋大然之然每恨山之弗高止則何仰及閱廣雅諸書則天去地二億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而山海經又云太

華高五千仞則落鴈即巖崇乎詎可便通天表豈謫仙喜奇勝故作美雄欺世語耶頃歲按滇一望碧雞金馬之墟便作茲想迺至登太華優九禺遨遊雞足諸山亦惟是過眼煙雲品題立竪駐足昆明池上而觀止矣一日與大中丞少司馬沈泰垣公深勝於郭北之螺峯寺螺亦肖會一奇觀也距踵及巔嶙峋巨石立者臥者仰而迎者俯而瞰者若海綴螺堆雲駕霧其寺右最懸崖絶壁廣一逹奇險更自駴人一僧進指此閣殊有靈氣余為忱然曰是青蓮證諦地也大中丞領之既又曰宫乎帝耶大中丞又頷之於是選善修者命工取道攀援而止得方廣處十數武許則夷然太微太乙之居也尋為範銑觚斲椽桷櫨梲飛閣凌空全玄帝尊其上而諸司郡邑若卿縉傑其考厥成因移悟空菴祖千百以永香火壬戌誕聖日與大中丞肅冠履焉則泠然嘘噏遠清虗表矣夫人天世界黙黙闔通惟此一氣高者入重玄大者周大極歛而浹之不離近小如其弗臺落鴈峯頭亦成塊壘於螺乎何有今則風雨之所噴薄也雷霆之所驅擊也煙霞霧露之所揮麗也日月星辰之所衡旋而璣轉也靈通歸命於是乎在帝實司之詎第作青蓮空虗中想爾爾閣既成則於何所取道處三其天門蜿蜒岈巇嵲而上下瞰砯礴

立若千仞然蛻奇而平則廣可數畝雷神三十六都之用以環擁帝座廣幾混濛初剖閶闔不扃亦弘開一段乾坤也李青蓮曰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騷首問青天余謂須大中丞鈞天之響毋問驚人且動帝矣大中丞曰不然適歲夷酋作梗旱魃為災是役也仗慧劍以斷妖氛走龜蛇以暢風雨倘驅馬觀風對帝意乎黔少傳世階公聞而拜手慨然曰予有五華之石可作貞珉遂鑱之以紀時日

曹溪寺記

連然全方螳川實地蔚為名藍實曰曹溪衛六祖之

雲席分一勺之法流邈乎遠矣原斯地也有異境焉伏流吐泉潮信日三洊至科盈塵剎因二爰有全髭號曰泉神卜其出潛定為潮候林木翳薈入境頓隔旁列洞穴名守宵寮禪棲影息時翔歲集松籟鳥哢旦衍奂山之音風柯月渚夕港龍湖之境殫木斜埃陶鑄塵想賞洽既拜經疴用拜相傳此宇在昔盛時樓殿撐天梵唄沸地福田連阡歲入十鍾香積食指無慮近萬而以烽燧銷其記剪苔露蝕其貞緋并使日月湮於往劫名氏墜於初日惜也乃嘉靖壬辰釋子道成擇盂夏結大期矢冊誠弘勝願爾時雙林五衆附影成羣遂葺廢燼以取新存什一於千百祖燈重耀法鼓再朗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宗風迺其歸誠亦良苦哉升菴子流戍滇陰遺情繫表師地斯表蓋數晨夕因其懇請而著茲記垂後觀者俾勿懷焉

嵩明何有庵記

李元陽

嵩明之東有巖雄拔頂如偃月者秀嵩山也其南一峯曰小秀嵩蓋覺空禪師得道之所師與其門人姚本峯泰本悟揭本帖輩置庵曰何有師為州之楊林人姓周氏法名道心不食五味人又號之曰白齋師初以捕魚為業一日感泣剃落為僧後入此山誅茅小結日飯一盂米三蔬七貌瘁骨削人不忍見既三五年豐腴如舊名僧善侶從者如歸千乘大夫過逢訪訊咸稱有道師平居於事每前知初年嘗預為其徒言之久則詰問者衆因不復言初不識字既而妙悟徧深內典尤喜圓覺一經余嘉黙蒼山下日與名納道士追逐溪雲有師之上首曰節天者在儀鳳山下閉關閱藏歷四年如一日余甚愛之渠以建庵碑記見屬余久慕大師遂為之握槧按狀庵跨高山前為樓閣奉彌勒像後為觀音殿左為茄藍殿右為祖師堂金碧丹堊在翠栱碧瀾之上左山為橋尾凡三顱右則海子三隱三見愚謂智者居天台竟成正覺慧遠居匡廬火啓蓮宗於戲人能弘道地亦佐靈愚昔路出秀嵩嘗恠茲山之勝未發孰知草衣木食有

聖人是徒深潛其志手記成附辨香遥寄師席異時布襪青鞋扣門拈月者非他人也

感通寺記

張紞

洪武壬戌天兵下雲南明年取大理大理蒙段氏皆白人其俗尚釋段氏有國用僧為相或已任而更出家故大理佛教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初梵字緇流悉獲安堵律師無極能知性學兼通詞章歲癸亥率其徒入

覲上大懌試以詞賦皆立就屢寵錫之暨歸命為僧官特狀詣曰城西南距十里許有蕩山寺又名感通寺相傳漢摩騰竺法蘭繇西天入中國時所建或云

李成眉賢所建至蒙氏時有僧趙波羅更葺之元末兵燹而中殿世尊火獨不及後殿武威公感其異因舊址搆殿華飾有加焉中殿之後為大藏北有香積南有法堂無極居香積之北曰白雲方丈其餘芸房花塢景之奇勝不可枚舉又一事最為靈異寺初成日住持焚香默禱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奠於位即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予曰寺之得名豈非以是事異而稱之乎能感則土苴為神奇不能感則神奇為土苴學佛者知此請真空之境如在給孤獨園蓋不止飛來而已無極名法天受法於海印海印受法於斷崖斷崖受法於高峯今文瑚文素文齋文彥又

無極之惟肖者也所奉

御製悉刻諸石然則茲土荷國洪庥加於諸方其祝釐以報洪庥應無止極也

重脩崇聖寺記　　吳鵬

南中梵刹之勝在蒼山洱水蒼洱之勝在崇聖一寺雲壑萬仞鏤銀灑翠峙於其後碧波千頃蓄室停膏渚於其前層臺飛閣緋殿朱樓接甍連幢文輝萃影與晴嵐暮靄掩映蔽虧於松杉梧竹之間令人一望而神爽飛翔翛然有遺世絕塵之意寺門三塔亭亭玉柱直上干雲此寰中之僅見者也危樓鴻鐘聲聞百里塔頂有錢記云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元世祖南征駐蹕於茲勅酋長段氏重修五百年來頹圮殆盡郡人李內翰中谿氏率子弟罄家貲竭力興復蓋自嘉靖壬寅經始至今癸亥乃得訖工凡三閣七樓九殿百廈其位置之向背基砌之崇卑片瓦寸木皆出李公之擘畫釋迦殿之九楹為寺之主殿殿主之後曰現瑞曰毘盧曰極樂曰龍華皆梯蹬而上偉麗深窈巍巍金像互相輝耀繇左之瑞鶴門而入則有不二仙幌天門清都瑤臺玄元三清之境旁出則有斗母三元玉虛之宮般若之臺繇右總持門而入則有般若華嚴南泉圓通兜率大士雨花諸院至其最高處則有月波樓艷雪臺為此寺之大致也李公勤

勞首尾二十餘年箬笠兩簑曾無倦色蓋至是而蒼洱之勝始有歸宿之地矣微李公則山水有遺憾焉昔唐人纂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荊之玉泉濟之靈巖為四絕若較其形勝恐四寺所不及也惜其僻在西陲韜懷鮮經騷墨寡及所幸挺靈鍾秀得若人以發揮之茲固造物者默有意於其間矣余昔督學南中嘗與李公同遊賦詩秉月而歸至今時或夢見適承書來致余作記余捧書回首不覺洒然如執熱者之濯清風因瀹茶剪燭遂紀昔年所見與今所成就之大畧以為寺記云

瑞鶴觀記　　楊慎

點蒼山應樂峯之下三浮屠之次有瑞鶴觀者本崇聖寺之遺址寺在唐貞觀間為屋千楹既更朝代存者無幾

皇明嘉靖間郡人御史中谿公元陽始經營之盡捐家資興廢補敝數年之內殿閣樓廡視舊有加乃大建齋醮以落之齋之初晨祥雲彌天竟日不散師堂蠟炬不火而燃聚觀之處神虎現形雙鶴翩然集於殿脊老幼嘩呼頌之乃隱衆謂天貺昭灼宜復舊觀公遂庀材鳩工壁畫位置中建上帝閣閣之四周句石扶欄以承臺級後為玄元殿又後為三清殿各有翼室以處羽流左為二樓曰羣僊曰青華右為二室

曰鑒齋曰鉢堂前為橋池橋前為四聖殿為三門門外為六師堂堂下有龍虎門亦各有廡以備法像在左右者曰師真曰真官在左右者曰文昌曰神虎北出三殿為三官為斗母又北為三簷閣以蔽虧蹤上奉真武下安靈官閣左為臺樹曰望僊閣觀聖像類多瀉銅塗金閒有塑者亦出良工之手瞻者莫不起敬先是公夢神人三十六於雲端下大木去地丈許懸空而止及規畫正殿相度高卑累十丈許乃得架屋果與夢符興建以來工大費鉅力盡一家皆罄累世弟元春供億糧糗元期躬親炊爨元和奔走先後諸郎書計工作而酒漿饋給出於閨闈者月無虛

日勤渠二十餘年曾無厭倦落成之日大守鄭贊題其額曰瑞鶴識景貺也觀工既竣寺亦復完重樓傑閣互為蔽虧金碧丹堊交相輝映鐘磬鈴鐸之聲鏘如也絜裳羽衣之衆襜如也鬱鬱蒼蒼令人欲去百事而老其中公一日招余來遊因以碑記見屬余曰古之達人往往捨宅為寺余家在三千里外自憐不得與公結香火社以老此身為憾耳因操筆而嘆曰夫有形勝而無塔廟則登覽之興不成有亭榭而無湖山則綿遠之觀易索況祝釐保境必真有靈利物化人莫先焉贊公之所以為之而不倦者意其在此乎公文章氣節卓冠一時宦轍所經澤流百世曰昔劉

更生博學之宗而作列仙傳顏清臣忠義之士而好言神仙古之君子思欲翛然遠遊卻立埃氛之外常託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其志嗚呼吾於公而重有所感矣

重修弘聖寺記

前人

城於蒼洱之間者大理府也漢晉隋唐或名一州郡或名雲南郡或名建寧多至不可勝紀漢書注謂邪龍雲南者是已邪龍一名羅剎能為變怪以厲生民在昔觀音大士以正法勝之閉羅剎於嵓下古老相傳即今上羊溪洞門宛然在焉羅剎既伏因作浮屠以鎮之在城北者三其寺曰崇聖在城南者一其寺

曰弘聖高者五百餘尺次者亦不下四十尺蓋褱中浮屠之鉅麗蔑以加矣在崇聖者有塔頂鐵鑄欵識云貞觀尉遲敬德監造在弘聖者或曰周昭或曰隋文莫詳其始蒼山溪澗在上城郭人民在下秋水時至令洊洶湧城郭恃以無恐者四浮屠也弘治間南澗出恠物滀水高百丈然如雪山至弘聖寺勒留久之然後分倒而去人以為浮屠之功其水勢雖分然比倒入城者猶損數百家向使不分滿城皆魚鼈矣正德九年地大震城郭室廬仆闕無算獨浮屠無恙崇聖中塔初亦析裂幾顛旬日後復合如故豈非神力哉昔隋文皇帝方隱約時遇異人以舍利一掬遺

之曰以此福蒼生後周失御隋文果受命蓋詔分舍利於天下八十二州大建浮屠弘聖其一也然則浮屠之陰翊王度福利蒼生其來久遠若夫大理之塔與城郭同休戚是也不可不崇脩者惟智士仁人為能先民之憂而憂吾於中谿李公見之公起家史館以文章聞出為御史以風節聞三更郡邑以遺愛聞蓋海內兒童走卒皆知公名其所自樹立於當世者人人類能言之歸田以來盡捐己貲重脩四浮屠於凡山川舊觀一洗而新之以至橋梁道路濟寒救饑之事知無不為貲已罄而施不已老將至而心不懈予見其自壬寅至今二十年間曾無一日輟也人或謂公太苦公竟不歇旭而出郭暝而還家風雨不能為之阻往來溪山之間吟諷終日晏如也予聞之師曰君子以化利為樂人見其化人利物之苦而不知其先人後己之自樂其樂也予旅食博南路出蒼洱每見四浮屠與歟雪秋蟾爭為皎潔感公之志大有利於斯土也因為四浮屠以見其人云

無為寺記

本朝汝南王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蓋蒼山名峯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崦其澗約二十弓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飲可濯特雨作情飛瀾走湍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葉而

金花好事者往往取為軒窗之玩緣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迴復忽聞絕壁峭岩之間有人聲知為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歇且進歷幽巒躡石磴脩然若飄浮騫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盻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飛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豁然奇秀迭出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導余以入燒枯松煮寒泉有名龍苑庵者構於風亘雲木之杪海霞島雲來吾目中天風度嵐牽衣紫髮余即床跏趺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樂安佚愛清潔故自髫歲已抱塵表之想以時多乖不克即遂重家

伯文皇上拯余於萬死之中置之極安之地心怡身榮故得探此勝事亦足以恢素懷譬池魚籠鶴游泳翱翔於巨壑青冥向之所謂潔清者其或庶幾乎噫蘭亭不遇右軍則修竹蕪於榛棘清流泯於汙池矣是峯也使余不記其梗概則山川秀氣湮沒於退陬將來豈不為雲林之愧歟

袈裟寺記

李元陽

雞足山為佛弟子大迦葉波入定之地大頂下石門千仞卽其處也藏經載平陽僧法顯入西竺求經踰葱嶺而南備歷艱辛將至雞足山路遇老人龐眉偉貌不悟其為神人頃有一沙彌至法顯始問耆老為

誰答曰此頭陀弟子大迦葉波是也北至迦葉門為大石所橫顯流涕而去卽其事也今山在滇葉榆澤之東為賓川巨鎮歲元旦四方咸覲人以萬計未至石門五里許有寺曰袈裟殿謂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故名遊人至此騎者止徒行者息饑者侍饔渴者須湯然崖傾屋狹置炊無所客頗病之郡守阿君楫貲鑿崖拓地為殿為樓為門堂為廚湢至陶甓作旨蓄出於御客於是賓至為歸遊者日以衆嘉靖丁未十月賓守新泉朱君招余來遊坐客則大理貫丈元楊湜韓晟張文璧董難吳懋楊正泰世道幕賓則孟縣行譽華容王逵是月秋高氣晶客歡未罷元慶洸

石索記遂為之書

智光寺記

涂穆

洱水置縣與衛同城稱巖邑附郭有智光寺世代綿遠永樂初稅瑞山壽因椎採之利庀地構崇增修萬培規模壯麗盡蒼洱無比蓋亦其時之可為也歲久日就傾圮殘椽斷碣僅留為遊人歌舞地則濫觴何極非此方一大缺陷乎幸土官楊淇與衛弁王弘緒等具有悲心佈金孤獨而下倭亦殫指贊嘆助人以言故繡柱璇題瓊宮緋宇一如舊制而建覺畫棟堅審視昔有加百丈金身儼若臨我和寒暑雨暘著靈應左翼觀音堂右翼毘盧殿釋子梵修於中晨鐘暮

鼓不至鞠為茂草後繁轉輪閣幾作芻薪童子牧於其上今吾轉轆轤僧過此開口便說

帝道遐昌佛輪常轉津津而去昧為快事經始於壬戌夏落成於癸亥秋庶民子來誰非西方聖人神道設教之明效歟會闡揚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其實山監席富庶之餘人情近古猶可動以禍福今世錢虜若欲其割可愛之金錢為

國祝釐為一方造福有撤歛笑我不智矣可見用財今日較少而課實較昔更培雖萬物會歸唐賦爾吾信男女自有不惑者在也但不悖猶有說焉人情入廟則思敬故陳牲奠醻尚懼以下慶蒙護捌佛非血

食者此將心奉剎塵自不宜以弊衣圖肩作肉緣為聽法王經又不宜以蒲樗擬廬為豪舉欲爲藉草遊自有憑高眺遠可恣笑傲或不必空王殿矣下然豈前後疲於津梁者盡屬茫昧已耶

重脩指林寺記　　郭登

雲南古郢闡國隔越中夏萬里餘而臨安密邇交廣南望車里八百諸夷前元設宣慰司領之實則羈縻而已

聖朝撫有萬方無遠不服而臨安遂為邊徼重地洪武辛酉始立城郭廬舍徒大姓實其中罷宣慰司置府設衛文武並用復立僧網以領方外之教舊有指

林禪寺傳為趙宋時其地荒寂多林木居人旦見一鹿止於中因率衆往捕蹤跡無所戚一異人出曰鹿處此非一朝夕汝輩欲何如言畢不見衆驚以為神相與立祠祀之甚著靈應元眞間郡人何文明始建一殿二塔以為修息之所復取前人事書指林二字扁其楣歲久傾圮永樂丁亥都網德海領教事舊志葺之功未半而入寂今住持溫成師者世為曹人大傅黔國沐公寔眞南服以成師為宿德因命主席於此師始至遂謀大之於是儲財計費必底於完徵下數年正殿兩旁搆二小殿左立藏經法輪右塑地藏及十眞官像前又剏天王殿周垣廊廡無不具備又復以南狀鋪置田三區以畝計者百數用資日費成師之心亦勤矣哉正統癸亥時麓川餘燼未熄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復奉

命往平之予輩數人寔備將佐以從公命予率番將騎都將軍一達等數千人來鎮是邦始至假館寺中時成師年踰耳順蔬食菜羹淡然無欲請予一言以記始末嗚呼佛氏之教行乎中國為其徒者不廬而居不耕而食不以奉身之物累其心而求所謂空虛寂滅而已迺美宮室豐儲積而沾沾自肥不趣登壟斷哉今成師下戚其所無不私其所有凡所羸餘卽以興廢補敝率其徒朝夕共敬以祝

聖壽祈生民是則可書矣為之辭曰

帝眞九維表萬邦兮神道設教妙無方兮玄默無為垂衣裳兮超虞軼唐躋羲皇兮東西朔南聲教彰兮山梯海航紛來王兮有滇臨安湫云末兮惟官吏民法有章兮於變時雍庶績康兮

帝德蕩蕩民無名兮漑洽於幽闡於民兮神職效恭謹趨蹌兮先天弗違時雨暘兮有卓梵宮煊輝光兮弭災徼祉我民望兮佛惟有神民有慶兮默相厥功昭嘉祥兮像法不壞翌世昌兮朝斯夕斯敬以將兮仰彼昊蒼戴我

皇兮億萬斯年壽無疆兮

香林寺記

陳晟

臨安城北二十里有山曰香林寺相傳昔樵者見一茅廬有僧居焉問其來曰自楚而蜀抵於南滇山川風土靡不周歷未有快吾意者今至此林異香馥郁景物俱寂是乃棲道之所止也故縛茅而棲樵者曰野處獨居怪禽異獸縱橫於斯可乎曰狼狙與豺虎豹不驚捫山掬泉而飲山居之所樂也然耳不接聲目不接色寵若不驚得失勿恤樵者歸語諸衆善者悉心歸向既而達官士夫爲樹寺宇卽香林爲名時元至正初也洪武辛酉

天兵南下寺燬兵燹正統庚申桔林住持溫成振棄中至山引領四顧疑有靈蹟詢諸山人香林之址也成遂率徒慧照募緣鳩工刊山以展寺基住持慶勝募於舒忠輩施財助工不踰年而殿像一新募置田畝勝入滅今慧明上人雕造衆像重加修飾山下溫泉久涸忽復湧出明處其無傳丐予文勒石以示永久噫名山佛刹如曹溪潛山虎丘匡廬山因寺而名景因人而勝茲寺遠隔城市僻處幽谷使無溫成開創慧明繼述亦混爲荆棘草莽之區虎豹狐兔之穴矣安能建大招提若是哉慧明心印仍塗威儀外肅如孤雲野鶴無入不得惟此上祝

聖壽下求民福爲心可謂有佛教之遺意矣

郡西天寺記

譚繼統

去城西二里而近平疇之濵小巘孤出爲圍山木不拱而石亂壓秖爲牧豎樵兒寄跡而里人未之奇也頃一二善知識謂吾郡四郊有叢林惟西郊闕如非所以表山靈也衛帥吳君國昌乃選勝茲山見其面面來青龍潭鶴村兩河如渡龍蜿蜒入其襟帶背負烟文時有紫氣一快地也遂寺之然計費當不貲匪獨力所能辦去山三舍豪者曰雙橋翁其人以貲直聞乃召而質之曰能爲我分一臂力翁直下相承二三弁紳相與佐贊成大因緣于是揭山之足搆門三楹橘級而上山腰搆閣者一四周衛以石垣諸土木甓堅之費大較吳君三之雙橋翁二之而衆善信之裡施僅十之一也閣既成丹堊宇舍之鏞土木上則單洪大士下則至尊諸天亦稍稍稱小秖林已閣後大有隙地第欿人承其勝者吳君復召雙橋翁屬之翁慨然發布有想曰老農積歲月之蓏以有此素衣食之興幾念有以散之孰若以之奉佛子也後殿並役一切請仕毋以煩我里閈遂自搆大殿三楹貫其餘力造能仁丈六金像文圓通妙相慈氏應身遂添兩郊一實地麼幾與三山並雅繼統以使事過里翁邀進其地因問寺名翁曰西于五行爲金蓋萬寶告成之域茲山適當其方故以稱焉繼統曰唯唯否否

夫寶刹新開佛日方旭政借光明照十方顧以西山崦嵫為夕隹乎哉佛在西天獨稱極樂請顏之曰西天凡遊於其天者鼓腹繫壤為治事之樂農即西竺之活佛寧渠過是翁曰吾農家者流歲時伏蠟卜水旱問風雨穰畜而蘄祥者往往竭蹷而趨烏知其有至樂與有哉繼綂曰西方假地也佛假名也梵殿幻住也莊嚴幻像也從無成象即佛即心何域非西何人非天乎得佛之心而尊其跡凡緣境以好修總署福田尊佛之跡而昧其心縱破劫而為施竟非善果我翁于跡既尊于心不昧得之矣家封公顧令小子壹記諸翁遜謝家封公固令未已繼綂輒為紀其大

都如此叟橋翁氏李名培

水月寺記　塗時相

石屏異龍湖東南有村曰白波中峙一島周圍可四百步許屏人鮮有知者萬曆戊戌歲臨卿袁會卑然偕土舍楊浩泛湖登眺久之遂命冊青寫其狀獻之郡守蕭侯侯覽而奇之曰吾吉山川在宇內稱奇絶詎意屏湖中亦有此佳境耶於是僑寓白浪劉某等皆吉郡人也相率庀財鳩工首建殿庭各三楹又次廊廡禪樓前後亦各山門三楹爰題名水月寺適有更張拱辰者披剃持募造佛像肇之來寺寺傍隙地可植可蔬尋貲村夷鑿池浸灌緣堤奇花異卉芳香襲人鳥鳴而增繳不加魚遊而網罟不及人居福地物適性天與此足為二樂侯又慮百年中隳廢附近陂塘墾鑿出湖田若干畝以為常住仍廣招僧衲責其修葺以善將來乃走辦號屬余為記余閱其圖說輒欣慕往觀之宛如太極一圖中央圓滿數畝菴而左右龍虎崖巃各六若十二圖覺萊山削玉若護法禪王外五爪諸山周遭遠抱如金蓮布地所謂西方淨土而南海普陀者非耶顧余竊聞如來月印千江之說有味其言能湖匯積螺髻纖浮皓月澄波色空相映佯遊人遺塵慮而居者定禪心暑與佛氏真言相印澄蓋冊青所不能圖者寺名水月不亦宜乎余

裹過洞庭登小孤見湘君海珠料此景未可多得第安得遊天外風波冬住此山與會公共登眺若以結此善緣也重蕭侯之請敬紀其勝槩云

重脩湯泉寺記　王景常

踰滇以南深淵絶壑惟通海為最勝環通海數十里峻巖遥峯琪樹琅玕惟秀山為最勝擬秀山之奇為浮屠者三湯金為最勝蓋湯金弘踞絶巘上涵天光平俯諸峯下瞰巨浸城郭岳室之盛山林島嶼之蟠蚪晨鍾暮鼓隱隱宜在天上也若其蛇壇扶輿絪緼轇轕出入耿忽西時昕夕雲霞嵐霧盪摩戛擊與松風籟角争光霽真諸天兜率之宮豈人世之所有哉

初僧鐵牛之大弟子月智遊東南至天目見撕岩得衣鉢之傳歸而闢叢林于雲麓暨東崖肇創湯金寺於山巔其弟子聨山賓守其傳元元帥述律杰為文刻諸石斑斑可考其高弟子慧庭嗣有其宇愽極經秘大振宗風一時緇流西自邛筰北自越嶲昆明莫不嚮風慕義叩首歸命自特厥後法益密律益堅增其耀靈號為滇陽大刹歷封既久龍象亦進泰極而否兵燹繼之樓閣頹圮金碧無蹤松柏催折祥光下降其徒鏡涵發大願力矢辭諸天曰所不能紹復先緒浮屠更始有如白水齋志不酬凡幾年會

天朝德化被殊俗乾清坤寧夷夏胥慶于是飛錫天衢上叩

帝闕拜天人師有旨寵錫袈裟賜遊江浙諸名山閱四年歸始克成前志乃遍禮公侯士庶大檀那得貲金凡若干緡鑑乃苦心勞力殫志竭慮鳩工發帑一毫不以私諸已東撑西柱易棟更楹元措大殿殿成凡湯金門即聚亭西梵堂明元庵凡舊所有率皆新之舊所未備今率落之庖庫庖湢靡一或遺凡為楹若干為工以日計之凡若干既成山若增而高海若濬而深天雲下垂萬水皆立神用盛矣乃命徒喜顏來謁記將勒于石以垂永久予嘆曰自有天地三五繩繩夏后商周繼以姬孔道備矣而今通祀於郡國者惟夫子而已乃僅見其一大雄氏以慈悲為教而祀宇被海嶽豈其徒力能致之抑亦有為之變通而神之歟為吾徒其謂斯何或曰自其以善惡恐人人多歸嚮之或又曰彼以神通善幻故能權若此殆非矣天地非本大也然為壇渟天下惟一而已雖祀典祭法五其一曰法施於民然上下有制非民可得通祀也制自夫子立也彼大雄以象變為化無間上下民利其欲故上之人亦從其利而尊之翊其徒皆歸於儒得以肅之果神而變通歟予觀慧庭博極經秘次光其宗鏡涵發大誓願以壯其業亦儒者博學力行之儗者昔其本二而不純也自非有過人才識安

能俾栴檀寶蓋照耀於中天哉於戲此予之所以有感於彼者歟辭曰矗矗秀山控制滇南上摩空漢下壓書陰蛇壇块圠肇自鰲極崑崙兩截發於西域雲山以東岷峨以西正氣迴斡與天俱齊雲南肩星土有截井鉞參旗胚胎凝結神扃鬼鑿鬱為寶林既晦於古聿彰於今桐時鐵牛載扑載斷瞥於月智曰冊曰護東崖矯矯雲山之椒湯金有嚴炭業層霄維爾聨山爰究爰度無替成美燈光續續繼律有文鎸諸堅石迩弘演肆光被南國一時聞望歸於慧庭守道不二觀於厥成否泰相仍龍象斯進景光飈舉乎級巍陛猗歟鏡涵志行眞堅一鉢二錫萬里朝天邀

遊名山年月四春耳濡目染心曠神怡松枝南指飛錫聿至貲金泉湧扶宇山委遂嚴寶林遂開湧金遂亭積翠盪軋陰陽金榜玉輿龍馭彖床蓮花寶坊華蓋霓幢凡昔之廢今悉渠渠凡今之構皆古所無煌煌金碧炫燿南離匪我之力惟神之為於戲休哉無墜厥初有永其承利及海隅秀山倚天通海滃波百千萬劫石泐無磨

重脩清涼寺記　張西銘

按佛氏經有華嚴者云鴈門郡之山曰清涼節五臺也歲積堅冰夏月飛霜五峯聳出滌五髻然唐僧澄觀居之號清涼國師所疏華嚴經號清涼疏而通海秀山華嚴亦號清涼者則非經見舊志不存而斯志又皆缺而不書名昉莫之究焉同山寺凡有五曰湧金曰慈雲曰妙高曰普光清涼居其一每峯縈一疊寺一建焉豈以形勝彷彿五臺而名之抑取釋氏謂人世熱惱而出清涼法以變之者以名是未可知也傳聞永樂中僧性充者嘗為是寺住持當是時廣殿長廊翬飛雲構山之章而前者若屏負而後者若程高而平者為陸潴而重濕者為池旁圍而左而右者為宮為坊蔚然而林木茂雜然而樂芳馥繞欄楯瞰碧蘸湖水中其為清涼匪直福地境界乃爾也繼此無所事特寺既寢毀而景亦變遷屏者塞而程者頹陸者蕪而池者堙與宮坊焉以圍者妹亦偏亥於左右也剎檜櫛比櫱為丘墟湖波朽漫適足以殷滋濫爾焉所謂清涼者耶歲成化戊戌普光寺僧淨宗禁足山居者凡二年日事樵採得遺址于慈雲寺之上誓欲興復顧貲不貲時厥父師名傳悟者方吏麗江府幕仕就謀焉父聞之逃吏歸釋祝髮於大理之雞足山並受戒持逐歸為募緣計求穀粟金帛於富貴之家有虔除榛薙荒尋斷礎於叢薄拓廢基於尾碑土木閒作規畫百出正殿構於中者凡三楹而軒敖如之旁翼以廊前啟以門建彝庖湢之所委曲悉具繚以周垣像以繪塑金碧輝映後先相望而冊塋錯雜巨細攸宜工肇壬寅春訖於己酉冬凡八禩始落成繇是屏山前章程峯後負底陸於原潴池於濕惟宮惟坊胥左右焉草日以芟木日以喬湖老浮碧涵浸倒影仰登俯臨不啻據方壺而凌弱水與湧金諸峯仍列為五遠瞻近眺秀山之景物復焉嗚呼斯其釋氏老致然否歟抑人心感激自欲興厥廢歟抑亦脩復之後事致力歟使分人國之事者如是將無行之不可復也何宗周之廟悲興禾黍而晉宮之闕不守銅駝哉否則釋教人心皆有於昔而清涼臺寺獨復於今是必有所致也矧夫各田以飯僧而範金以為供佛之具聿修於新非有所致而能然乎事事

之力不可以不然也其謂毫光東現於营修之始日則釋氏之所謂幻化者吾弗知也夫為釋氏徒而佛寺是與傳悟輩知所尚矣

嵋峨如是庵記

秀山湛堂師來臨安結庵白塔下曰如是來求前轉語吾節其所能而語之曰汝之道寂滅道也汝今有是庵有是身且汝不得有庵焉嗚呼然有其有而如是之將無其無而如是之亦在有無之間而如是之皆未免有滯疑處吾懼汝不得而專之也汝不聞世之都大位享萬鍾祿不以為泰絕擔羌牖不以為懮在彼亦一一如是或汲汲為極金珠犀象而默默或蓬華髮鬑而赫赫在世亦一一如是權魯木訥將亦如是押闔鉤距僂權譎以衆生詆亦如是以求得卓厲風生當醒覺嬌臺同亦如是等而推之三三之天九之宇蛙垤醯雞之牖鉅細亦如是莫夭於彭莫壽於殤生死亦如是而爭此名也別以四大假空之身有甚於衆生者乎汝欲專之其可得乎汝今一念湛然趺坐凝寂起於聞而無所聞起於觀而無所觀能無所聞如是可也能無所觀如是亦可也能無聞不能不觀則是其所如如其所是是如了如如是何者為如是何者為不如是始於一而極於三千大千施施無窮生於默而括于神通悲知並施之無窮如是云何曰未也夫既有始則必有終惟其有生亦復有滅至於無始無終不生不滅是謂眞如眞是是如汝得而專之者也是又是非汝意乎然則衆生不如是也審矣蓋寧為彼而不為此也汝又不聞乎汝佛多能而善幻非有生不能知如是安至安能悟有生之空以起乎無所之外以同歸于壞爛澌盡而後已然非吾苦心操行者不能也嗚呼吾之所聞又有大焉有生有死者夜旦也貴賤壽夭智愚賢否之不齊者天也衆皆如是我不如是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聖人之道也以彼之能穌此之道非有苦心操行之難也知汝之如是而不知我之不如是者惑也豈下

可數也夫系之以偈曰如是復如是惟其不如是所以能是是來彼世間人上下不差忒即心淂其性無閒泯與滅汝惟如是觀念念不生疑若胥輪迴中是無窮極處慧日在中天慈航在苦海捕風與繫影以是苦馳騁何以得其常有心乃其虔若惟無心者道義無所措有心與無心機鋒一彈指總是無其是如是不如是猶如大明鏡物物無不照物物無不明明照滿世間在在破諸闇大道本無歧愿證有心法恒作如是觀

平南寺記

王遵

予來守甚雄省方問俗見鳳山之右有南阜巍如突

如蜿蜒抱負於治西曰山隹哉父老進曰茲寺始也昔孔明駐節時廉郎人奉佛遂俯浮屠於西山之巔而創寺額其額曰平南意將以空化執以福利化貪以地徼化頑悍耳民庶畏天咸習佛教少有遠獷者必相率斥之曰汝不畏諸葛公乎歲時詣寺稽顙祈祝凡水旱疫癘兆趙馬頻有徵驗此之峴碑

聖祖命袁都督義來分鎮義以南山逼郭上請展拓之而寺適搆峙於新城西矣袁觀兵樓堞覩梵宮而奇遐想按古算而定今讚北望嘆曰我

主上神聖越今古模西域僧以佛子法俾因俗而治通邇荒服孔明寧無翊贊於千載前哉往迹可尋勿

令稍圮廢乃出金倡民葺之凡遇慶賀習儀於殿墀咸古訓留題云為祝九重

天子壽落成四大梵王宮垂今百八十禩民物阜饒災異殄息者固

皇仁遠洽亦茲山鎮氣斡運之助矣正德間主僧失守其燹無遺礎今兵蕉間作敢起建復乎呀然曰有是哉

聖朝禮樂刑政融洽宇內顧需佛法哉父老懇曰昔

如來慈悲濟度法雨遍潤於四大部洲而楚雄去印度為最近靈蹟時著善知識代有其人郡西雜名藍婆羅命淍可徵匪誣是以郡民篩信而生解修因而證果者率以此明甫見寧官身為一方福德主幸俯遂恩額予迺訊之大夫士稽之於地考悉符父老言苟可導民為善者固不拘於方類而名園與廢徵洛陽盛衰藹亦平世勝事也姑從其請迺普民揭宗保留僑僧督勵募緣以創其規既而戒僧海澄悉力潤飭之庀材鳩工陶土範金役不侈勸財為樂輸不戔時而寺復厥舊設像繪壁殿門軒廡完其乃雜蒔奇花多植嘉木以凝唐匐而檀越諸人捐常稔田若干畝海澄出己貲置田數畝以供僧膳于後像接引佛於殿之前為亭以覆之琳宮聳翠紺宇凌霄寶樹園煙喬章拂日守僧朝夕具咸儀誦經咒祝

萬壽鐘鼓之韻遠徹郡齋予每聆而嘉之郡士喜復孔明之遺蹟登覽者咸伺往寧靜澹泊之致若漢楚之雲集種善因者殆難悉計噫是寺之復信郡中勝事也以祝國禧而攄愛君之忠以壯形勢而增禦侮之武以導民俗而翊其從善去惡之情具茲三物雖不出於孔明而孔明之徒所必建亟者民輩復來問記予曰若之復寺之意乎佛像接引欲引汝於善也明倫於寮節奉法於剎導愚度以持戒循信義以為定天風甸而慧光生豊年屢而福田種俾楚為西南之極樂國則崴崇之墟即印度土民之身亦如來南陲采穿太平不難矣是復寺之意也

眞覺寺記

滇池西走六驛有邑曰威甚東北五舍谷深山入長谷有鹺井取雄於一方以佐國用資民生厥利溥也井西一里許有山曰萬春矗立屏峙聳出天外萬山連延來龍江之水踞虎嶺之麓巨石嵌空居人在山谷間惟萬春為勝處也延祐乙卯僧曰君山者泊土之耆宿相與議謀曰吾儕介于裔夷蒙甯絶徼荷縣官之庥山澤之利食土之毛皆帝力與佛造也可無報乎於是捐己資集衆力建佛宇於山之陽名曰眞覺禪寺即萬春之顛以祝萬年之壽也殿寢堂廡横山跨谷位毘盧遮那佛報化佛文殊普賢之像右有選佛場左有旃檀林前有棲鍾棲後有庋經閣法堂方丈齋廡庖會堦砌闌檻形黝丹堊煥耀金碧荒遐僻絶之境見茲亢奐夫誰不喜也嘗謂夫佛法入中國千餘年來華人尊崇之謹循一日也遠而至於殊方絶域之外又至於深山窮谷之間人跡所不到之地亦奔走崇奉如是之篤也嗚呼我佛以平等為性以慈悲為心以淨恭為幻以寂滅為樂以五蘊為空以三歸為戒導人以遷善去惡明心證性如斯而已不知者以為其言宏闊勝大以生死禍福動人則非西竺之旨矣雖然西方氏之教慈矣而西方氏之律則嚴也顧其善惡因果之說往往與易書合容或有不可誣者蓋人之生稟二五清濁之不同有必至戒自持殺正其法身者又有以十業自檢以淪於外道者豈非善惡之區別乎冥冥之中昭昭之報猶影響然予嘗謂世人莊嚴佛身頂禮佛足嘗範金雕木矣庸詎知明心證性固能成佛之妙也明心證性者啟為善之根也範金雕木者皆有漏之因也君山執行峻潔弘揚於聖教而亦嘗慮及於茲乎其刻斯文以示南人南方崇信浮圖甚至庶幾因敬生悟人知嚮方有遷善而去惡者則君山總持創建之功也

玄武觀記　　蔣宗魯

中和山玄武祠嘉靖庚戌冬所剏建也元以前有寺曰公安觀曰高眞山自宜良蜿蜒至此結二峯左右層巒環若旗鼓後枕尋甸山海迴繞嵩明州幕趙昂丁未歲奉屯撫來顧瞻徘徊歎羨其巔衆謂工有黑虎樵採所禁昂曰毋恐遂往視之見龜蛇成形神仙窟宅也昔聞太和玄帝常有黑虎巡山茲兆其驗歟火頃帝見像中篆之項昂乃率衆羅拜咸願即其上闢土立宮事初就緒未幾以老去命其子生員趙應鵬曰不即工勿歸鵬受命惟謹竭力儀功於是自黔國以逮士民聞者各來輸助用益加饒庚申參

奏

命來撫是方鵬已增建棹楔者一天門者三宮觀者

二予捐俸鑄金像於其中侍御台山孫公亦贊成之壬戌三月鵰將告歸致父命衆懇予紀其事念予弱冠叨入仕籍建今二十有五年母太恭人海感異庇辛亥冬備兵臨安夢帝賜旗七星幸平元江之變通者戡定東川咸帝力也兒思忠思孝許偕北上謁祠告虔時龜蛇見雲端風捲黃旛飛揚天表衆皆異之謂魯世受帝恩罔極矣魯固不敢私神福亦烏容以不文辭要者

高皇帝再定海宇惟帝默相肇建廟祀於南都文皇帝肅清內難惟帝統佑特於太和山大建宮祠復於北都建行宮哉皇上欽崇法祖玄應屢昭特遣大臣重葺之海內臣民益加仰慕滇在徼外並寺雖居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帝之揚靈顯於邊徼者與中土同不益有刻無以騰神功詔後嗣帝以虛危二宿之精降臨人世感召天神受無極上道冊成上昇歸司北極之位而遺世垂訓無非欲人忠孝友悌修己化民毋以貪淫奸邪為戒懲故能使天下之人靡不奔走寅畏遐邇同心以其翊運治世作福免厄也繼自今穀麥康食無戕覲用長我大明歷服至於億萬年日月所照荷神之庥豈惟滇人受福已哉

重修智鏡寺記

張宗載

鶴慶新舊兩城寺在舊城東南隅父老曰鶴故海區此地其目也里先昔人祀祠觀音以鎮之因寺焉寺有地十餘畝環池闊附居叢樹夾雜雞犬聲從叢樹中脊脊然出不啻若劉安家高者泱泱乎一奇觀也先是郡大夫師貞馮公政事之暇稚以山水自娛見池勝遂捐冊試賞與郡倅文山朱公與守香石周將軍商榷之各出俸資命僧海藏悟念募佐不給無何馮公去里人謂貴老中廢乃周將軍力任其事恐非後事師尋又得汸齋桑公四閱月而告成已命余誌余按記鶴慶與大理開闢同里先昔人祠祀之意重報本也顧寺卑陋不足稱明德報本謂何天意今數

公更始哉始終先後之間其所以協贊而籍手者同也不剅寺宇日覩為蓁蕪池亦污垢納甯矣有今日且善籍之君子覩為小人比焉當時者庶幾乎鶴節其取勝湫小亦式崇賞墮嬬清問其中則鶴人謳歌醇漓閭閻休戚下致積而塵聞庶幾乎百姓之庇也豈直報本覽勝為兩者地也已哉寺舊僅堂三楹新創殿三楹池中侍慈舟者一楹臨水三楹大門三楹庖湢翼室不贅

劉光寺記

元　歐陽玄

至順二年辛未姚安總管高侯歸自京師既奉命陞姚州為路宣授明珠虎符退自感激國恩序緒脩刻

光報恩禪寺面勢岡陵占勝林石中建寶殿像釋迦文佛旁繚兩廡外拖三門以及丈室禪房具以法式天割上腴若干以飭四方之僧命之朝夕梵唄祝釐皇家月旦望日侯潔齋至寺率衆闔繞虔讃作禮白佛祈皇帝壽永錫民福此寺之作繇作也是山昔無泉歲得慶祥師住山以錫杖卓於巖谷之陰而泉涌爲故來請記昔者先王之制於五方之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故蠻之農桑泰之車馬陳之巫覡歌舞采詩之官歸獻於王詔於大師列於樂官王時巡則陳而觀之豈必皆有所美刺哉今夫雲南之事佛俗有所從受也然而佛之於雲南有足以助時君之化者其末亦非一日也彼其泥獲悍驁之性一旦歸於清淨慈儉之宗此蓋威武之所不能屈教化之所未易漸而浄名之徒深居寡言衣壞食淡合掌趺坐伏而攘之若不勞餘力焉亦豈小補之哉世祖皇帝自征氏羌歸乃表異釋氏隆其師資至於宮室服御副於乘輿蓋有以察其風俗之宜因以爲制遠之術焉顧世之人不足以喻此也然則茲寺之建不獨專事於祝釐可以爲報恩也侯名明勝國高昇泰九世孫有惠愛於姚安其民甚德之云

福田寺記

朱化孚

萬曆上章困敦夏吉化孚奉上命使道于含暫得憩田間問老農耕耨事乃郡貳陳公司理錢公紹介吾州孫守咸就余問耕堂以戚定福田寺新建屬化碑之以紀成績無何走幣二百里外以和曲趙守所爲紀畧中命焉余聞之上鋭理道與邑人更善治郡太守事也下樂垂成與郡人懷永圖者鄉大夫事也庸可辭諸按武定在嘉靖四十五年鳳賊叛逆此田卒汙萊時出伏上咸德而輯寧者僅三十年餘羣興之後所賴撫綏整頓甚急太守公入境慨然游刃無卻不批如重學救建兩橋監東樓闢田畝社學義塚醫書律例日蒐百廢而興之諸凡善政難僂指已而下地巡祥橋東鳩工程材諏日興事首樓閣左禪房右茗室前樹門樓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森森井井繚以周垣拮据悉出太守公公私二無所預蓋自某歲迄某歲月而堂構聿新範金鑄大士像以祝命曰福田寺登斯刹也五龍枕其後獅子吼其前曲水如帶沃野如列攬雲霞於襟袖盪灝氣於胸冒亦一奇也余聞大乘諸法無罪福無禨祥太守公公斤斤於若寺也詎寧如世之修崇信於沙門侈崇觀於土木已哉化方講農請說福田而以農喻夫人一心方寸猶田也天命之性若授種然猶夫苗也衆人之心町畦既形蕭雜又隅榛茅塞之稂莠戕之田且蕪矣何福之與有大守公一

心直以精白為基帳廓為宇高明為堂軒周慎為環堵慈祥愷悌為般若安阜懷保為服社其視吾民何啻嘉禾諸凡主意於休養生息者皆田之旣優旣渥也修明乎法度政令者皆田之我穮我理也卽剪奸去暴不必假借皆田之去蛆芟蓼者也凡民之鼓腹而嬉遊者皆田之穡而有秋也卽所稱堯水湯旱不能為災懿哉太守公之福田直以心造矣內典曰心生則法生法界繇心造是舉也其太守公之法界繇心者乎余惟儒之距釋有同華戎然粤稽達人杰士皆尚其法如白居易畫極樂圖柳柳州造淨土院蘇東坡佩彌陀像之數公者皆以文章雄一世而歸心

乃爾韓范司馬諸公莫不參訪其法而諧其極當時人國賴之以安太守公之創茲福田寺也者行將上之

皇圖永固

國步彌昌下之世道益淳民生畢遂繇武陽而六合太守公之福田寧有涯矣化且拭目之是為記

滇志卷之二十一終

滇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第十一之五

疏類

請略定南寧州疏　隋梁睿

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牂牁之地近代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間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寧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貢獻不過數馬其

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與戎州接界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請略定南寧自盧戎以來軍糧須給過此卽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竝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以靖肅蠻夷裨益軍國今謹建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

奏省罷姚州疏　唐張柬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

貲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嶷峽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錄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漢人爲蠻夷之所驅役也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諸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事掠奪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而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三不易其言卒驗至垂拱四年蠻將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陳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逃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使隸嶲府歲時朝覲同之番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番不許交通往來增嶲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之爲便

諫伐西南夷疏

元陳天祥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

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治亂又爲亂衆所制僉畫詭計窘蒼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此閙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卒自困矣且自征伐緬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蘇與遠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使諸蠻皆烏合衆必無久能同心一探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陳言征麓川狀略　本朝詹英

嘗謂邊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太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已之利益必爽厥勝而成功益難矣曩因麓川思任發背逆天兵已嘗殄滅賊子思機發又敢抗違

朝命

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

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擡用夫五六百人騷擾閭閻沿途勞擾將帶紵絲綃疋寄散富熟之家放綱垂釣很貪漁取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雙擡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

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爲名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路起程路滑泥深難爲士卒且如運糧之事不在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縊而死總兵略不經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擡以馱糧坐派所司六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帳暖帳雨帳左右簇裹官吏百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慮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人進抗繼懸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圍不克被賊用木石擂打將驗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

割去賊之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户誘繫解作生擒蓋國主㒒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遺邊夷笑計窮事拙祇班師已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柰何抑聞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爲哉切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係先代勲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之此二人者同流合汙飽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玄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聞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知幽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

天顏乞將王驥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務切廉幹之官前途盤閘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

駕帖不可無印信疏　王恕

臣蒙

聖恩叨掌風紀材朽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户汪清來自京師齎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户宋鍭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齎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勸問問百户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爲事體之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一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

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亦未免含冤於地下繇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踈遠孤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阯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錢糧傷無限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月錢能等所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戚閑其事亦當言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攙擾夷方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呈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欺朝廷罪將安逃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不忍爲也

處置邊務奏狀略

前人

近訪得交阯頭目易服作客商潛入臨安聽探消息又年前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要冒籍科舉所司不容奔往交阯授爲御史執事爲之運籌畫策提兵巡邊亦有僞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爲市收買生銅鑄造短驗彙者隨太監錢能京衛指揮郭景齋勅繇雲南而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舉今又聞交阯走回軍人說稱在前吞占城時就要乘勢來犯雲南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今臨安雖設一衛官軍見操無幾通計雲南衛所官軍多者不過七八百人其他諸夷雜處該徵秋糧數少且又不通舟楫糧餉止靠屯田供給見今所在倉糧不穀一年之用況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收賊盜生發加以廣西等處土官連年讐殺再加開辦銀課索取進貢地方攪擾人心失寧臨安指揮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雖有副總兵都督同知沐瓚在彼止可鎮守金騰不能兼制臨安合將都司所轄衛所除金騰二邊衛外二十二衛所官軍內量調三千員名協同操守半年一換添設副使一員整飭兵備操習人馬振揚威武以防腹裏盜賊以備外夷侵侮

復永昌府治疏

何孟春

臣聞消變于未萌者策之上消變于將萌者策之中變成而後救斯無策矣切見雲南地方俱有諸夷然西至大理東至臨安皆是府衛相參事體有定則賦役有常制故民雖未富猶得粗安惟金齒一司實古之哀牢夘濮之永昌府自胡元以上皆爲府治其後元務遠略創立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於銀生崖甸其地在伯夷蒙樂山下去今金齒司南千餘里其夷没後金箱二齒而葬故因得名與永昌府絶無干涉後元以其地不可守改爲金齒衛核入永昌府共治元末道梗流官多缺止有土官通判在任

聖朝洪武十五年於指揮王真處降附十六年春附近諸夷叅王真立衛鎮守不恤府乃共推㠯退土官知府高公引麓川思可發夷兵數萬來攻生擒王真盡夷其城而去本年十月雲南指揮李觀請復立永昌府金齒衛招撫安輯十七年閏十月

朝廷降到永昌府印又續發南京各處軍充實軍伍府衛相參軍民安堵二十二年十二月李觀病故後指揮胡淵以舊城夷毀改築新城因欲自專假以民少糧不及俸爲名于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奏革永昌府改衛爲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兼管軍民彼時淵以築城有功意在專制又以指揮俱長單掌印尚無考選軍政可使世世專有此土却將永昌府之民併入永昌金齒二千戸所尚有附府良民無編立東西太和六軍等里徑屬本衛原本府所屬施甸等縣續立鎮夷等州俱革爲長官司百夫長等衙門惟永平一縣乃古博南縣民不可革遂繫隷指揮司統屬彼時淵恃有功不欲與府頡頏訖成私計然親承屠城之慘深結夷民之心故需索少而糧差額輕軍民和而調發事簡又以府衛所有事供一司故夷民安財用足後來承之儘意貪剝近城寨分已不如前其後因麓川反叛加以徵調夷民漸困及景泰末都督毛勝因隨征麓川知金齒司指揮供給甚多遂營幹

鎮守有內臣見毛勝得利遂接踵前來繇是廣占夷田以爲官莊大取夷財以供費用然名目尚少猶可支持相承到今日增月盛典馬典軍書以萬計饋頭見面亦要數千過江柔粒等錢無時得了白米馬料等戸無日不徵加以跟官小人百樣生事害人積棍一時縱横取索椎髓剝肉倡言不恤夷民畏死不敢不從繇是强者爲盜弱者遠逃如近城鳳溪一長官目今止數家二代不襲可見矣比之宣德正統間環城萬里之夷民十亡八九比之成化弘治初二三百里之夷民亦減六七所不能逃者赤身裸體食草鋤山氣息奄奄死亡無數而上下交征略不爲異如施

甸夷民害極欲變正德十年三月城門會晝閉矣騰衛軍士逼於拜見正德十一年太監會被攻矣及今木邦起兵奪占孟定府又起兵入隴川臨芒市又起兵入灣甸州其州去永昌所老姚寨僅四十里矣即今孟養又起兵過金沙江鑿山開道踰茶山直抵騰衛猛密又來要求宣慰矣臣訪于耆老皆言自平麓川後今經八十年並無夷人敢如此侵犯良緣金騰二司附近夷民被害不過各逃往彼處以訴其怨彼各得招懷以益其强既知二司之虛弊又悉其貪殘且又年年下番哄誘賓石月月設計欺騙金銀遂使遠夷生凌侮之心興兵試作變之漸若不早計誠恐

變生蓋附近夷民為二司藩籬皆抱恨切骨則藩籬撤矣附郭軍民為地方根本皆疾首痛心則根本病矣藩籬根本皆隳大變固應不遠臣叨授巡撫之寄憂如焚灼博采廣詢共言惟是復府治設流官以撫安於內則外變自息及考之前數年巡撫官固有憂先於臣具本二三次陳奏矣緣該部只照常行雲南鎮守衙門勘報殊不知鎮守衙門於近夷自取之財必千必萬於遠夷歲過之利莫考莫稽既圖利自誰肯為

國一承行勘轉加號嚇聲言治其妄告倒說為伊解釋各差官上寨逼要不願復府結狀更督令科派備

禮所以夷民則畏懼益深蓄怨益切二司則剝削愈肆聲勢愈張非徒無益於弭亂更以促發其禍機今幸

皇上入承大統

聖學昭升率土普天更新視聽延頸企踵想望太平

臣用敢罄竭愚誠冀消禍變伏願

聖明俯垂

睿鑒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免行鎮守衙門勘報乞查前後奏詞以察事機將金齒司所屬永昌金齒二千戶所夷民并附郭各里百姓仍舊復立永昌軍民府統治再乞

勑吏部精選川湖貴州有守有為進士出身知府一員舉人出身通判一員推官一員經歷司經歷照磨所照磨司獄司司獄各一員令其領印作急到任其所割歷州縣長官司及合屬衙門俱候知府到日計處人民戶籍多寡地理遠近照舊為州為縣為長官等司另行奏

請銓官降印其騰衝司亦原係府治後改為騰越州騰衝守禦千戶所彼時州隸永昌府所隸金齒衛後因比照金齒改為軍民指揮使司今其為害亦與金齒相同若金齒復為府衛騰衝亦合復州或為府將司改為衛軍民相參管理其大小事例亦比金齒次

第舉行若其公廨房屋臣已訪得空閑官田房屋甚多官至即備竝無勞費如此則近便夷民可以自安遠地夷心自然畏服而變可坐消矣然不止潛消禍變於將來又可廣垂利澤於永久臣請略節陳之原兩司皆是指揮千百户等官凡經收錢糧皆先取以阿奉權勢因而竊入私家花費及至盤查則認借充盤隨後竊出花費事發之後監追至死無處賠納爲此守巡官無法可治將金騰官銀多解大理府庫收貯今復府治則免貯庫於大理既可省五日護送又可以答應緊急其利一也又凡承委撫夷勘問詞訟徵收錢糧各一事不知一字不識凡地方詞訟錢糧不能辦集今復府治則承委有人諸事易辦其利二也又驛課巡司缺官不報各員求署掌見今館驛日打乾二兩而供應在外稅課徵商倍常而課程無聞灾異常見不申呈吏員久役不起送今復府治則官無虛曠館驛可蘇稅課可減商賈可通灾異可警吏役可正其利三也凡元宵烟火料絲燈皆於操處出銀五十兩製造永昌所却又遍行科派夷寨春牛芒神天下同制今要多造兩頭承奉分派夷民各壇祭祀惟衣冠與祭有胙今要買補二倍分送跟官光棍牢子等人今復府治則此費自絕其利四也又金齒魚利比之大理不及然東湖各塘壩河池所出市

不缺買南北河道竹木之來歲不缺入而魚課之徵抽分之利通入私門今復府治則財用自足其利五也往時官舍軍民之家有不得已乘喪嫁娶者皆在夜中惟恐人覺自今指揮等官稟過官府任行嫁娶或父母喪後三五日或半年白晝嫁娶鼓樂喧闐誇示市廛衆皆欣慕納賄請求以爲榮耀人心全泯風俗盡移今復府治則此弊可無風俗還舊其利六也

夫能消禍變之大創永久之利如此適遲

聖明在上庶政維新又如此儻又畏首畏尾不一陳之豈非天下後世之罪人哉臣但恐欲專地方之權以取利幸地方之變以邀功曲加阻撓臣請逐件折之若曰永昌府係我

太祖高皇帝時所革只當遵守不宜更復則胡淵革府之時府學亦革爲足食倉矣何自正統以來

列聖又因臣下之

請復照府學事例立學到今乎若曰金騰地接外夷規畫已定忽復府治恐兵弱不能控守則見今臨安接界於安南北之諸夷之離金齒尤近安南地盡於南北各夷之宣慰更強以臨安府衛顧足以控制強大之安南而金齒不然正以司治貪汙是以起其欲變耳若以永昌府衛相參加以騰衝有不能控制數宣慰司窵遠之夷乎若曰民少不勻命一府之皁隸

門庫糧少不均供三府之官員俸糧則查今隱占白米戶之丁力足勾一府之皁隸門庫私納白米之石數足勾六府官軍俸糧矣何況三十寨之秋糧各民果之賦役乎若曰未嘗有例緩求其宜則見今雲南大理蒙化景東楚雄臨安曲靖俱有府有衛即其例矣且內唯臨安大理二府土地民戶財產田畝與金騰等其餘府分遠不及況今夷民困極大變將興救焚拯溺少或遲延則禍亂必作救之不及矣豈容緩手其餘區處細微事務曲折非本內可悉者臣已悉與布按二司官晝夜計算經畫停當決可弭患於將萌垂澤於永久如或一有不效臣甘萬死以謝妄言

之罷伏望

聖慈憫念俯賜允從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

平處蜀地方賊情疏　　唐　龍

臣切照雲南地方東接交阯西連番夷南轄木邦緬甸當四川貴州之藩籬也曲靖所轄六州縣係府西而趨霑益之中路以達四川山陜曰西路係府東而趨霑益及羅雄之旁徑以達貴州抵湖廣常德分而南之江西浙江南直隸山東北之河南北直隸以總會乎京師曰東路尤雲南之嗌喉也雲南弗靖則川貴搖動曲靖阻塞則雲南坐受其困殆未有藩籬壞而室家無事嗌喉病而飲食下咽者也緣本處土夷民歸盜賊乃其性焉況值連年水旱饑寒切身有致之之源有常之賊歲供無名之征日出強豪貪婪相聚以誅求者時復不免有趨之之道此雲南一省之通害也曲靖二路客商往來貨物叢委有招之之端霑益與貴州普安烏撒四川烏泥站等處俱遠封接壤各路苗獞句引聯絡聲勢相倚有聚之之繇本州并官知州安慰務窮取其民而民無所應只得取之于盜且土舍安白連結村寨陽爲保路之名陰肆通賊之計又有驅之誘之之事此又曲靖之害也前項盜賊縱橫四出居民行旅受其荼毒雖其來日久未有如今日之多金滄洱海臨元各地方固無處無之

而未有如曲靖之甚者近該會議添委都指揮葉輔并指揮張鏜分行督捕又皆庸材不足恃惟責成守巡分爲當耳金滄洱海臨元三道事勢較輕守巡已可料理況瀾滄兵備駐劄之地止離洱海三日臨元有臨安兵備見在駐劄各往來提督似亦周密曲靖隸安普道所轄地本嗌喉賊尤猖獗守巡官員兼管省城既無久駐之勢必無調軍之責故督責嚴而機緩有礙分任切而事卒未寧查得廣東廣西多有分巡帶兵備深得治夷之道又查得曲靖府州縣已屬臨安兵備帶管但霑益州離臨安一十五站山高路遠往返彌月臨安密邇交阯又十分緊關兵備官員

不可一日離者顧此失彼圖內疎外遠近不接緩急無救豈所謂名存而實亡者哉大抵盜賊夷情不過撫與剿而已事情重大固繇鎮巡若前項盜賊迹同烏合志在狗偷付之兵備殆有餘矣蓋兵備久駐其地無事講修武備振揚兵威一有小警設機振策以時撲捕朝發而夕可擒雖有奸黠自難久容官雖設而員不加添事若更而制不失舊所以救地方燃眉者實在於此合照兩廣事例將分巡安普僉事帶管兵備在曲靖常川駐劄請

勑一道使督率軍衛有司土官平時則操軍馬修城池精器械聚糧餉團保甲立營火點關哨搜山箐一遇盜賊生發即分兵而出以時撲捕毋令滋蔓如或事情重大具呈鎮巡衙門議處施行臨安兵備分管臨元地方而止庶幾事有責成機無阻滯盜賊可息地方得安矣

奏罷屏石疏

蔣宗魯

臣准工部咨照依御用監題奉

欽依事理依式照數採取大理石五十塊見方七尺五塊六尺五塊五尺十塊四尺十五塊三尺十五塊等因案行金滄道分委太理衛太和縣督匠採取據耆民段嘉璉等告稱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勘合取太屏石難尋崖峻壓傷人衆久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

損缺重復採補沿途丟棄所解石塊二年外方得到

京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塊見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月至十一月始運至普淜小孤山因重丟棄在彼且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餘里自六月以半年行三百里未免有違

欽限徒勞無功乞轉達奏

請量減數目尺寸等因又據石匠楊景時等告稱原降尺寸高大石料難尋且產於萬丈懸崖難以措手縱使採獲勢難扛運等因俱批行布政司會議爲照雲南地方僻在萬里舟楫不通與中州平坦不相同先年採取三尺石自蒼山至沙橋驛陸運祗五程勞費踰四月供給不前所過騷擾軍民啼泣今復取六七尺者其難十倍況值上年兵荒民遭饑窘流離困苦寔不堪命應

請量減尺寸通詳巡撫蔣宗魯巡按孫用會題議照錫貢方物爲臣子者均當効忠民窮艱難凡守土者尤宜審度前項屏石臣等奉

命以來催督該道有司親宿山場遵式取

進匠作耆民人等俱稱產石處所山洞坍塞崖壁懸陡三四尺者設法可獲其五六尺者體質高厚勢難採運且道路距京萬有餘里峻嶺陡箐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豎撞則石高而人低橫撞則路窄

而石大雖有良策委無所施今大理抵省僅十三程
尚不能運至何繇得達于
京師是以官民憂荒計無所出議將採穫三尺四尺
者先行
進用五尺者一面設法採取六七尺者或
准停免以蘇民艱實出於軍民迫切之至情萬非得
已冒罪
上聞

數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蕭彥

臣惟安民莫如省事而事有所必不可省爲治不在
多言而言有所必不可已滇西南一都會也先後諸
臣之所經略與遍者迤西事宜按臣之所條陳犂然
具矣惟是一二末議有不得不
上請者謹開列以
聞其一議銀場以便責成雲南礦課取天地自然之
利以供經常之用近自迤西多事
題留兵餉抑又重矣乃歷年以來逋負過半而大理
爲甚完者十一負者十九其負者又不皆遺之民也
有司之公用有之委官之分利有之硐頭之欽而爲
已私者有之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弊也極矣查得該
省礦場在臨安澂江元江新化則屬臨元守道在鶴
慶大理永昌則屬金滄守道在楚雄則屬洱海守道

先年各分守官共駐會城故以銀場專責臨元一道
而其相去遠者二千里近亦七八百里一人之身勢
不能遍歷將托之委官而委官類多末流將責之郡
縣而郡縣又皆異屬礦硐之盛衰匪不以聞錢糧之
完欠漫不加念文移往來束之高閣促督嚴急加以
譁語參分守道又往往以侵官爲嫌遠利爲幸若秦
越人之視肥瘠然者則公家何賴焉近該臨元道議
詳極陳不便之狀臣惟政繇俗革事以時異彼一時
也分守駐會城則以總屬臨元爲便此一時也分守
駐各道則以分屬守道爲便蓋總屬則勢有所不周
令有所不行而硐民之利病遠不及聞礦脉之盛衰

遠不及驗或增減失宜則咎於輸納不難豈獨病於
官且病於民試驗而更爲畫獨便於官且便於民其
相去甚懸而或以爲銀場遠領有專
勑各道亦領一
勑手臣以爲專屬則一人轄一省不可無
勑分屬則以各道轄各地不必有
勑夫錢糧非守道分內事耶銀場專
勑即照例繳進可也其三議兵備以便調度雲南設
在按邊四面皆夷而錯居其中者華夷半之無事彈
壓有事策應蓋皆兵備道之責也曲靖臨安瀾滄金
騰四道者分布於隣交之地至當無容議矣獨瀾滄駐

在洱海管轄視他道獨廣而武定軍民府寓焉武定去瀾滄千餘里而遥往返動以月計而該府係初定之區仍夷民之舊較之他郡大有徑庭其官司關白則不便其官軍調度則不便其夷情傳報則不便在平時且然而一有緩急後時失事又所不免語有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則武定之謂也至於雲南府於四兵備獨無所屬臣等誠不知其繇雲南係省會而內之則六衛星列外之則夷僰錯布往者尋甸武定之役烽火達於近郊省城且震動矣無論往事即如居恒武弁之哨守城垣之修葺泛焉屬之泛焉應之而各官軍亦且泛焉視其上若於我無所統而有專統者至操練器械則操捕部司外悉置之不問矣語有之手不舉羣衣如一人挈而走則雲南之謂也查得武定去雲南不百里而近莫若併將武定雲南二府軍務屬於巡安普道管理即改曰兵巡道如浙之溫台之例庶武定近而易達雲南專而有成有改制之實無增官之費似亦計之得者或者以分巡不得兼兵備武定併屬曲靖爲便夫曲靖較瀾滄則稍近然何若安普近也而雲南又安所屬之不如併責之分巡安普道便其三議除補以安疲民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夫計吏也而格苗因之則吏之所係重哉滇而土地遼闊禁網不及周故檢飭差難夷玀錯居易動難馴故綏懷之難土流雜處急則憤寬則肆故彈壓之難一省之中瘠者半沃者半瘠則易厭沃則易淫故堅貞之難其寄命于縣令宅生于刺吏較之中土尤甚故滇凡號遠方爲士人所不樂居其除補茲方者非以遷謫則以劣考則又以他途蓋十而七矣建議者亦嘗及之該部亦旣題覆而除補之期或當乏參之會勢不得不遷就故遠民之望若泰苗仰膏雨而卒無以慰也茲者大計届期其掛吏議者當不少而大比屆期科甲之選其待用者當亦不少請乞勅下吏部今次滇南郡縣之缺酌量緩急分別煩簡以十分爲率科甲補其八貢途之年壯者補其二彼其出身科甲者遠矣豈皆有能展布四體而遐方之民亦且翕然聳其觀聽而安其約束莫敢有玩愒者其效與致也若科甲出流寧無以不肖終者乎然十亞其實耶然遷謫或他途之寧無賢能終者乎然抑亦十一耳反是亦未有不能於彼而能於此亦未有不潔於彼而潔於此者臣故爲是對有疵之吏果當議處或降用或降附參散處於宇內之僻地如蓬麻樂而與從盡遠方之民待末路之輩也勅進不以遠方棄滇南各守令自不以遠方視滇南滇庶幾幸矣其四議將領以資彈壓雲南幅員如曲

靖叅甸臨安澂江廣西廣南霑益羅平皆東南境也
壤地騰列埶交乘之相制緩急互濟如輔車之相倚
而塞平守備與臨元叅將若鼎足焉不相上下若賓
主焉不相維係霑平之利害叅將曰非吾屬也臨安
之利害守備曰非吾事也無事相抗有事相推非獨
盤彥且將衡決矣近該按臣條議通省設二將四守
備而姚關叅將騰衝騰衝兼制順蒙迤西之勢如指
臂然夫臨安之叅將可以騰衝例霑平之守備可以
順蒙例以叅將之權可以統轄守備以叅將之名可
以震壓夷人莫若照迤西事例霑平守備併聽臨安
叅將節制如霑平有警則叅將速爲應援如臨安有

警則守備並聽調發有退遲觀望及故違節制者照
例叅處而居恒止於行文約束一如臣等順蒙之議
庶兩將之分正而氣脉通兩將之兵合而聲勢壯其
於邊事不無小補矣其五議襲替以慰夷心
國家以夷治夷不盡繩以漢官授之冠帶列之等級
繼之嚴承襲之規示大一統之義所以制之甚詳而
奉行漸久阻抑多方夷心苦之於是有議而寬其赴
京之例再議而蠲其冠帶之貲所以體之又甚周乃
至於今而阻抑如故有請襲四五年而不具結者有
列出事端反覆駁勘者有憂讒畏譏爲規避者有
任憑吏書遷延惟命者下逮土巡檢驛丞等官來多

貧難無以饜吏胥之慾有終身累世而不襲者惟庶
是地孰非
王土而此輩以不得襲之土舍備然管理地方當事
者慮其地方之無主也抑或與之冠帶以聽其便行
之既久土司且以承襲爲不足有無而各土民亦且
謂號爲土舍者亦可一日而臨我也將
令甲不行於遐方而進退不稟於
朝命此其所損者大也損
國體也土司不勝憤悶或因而跳去官司輒被之罪
丞問之而土司官以其忿心乘其畏心益迫而出於
法之外至於上干

夫憲如彙之木邦隴川者見以爲不臣而其始固亦
承襲之留難激之也夫獨二土司乎哉此其所關者
重也國夷情也查得萬曆九年十一月內該巡按雲
南監察御史劉維題該兵部覆撫按衙門各特設有
司告襲文簿登記年月與布政司代奏年月年終咨
揭報部行之未久視若故紙臣等查閱某累年不結
者不一而足詰之則曰土司不出見也又或曰見催
未報也不之土司之不出誰激之而見催不報又誰
之愆哉充吏書之橐橐啓土司之構貳莫大於此臣
乞自今定議凡土司告襲行司而司不即行罪在該
司布政司行道而道不即行罪在道該道行該府縣

而該府縣不即結則罪在該府縣果於倫序無決不必別生猜疑果於夷心不拂不必過爲搜求儻有窒礙即便申詳非出告訐不得駁勘罪在司道臣等會參罪在府縣司道官呈處而又責令布政司於代奏本內備開某土舍於某年月日告襲某衙門於某年月日勘結該司於某年月日代奏如年月遲久顯是留難該部科即行參處如是庶稽覈密而責成嚴該司懼查參之後已有不得不急于奉行該有司懼罪戾之速身自不得不急於勘結土司以存

國體下可以安夷心即雖題文身之輩皆不侵不叛之臣矣其六議正倫以杜夷釁夷方之變每起於土

司土司之釁每始於繼立廣南之父子富州之叔姪其明驗也然此猶其可稽者也如往者干崖之立沕怕宣怕文怕潤輩各持六議而我遂無以折之迄欽年猶不定大都倫序不明紀載不預諸詞得以愛憎爲廢立吏書得以賄賂爲高下譯則文移告訐重則干戈侵暴率此之繇臣觀雲南土官除遠而孟養等司又遠而車里等司外其餘或雜處有司之中或環居有司之側或朝夕相接或文移相關固非各處一隅不可方物者也試著爲例責成各兵備道置簿二扇與扇存道凡各土官生有子息令其報名在道一切嫡庶次長照倫序籍而記存之毋委之吏書記筆既手取而謹貯之毋雜之別案其一扇則登記送臣等衙門以存其籍如是譬之積兔在市而心志定矣有告襲取而按之耳有告訐取而折之耳土司知其籍存在官無所用其溺愛之計夷民見其籍存在官無所容其擁立之奸似亦法之可行者也夫人之情冀子之初生未有不愛者其報之亦有不實者何者當其時知既生之子不知未生之子也故倫序未有不明而記報亦有不實者此或亦弭爭之一策乎其七議定疆以杜強暴吾楚之兵起於爭桑虞芮之訟起於接田自古而然況分土分民在土司尤有一定之制者邇年以來強者以力富者以財取諸彼以與

此蓋不特一二然者姑以麗江言之麗江古土番之境與鶴慶爲鄰其地產金不生五穀彼其安然聽我要約而莫敢越者有以也年來倍家厚值日市劍川界內之夷田與其民田夷與民狃於目前之利而忘其世守之業於是麗江之轄駸駸出疆界之外而其他占而有之者不與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異日者能不費區畫哉夫土司之疆

朝廷之分疆也彼不得盈此不得縮

請乞嚴爲限制覆行臣等轉行通省兵備道除既往外自後夷司田土即大不得聽其與軍民交易其餘土司務守一定之界毋容吞噬之謀如有越而買者

以侵疆罪之如有越而責者以投獻罪之庶幾大小相制而永永無患也夫寧獨麗江而已其八議旌別以風遠人雲南一省環處者皆夷其冠帶而臨夷人者皆土官土官良則夷民之福而我亦無事其不良則夷民之灾而我亦多事夫土官豈異人哉乃作奸扞罔者十六非其性然也我所以勸懲之者未備而無以動其向化之心也竊觀雲南土司大半與有司𨑢城而居或擾壞而處慕名義希恩澤較之華人不甚相遠揚之則忻然以喜抑之則艴然以慚即有事犯且悚然以懼厭然以覆鎩斯以觀則土司者固賞可以勸罰可以懲者乃旌別不及勸懲無聞有善則不得爲善之利有過則不蒙改過之文夫是故愈趨愈下而不法者衆也臣等以爲土司之官誠不宜以漢法繩而擇其中有能約束夷民安分奉公卓然出類者撫按覆命量舉一二人少則或一人而止其有生事搆兵至犯科至亡等昭然顯著者撫按覆命間亦論奏一人如過而不甚卽無之亦可其舉者有賞賞以金俟三舉則降勑旌之五舉則加服色旌之如是而土司之所勸其論者有戒戒以文俟至三則罪罰以懲之至五則輕而降服色重而革冠帶許之立功自贖以警之如是而土司之所懲勸則趨懲則避譬之羈牛馬者攬柄在我而莫有不就吾之鞭策者勢也今之土司撫按官豈無旌別之行哉出之撫按則彼視之以爲常而出之朝廷則彼得之以爲異故旌別可議也而不可數也數則褻故以復命爲斷旌別可行也而不可多也多則玩故以一二人爲限舉不可不當而論不可不慎也不慎不當則彼且不服故以當與慎爲準此或亦鼓舞夷方之一策乎以上八議極知爲西南剩語然事關官守非奉宸斷不可以更故轍事關夷情非僉言不可以聳遐聽故敢不避瑣瀆會疏具題仰俟

天威蕩平悍卒疏

議照馭兵之難難於馭夷馭募兵之難難於馭土兵彼其人皆亡命無賴之輩喜則烏合怒則獸蹄有利如聚羶之蟻不奪不饜無事如戀草之鹿不跳不快是故其馭之難也然未有如姚關之甚者也屯劄教場將衆鼓譟殺傷居民如姚大器等家劫奪財畜如施甸馬官屯等處搶掠婦女如楊氏等口而各兵之未散而居中者又且睥睨其間一郡生民凜凜莫必

兵命粮有接臣西巡先之犒賞內兵以安其心而散其黨繼之委官出諭以敫其燄而止其肆被擄爲官屯丹十人旋爾送還兵勢稍戢民心始安惟時臣等聞變調兵急於星火而相去遼遠千四百里夷方十兵既未易集求罵軍丁又無可恃各兵且迫脅道府有加給之議而接臣從之其爲地方計甚不得已及各兵散後而接臣移書到臣則備言應處之狀移文各道則具載姚兵叛散與相機行事之語而臣於是始知各兵之散以叛而散也非權宜給散何以保孤城非相機處剿何以正

國法而況四方觀望在此一舉兵之見在者生心矣

兵司亦環處者屬目矣四鄰藉口矣此不獨一方利害蓋

朝廷紀綱法度係焉接臣之意亦臣等之意遵奉

勑諭便宜事理會行瀾滄兵備等道以備防守兵巡叅將等官以備剿處而各兵方具張旗持械躍馬彎弓至下關而擄二婦至大理而又擄三婦擅殺同夥以張其威先發採馬數十騎傳取酒米有閉店門者輒行劈毀以恣其虐比至瀾滄道屬則該道之隄備已周夷兵之調發漸集各兵始有懼色而備數千爲羣公行郡縣所過之地城門爲之不啓臣等極欲會剿而狡氣方銳殘兵未集將剿之瀾滄則瀾滄去姚郡尚近恐其亦鼓而反也將剿之省城則省城民居稠密恐其延累無算也在我目禁且諭在彼且疑且專此壹省城其悍狀亦復若是且於間道掠一婦以待而臣等調集之土兵則已集矣再日過楊林自以既去省城而莫我何也益肆鴟張焉屯劄營壘拒敵官兵臣等亦撒發剿而三道協謀將士用命土同知祿華語以叅將之令驅其兵首先衝鋒立斬五級而兵心寒稍然守臣等多殺之禁該三道出牌諭降各兵黏賜許之以我師至次日突圍衝敵而寧州武定土兵臨安曇南之兵尋甸之兵一戰於紅山十戰於大河口一勝擒斬幾盡各地方官軍奉臣與接臣之

牌捕解於國門者復陸續報到即有漏網討亦無幾矣臣等又復患之剿矣與剿虜不同彼即自作不靖然皆應募而來尚非虜者叛而不討何以示威凌夷之勢非頭令衆庶見也服而不舍何以示懷橫屍之勝非頭令衆卒見也與精有首從而罪有差等禁而戮之揣悉姑從來散兵之路抑當爲將來召兵之地遵奉便宜

勑諭及遥奉

欽依脅從餘黨聽其釋放事理復行該道就中查審其被脅而禍不自己者與被誘而悔撫可及者審無剿虜重罪姑准釋放即已解到省者臣復會同三司

照前霞寨先後計審放一千三百餘人察其盤纏於軍中遺失無存勢不能歸者恐其流劫異者姑於兵贓內酌量道里給與薪米之資其婦女果婚配明白與坐有子息者姑准給還先後計百餘而斬獲已入十四人見擒待問尚四百餘人婦女見行原籍覆查尚六百餘名口是舉也事非得已動倖十全敢先以處剿緣繇恭行馳報仰紓

皇上南顧之懷

地方緊急軍情并述邊警始末疏　馮應鳳

臣奉

命以巡按爲差原有專責寃枉之伸理臣司之清濁

卒激揚臣司之問民疾苦袪民奸蠹與夫稽覈錢糧盤處有無之類臣司之乃如軍旅進止之事夷落向背逆情邊疆安危之詐戰守緩急之宜則撫臣與鎮臣主焉臣不得問也然而事關邊情其間有虛真有功罪有爽貴皆生民命脉脂膏所係雖若出於人言傳聞而實有可察之情狀雖若止於一時動靜而實基他日之利害者臣又不得不與聞也夫緬之爲滇患也已久然以北虜南倭視之直狐鼠已耳叅將鄧子龍被論聽訊撫臣以緬患起之縻羈之中令其立功自贖至劉招桂以疾去而子龍代則旣蔑姚騰之兵而有忝矣先自擊退緬賊之後緬酋累使乞欵雖

其虛實未可知然亦寂無蠢動之機括實繇思仁悖倫挾緬而引兵報讐起也自該將改金山備倭之

命至而緬警又自此漸急至十一月云賊劉遠敖欲打蠻莫不旬日又報擊退緬賊逐出三日程至今正月又報賊後添兵入遠敖大劉蠻莫而漫散入三宣地面先後俱經撫鎮會題臣不復贅惟是事起絕徼之外自來渺茫不可知而今爲甚內外互相爲釁自來閃忽不可測而今爲甚動止瞬息變幻自來端倪不可尋而今爲甚臣

請陳其槩滇自岳罕伏誅之後定兵額止一萬二千而數年以來緬不犯自十七年兩營鼓譟將削而兵

不滿三千緬遂乘虛而起而打綫虜蹂蠻莫遂思遠於迤西似有因也十九年以丁改巨劫流掠數郡盡撤姚兵東征而緬不犯此可識夷情之槩已去年臣嘗條代先期出曲靖與司道別曰今冬新舊道相代新舊將相代恐不免於緬警誠慮之矣忽於九月報起而自是日益張大初白孟艮駐兵象若干再報附孔從猛寨欲寬隴川再則報緬從西路欲打蠻莫其他七路五路三路傾國數十萬之說不一而止總之了於遠敖一營而已夫初張許大聲勢而收束僅僅一營此其可疑者一夫遠敖去等練山甚近久劉不戰已非兵情之常遠敖之外有蠻莫河河外有那慶

江郎賊退而走報劉沙州以船爲侍則其忽到遮款不知何日渡江渡河或從別路入也曾不先機探堵條兩對敵交鋒可疑者二數月報警羽書急於星火而止於遮款一戰未戰之先子龍移書兵備副使張又擢曰天使此酋入我羅網五日內可以結局及至等練催兵追賊賊果先覺走矣夫其來也若移山海其去也若逐飛鳥雖其詞易其力可疑者三據報賊挐思化肖路一人結之官兵有備乃連夜撤營退遁我兵因而追之殺之黑夜誤入泥衝爲賊戕傷及多所有以多寡較功過者臣曰古云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令名曰敵乃見有賊雖互有損傷且無論其多寡

第自十月二十五六七等日追殺總於二十九日在等練報級時營收千戶萬邦憲確據二十四顆即臣面審之亦然乃該將自報曰殺賊數百移報知府滁文昌曰百餘功止小捷及以公文報功則曰五十五顆一戰而功級之數屢別可疑者四臣奉勘合有巡按親赴軍前紀勘之說責成甚嚴也臣不得代而還省正屆審決乃委武定推官陳治道先行紀實以俟覆勘本官至騰永遺牌隴川之遮虜城該將執其牌送還曰賊已殺退三日程不必來矣夫將官有功多欲自見即有罪亦不得諱乃不令委官一到軍前可疑者五永騰一將兵道實節制之而全滇一省戎務

撫鎮二臣實總操之警報方急兵道差人往探則拒而不得入撫臣會臣等發檄諭緬則阻而不得出鎮臣會差健步索體則延之營中而以一空文一地圖遣而令其不他走一步夫臣之委官無論已三衙門正國兵務而不容一耳一目之猪聽也謂之何哉自來賊臨境上則誤塘報諉烽燧以時傳探該將之傳探不用之外夷而密布之內地可疑者六向傳緬紀惟一路爲真謂與思化有讐欲擒思化而食釁莫也則切屬之突莫如思偪乃兵興以來竟無一字告援於兵道而萬分緊急之狀止達該將衙門而已其妻子之遷而歸歸而復遷惟將轉移此果該將真視思

化爲一體手指思化爲其所賣乎賊退之後始有請調土兵之文臣此之比緬警報數月矣思化思囊始具請撥夷文到道何勇於賊來而怯於賊退也可疑者七賊退而劉江洲曰關也田曰候緬情曰待增兵此固不可盡指爲虛然非搗則防原無別策臣嘗咨都司鐵中選曰賊離江洲則扶之者遠搗之者近計未有捐于此者持幾日之糧以見在兵搗之可保必勝否置而不問終是厝火薪下幸酣定而應之而不報一時孫龍驗

敕官至臣詰之曰江洲之賊不遠胡不一搗之彼曰無路可去恐如前日又陷泥衝乃正月突復報患則

曰阿乜漆兵下樓逃西調四寨助犯已至俗倫劄成五火营蠻莫必不保而三宣危矣夫此出彼入同一路矣出擣既苦無路而緬入若履坦途豈前此泥衝事陷我兵而獨寬緬賊者乎據該府捷文曰兩次開諭曩亮彼亦差人回報以不犯之意即滲文昌具揭又云曩亮見差波困允霞等六人在叅营可問擺線之事則該將與曩亮往來原不絕也而一旦亦助兵入犯豈開諭之語皆招兵而非止兵意乎可疑者八去年賊餘遁散而走今犯復從遁散而入無別路抉襲也其走也既覺有理伏有象坑而去乃復來投穽勢必成擒矣則曰登時填平象坑過之且掘坑爲穽必令賊不知而墮其中此以陰設彼以明填則爲用此然計爲哉黑夜接戰便云漫散而次日聽賊劄住蠻莫矣非佯敗誘敵而欲使之隻象不還豈嗟手以蠻莫讓賊耶可疑者九邊釁之起明起於思仁之入夷而勾兵修怨禍連不解但其逃也不止於諜竪婚毋之敗露將官巡行三宣今日緬明日打其所以緬打之故尚未可知而思仁且畏且激於是手歸緬之心始決說者謂思仁又思化之壻其夫妻素不相諧故出其妻謀娶其嬸思化欲其心於仁有日矣故思仁一逃之後首在報復思化而兵聚於一路此人人所知也該將歷歷初報俱指思仁故撫鎮報警之疏亦明執爲屬夷復仇因臣有激逃之批遂更其說曰猛乃欲佳食蠻莫而絕口不言思仁矣諱言於激逃鼓釁之夷而掩過於指鹿爲馬之智可疑者十該將先後情詞惟以大調土兵爲請而全將執此爲解方報警日急撫臣致書與臣謂土兵不得不調臣以爲調即先從迤西一路則附近而有濟於事迤東遠而緩恐無及也撫鎮既會牌調各土司以應兵且尅期行矣突以該將有五日結局之書致之兵道尋以擊退緬賊之揭報臣等衙門撫臣乃行牌令調行之兵戒備齊集再聽緩急乃動此計之得也况滇中調兵近來之難百倍於昔正爲夷情不測緬報警而調兵兵至騰而緬退也淡舉火爲戲之迹未行則苦于津貼稜將則苦於科需費有坐徒死還之憂疑以傳建既疲矣日將兼更有不忍言之難處且去冬遁散既無用土兵其撻愁賊者乃夜入泥衝之誤非衆寡不支故也既目下見兵該將累雄緬畏如虎而見在勁兵亦不減十七年以前之額兼之思化部落精兵逾萬把截隘口原無多用徒當遁散一路似無難支奈何便令賊猖至此難爲解矣若據道路傳聞之言騰沸有謂該將斜互思化要挾內地不許執庫藏空虛之說以阻兵者有謂該將力排款議務實已言而故揚張文耀撫諭緬人爲失策者有謂該將嫉全山

兵少勢危故藉緬釁以圖復留永騰者臣未敢遽信思化雖夷中之豪終懾於先年受圍之困況利害切身能無號顧直其過爲張皇或出於指使不敢不從則有之而聽子龍之糾互或未也金山之命出自

朝廷代領騰騰然有新將即借緬爲釁豈能據爲已物況前此子龍不先有後此子龍不長生豈無運籌收虜以計安地方其人哉若只如目前遇敵不支之狀尤不必留也乃其左款主戰則明白有詞其實款亦始於子龍先年同李材遣人撫貴景邁景邁曾以

禮答張文耀接管以爲事屬含糊緒雖終棄復議差人羅古諭以威德始託孟璉孟良代爲進貢之

請是舉也正以終該將未了之緒爲地方圖休兵樽俎之權宜之術也奈何該將必左之既臣等會題原有二疑一慮有閉關謝絕有分別順逆之說豈敢盡執其款爲必可恃哉制馭機括不過如此叩關則迎其機而導之蠢動則執其罪而剿之意實相蒙計不相礙以故將不去兵不去仍用子龍萬兵如故正以防意外之虞耳況自有緬來惟將官執求附之夷而綏以爲功則屢有之未有文臣執犯邊之夷而指以爲款者也如必執年年動兵爲長計而力杜乞款之請爲失策則滇未有息肩之望而不致丘墟滄海不止也該將東征丁改本是首功臣不敢蔽而籌緬莽

未爲得策臣亦不敢諱時在用人正須寬其文法以責展布無論緬犯之真與否即該將弄假成真時不得不認真應敵可苟求之哉故其兩戰之勝負得級之虛真時勢之難易收拾之遲速功罪之低昂先行推官陳志道再行分巡金滄道副使李洙紀勘未報即撫鎮亦未題報功次統候勘合至日接管按臣備細覈實再報外臣在事兩年近且臨代得於耳目所睹聞者不敢不預聞之

皇上總爲它日勘報地耳伏乞

勑下該部通行覈查

經制全省賦役疏

陳用賓

照得政先圖大事貴舉中論其大者孰有過於通省賦役而經制之法固所以求賦役之中者不中則不足以言經制而其弊滋矣雲南賦役有司行之大壞極弊此豈少經制之書哉蓋先年曾酌議題

請頒行矣於時當戢鷸之會反正之初其道務用節省無過於刻削者乎又豈無稍寬於上官而過裁於下吏者乎又豈無規爲法制之未備者乎以故行之未幾輒復稱盤有司稍知自愛者僅僅調停於條鞭親當之間若不肖者則每每指稱於條鞭親當之外爲吏卑保遞相加派以一科十以十科百賦臣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臣等不時糾劾處治外然

與其治之於已犯之後，孰若清之於未犯之前；與其為一時補救之方，孰若為萬世經常之策。於是取先年賦役經制書覆核之，始知其有此多而彼寡者，有彼苛而此寬者，有掛一而漏二者，不為丞正，豈惟民病，而官亦掣肘難行矣。遂檄行藩司，督之各道，道督之府，府督州縣，各以稅糧、徭費應徵之數，條其項款，彙冊上之藩司，書成於本年七月。費苟濫不以體而仍留用，苟縮不以節省而遂刻。先列其稅糧應徵若干，徭費應派若干，配以田地每畝應徵若干，人丁每丁應徵若干，官有定制，民有定輸，錄此者謂之額派，出此者謂之加科，小民便於周知，有司無錄盈縮。計算此番經制，府州縣實徵編銀二十七萬四千六七兩五錢，較之七四年增編實省銀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兩五錢，蓋省乎其所不得不省；較之十三年初議，實增銀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一兩九錢，蓋增乎其所不得不增，求其適中與經久焉耳。而從茲掃有司無名之費，杜里胥額外之需，放黑甲歸農之便，所省小民脂膏每歲當不可勝計矣。此制定，邊民其有瘳乎。

陳言開採疏　前人

臣用賓荷

國厚恩，見

陛下數年來為

國用不足

勞心焦思，恨不能為

陛下分憂，共念取金則解，取石則解，取象則解，

大工興則濟工，東師興則濟餉，無一事敢拂

聖意。即百姓輸將千愁萬苦之聲，臣等程督千難萬難之狀，亦不敢

聞，蓋慚無向

天之力，而一意於終事之義也。但滇南民力竭矣，尚冀

陛下垂慈，庶幾民有息肩之日。乃今開採

新命其秤

國用也甚微，其誤

國用也甚大，不但大誤

國用，而且大妨邊計。臣等不得不據悃陳言。臣等之言，非敢方

命，寔欲請

命求

國用、邊計兩者俱得，以便督行。惟

陛下少垂察焉。蓋滇環向皆夷，非腹裏比，漢土踏編，赤子蛇龍雜居，不堪重賦，通省稅糧不及中州一大縣之半。先臣奏開礦場，並以鹽課併

奏留各部事例銀兩充兵食之需行之數十年矣然其所入有限所給無窮一遇兵興輒請四川南京協濟萬曆二十二年蜀中當事奏討原借餉銀奉

旨雲南以後兵餉自處不得再借臣等長慮却顧意爲自完於山澤礦鹽未盡之利督令各官盡行開究煎驗於舊額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兩之外增出三萬八百八十三兩共計八萬三千六百餘兩而官兵月餉歲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有零入不敷出臣等復於各處税銀清之又於兵之可緩者蹈之二十三年四月內臣等具疏奏

聞其開究礦場與舊額新增之數一一見於限兵處餉疏中經戶兵二部議覆奉有

明旨允行矣邇來礦脉漸衰在在請閉又新舊貢金給發帮貼二價大約歲該六萬與助工東餉一切採石買象不急之需俱難措處臣等只得於兵食沐省將各項通融於礦鹽額課內支用蓋至是山澤靡有遺利而各場無有不閉之礦亦無有無課之礦矣今千戶張國臣奏內所稱朝陽洞灰窯廠沙木河梁望山中嘴洞白松坡陸凉州瀾泥坑表羅場慕菜廠等處皆係臣等督官開究數內卽有一二未開如灰窯廠則見今議開以補各場消乏之數如慕菜廠則在夷地不可開矣不則前日之所已閉者若土民李拱極江應秋等乃平素草逐攪擾礦場之棍徒也頃接邸報奉有

聖旨允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原奏官民前來會同臣等撫按照例開採解進

綸綍一頒臣等敢不遵奉第前項廠洞先已開採定課入額聚與張國臣等再開進交則雲南額課應否

報罷十三萬兵餉安出

貢金價值數萬安出濟工濟餉及

朝廷不急之需安出此其煩

聖慮者一金礦臣等未之前聞卽

貴金亦嘗自他省若寶井出產寶石則猛密猛告地迪三十年前已折入緬見爲思仁盤據臣等議復尚未有從其地乃不毛煙瘴之墟漢人入者十有九死張國臣奏往開採不知自已能率土民李拱極等往採乎抑欲臣等聚數千之兵與之偕往乎國臣等無班超三十六人之雄臣等未敢保其徑入若欲臣等集兵以威脅取必開邊釁此其煩

聖慮者二展轉思維俱無一可臣等請爲

陛下計莫若將張國臣原奏歲解銀萬餘兩就責任臣等撫按督行各該府縣畢及竭力截長補短於官四民六之例稍爲酌議歲輸

內帑一萬之入寶井侯臣等恢復猛密之日令彼兵
留任土作貢雖未敢必實爲至願至於差遣官員悉
免令滇如此可仰副
王上開採之意而雲南
貢金兵餉等項亦可取給內夷外夷之釁亦可坐消
策不尤得手僨
陛下以成命難收開採之使業已出京乞
勅令內臣楊榮前來與臣等商議每歲解進程限而
原奏張國臣等撤回免其開採此於邊計猶未甚失
若以臣等謬言爲不足信則此舉輸于
陛下者能有幾何其耗盡滇省之礦利者不可勝計

必至上誤
貢金匱釀邊患矣困于無處之餉則兵變夷爭于無
逃之眾則夷變亡命之徒聚于中徑逞之夷發于外
滇雲不免多事黔蜀必至騷然此時且必請
內帑以靖邊疆而何有於一萬之入哉臣等職司封
疆安危願
陛下以
國用邊計兩者權衡使歸於當也

罷採寶井疏　　前人

臣惟雲南之有緬猶西北之有虜東南之有倭其爲
中國患舊矣彼其挾封豕長蛇之勢敢與我抗不則

蠶食諸夷大則寇邊即先年麓川之役王師百萬三
勞而下卒莫能大創邇年以來緬醜不敢飲馬金沙
窺我蠻莫此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哉良繇我
皇上以封疆之事一以委臣臣因得以展布四體內
則綢繆牖户之修治以不治外則聯絡遠交之計以
夷攻夷又嚴禁中行之輩不使播弄于中外彼緬欲
乘無隙自救不遑故狼烟弛徼三宣亡恙耳乃本年
三月內緬醜阿瓦其酋雍罕結連木邦等夷擁衆十
餘萬直犯蠻莫蹂三宣而抵騰越之墟其執詞曰開
採漢使令我殺思正以通蠻莫道路吾爲
天朝除害焉耳彼時邊疆將吏奉臣令聲延酋致寇

敗逃之罪殲之殉象使尾酋而累無他則當如臣檄
捲甲盡回阿瓦乃留兵據守蠻莫何爲哉彼緬之假
獻採而思啓疆藉追思正而無惡蠻莫奸謀蓋畢露
矣夫蠻莫何地也三宣之藩籬也三宣騰永之垣墉
也騰永全滇之門户也蠻莫失必無三宣三宣失必
無騰永全滇之禍當自開寶井啓之欲開寶井則蠻
莫不可復欲復蠻莫則寶井之役不可兼此不兩立
之勢也欲覬寶井則藩籬必撤欲保藩籬則採買當
報罷此不兩全之理也夫天下之事一則精神專而
事成二則舉枉開而事敗今爲
陛下之巡撫者任一將以整飭兵戎爲

陛下之督撫者又任一將以總理採買司兵戎者當惟邊疆是計有警必報賊入必擊司採買者當惟寶石是問警不欲報賊不欲擊其勢必至掣肘掣肘不已必至壅蔽壅蔽不已必至弛備一至弛備則緬騎可以長驅繇蠻莫徑抵二宣如入無人之境騰永一帶恐非
陛下有矣
陛下昔使數年懷柔之邦
祖宗金甌之業一旦以採井壞之耶臣知其非
陛下意也夫寶井何足寶哉不過一土屑耳石爲重乎土地爲重乎以無用之土屑壞萬里之封疆以採

買之虛名費邊疆之實禍臣又知
陛下不爲也臣受
陛下之恩渥矣封疆安危在此一舉若坐視不言是
臣誤封疆而負
陛下也望我
皇上駿發乾斷將寶井採買之役亟
賜罷免舊將吳顯忠令速回籍無再啓釁使邊疆將吏得一意講求戰守計圖所以復蠻莫之策緬去不進緬入必抵庶幾邊事無掣肘之虞而南服猶可保
全乎

安撫思化疏　李本固

臣惟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
中國何負於緬緬亦何憾于
中國乃連歲驛騷以至今日遂蹂躪三宣震驚騰永
而志尤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
陛下威靈撫順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逐歸巢版章如故六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置不當誠恐我之甲胄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坐敝夫滇南大勢譬之一家滄洱以東則爲堂奧騰永則其門户三宣蠻莫則其藩籬也所貴乎藩籬者謂其外禦賊寇内固門庭使爲主人者得優游堂奧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貨財斯協名實若思化之爲

藩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乏鹽茶繒帛毛纓諸物勢必取于
中國往時會遣人貿易道經蠻莫思化輒剽殺之即近邊熟獵亦略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積怨于思化欲得而甘心焉又慕以報怨之思仁從勇慫恿彼緬安得不歲歲入乎是啓釁挑禍也乃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擄其妻拏率其部落棄蠻莫而遁以仰哺於我且殘食于三宣諸夷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户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夷也勢不得不給與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庇翼之即戰而勝驅緬而歸

我亦不無損況未必勝乎故數年以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而小民之轉輸數歷致一石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滇蕭條職誰之故是在主人不得安其堂奧育其子姓保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須當緬賊宵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事胡時麟呈稱轉行廣南知府漆文昌撫夷同知麗一夔監軍同知姚允升等會議欲將思化安揷潞江給之牛粟彼傲然不聽又歷舉小隴川羅卜思莊等處問之亦復不聽具稟該道欲回蠻莫且乞討水牛二三百隻斧三四月分養贍銀兩遂自擁衆西歸適漆文昌過之千崖問其徑出曰我不肯舍蠻莫以大義責之曰我暫住永雅漆文昌等不得已乃議就千崖借永雅之地與居不許擅歸蠻莫除以前給過養贍犒賞銀五百兩外再給以牛種銀五百兩水牛免給其月贍銀兩停止等因呈報臣批其牘曰思化向爲兵端使

國家勞師費財今又不聽議處强住千崖千崖之人奚罪焉且此去蠻莫僅百里誰敢禁其不歸而復欲給銀五百兩無乃不可乎該道另議通詳乃該道未及另議而思化已歸蠻莫矣其鷙驁難制又如此上則方命下則圯族內樹禍本外置盜媒賊來則我當其難賊去則彼享其饒若驕子然故滇人毋謂思化

鄧子龍爲之患今龍雖去思化猶存則患未歇也臣愚以爲不若另置之便然好謂之彼必不聽臣又以爲不若制之以兵力便蓋計思化之部落盡老幼男婦不滿一萬其間能勝兵者不滿二千而我騰越客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強弱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落離心於三宣諸夷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恫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之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沃饒之壤爲蠻哈等練關之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歇堡以守不煩閑墾便是新畬不然或以其地給付近千崖諸夷即藉其名以爲戍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然或空其地以爲榛莽使賊入無所略而去無所戀靡不可者並棄關堡雕剿田諸寨亦如近日撫臣會議奏中

欵從此事權著實舉行則斷覊縻挑釁之路絕緬人綌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款吾聽之往來貿易吾善遇之彼既之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效順誰復稱兵逞以數年而銷兵減餉之說始可次第舉矣然或有爲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送允墨僉蠻莫其意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千里去阿瓦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即使爲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允墨之衆能有幾何煙瘴初收

之時緬衆未來之際彙盡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孤懸印緬之計亦云左矣況蠻莫彼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説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讐且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夷我得而易置之況思化之罪有難以縷指數者如先年竊殺緬夷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誤李材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仁致思仁憤而投緬罪三剝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夷窖粟牛馬衆叛親離强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讐之爲復吾且建闌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

哉

條議兵食疏　　周懋相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發於近者爲可畏發於我之所戒者不足畏發於我之不戒者爲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爲可畏滇西防緬南虞交然遠在三千里外卽有侵犯驅之卽已非以其遠耶戒耶或有備耶乃尋甸武定自安鳳殄滅後改土設流民不見兵戈者四十餘年邇者克舉首難陷武定而肘腋殘逼會城而腹心危攻尋甸破嵩豐而肩臂傷白骨撑野赤燧漫天內地之慘百年未見非以其近耶不戒耶無備耶若復不戒復無備是後之視今又今之視昔也臣槩於中久矣取其切要兵食可備善後者條爲卜事以

聞其一設武備以嚴防禦夫兵不素練不可以應卒滇之兵自永騰順雲臨元諸營外餘郡竝未設兵遇警惟調土司兵勇而土兵又多散處號召難齊往往坐視盜賊猖獗束手而無計若無練兵故耳今查武定所轄四十八馬附近者循得以文法羈束其餘或分布江邊或參錯江外箐林深谷陰巖峻嶺旣有險要可憑而與江外諸夷結好連姻武定之變實始於斯謂宜於環州盧仁等處設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防守外與會鹽守備聯絡隄防內與郡城官兵鼎足屹

峙此以防之於境也武定城池雖復而無兵控守與無城同宜暫增兵千名設遊擊駐劄盧仁尋甸款莊之營皆聽調度節制尋甸與東川僅隔一山孤城可虞宜增兵五百名設守備駐防款莊控普渡東川咽喉省城要害宜擇指揮一員提兵三百名守之此以防兩郡也其在會城自廣西營兵百名外應再增九百名以軍門坐營中軍統之與管操都司兼同衛軍操練視武甸爲左右臂而會城居中運之首尾相應內外相聯以消睥睨俟反側盡安方可漸議減撤也其二清隱占以廣訓練臣查全滇軍數三分馬步旗軍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名數非少也且勿論外郡

卽會城六衛實在請糧旗軍五千四百九十九名汰革事故在外軍非乏也乃操不踰千而冑冠臨城未有一軍登陴而守者此無他荷戈持戟皆疲癃老弱之卒而精銳豪猾冒厮役牢歩之名至其散糧也在各衛門跟役皆得循例告給而城操各軍隨大班支散者多爲管屯各官以充支數軍空名與之有終歲而不霑半菽者勞逸相懸若樂殊異毋怪乎私役愈衆城操愈虛也謂宜除堡軍扛擡走遞及分發哨守外其應役者量留若干其餘與馬軍盡入城操年終更番以均勞逸自非護表等項公差不許預告另給以均苦樂至臣衙門無久駐省城之時與撫鎮異惟

巡軍餘丁應留巡守以防冊卷餘聽都司臨期撥送與巡外卽照舊入操在外衛所聽駐劄各道一體查發操練庶尺籍不爲空名糧餉不爲虛糜矣其三復汰折以實行伍兵制以三分入操七分治屯兵農相兼善矣滇中額有土軍不支口糧歲赴操守往者全價無措有謂軍多閒項虛費議行汰革取口糧以充全價者此權變之計耳委官以多汰爲能有汰老弱及戶族至舉衛所城操哨守之軍而半汰之夫老不能逐隊獨無子弟乎弱不能追敵不可俟其長乎祖軍尺籍卽遠在萬里人隔數代勾軍一至甚有丁盡戶絶累及業主與甥壻者又何論戶族乎查會城六

衛汰軍僅一百零十名而在外衛所幾汰其半豈汰之法可行於外衛所而不可盡行於六衛耶結及城操無人輒以汰軍對巳據汰軍告詞及衛所申呈批行查議憚於遠覆第曰全價無措成規難易而巳夫全價誠難處矣今礦、場量開卽目前未盡見課而將來未必無資何必撤見在行伍之人奪其應得之糒以充之乎折操之議起自盧承爵彼謂軍不赴操操不以實不若折操銀五錢尤可濟急需耳夫入操不以實操官之過也今之折銀舉城操而廢之不困噎而廢食乎聞此時軍與官通納不及半故復汰軍免土軍折銀毋拘成心憚更改最急之務也其四重兵

備以修邊防曲靖臨安瀾滄金騰四兵道設居四隘而前撫臣蕭彥復議將分巡安普道更駐兵巡專理雲南武定兩郡以補四兵備之空法至密矣以臣所遍歷有一可練可用之士乎夫兵備謂以兵爲備也無兵安備今宜令於所轄衛所軍士中挑選精壯勇敢者多或六七百少不下三四百名置之標下選中軍統之分營練習武藝教演戰陣衣甲器械必堅聽於局科內動支製給比照選鋒例於故絶名糧老弱半糧内計處以恤其情無事更番下班以均其勞有事分營策應以齊其力操賞錢糧酌議計處第不許借爲吏書賞賚以厌壯士勇敢之氣行之一年而兵

威不振漢夷之心不慴臣不信也其五復北營以壯威武省城敎場舊設北關之外後移南關當商民輻輳之地況目前勢必增兵此等烏合與闤闠錯雜而居能保其不横恣姦奪否何則地近而勢逼也若復營房於此有數利焉城西北負山民烟稀少立營屯聚可固城守利一也邵甸小甸等處皆爲夷賊出没要路據險睇拒可扼賊衝利二也且其地廣衍既便馳驅而兵士得就其隙地以備樵蘇其利三也與商賈居民不相棍擾絶奸宄搶奪之端其利四也此可守復營之永利矣其六覈田畝以充儲稽滇中屯粮總三十八萬七千有奇歲完六分其中兌支乾認槃從數軍種種名色皆列完數猶有不可勝詰者夫地非加縮也應支之官軍非加多也且故絶逃亡應除俸除糧者無論如景東瀾滄等衛之甚卽諸衛所亦消耗十之三四矣及田畝多而餉不足官軍減而食無餘何也曰奸豪猾餌誘於前紈袴子踵襲於後以六歲所入浮於所出之剩有餘混稱拖欠卽參罰亦故事耳今考萬曆十二年清丈帶遠圖冊具存宜逐委覆覈知某官故絶職田若干畝某軍逃絶屯田若干畝見在何處何名項種改附有司徵收併總計逐年所入若干所出若干應餘若干悉力清查綜理其支放有餘者變價解司以充兵餉屯伍官侵逋數

多及占爲私業者重行參究示儆庶田不淪没而餉可漸充矣其七嚴屯徵以飽軍腹屯政之弊百孔千瘡其徵也既不可窮詰其放也又漫難覈稽甚有城倉支矣屯倉復支本色支矣折色又支者有通同吏胥書押挽印票混百石如大理衛軍書王嘉慶等之爲者屯田道駐劄省城其在外衛所徵收數目不過歲取完欠以備奏報各道明知其弊而嫌於越俎亦聽其自廢自理而已宜謂以六衛屯糧徵比收放責屯成道在外衛所聽各駐劄道查比徵收官軍支放格冊該道印鈐逐月塡註季終報屯道以備類覈此非分屯田之權實所以助屯政之成則武弁不敢欺罔而屯軍且霑飽矣其八寬文法以綏士夷夷儸蒲僰瀧處蠻地種類雖殊其嗜好其椎髻左衽其侏儺不通漢語其弓矛弩而習剽掠異不習文字木刻爲契同也被實逼處我郊坰之間其改土設流者紙芟除既久服習漸深然其戀戀故主之心有若死傳子孫而不能忘者管甸通火視爲利窟指一科十魚肉愚蠻奸商黠民移居其寨侵占田産倍索利息稍不饜意羅告撫詞不才有司乘之以上下其手左右其禮夷民畏城市如陷牢見差役卽竄蹟宿怨深怒業結鬱而不可解矣如武定之難鎭鄭舉深憤管甸馬于龍馬化龍等之侵奪有司不爲伸理遂假阿克

烏鳳裔以戎故夷也　夫倡逆而方百里內外蠢起蟻附此非激之使然哉除武尋所屬諸馬未叛及乞降者業已撫定外一應改土設流郡邑俱宜蕩宕太法嚴禁科歛平息爭訟劃量賦役使夷民安我之約束至土司統轄夷民征調即赴應寬其小過欽其功勞時其替襲釋其株連公其好惡使有所慕而爲善彼見其長之俛焉遵順也不愈堅其向化之心哉其九創鄰夷以絕邊釁武尋境界金沙江江外通安會里黎溪戎備等處則與武定境接東川則與尋甸境接在蜀爲屬體之毛在滇爲剝膚之害至七州諸夷納叛賊質子助兵入寇飽欲而歸東川祿哲等受叛賊賄提兵相助圍尋甸郡城者再此豈復知有紀法威靈哉今鄭文父獻江外渠首次第縛出或可漸爲結局而操縱難馴睥睨猶在謂宜合兩省之力擒首惡寘之法使江外群夷弗敢復叛夫然後沿江郡邑或有安枕之日也其十蠲鹺司以足課額雲南産鹽去處僅有黑白安五四提舉司僉滇兵餉大半仰給於斯邇來以援納途開提舉官席不暇煖額課多虧夫以一銅臭子損千金貲輒稱五品大夫資格極矣當事者又爲之計日而扣償其途已窮而萬里覲闕其途更窮上之人授之以索償之路又限之以索償之期於是恥見面勒常規不顧正課盈虧蓋其計畫

無復之耳四提舉每歲納選二員歲僅二千金所利公家甚微而四井通年以來歲虧額以萬計所苦遐方甚鉅合無塞援納之途仍照往制於通判知縣等官陞轉使其前途尚遠人知愛惜庶民無科索之擾額課庶幾其充足乎以上十議皆邊鄙之芻譚惟是滇南事體與它藩殊積漸已成偏重難挽參差牴牾即撫臣有不得盡行其法者非仰藉天語叮嚀曷繇使萬里遐荒食足兵强遠至邇安乎

請處撫彝制東川疏

鄧渼

竊照滇中四面皆夷西鄰緬甸南界交阯皆悍夷也東北接壤黔蜀一二土司皆服我冠裳受我約束者然緬甸尚有三宣爲我藩籬而交阯以越在九長官司之外亦未敢公然入犯惟是蜀之東川僭處武定尋甸諸郡僅隔一嶺出沒無時朝發夕至以故談滇事者憂不在遠而在門庭之內矣乃其酋長祿壽祿哲兄弟安忍無親日尋干戈而其部落以劫殺爲生不事耕作在蜀既以所轄遼遠法紀易疎在滇又以非我內屬號令不行目無漢法久矣往者鳳克太理保之亂陰相結約遣助兵馬罪已不可勝誅賊既敗走閉門納叛要挾重賂方許解獻揆情定罪不在逆克壽下止以大亂初平諱尋兵端幸稽天誅不謂志氣愈驕寇刦日甚先是臣以三月盡入

境經過馬龍州地方土民泣訴以近日竜順成餘黨構引東川夷賊入境抄害該州軍民四十八乜蓋無一得免者前抵烏龍箐則近日添設官兵一百營也在焉罔之亦以防守川賊故也然以衆寡不敵俄而有報殺死客商者有報拒傷官兵者臣聞之不勝切齒批行該道查議間旋據武定府呈據祿勸州申稱近日東川土官祿壽與弟祿哲謀殺祿哲管下地方小五竜與本州地方他頗相連去年内有東川頭目阿希領兵百餘人至他頗傳說你主阿克鄭舉既死地方無主俱屬東川所管三十七村每村索要牛馬各一頭男婦一口臨行仍放兵搶擄財畜一空以後時常需索糧食今年五月内祿哲差戈宰仍領夷兵百餘照前勒要牛馬人口每村要加穀十二石不等認本木刻方行解散等因到府據此合行申報又據尋甸府詳稱本府界連蜀省東川通安黎溪戈備等處各酋長管轄行夷天性兇悍好殺不事東作尋甸乜馬田地與伊附近佃夷蓄有收藏盡爲所有且四處流劫任其去來莫敢堵截如省城鄰近西則祿豊羅次祿脿安寧雷民等處牛欄妙高寺哨龍院三家等村東則楊林赤水鵬定衛者寨各哨及馬龍本寄烏龍箐火路屢被劫殺民商受害蓋緣彼酋非我管轄峻發繁多若不議兼制隱患有難顯言者等因柰

據武定府揭稱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據祿勸州通事周國禮呈稱東川土舍祿哲縱令頭目戈宰者果者科拖母統領賊兵數百越境將他頗五竜等處地方牛馬牲畜穀米人口盡劫一空見今不退等因又據分巡洱海道揭稱本年十一月十六日未時據百戶苟紹儀報稱奉文前去武定府四馬地方踏勘夷情初七日到補知探聽他頗事情東川賊酋者科戈宰沙哥等帶領妻子兵馬約有三四百下營五處將他頗百姓牛馬穀稻抄劫一空往來搬運不息百姓逃散卑職勢孤不敢前進令張世安點兵護隨十二日前至他頗未牌時候有賊徒三騎前來與卑職打話卑職當加詰責到此何幹近因爾等越境抄劫百姓被害錢糧失誤通事周國禮報告府州通詳上司差委查勘除已往不究外各宜速回不然定請官兵剿除悔之不及詰畢賊首三騎回至中途衆賊出營分兵三哨到普色村張世安見事不諧恐傷卑職奮勇趕退賊兵至得塊踺各賊勢衆盡行出營救護將張世安圍住殺死家丁阿我阿六等七人著傷無數世安劄敵親殺賊首那齋射傷小兵三人天晚黄昏各自回營卑職卽令世安星夜護回點兵護防又差示火頭阿俄催趕馬火頭阿崖期早齊集鄉兵救援奄今賊仍劄住不散口稱還要抄劫補之地方百姓驚

慌罕賊盡力守把勢如騎虎進退兩難等情到道據
此看得東川之冦自克舉叛亂後出没無時立意叵
測㳂行武定府及防禦中軍李大諫率兵嚴加堵截
外于係地方賊情合行揭報等因又據祿勸州申稱
十一月二十五日據防守猪街哨官余秀禮稟稱據
上山德馬火頭者兒報有東川逆賊類百刦劄墨者
村射傷村民四人率兵追至中途斬獲賊級三顆勢
將蔓延等因各報到臣除陸續批行查議及一面防
禦外該臣看得東川土官所以敢於稱亂縱令部落
蠶食我境內者以前日藏納叛酋得志於我彼焉思
逞賊衆強盛一也自恃隔蜀無復嚴憚二也窺我虛
實兵力不繼三也始猶竊伏林莽今則跳梁村落也
始則嘯聚不常今則屯據彌旬矣即使我素無兵革
之擾猶不堪其戕賊矧仍尋武兩郡新遭兵燹瘡痍
未起流散未復一二殘民拮据舊業誅鋤荒穢僅延
殘喘孳畜幾何盡爲賊有場圃一空饔飧無望辟則
尫羸病夫複遭捶楚言之傷心於斯時也將分布營
兵阻其出入手而自尋至武方六七百里間蹊徑四
通於此防禦於彼闌入勢不能徧守也將調集漢土
官兵一鼓而翦之手計非旬日不能辦聲息既露鳥
舉獸駭兵聚則賊散兵散而賊又復聚也且柰之何
將贏糧除糗深入其阻一舉而殲手則林箐深密重

關峻嶺彼逸我勞有害無利而此時兵餉匱竭司庫
如洗又萬萬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將借助於鄰省爲
大創之舉乎如聞蜀中連歲兵凶自治未遑安暇及
遠又勢有不行已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心則何忍
以故臣與撫臣計之惟有嚴督官兵驅逐出境稍紓
目前之急而不能終禁其將來也縱收一路之勳而
不能盡塞其岐徑也所恃者獨有
陛下之威靈耳威之若何則改
刺滇撫兼制東川之議是已前日撫臣具疏
請而未及其詳部臣以事關兩省始謀宜慎故未即
覆允今地方事勢危急撫臣既難於啓口臣若復噤
寒匪惟負
陛下負地方抑非樞臣之意矣臣竊以爲是說果行
有三利亦有三不足疑請借前箸籌之
新耕初宣夷人喪膽體統既正窺伺潛銷此利在滇
者也蜀道二千鞭不及腹借我近力釋彼遠慮此利
在蜀者也不費斗糧不勞一卒折衝樽俎制勝無形
此利在兩省之邊民者也議者或以此疆彼界各不
相踰詢謀未周慮成矛盾不知東川乃不毛之地鳥
語侏離梗我
王化向來隸蜀僅同羈縻此雖兼制亦是虛聲非割
其疆去其民而歸之我也於蜀無損於滇有益蜀撫

臣公忠謀
國豈分封畛旦夕入佐中樞則滇人即吾人而何嫌
猜之有焉此不足疑一也或又以夷方土酋利在安
靜十羊九牧慮生事端不知東川在諸夷中最稱桀
黠難治舊制蜀中雖設通判一員管府事實未覩履
其地土官專制自如縱許滇省兼轄猶虞犬羊猝難
馴伏邊吏苟以得免侵擾爲幸寧復求多此不足疑
二也或者又以各省直疆界相連犬牙相制一
危所請援例紛紛不知東川與蜀隔絕而距滇伊邇
其驕縱不遂又各土夷所未有者異時黠撫以楚中
協濟兵餉隔屬不便查催請得兼制湖南湖北卒蒙
遂臣覆
危兼聽舉劾況東川原無道府有司事權更置而禍
坐肘腋又不獨黔中之害而已他省事體原殊詎得
此例瀆
請此不足疑三也滇省延袤二千里土府居其十四
調停費力又豈求盈鄰境自取多事彈丸土司即令
取一與一在蜀無所靳在滇亦無利況所
請正節制手撫臣近日條議
請增安普道勅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說然道臣權輕
邊夷素不知司道爲何官且同一兼制也何分院道
而事體斷斷非撫臣不能彈壓者若併增道勅則尤
稱便利矣

勘報武定功次疏　　前人

該臣看得滇人之猷亂也久矣數十年間干戈數動
反側時聞然或弄兵潢池志在抄寇擾害邊鄙患非
剝膚未有如武定之慘酷者乎時變生不測人心震
動民籍皆虛防禦素懈犬羊雜種實繁有徒攘臂一
呼村寨皆應所至必克守無完郛獨籍我郊關虔劉
我人民戕殺我命官甚且進逼會城縱火示威而我
嬰城固守恇擾失措索印則予索冠服則予賴其蠢
爾無他大志既飽所欲逡巡引退不然闔城之禍尚
忍言哉于是大理保起尋甸會川法干諸賊響應東
西土酋宗謀亦無固志而六詔兩迤間殆岌岌乎魚
爛之勢矣推原禍本則以貪酷有司激變於先彝張
撫顢頇玩寇於後數逢陽九夫豈偶然既而援兵漸集
釜魚瓦肉撲滅何難使當事者能席藁待罪誓師弔
伐出生人於煨燼之餘而躋之衽席之上豈不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而柰之何不然也貪功贖罪之心
甚則好生惡殺之念微下令購級賞不踰時監紀不
得覈其真僞賊良不必問其是非張名世裴希度之
徒性本殘賊承望風旨鋒刃所向靡有孑遺先是逆
克之黨初破武定猶以爲克復舊疆禁止屠戮自一
舉俄家與防守官兵外咸保首領延頸

王師迨名世入城縱兵掩殺悉取耄倪以充首功而
裴希度所領姚安一路殺戮尤慘甚至有賊鋒未交
預報首級然後取良民以充數者于斯時也冤鬼夜
號畏月慘黯以故民間有賊入尚可官軍殺我之謠
冤憤所結流聞京邸科交章
聖主赫怒逮繫一二首禍之臣中外欣欣稱快嗣是
雖城池漸復梟逆漸擒而功不敵罪罰不勝賞議者
過爲裁抑良亦有因循賴
聖明大度不棄涓埃許以効勞之目申以量敘之
旨所謂仁至義盡合雨露風雷之用以成其造化者
也臣仰遵

明旨敢不慶事故于入境之初放問裴希度以除漏
網之奸而功級刪除者數幾五百多官勘覈之餘可
謂詳矣既又念名世希度之徒雖已正法所領全路
功次縱有一二得實何繇起白骨而加之內以與之
辨枉直乎萬一良民在內飲恨泉壤而臣且爲之紀
績賞奸是寧獨妄殺者之罪也臣謂與其冒也寧刻
且未有主將既辟而偏裨以下爲功刑賞頓爾懸殊
者復行司議妥將各全路功次一千六百六十七名
類盡行刪削而臣之心至是始無遺憾矣大約較原
報功次減去十分之七八較前按臣刪數仍減去十
分之五此外則皆實功也惟刪削之嚴愈見敘論之

覈亦有實也何以勸勞請得爲
陛下敬陳之如四川都司全城聞變纓冠以鄉鄰而
急同室之救楚雄衛指揮劉靖實操戈躍馬聞鼓鼙
而抱死綏之忱誼切極焚功成盪寇以上二臣應敘
致仕都司段庚鮮組居家桑梓身先力捍擐甲登堞
賊徒氣欲平吞應行量賚指揮馮體乾陳以義張惟
忠樊高明土官安紹慶祿崇功千戶丁復震許重光
百戶張翼邦土舍祿嘉猷祿重把總周申尹蘇民顧
忠楊俊奉陸經何滈楊仲能尹鐸應龔韓廷禎武生
張文源舍人熊兆麟施大澤張魁王加吉省祭彭紹
先張世用承差蘇希周民蘇孟春楊汝發等以上三

十員名陷陣摧鋒鑿凶門而虜勝解圍逐北置危地
於復安各著鷹犬之勞允稱熊羆之士均應紀敘祿
豐縣知縣蘇夢暘嵩明州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指
揮金守仁諸潘裕千戶楊應時黃桂王應爵金榮高
威貴鄉百戶楊祖胤陳寀撫鎮陳萬國上舍資有能
生員董溥英以上十五員名或效死封疆或捐軀行
陣或延頸待刃或闔門被屠抱恨黃泉血濺萇弘之
碧銜冤五夜聲哀望帝之魂例當優敘內蘇夢暘韋
宗孝已經前按臣題
請亟應議優以慰忠魂陣亡兵王國佐等一百八十
六員名裹革枕金原野之燐不滅陣傷官兵梅占春

等五百六十三員名吮瘡歃血箭鏃之瘢死然例應分別恤賞其被參有罪各官除都司范繼斌不准敘復外如都司汪如淵叛寇初臨雖乏背城借一之勇義旗旋指竟收斬將搴旗之功單騎救楊林之圍全活不少再戰解嵩明之厄恢復尤奇木路可嘉前愆足蓋應以原官調用者也木密所指揮楊明廷銳意立功誤聽奸人之計損威衂士自干軍政之條但折傷僅七員名失事果非重大擒斬計七首級衡功亦足相當而賊首大理保就戮厥功尤偉難以一短略其衆長平夷衛指揮李嘉培督餉中途原無討賊之任驅兵力戰竟脫重圍之中況多執訊獲醜之功宜在棄瑕取瑜之列原任都司張先聲安塘偶約會無先見之明避難中回宜罹後至之罰但其居家久已閒廢責任本輕危城卒賴保全勞勩難泯以上三臣均應敘復內楊明廷李嘉培查有周添爵事例可援應准各復原職至如張先聲者罷閑已久其子張文登又已襲任病故矣暫行借用詎足苛求該司所謂難以廢棄之身而蒙世及之罰者似亦平恕之論應准敘復祖職聽伊孫支另行勘襲者也兔兒關巡檢梁應富印獲可原杖贖非縱仍有餘功亦應併紀至如富民羅次姚安三路全功雖經臣盡行刪削其中又有難以槩例者則各土司之用命者是也查得原

冊內開載各土官舍寧州土知州加府同知名色祿原獲功四顆土官府同知高光裕獲功九顆土官知州高世懋獲功六顆土官州同知高應麟獲功六顆土舍祿嘉懋獲功六顆普維藩擒斬六名顆以上六員名聞檄星馳竝急勤王之義贏糧雲集共成擣巢之勲今冊內雖不開載仍應照例與諸臣一體量敘者也內祿原省城路今冊內開載三名顆合之共得七顆應與併敘蓋滇中有事每藉土司之力而高祿二姓土司尤稱忠順且土司法令頗嚴不至如漢軍之黠妄殺邀賞今若一槩抹殺恐生觖望而將來無以作其効用之忠臣故不容不爲之拈出爾是役也逆寇千群破戕數郡禍已酷已聚兵數萬借餉兩都以及百粵役已鉅已

速繫一撫臣一鎮臣以槩郡縣諸臣罰已重已夫禍不自戰也役不自弭也以至酷之禍而能戰之以最鉅之役而能弭之似亦宜有破格之賞而部議止從量叙罰則從其重賞則從其輕者何也臣以爲此非部議而天下人之公議也公議所存始於公憤則當時失事諸臣與貪功妄殺諸兇弁之肉尚足食哉顧罪失事而因以薄待夫事外之人罪殺良者而因以吝賞于殺賊者似非公平之論但臣業奉有

明旨罰敵過爲後論故止引內地殺賊之例以求仰

符量叙之
旨所爲希恩於
皇上者惟有速
下部議早
霈德音以必塞地方之望而已抑臣又有說焉夫披堅執銳者將士之能而發蹤指示者文臣之力相提而論輕重較然今量叙止於將士良有深意顧臣以爲文臣之中亦有三等有罪過深重非功可贖者有功罪相等者亦有本無罪而復有功者如副使羅希益同知孫台竭力討賊盡瘁王事齎志以沒亦有功復行陣冒死矢石轉餉監軍出入煙嵐瘴癘之鄉蔫

草披髮與死爲鄰其意亦欲乘時自効邀
一命之榮而乃槩從湮没不得與兜鍪諸士一體論功行賞臣竊傷之此亦我
國家二百餘年來所未有之變體也灰志士之心而阻爲善之路臣尤慮之然臣但之奉
旨行事雖地方公論有口籍籍終不敢爲之叙列特存此一種議論以待
聖明之採擇而亦以見夫持論者之不宜過刻也

隴川善後疏　周嘉謨

據布政司呈奉金騰兵備道准本司照會奉臣憲牌仰司將隴川應立何人管理併善後事宜議妥速詳依

奉移行又奉憲牌據該道揭三宣全滇藩籬隴川多安民背叛投緬罪惡貫盈
天討殲之遠邇稱慶計三宣輔車相依難缺署理隴川盧舍爲焚田畝已荒多安靖以稚弱之童署司務能勝任否不可不亟爲之計衎忠父思化蠻莫土同知也思線乃蠻棍長官原議與衎忠共管蠻莫乃恃緬而奪之致衎忠寄食干崖脫我樊籠必難拘束又當預爲審處猛卯孫懸天外有警誰爲應援議調衛軍戍守道遙瘴發孰肯捨性命而易升斗議者徒成畫餅又不可不亟爲圖者營兵與土司襍處自相陵轢也田皆土司故業每每侮郤安民之逃謂無所激

怒可則調適其情預防其漸以消未形之禍亂尤綢繆急務也看得該道討慮俱目前善後切務合集衆思廣便舉行仰布政司同按都二司在省各道多方討議永久之圖備移到道案據土舍多安靜首領姜宗孔等舍目多安邊等呈稱給賞多安靜冠帶送回隴川使逃散百姓來歸庶地方不致空虛又據干崖宣撫刀定遠禀安靜年幼不更勢孤難支合將隴川地方印務暫委多思謹署管保禦外侮招復內夷使多安邦等不敢窺伺待安靖年長酌處又據庶放土官多思謹夷文譯出大略稱自始祖多歪悶起至今多安民背叛已蒙剿殺乞還叔姪照繼祖宗事體料

理等情俱批行撫夷同知周九齡查議今准前因隨併行本官并移行副總兵官董猷策及各守備等官從長集議去後今據該副總各官陸續議報到道本道看得繼立之法以長以功候王猶然何論酋夷多思順父子承襲已久安民就戮而舍目官屬猶戴安靖靖之次兄多安邦業已投緬卽爲叛賊思譚逐隊彊埸非有奇功論長則宗系難辨以功則不足受上賞此時立多安靖復何疑獨計童稚幼冲資身無策夷酋強弱視爲向背思譚冨強諸酋退舍人心之歸附日衆彼何利於孺子我於安靖欲擁兵護衛不惟物力不繼亦非守在四夷之義也芒市長官司放

延臣并此安靖更火其叔放應職撫之延臣祗寄空名思譚能爲應職安靖亦可爲延臣今宜先給安靖冠帶明送歸司管宣撫事而令思譚協理限以十年退歸解來宣撫司印暫貯騰越州庫俟安靖成立之日給與掌管思譚夷衆地狹准於隴把江外灣腰樹等處安插其地通鄰邦杭邦杭仍歸安靖思譚不得私侵干南二司出印結歃血而盟毋致安靖失所毋使屬官把怨斯可行也不然隴川之川原廣矣務情田荒寧以江外灣腰樹一帶地方盡給思譚令彼屯守另議幫安靖差發毋混隴把內地則可爲隴把保障安靖亦免疑畏衎忠安於蠻洒臥薪嘗膽恢復蠻莫有日然取蠻莫易守蠻莫難衎忠力足自立而官兵亦未嘗置蠻莫於度外猛卯已建城屯田一旦俾與衎忠似前人剔而我弗能守然也亦終難久存何也孤懸瘴毒病亡枕藉以四五千帑金而博四五千胸米豈足勝筭如擇可立營基者安插衎忠荒田任彼開墾干涉屯田量輸差發平麓驛丞督屯收租又如撫夷周同知議照舊納糧當差另擇留一人約束彼地夷民護守城垣支收公米則省兵汎防而屯田尚未廢衎忠又不失所亦一策也杉木籠山有一夫當關之勢我兵分班常劄此地外控隴川內護騰越令各兵建葺營房收積屯糗有事易於進戰無事亦

存援[illegible]之地是又居內制外之一義也奉批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妥確通詳又蒙巡按御史批布政司會同按都二司覆議仍照撫院詳行該右布政使劉之龍會按察使方萬山提學副使黃琮分巡安普副使王之機署都使司僉事梁時聘議照邊陲夷服者定之易而綏柔處置數十百年無事爲難奚安民業已授首封疆戶口無統則亂多安靖之立可必遲疑但年少力孤議者致慮後慮然放應職撫放延臣見例可比干南鼎立印結可保無他則以多思譚撫多安靖干南二司出印保結歃血爲盟限以十年歸其故土印付安靖恐有倒持貯騰越州遇有文

後請印結窺伺之奸寓操縱之術多思肆維持安靖舉灣廣樹一帶盡給屯守幫納差發不混隴把內地可爲保障資也衍忠恢復蠻莫事勢未能亟當擇城外營基暫駐安撫令其開墾荒田作衣食計償屯田下涉量有徵收在該道行撫夷廳另勘杉木籠地屬要害責將官务兵屯戍廣裕蓄儲以示居中制外如此則諸夷知天朝不剝彈丸之地而有繼絕之仁孤立者有助而環視者快心嘉與一體之恩而無跳梁之釁藩籬既固邊通報寧蠢爾緬酋可折箠使矣諸夷非樂於投緬逆我顏行也緬方眈眈虎視各酋首鼠兩端守備

哨禦等官或起邪謀或幸多故脧削而挑激之殆若爲驅緬也者而邊圉困以告急矣竊意布恩信以鼓其心計撫援以堅其守善解釋以息其怒戒誅求以防其去屯田誠不可廢必舉其利病而規畫不妨變邏兵戍既議易置必擇其扼塞而間暇嚴爲修飭自今討罪已捷政行伍改觀之時善後方圖志氈裘繁望之日奸營中餽餉之費亦甚不貲矣帶甲操戈弗能序拾邊關捷伐阿瓦反至攜貳屬夷不得聯臂指之形以壯金湯之固所以岳罕之後有多安民覬創布其間動衆興師綢繆補苴之策良亦苦矣是可參照前事載通詳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本部議覆內關隴川爲三宣之一一稱中國藩籬宣慰之官豈容虛位今安民已去罕氏久攝恐亦不便相應勅令雲南撫鎮一面先查應襲人員具奏請給鑄印行令接等俟安民得否再行定奪等因題奉聖旨是多安民背叛投緬地方官何以全無覺察會仲禮等俱革去衣冠充爲事官戴罪擒捕其宣慰應襲人員著撫鎮官查明奏請定奪仍著巡按御史將地方有無重大失事從實勘報欽此備准移咨欽遵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

軍少保兼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昌祚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渼議照隴川與南甸干崖二宣撫並峙爲三作我藩籬實西南一隩區也宣撫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固已上干天討身膏斧鑕西南半壁稱蕩平矣若不亟爲善後之圖其何以爲永久之計而所謂善後者亦無俟別有更張其惟議立應襲收拾人心目前最爲喫緊耳卽安民逃緬之後已奉有議立明旨節行司道勘議未報頃刻安臣巡歷永昌廣詢輿情及據道參諸臣屢有揭報乎時人心固已屬之多安靖而安靖則安民親弟也惟是安民一日未滅

必不能一日忘隴川隴川之禍一日未除而安靖一日亦未可議立此事勢昭然可見者乃今
天厭元兇安民一朝授首固安靖圖存之日而隴夷更生之會也况興滅繼絶

王政所先兄終弟及倫序昭然且其顧戀豢育之恩絶無從逆之念其情既有可原復以大義滅親遵令督率諸部夷同心討賊其功又有足録舉其父祖之故地而畀之此揆之天理而順質之人情而安萬萬無足疑者第其年尚幼冲勢頗孤弱是以司道諸臣僉謀有多思譚協立之議多思譚者亦安民族屬也世授隴川土同知居住遮放兵力頗强人心附焉説者謂夷情視强弱爲向背即立思譚爲隴川長藉其强盛之力足以捍外敵而固吾圉是亦一説但夷性雖犬羊乎信義亦其所重思譚雖奉有討賊立功之令實未有擒斬自効之功驟而與之名義謂何無乃啓它日凴陵之漸乎固非法紀之所宜亦非夷情之所安也似惟定立安靖給與冠帶管宣撫司事而多思譚仍以宣撫土同之爲之協理則於名分既正夷情亦安其斯爲不易之定論乎惟是思譚部落頗衆土地稍狹而江外閒曠之田如所謂灣腰樹等處頗稱遼闊量以給之俾得資爲膳養幫納差發因而輔助安靖比於芒市放應職撫放迭臣事例待安靖長

成限年退還彼自無詞如其撫育有功即割以畀之亦不爲濫又責成干南爲之保結務俾思譚求無侵軼之患安靖得保故土之安其隴川印信暫貯騰越州聽候

明旨頒給安靖掌管或如司道所議稍需歲月待安靖能自立方行頒給庶可杜覬覦而消釁孽未必非保乂之長策也至於衎忠窝於蠻洒有年蓋爲思線占據蠻莫之故數年以來度彼之兵力既不足以支思線而我兵僅守汛地又無深入防護之理則權宜安揷於猛卯城外屯營之所其説似亦可行况閒田任其開墾屯田照納糧差則於屯政爲不廢且其兵力强盛足以懾服多太多安邦諸夷更於城守爲有裨候其力足以當蠻莫一面無防官兵保護然後徐圖恢復庶幾有濟况每歲省我數百金之餉而願遠營兵亦可漸撤利害得失不犁然可睹乎騰營兵分防隴川其來已久第此中瘴烟難於久處且夷兵溷雜不能一無騷動前轍可鑒也杉木籠既稱險隘且鮮瘴癘則以本營之兵移建營房於茲分班戍守内可以固騰永之藩籬外可以爲隴川之策應且足杜發擾而愜夷情似亦計之得者然須多安靖還隴之後夷民歸耕樂業而後可此在臣等相機斟酌可以徑行而屯田一議則又未可以一時之利害負前人

經略之苦心亦容臣等從容集議俱無煩
廟堂過慮者也雖然臣等猶有說焉三宣諸夷僻在
一隅盤據數千里部落數萬衆豈我勢力所能服哉
惟在馭之得其道耳西南距會城二三千里臣等雖
有控制之權而鞭長又及馬腹即道臣遠駐永昌轄
地頗遥亦未必盡能聯絡諸夷之心而參將守備衙
門則辟之郡守縣令也若能詰我戎兵示以不可犯
之威曲加撫綏結以不忍離之德凡一切誅求煩擾
之苦悉爲禁絶而諸夷有不懾威懷德永堅一心作
我藩籬者未之有也多安民懼而逃逃而開此大釁
煩我師旅謂非守備魯仲禮一人激之乎此其人死

有餘辜可爲後世殷鑒者今新任將領偏裨俱經該
道選擇而使一時頗稱得人臣等未嘗不以此丁寧
告戒之也若不立爲激勸之法久之未免後踵前弊
而疆埸之間無寧日矣合無於騰永二路比照九邊
防秋考閱事例或年終或三年聽撫按通查各將領
偏裨有能務戎膳器足食強兵廉明武勇俾諸夷安
堵邊無警者列於賢狀上
請紀錄計其俸資分列陞賞不肖著聞者即從重論
劾究治無少假貸至於該道及撫夷同知等官又爲
諸將領表率責任尤重此須該部加意擇人任使仍
聽撫按遵照歲報舉報事例察其安邊實政具揭報
部以憑黜陟庶人心愈益奮勵而邊釁不萌地方其
永賴矣

繳查莊田冊疏　　　　前　人

看得鎮握兵符世守茲土祿俸之外聽置莊田
國家所爲優待也查十六年冊稅糧田地共八千三
十卅頃三十七畝共稅糧二千四百一十九石不爲
衍多矣攉於上之西乘本滇尚未有此其後歲積伐
累及此數以其時萬里之勛非常之眷豈不能厚
自封殖而顧儉於今其忠君愛民不猶有可想者乎
自十六年來迄茲僅二十四年又復增加於舊環滇
封内莫非總莊有吏僕難悉數者於是乎鎮不得不

委之參隨參之大小管莊火頭佃長正徵之外有雜
派雜徵之外有古名虐餘所加不至骨見髓乾不止
嗟嗟此固
朝廷二百餘年所休養漢夷出諸鳥言卉服而歸版
圖者也饑寒既迫相率寇盜抑何憚而不爲拔本塞
源非盡歸莊而屬有司則燎源滔天之勢殆日尋干
戈地塗肝腦雖有智者不能爲滇計已幸兩院會題
聖明俞旨司道郡邑奉以從事竭半年之力而始犁
然稱
欽賜者仍從免科以廣
皇仁于世家寬投獻者姑不例遣止令認納差糧以

聞法網乎大宥新墾置者一體齊蠲亦弗盡夜會典以昭作貢於任土且有司徵解其體統崇也戶免兼南其輸將樂也有參隨莊佃向所侵漁鎮弗及知而坐受怨謗者今悉徵納其收入實也行之一二年官民相得糧粒不逋將榛莽之區胥成沃壤夷棼之種悉爲良民絲林之釁自消袁封之瑕不起寧獻吾詔丞府世平濟無事鎮亦家淨於休矣故願鎮遵明旨繹祖德勿聽宵小謂有莊而不得差管妄覬肆毒於前致醸西南尾解之隱禍於忠愛無當也凡爲有司者亦各捐成心靡有異聽數遇水旱則量行捐除時及催徵則亟爲督課蓋恤莊民即所以惠我受

廛老民完粒緬歸而以杜鎮在下之害事不相背利坊受之斯老府坊塱於鎮與有司者也等因造冊通詳到臣覆查無異該司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渼看得滇南多羅之源起於總莊參隨人等之肆虐臣等累疏言之詳矣議改莊田歸有司徵解蓋稽之會典詢之全滇士民之輿情無非端本澄源之意非臣等臆說也所幸廷臣翕然同心聖明毅然獨斷俯從末議須有明綸責臣等以必行滇人士無不加手舉額稱慶太平起有待者真千載一時也臣已繹檄行該司道府查覈明白造冊繳報前來臣等覆加參酌議處畫一事從寬豁不苛求其云欽賜田地俱照萬曆十六年清丈冊籍盡數免科不必問其逾制也私置開墾田地盡數給與管業徵收子粒既奸民投獻者亦從寬貸不必咎其既往也應編糧差者止照民間則例起科而小民亦不得均霑一豁丕賜蓋賦役均平惠澤溥徧皆以廣韓遂澄蕩之恩也惟是參隨人等無名之科派下鄉索騷擾莊民平日敢怒而不敢言者不得不通行裁革以蘇民困絕盜源是則莊民踴躍歡呼而參隨人等不無觖望者似亦不假顧矣矧其中有鎮臣徒負虛名未得實惠利歸於下怨歸於上者今一旦盡數

清出其所積於鎮臣尤多乎若夫嚴督有司及時徵解毋得逋負使鎮臣藉爲拆賣災傷並議減免收納務須參平毋得偏累使莊民永有依歸則文臣等撫按司道之責無煩廟堂過慮者矣

議卹錄名臣疏　　毛堪

題爲表忠未錄大冤未伸懇乞議謚贈蔭以風臣節以光聖治事竊謂致身人臣之分也雖賢者曠聖之典也故骨鯁言事之臣不難捐生殉烈者則桎模稜之鞠躬任事之臣不難違衆而特立則封疆

賴甦序脊猶在栖棲封疆而死未霑殊卹生反遭奇禍如原任給事中瞿玉原任雲南參政李先著其尤著者豈非
聖世之缺陷事哉臣謹按雲南毛玉右衛人登弘治丙辰科進士官吏科左給事中嘉靖甲申年議大禮繫獄杖死隆慶元年贈光祿寺少卿未入臣祀顧極諫至殺血塗丹墀魂沉青瑣斯亦慘矣彼所爭者
朝廷之典禮所補者
聖明之闕失忠肝義膽既與日月爭光勁骨香名與
乾坤竝立在
先帝褒嘉遺置業已薄贈其官在朝野嘆息孤忠猶謂奉酸甚烈蓋本官天賦正氣寧舍生以成仁身任綱常賴轉圜而悟主居諫垣十五載每言人所不敢言閑在臺凡十年誰氣彼之得其死所謂大忠之當鑑錄者此也李先著錦衣衛籍山東人登萬曆丁丑進士歷陞雲南臨元分守參政于時適有頃寧猛廷瑞與太候奉敕構隙讐殺當事者以本官原任瀾滄兵備素爲夷人所信服委同金騰副使邵以仁參將吳頭忠提兵勘處犄角而進本官以猛酋無大罪且生靈塗炭亟憫堅議撫之酋持黍金請命本官謂不受金俾爲信遂以金發充兵餉酋遣子送印爲聽撫辨懷而金騰路爭其撫議徑襲擊廷瑞反誣構本官被論逮繫竟死于獄夫人臣不貪啓疆之功以全生靈之命且使彼酋不信撫臣之檄而取信守臣之片言此其宣布威惠又安封圉爲何如哉而貪功之徒衆聞而嫉妬害能之輩操斧而尋柯三木囊頭天地且爲黯慘一腔熱血鬼神亦爲鑒憐彼接踵而逮同系而殞者洵天道之好還而家屬有祝郡邑有祠者先公忠之不死蓋本官一塵不染百折莫撓柔遠來椎髻之夷掩骼無鬼燐之哭救荒則瘡痍色起品題則多士從風疏水利則赤地成疇憫貧寒則青衿
徼福從失貴臣之心致干
當寧之怒功而見罪貞而彼誣所謂大冤之當亟伸者此也近讀禮部公訪謚典考訂別白取其事功崇
隆節義彪炳昭垂也期於耳必徵目聲必副情至數
世而要以闡幽光維風教體
聖明旌德之盛心存三代不泯之直道至嚴也若王参杖而死者先著逮而死所謂社稷之臣誠死社稷封疆之臣誠死封疆事功崇隆節義彪炳孰加焉二臣身雖往而忠耿不磨志未酬而風勵滋遠若名光泉壤豈公論定於蓋棺耳目之貞情實之孚巍加焉
國家旌奔言事之臣而骨鯁者益勸旌一任事之臣而盡瘁者益奮匪徒昭雪饒往實以風示來茲裨一
聖德而存直道之孰加焉蓋以滇之派僻而有如玉

烈以身殉國以任于滇之艱鉅而有如先著之以身殉職眞貞元之間値而麟鳳之偶出者遠聽之臣咸爲追悼而况于

廟堂之上乎臣覩風茲土從公咨訪在玉則身死之日貧無以殮今其子孫不能具饘粥臣檄雲南府修其坊表量給祭田在先著則一棺尚滯淺土煢煢遺孽無以餬其口臣損貲助壟復檄提學道祀之名宦度臣所可爲者罔敢弗旣厥心也若夫旌直揚清之典非

聖明留意孰唱此久鬱之公論乎

皇上崇尚風化綜覈事功超出尋常萬萬先後忠諫之臣如楊繼盛予謚贈廕近且予蔡矣如劉臺贈官與玉同爲廕子矣順寧之役冒功殺降如陳用賓亦旣赫然震怒逮繫伏法矣

夫聖人之作爲寧不足磨勵一世激發人心哉然死于戍者已廕而死于杖者獨遺非法之平也有罪者尚世錦衣之官而有功者竟斃錦衣之獄非所以示勸也臣有槩於中義不容默行據帶管學道按察使袁茂英呈詳前來特爲題

請伏望

聖明不遺荒遠一視同仁

勅下該部再加會議將毛玉予謚補廕以表直臣李先著卹未敢遽議謚典先行贈秩錄廕以表勞臣庶大忠可慰大寃可雪公道明而人心勸臣節風而

聖治有光矣

滇志卷之二十二終

滇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第十一之六

疏類

請蠲貢金疏

臣奉

命撫滇數月以來日孳孳焉惟弭盜安民是急顧四郊多壘大盜縱橫征剿之文與招撫之檄交發互馳筆幾為禿而犬羊之類反側難馴期以弭盜而盜未必弭也戒諭有司釐剔弊蠹蕩滌煩苛念念思與民更始而天灾流行霪雨為虐登城一望四野沮洳期以安民而民未必安也盜未弭則添兵添餉勢不能

免民未安則焚林竭澤困不能支況可以遼餉故有每畝九釐之加派耶滇土府土州土縣壤地千里小者數百里所輸僅差發銀二三十兩多者五十兩或百兩而止其流官州縣得數百金遂了一州一縣之額若歲入有一二千金者便以名城鉅邑稱矣譬之一貧家析薪數米常慣不能糊其口一羸夫朝饔夕飧常慣不能必其命今欲少留涓滴以活滇人之命則惟有請蠲貢金一節而已夫

皇上取金于滇豈以金為滇之所產耶不知商民裹糧重繭遠覓之秦隴近覓之巴蜀甚有至京而又用高價易之以進者至於金價之所從來尤有不忍言

者或敲之渼單或取之掠括或敲之閭閻或驅之商民之脂膏噓血推膚呼天搶地

皇上不得而知也如以為必不可缺則慶隆以前原額止二千兩隆慶四年始增三千特以撫臣曹三暘按臣許太亨之奏

穆宗皇帝慨然停止萬曆十年增金一千特以撫臣劉世曾按臣董裕之奏我

皇上亦慨然停止則知金可有可無之物也以可有可無之物登為停止而況又加之遼餉之急耶惟盡行免解或止解原額二千停止續添三千少留滇民餘力以供九釐之加派少留滇餉萬一以救多邑多

懼之危疆與庫根前此需金價洪無所出來歲貢金將何能辦豈惟有與地方諸臣席藁以待斧鉞耳（迫貢金雖增額又尾注計餘年而量為百姓請免建為累贖一坊不振最從得以風乃本）德（者載舊額之請與民更始公四矣之力舊會時之可為而滇人並免其福良非偶然今錄于志以識）

奏上（遂事）

請加額解疏

前人

據提學道副使樊良樞呈稱切照六詔之地人文麟萃本士厲行所從來矣至於今日士林蔚起文章試識舊額舉人四十五名萬曆四十三年恭遇

神宗皇帝壽考作人增額二名多士駸駸鬱進爾時舉廣文士不遠九人兼餘令未有今日之盛也自四十

八年三月職受事以來迄今歲考東西一十六郡將道按籍計之有廿萬二千餘人而錄進者不與焉詢之郡邑有司僉云漢士攻苦下帷夷人束髮業學臨儒童視昔不翅過之而青青子衿又可知也頃者泰昌元年十二月內職奉部劄考

暨貢生員于三百八十人中遴選六十人尚有遺珠之嘆而況解額四十七人能盡收麟鳳之網乎上年九月內潘按院增以再增解額具疏今

聖主中興定明啓運千載一時特特

請加額三名俾成大衍之數用廣薪棫之典則人懷脫穎之志真才鼓舞必有不愧科名者因名世而間

出矣臣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楊春茂議照我

國家文運啓開滇化翔洽歲表表稱故九隆種姓在昔皆編氓今鄉舉會變從冠衣儔文教日興彬彬幾埒中土誠藉遴選至千萬千千餘人則家絃戶誦可想也解額數止四十五名至萬曆黙十三科廣額兩雲南僅同貴州加二名而與曾稍得與粵西齊驅也氣安得甚乎蓋歷科捷南宮者多則十人少不下五六人而鄉舉之額寥寥止此宜金馬碧雞之俊秀向隅而鳴者不平也且翔書本觀劉立文會模索幾黄讀其文悠獨抒胸臆不落窠臼超趣難有豪舉不羣之意焉誰可謂邇荒無麟鳳而少之耶學臣樊良樞此請輿情共愜不可一日緩者

聖天子運際中興改元伊始九州之士共思鼓舞願耀光明伏乞將雲南解額特加三名庶遐方士子靡不爭奮而異日寧

君楨

國終必賴之矣

留計處方面官員疏

前人

首得尋甸府知府今調簡周仕國傳虔顧鼎薦獻敏瞻氣是大受之器惟是清丈一節豪強不得兼併逃島騰謗然卒之田有定畝賦有定額閭閻又翕然頌之適者東川犯順省會幾危而本官以一身捍強敵

之衝衆馬羊街兩陣大捷卒保嵩尋兩地無恙而省會鄰懟雖奈待袁善其宦沙源等獻俘無戰之功而發縱指示扶危本宦力也全省尤巍功在封疆似宜俾之仍守舊地以懸權氏之膽而實加苑馬卿以旌其異常奇績俟再歷三年奏績之日優擢監司以資彈壓未可以區區常調拘之也臣因是而有慨爲蜀有重慶之變成都之圍至危急矣然告變之使計日入都部覆之

昔計則遷蜀兵餉輻輳文武畢趨所以備督撫鞭策之使者隨在而足是其權奢前而搗其巢穴制其死命無難也即然至貧瘠而出鎮遠達京師不一月可

通詳展流鎮革一途徼兵儲餉准輸發遣亦未可除倘有救援之路滇中文武各官總難存至悉俯首替落展昌臣以病矣叩閽無路索署印則無人索理餉則無人索統兵則無人廟廟諸臣設身處地想像其光景誰能寒心否乎哉若非給事名矯常格將司道郡縣各缺不論資俸不必推誠能在本省盡令躐級而上則磨看必可支撐不亍手也

請開粤路疏

閔洪學

臣至菲極陋仰荷

皇上簡授寄以滇南於年三月六日奏到

較訪歸陳貴陽進程料雁卡八日驅車南發不意甫及黔境倮黔叛也黔者滇之門戶黔有梗則入滇者無途之從矣據臣連日咨詢黔中情形黔猶梗塞大抵諸夷舉衆而起是不一族其蓄另含其漁亦另據之地鄉壁倮横以逞臍令日出平越者鳥盜譏首從圍撫擾婁城關寨之狀城中穀細游氽棲搞健事絕眈内應城外戰仰攻城上屢屢嫩器械盜賊未能逆惟是孤城掌大民無宿舂開門之後羅雀掘鼠食盡不絕方魁皇恐積以待援兵乃臣不憂今日之黔遂束手不可爲而不能不慮今日途瀕聲息斷絕或亂爲倖有不可知之變也滇孤懸萬里今外變夷雜處徒恃有

朝廷威靈以懾之若遲三月五月事勢不相往來聲靈既隔風鶴易驚彼狀莽伺隙之戎能無效尤蠢動氏臣所竊竊焉慮也且所與兵枝寧此土者惟二司各道及郡邑長吏耳今歷指滇之在列者寥寥有幾以司道言之布政司左右參議安普金滄等道守巡並缺矣曲靖臨沅尋甸其餘銓而未任任而奉差樣遲高卧於滇未期仕籍有人地方無人也至郡邑空國入觀此時威维细岐路裏足未前千里櫛員有民無官誰與輯柔誰與職蠲念之寒心方然嘗求聞各官向

懸以請非無而蓋誕李堯稱同行也至粵中所疑不過謂其國畓毀猶據與臆必我於其地張官置吏召叛養遷擾增安也今無於所經處治去處量建公所頓叛五起敵寄我往來其間逼毋不著不異邏盧而又從滇偶信一切節備秋毫乎彼無涉彼又何嫌何難而不帖然相從通衍之後商賈纍纍襁褓從更從而利之矣此路在粵界者之七分在粵止二三分滇無關於粵亦可行也惟滇行粵中粵費出額外不容不協濟而數稍易耐今議該省驛傳道特置滇粵等關印發誌分發州邑各一本必真正勘合火牌方准應付登註不得徇情濫應歲終道核而彙其數而滇

從此路方居恒無事之日尚合詞以議開況目今爲
救焚拯溺之圖又寧須臾再計此臣朝不及夕爲滇
而
請命也查田州係粤西所轄伏乞
勅下該省撫臣剋期料理中間事干敘造仍聽便宜
處治徑見諸行然後一面補牘庶不至曠日遲久有
所耽誤若錢糧添加通融協濟臣請以身任不敢累
粤矣此路一開可以接南滇之命脉可以慰天外之
雲霓在此際然路艱危不異中流一壺既爲救急之
著在他日夷氛已靖何妨兩路並存足成四闢之區
至於滇中司道郡邑各官既經議開此路便須刻日

促裝不得再借端規避仍衍
叅語申飭稽遲退後期者容臣分别從重
題叅盡繩以弍切廣遠疆共濟有人而危黔應援足
賴爲滇援以爲黔矣

又請滇路粤蜀並闢疏　　前人

臣戎裝至武林聞黔警隨具通粤一疏齊沐拜發一
面兼程馳至湘灕滇從自粤來者言富州廣南之間
癸彝正熾必需降後可行不得已同新按臣暫駐巽
臣前疏恭候
廟裁久之不得部覆疑是僻縣抄傳遺漏之故乃煌
煌

君命致久宿于草莽臣之寸衷萬萬不敢即安以九
月初自衡永折而之粤經桂平蒼梧遡潯江而上以
十月十八日抵南寧而臣之滯于道塗既八閱月矣
自此以進再十日可自養利入龍英土界再四十餘
日可脫廣南而出臨安臨安望省城五百里而近臣
之受事始有期也土司一帶不獨攀蔦懸崖之艱觸
瘴衛嵐之苦與夫裹糗露宿飲食啓處之大不堪已
也褻漢官之威儀而損
朝命之靈重履虎探又輕以身試不測之淵中間関
係寔任
國體臣念之凜凜亦既幾經躊躇而竟出於此直無

如封疆之不可棄畏此
簡書何耳雖然臣入矣全滇各員以千百數令而後
復有強臣而問途者乎今日之滇如在井底人之脫
離慶若更生其視入之也殆甚于從井自黔譬以來
數聞出滇者矣未見有捧檄而入者也而況行道之
奇難加諸部議之未決人觀望次且何憚而不裹足
恐臣等雖入而此路終于未通各官終于不來此垂
危垂絕之孤滇必非臣一手一足之所克撐終于不
可爲也或謂粤之外尚有蜀會川一徑不知蜀之有
徑何妨兩存今寓內各省靡不四通八達滇之受病
止以豪黔一綫至此窮蹙耳且臣於粤蜀籌之至熟

彼此得失亦畧相當自金沙趋建昌計程半月可達誠不若粤土司界中逾數旬之遠邏然蜀止會川一隙而粤田州歸順泗城安隆在在可走蜀之東川方壩邈弄戈而粤諸酋素號恭順即撫臣何士晉止處一田州近語臣已傀首綂戎宗是粤之與蜀各有利害各有難易其支雖專倚政其不容偏廢者矣以蜀言之建昌會川之間營哨旗列特向非通途或名存實亡夫馬糧多所缺畧今亡者應議修復缺者應議添加若會川以南数站原無營哨則須從新規畫侯臣履任會蜀委官相度隨宜措置應自非難乃盗賊出沒須於要害設兵置防必我兵力足制賊死命

臣尚多次且稱病察其隱衷徒以苗仲作祟行李遠驚至卑辭謝而下藩臣再三勉以大義責以近半路途之艱而今千里羊腸一綫中斷既無塗以與之入咨官未是有詞而臣亦無如之何矣爲今日計惟有亟通粤西一線自粤至田州可達滇之廣南闢彼中附近商旅時時有問途者特中間經闖土司極目莽菁遇夜茅棲露宿非設益之所事止令欵闗仕宦之周行闐輪蹄之境偃須于其地叅設公館措置夫馬糧種而又調劑土司俾之有利無擾方可彼此相安境先年令滇士紳曾具有公疏而邇歲在滇諸臣亦屢委官相度似有次第特臣事任未膺未悉其詳耳

當之滇輪蹄止有此數而經分行所協濟叅畧應亦多金也臣與粤撫一一從長面相商確別無窒礙達昌雖臣撫蜀兼轄事干創始須蜀爲政伏候

皇上俯允臣議

勅下兵部行二省各該撫按刻期料理共期爲滇造

命俾滇無路而有路庶

朝廷無滇而有滇矣抑臣更有請焉滇去長安萬里雜職小吏除滇鐵者例給以大牌脚力蓋憫其遠也至長安吏以上則否今粤蜀新闢險遠艱危什百于昔矣夫必長催馬必買僕其費不貲彼寒儒筮仕何從辦此既難助之難拋若資斧之未措倚道傍徨廢

然而迴纍豈無人情固可念儻

皇上加惠遠疆曲憐遠吏特

勅該部于新選滇中郡邑等官量給應付俾稍省欵地方之資糧用爲新路之脚價是亦爲入滇勸駕也通路之當係所者也

條陳方事宜疏　前人

臣聞本國和寧内順然後外威令滇何如地哉以其地言之交水東訖平夷西訖倘塘並

朝廷金城湯池張官置吏之地袤六七百里間葉淪異域曲陽九泥再難縮半步矣以今民言之處中其地凌辛酉大難間者初定九空雖伐秋稍獲瘡痍纍蘇

今市糴斗米猶至三錢，復冬春雨雪不零，萬姓望埜矣。以政事言之，滇萬里天高，法網闊疎，視中土殆无世界。年來路梗員乏，益不免權宜，劣濫畀格並寄民社。此第頗惜者十寸，狼狽十九，能幹濟者十一，闒茸十九，致破壞地方。有官撐持，無官且未入省，即傳檄清理一時。舛印掣問，至十五六輩，畢竟吾無官可更法，雖盡許矣。以夷情言之，曰撫曰勦曰安，無亟不闌入而爲撒。東川之通處臥榻，可我之嚭民偶我之蹤賽，至霑益而十八營走鹽倉而輸款，補他撒可等焉寨。二東以往，未也，如凡羅、五羅、沙夷、仟夷、黑羅羅、白羅羅，無夷不動，無地不擾，大者屠城殺官，小者焚村

滇路梗

奏報往來，動經歲月，遇軍情緊急，不得不權宜徑行。更望

鑒其寬以文法，聽其便宜從事，雖不敏，或能爲焉。

皇上効其涓埃也。

三條滇黔事宜并莊田照舊歸有司疏　前人

今之對滇黔者，內夷曰猓、曰鮓、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尺五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各苗，則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寔共安危，亦不得以閒庭之患作膜視者也。試思此諸苗者，皆有兰凌夷，敵在元神，尤大可憂。今爲滇計，如療久病，先護元氣，徐祛外邪；又如理亂絲，清其緒，使棼解而絲不傷。財莫先撫內地、固人心矣，又莫急揀選千里彝邊之民，復望十年未種之土矣。臣聞劣不任，幸按臣精心遠識，事事商訂，問生靈之疾苦，極吏弊之根株，於兵馬詰其手虛，于錢穀清其塞穴，尺尺寸寸，一以撙節愛養爲主。凡所以固護本根者，業已知無不爲。至霑平夷白一帶，亦既遣廉幹之官，置護防之卒，偏招流移，量措牛種，而流民千百擁至，號呼謂賊巢既處，充作官兵分單，終恐擾我耘耔，跨脚不定，臣不得已爲督藩籬外夷，以緩其凴陵；又多方區畫內夷，以

消其黨與，衆以仰爲撒之奧息，而爲撒之古水藺遂懸民，當至省要擾之時，豈不保安瀾之思？臣旅節節之查，傳操者不堅，真嚴彼陽順陰逆，時大羊之常，我朝四暮三，祖得從之智，巢嫁鬻耕且安寬，亦可退可進也。至內地殺夷，滴滴皆棄勿論，他處只霑益、羅平千百村也，今化爲賊窩，可深誅。就使力能屠戮，有土無民，亦復何裨？且臣諭與論各夷，最蠢最惡，官法積爲奇政，府慮爲通欠，敬糧操抑勒一時焉。喊歎攫攘而起，險勢成騎虎耳。此時不處以兵威殲其惡，則跳梁之勢未肯遽下。若既剿就撫之後，若不從受病痛癢處徹底昭蘇，則叢根不斷，終非久安除

邑叛著見在該法剿處未叛者徧檄道府將吏申忠誓志與痛除一切消弭機宜臣與按臣次第舉行緣未可而未敢一一而塵瀆也此夷之亂既定則外夷之隙亦塞臣無復內顧之憂今督師直前趨安南而渡盤江爲黔効其一臂矣至錢糧匱詘到十分極處目今庫無分文千急萬急臣已合疏籲請若此項不蒙接濟則事事束手滇必不可爲又滇員缺補之宜遴擇滇路粵蜀之宜並開臣南事前疏既詳言之並望

廟議與一立見施行以濟滇之燃眉滇天末遐荒冀安矣以其瀕危之疆亦舉而兩利之矣

條畢衛事宜疏

前人

臣惟滇黔血脈止上衛一綫與衛者滇與爲黔之後門也故安酋造逆前阻盤江兩年來滇陽兩外亞然於疑盡頭矣臣受事夢寐周迴只在德邇黔寢耿耿血腔詳在前後諸疏伏

皇上之靈以天啓三年九月解安南之圍以十閏十第月復普安新興諸城及十一月破公納鐵甲保而江外群盜莫不震疊於是沙國珍羅應魁等咸內附軍前然地已哀監軍布政使謝存仁數與羅而赫其先乘騎親詣賊營隨路安撫遂達貴陽僞鑒遵書

爲不誅勦戡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款平諸苗需幾許兵幾許糧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或見滇師平師羅鵠亦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漢土數萬衛餘遠止三四千並暫時呼集非常川可恃之兵也或見東卯而發滇餉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各兵歷道之糧尚半年未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各于極四五蒙塞不免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酋勦賊之後從吻替匿張世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異息仰于水烏耗可認賊作子也或見阿九已投首補鮓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逃普界據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犯情可哭見憂未歇也至安效良桀驁蘇來已久方簡州未叛一年之前干戈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其俛首帖息就我牢籠在過彼以誤我我因以慰彼今情勢窮蹙禍機猝發而東川露盜普安六時雲擾滇必不能西顧應援此目前大患也又水西緊壤泗城臣初欲用泗城爲牽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長驅黔境距四百里連拔其五殘營轉戰殆十餘日而泗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爲我用可知泗城不爲用恐安南不能久特必撤而入于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規復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臣亦既徧集士馬再統以諸將以參將尹啓易駐交水以參將袁善駐平夷以參將范翰駐

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若干各隘以守備金爲貴駐備甸以名色守備李璦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若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糈安出乎臣又檄普安州署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選其精銳成一軍就以本官領之駐新普之間使東望安南而望平夷相爲呼應臣所爲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不習饋運不繼勞逸之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本地米無攜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爲東道主因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普兵之糈滇不得不按月

暫給又安南孤城久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爾千三百金分發賑救冀爲

皇上延此子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吁吸吸救死不贍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粵既無事之國身在井上蜀非無事而兵力餉力皆十百于滇黔之危蹙雖與滇埒顧地近路沾呼吁可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屈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

皇上數百萬金錢遠用文武道將不下百十數而滇所承受幾何耶豈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興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苦至苦矣若不及今將前後纔上所

題允之餉〻一如數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至遷延殊異趣促來滇臣無米必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

廟堂之上無棄滇之心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同止之謂兵事方亟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爲然數月間隨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段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之共嘗之而廷臣或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已於籲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按濟極救卒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

有

請焉

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晉藩矣若謂有鎮臣則援黔立効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極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加勸其有志而未遂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萬滇蹂躪之後繼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亦飭有司加意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趣倖成瓦解之形奈何更以莊田一事偏驟而駭亂之耶已沸而加薪焉散已驚而又鳴鼓焉此其兆已彰若非轉死溝中則群衆揭竿耳正恐黔雖未紓滇

禍已裂矣夫莊與烏滇民患苦其擄嘆楚毒之慘前撫臣周嘉謨按臣鄧渼之疏蓋詳言之矣哉何必再言惟昔滇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傯之棼昔秘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湯鑊憶鎮臣今年春曾移牘于臣謂莊租起解迂迴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臣題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會業鎮臣之意初不及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爲蒙鎮臣以德也鎮臣侍童不撓其御左右不必假借便斷從之褻安能一一防闕兩途之廣安能十一伺察莊與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敢深言伏望天語丁寧將總鎮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

抒慕館舍羅平師宗危城累卵警報一夕數至矣以興久諱之滇兵馬合太都市者菜備倉皇呼集兼經衛訓閱鈍鼓而慄塁之怨其不堪兵驕恣不律所過蹂躪辟之烏頭附子非常用之藥前撫臣語臣此輩非危念切不肯向前真正忠勇如沙漠外指未幾屏而御史傅宗龍亦以用土爲險道皆膏肓之談也況好爵金錢止堪餌誘一時令人人蓋黄束金加三品四品陞價盈已極我鼓舞亦窮矣凡此皆今日滇之癥候醫工之所必察而發藥之所必劑者也臣受事兩月朝夕念此竊以外夷可憂猶內夷如蛀食腸如瘡潰腹更可憂盜賊可憂而今秘之耗竭綱紀之

地諸酋仍伏迎道旁各立認狀復踏走馬而過然衛撫然大通矣通時黔師已潤太方軍聲甚張臣私幸西南之局可旦夕結乃不意曾未兩月黔師三路再敗諸夷復雲擾盤江上下出沒爲梗仍日有聞者嗟嗟豈天之未厭亂乎事急矣安普之間風鶴動搖將復不守矣棄之乎使滇代黔守之乎竊計滇黔十八站普安居道里之中普安而下爲新興安南爲查城關嶺望貴陽盜起而滇斷矣且並黔疆也滇能爲黔復之爲黔通之而不能代之守者主客之勢也不獨此也至於錢糧黔有天可擬滇無銖可記以滇不若黔之地近而活亦勢也故臣昨者疏

請趣黔亟以兵來會又欲黔自齎餉接濟免致耽誤蓋字字真切矣況滇今日有急自鳴池有失烏撒東川霑益四路會兵明言刻期特把滇滇不自顧安能及他責滇接濟安普者此誤黔帥臣以全黔援普之誤宜以黔任守以滇任援或以黔師都控驚喘未定爭有餘及此而不然也此番之失以孫重久困賊巢糧盡士餒爲賊所乘非戰之罪敵之能也聞道將未大損失陸續來還收拾餘燼尚數萬他不能知如尹伸魯欽並膽智絕人主持有督臣協力合謀何難再新壁壘乎且上衛之守無須多兵無威清平壩安莊各樓櫓無恙守禦甚設惟關嶺查城安南新興普

寧諸處發滇省兵安南三千他各千餘或七八百而逃安南新興普安各有見兵足以充數此不過用兵之心耳旌旗相望矣每城遴文武能官各一二員仍委才略監司一員與許成名同駐安南以控諸城專理兵馬錢糧起經理旬日而事大集也或又以千里夷寨寨參數千人寧足辦賊而又不然也盤江內外舍逆著者不過沙國珍羅應魁尸王保龍國忠龍國海龍得佩柳朝亨數輩方尸王保未誅龍國忠龍應佩已降尸既誅沙國珍叛又降雖犬羊反覆貪生怖死者情也新自死得生寧肯再棄生赴死時下正在觀望我委而去之則安心反據宜用滇兵去住不定驟徙峽發既不然若遂守以黔兵鎮以黔官以六岸真實必安標輯綏用全副精神從事臣知其不復反也所謂時勢爭於再鼓也千里來問假黔官黔兵棋布星羅欲遴師越發禾夷者與之呼吸不時會剿於形資樂民之間亦以爲犄應以爲角此率然之勢與臣不知

廟堂之上今於黔事議兵幾何議餉幾何用三之二發大兵而過以一用之上下衛則滇黔可立通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矣安知究竟黔事得力不在此一分也此黔事也臣言之嫌于越俎顧滇之代黔守既也閣臣今庫無米發矣糧不能再責將士忍飢而守土今不言俟普安再壞而言言亦何及臣敢忘其冒襯謹會同總督貴州兼制湖廣辰常衡永等十一府並雲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述中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汝元急切以

聞恭候

廟議立斷施行

極言滇事疏　　前人

臣之受滇事既二年矣日月汲汲如漏舟之在巨浪也日日言討賊如徒手之搏猛虎也處無可如何之地出萬有一生之謀臥薪嘗膽撑捱到今其於滇之艱危備閱之矣利害得失熟籌之矣朝夕滇故魂夢皆滇滇之事在滇者不知誰當禍者在滇者不言誰當言者今滇之事棘矣計無復之矣嗚呼餉匱不應萬里叩

閽又萬里走楚未見一勺之相活也急隣則鄰不恤千里為黔轉戰又經年為黔戍守而黔之責滇未已也究竟滇乎滇必危矣滇危而臣受誤滇之罰誰能寬臣臣敢無説而處此請徹底言之今于急萬急莫如餉滇方在阱中四面梗絕使有餉接濟猶得左支右吾收拾境內堅壁一隅如無餉也饑兵必譁往冦必逞復安所措手臣等二月請二十萬以延今歲腳

天而號真一字一血今復半年矣兵日以久餉日以匱若此煩不以今歲到決難責臣照全萬一滇有差池以爲臣罪臣不受也此臣之不敢含糊者也至於黔之望援滇誼無辭顧滇之力亦不容不審也臣昨年曾爲援黔之畫矣所擔任只在救安南復普安二事始事之承當即後來之究竟臣疏具在可覆而視蓋揣滇力止此若滇不自量破八納之後妄有覬倖輕師渡江此不過與大方之賊同灰燼耳恐普安亦不免再壞滇之得全師以全普安則不渡江之算勝矣今日援法又不同矣安南普南一帶既于七月交黔自守矣不知援師之出應何途之從仍下安南乎

盤江去滇千里滇師渡此所謂強弩之末且軍機呼吸臣非能遥而制也頃者黔按臣傅宗龍一聞朝命即日慷慨叱馭臣發精銳數千護之安莊黔按臣見普兵之勁也將招之入黔滇兵以沙普爲白眉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即滇之援黔耳此外有議滇師出霑益者霑益距省城八站又四站爲鹽倉又十餘站爲大方大方于滇遠而黔近在黔省數百里內黔師出門便殺水賊若滇師之出須先殺霑益之賊霑賊盡絕然後殺鹽倉之賊倉賊又盡絕然後犁水界以及大方此豈易言乎滇進大方至險遠倍黔則難倍黔用兵與餉亦將倍黔

國家有此物力否兵餉未集滇能舉事否即有餉矣而無本色有本色矣而不能運猶畫餅也不獨此也進霑益亦非容易也霑益左毗烏撒右連東川爲賊三窟我兵進守非選鋒萬人不能站立又非五千人連珠爲營則餉道不通及轉運之夫稱是此以月計之費不下三萬一進之後不復可退殆與黔事終始頃兵空城以自瘦非策善者故臣年來于烏撒並東川用羈縻法于霑益用鴟勒法使樵枯常活放司而常覓漸次收拾夷之附者十七八具結認保路請州官下城而臣未之輕許蓋意念深矣姑爲緩著與民息肩亦自有見今堂堂正正兵從此出將從

前羈縻之乃衹斷恐霑益復動烏撒東川亦一片都動遥東隣賊去處必在在戰場此寔不容不躊躇者也雖然黔將有事于大方則滇師之進霑益固不容緩也兩半載且作且愁無餉耳請皇上於滇餉二十萬外再給以霑益之餉滇師下霑姑曰復城如黔師未舉只以兵劄防以紓吾力果其大舉遂駐多兵使虎豹隱然在山則東川之賊不能飛渡烏撒之賊必牽顧其家而不敢遠出是陰翦水西之羽翼所以援也是可爲也儻黔師遂路大方賊勢窮蹙必四面奔突霑益有兵賊不至以滇爲壑滇可恃無恐因得借兵之威視賊之所歷秩而殺之

則滇黔之功可收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安効良以蜀之土府處黔滇肘腋此亦未除則三省憂未歇也然非合三省之力亦不能除果機會可乘黔蜀舉事滇不敢不枕戈以待師期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三者之外非滇力所及矣求滇于三者之外是水西之賊滇與黔蜀共辦之需益烏撒東川之賊滇先獨辦之也滇無是力矣此又臣之不敢含糊者也或見滇年來小以捷聞未有往失因疑滇兵之可用而不然也方天啓二年此兵潰于果郎氣覆于量水矣又壞於長坡矣而今否者以未敢輕用之也屈指兩年中雖大小百戰並在數百里內摸可衷首尾可接仍千辛萬轉不得已而後一動捷牒露削迹狀臣卑經邊心嘔之果能驅諸猓千里賊黨所向無前者師不戒於外禍安中來而援滇者其誰耶即今石嶒元新之間時賊出沒發兵捉捕些晉藻無礙下手兵還賊仍出無有了期見駐數千之師於新華前屯癡自若自整有何方迹可控予其他句文句尾所在見告聞之聞墻壁叢萬端未可縷數臣是膚惡自救不聽語云重爲任而罰不勝逃不勝而罰之亦何所濟臣以滇爲職不敢以

皇上之封疆僥倖輒不避瑣聒會同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羅汝元瀝瀝以

聞伏乞

皇上鑒臣之愚憐滇之苦立刻予以實餉差官解發有滇餉則有黔餉必先滇餉後及黔餉滇餉不至臣不能任滇事黔餉不至臣不能任援事至於滇之援黔臣一片血誠惟力是視仍

朝端之上一一爲滇熟思審處勿強滇以力所不及使於黔有實際而滇亦不至孤注封疆幸甚臣愚幸甚滇路久斷臣等五月所拜之疏至今尚不能前萬里絕域冤苦叫號語不知擇更冀

聖慈矜察

處置夷情順逆疏　　前人

天啓五年五月十六日據尋甸府署印同知許尚倘呈守備余鳥貴各揭稱東川土舍祿千種具印信公移過則把揚諸透禀帖差漢人夏紹全齋投轉解到臣臣審夏紹全稱水西烏撒差人到尋兵東川峻拒其兵未借安懼祿千種更用漢把投印信公文稱屢准尋甸府齋文化誨耳提面命果職無一次不傳諭烏撒勸水西從撫獻功正罪止因水烏營長百計誘引烏撒提起殺何興緣故所以復出搜變而今水西動大兵數十營差人將金銀玩器挾送卑職催兵果職不借要未拂聽之昧然卑職始終效順不敢負本院德意等因臣當給文戒諭量犒未後去訖及賊貶

遯歸巢又據尋甸府呈據東川印文稱水西越境所謂逆天早職屢蒙尋甸府備一念忠誠具帖稟明但水西倚勢凌虐催兵馬人日至府威逼送早職飛檄一本分明華土分服等事書冊一本又夷字書冊一本早職已呈尋甸府備轉申觀閱等因又據尋甸府報官兵追賊至霑益東川接界見東川先砍伐樹木下竹簽不容賊兵過界又據副總兵袁善報土舍常守富人自賊營逃回稟稱有尋甸馬大頭奄戈資送安邦彥安効良各金銀獨牛酒投見等因又據尋甸府備報奄戈資帶兵往見効良款分兵來薄尋甸又該府備報戈資引賊自法乃上流渡河戈資助賊衛鋒爲官兵金錠等當陣大罵復還賊内又據同知許尚守備金爲貴咨報奉諭計擒戈資隨令奈之岳往戈資寨暗購部夷阿芯等許以重賞誘之使表隨帶官兵至七星橋外設伏奄戈資擁兵至彼伏發戈資部夷星散我兵隨將戈資擒綁檻車押解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朱泰禎看得東川者烏撒之一氣也尋甸馬大頭與東川酋目世爲婚姻又東川之一氣也此蕃水烏不遠千有餘里而入寇固以東川爲後勁尋夷爲東道主耳惟呼東川不應呼尋夷又不應僅丁奄戈資并爲嚮導而戈資之部落亦爲我用而不爲戈資用水烏之所以跕脚不穩不信宿而宵遁也東

川在天啓二年常紀尋甸薄嵩明矣自臣受事多方牢籠使受我擒縱故三年之間暫弭其爪吻謬爲好音之快然謂其遂以我之故而能絕交於烏撒非人情也揣彼之意特不欲因烏撒而速禍于東川也又或欲留東川之一線以併爲烏撒地也總不必逆其將來而今日之不助兵可賞矣若奄戈資爲奄順臣逆種屢叛屢附屢附亦屢叛其母索汞係水西女臣等慮戈資走入水西故密蜀同知許尚守備金爲貴陰購戈資部夷誘而擒之擒之日大張告示自戈資外一無所問金爲貴親齎黄旗徧諭各營安插富下而足蓋擒一戈資而内夷之不爲戈資者盡心服也臣等即日付奄戈資於市曹函具首傳示武尋一帶夷寨及下十撒於東川嘉其内附之誠堅其有終之節仍量犒花牌牛酒行府差官往諭以示羈縻夫戈資鼠子不足爲有無即東川犬羊嗔喜有常此時之入寇亦未必不爲異日之潰藩惟是夷情順逆關係封疆不敢不據實

上聞至于年來駕馭東川固結尋夷多同知許尚守備金爲貴之力尋甸四面皆夷非二官真心實幹未易勝任臣等前疏議以許尚陞尋甸府知府金爲貴加陞遊擊將軍職御仍管尚甸守備事蓋不容已不容緩者伏乞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俯如臣等所議且覆行臣等遵
照施行庶夷情之聯絡有賴而外寇之窺伺可消矣
報代言建昌開路並獲逆寇疏　　朱泰禎
臣聞明主之使臣也中命自天萬里寧殊於几席貞
臣之報主也惟力是視一心敢愛夫捐糜臣泰禎家
本農桑一切溫飽晏安夢想不涉心頑鐵石百凡艱
難險阻終始靡他自正月元日伏蒙
天恩浩蕩
勅批補給責於臣門臣望
闕謝
恩叩首祗受蚤夜嚴裝單車就道未幾而至滇中役

入至矣前按臣羅汝元移書于臣謂從天啓二年冬
杪境過滇黔用兵因留會城共議帷幄至八月後始
出巡方仲夏仲旬方可告竣具有寬限堂呈相期緩
行詞甚懇切臣尤念
功令初嚴不敢家食遂于四月初六日視篆即臣父
母子娃飄然于風雨之塲拮据爲案絢之計且不暇
顧矣自臣卿經南直隸湖廣以入夔門時三伏蘊隆
炎歊爍石暑雨驟至洪濤漲天輿人首戴夫輅車行
潦浸淫于馬腹停車止宿每至夜分迨六月十三日
始入成都則
詔使行人潘士遴雲南典試工部主事施和耀行人

闇可陞學臣楊師孔及府州各官首領下吏幾數十
員後先停滯者已數月矣蓋自本年春初建夷作逆
焚叔攜行仕商裹足以數萬計又聞瘴癘之霍夏秋
增劇曰大渡河曰巴松曰白水曰金沙江毒草文頭
名黃葉瘴中之即斃非霜降後不敢渡臣仰天誓心
殊不之信以爲
君命所在天命佑之若霜降後戒行則夷焰更鴟張
更當益熾建昌一綫不幾爲鬼窟乎時部院督臣朱
燮元治師瀘州移書請教按臣溫學謨調度省會覿面
共商督臣即遣副將鄧懋官押兵三千遊擊陳謨押
兵一千五百委參議錢時齊發于雅黎之間參政吳

光義酌議于精銳之選副使許士奇搜括于餉饋之
計按臣同心籌畫加意餙馬部署月餘臣與諸臣剋
期以七月十九日長發忽于十二日接邸報奉
聖諭雲南鄉試照壬子科以前事例巡按御史便宜
舉行考官如逾期路阻准與同京等官欽此典試二
臣念此時道路正阻即百端催促已踰常期況
明旨煌煌敢不恪守即于十九日與臣南北分岐各
別去矣臣尤念來賢盛典庀餙須嚴即臣梗道之適
未免會絆前按臣雖經報滿然巡歷既竣凡內外職
事確有鑒裁即稽覈舊章時日暇裕移書急足堅以
疾辭懇前按臣遵

旨舉行以九月初九日入闈完事二十九日放榜記

計春試及期

大典無誤臣與使臣學臣衛冒瘴癘皷行而前師武桓桓壁壘俱變諸酋長部落或布署降夷洞緬氓以自充輿衛或羅拜馬首緣重譯以求通

天誅具餘亡命賊徒或喙息于崖巔或潛竄于洞底自是封狐羿豨周道倭遲仕商繹絡而進以數萬計先是雲南撫臣閔洪學委姚蔡便莊祖詔前後發精兵五百逆臣于絕塞二千里外遣把總皮加善李茂宗等督之順寧憲撤蕭緝通冠烏利等賊另復差官修治橋梁傳舍于荒徼蓁莽之中

勑批藉擁護之嚴諸臣甦風露之困果于霜降之前歷盡蠻烟抵蜀南界鑼諸臣再尋撞僕九死一生而

臣等祇奉

簡書幸甚無恙已與前按臣訂期于十月二十六日面代臣暫留會川申飭將吏相機識容擒再緩時剿夷加善等遂同守備李茂遊擊黃承爵指揮鄧夢孫蕭廷勲李子麟王朝張國政等各出奇謀分路設伏果于九月二十日生擒烏利并從賊阿租者俄共三名併監候會

題請

旨定奪臣按烏利係四川七州酋長同枭犯張世臣結黨稱亂巢逼會川與雲南武定府連界往來作惡攻於武定城下屠戮甚慘節經滇蜀撫臣協討購擒懸賞千金累年逋抗今使

天威設奇意外殲厥渠魁餘黨奔潰兩省獲安有功人員查明另叙臣所謂開路擒逋慰

聖明南顧之思者此也臣所經建昌一道從雅黎至滇界分為五大信地將領五人畫疆而守南北亘二千里而進東西之廣萬不當一止如綫爲道是曰允封兩界無垠俱屬夷落其西界為西番名烏思藏小西天諸國即漢西域唐吐蕃遺族其東界為猓玀種類甚蕃鼓煽滋蔓嗟此不毛之地介于蛇豕之群士

庶數敦莫能必旦夕之命所幸要害之衝醜夷所倚爲天險者曰冕山所曰瀘沽峽地不踰百里而嶄巖摩日萬壑轟雷白日殺人無忤視者此爲參將陳廷對信地廷對心雄胆壯謀勇兼長分火絕甘得人死力夷酋長畏而極憎之庶幾稱干城焉遊擊傳謨鎮雅黎之間威信素著副將鄧懋官提十旅之衆教令嚴明並有神于開路之役獨自松林站以至禮州從祿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内寨柵燒殘白骨山積營壘化為丘墟士庶棲于沙渚禾稼在田而不敢刈室廬空曠而不敢處夷殘獨橫將令可知臣亟與道臣按察使張邦翼討之云將領無提戈擐甲之能軍

士有虜飯塗炭之嘆共議增兵三千以添戍守以一
千增守建昌而道臣居重之勢難以一千撥守是山
瀘沽而諸酋不能窺我北鄙以一千撥守阿雍白水
而諸酋不能窺我南鄙蓋必增設此三千而南北要
害之地呼吸可以相通捷伐可以互濟必聯給此五
信而漢夷分界之會威信可以讋服勤撫可以兼施
全蜀之籬蕃益鞏于磐石滇黔之仕旅深快于周行
畱為今日要索之策臣所云懲前毖後裨滇蜀永賴
之計者此也臣念受代之期僅盈旬日特以建昌梗
道一節
廷臣失晴啟之誤

肅瑩虜霄旰之慮即為利一毖毒痛西川改邑數年
臣等啟處不遑敢言竭蹶是役也不張一弦不縻一
矢而潢池錯盜逋逃藪不煩兩臣不踰兩月而剗類
洽同文從盪皆我
皇上有截之聲靈無外之德教由遐具漾並耀光天
而蜀中督臣指授道將籌策者精控馭者熟按臣塵
中詢度三令五申滇中撫臣鋭志開邊邇安遠肅前
按臣夙心衛士登明選公諸臣之手口將荼亦良苦
矣臣陀與闘始謀又幸際成事謹秘緘以
聞至文武將吏之功叙兵餉酌處之機擬容臣定事
後會同撫臣移會蜀中督臣按臣悉心商確嚴加審
覈別疏
奏聞未敢以管蠡之窺草草而議也

撥黔請餉疏

准撫臣閔洪學會稿竊惟霑益州與烏撒後所同城
為滇黔共治之域其失陷在臣未任三月之前蓋天
啟二年滇之亡城三而霑居一焉臣于天啟三年芟
洗賊巢重整舊土武尋師羅處處轉意為安平夷亦
佐白水松林一帶城防在在恢復且以其餘及黔之
安南普安而綫霑益者非棄之也以餉不繼也霑城
攝乎烏撒東川之間守非重兵不可餉非月數萬不
可兵餉與黔事終始非

朝廷轉輸源源不絕不可臣前疏所謂以兵守城以
滇救者滇霑城又復非賊所覬且自臣計擒設料之
後四十八營火焚赴洲納款輸糧天啓三年之賊兇
及十六七為六年來所無之事是兵雖不守城而霑
未始非我有也大勢既定之後滇可不費片甲不損
斗粟而霑城晏然臣前疏所謂姑為綫者與民息肩
者也此臣謀滇之苦心也今霑師之不容綫者則以
黔有事大方借霑為聲援耳臣之愚固及此前疏亦
並言之故於滇餉外再請進霑之餉拜疏半年惟日
引領北望無奈汲水西江迂不及事督臣蔡復一那
黔餉三萬為滇霑進之需以十一月十一日解到臣

乃得一面料理以待餉之至進霑之師督臣議用三萬蓋深知此地之重非三萬兵不足蕩賊而滇悉索敝賦不能三萬也更庫無剩錢倒囊出之未足充三萬兵十日之餉也臣不得已議兵九千以五千駐霑城以四千連珠营于龍山炎方松韶松林之間又置運兵并募運夫七百洽之共一萬七百人也而象馬不與焉此兵欲之兩迤遠者二三千里近者千餘里非朝呼可夕至也然隨到隨發既以十一月發炎方千二百人松韶松林各千人矣每兵日支月米一升需米三千石有奇此米分投羅運糴價運價各所費不貲不啻二十石而致一鍾也自州縣輸之首又自省輸之曲靖然後府兵夫接運豫經轉尤未易辦遲而辦也督臣擬霑之徹以十二月初七日到進霑之檄以十一月十七日到臣熱腸如焚檄發之牘非不兩下而各屬竭蹶不前臣又目擊遣黎憔悴之狀本命罷劳之苦事難湊手勢不可如何欲拮据二閱月而使能舉兩路下霑之師也督臣申明職掌疏內所謂與臣往復計之未得要領者此耳今上衛雖猶通籍是畏途文移往復非四五十日不得或黔已有行滇未即到滇已進發黔未即知即撥黔監司原無更易之事傳言之口尚至失真況集兵措糗實費未能致期者乎今兵已進霑亦無庸咏矣惟是兵進之後不復可退臣所憂者兵數之尚少兵餉之全無也姑以一萬七百人計之行糧月二萬有奇不五十日而黔解之叁萬盡矣五十日後士腹不將予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萬口呼庚用何粟以飼之此不可不亟議者也霑城與烏撒東川相逼勢在騎虎儻勾連鎮雄烏蒙四面來犯此寥寥之數千恐不足抵當又黔師大舉十萬之衆分道並入賊奔突之勢不能不及于滇黔以十萬驅之而滇以數千受之寧免爲壑之震此其勢不容不添兵倍添兵須倍添餉又不可不亟議者也兩者不議則進霑之兵壞于賊又壞于饑而滇之事有不忍言者矣事急矣不能以須臾矣至而與交平白武壽師羅各路防兵之斷絕已久不在此數臣謹齋沐以

請伏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將添兵措餉事宜從實計處立發滇餉併發霑益之餉差官勒限解滇以救滇之燃眉至于滇兵赴黔先發張雲鵬五百人再發善名聲四千名而滇之精銳强半在黔矣頃者善足之戰業效一臂滇所存無幾分布各隘似未能盡空若夫下烏撒撲鹽倉更須合蜀黔滇三省之力以求全算而非臣所敢輕言者也再照兵馬與錢粮相因者也有兵然後可議戰守有餉然後有兵必銀貯庫然後謂

之有餉幸天啓三年協金六萬廣東五萬相繼入滇故臣得收拾內地漸略鄰壤兩年支撐費首功倍一絲一粟未嘗東流迨天啓四年而滇未受朝廷之涓滴矣滇如斗大天不雨金餉從何處來即部議分給湖廣賬一十一萬五千事逾二年屢蒙旨至差官守催而湖廣終不予滇一分也滇其奈之何哉不問滇庫之實在有無而但曰用兵幾萬幾千豈滇之兵獨能餐風而吸露乎不過因滇在萬丈井底有寃有苦未易控乎今臣亦何敢深言但望廟堂之上備查西南用兵以來共費過

朝廷金錢若干某某省各若干滇所實受若干既知餉額便知兵數既知兵數便可定戰與守之數則滇之艱苦瞭然指掌朝廷不容不實實接濟湖廣不容不速速解發即黔之責望于滇者當不忍復強滇以所不能亦無俟于臣之嘵嘵矣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閔洪學看得滇與黔並國家金甌之一皇上之用滇猶滇與黔無異也然臣為黔約與國以圖黔滇臣援黔切纓冠之救而不忍以圖黔者病滇均所以効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臣自孟冬受事以來日惟綜覈吏治蒐稽賦額無暇對為特從撫臣于帷幄之議總焉簡精覈以會黔事者滇之瑾土材官皇皇為亟征繕以固我圉者滇之果末力役如驍將張雲鵬晉名聲撥紹周華率部下建紀各數千騎先後督發應黔督武相勗于路初不待我師進霑益之日而始為援黔初不待黔中再四檄催而使議入霑之後也至今日師在霑失滇援黔之責塞而自紓之力窮伏願皇上以念黔之餘及滇毋令滇有從井手援之名受抱薪救火之實是不可不亟圖也何以明其然也滇之始議進霑也前按臣羅汝元討之甚詳前按臣之

疏曰滇之不宜輕進霑益猶黔之不宜輕進太方謂其深入彼有釁中能進不能退其勢將再又曰使臣寄既請各餉不以日余解到即由交趾兵斷難將糧荷戈霑師之持重又無庸再計謂其困糧于旄窮穴中可擇不可持其情迫耳為滇畫自固之計數語盡之此天啓四年秋八月為局也至今日而滇且不敢言自固矣何以明其然也然以三大帥將六萬之師渡六廣河而陣又分一禆將督萬卒千人斜蜀兵從遵義入一往盡敵之氣目中已無驕子一鼓而提再鼓而逆彥不知其所為計不得不借救鹽倉遮之以霑益之師牽制鹽倉而孤軍深入之慮滇與黔實並

受之而滇更為狭乎何以明其然也需以手絶芫城疲民新附四面夷落環嚮伺釁轉戰之路數窮千里之糧莫繼黔師既入七命諸酋狼奔豕突死不擇音舍滇何適哉以投髮急鄰之誼為開門揖盜之舉然之振旅來歸而困獸一鬬已薄曲陽城下于此時火出師不足以滅賊多出師則又值吁

天難必之數已事可思而禍中于滇滇又安得不以急鄰者自急也自急奈何夫亦曰士馬芻茭一往難繼吞塵阻月慈父孝子不于此日十額呼籲而孤軍意外之慮又誰代之何以明其然也滇中瘵敝之地歲賦不能當江南一大縣無事之朝斤斤自給額兵之餘庫素虛久乏單鉄年來兵荒交敝尚有滇乎況偪甸至平夷盡要害設防之兵延袤九百餘里添信地十有四歲費官兵九千六百六十五員名馬六千七百二十六匹大約每月支餉銀九千九百九十兩六錢米一千五百三石五斗此皆在常賦額兵之外者也今需益龍山炎方松林共官兵九千員名馬三千匹及運兵二千運夫七百不啻倍官吏而半農夫此又在增設防兵之外者也兵屢增于額外餉屢加于額外今日農棄其奉官去其伍斂民不饑其可得乎民既饑矣向其餽矣歛需兵用命又可得乎況以我

皇上之不忘滇也

廟堂主計者之無偏枯也以楚餉十六萬予滇滇將吏口誦

詔書心懷血戰不啻兩珠雨玉時日以幾未幾而以五萬改蜀開路曰路為滇開故不忍饑割去也乃十一萬五千之餉

明旨森嚴餉臣丘兆麟楚撫臣薛貞俱慨然撥給撤不蕃司藩臣決意留難諂辭交作全守催下吏魄額口禁不能吐一言以邀升斗旋復饑寒流落餒死而委于道周者枕相藉也獨非吾

皇上無辜之赤子乎竟以奉

旨請滇餉之故而至此極也哉

皇上岁跌半一萬五千之稽交已望滇將吏之腹而饑意其大謬不然滇將吏又能非忍死而執干戈則今日議折色明日議本色今日議兵運明日議民運夫孰非滇撫臣所謂救米拾薪醫瘡剜肉于萬難設處之日收拾瘡痍支撐破壞三年常如一日一日可比三年為

陛下收散潰之人心補滲漏之元氣語云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難之者曰若必待有米作炊何須巧婦今撫臣手口拮荼殘支兩歲煮空鐺綴敗絮正巧婦力盡時也試觀武尋師羅平夷亦佐白水松林之間

于堂殘疆徼有今日止用皇上帑金六萬每餉五萬而又以其餘挾黔之安南普安滇豈敢浪擲金錢又非有天雨神輸源源自至之金錢使可稍議撙裁尚容務括而臣等敢為是曉曉過計瀆君父之聽無人心矣至今日而滇以芻茭糗糧之末時也空以縣上之聲援應黔黔不任受若猶是芻茭糗糧之未時也則徜然紙上之兵與紙上之戰爭也而遽欲頓饑卒于空城曾無一毫自救之資而先與諸酋以求得不自救之名四下剽留肩背狼跋不幾以封疆為孤注乎自計計黔一幾倖而萬有餘失臣素有盟心不敢為大聲疾乎至此有萬萬不忍須臾隱者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危也惟我皇上乘天廉照萬里惜前令滇黔之痛癢為一而又令滇中設防之增餉與進剿之增餉為兩途下閣部院大臣會議接濟至如楚藩臣之抗命也責逞誤軍國者更祈天語申飭毋得藉口于天啓二年楚餉無剩之說而即以天啓四五年見徵楚餉內如數補解庶幾明旨信而饑卒獲甦聖澤均而新兵益勸危滇續命之膏勞臣瀝血之懇惟須我皇上以念黔者念滇以惜滇者用滇俾臣等不致以圖黔者病滇萬里顒呼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水藺烏三逆入犯大獲全勝疏

前人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據署霑平遊擊事副總兵袁善報據鄉導張雲漢帶領降夷者磯報稱有親戚自烏撒來說今有水西最大頭目營長毋得阿弄東祚阿弟于本月初來到烏撒糾兵說雲南普兵往貴州今大兵又要下霑益兩下夾攻我們大家催兵齊上雲南做一場水西又差人送霑益法陸落竜尾歹維世昌等及家奴福祿阿寫阿迎等各銀鐲一雙大馬一匹催齊兵馬往在三月初上霑益等情至三月初四五等日據貴州普安州塘報水西兵陸續入盤倉且州屬失蘭等處賊紛紛望滇而上不知何為等因又據畢烏通判莊以裕塘報稱四路探得歸濟比恰普陌毛口郎岱等處賊兵連夜往上犯滇要于中途截霑益餉米等因該臣檄行霑平曲交各隘道將整兵隄備及催儹糧米進霑併添調兵馬會委遊擊劉崇禮統兵劉曲靖守備金昇元統舊旬兵劉馬龍各守城池相機策應去後又據副總兵袁善塘報客探得水西差人到地名谷郎渡口找搭浮橋兵馬要從此過渡又安劾良劉兵二營在可渡隘把守又差頭目顧才保等領兵一營劉石龍山後如有東邊

營火來雲益投降貿易郎琴解鹽倉有難世昌等說稱我們一面差人去雲益投見送來候過三月十五日以後水酋烏撒兵馬不止雲益方安心出見等情至三月十六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初十日寅時據差往倘塘哨探兵李先等報稱離城五十里乾海哨聽見賊兵鳴鑼聚泆月下剳五大營其落竜厇反等賊先到西北法璧等賊到東北平川家奴福祿等賊從正東石龍山水烏諸賊從正北倘塘各守候等情到職竊計賊四面埋伏誘我兵出攻一路賊彼三面包圍職心伐其謀戒飭欽鍔加謹固防至十六日卯時據賊營逃出王之幹係烏撒衛王十五舍人供稱安効良將銀臺盃一副差人送芒部女土官伊躲避丕播撫及洪秉前烏蒙亦不借兵水西發兵令營長設嵯導督繞回烏撒營長拉出烏你吾等賊兵又挑選漢夷放手有衆已作嚮者同來每與帶來二斗預料雲益將營火掃土盡除初九日至雲益剎後海子剳分四股埋伏等計先使馬騎來城誘出官兵四下包裹將賊打開隨止曲靖等情到職廿三日辰時有水蘭烏雲賊兵數萬到城四山剳滿分為三股齊攻東北西三門職同監紀同知吳思温在北門城臺調度分派吏目秦継養大使趙必先各率兵守城先發標下把總王國忠范文廷等督家丁銃手曾朝用等八十餘名出北門設伏引誘各賊攻來我兵百銃齊發將賊衝鋒馬兵打死無數奔潰下陣我兵趂四山齊下將死衝城又復舉銃將賊打退自巳至未對敵數陣擒賊落馬不計其數王顯祖白銀出馬衝鋒當陣斬獲賊級二十餘顆守備郝太極領兵從西門衝出奮打死騎賊三名各賊奔潰上山至申時賊兵自高招白包頭馬步分二股衝下弩箭如雨沈源憤怒鼓勇領兵殺上將各賊殺敗追逐五里勢如破竹賊悉營大動弩箭挨牌拋弃遍山王顯祖白銀普二保張實王國忠范文廷等領兵策應又追十里斬獲首功計本日大戰漢土各部共擒斬功級一百五十名

顆生功俱全又鎗打鏢死賊兩百六十餘名被賊拖去未能割級我兵陣亡四名被重傷五十四名射死馬二匹奪獲馬兵盔甲三副綿被五床長槍二百五十根弩七十張刀五十把挨牌三百五十九面鐵箭五十六細肉土官宣撫使沈源親斬級三顆部下把總兵頭安朝臣摽底慢等同兵勇共斬三十九顆督陣把總范文廷斬級三顆土舍普安疆下兵頭魯睦等斬級廿顆土舍王顯祖親斬級六顆王烈斬級五顆部下把總兵頭石中玉張應聘等同兵勇共斬級五十一顆督陣把總秦師周斬級七顆尋甸營名色守備張寶親斬級一顆家丁斬六顆把總白世途

斬一顆馬汞健斬一顆報功生員馬光先親斬二顆兵勇阿長等斬一顆秦師周同兵共斬一顆生名色百户白銀魏斬二顆部下兵勇白文等共斬九顆生答晉三保同部兵共斬三顆名色守備東金章下把總馬為龍同兵生擒賊二名王美懷斬級一顆廣西營名色千總趙之揆同家丁斬級二顆千總雷化龍親斬二顆守備鄧太極下把總陳應時等斬二顆寔威營贊畫劉世俗斬一顆把總部兵王廷琢等斬二顆東勝營應襲劉安邊斬二顆把總周良臣斬一顆本副總標下隨征千把總家丁共斬十三顆内王國忠親斬二顆范文廷斬一顆孟勝先等同殺手共斬十顆指揮盛紀同知吳思溫紀驗訖等因十八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十三日黎明發淡兵往東落竜營擒賊飛發其頭目張貴等兵躡後設伏我兵到殺賊叢悉將馬騎手餘向山散開丕衆迎戰我兵從容撤回賊躡後到城我兵仍奮銳爭殺虜賊不敢近猾待至是時賊逃去賊先知安劾良隨帶漢人叛爭甚多用計反間劾良于十二日夜將各人衣甲器械退命差兵押回烏撤去訖爾據賊營逃出漢人吳世祥李重四等供稱此番安邦彥未來有奢寅定子來助陣于十三日早親到雲盤對城山上砍牛二條每兵散一塊說感子們今日用心衝殺賊營黑麻子胖漢

器上坐係奢崇明打小茶褐傘安効良在亦坐打小黃傘傍坐兩人左打小藍傘右打小黃傘同吃酒各賊號頭奢兵打白高招白旗爲撤兵白包頭水西兵青包頭綵裳衣雲盤兵石灰染白撲牌等情至十四日早賊兵兩路遍山脊下割住未近城于已時分一萬四五千從東山海子作四股往炎方有草茶褐傘青傘賊着鼓吹旗幟簇擁前行職發淡源王顯祖與參廣各馬亦殺汁家丁銃手出東門衝去截後放銃指揮賊兵無數不能取敵連敵數陣將殿後賊敗斬級十餘顆各賊收兵退劉若龍止示至未時賊又前行兵又逐去賊仍割下至申時西山老營賊兵盡執衛東山併為一處望東前進賊慮賊且紀曲交大勢皆將壑鏃銜鋒戟赤從後尾繫賊衆企為無伏我然蒙旅突坐扶再發賊衝來兵援應我兵排死決戰無不一當百親打死賊未對敵無數文共斬級六首零四顆小効保奪獲盔甲西割綿被三床長槍六百九十六根腰刀三十九把弩七十八張挨牌六百六十七面鐵芳箭二十九綱鐸鉄天賊兵二百四十餘名陣輕重傷兵六十一名以上各功內土官宣撫沙瀨總斬級一顆部下把總兵頭撥依使戴國恩等共斬四十四顆土舍青安疆下目兵色救等共斬三顆土舍王顯祖親斬級二顆部下兵頭把總王烈名

虫玉張應聘等共斬十二顆兵勇存能等斬六顆督陣把總秦師周親斬六顆尋甸營名色守備張貫親斬三顆家丁斬二顆功生馬光先親斬二顆把總白世金馬東健斬二顆部兵斬三顆土名色百户白銀斬一顆部兵斬二顆廣西營名色千總趙之族斬卅顆部兵斬三顆把總王美孟勝先共斬五顆千户劉六元斬六顆把總劉達德斬一顆守備郝太極下兵丁共斬二顆木邦總撫下千把總王國忠等家丁鎗手傅煥等共斬十一顆俱小功全經監紀同知吳思溫紀驗訖方臺戰時賊當陣向汝源等喊曰土司二脉源汝何苦來尋我們與漢人做奴才汝源大聲應曰我兵殺有

朝廷不殺爾土司等語是夜賊將銃打死屍在營燒燬三更放至大雄至十五日黎明賊從石龍山頂下窺城中藏大開城門發兵出城牧馬休息仍至辰時豎立南門三層城樓五門示賊等因十九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賊兵衆自右龍山起西至落奄母豬硐止横刦二十餘里馬步相兼寸寸埋伏露夾斷絕水池吞逼未五夜二更月色昏黑職發沐玉尋甸輕騎百匹提兵殺手百名潛出南門乘夜刦營三更時到彼闖入賊中朴刀藥弩亂砍殺傷無數賊驚起馬騎過山賊聲不絕等因二十一日據守備吾必奎龍在田名色守備洪偉土舍龍世榮等塘報十六日黎明叛賊安効良率賊兵三萬餘漫山塞野而來將淡方營圍逼十餘匝西面攻打萬弩齊發職等用壁板遮擋擡放百子鳥鎗打死賊兵百餘龍在田首銃六遍二賊俱未能割級賊伴拖回燒成兩堆從卯至酉數十餘戰皆獲全勝郎晚收兵入營仍備夜戰等因二十二日又據守備吾必奎報十八日夜賊又增兵數萬六望十數里山裡山外藍白布帳千千難計十九日早賊劄木牌擋銃各帶乾草一綑推擁如山用大枋穿成樓裝安車輪數百于營西南方順風來攻又用鐵木攪鉤狗扯排柵衝透二層壕邊職等以極精

奸漢出壕用鐵松鐵抓搭過壕來排柵內大小銃齊發殺賊死傷不計其數隨以火箭噴筒灑草旋積旋燒至黃昏賊方退必奎大銃鳥銃龍在田突銃侮旋打死二三人者五人者賊死三百有奇我兵寡少不敢出營割級孤兵死鬬鏖戰已三晝夜是夜我營中長兵懼怯思逃必奎在田伏劍喝止購募死士張文輝等一十七名以家丁吾仁等督之潰出劫營賊亂賊兵六連數十營吶喊四鼓撤營退去至卯時方盡我兵退後斬級五顆殺傷不計被殺虜塘報郎尊任者等共四名營內兵拒敵被鉤死四名輕重傷兵一百三名等因二十六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本月十

八日亥時據塘報賊正在炎方圍打數十層聽見營中銃聲不絕等情職傳令即時造飯發標下把總王國忠督汎源王顯祖張實等帶領役手馬步于十九日五鼓馳救炎方行八十里困乏遇大雨劄住至二十日黎明有賊哨馬三百餘望見我兵分二枝來包我兵百銃齊發將賊衝開賊不敢近退劄清水溝在石龍山下雲炎適中職于二十一日發汎源親督輕騎銃手當先王顯祖王國忠同家丁銃手繼後倏前擁

五詔之并于南詔各有本末滇載稱皮羅閣建松明為樓會五詔舉火焚（死遂滅五詔非也）

蒙嶲詔冣大其王照原奔（明子原羅為質于南詔）歸義欲并其國知原羅闇弱乃歸之衆立原羅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距蒙慈山一日貞元中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其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渡瀘邑于龍佉河悉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北歸義樹壁侵于贈閣羅鳳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南詔出軍則豐執之

浪穹詔其王鐸羅望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三傳至羅君正元中為南詔所虜徙永昌浪穹遼睒劍川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遼睒詔其王豐咩為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為遼川州刺使治太賁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遼睒及浪穹施浪與歸義戰大敗走保野共川三傳至顛文託南詔虜之徙永昌

家丁共斬二顆把總馬秉健白世全孟勝先各斬一顆共三顆家丁劉子明斬一顆名色把總趙之癸同家丁共斬三顆把總張孔徹斬一顆楊忠斬一顆戴奇斬一顆哨官姚存亨斬一顆本副總標下千總王國忠斬級一顆家丁銃手劉勝等斬二顆以上俱小

功會選驗紀吳同知紀驗明白說除將前後擒斬功級與後監軍道紀驗轉繳其奪獲鞍馬靡甲綿襖長槍刀弩挨牌弩箭等共一千九百五十一件細當給有功官兵收領所有各營漢土官兵獲功姓名备執造冊詳報等因到臣准據監軍分巡洱海道左布政使謝存仁典精兵備道右參議王鐵各揭報相同又據名色守備洪儒部兵王虎拏獲賊營逃出一名遺父蓋人押解前來臣當堂面審係貴州都勻吹鼓手于天啟三年隨監軍楊副使進太方被虜擄營內喂馬供稱奢家同水西烏撒兵先來約有三萬安隨水西大頭目歸宗營長于三月初六日自家起身續

後走來助陣亦不下三萬至十三日方到霑益聽聞先來賊兵已于霑益城下敗陣十四日趁過霑益又被官兵截殺二三百及攻炎方一連打了兩日不開賊衆被銃打死甚多拖回營說燒化奢崇明父子同安効良親在炎方營後山上督戰奢家說這一點點排柵打不得退想打雲南城池二十日四鼓哨馬報松林與霑益官兵兩下來夾攻郎連夜做飯撤營還首銃打死燒不盡賊屍許多俱用馬馱去等情爲照四川烏撒土酋安効良者水西脈脈之親也其順與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献賊兩字謗之庶之豈得已哉以滇在井底餉斷援絕數千枵腹之師直無如効良何耳効良狼乎野心之狀與滇中臥薪嘗膽之情臣屢疏瀝言之兩年之間効良前僞烏泰順父之縛一安應龍以來乃不意所建赫功之人頓反面還被叔中途而効良疑矣天今黔師出六廣滇師進霑益隱然有背吭拊捩之勢而水烏盡成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渠戴黔之餘焰逆南面而向滇無此奢之逆水藺烏霑合成一片安南普安諸夷亦紛然蠢起賊至三十九營其衆殆十倍于我方其噪擁而至目中固無滇矣使霑炎之守不固則戎馬必躪曲交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賴我將士智足料賊勇足殄賊以衆寡不如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戰霑益

城下晝五日五夜屢出奇兵殲賊賊死銃死鏢死短刀死長槍者無筭賊不得志于霑共攻炎方炎方以木爲柵兵不滿二千賊環而攻之守禦逾兩晝三夜不能克賊死柵下者至四百餘無如我炎方何又引而向霑而霑又以疑兵據而走之輕騎尾而擊之得首功復若而級焉是役也以六千寥寥之孤軍破賊五六萬衆亦云奇矣匪恃

宗社之靈蓋

天意豈人力哉得級止于三百四十有奇者緣臣最嚴虜級之禁而道將麾臣亦不以虜故前此羅平亦佐平夷及安南普安諸大戰賊以之平疆以之復並無多級蓋此役以寡擊衆得力在廐兇未易割級耳一時僇力諸臣以將領則副總兵袁善池偏裨則宣撫使沙源也守備吳必奎也龍在田也郝太極也名色守備王顯祖也洪信也張賓也千把總王國忠龍世榮范文廷白銀劉世浴孟勝先馬光先普安疆等若而人也以監軍則左布政使謝存仁及右參議王鋏也監紀則同知吳思温也是皆有退賊全疆之功者也臣今未敢驟叙惟是衝鋒陷陣狀共至土司非賞不踰時不足以繫其心而鼓其氣姑拔其尤者三人沙源一忠自矢百戰無前請其臨陣數語太義凜然可以教人臣之忠可以寒犬羊之魄洵西南土司

忠之傑出者似應稍加寵異陞長官司為安南宣撫司鑄給印信子孫世襲源已官宣撫仍加宣慰使職銜以示持優以風示諸土司者也語必叅知兵善戰孤壘獨撐雖才堪一面之寄龍在田橫槊先登處邊協守允泥借半壁之功二弁官並守備所當量加坐營都司職級責成院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肝膽性知君父鼓掌可玩諸蠻用兵四年屢建奇蹟不獨揣敵出奇變化無窮更其神閒氣定既整而暇方萬賊窺城兩軍對壘之際從容豎立城樓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如善者蓋大將才也但此時滇疆多故需乎重地非善萬萬不可似未能驟移之別地臣前疏議加督銜以副總兵管霑平遊擊將軍事似應仍如原議俟事平之日方使即滇大將扞衛邊徼竟其用者也等因撫臣閔洪學移會到臣該臣看得霑城恢復之舉以二月告竣臣別撫臣東行郡邑班荊城南屢吾圉之孔固也因而商略殘法議廉瑎省城千雉以捍關閫而絕窺伺為萬世不拔之恭乃臣閱五日始至臨安府而霑益警報一夕五至撫臣帷幄之謀無遺策臣貽撫臣書曰亠時將佐委任得人只宜堅壁清野以靜馭躁賊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合能分之數語而已時臨安所屬石屏州有夷賊數百焚掠村

屯離郡城僅五十餘里警報亦旦夕五至臣面諭守令亦止此數語晝則出郭省耕夜則登陴秉障聯絡鄉勇屹然九軍賊以宵遁又十日而邊警漸稀撫臣貽書于臣謂將吏以少擊衆之能挍酋技戈麥伏之狀且云諸將克捷之功正于堅壁清野以靜馭躁前數語中得力多也臣按是舉也合爲雲水瀾諸酋也三十九營之衆搭橋渡軍彌山設伏示部曲無生還意安効良同奢崇明奢寅羽翼高張椎牛釃酒視初城之霑益木柵之炎方自謂五六萬衆可以蹂躪此而直趨曲交全滇安危系在呼吸即臣前疏所云黔之振旅未歸而困數一鬪已薄曲陽城下不幸不兩月而臣試遍驗猶幸諸道將之料敵設奇以五六千散處之師勝六七萬鷙猛之賊自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大小三十餘戰雖割級無多而積屍橫野賊曳去無算而人燒殘骨一晝夜成大阜者三亦奇捷矣臣與撫臣商之擬于霑益城外築京觀一丘以正鯨鯢之戮擬去炎方木柵築石城一座以壯受降之威雖比後特時刻虞伏酋各部憤江東之無面必捲土以重來而獎率三軍常如今日禦當肇固巖邊以報

陛下臣與撫臣不敢以奏凱策勳之日為喜而惟以厝火積薪兢兢善後之防動色相戒蓋即以肯命之

所為喜者而以為懼此臣等拊恭飲冰之血誠可仰贊于

君父者也至如副總兵袁善袁餌互用奇正相生當嬰城挑戰之會而大開城門浴馬卸甲又從容建豎層樓指揮如意真古名將雅歌緩帶之風沙源臨陣黑賊只知

朝廷從馬上飛槊深中賊喉而入地數尺壯哉貫虱捷也吾必奎支壁板以抗十重之圍借反風以褒火攻之壘龍在田交鋒中必疊雙髏纍斫營死士三日三夜鼓鼙動地砲火殷宵一種鐵石肝腸通來行間所不多見況當此土司窺伺漸生桀驁之日而得此

三將所急宜示鼓舞以愧犬羊撫臣所懇袁善沙源吾必奎龍在田各加級留用永固雲滇誠為激勸淫計伏惟

陛下采擇立見施行庶熊羆之敵愾益光而蛇豕之任謀遠折矣

水烏傾巢再犯大獲奇捷疏　前人

准撫臣閔洪學會稿案照天啟五年三月十二等日水閘烏三逆勾連大舉犯滇頼我將士以寡破衆迎戰退賊先經據實

題報外本年四月初八日據守備吾必奎王聘選報安効良敗陣逃回至得勒撞遇安邦彥領兵到盤倉差人來阻不許効良歸家効良妻安氏親赶兵來可渡助陣罵効良設科一女子當日打破多少城方城池你是男子帶如許兵馬打不開雲盞空城可不害羞以故効良領烏撒頭人并雲盞營火仍到阿直羊街子屯劄又據守備呂元揚報據夷人者祿稱水西阿烏營長昧直領兵二十營已到盤倉約同上雲南各等因十六日據副總兵袁善報十一日夜有安効良營內走出漢人王朝相何思盤稱安効良在羊街山頂劄營等候兵齊方來劫良與伊中軍張治化等算計分雲盞東邊各營賊餘白水入交水西邊各營賊餘堤補入曲靖効良統水烏兵出木冲犯馬龍直

上雲南省城等因臣得各處警報慮內地空虛隨會委臨元叅將方戡之統漢土兵及總鎮莊兵共一千三百餘名駐劄楊林以壯聲援又差官坐調景東府土官陶明卿馬步兵二千名戰象八隻其餘寧州嶍峨陸涼等土兵分頭酌調共又四千有奇聽分布策應于時按臣巡歷臨安甫竣聞羽書蔡急當即旋省與臣商度戰守破賊機宜臣又差人馬上貽書黔中督按二臣催兵來援二十三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據土官宣撫沙源守備龍在田稱奉令往長坡偵探果見賊哨馬我兵追隨生擒三名斬級九顆獲馬三匹槍刀勁弩七件當生擒賊阿卜存克等係安効良

家奴等因二十五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報據把總李得春往雞世昌寨探得水西兵十七營已到達朗雞霑益一百四十里又三十營至烏撒運糧二轉烏撒兵已齊往于四月內外合水西兵齊上雲南不攻霑益一路城池只出木冲馬龍入滇准在屬羊日出頭交戰等因五月初四日又據副總兵袁善稟稱賊知我兵精銳盡在霑益省城嵩尋內地無兵故賊狡謀意在長驅入內職不得已留守備郝大極并名色守備朱金章張賓與把總各官領兵一千六百名固守霑益州城給米足支一月職將沙源龍在田王顯祖等兵五千餘名撤劄松林適中以便內外應援等因臣以警報日至賊勢漸逼隨會咨監軍左布政使謝存仁統總鎮從兵六百名及景東象馬駐馬龍調度諸將扼塞賊兵出木冲入省要路併備行曲交馬龍易龍尋嵩各州縣衛所將原帶村屯人民雞畜盡行收保入城又行各地方會集牛叢鄉兵以備相機堵截外五月初七日又據副總兵袁善稟據霑益州生員何繼在賊營稟帖稱水西莫得必目同知安邦彥阿烏謎法設等頭目共來三十餘人約兵五萬有奇合烏撒霑益及江外普安諸夷共廿餘萬初三日已到霑益海子今屯黃路冲等情初九日又據守備金鼎元稟常守霑部夷探得賊兵已至堤補共有九十八營止距馬龍一午之路十一日據監軍左布政使謝存仁報稱賊于初十日巳時至馬龍後山只去城十五里副總兵袁善於是日統兵六千至城副總兵尹啓易亦於是夜統兵三千續到等因十三日又據監軍左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尹啓易報賊劄老營一連三大山四十餘里地名唐刀溪布帳徧滿於初十日分馬騎四出將馬龍西山村屯燒打未敢近城至十一日賊又分兵或一二千或三五百蔓延四出燒擄村屯當發土官宣撫使沙源守備龍在田名色守備祿洪王顯祖祿培祿嘉臣方應龍冠帶目把陶鏶李聯芳等馬騎殺手四出望烟大舉處分頭堵截將各路賊兵殺敗共斬級九十二顆中有繫銀牌二賊係水西大營長并佩銀鞘刀頭目十餘名等因十四日又據左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尹啓易揭爲飛報大捷事稱十二日賊懼我兵堵截不敢分兵燒劄村屯十三日五鼓道將會議傳令各漢土官兵整點馬步殺手銃炮往賊營對壘二副將親立馬雞頭山督陣分派沙源兵敵中路祿洪兵敵中左路龍在田王顯祖敵中右路景東兵象敵左路二將家兵千總袁吉王國忠常彥祥等督銃手敵右連老營守備金鼎元督蕎甸昂萬祥等兵敵山下老營仍傳令有能首先衝鋒破賊者賞銀一千兩如退一步

者將領兵頭人處斬若破敵之後只許上前砍賊不許割級誤事賊見我兵甚寡恃其大衆漫山遍野分八路一齊衝來我兵寂然不動俟賊逼近我兵銃炮齊發打死當先賊兵紛紛倒地賊仍擁來拚死不退秉東陶明卿等衆馬從左邊衝出賊騎始驚沙源龍在田王顯祖等從手隨奮勇齊衝喊聲震地賊乃抵敵不住大衆一奔勢如山傾我兵直前斫殺賊屍遍野長搶勁弩挨牌盔甲拋棄滿山追逐十餘里賊走據山頂二將恐有埋伏傳令收兵始割取功級四山器械儘兵力撿取各營得金銀鞍刀甚多餘不能取者收拾成堆縱火焚燒訖共斬賊級二千以外其附

近賊營不能割級者不計我兵輕重傷共三百餘名陣亡僅十餘名等因及扒白僞牌一紙呈送到臣本日又據統兵遊擊劉崇禮報把總施鶴齡目把郁思孝王親臣等領兵入落竜僻路截賊糧道斬獲賊級十五顆生擒一名阿落解曲靖道審驗等因本六日又據副總兵袁善尸啓易報稱賊自敗後將西山新營撤入大營倒高山未動我兵發馬騎挑戰賊不敢出十五日賊馬三騎拋出逆文一紙鈐蓋閣防驗係總督兵馬兼理糧餉頭目閣防十二字牌語狂悖不堪聽讀本日已時據常守富夷人阿舌自賊營逃回稟稱有孫酋營兆竜弋資領兵助賊送安邦彥安効

良金銀獨牛酒犒見等情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又據監軍參議王鍈統兵遊擊劉從禮各報據把總施鶴齡土舍安邊目把郁思孝等報稱奉令領兵七百劉營翠峰山堵截過賊出刦田官張安等屯營陣斬獲賊級七十顆生擒五名奪得馬三匹我兵無損而審生擒皆水西六廣河夷人供稱納恩官即安邦彥又有阿鳥謎即彼僞總兵每坐三席邦彥居中鳥謎居左効良居右等情十五日、癸哨斬獲賊級九顆生擒五名十六日癸哨斬獲賊級六顆生擒五名等情又據守備王聘遷吾必奎普名聲十二關副長官李祚昌等報稱十七日奉令統各營兵于曲馬造中

嶍水與賊對敵共斬級四十五顆奪獲馬十三匹槍刀器械四十二件等情又據曲靖衛百戶吳思敬報奉令率領銃手併督土舍海現銀土婦資火各夷兵堵截至危倉高坡對敵生擒賊五名吳思敬斬級一顆俱發曲靖府審驗等因又據副總兵袁善等報稱十七日早發漢土兵前赴賊營以輕騎當先挑誘賊不肯出戰相持至午沙源龍在田王顯祖兵衝近賊營用銃砲攻打死賊兵無數未能割級等因與曲靖道劉期十八日早以馬龍兵攻其前曲靖兵從木沖襲其後西下夾攻次早直搗沙源領兵到賊營賊先已移營盡由尋甸路去訖職等即統兵星馳往救十

九日早至朱家有遊擊劉崇禮同守備吳騁選吾必全等統兵俱到次日同進迎敵等因二十六日據桑甸府及尚甸守備金鳥貴報統兵守七星橋收戰渡船斷賊入尋孔路不意叛夷竜戈資引賊自霑益地界渡乃上流渡河于十九日臨城放火等情又據遊擊劉崇禮報稱職親統王騁選普名聲吾必全洪偉李祚昌等兵追至賊營賊連夜奔逃止擒獲賊黨土名王守龍張國順各背鍋一口米一升審據王守龍等供賊屢敗之後邦彥効良二逆互相抱怨奔往尋甸地方職即統兵往追過賊對敵守備王騁選生擒賊首一名斬級二顆金鳥貴兵丁金綻諸勝等生擒

阿紀下殺賊一名斬級五顆吾必全斬級六顆武舉官劉宣威斬級一顆俱解尋甸府審驗記等因二十四日據副總兵袁善等報稱我兵于廿四日早自木密啓行未時報尋甸見賊劉滿丟大山賊正分兵從打村屯有漢土官禄洪沙如玉等各兵先馳向前殺賊沿途斬獲首功共二十二名顆賊衆奔逃歸營稅兵乘勝懽騰是時我兵尚未到齊遵兩院會頒賞格購擒安邦彥安効良二逆土官沙源普名聲沙如玉李祚昌勇氣百倍率其部下馬騎殺于直衝山兵賊營擒拿彥良二逆我兵僅二千賊衆數萬從山衝下將我兵四面包圍沙源普名聲等從中圍衝突怒覆

無人之境所向披靡斫殺賊兵無數賊為開西南一闌放出我兵沙源普名聲不勝嗔怒尚任賊中戀戰不已我兵死者亦一百二十餘並沙普部下殺手他部不過數名李祚昌肋耳各中一槍臂傷一刀未死自此賊膽益奪二十一日職等傳令發兵由西山土攻賊營賊見我兵勢動當時燒營走鳳梧山絕頂使我不能仰攻遂于二十二日乘夜分兩路一自空山一自魯沖狼路直走此地緊逼東川山箐險惡我兵未易窮追等因二十七日據監軍曲靖兵備道報稱貴州統兵參將許成名都司張雲鵬遊擊高士傑趙賓守備鄧圮彭應魁等奉督按兩院令統領官兵六

千六百員名絡繹于二十二三四五等日陸續至交水易龍應援等因二十八日據尋甸府及守備金鳥貴報賊走梁山東川緊界東山砍樹塞路不容借道仍自霑益來補尋渡溺死無數時樹倒碎卷安効良夾驚墜馬各賊漫散奔潰我兵哨探斬級六顆生擒二十一名押解候審等因六月初三日據副總兵袁善報據守備郝太極東金章稱五月二十八日有賊哨馬至霑城南門當同張實劉世裕等總兵進攻至十里鋪范家屯斬獲賊級五顆二十九日又追賊至後海觀音塘斬級三十一顆鞍馬三副皮甲九領器仗無數賊正相持遣沙源統領馬騎馳到賊始潰走

沙源追赶十餘里生擒二名又擬施鶴齡報于車前江截賊生擒逆賊三名獲馬五匹斬級五顆俱解赴曲靖道訖以上各營官兵擒斬功級候分晰造冊呈報等因各到臣及木密楊林呈貢各該衛門盤獲奸細張貴等併陣擒活口郭二等陸續呈解前來臣當堂面審供稱水西設謀意在覓犯雲南省城故頭目安邦彥莫得阿烏謎等漢把李希充袁倖等掃土盡來仍用米二十皮袋斗三十隻饋送蔡貴爪扯兵一萬幫助又供十三日賊敗陣回說陶家象狠沙家祿家兵悪賊死者共二三千內頭人八十餘如水烏得力營長阿華阿等阿態阿容斗莕等皆被殺是夜逃

山號哭安邦彥安効良憤說我且不回拚死再做一場又供賊衆雜多夾雜老弱婦女手無器械看守營壘及黔蜀被擄人民代背粮喂馬來者亦不下萬餘自馬龍戰敗各賊四散先走及到尋甸僅可三之一因見官兵死鬪又聞省城續發大兵已到嵩明遂連夜遁去等情為照此番之賊困三月入犯未得逞于我故憤而再來設謀愈毒勾連愈廣如水西安邦彥莫得阿烏謎等江外沙摩蔡家子貴爪等以及烏撒霑益無不悉其情稅並業而至衆號二十萬實不下八九萬而我兵尚不能二萬又布之二千七百里關隘寡之數懸殊讀逆彥偽檄敗滇省與至此之龍翁釜

鮮且其志不在霑益而在省城馬龍尋甸並今省北要賊取徑于此朝發而省城夕受兵矣赤白羽羽文馳人情洶洶昆明之不為成都貴陽只爭呼吸幸按臣深明兵法臣從之朝夕抵掌分布戰守策勵將士以忠義激發三四上司最得力處在撒各路鋒銳集之松林偵賊向往緊與之持故賊以五月初十日及馬龍界而我兵先成列以待賊不得長驅十一日分兵剪其游騎首對賊鋒十三日大戰于歷盤山賊恃衆多厥氣熾甚我軍中千銃齊發賊不為動忽見東象自左出吼聲如雷跳擲而前賊乃萬馬辟易勢不可止沙祿龍王諸司舞刀從之白刃雪片屍橫十餘

里肝腦狼籍迫我收兵馬蹄未般戰鬪之酣滇百十年來未之有也此戰之後賊無復鬪志不數日遂走尋甸歸路又二日我兵追及沙普斬級百介馬而馳雖被傷相當我兵未稱全利然賊因已移營宵遁矣憾此地路入東川陡崖叢箐未易窮追我兵所擄捕無餘幾耳是役滇以一隅當三省劇寇輒一戰破之城郭晏然封疆無改實仰仗

皇上威福神鬼若為效靈殆非區區師武臣力所能及矣一時在事文武提衡三軍發蹤指示匙手撐半壁者左布政使謝存仁也桑土綢繆致敵而不致於敵者右參議王㰒也闔闢變化用兵如神談笑破夷

者副總兵袁善也奬率兵士觀變出奇者副總兵戶啓昜也分頭堵截犄角成功者叅將方戢之遊擊劉從禮也若夫摧堅陷陣搴旗先登則宣撫使沙源景東土官陶明卿寧州土官祿洪守備龍在田王顯祖都司僉書沙如玉副長官李祚昌土舍陶鏊也其次則都司僉書王聘選守備吾必奎金爲貴金鼎元名色守備祿培龍爭先祿嘉臣李聯芳洪儒袁吉童光芬王朝千總黃紀雲百戶狄銓若而人也如尋甸之戰沙源晉名聲沙如玉李祚昌深入賊圍直欵手搏渠魁致之

閫下李祚昌至潰肋穴胸僅以身免其熱腔殉

國一往無前之氣尤不可少也又如以一旅堅壁霑益孤城閱三十餘日莫能遏賊之歸斬馘功級者守備郝太極名色守備朱全章張賁千戶劉一元也至黔師被髮纓冠不遠千里而來逢張夾擊之聲潛奪犬羊之氣先後至者則叅將許成名都司僉書張雲鵬遊擊尙士傑趙寶監紀同知呂聲揚也是皆于滇有破賊全疆之功所當一體敘錄者也除賊營抛出逆文及賊寨抄白僞牌共二紙不敢隱諱封送閣部科備查外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水烏逆酋之再犯也臣等故知其必然也憤新復之堅城媿逆奔之奪魄安効良蟄伏于阿直羊衛子深箐間不啻疾首痛心握權逆掌而又有逆彥逆寅順巢之助逆婦安氏牝雞之晨逐不憂金刀名馬之賄四出勾連即東川一路岸崖而要刦之相望于道若以千騎而偪前可知加以霑益狡夷聞風響應深山窮箐俱献米豆落竜法堕牛酒卹労賊是以淹月兼旬作久頓之計遊魂鳥集水草爲家布帳連山稱望二十餘里暑雨相咻上漏下濕而一死自誓必思直走會城一快積忿且也盜布奸細于城內城外及附近州縣凡神龕枯井之中匙鑰漁皷之輩在在伏莽思爲內應此其洒恥之恨復讎之堅膺可當千軍前偵探之報俱稱賊營九十有八步騎以十數萬計將列千人人兼數馬滇

士卒不當賊十之二馬不當賊十之一賊且決計改圖長驅馬龍向爲我之所不守我若狃于前勝頓兵霑益又爲賊之所不攻馬龍去省會不二舍一不戒而昆明且爲戰場滇事尙忍言哉臣從撫臣朝夕躊躇于口自語每至坐忘起食忘饑寐不能交捷者十晝夜而焦思極慮幸無失畫相戒曰是舉也宜賊力而責智忍小以全大定其身而後動奪其氣而後行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驟趨不病堅壁清野則擄掠無獲時淹師老地遠勢分氐匱其力天厭其德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維時左方伯謝存仁慷慨誓

師單車乾道臣壯其術以謝玄淝水趙提期之而存從即以兵月後遣自許不十日而捷書以馳破而來笑主養重處之便　此伐謀之第一義也叅議王毖駐師曲交歷陣則爲中堅搗虛則爲後勁賊處其内而関扶在我一一乖其所之此夾擊之籍不可少也剖總兵袁善身提虎旅扼要松林主帥其職貽書芳之曰將軍精騎索衍而一盤局勢着着俱活善亦自喜二着之先公乎破通來主帥遣乎吹角之尊而兩覺風聲宵衍露宿此更伐謀之最上策也副將尹啓易色勉同心叅將方戩之獨當一面與遊擊劉從禮三方犄角近則謀斷交資遠則聲援互應師克在和

此亦戀釁之所難也戰將沙源祿洪龍在田普名聲等挾秋風鵰鶚部矯鸞翮部作速兕起砭棱踢之椎繫系下當百發皆剄毀之提科鹹獨入深中賊人之磨三稜戟後出墨團衝擊與其至如陶明卿徐士千群兇從應調行練戰象持嘯之衛驚馬驚斷碑丙數搗騎賊壘頓作桄藉而鐵手刀頭破鋸馬啼肝膽戍渦師武紀之各展其力未有如此之福樓而醉也者也擬袁善等捷音報級止二千有餘其不可檢割者更復無算滇中父老咸稱滇自開闢以來殘寇九起從來曾有此剿殺從未曾見此血戰賊言中維逆之偏剃屢屢見報而炊寒萬竈夜聚千山不得不肯征專閫思遠去乃袁善等董率奇兵截邀路于前或邀擊其後真如李朔方之軍無懈可擊迷良輩惟有抱頭鼠竄爲部落先令沙源普名聲沙如玉等單刀直入偷索營帳中而無從物色賊之知幾善遁亦大非熟浪粗知彼己者矣使迷良稍一徘徊不先大遯而遁也其能逃諸將士决命爭首之推心手臣于是竊有感于師貞之吉而造物爲無觀撫臣開洪學年來拮据脈脈自知戶牖之計雖只毫無疎漏而不能必諸將之戮力也鞭䇲之備雖早爲翰轅而不能必三軍騰躍也料賊之智雖日揣變風而生而不能必狡賊之必不出吾料也雖白僇力世騰躍也賊且

必君粉焚矣而能保十二日之風霾示賊中倒戈之兆羊康餘燼蒸雨釀賊中疫癘迸發數百里遠犀河貽賊中覆溺之慘儼我衆作氣賊走再而獲逞志而去者天也邀我定武將吏竭吞賊之推亡爭一着間雖司不能止臺衛之戮者亦天也留等計惟于將吏益加警率軍機益加慎天心且益稔其毒而速奪其遺魄縱稍復須臾終當釜鎖養全力以俟其斃焉恃有我

對臣讀濯之天聲綏柔之

聖德當必翕鱗介撫我衣裳烽燧銷爲玉羽臣不勝大願謹按是役也真所謂賊力而貴智恐小以全大

多方以悞之據險以乘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則有腹背受敵之虞退則有首尾難救之患豈盡師武臣力耶所籍雲雷在握搗運有神乎時爲思患豫防之圖臨事有應機立斷之策者撫臣閔洪學也同堂纓冠以特士六千焚濟河之舟者黔督臣蔡復一黔按臣傅宗龍也征繕固圉以莅兵三千壯干城之績者新鎮臣沐啓元也儲胥批碩令六師宿飽無樵蘇後㸑之慮者右布政諸允修鹽法道副使胡其愷也招集衛勇令萬衆騰驤有暇心中林之藉者署安普道學臣楊師孔也挺鈹揺驛令六衛材官戍登笠相望之勢者遊擊李思忠署

都指揮僉事薛繼周嵩虛旒也並有裸主却賊全疆之功卽興閫幃幄之謀參有勳伐之責凡文武大吏及偏裨卒伍之在行者擬合以
聞上命賞罰用命不用命臣無得輒筆颸言例也伏遇我
皇上中興神武
廟略遐宣鐘鼓式靈疆圉永奠豈可使
天功日炳而懋績罔傳竹帛千秋安從攷鏡謹昧死以
聞

題報水患災傷乞恩賑恤疏　前人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有軍民數千擁臣號呼稱本日丑時漏下四鼓方卧床忽大水奔騰而至急起倉皇逃避不片時城內外坊廂民居槩被水渰等情臣卽時同撫臣從南門登城但見一望白波平地水深六七尺演武場一帶官民房屋盡數衝倒東城河堤潰決五丈餘堤上居民數家人口房舍蕩流無形循城而東見水湧入城門地上水高數尺將城內繡衣等衙民房傾倒大半各士庶軍民男婦俱登屋喊救哭聲震地聲不忍聞該臣等亟傳府縣各官差人分投催趲船隻水手入市沿街撑渡至高阜處暫泊隨行雲南府督捕官同昆明縣徧行踏勘去後本月三十

日據雲南府水利官揭報據松華壩[illegible]人蕭鳳翔稟稱本月二十八日午時左山煙霧瀰天民居盡稍少頃迅雷騰空山上起蛟浪湧數丈其山倒裂約三十餘丈土石填壓金汁河二十餘丈將大石橋衝壞二空渰死過路不知名二人因而橫溢至省等因續據雲南府署捕同知劉士親昆明縣知縣張德行會同造冊報稱依奉查勘得城外左衛地方渰倒民房五十四間中衛地方渰倒民房五百二十七間溺死男子二名前衛地方渰倒民房四百九十八間溺死男婦五名口被水衝去房二所又二十一間後衛地方渰倒民房八百零三間渰死二名被水衝去七户又

户五間人口房屋無存廣南衛地方渰倒民房八百一十二間被水衝去三間死傷男婦六名口又水入東門内纙衣街水塘舖渰倒民房一百四十九間省城通共倒房二千八百七十二間衝去九户溺死知姓名十五名漂沒水糧財物家火不計其數又勘得源頭松華壩各閘衝倒撥岸二十五丈震倒官廳數間衝沒民房十間倒山一半等因又據提調忠勇營守備劉安國呈报被水衝倒營房一百四十一間溺死營兵魏時朝等男婦五名口等因又據白塔街住民屈継宗等呈稱蛟起之後年七月十七日一晝夜渰倒二百餘户等情又據嵩明州申稱七月天雨大

作山地畫行衝塌水田悉遭渰沒墻屋傾倒十無一存四境水尺連接舟楫入室禾苗腐爛化爲烏有秋成失望戰粮何從供辦等因又據尋甸府申據鄉氏張君賜等連名告稱各村秧苗全被逆賊踐踏過半種新栽揷今又遭大水一片湮沒寸草不留等情又據永昌府呈據寶山縣報稱六月以來大雨傾盆晝夜不息倉廒公署民間房屋大半傾倒田地禾苗多被湮沒等因又據永平縣報稱陰雨連綿河道泛漲衝倒槳城二十餘丈等因又據騰越州报稱六七月連雨不晴灌傾城垣二十五丈湮沒禾苗無算等因又據安寧州報稱節因水雨連綿八月二十三日夜擁水入城街市若海盡將三鹽井衝沒民居房屋墻垣盡行湮倒田禾未熟桀被泥漿衝壞本州目擊水勢洶湧至東門上城觀看被水人民有集樹頭痛哭者有上屋頂悲號者急赶舡隻援救情景慘傷等因又據臨安府報據石屏州報稱自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晝夜大雨如注海水漲湧田畝俱成巨浸稻已割者飄流入海未割者湮沒萌芽近城行舟四門城墻俱被衝倒等因又據鄧川州報稱六七月間霪雨爲祟洪水泛漲將州境東西河堤衝決五十餘丈一川田地房舍盡俱沒沒數十村人民田廬盡爲魚鱉之區等因又據黑鹽井提舉司報稱本司各井六

月被水衝沒半月七八兩月又被湮四十餘日井臺俱裂本司躬詣勘視見水勢稽天井沒無形各灶丁環擁號泣額課虛懸等因至十月十六等日又據省城耆民蘇世科李昱趙登仕等六衛屯軍周尚文李思克閻美等昆明縣民鄭秉直陳思學等各連名告稱今年六月在省軍民橫罹天災廬舍財物蕩析無遺即今呻吟未息希望秋成稍獲苟延旦夕不意新穡成熟在野正值收刈忽于十月初二三至二十二等日雨雹大雨猛如盆傾晝夜不止山水漲流海水上漫將已登百谷盡數湮沒在田者漂浸萌芽翻爲泥土收場者不見陽光蒸罨腐爛三農力作一旦失

蟲揚腹啼饑莫必其命疾苦號天伏乞本院大發倉
廩出粟賑濟以救兆民等情又據尋甸武定激江臨
安楚雄等府安寧嵩明晋寧陸凉馬龍新興石屏新
化等州昆明宜良祿豊河陽江川通海河西等縣各
申報太約稱九月刈割之際再逢兩旬暴雨在野稻
穀生芽浥爛終年胼胝仔望成空不但額徵錢糧萬
難措辦抑苦朝夕饔飧毫無取給請乞代
題蠲賑急救災黎等因各到臣除傾塌城垣與衝決
河堤壩閘行令各該衙門及時修葺衝沒鹽井上緊
開濬被淹田地民房批行分頭查勘酌量賑恤外臣
謹會同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
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巡撫
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閔洪學看得滇自萬曆四
十八年以來水旱之後繼以盜賊奢蠻之毒血無餘
幾矣臣等查節年之間極力培護如守病兒惟恐有
傷幸而疫已盡消流移已漸復閭閻之生機已大轉
驩今歲春夏雨暘時若秧苗蔽野光景頗佳乃不意
入秋以後遭此至異至慘之水也水之驟起不以雨
而以蛟異也俄頃之間山裂水潰洪流澎湃附省十
餘州縣立成水國異也只以省城言之六衛軍民室
廬衝倒以三千計漂沒財物無算甚至潰決入城衝
市行舟尤異也迤東西二三千里同時被災鹽井礦

塌無一得免又異也被水之後小民殫力搶救稍存
十三刈獲留期食已到候又為入冬兩旬暴雨所蕩
析更異之異也豈滇民之刦運未除乎今年五月水
烏十餘萬衆傾巢向滇々之不爲沼者幾希矣賴
皇上之靈一戰破賊滇民瀕危得安乃僅免于虎口
者竟不免於商羊也滇民其奈之何哉今稻穀登場
之際市已愁絕糴斗米已至三錢過此已往價必益
踊甚甚細民何以存活此民間之無食可慮也在省
府衛縣倉每年本色三萬有奇為全城官軍命脉所
係年來出入臣置簿手自籍記一顆一粒不使落空
僅足支放逢此祲歲散徵本色民豈能供即忍心追
呼而終無從取盈萬一數放于何仰給此官軍之無
食可慮也曲靖防兵漢土共二萬日支米各一升每
月需米不下六千全靠省城糴運今將糴之何處此
曲靖官兵之無糧又可慮也兵不得食弱者將轉徙
強者將揭竿軍兵不得食非一閧而散即脫巾而呼
勢所必至即在目前臣與前按臣羅汝元今按臣閔
洪學籌畫省城積貯之空虛議各建倉儲谷以備不
虞臣衙門爲備賑倉撫院衙門爲常平倉各捐贖鍰
撙節之餘佐以倉庫公費但有蕭存悉充穀價顧兩
年所得臣衙門不過七千撫院衙門數亦如之此升
斗之水所濟涸轍亦幾何矣雖臣等多方拊循多方

補救心力可及無敢不殫但秋冬重地地方脂血止有此數當此三空四盡之秋寧有雨粟湧金之術非仰乎

皇上決難捐至泡生救此一方謹合詞控

天伏乞

皇上垂念遠疆

勅下户部查議涵加軫恤必寛以外解之接濟庶幾紓閭閻之轉輸于臣等本年四月具有滇兵難減一既請給一年五十萬之餉今逾半年未見涓滴到滇事勢千急萬急難再延捱更望

天語沖飭勒限解入滇得速乏以濟燃眉

恭報情形速催接濟疏　　　前　人

往撫臣閔洪學會稿滇數年以來次第收拾渠魁已盡殲逾疆已盡復滇之事無弗了者所未能即安以餘氛之震鄰耳昨年水藺烏再搆入寇雖賴

宗社之靈並一鼓殄敵顧賊眈眈未忘捲土也又雲南諸夷悉水烏姻婭無日不開門而揖盜也臣與撫臣衆賊退之後為之計曰兵憑城則壁可堅矣方以木栅當賊三晝夜非穩着也議於炎方松林各建石城即用兵力炎方以都司吾必奎主之松林以都司王勝璽主之凡百五十日而樓櫓雉堞屹然相望矣今白水撒工又繼松炎而興此三城者感萃有數萬之魁未易抑而攻也則又烏之計曰寇急來必內夷烏東道主欲弭外寇先定內夷需益四什八技孫為不一共不下六七萬此非能暑之使無遺種也且萬非吾之赤子亂離數年其心厭苦之矣可曉而還於是開之以一面感之以兵招之出投架劫避匪山箐曰出者生之匿箐者殺魏劉之於城外設過街鵠使貿易通往來每月六街遇街夷貿來蕃之響哉內兵民易以鹽布兩相愜也久之並習來者日盛後武臣三四千人於是請蕩各其狀達所親轄不遠五百餘里請臣撫鎮臣一一親閱使盡其情為之關曉各給免死印票一紙而遣之諸蠻盡果定也嗣交至

需安兵賊巢今三百里間咸蓋寄狂生來報相接手全無可並驛者此臣等所以安輯蕭蠻巡撫黔郡逕於烏撒東川黨永西為亂其穴逼近滇境江前來定則滇不得寧犯也臣所以牢籠東川迄四年東山酋祿千鍾擬亦暫就縱索烏撒酋安効良狼子野心難得其要領會于天啓四年冬縛献安應龍因辭勦之人見殺于曲靖以復跳梁兩敗之後近稍有戒心輒又佯為好音使親信尹維鼎來以賣我臣等私計烏撒之罪則不赦也然欲討之非合三省之力未易力未合滇不容不出于綏首也況方以全力事水西今戰守之大計未決尤不容不出于綏首也于是自

其來而始責之緝賊以縻之曰不緝賊不成撫不洽三省不屬撫而訪良派疑不定也久之具文請委職官下其寨額先緝滇賊而臣等未之許也臣等之計蓋曰烏撒之順逆關三省勦與撫皆非滇所能輕言也滇於今日將羈縻之路一刀割斷激之使挺而走險非滇利也儻黔局未手而滇先言決絕不能保賊無二三亦非滇利也惟弄賊于撫不撫之間使賊徘徊於望撫未臣撫之際目前以息肩將來以就滇黔局則真滇之利也此臣等所以股玩外夷亦有深心也若臣力之無如何則惟餉矣滇用兵首尾五年日與戎相持而得過外解之餉僅

矯全六萬廣東五萬貴州三萬湖廣一萬合之一十五萬耳乃撥安普六衛開黔疆三百餘里又留兵戍其地經歲乃罷共為黔費餉約四萬七千有奇是十五萬之中用之滇者僅十萬有奇也十年來兵多方補湊以延至今日昨冬十二月已到萬分盡絕之處值河南解到六萬暫接呼吸今亦轉眼盡也閱邸報見部覆臣等滇兵難減一疏議天啟六年為始撥給湖廣加派銀二十五兩已奉

明旨大臣等原請歲餉五十萬兩而部予以半存誠乎見少然

國家物力有限臣具有心胷安敢再爭但已撥之數若湖廣再不實實解發則臣等決難措其手足謹合詞具

請伏乞

皇上俯賜

天語申飭湖廣務遵

旨一一給滇實數將二十五萬分為四運按季差官解滇庶滇兵免于腹枵滇疆不致沉陸矣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

帝王制御夷狄之道惟是剿撫兩端正如春溫秋肅寒暑密移又若雷動風驅鬼神莫測稍倚枯焉稍執著焉而機用為不靈矣臣恭稽輶軒遍歷略覩夷落

之形情撫臣閔洪學節鉞多年發握此中之關捩凡所為縻示鍾駁勁良築三城安內夷通貿易者極年來必討之勤庶幾於酋酋皆圖亦酋乞皆實而傾以綫着活着該焉昔臣金於方畧莫窩切于此何以明之該處夫綫之義不明討不得不出于急乜言撫而生驟訓練恐弛善教于七年急言勦而士馬易炭來易轉輸于千里一開邊釁游啟戎心滔天潦原誰執其咎窮不綫之情而綫之勝算自見活之義不明討不得不着於一一于剿而蟻封蛇窟自難奏捷于空拳一于撫而厚望甘言必煩駁訟于焦吻築舍未成剌鵠為鑒圻膾胡越誰為雞尸窮不活之情形而活

之勝算自見况乎我主其緩明以急予賊也何也我不輕于剿而彼之勾兵戍守日轉展于多方我不輕于撫而彼之献賊輸粮愈詭隨而莫必姑妄言之而姑妄聽之我何所不裕如也則當其緩有急之用我處其活明以然予賊也何也我以勤棄撫而怒臂當車猶復乞憐于搖尾我以撫兼剿而詞卑益備尚然惕影于吞鈎而無所著而兩有可戀賊何所不立窮也則當其活有然之用又况乎念及于緩而著愈不得不活想年來狡復之苦心築城修堡未嘗狃以為無虞互市通商并欵全收為吾用明乎犬羊之嗔喜無常而一喜一嗔不得不自扱吾纏綑也念及于活

而著愈不得不緩想年來綏柔之戎索築城修堡不徒為月計歲計而且為數百年之計互市通商不徒欵其歲至月至并欵其不欵日而一至明乎犬羊之易動難制恃有此動若無動制以不制不得不受我絲縱也臣愚以為緩之一字正古人冬則資葛夏則資裘之說其功倍難于用急然目前之所資以備急者何餉也活之一字正古人守如處女發如脫兎之說其功倍難于用然然目前之所守以自活者何餉也審如是也則當思終歲不言撫而時時刻刻當無不可以受撫終歲不言勦而時時刻刻當無不可以進勦導何道哉則止有足餉之真著于此第想夫城

堞之工築也戊午之增添也市廛之茂盛也屯軍運卒之更番接替也官署民居之相錯如繡也鹽蒜布縷之互換而通為灌濡也熟夷諸部落與四十八營夷之陽為貿易而陰行窺伺也見我有京城之備未有不落膽者見我有宮霧之漸未有不凝齒者今春河南餉至真

廟堂當厄之施士飽馬騰驢聲且動天地則經此續

命之嘗三軍加額之仰何如臣等仰體

聖心不敢于部覆之外再有增加此求

明旨允行著藏為所司按季轉運令滇兵有鼓腹之聲滇省完固閫之局以徐會三省之大定為庶幾勤撫可以無施于古來制御夷狄之道或有當矣

條答錢法疏　　前人

准撫臣閔洪學咨稿准戶部咨該刑科給事中潘士

聞題前事奉

聖旨這本說錢法積弊切中肯綮著該部如議速與覆行欽此欽遵該臣等看得鼓鑄之舉以興利也然興利必先祛弊若法制未善防範未周利未得而弊且叢之矣鼓鑄之法必期于精公鑄不精私鑄得而冐之而法難行鑄法精矣厥利周徹所以設局務多行錢務廣而後其利不貲可以裕

國用也科臣遠見石畫謂就各省擇一監司聚能者

專委任之爲之區處錢糧而總其成于撫按陝西撫臣業已設鑪而效行矣他省不可倣而倣乎處處開局處處行錢而行自官先之祿俸廩餼等項搭配兼支而解餘羨于京以助

大工一一如科臣所議計無便于此者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咨臣部移咨各省聽各該撫按會同藩司設處鑄本仍選賢能監司專爲督理一應委用買銅等項并解京餘錢俱許酌議便宜從事其各衙門俸糧亦

食及

王府月糧與州縣零星錢糧俱照原題行每歲終撫按臣仍開報殿最以憑勸懲總候

明旨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依部裡便行與各撫按官會同布政司設處鑄本選賢能監司專任督理仍須興錢或其一應委用買銅并解京餘錢聽酌議行之致各將督理官職名具奏督鑄大臣不必再設在滇之撤回另用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合咨煩照本部覆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布政司酌議妥當徑自具奏其採錢侯差役赴部領回鼓鑄等因備咨到臣該臣看得滇中鑄錢不患無子而患無母不患無銅而患無匠不患不能樂成而患難于慮始滇五年用兵前庫若

掃已罄之餘不足應庚癸之呼寧有開錢以及鑄本比無本之難也滇有餘銅偏不足于業銅者偏又索礦閙聚衆二十餘萬目不識錢爲何物如責烏走如數獸飛此無匠之難也更滇夷俗沿用海肥驟舍之以錢蚩蚩之氓譁然不以爲便翻以爲厲在嘉靖隆慶之間經兩次鑄錢竟格不行此慮始之難也臣等議鑄本問之司庫不得于是括諸郡邑得稽贖銀三千三百兩有奇又得提舉闗嘉建入官銀一千三百八十兩存子見少則又括臣等衙門之贖鍰並與按臣各以七百兩佐之合共六千金而滇之設處鑄本止此矣則又議召匠于南京以三月移咨南京工部令既半年未有回文仍一面開局置爐使滇匠嘗試爲之久之成錢七十餘萬延至七月初十日行之省城知錢之將行也市間竊嘖嘖偶語臣等酌作錢便益條爲十六款刊布爲曉諭示又編爲歌謠諺導愚俗也屆之朔則進省城官塾師生鄉約木鐸人等而申告之曰錢將也乃天啟通寶也滇雖荒服同稟

聖朝聲教獨處化外衆皆唯唯于是滇之人咸知臣等法在必行遂一朝而煥然也半月未持銀易錢者肩摩于局之門恨無多錢以應之耳蓋滇之有錢自今天啟六年始矣至于督理監司初委副使胡其慎

未幾其慥以天去改委屯田道副使孫同倫本官會
棠一塵不著長才八面皆靈更其認真耐煩自理錢
局朝以不晡而出綜理之密稽察之嚴事事精采極
稱得人誠專而用之决能爲滇開百世之利勝其任
而瑜快者除分理需官查有雲南府同知劉士覲貲
心敢幹臣等徑行劉委及解京餘錢月令鼓鑄方始
稍俟大行之後酌議另疏外謹仰遵
明旨先以暫理官職名入
告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看得滇居荒裔之中舊少耕
桑之業惟是產銅之區不一其處年來黔蜀梗違
鄉等于泥沙幾歛置有用爲無用且也漢夷雜處之
鄉尚傳標枝野鹿之舊民間貿易海貝專行販自廣
南價遞騰蹟更苦不貴無益以當有益臣從撫臣舊
日計之節奏鼓鑄
明旨虩號爭風從斷迴不皇啓處謀始于天啓五年
之春初幸觀厥成于天啓六年之夏秋始馬就道臣
府佐之廉敏風稱秩便兼攝者專委之署鑄錢法維
馬就分司廨宇之隙地而廬舍之目爲錢局就顧募
冶氏之練習者強敏之目爲錢工幹臣等衡閱進廩
需各府州縣之稽蹟及問理贓罰之堪動者然後錄
系之六千餘金目爲錢本竭六歲之焦勞而纔見也
十萬之委積嗣後各鑄益精轉輸漸活關河修邈自
當漸達
神京即鄰近之通都大邑亦將次第布之較言其略
有五術焉語云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是在因之臣同
撫臣代薪點銅之後全用于出山之初而服牛軺馬
之勤不疲于頳鑛之載其便一也語云不躬不親庶
民不信是在先之臣等自朝夕芻米之資首用錢爲
閭閻之倡而後師儒軍旅之給悉布令于流水之原
其二便也語云佚道使民雖勤不怨是在勞之臣等
額官容署夙夜在公二臣竭率作之敏朝考夕糾上
下其食百工樂居肆之成其便三也語云勞民勸相
鼓舞盡神是在新之臣等刊示萬紙遍告窮鄉幾戶
說祭形諭族師木鐸徇于道路更勸之以九歌其便
四也語云徐方來同
天子之功是在今之臣等迹藉漢唐宋錢志獨阻于
西南夷之一隅今快觀
聖天子新規真同于堯舜禹之再闢其便五也滇中
天地自然之利富有日新自今日始滇中日用不知
之民謳歌
帝力自今日始廣哉聲教遠暨于朔南永賴可貽于
萬世庶不終以無益廢有益而化無用爲有用臣等
熟章虛始之艱徐觀康阜之澤用敢合辭以
請伏乞

勑下該部查覆
上請將七　四道副使孫同倫專理錢法
頒給些名
勅書一道以便日成臣無任悚𣅜待
命之至

滇志卷之二十三終

滇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志第十一之七

序類

唐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序　姓氏闕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誥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撫蠻服昔在中葉武夫不剛蠢賊內訌蛇豨荐食表撐褱拓循俱侵軼末陰綢戶莫及二邊於是先事候情並謀合智料敵拵扼地險計軍實而備边錄作焉即十三卷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其謀難朔方既城薄伐于西文王其勤也玁狁既攘覲旅于南宣王之武也鍼芒濡氣螳穴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埸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可惧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錄譔于天寶九州別錄上于正元禦戎新錄奏于元和元振述安邊之策敵與條備边之失前英後傑帷籌帷畫詳已然之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為安扺柳為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垂之任得不為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靡突厥東憺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番鬧擾河隴失險緣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為先鋒井洛坤

垠我國孔棘有唐曰皋鑾青谿道要結蛮好捨鹿效順纂集事状為巻十七質幣結轍闌户誨盜戎腭鍵讐蛮既始茅探入成都如非虚邑唐之君臣且旰食矣晴咨良輸務失刷耻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蕃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边之樓凡險要與蛮相入者圖之左與我寇迹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餉靡不察乃立雄边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執制城以伏義崇經執控城以禦悔西山執阨城以柔遠復邛崍関徙越巂治而蛮之甚寒怛謀納款維州帰壁而戎之氣奪循慮敵去而偷弛也兵將粮械之数城鎮種落之名歳

灕經用之可議求利病輯為二書諸郡故實外夷情状脉分縷析燦如指掌厥立陴壘成以朱書総繪小圖標之者巻而第四巻叙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末禩逆會昌宰秉國之均始奏止之覩諸定集摘存可考二边方騷而金湯之二虜犯織而雷霆之匪石畫疵幾曷克臻此截之禁衆副在边瑣日戒夕惕康克有宋大中而後偷憂好暇怵燕安之毒玩鶩驚之形洱瓊帰彊西顧無騎壒矣属階之梗帷蛮為甚銛糠及米鍪剣而嶺軌脊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録三巻献于朝吁德梧之録以蜀偷蛮藩籬之寇也雲虔之録以邕偷蛮

則闕然爲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翅鉥石之於藥療往鑒新不可不毖患於微耿也易之蹇曰利西南必有蹇蹇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

按唐藝文志是録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巻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雲南志畧序

元　虞集

京師西行萬里為雲南之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躬帥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投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洽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嘗簡去增

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僥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貪黷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德化澤称旨意甚者起事造釁以毒害其人其人故暴捍素不知教憲憤而發勢則使然不肰悪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噫余昔嘗筆畫迎猺之民自以老死且盡生者捨於貪吏以自遠于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于朝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嘗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以樞庭宣慰烏蛮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蛮不靖按行調發饋及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誌畧四巻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

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䝤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户長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乎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圖經誌書序

本朝王奎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謂奎曰

國家繼天立極輿圖之廣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天下郡邑修撰成書以昭大統當是時雲南未賓茲用弗稱子其為我成之將以達于

上奎拜命之辱不敢辭粵考夏后氏之王也分土作貢周述職方漢收秦圖籍皆誌也誌者裒聚其諸物所生風氣所宜供賦繁簡以立綱陳紀非徒示輿圖之大也

皇明德懋同天地神聖昭日月仁風義氣振蕩六合四夷八蠻莫不稽顙效臣順襲冠帶幅員有截輿圖之書是宜奄八荒而履無外也考于史氏所載宏綱大典燦乎有章雖雲南以後服見黜而事功亦可考紀按雲南自昔外于王化初剸封畛列郡縣嫗煦撫摩與唐漢羈縻之風何異重以梁王不迪天命戕虐信使誘納我逋逃繇是

皇上命將出師奉辭伐罪金鼓一震土崩瓦解不浹十辰悉就疆理鎮以重臣十數年間政化漸于要獠

皇澤溢于方外建國表方與內地等熙熙皞皞化為樂國視元胥壤懸絕矣茲非神武不殺之所致歟茲不揣竊測化工摸繪日月編次成書掛一漏萬庶國家繙典將于是乎備嗟夫禹貢史也聖人刪而為經春秋經也三傳列而為史漢唐以降合而為誌雖繁簡不同道一而已是誌也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貫穿

禮樂禋祀疆場食貨藝文之事諒不足徵前史之萬一然一方大概亦可見其什六七云

重修雲南志序

鄭顒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

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頒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討偕以

上而進士王毅寔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精棄取之皆當不四越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請予弁言為序惟雲南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至元李景山始

爲志畧然其時聲教初及制度簡率禮樂文章之事未甚明倫道德風俗之美未甚同亦宜乎蒐訪者難精而皆載者不備也哉

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振古莫及雲南以險遠後服

太祖高帝特命勳臣鎮之迨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墳衍原隰物產之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灵壇古跡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哲士之生于其鄉仕于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人于是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

同一固錄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纂修抑何以成兒代制作之盛而觀今日大一統之寰區哉是書參稽諸經述考定籍井疆里俗僉賢藝文之事古今因革損益之纖悉縷析明白詳盡可謂無遺漏矣噫陳君蒐訪去取之當亦于是而有可考焉

雲南通志序

李元陽

前史稱西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雁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爲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烏二因編置學較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物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南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寶以後邊吏無良群吏忿怨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隔爲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特能不左衽者寡矣矧文獻哉我

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

英皇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爲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爲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爲雲南志尚多闕畧隆慶六年太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維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憲長樂

六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編布列郡十俾覈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嵩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書焉頃之學憲蒞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弗終爲惧會大巡侍御斛州數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恭齋郭公相繼按臨皆彙贊其決策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粤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玉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証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韋皋崔佐時徐雲虔

所為南詔諸録逃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餉經費一切成規攟摭野史蒐訪者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犂為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于域民故以地理為之首庶政必遵乎

制置故建設即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俻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于其土而功德可思生于其鄉而行誼有術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祀典在所必敬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辞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間析而第之為一十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為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官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巨匠持衡于上非陽所敢預也

大理府志序　　　楊　慎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浸蒼山像灵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岩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裒然育燁然縟犖然有當于中土之奧區卓乎無謝于南滇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裏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為

遐封陸終為黄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產里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為武牧之征條載籍昭然可以覆視矣特常頞為通道始而唐蒙為開群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常璩若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常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臚列實則録存書亡若蠻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弓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悉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于多識矣柱史溫泉郁公緒舊志而病之乃徵議于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校仝于太守黃岩蔡公蔡公奉楮及[illegible][illegible]謁給諫孫[illegible]楊公刺守侍御兼谿李公李公家本郡人宦轍與儕參識前代之載且諳去著之詳于是採柝舊系蓄合發憑古之為情且創新劖太增舊爰閱數月而新志成集六美而卷帙合時則黄岩公政成化流之暇篭坐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靈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儁髦人之景物者[illegible]新之貨餚之輪之奐之咏之攈之不翅柳吳興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為新志之助亦孔多乎慎也旣讀喬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微塵香界瑚琴晉餞解韉攙挽乃以首簡屬之辱毫非敢曰僭拙往衛之光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滇候記序

前人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躔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襲而分兹其細也太朔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溟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為照或羨羊脾而已矚山川之隔閡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烷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懍作荊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志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草之地數逾從晤言之遼甾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萬一釋其棘矜歸于畎畝則焚枯酌醴班荊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汲之童晨夕話之亦奇叙代傳奕矣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茲章叅處承郡首粤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揆事試策易文執業爰飭其族期不懲於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太守若丈郡大夫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所局隸事罔弗虔學官某軍若干人應聘以届閤弗共闔滇之較四十有二人數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甄擇也先長晏回星淳犒甚豫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錄院御史荔禹衆曰矢公矢慎乃遂比二矢祈如有日矘有如燭乃所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細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鏑之筊筊如也勰勰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戢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卌人鍥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按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删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數奏明揚取其文章也而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藻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矣我太祖高皇帝重奬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僔麗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蒙暨集傳春秋本三傳暨胡氏禮記則

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定自淵衷參求乎諸儒使孔孟後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覩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嫺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淪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蹈空師心去迹厭覩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淡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薄蝕陳陳相因辞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咕口此何異瞍矇誦詩闍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當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士逞穆穆之衡行媲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況爾滇雲

聖祖嘗有論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秀出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一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勵其也願徵崇需儗于諸士乎僭書以俟

試田圖籍序

包有捷

萬曆戊午滇闈諭秀會侍御璠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欸愀然改觀問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廳得其二逾道里疲羸狀嘅然興慨謂耆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石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哤其事亂故

聖王處士必于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稍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泮河也方書具在豈滇黔一体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嗇廪費裒鍰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

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圖籍用識不朽予日涵書蘭浦問叙不佞不佞竊嘆公清澄萬里功績卓犖非兼而此舉之大有造于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貽爲天家徵

聖朝進化翔洽士類蒸蒸蒸厲成群制科之類視昔倍加乃士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鶚薦自之爲捷逕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橐征於泰第皆繇于公之騋纏以貫其餘勇則其志閒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于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如何祈嚮以報于公哉昔系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栢

而蕕于聽繹以勉士之動欲難進靜欲及時為學而志于得之道至于論稼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穫有度而律律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悱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悱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為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雋者想亦于聽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為石田庶不負公矣

滇南修攘備考圖說序

楊芳

昔李德裕節度西川建樓籌邊圖其阨塞險要之處數召習邊事者指問之久而若親履其地周知其事

故能走吐番卻南詔夜郎之屬頗為內臣談者美其功余猶憾夫贊皇之所圖者急釋便之利險悍犬之覩也夫樓而繪之居而閲之按索勤矣然攜之不可週而隨也推之不可共而覽也守之不可世而傳也意文饒亢然負局於見耳大中丞陳公撫滇之三年西覆大寧裒諸郡所上圖地圖下執事剞劂之命曰修攘備考不佞承事令孖首事得有言以先捋人蓋三復圖考而嘆治安之畧爛然指掌矣滇至我朝始列郡邑比內地高皇帝廓然一視無復併蠻部判所無第輿圖同列戎右而孫懸西南隅若贅疣然君長號令指臂可使而強梗背約束者難運掉封豕長蛇敗我王畧緬不悔禍藩籬撤而與敵呈移守近地辛中丞往予大創之緬稍折北而進度者意異指殊若曰緬不能為害毋苦勞天子人民為信從旁之議與當局異憂矣茲一二年來有隂與緬以必自救之纍陽示我有必不戰之勢西鄙宴然無犬吠之警見謂緬無它不知中丞默操其權固難以語諸人耳業已設雄關八緬不可犯開屯田百千頃為長久計緬且辟易剺面効質而又深惟廟勝之算攘外必先修內次第諸所表首內郡而州

部而羈縻守禦使南攜交趾跟蜀而天竺東黔陽封域之內析之則地自為圖圖各為說總之則圖歸一說地納一圖其間山川之分合形勢之險易風土之美惡利害之重輕一披閱而孔明所未經章亥所未步者神馳而心往焉兵食要机戰守方畧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夫尺幅之卷舒千里可通至便也片言之說論億人可曉至博也一帙之纖素百世可傳至遠也公之籌邊與李同而善用其籌又獨有得于繪圖之外者若乃內修上策寓于圖而不盡于圖亦不泥于圖公自有神解當事者按圖而得公之解緬可剪而朝食故地立復邊關不閉滇其世世無患矣

曲江社倉小引　包見捷

不佞簿謫來田居十載愧無纖毫裨于里閈往萬起沛持社倉約相告祐筆勸行為叙厥旨庚闍至今亡其諱諭之不切抑倡導之未力也每一念至慚汗沾背頃曲江朱君百里來謁謂是前右二所年若穀貴流離餓莩之衆目惻心怵僉議以社倉一法着實有大利益幸不鄙棄而則之言不佞廼然已與之語提綽性相歙張理事似有致又聞以孝旌者知非虛恢譎誕輩又念此法拯濟窮窘甚簡甚便化書兵訓昭然著蔡自卄手以往累貫涯涌可助山海果青貢之交富借貧賑亦救飢渴即無論徵應不爽取携可約縱令善不降祥德不蒙福忍使吾庾粟紅吾飽察白而同胞頒白孩赤藜藿以充溝壑相望返之本來一腔當不其然夫以雄邸賢豪所謙遜未遑者乃縣見于鄉鎮二三父老不佞深心欽焉已又丁寧朱君曰好服十全大補湯勿貽人以為承氣飲不咎醫而咎方也傳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諸君勇哉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王奎

龍亡虎逝而群狐嘷焉風披雲靡而雷霆作此可以覯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而進夷于中國也夫夷偕無禮義君臣上下者也彼見吾中國綱常之正安得不欣然而慕然能及之者寡矣其或挺然能自附于忠

義之科君子可不與之進乎按元史龍獖集記天曆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孤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迯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噀賊罵不絕聲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孤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謚曰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予作臨安時中為文學掾寸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于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為我序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曾不多見昔安禄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死睢陽雖武弁小卒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也唐史列書特傳植大義于後世者至矣敗孤之叛中慶大籓也威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人耳食九品秩防凜凜乎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能也使天不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由而生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載莊愍死節事豈史缺與抑在夷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夷而略則失之遠矣殊非進夷于中國之義也因為述之于簡以補史氏之闕

送韓伯時詩序　前人

五雲韓先生居夷十五年立身高潔不以榮顯有期襮文忠在海外深自晦匿從田夫野叟漸不為人所知識俱可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鄙人額手額晋

皇上以材見賞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惟天純佑默相以開天下于治致也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作十又六年坎壈蹇迍自意與世絕矣長與荷戈執戟者伍矣

聖天子嗣寶曆日月重熙萬方景從開洪龐而為玉燭釋皇武而建真符返澆漓而為淳朴以納民于軌物不決十辰首拔桂慎于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之命飈舉雲蒸乾開坤闔震盪萬彙四海彈冠而起不

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合寔惟其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額手者否乎會以材見賞否乎君子曰是行也不為六卿即為三輔其果否乎予因之有感矣人每言治道有隆替古今人物不相建今

皇上初服風氣熙熙然皞皞然光承丕變一時表著將多于前功以是知治道不于常于其人古今不于常于其人蓋實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尚思

朝廷萬里簡拔之恩廣其經濟敷其賢哲于以立天地心建萬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不負九重求賢之意且危懦士大夫顒顒之望伯時行矣其將何以處我哉系以詩曰勸君以仙家霞觴之清酒贈君以一唱三嘆之朱絃人生聚散等萍梗劉祖着鞭何敢先憶昔同臨分晋時薇垣劍佩相追隨祇今遠離南海上聲名不減昔與夔

聖皇恩澤被八極有詔掄材面南國南中逐客今幾人渠是前朝真柱石北風吹汝水不流布帆夜下白鷺州謝安聲名今在晋呂望事業行歸周磻溪東山舊遊處此時風氣知如何五雲蕩漾閶闔開咫尺天衢多雨露明朝响佩趣鳳池金章紫綬光陸離調元有手會須展好揭元會還雍熙贈君以清廟一唱三

嘆之朱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醞之清酒貫生志氣傾湘潭坡老文章動星斗東望蓬萊西弱水鵬翼扶搖幾千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道文光落南紀

毛琢菴奏議序

楊　慎

甲申七月之變左給諫毛君用成死焉都人士弔哭若堵墻其予所迎護旅櫬經于途亦如之雖生平于用成有桒梓分者且罄辞致哀以此知物論矣丁亥中春走始得一哭于寢丘所乎集其奏議幾卷藏之莫得走序悲不聊閱追惟昔歲識君于李文正公門及君成進士在家大人選中迨今二十餘年矣斯文父要之誼同事後死之責雖欲無悲奚方而勿悲右

云死生亦大矣平居而驕處喬步而棄拱金人可以為哲流善患悚其先諫僇嬰其後不以事為解以佗為辭者衆乎歎矣用成言若不出口而臨大節若此致命遂志其用也君子走曩細書史局多見君瓌其論事利害卓乎不羣犂然當于人心其甄別取與不貴苟同黨阿代異者斷斷然殊不介介也獨立不惧其大過人也君子嗚呼善其生者乃所以善其死也令余于用成也何贊毁耶昔之憤世立言者美人顇榮名余獨而悲之彼豈誠善于道耶善人天地之紀其言者天弗死地弗埋也奚徒顇榮名而已觀斯集也必有洟然而嘆殺然而感者矣

溪漁詩集序

前人

溪漁者孟君錦鬯字以安溪漁別號也先世淮安山陽人洪武初從戍雲南廣南衛後授校尉五世俱業醫溪漁隱居不仕與諸吳士徜徉歌咢山谷泉澤間遣情古短律長句篇什甚富藏其家厥子養浩受君庭訓入群庠以丙科薦就銓試為瀘州分教輯其詩若干卷以存手澤以余在滇有一日之雅屬為序之滇之為郡在漢及唐隔于中華擾以蒙段而其間奇鯤渊海諸人亦自以詩鳴至我

皇明列為南藩洪武中學士王景常御史大夫韓宜可編修花綸長史程本立名流諸公數十輩先後流寓其地諸靴戟于役又多江南移徙敦悅餘風相觀而善自昆明西屆永昌東極臨安人士彬彬汲古摛藻又以遠方不樂仕宦故學不為科舉而恒嗜聲律觀滄海遺珠一帙為楊文貞公所賞其詩與鳴盛集及選粹編埒工媲美其後有陳郭平居四子出焉四家之後各有宗派溪漁其一也溪漁既抱璞懷馥又與在軒胡公西湖葉公二三詩人同閈連嗜聲之緒雍與滇之山水相暉映是可無傳乎若養浩者可謂能子籍談伯魯九原可作不亦愧乎嘉其志為序之

林皋漫興詩序

夏　詰

古之人進則著勳勞饬名檢以求不負所學退則居鄉善俗清修俟命陶情琴酒寄興林皋時發吟詠攄寫性真故其詩皆沖夷自適不負所養後之人則不然進則徇時退多詭俗逐逐于聲色勢利內汩精神外封面目即欲勉事吟咏率皆牽累惟予友龍德敷氏沖恬夙抱耿介素聞自乞養歸公府無轍跡雲山有逸縱膴養深湛以故天趣悠揚無弱靡無矯激求之古人在晉如陶淵明之沖澹在唐如韋蘇州之靖遠在宋如邵堯夫之擺脫今固不可得見矣德敷其亦有志于三君子乎何臭味之同也且也居則花卉滿庭遊則丘壑無礙閒則危坐醉則雅歌門無車馬之諠座皆金蘭之契心與詩詩與景俱化也予得其

詩讀之因漫爲之序

載籍埋言序

張濤

載道必備其器言家何多之厭儼往往志籍開涅血鎖其骨以蠢而寸不肉文言力乎軒擧之儒大逵之致詎肖贅靡卮畫隨泰熖殂死第貿與日不兩獲於是乎毀籍之憂於是乎失駒之嘆貿與日不無承而不善受於是乎從塵之困大夫斯之念具不欲朽腐皇天后土之間上羅六籍下綜諸子前括沘濛後囊耗近往往存其歎見黜其凡同無寧因述實厥刪削厥惟勤哉進乎精矣夫孰以慧大夫而俾之惜所東也劍閣巍灔瀩湍固有其文昔在子長蔣覽既得史

乃成足以千古大夫不其襲智子長和子長刑餘之人大夫孫遠之吏子長祖之先史大夫承之家學其傳固相當也大夫識蓄勝而不盡窮比之緒子長聞猶稱怪焉何論瑰瑋犹嗟嗟大夫者拊琴載筆弄鶴占辭而其置身當何如也偃息百家之場逍遥萬有之表即世出世即吏迯吏直迯迯窺之趣慱討兼爾亦信尒大夫之操術當官可知已五年而慱別駕奚感雖然大夫詎以別駕矜世世也斯集一家藏一在峩眉之巔

皆山館文集叙

莊祖誥

杜少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謂洞晰文人之肺腑矣乃又曰作者殊列名豈浪垂抑何不輕售才人聞譽若此然當是時拾遺諫草終不能獻遺興詩歌至于忠君愛國之熱腸一付諸殘山剩水爲點綴則文章盡難言之矣直指諸公素以文明高海內卯辰之間不佞諳會奉制擧義而膽矣之則見麋思弗靈麋胎弗脫一逞具凌雲之氣遂慨然想慕所爲古文詞恨未由窺見一班耳洎公按滇日則首擻諸司百執若羣長吏最殿其功能而以愛君勤政一念著爲曆約之詹之警省數言直是瑞錦奇珍碎金賸馥真令吾屬欽承佩服不能已已及出皆山館刻相示則又翩飄粹朗恬雅高華汪滚浩淼之勢且洋

洋大觀也鮫室之綃耶龍宮之燭耶崑林之鼓耶貌姑射之霞耶黃河九折入海之流耶吾眩矣誠無以名狀之矣噫此猶是公令龍岩時語也環岩皆山嶙峋巖叢之概爲天宮爲霞嶼日與大武歐寮諸峯相映帶誅茆結屋退食自公襟期曠磊旣謖謖如松下之風亦屹屹如山頭之石常以天下國家大議寄意於管候乎墨之間如闡微焚餘諸作故是奇勝即其一點一畫嬉笑罵詈盡成文章蓋借事表衷便足千古豈杜陵所謂騷人不見漢道盛斯者耶讀醉翁亭記者以爲兩文忠一時絕唱斯集也毋亦㗊鼎環滁皆山意乎記是描境中之人集自吐人中之意虛虛

寶寶閒各致其極矣况公𧋍頭諫草白筆霜飛頰令杜拾遺避三舍哉夫按鮫納然後知蜀錦之無先也窺龍燭然後知蠙珠之無媚也游崑林然後知瑜次之未哲也仰姑射而後知春雲之瀰蕩望黄河而後知百川衆流之為涓滴也昔者劉禹錫初見華山以為此外無奇及見荊山以為此外無秀繼遊池州登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皆山也而見山者異昔余讀醉翁亭記亦作如是觀余滋媿矣余滋益矣

柱笏齋二戴經疑敘

諸允修

直指朱公以名家擅由臺之業片詞傳誦人爭貴其紙頃持斧滇上值點夷寧族內訌獨以談笑佐籌帷飛檄數語卻擾兇于門庭料敵制勝中窾投機迴出手裁之外蓋得于經曲進反之秘義為多兇退巡行郡邑惧避天經學失傳謂不佞允修故業在焉乃出篋中疑義一帙相示嘗攷制公罷辭賦為經義勝國用之有司試士帖括曰疑公直參尼父心印以禮經世其奚疑抑聞之聖賢妙義非疑不入即如會子問一篇往復推究幾無剩義使非會子善疑誰發夫子之蘊則禮固疑悟之林矣乃學士家執着見深紙墨障重高堂生后倉宋以諸家詁釋破碎踳駁其中微辭與旨授人以疑者何限而逵逵膠泥師說誤認邊見終無如私何奚若是憂憂乎難扎良以卷編浩汗

若尋行數墨之難過又其猶者翕乎象數而精者貫乎神人禖迷紛紜中含妙義學者無王謝子弟之見闡欲破疑關無其力無盧摩承授之衣缽欲尋疑局無其慧無水窮雲起之觀情竭而疑端不生無峯回路轉之想致窮而疑境不逗惟有奉本于如蓍蔡矜墨守為穩着甚則以證衆文迫促之陋以清空解寒儉之嘲又奚能風簷刻燭先衆力而得靈珠耶今直指公諸義具在于承犧王莽何曷呂摹神也于燕饗弊交何冠裳寫照也于絃誦羽籥貲財粧奩器物形象之粗又令尼碟盡為真金游戲志通三昧何也若夫謝己披啓永振後學瑩于摩尼片語芳于優鉢觀者神悸心駴目境為之一變不足起近代之衰乎蓋公結髮讀書每尚無字句中探討展轉紆迴卒以妙悟其得力全在善疑斯其悟後語而猶標之曰疑者無亦指得力處示人為後學作筏喻乎學者自具性靈試紬繹于疑之外言將風見戲論一齊放下獨于無腔無盡藏中小疑小徹大疑大徹各隨根器管領此亦長空之靈鶴暗室之實炬矣逃力請付之剞劂冀以見公種種著作不出此解者近是具大識力者自得之作疑說弁諸首

蘭蕙雙清卷引

楊一清

吾鄉方外交全用中祥天與二上人者居滇之五華

圓通大刹，皆有慧性，深于釋典而旁通諸經子史百家之書，閒操筆札為詞翰，亦清俊可愛。其相交也，陳善規過，不苟為同，不矯為異，有吾儒麗澤之益焉，蓋不止度越于緇衣之流而已。雪谷師居常慎許可，獨訟吾心雖見重焉，乃作蘭蕙雙清圖贈之，彰交道也。用中天與裝潢成卷，一日介予安寧虎丘堅密庵索予言引其首。粵自孔子作猗蘭操，以蘭為王者香，而蘭之名始見重於天下。其後著於屈原之騷經，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蓋以況其志行之修潔，而自別於蕭艾資菉之流。於是端人正士，有介然之操，而積世疾邪者，往往以蘭蕙自比，人亦以是

目之焉。闕用中天與之為釋也，兹淡服疏清，修苦節，閉門危坐，翛然如有得，行操濯濯，無毫釐可訾議。雪谷之為是圖也，其有所徵也夫？易有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之取譬，交道實本諸此。雪谷之設心勤矣，用中天與尚思所以保厥終哉。楊誠齋之詩曰：山居種蘭蕙，歲寒久當知。他日年彌高，德彌卲，麗澤之益者此不淪斯，不負於蘭蕙之圖矣。予處滇城不數日，方為交道所困，以雪谷能成人之美，而用中天與文雅所知重也，故撥冗為之一言。

叅重鍥道院集要序

朱運昌

袁佛者，覺也。舉世營營，認一切幻妄為真，有得之則

喜，失之則悲，日流浪于生死海中而不自覺。佛氏憫其然，故直呼而覺之曰：空。夫世界皆空，何有于我？吾身既空，則向之營營何為哉？以是知執空為有，衆生沉痼之疾也。佛其醫乎！覺其方乎！空其對症之藥乎！世無金仙，厥疾何瘳？論者不察，很以空寂為禪詬病，夫棄而君臣，離而父子，佛教誠為可議。如以空寂為悖道，而吾儒之所謂無欲無我者，皆非耶？又況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日與聲色貨利為搆，其去死亡幾何？如釋氏言，則一切世味直以空華陽燄視之，其去其來，寧不足以滑吾中而搖吾精？久之息調心靜，神完形固，養生之道端不外此。愚也根器陋劣，未覩象

教藩籬，比歲屢罹憂困，如坐火宅，思逃清涼，無繹諸經談空之旨，脉脉若有契焉。乙未冬，休沐還里中，敬誦吾鄉竹庵吳先生，獲觀道院集要一書，因受而卒業焉。是書宗元文晁公，精詣內典，深造有得，自覺覺處，迺語纚纚萬言，大指不越觀空、調息二端。夫觀空則心不累，調息則神不牿，心神交養，文元之于圓學深哉！竹庵先生蚤歲悟道，晚益精進，年逾八十，聰明彌健，較其所得，與文元異代同符，固宜于是書珍惜愛重，不輕以示人也。先生屬余重梓以廣其傳，愧余粃倖，何能為文元公敏仲顧？年來勘破世味，無異嚼蠟，旦夕且携蒲團蘇扶，從先生叩無生義，則茲託

其可虛乎遂屬慶遠郡丞溫陵龔君以楮河南小楷雋而鍥之時萬曆丁酉三月廿三日也

送朗大師北上迎藏序

于若瀛

朗目大師滇人也滇有朗目山故號朗目不佞得見大師捉塵叩心灑灑開示得未曾有及談浮渡興廢甚詳于時劉大司空與耿陳焦視諸君子力主勝緣議復寺址大師諾闕下大冢宰李公大司空楊公太史袁黃諸君子復力主勝緣爲請藏錫寺額於是寺址又曰相繼來歸庚子大師自闕下還濟寓普照寺舊有靜禪師奉

敕建藏經閣甚偉壯萬曆丙戌災歷十五年不克復會大師來濟不佞遂私諸劉大師空以閣屬大師大師一力擔荷湊歲閣成于是劉大司空抱痾三玄自宿之興福寺來問疾聞藏且旦晚下矣大師復偕三玄詣闕下濟人晋之弗克夫孰非緣哉華嚴寺址幾失矣未有大師住金谷岩竟成馬鬣也藏經閣已燼矣不有大師住照寺竟成甌脫也大師其遠錄公耶抑靜禪師耶一復于五六百年後一復于十五年後亦奇矣且有劉大司空諸君子合力主之夫孰非緣哉大師既杖錫不佞送之河干書此兩段勝緣于冊子付大師大師乃操艇去

送朗目大師護藏歸浮山序

王元翰

大師與余同滇人也滇曲靖有朗目山師易慧光爲今號初得法于南岳無盡禪師次參伏牛大方長安徧融彼時此門第中尚不乏大知識也以故大師得恣相訂證而卓錫于荻蘆中爲最久桐城有浮山來遠錄公道場巖洞之奇甲乎內蘇范諸君子皆遊息於中中有金谷巖師于此跽誦華嚴三年大悟因曰靈蹤勝地佛祖寧爲一家設乎于是慨然興復之旋以請藏走京師藏未得而大師晋長安諸貴人具眼者咸來執弟子禮而余從漢上擢雅臺兄手書

知天地間所謂朗目云此時蓋神相往來矣辛丑後余嘗察師聞大師住濟上析東問法大師以山河大地有無詰復此時因書相通矣而猶以不睹師面爲恨乃是年冬大師復從濟上來余集久疑團結成虛見而一腔抗氣炎炎不相下及夫中宵並榻逼近無依不覺通身汗下古人所謂空手把鋤步行騎牛意在斯乎今年春二月迨藏下大師且隨藏南還矣藏不南去故大師北來及大師得藏而余失大師矣大師得藏不爲大師喜而余别大師其能忘情于大師乎哉故敘往來聚散因緣大概如此

光尊寺三教序

鄒光祚

予飭戒之暇輒與永昌吉士蘭子淑吳子崇壽論文于正學書院而復所以訂其為學之正者咸曰學一不也何哉所謂三教者其道將無同乎予曰道不為謀矣其同曰異乎予曰造人之心則一也矣其異曰三者將安取衷哉曰可得聞歟予曰吾儒內也二氏外也猶易所謂內陽而外陰也曰可得聞歟予曰釋氏以天地為泡影事物為夢幻夫婦父子之倫為塵淪而欲以涅槃滅度之以求所謂阿耨菩提之性焉不知乾坤毀矣彼菩提者何附而存也老氏絕聖與智專任玄默坎然以柔道為鑿而欲使天下之賢智皆歸焉是以術為其道者而非吾道之中也是故賴吾聖人參贊之用

而後釋氏伏其為空為頑吾聖人建中建極之旨而後老氏忘其為玄為虛惟其教有所抗衡因老佛氏與弟危氏所賴以存而不敝者也今徒見其訓術流行于天地書冊充盈于浮屠祇園靈境之設無異于昆侖合衛之故廬而其師說之行不殊于舍利寶期之篤信則以為超悟之說可以傾天下而人遂愛從傳之不知非吾聖人裁成輔佐之功存即有如歌利者之類起而為虐吾恐菩提之身神寶之具祇以供其食之不暇而暇于造人乎哉此吾聖人之功所以為大也曰夫是則其教可無施矣而猶必傳于今不朽何哉予曰予不見天地乎天有日月不使其爝火之不為明也地有康衢不能使山徑之不為路也二氏之各一其明是或一道也安可息哉曰然則孟氏又何闢之深也予曰惧其超悟之說足以入人于清曠寂冥寞而莫之救也故曰不得已也乃若今之習二氏者已不能闢超悟玄曠之門而其所傳心性本源之論未必盡詭於吾聖人之道以其言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學無壞于人心之正則始存之固可以發性靈而脫人於塵鞅者也其于世之迷蹋豈小補哉柳氏謂其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則性情爽然而有以佐世嗟乎使吾孟子復起將亦不得已而取其道以佐世未可知矣於是蘭子輩皆唯唯以進而隙子一

鶴偶前問曰郡治外三十里許有寺曰先尊儼乎身毒之極樂也則吾郡侯張公元論與邑侯羅公廷賢鄉英霍君薰等皆其前據地數廛好義如指揮車渠路光禹輩又捐為傑閣以奉所謂玉皇則老氏之鈞天玄都是已甲觀寶林暈飛鳥革即人無知愚無長少禮之殷而信之虔真如世尊上帝赫然臨之以司其考祥錯履之跡而錙銖其果報焉蓋斯人為善去惡之提撕也不可以悟迷俗而佐令之教化矣乎予曰有是哉遂次為三教之叙以與之而為之置田若干畝以資之常住照用蓋以振其善端冀驗入于吾儒教也

瑞雜言序

楊應霈

嵗重光大淵獻之元日余從雲南邑署嵩祝既竣祗謁
先師廟時東方初曙濛濛若霧淞灑空著綉為凋詰朝客持松枝見餉凝綴不异合浦珠璣客曰細與翠蕤相暎掩冪之旨可飴余諗其甘露也意如所餉而止越今日故楚守李観察仲吉來見謂環珥三十里一望千松珠璣錯落若為余而功之則吾豈敢因以還待升會大雨僅存什一于叢條密葉中既函寄余毋忝恭人矣賸粒置度抵暮春朔余忽病輒煩甚幾不能自持達旦吐塊血升許中瑹如林頭汗如雨數

飲水如沃焦憒憒神理不禁小極危迺斯汲都督棁夜度晚鍾覰彌時不得瞑也偶憶扃若牖取甘露細變亷三粒并歛其粒後覺喉吻間恍囓雪餐冰腸腹盪滌清芬溢齒齶頗煩徐進粥半盂賭腆拇指許霍然甦矣欲袞避已故為甘露預為余病而降殊矯誣謂余病態蒸甘露而甦亦適諧槃牟之偶然可謂先是庚戌秋亭左小桂栽數尺放花五朶朶結五實可奇稀矣本每朶實四五粒稱其華斯亦異矣及葫甸甯癸二年庭榴有五實四實一蔕者二三粒蔕不可勝數出示吳別駕云晉代此地曾驛獻一蔕六榴正嘆以余方昔尚輸其一俄闞樹為六者且三見此繫何祥也毋乃
聖人久于位而德動天化被草木臻茲諸瑞西南之絕徼與顧余于甘露且勿翰奏臺使知敢驛獻啓視度中循餘壘壘也其久而不化大有足奇者使桂枝若榴直籬壁間物在偕媢勿足怪余不古哲抑置祥瑞是憑而晉代人乎哉特以諸君子悠諸頌詩敘紀不欲其泯泯爰授剞劂姑自崖畧如左

碑類

南詔德化碑

唐鄭回

恭聞清濁既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岳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則風雅変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覩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愆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太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顏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藝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泊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

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俱擒南珍寇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于嗣還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持鐸鞘騙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夷掃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鞘盡獲寶物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常撫虐生变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人弊破南寧州都督爨通路婦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氏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

大計躡張仇詭蹤務求進官荣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將軍段國忠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李宓矯偽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伯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僇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佑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頼節度郭虛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為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

積雠遂興陰謀擬共殄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蒙盟搆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録與宿欲令讎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軍糧徵求無度務欲弊我六也　于是持表上陳縷申寃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陁共掩天听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顔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蝇點成瑕雖布腹心不

蒙矜察管内首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招傾敗于此差大軍將段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尚佇王命冀雪事緣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群全拔虔陁飲酖寡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陁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圖即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遠拒請還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

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并令蕃漢生猜贊普今已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倘若蜂飛文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府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叔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訶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墠叩頭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奉國痛切山川驍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霆遂宣言曰彼君納我猶吾

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讎也斷居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捫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將軍段全葛等于丘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逆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天子而與凌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隣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許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勛效遂命宰相

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犛等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于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寮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礼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將軍賈瓘為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為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粮道又差大將軍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倚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瑜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郡都督兼侍御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總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佈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並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舡之師伏尸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鄧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倚里徐來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犄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尸壅水三軍潰衂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礼遂収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恙結齎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

惡務除本越巂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為美也詔恭承上命即遣大將軍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邊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手潛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捷贊同伐越巂詔親帥太子潘圍逼會同越巂固拒被害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直越巂以楊庭璉為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今置更越巂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等與將軍欺急歷如數道齊入越巂再掃臺登滌除都督擒見兵士盡擄於是揚兵邛部而漢將大命迴布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者十萬横行七擒縱畧未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深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已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甲兵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牂歡城邑綿延勢連戎僰乃置城監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刑勢言山河可以

佴蕃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迎其於昆川置柘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思收曲靖頌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啓故能功城挫敵取勝如神以爲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叙卑位公九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戹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

貧成富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纖之恩累洽蠢動珍帛之惠偏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賧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郫出麗水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渀湊覆詔願爲外臣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墨觜之鄉候隙省方駕憩于洞庭之野蓋繇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于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烟塵不飛遐邇無虜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卭南平睥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飆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詮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立業業成不紀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羅衰世賴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效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寔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胤瑞應匪虛禎祥必信聖主分憂遐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廣印廣孌秉

節會蒙攜亂開路南安攻殘西爨師倩見屠官師賓散賴我先王懷柔伏叛矜不忘賢洗歉是繼郡帝詭隨貶身遐禽禍連虞陀亂深壁鑑爽昏匪化途丞自殪仲通制節不詢長冬徼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白刃相弁謀用不臧凶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興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群吏弛獻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孫糧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由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徵我兵戎攻彼郡縣越嶲有征會同無戰雄雄欽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卭盧一掃軍群雙滅觀兵尋傳舉國來

賓迣幸東爨懷德帰仁碧海效趾金穴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烟塵載寢鼙擊梨玩輯熈群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晋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廪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業着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辯称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潤深蠻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評曰右碑雖出鄭回卒之說南詔帰唐者回之力也讀此碑則有唐之處置失宜邊帥之誅求無厭可以為鑒揚國忠李宓負君誤國其罪不啻夷也

平雲南碑

元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内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乃憲朝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絶洮踰吐蕃分軍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兵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欵附再使招之至其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其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知奔鄯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狥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觧經畧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鄯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跤趾破其都収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夷緬中蠻國皆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于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于方夏幼長少老熙熙怡怡皆自慙其往陋非聖武不殺之恩不

及此惟點蒼之山崒駐驆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于是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于雪霜風雨寒暑之中物之蒙者薰然而温瀼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業而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介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緩輯終擇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于斯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以繩其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

大臣于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蔑質山川洒濯其民而納于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岩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柔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實嘉賴之嗚呼盛矣我臣事先帝承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詞謹再拜稽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嘘日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崮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跋息蠕蠕句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繫誰之恩聖祖神孫烈文謨諭後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點蒼蒼蒼禹跡尭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耆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本烏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舒徐德量宏大至元甲戌帝以南方未定召公囑之曰雲南勝地

極在遐荒自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後屬二十餘年撫恤之心雖切而下民之志未安今欲得人以葺其獘公奉天子命填諸夷藩以納速剌丁月忽乃為斷事官楊璉為左右司郎中塔木丁為員外郎梁增徐瑞為都事所司之士東操宋境西拒蒲甘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總隸一百餘州凡二十餘路皆公所覊是歲七月抵大理下車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慶首建文廟歲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度公之心皆為學校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綱紀法度軍旅刑措之事未常不自文學始今公先其所當為而為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得實之本矣由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備水旱禮賢士削冗員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以待勞民薄征税以廣行旅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撫綏死興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為典夫建省堂築驛館導水治橋與市井皆候農隙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死結怨于己者公悉以恩待之當時號為易治十二年冬羅槃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擾僥恃愚屢逆使命公乃徂征傳于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曰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衆勢而

攻殄無遺育必無復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主好生
惡殺之心臣下体而行之耿也數日城果下諸奠長
各齎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察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
餘城和泥諸部望風歸附十三年秋遣使齎檄招誘
廣南溪洞是時儂士貴及左江李惟屏右江岑從威
等二千人各執土物納款公以新降不受降者拜首
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歸濃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
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
道不勞一使而安定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
伯副以俾將五人士卒象馬以萬計剽掠金齒飛書
求救公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苴等釋圍而蒲兵始

鮮自後蒲甘不敢犯我金齒得以安堵皆公之良計
也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底公
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
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也
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矣經
綸既緒凡有功于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莫不稱
旨擢阿魯典納速剌丁為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
楊璉為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乃忽伱赤阿合八失
為招討使愛魯為宣撫使總管段信苴等特加恩賜
張立道為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馬符宣勅者二百
餘人以旌其功吾嘗論名實之辨而有感于公故公

能開疆辟土于不毛而不能勒勳于銅柱使南荒之
人感恩于豚豚而不能繪像于公朝此公之所能者
實也公之實跡已昭著于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
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
之又何待予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起甘棠之
詠似有愧于召公黃童不為騎竹之迎豈無慚于郭
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譽祝公寧不愧耶抑
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在
已公名在人已既無慊人何足詢為政以德澤民以
仁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
治公來舉醇豐功偉績南詔西秦追之金石表示無
垠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本朝王景常

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
作王在童稚喪所怙恃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
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
辰除廣信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
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邑命王從征福建禽元

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時天下兵樞交變治出聲生称
上意旨中宮尤屬望焉先年秉傳由陝西抵熙河布
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
大兵征番部西渡黃河署川藏耀兵崑崙戰轉千里
俘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鐵券勳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
有茲爵守乃宗祧以貴乃祖父無忘朕命敬之哉又
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戸乞失
加三副使鈐朶兒只阿烏都兒人牢二萬雜畜二十
餘萬平朶甘納都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
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畧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
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銳勇
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脫火赤衆足全部皆降明
年乱兵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遍鄜駘涵
酉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未決十
長雲南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
謂王師東下復叛衆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
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虜抜營宵遁時曲靖秉昌
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六

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任發以
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逆應之王率諸衛
兵三萬禦之翹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隊下令曰聞
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風猛助順秉風
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其首將刁
斯郎斯郎埋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馬軍
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
滿矣獻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
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綵以萬計尋還鎮
上慰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
親擊之有
詔命王還滇以僉都督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阿資
來降秋遣使招俞百八入貢明年夏王覲于亓寢
軍民罷市巷哭訃聞
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諡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內訐
水壤人卒流亡內無宿儲水絕餉運王分軍墾田九
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携貳納士不吝賚予民始
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于霜
露冰霰之中遐邇留聞皆觀天日山川草木相生懋
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夷念王不
置合辭請于朝建祠報可俾王之仳子今西平侯
纂其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適祀者五曰法施

于民曰以死勤事王兼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禋依于薨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卯凡爲楹若干行爲列戟不移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紀于石以垂無極因依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壽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狼弧攬攙搶助帝四伐基降平氣壓崑崙盪滄溟出入皇緯無留行勦洗嶺海療渠鯨長鯨既獵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塘陽吹陽就斂翠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庭上騎箕尾爲列星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神光死死飛輿盼蠻布濕通香冥琴飄颯皆從兩旌倏焉如雲構紫清入衛鏘然韻流鈴奏報事垂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于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殁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哉國家之臣之有大勲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曰黔寧昭靖王早受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于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

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迫狀聰悟過人博通諸書高皇帝甚重之命爲軍後都督僉事益祇勤不懈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夷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大鎮撫之然後能讋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蛮逐麓川宣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大候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數又置騰衝千戶所于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酋首出寇掠爲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象自縣蛮聞兵來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徇上加其勇決錫白金降璽書旁勉安南叛朝命征夷將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爲左副將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柵華閔隘築堡壘飭以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汐寺舁舟夜出洮水割兵泝祇鏖戰冨良江自旦達暮賊因稍引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括軍中舟聯爲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邦城柵破之遂搗

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等處所至如破竹賊
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犛父子竄壁匿家屬走海上
于是將佐督率諸軍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
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四十八縣八百十六戶
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他物不可勝計還朝
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
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為首
阮帥鄧容副之
上獨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

俱遁又安海島王追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
還留州蠻酋頗不供賦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
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及攻夷其地可也王曰威
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即遣子謝罪
京師而盡輸逋賦蠻中帖然
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勛戚之賢而久勞于外召至京
師命兼太傅待之礼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王
頓首辭讓
上曰朕托卿鎮靜一方此豈為卿重哉
宣宗皇帝及
太上皇繼位所以褒賜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

爲龍他郎甸諸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往平
之及麓川思任發反浸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
命王率之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令
適瘴月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
爲請命於
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
尤以敬慎爲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
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已半王
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令還鎮息兵
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曰吾門父子兄
弟受

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當忠謹其率子弟爲盡臣
道以無負
國家又曰逆賊逋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
此寇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鎮
既久數布
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于父子兄
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祿好賢容
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夷干法不忍加誅若用兵
行師非過有罪不輕僇一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是
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于講武事修戎器理屯田
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

使歸于善尤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是嘉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於

朝曰先臣紹臣大父於烈受爵命膺綏靜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是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於昭靖 廟旁制度儀觀之盛以

彰

上賜而畢臣志

詔曰可于是作廟足以致其孝經始于景泰元年秋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冬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礼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謂世

上念沐氏世勛且有世澤于雲南而黔國琮幼以今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蒞王盖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璘惟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學教授余毅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報功德近臣盖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丕之令德豐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盖宜矣

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矣其可無文以著不朽故爲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天佑

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之功師武用宣以啓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敬繼之克纘戎績第被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罔有不享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孫乃執其渠至于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載

係與時升業已久大高牙巨纛作鎮滇部山川邈遐千里相望皇闡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摩惟予其視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剷彼暴強苗或不恭敢肆無道綏其獮薙我文告飢則有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數政具宜相維先世匹烋儷美斯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此下人雨涕曷勝

當宁悼嗟追錫顯爵加以美謚先王是若作廟巍巍

昭靖廟依命服煒煌穆穆令儀春殷秋嘗以享以祀鼓鐘既設復有穹碑王之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鰥降福孔皆麗生之碑磐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滇雩邑負之後千萬年來永弗隳

定遠王神道碑　楊士奇

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閎厚聰悟過人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僉事陞授左都督時
惠襄維昭靖鎮雲南薨王嗣封西平侯仍鎮雲南王
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遠圖先是麓川不靖王
遣兵至奏發兵平之
太宗皇帝臨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先後追擒
其酋誅之四年安南叛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率雲
南兵分道進討寇首遠遁于海王合征夷將軍兵追
至日南州俘無遺械送京師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
朝封黔國公賜誥券玉帶金幣
宸親製詩褒嘉還鎮雲南富州蠻酋積逋賦不入
朝廷命王發雲貴兵討之王使人諭以禍福蠻遣子
詣京師謝罪悉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勛德命佩征南將軍印正統三
年麓川思任發據邊侵掠諭之執董乃命弟昻及都
督方政等率兵前進乘勝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
級獲象三十餘政奮勇獨進敵伏兵四發政力戰死
之旋師將駐金齒會有
旨命王還鎮王至楚雄疾革顧昻曰斯役也雖偏將
失利固吾總師之過銘曰天啓
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帝后六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徧覆翊孫
在里靡所怙恃二聖矜恻曰其予子鞠之誨之勞勅
構厥以長以成有備才猷帝有昆言爾復爾武懋乃
樹立華乃先祀嗚呼昭靖盛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
與忠嗚呼忠敬纘乃烈考惟孝之執惟忠之蹈發軔
都府簡在
宸心夙夜弗遑秉其慎欽往綏滇人幾五十年率考
之行數帝之恩俾食俾衣免其寒飢重學崇師尊之
尊卑平其政令時其作止人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
弗惠以諭以誨弗悛式劉以戒忿忿悻兇披猖
為狂遺天毒氓軼我邊疆奉
詔出師往行天討桓桓疾馳雷驅電掃富良飛渡如
履坦途兩師窮追縛寇海隅解縱懾從宣沛教將奚
竣師旋凱歌歸朝欽至策勛
上公錫爵嘉寵元臣龍章煒灼尊公之恩聽望旆旌
帝不忘遠申命南行抵苐五朔鞠躬盡心奉
國忘家志如堅金寸隷未剪躬不寧處過自倫裡予
躬引咎終于王事德善孔多顯顯華褒千歲沸磨跡
氏子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illegible]太師武僖公神道碑　謝綬

公諱琮字廷方姓沐氏其先鳳陽定遠人曾太公諱
英從我

太祖皇帝起兵定天下積功至西平侯追封黔寧王
太父諱晟嗣侯爵以功進黔國公加太傅追封定遠
王父諱祇嗣公爵充總兵官征南將軍鎮雲南母梅
氏贈黔國太夫人公生未晬父喪時從兄琮由都督
同知總戎繼鎮雲南撫公友愛篤至無何琮卒
朝廷以公尚幼又命琮弟瓚嗣兄職鎮雲南公遂得
委己于學日有所進成化乙酉甫冠入朝襲父爵夙
夜慎謹
憲朝寵眷有加丁亥命還雲南如祖考故事公自到
鎮痛刮磨豪習勤于莅政五鼓即起視事公退不入
私寢冠帶終日精覈簿書事無壅滯每修進貢

表文必焚香遣使敬肅遇
聖旦歲節行禮如在
上前朔望謁孔子廟畢退坐明倫堂令諸生進講誘
掖獎勵或修學宮繪聖賢像鑄祭器樂器給學田展
解額凡可以作興士類者無所不用其心至于惠鰥
寡除貪暴尤汲汲焉嘗奉
旨督理軍儲謂邊方所恃者在兵兵所養在食遂銳
意屯田修治水利不數年田無荒蕪庾有充積間值
雨暘愆期懇禱輒應農隙則訓練士卒振揚威武要
路增設堡哨設兵守之盗賊以息邊夷執贄來見一
無所受必加賞犒而諭令恪守王度諸夷攝服甲午

交人至邊欲假道窺覘虛實公逆知其詐遂絕之日
命各夷方固守以俟交人知我有備乃遣使詣闕謝
過戊戌尋甸土官安晟卒其弟爭襲戕廣西土官昂
貴暴虐其民弗堪公悉寘諸典刑奏革土官俱設流
官治之土人以安自是屢發兵征石屏攻鐵索箐赤
石岩蕎甸襲取南窩浦賊莽立掃定馬隆麗江劍川
永寧羅雄諸夷之爲民患者又添設大羅衛賓川州
以為保障壬寅偕都憲程公琮往撫猛密所過秋毫
無擾或以平猛密策獻者公斥之曰自征麓川以來
軍民困憊極矣吾寧招徠以德不忍地方復罹兵革
之苦聞者韙之卒至夷酋所撫邊方貼然錄功上請

朝廷有白金文綺盔甲之賜加授公太子太傅以崇
獎之弘治改元戊申
癸丑即位念公久鎮外藩上下咸宜又遣使賜白金
文綺許阿夙興盥櫛衣冠坐堂上得堂上得風疾遂
卒丙辰九月七日也公生長勳閥端慎有守穎敏過人尤邃
不敢及閫精通武經諸書知用兵之法凡命將出師
授以成算所向有功平居孳孳嗜學手不釋卷于陰
陽卜筮星命之術亦皆究心詩歌樂府隨意所到信
處可觀性至孝脂痛悍孫事母竭盡子職及卒哭踊
悲哀弔客不忍聞待族姻有恩御下寬而有制度量
汪洋喜怒不形勢位已極戒滿思危兢兢業業徐公

粹氣滿容人喜樂就視人之善若己之善人有困乏不顧有無輒傾橐濟之不吝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言往行至忠義事慨然有向慕意若發悖亂即義形于色識者方以遠大期之而遽止于斯惜哉公生景泰庚午閏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以右參將錦衣衛指揮誠之子崑為後鎮巡重臣具以聞

上褒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武僖命禮部諭祭者十六東宮諸王皆賜祭給驛歸其喪工部營葬復以雲南重鎮遂從所請命崑就鎮襲爵繼守其地始獲還官奉公之喪歸江寧以己未年四月八日葬于長泰北鄉祖塋之側初公生百爲喧集卒之日星殞光芒亘天將塋塋前握有石人漸述公事狀緘書走帑介監察御史王君璟戶部主事余君應奎來請文刻神道之碑予昔長藩司于彼知公履歷加詳故不辭而書之銘曰桓桓武僖為時名臣蕃衍世勳奉職以勤作鎮南土百夷安堵一存弗剿卯戢以武

天子曰都褒章誕敷官傳有加寵賚寔殊交人懷詐覘我虛實公遂絕之外侮莫入蠢爾猛寄跳梁于边公撫以德不以兵連人有弗給公則濟之民有無告公則庇之惟才罔所惟德有容是宜永壽僅幾五旬是奮有續乃止其身事聞當宁慨然興悼祀不可缺為公立後卹典駢蕃絕無僅有光賁九原公其不朽

滇海口修濬碑

楊　慎

熊危南也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如上如實惟為昆明池其水上深廣下淺狹有如倒流故名滇池漢武帝欲開越嶲昆明聞有此池先于長安鑿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跡可數然猶志言而漢唐歷衆叛服亡恒屢闕復塞入我

皇明大一統百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荒服之區化為畿甸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城之外環而列職者州以安寧昆陽晉寧縣以昆明呈貢歸化皆邑昆池也然亦稱曰海在昆陽地名曰海口寔此池之咽喉盈涸因焉水昇降焉濱海澤田咸遇潦滂之歲渫則浸瀦稱藥瀰漫徙飲鴟鴞弘治中巡撫都察院應城程公金始開濬之役有記勒之碑嗣是歲一與役謂之小修正德間都御史晏瑠委公懋中副使嵩山史公良佐繼之始拓于廣嘉靖戊申至庚戌大雨淫旬水大至盤盂激而成盃湝湍漯而為梟則石龍阻流而成錢黃泥填淤而象鞭海田無秋矣津昉及濟之依宸歸田者相率陳于兩臺于是巡撫都御史吳興顧公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公應箕總戎都督古豫沐公朝弼集議于藩臬諸司而右布政使南昌劉公伯躍總辨獲其事劉公與參政南充熊公

孟龍泰和胡公堯時參議晉江王公時儉按察副使烏程張公永明常樂林公恕僉事澤州孟公霦內江劉公璽丞都指揮僉事重慶耿君垚成都陳君繁舩程閱視維時南至屆節東作未起乃檄命雲南府同知孫衣數給鍾餉通判胡嵩桂士元安寧提舉姚文昆陽州同知詹法參亂之其分役諸末員照磨典史驛丞河伯巡檢千百戶而下凡二十人有差經始己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庀役者夫僅七千而餘二十五日庚寅我肇工于河至十有二月庚戌相系河成其鑿水大壩王繁未慰乃先築大壩于舊河故堤二十四日己未為土人星回節大壩成乃塹休旬與越今歲庚戌十月乙亥而庀役丁夫至者滿廿萬五千分委諸末職撥料賦鏹偕手乾作乃濬舊河斷石龍潭淤釀于河南日乘定鋪至于白沙河尾至于白塔村又至于斛擺又至于新村再至于大河南堤至新村再至于北岸之沙斛村各以石繳川廉而瀝窐其中為洩水之壩長九座壩各有水窓俾碶碑漂沙不衝褰焉其溢水大壩成于仲春下旬乙卯乃併啓火壩而空黃泥灘復自茶上壞下滙于河故滑新築從藥編篁折箬囊石壞壞如蜀之前堰畢毛蛇籠之制以掃綱沿波若黃河輭灘嫩堰法蓋其禪欄障水迴殺橫道自杞舊山場沙水引入于河以

漏黃泥灘之患辭計始漠厥以建石龍壩以丈算者三千三百有餘落成以三月己卯大壩塲焉放流下安寧富民而瀕海環滇者澤口出海心西矣風迴漣漪並靈河九里之潤月陞清泚無濁涇五斗之泥綠蓮青芬若蒭躍而來白沙舟疇狀舊迹而出是役也危如所記所云不一勞者不未逸不暫費者不永寧嗣是則歲一必修可免匪惟瀕海得佃其田仿其力環海衛所州縣若雲南六衛屯戍之籍以及安寧易門兩守禦所若安寧昆陽晉寧嵩明新興之五州若昆明歸化呈貢易門羅次祿豐三泊宜良之八縣皆蹤有息肩之慶矣若參顧公石海林公二公之功于是為參而羅湘劉公經畫始終之勤及諸公同寅協恭共作元吉不可誣也先是都督雲樓沐公式遏之鞭尤重意茲事皆著莫公出宿海口具編其膏由卷平頒穿為構積而不惜又和衆豐材之盛心也兵備副使寧賓鄭公維岳山陰周公浩萬安郭公春震武昌李公維提學副使永寧趙公維垣或屆期而適至或時覩而贊襄皆聿觀厥成也役成當有樂石之鍥以垂久遠碧溪公猥以屬傳南戍史楊慎綴詞焉公蘊備文大畧開物宏材而于古人曆數如張平子郭守敬無多讓焉平子之修南陽濟水十二堨流有陽鏞之碣可乩守敬修北方水利載在本傳易曰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慎嘗謂不精義不能入神不入神不能致用公其有焉石海公文獻故家也激揚雄斷天贊令圖人與成能易之裁成右民書之協心同道公其有焉繼顧公者雪灘胡公奎絃林公者劍門趙公頎然期期並隸克成厥終宜鋳靈陶銘稱無極易瀆轄紀奠永呑也今乘其閒鵜鶘載也萬寶千倉咸水資也淨兵泥儱粵水害也變理之方惟人賴也惟田有土荒甸外也池以昆明寔襟帶也周環三百滙瀦瀨也田于何所澤瀦派也岑雲波水則壞之也喝腹徐哺務且兆也哲匠莫抑祇以怪也事不避難敢忌勇也後不乘借潤南戒也行險而信游至封也巫山爭谷峪彼閾也我行其野懿經畫也象河麗流若恭蜀樂鼐樹則里雖管籥也棘聯膜貂井賜饋也自今以始三登快也溝洫陸澤星羅灑也秉黍苦秬減殺稗也靄迤齊橋欣擊汰也葭菼藋森建燕殺也左倉右粥公遺愛無東阡西陌罟無餌也蝸石鶴髮柔欣聖代也上章閹茂月柔艾也龍若石險山碣彼壞也吮丹鐫詩禁無沫也

雲南平諸夷碑

趙汝濂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府雲南之又明年為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叛劫殺自恣惡稔熏傴公召群工而誥之曰賊祖贊

亂國經往者務為姑息以致諸夷倣傚漸不可長矣是奏聞

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鎮督兵各奉其戰戎器既備師徒既簡禡纛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加雲呼聲動地逢賊于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鏃雨集砲聲雷鍧百里之内原草為赤公乃協于元戎參于臺史躬蒞大軍親壓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闔師闞如虓虎熊羆十萬縱橫膠轕兵鋒旬東行伍啟竄飛鳥不過蠛蠓不通虜乃計窮奔逸沫江入蜀衆謂虜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蹤可攻力排群議定策造舟梁撤星弛戒令速發憲臣聲叩將士誓死金砲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趣姜堡招來向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運籌遣援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兪胄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岩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蔦可山賊有伏兵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搗蒲桃村燬賊營千餘間斬發林箐一汁凶處由是刮野掃地莽騶如濯涗無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綫鍔逆賊繼祖與惡黨于大才阿坊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欽鈞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為禍階公以通尚洞宜窮

神觀化之力孰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姚鈞兵功初成隨斬一新四堯既除諸夷胆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凱歌而旋萬姓歡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欽至論功粵稽往事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我功逆使氈裘生心狂夷擾嚮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公范止申明

國法誅削群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之賊于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于祿納冬擒者索于新化州乙丑誅鬍遯于尋甸昔之蜂屯蝟集者既一掃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若不一戰而拔自此

當宁無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勛著南征今日殿功

誠不多讓昔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咏未作非甚闕典歟滇與閩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擷實跡會衆合詞撰詩十通勒石于點蒼山麓垂警于無窮以俟太史氏采錄云詩曰天挺哲人加意窮民我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日此南服寇攘與隣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堯僭號何如腐鼠山擒雙孽無煩再舉其時伊何孟夏在暑是歲之秋楚雄告憂螗斧蝟蜂擒懸乘州會不逾時亦既剪劉沍寒之節有豕載呈一麾髡之遂傾其穴乙丑之年群盜蟬聯禍延尋甸一群驁然運籌得當弓不絕絃以俘其馘吊此顛連

我公

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由嗜夷兇剪亂風掃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惡浩天海山非大公用震怒歷告群寮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徒爾倫公刀載爾糧糗忠蓋是昭歲臨丙寅火鐘之月禡纛滇池公秉其鉞紀律嚴明飈火奮烈旌旗獵獵師喋喋雄風燮燮鼓鼉雷雷軍威所吞千里震攝既輿虜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飈起雷騰矢鋒簇雨戟火流星羽觴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響破岡陵虜魄既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

其地彼酋既藏我師如鶩越歷尋甸擒蒐必至虜呂萬苑奮其螳臂欲當我車千鈞並棄殪彼二酋獻馘于轅大憝既除餘兇雞豚俘鈞于姚斬新易門西南頑梗彌雜無垠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届國勢斯尊往昔征從半途而散綱紀為弛夷乃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繼之通尚觀化神算無遺重泉匪奧九地非疑凡所指授動中机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体道文章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無讓可無咏詩刻郡安攸入熟不思吾儕士著桑梓於斯勒祠山石永鎮諸夷

漵江祠碑

徐中行

蓋方伯戢在旬宣今者則益尊重必籍良二千石為之宣德達情乃及州邑長吏惟良穷鄙乃及焉鄙人何知嚮其利為有德則以長吏二千石德我我于岳牧長伯何有故列藩凡數千里其孰為之巡行郡居都會而詠甘棠者尭何知在吏郡必也若召伯所說于民乃謂若父母貽我以嘉樹王父母寔樹之我不敢忘其休幸岳牧長伯惠然來為我圖我雜鄙人奚忍忘之寢堂斯作伏臘而舉使城池如帶子孫如綫廟貌未存保我南土此滇之漵江祠祝陳公之謂也公在滇凡八載為副使參政去則人士思之來為右

使而雖岩更出谷開都會城外於洞往迎漵江城江武幕其爲左使畢城徙而自記之致敬焉曰水洞穿矣孰爲為矣禱屬記于予漵江之役以予嘗知公當記嗟乎公為良吏乎右奉為臺諸司之盡及州邑百執事之力不自有其伐焉民乃歸德乎公公逐伐益章章矣公夫漵江擾溯出之勝

明興以來賊復敢窺而民狃樂土猶寢積薪之上抱火而厝矣焚如其勢至曲突徙薪之不先灼爛上行則晚矣往者城嵩明于已破而于屠傷亡補武定之有新城則鳳賊之変亦拜必條其利害若呼寐而使之起乃以慮始以動大衆卜云故府不吉不遷無城周為陜九嶮而覲群鳳居金蓮玉筍之中東西各五六里且無水患滙以大江形勢金風氣固輒告以從盤庚所難其請益笑佐貴大司農不忍予而重遷者乘言不便頗重二千石為之罷工公獨毅然不奪惟恥偕滇之餉以濟使

國計不失六閱月而告成民咸保有厥家伊誰之賜哉在昔仲山甫之春尹吉甫為誦召伯謝功之成嵩高烝萌所由作狀城之勞方伯戢則然耳第今環岳而牧稱有于垣委之州邑州邑告成或于勞苦不問焉況炎徼吏郡而公也若此乎時武定甫畢廣西並衛咸受公之經營罔不殫心力而從之故其膏澤若

膏雨受乎參幽發之御氣若高山出雲而潤四垂也其老乎弟歲時以祀是用樂章雅歌乎此可矣公名春錢塘人二千石者柳州徐可久也

大理八蜡廟碑

李元陽

夫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為蜡祭以報穀也其神八故曰八蜡一曰先嗇神農也二曰司穡后稷也三曰農田畯也此聖神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表畷曰水防曰水墉此利于穀所當謹者也曰貓虎以祛承鼠曰昆虫以息螽賊此害于穀所當挨者也蓋莫不有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宴會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

歸其澤其樂則歈謳頌擊土鼓是爲蜡也昔者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諠宴會之財也今兩河關陝山之東西皆有蜡廟獨南中缺如嘉靖辛酉郡丞江公莅此大理謂人曰吾昔爲滋陽令蓋見諸郡邑皆有八蜡廟焉對者曰茲與其有待乎夫事無倡闡齊滇之有蜡其自公始乎會歲飢米騰價踊未遑營作乃者亦千餘人公乃募民之有餘穀者數百家使以次施濟施者無大費而乃者全活君子以謂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公又謂賑不可爲常欲米價常平其惟社倉乎遂以贖鍰買穀貯之今民間去其糶糴不足以恥岸沙之可耕者農藝其耕以益之明年歲稔以提刑憲使分巡金滄謂郡丞曰事神治人其道互用吾觀于志郡而倉世知丞有禮祭之志矣盍爲之蜡廟以祈年乎丞曰諾願也遂上下原隰選地于城郭浮屠之舊爲之伐木輦石陶甓料胥吏之惰者得十九人权量之欺者五十餘人俾量罪俱材作廟以蜡焉郡之縉紳相賀曰吾今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謂其不能廉也今食于人而思所以食人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斯之謂與分巡名謨三山人郡丞名應昂攸縣人也

重修五華寺碑

鄧　浩

滇城北有山蜿蜒而南委蛇起伏乃逦突出城中曰五華構寺其上名與山同勝國時叔建所謂憫忠寺也山僅十數仞遠可見百里金馬東迎碧雞西拱昆明池水汪洋滉瀁鏡現于前烟雲樹石指顧千萬狀謂之滇南勝槩信然也

本朝洪武中我

聖祖高皇帝命黔寧昭靖王討平元孽作鎮南邦謂此寺㠯祝

皇釐下介民祉因之不毀永樂中定遠忠敬王定遠武襄伯相與葺舊增新欲弘覲度成化中黔國武僖公又從修繕之于是傑構偉觀爲南中梵刹冠冕矣歲久寢敝嘉靖黔國恭僖公經畫重修不果如志今都督雲樓公繼鎮之五年政暇游覽見其垣頹堂壞棟宇攲斜庭除蕪穢乃出金帛市良材倫再閱月告成廣殿披雲高閣麗日浮屠龍矯經藏翬飛藻繪丹青光彩奪目至于門堂廊廡客館僧居庖湢庫團亦靡整飭朔望經梵鐘鼓之聲非故常矣公顧而喜謂不可無記使來請刻石之文浩惟佛法入我中國千數百年所建寺宇殆遍天下莊嚴像設者揮金施宅亦不辭崇奉威神者髡首捨身而不惜何以致此執禍由廣利之言對冥報應之說動人也滇去西域爲甚遠夷風土俗語言文字大略頗同故滇人事

俾吏通天下為言歎行之表不知畏威懷德而知不
敢以継為晉益信尚既深相随變化而不自知也公
承先世之烈受
國家重寄邊隅無警才力可為修廢舉墜繩其祖武
纂之基安邑圖報忠之發因偕成化智之明遇事敢
為勇之决鎊羨觀弛末務徒役心形無裨政治者殆
胥壞矣誌之以告来者

恭肅嚴公神道碑　李長春

太宰滇南嚴公之以病謝銓事歸也
上數數念公會大司馬缺
廷推四三人而公與焉

上特起公于家以太宰治本兵如楊襄毅故事已復
手詔摠庶事重今亟馳驛騎趣嚴尚書來時公里居
數兩載耳從床第聞
召感慨泣下曰此羸者骨忠能就鋒車邪乃具疏控
辭語甚危迫
上憐而允之令仍予告且諭以慎撫養需後命無何有
詔加恩大臣歸老而有聞望者于是晉公太子少保
歲給廩米輿夫越二載而公卒訃聞上震悼
詔贈太子太保謚恭肅予祭葬如例
恩卹至周渥云公伯子宜等奉少司寇郁門李公狀
謁予銘其隧石曰此先子治命也憶公宰敝邑時歲
乙巳吾以降比戊辰余入詞垣公適撫蜀晚乃從公
朝寧間獲嚴事公辱折年行而交之即無能彰公不
朽顧詎渴悉辭邪公諱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嘉
禾人從滇南自高祖子敬始子敬虎々生壽々生鎰
號春鴻配徐公之父母也公家四世業芳儀所全活
甚衆追公生穎卓異凡兒人夙以叔度目之吳里有
老祿施先生者為其息女擇對見公即以歸焉年十
七與茂才應試嘉靖癸卯薦于鄉明年甲辰成進士
授富順令吾邑事煩猥而吏多弄法作奸公以一示少
年治之遇事輒迎刃而解老吏皆慴悸失色又尚儉
樸衣食無所務華自奉稍外絕不入一錢踰年以母憂去

素裝蕭然也已補邯鄲治聲益通三輔間以立祠尸祝之
徵入為屯田主事員外郎與修外城事竣陞郎中有
此林逮役者費以巨萬計增俸一級稍遷服竟無補
單騎公在部署文計資當有顯陟功攻辭直辭時出
守保定時畿內枯旱郡盗蜂起公曰吾不虞盗而虞
民今民方苦疇勞而長吏猶推剝遇之何異為盗敺
邪乃條議裁浮冗均勞逸如停京師庫役諸不便者
民使無動搖盗亦漸弭尋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
政四川按察使至右布政使公加意撙節完庫之積
最饒值臺臣奏
詔會計四方帑金獨巴蜀贏羨言者咸推轂公

稷廟乃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復徙四川公至是三仕吾蜀矣益操精勤廉約爲治蠲苛賦削冗役一切公私費悉從减省又屏謝會拒餽遺公廚淡薄無異邑令時蜀故有課銀三十萬歲輸太倉太苦踔遠公請改給陝西三邊以充兵餉迄今便之番僧入貢歲增至千餘人公定爲額數戒邊吏毋聽闌入都蠻數訌內地有司聚兵團操備之久遂桀驁不可制公決策罷之計公在事所祛積弊者若而今裁浮費公決者若而金墨吏不得飽橐而猾胥亦無所染指然肥播撓耐見者若爲揎齟稍與部使者相左會流賊掠太平東鄉諸縣部使者論公推諉當罪時內江趙文肅居政地手疏援之畧曰臣聞靖之撫蜀省費愛民綜覈任怨盡勤廉之臣也今歲值饑饉荒亂流困苦賴其安輯而遽欲去之是奪蜀民之父母矣

天子然是之而不能拂秉議僉公歸待用焉

今上御極之二年甲戌起公撫軍鴈門未幾明年復起貴州未幾陞南大理卿徙北旋陞刑部右侍郎進吏部轉左陞刑部尚書蓋戊寅歲也公自以爲

天子守三尺知有執法知有徇也故秉法廉所輕而輕重咸得

上嘗諮中使以事對簿者曰爾第往聽尚書自有平年滿三載最王父母父母皆予二品誥命廕子宜爲太學生有尊牢寶楮之賜壬辰秉政者没太宰以黨人敗

上欲大有所更張是冬特

命公攝吏部尚書頃之即真癸未主太計事公曰比年用操切爲治撟虔吏大愉快矣不及今進端良退斂薄以振吏激局免救火揚沸之患和故是歲所擯黜者叅衆稱當又舉岩穴知名之士與時齟齬者布列中外世道改觀焉公以積勞致瘁遂感痿病乃手疏乞骸四上而後得請

上初遣中使勉賜慰問屆行復賜新欽令乘傳往公輿疾出都門朝士嘖嘖語曰天

未欲柔海內乎胡以亟公歸耶余方自蜀還館下所親睹記者如此公歷事[illegible]三朝出入周四十年兢兢以名檢節槩自砥故澥膏潤者塗附恥脂韋者亦捷自宰邑以迄宰天下無二軌焉然清不絕俗介不拂群視世所稱岩異峯距之態無有也恒語人曰勢短世長與其逐勢而畢池毋寧起世而予予也其趣操可睹已余嘗評公修潔似及淮揚節儉似公孫丞相守法不阿似張廷尉推轂賢士似鄭內史顧黯贛慝而公坦弘矯而公誠釋之顓爭而公默移當時趨和而公特立由斯以談未知其孰賢也公真古大臣之選抑籍令久握銓柄其績

效奚翅如所已試者和公內行淳備篤于孝友訓諸子以身為範皆化公之儉有疏布風遺澤蓋弘遠矣公生嘉靖甲申四月十八日卒萬曆庚寅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七配施氏封夫人子四曰宜曰實曰賓曰官女二賓毋為側室王餘皆施出孫男女若干人詳見誌中墓在艮山之陽銘曰公昔起家出宰岩邑清操絕倫頌聲翕習入直郎署狷介自將敝衣羸馬弛彼周行乃綰郡符名高馮翊于臬于藩四方宣力建牙入蜀琴鶴蕭然清猷復出節愛無前亦有垂唾風稜如在帷其似之威詟澤㴋流言怨中舞譯暫帰矯矯丈夫抗論其非

冲聖績圖丕徵耆碩有

詔賜環九列虛席執矩司憲持衡佐銓靖共在位

帝曰汝賢鼎鉉豪吏黨比竄伏

帝擇統均授公臣軸乃繩姦慝乃屏儉壬蒐羅巖穴罔間幽深氛曀初消海宇交慶夙夜劬勞盡瘁以病乞骸而去危詞屢陳

帝顧左右惜哉老臣休沐幾何樞庭在起徵車未升

恩綸旋彼綿綿二豎竟殲厥身震雷告異聲動蒼旻

皇心攸悯愁渥孔厚易厥嘉名揚芬不朽蒼山洱水毓秀萃靈二百餘禩乃見與形天壤茫茫聲光赫赫企德懷風視此樂石

滇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第十一之八

表類

賀破吐番表　唐權德輿

伏以聲教所被遐邇大同蠢茲西戎尚有遺類式紀亭鄣且稽靈誅陛下廟算無窮天威遠震以夷商感恩之衆佐藩隅制勝之臣地取以多方累獻捷事皆前定必稟聖謨斬將搴旗出于料外堅城便地盡落彀中通荒服會期之途絕餘孽窺覦之隙奉威懷之命以律而藏兼夷夏之師在和而克此皆陛下神武潛運妖氛永清蹤是成擒自當盡殺臣等謬當樞近

媿乏廟謨幸覩成功不勝大慶

請築羅城與南詔表　高駢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殷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異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險城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版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于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斯槩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親過劍門料蠻賊奔逃不敢回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內戶人莫不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圖廣築羅城以莊權閭將

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罔思忠蓋懷乞所奏

乞宣付羣臣僉議

又築羅城成表　　前人

而川境邑南詔北鄰頻遭蠻蜒之侵凌益以墻垣之湫隘蕞是戎兵同行剽刦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戈遂使烝黎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更議遠圖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貴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將校分其地界受以城基運土裹而子來持石杵而雲集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飛縱雲梯之殊立無計登陴白露屋凌空漸擧莫及龍城山對峙形勢不如霍兆烔青甃磚砦碧縱蠻再至無計重圍皆仗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秘制

牒類

回雲南牒　　唐　高駢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從神龍煦萬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木西届流沙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費航海而梯山請混車書願爲臣妾是知畢微螢耀不敢竝於太陽醯雞蹄涔焉能踵于神鼇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且以蠛蠓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標霄雲南頃者未合六詔併爲一蕃與閒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文欽禮詩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庶善既知太恩合報忠窮兵再犯朗寧重陷交阯兩俘邛蜀一劫黔巫城池皆爲灰燼士庶盡作殭屍轉恣罪[illegible]同知恢華啓越嶲之舊地開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定始都護不閑理兵朗寧忘戎未解誅鋤竟以侵欺咨其殘暴甚此若親征海裔克復龍編駕三千之師勒十萬之衆南定縣全軍陷沒如乾鎮正馬不過羅和十空嘉寧俱盡皆衛殷前遷斬首騎將麻志亮七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沉白衣殘命之裏如赤日消冰殘朱弩住冝之軍若紅爐熔雪諸胥亂戮思繒自裁董鐸龍之恂惶范昵些之窘沮江播則盡

第1772冊

底焚燒柔筏則從頭覆沒波封尾解拔耶大隱容㲉誅勵若高原之縱燎等閑撲滅如順坂之走丸收還城池掃殄妖孽伏膺謀之果斷資神術而進擒擒韓信威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業其千勝負詔國洞知昨日來領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疑阻直擬誅勦前詔王遣張棣成等揭言和好身總入境兵已繼來侵朗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已軍令處置詔國前後俘擄約十萬人今須送杜驤妻言是沒落杜驤宗職本住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驤早綴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無百戰百勝之勳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驤官銜李瑤門地本是親近但王室蹤宗天枝邈派而已李氏并詔國未央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是故牒

代高駢回雲南牒　胡曾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奘餙過多欲懸何極實以卜同遷鎮才到藩籬且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唯認冀咩尚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處號要從徵耗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化風行居德雲被雕題靡膝駿

舌折腰卉服來庭詭表入貢蓋以深明韜略精究龍韜波伏而天單偃南土皆然侵軼我華夏無怠不可手將謂我皇帝有所負于彼邦邊臣有所負于彼國憑彼直我曲獲罪于天是漂木夾中懷用貯帶帳及披迴示已見事根止于因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于小怨終此深讐吞噬我朗寧虔劉我交阯取我越嶲抱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于有德雖云有德下須相時蜀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論堯舜禹湯之賢過羲龍太合茫茫無其鍵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于秦末隸胡亥之亂因顏回閔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范衍公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天命昂沸可期日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制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為臣以為欺天乎自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子貢手曳杖逍遙倚門告衆而寢耳奔衣識天時符堅不知曆數妄恃強富氣衝乾壙莽以百萬銳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畧以

六十萬精兵扣于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爲斯天闕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王杖鉞于岐山漢祖脱褐于泗水我高祖起自濠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遡殷紂之暴剝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斮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脩德觀于聖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

皇方宵衣旰食府克踵舜遴事三考冠冕垂像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天下有人聖有周王家有姬旦户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恃實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人亡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卿黔黎野無歌風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户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遡隋煬荒淫傜役不均徵斂無度竭生民之髓

壁爲巡幸遊賞種虎望群賢採烝庶毋浮沉遼海疏鑿汴渠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舊臣思成垂拱恐習干戈皇天方眷國人方歡悉下前令雖如唐祖家有魏徵户生玄齡者乎僕雖自幼紈素耽黄石既採師律固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毋傷虞芮之爭固念姬周之議路苟不獲已卽須討我且蜀地潤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縁從前元我皆是儒者有昧見機而作

但守升平之元規雖分常慮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鼙而進鉦動而退其與之共苦與之均義榮墳荒情猶於鄙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人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撞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已來騷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虜人之夫焚人之廬舍使人暴露剪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況抱雞搏貍下縣人數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然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衆流縱棹下坂推車

豈劳心哉僕官是宰衡位富侯伯被堅執鋭雖則未會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訪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下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于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號六詔未聞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晋陽何其謬也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文王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享傲薄貨魯國享貨薄傲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

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蕞爾六詔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劳遠離庭户始識安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顔之知命翻效苻堅之覆車交阯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真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示訓

齊士卒調集糗糧式玉露垂桃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嶲吊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城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以具前緘奏聞臣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檄類

開越嶲諭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一征匈奴單于駭怖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發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illegible]恭益州渠帥雍闓檄

蜀漢呂凱

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消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

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志食故略陳所愚惟將軍察焉

書類

開西南夷難蜀父老書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之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矣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

宰當斯之勤豈惟氏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劳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竑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休德反衰世之陵夷復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劳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殆于憂勤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于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劳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貽韋皋書　異牟尋

異牟尋世為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為澄雲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於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辭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瀘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墻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嚴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陽壽野一顆懷搏嗟有如媮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

喪亡毎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番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番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番詐紿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代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番勢分力散不能爲疆此西南隅不煩大兵可以立功云

報南詔坦綽書

唐牛叢

竊以詔國自爲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于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受方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頌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爲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爲妖孽自四五年來侵我疆土圍逼我城隍盖以姑務含容不虞搆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況乃毗橋喪師澁江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擧螳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搆狂詞且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外蠻貊以雍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因其褻瀆示彼誠懲

況天設華夷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凌天子藩屛必數盡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動于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度瀘之師深入鐵柱之境必不更七擒七縱即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無及坦綽今既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閱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即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繫候于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鄭龍段酋遷二人特此報書

黔中與人書

宋黃庭堅

頃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比來絕無香撻時時焚降真黟箋淺俗塵霍虐躁非主人深静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善脩瘍遂乎復爲焚香何不見寄如王所献天女惟我能受可與我呵呵

遺梁王書

段寶

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俱衆而自詐其但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鉤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登絕今止遺一孥一奴奴再贊華黎况孥恐不配阿礶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換作蒼山滇池改爲洱水彼時可望吾兵來矣

與鶴知府董賜書

本朝傅友德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磊磊落落出群不羈然後能揆淤泥脫塵涅策勲當時垂名竹帛飄然而立乎凡品之上亦猶騏驥伏櫪鸞凰棲栅其始也雖與駑駘同豢鷄鶩共食無異于彼一旦遇伯樂振羽翩然能馳騁于長途而翱翔于雲表也昆明古西南夷去中華萬餘里困元之季天下鼎沸

凡朝受命海內維新梁邛以元餘孽保據其地弗遵聲教者十有四載天兵南下問罪討惡余忝帝伐之任受鉞専征辛酉冬戰于曲靖之塲大破其衆擒其總戎轉鬪烏撒遂平諸部梁邛計窮出奔而殞其他豪傑或降或叛或就誅戮或被囚執者相半矣于時

足下以前安寧知州來見于摑亂之中余目而異焉遂加勝狀仍試以事綏招降撫順綏緝遺黎民頗著誠款遂官貴人咸稱其能於是乃復其任使保妻孥焉壬戌春烏蠻搆釁流毒邊境余與諸將統兵致討時有大理起釗土官高生等悉萬構城欲僥邀平俾令朝

覲而閫帥不仁失于撫字致令驚疑搆隍而逆及至本土遂為仇讎舉兵相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猖獗閫帥莫制矣足下介在群蠻之中確守歲寒之節斥其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與及入滇復與列輩分守城壘捉敵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有功也副將軍平西侯聞雞來赴誅鋤芟剃學壘復定余至滇平西侯備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亦士之始遇驥之始知歟余征大理足下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為師前道招徠劍麗降伏西番威聲頗振有功必報古之道也奚新舊為乃奏

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任任足下以牧守之官保障大理爲滇外戶恩亦至矣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城之時也可不勉歟古人有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于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謹紀律著恩威毋暴橫而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

孚共寧斯土以副

國朝任用之意策勲垂名不其偉歟茲因師旋留詞以識惟足下勉之

議開金沙江書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番界共龍川犁牛石下名犁水訛犁爲麗東經巨津寶山二州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受青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武定府受元謀西溪諸水又受滇池螳螂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入滴濾部受尋甸牛蘭谷壁嗌嗟化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巂諸衞合瀘水受懷遠宜遠越淇

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羅打沖東河鑿地諸水又東至馬湖府受瀘其大小汶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受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爨氏僭稱北瀆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嶲越郡尋遣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迄隋通塹靡常至唐蒙氏世爲邊患至酋龍極矣屢寇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繇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二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擒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

南之夷

國初梁王拒命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廟算悉出

聖裁諭潁川侯等曰關索嶺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地圖謂皆恃其險乍臣乍驕范曄謂爲深阻峭紆徐岐道宋初謂喪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大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涇合江漢朝宗于海爲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爲天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夷負資其桀驁雖建立城戍僅僅自守時或淪沒豈知天有星度地有經水人有脈胳禹貢于每州末必曰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帝都若天下大勢以水爲經紀也孰謂滔滔大川可浮可達反合而陸乃北至永寧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禹外薄四海各迪有功夫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執事之議詳矣爲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各責責效譲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代天下之事者也然英傑見同必有繹之者纘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肩樹滇雲百蠻之背昔爲絕險之奧區今爲掌中腹裏我

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于此凡有識者咸日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露布類

姚州道破諾波楊虔露布　　唐駱賓王

略云浮竹遺嗣沉木餘苗地接冉駹詞屢殫于諭蜀俗通槃瓠聲不輟于吠堯

破蒙瞼露布　　前人

略云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為中國之患三年疲衆徒聞定筰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逾扇

破吐番露布　　常皐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皐等言臣聞天討有辜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為壯由禹先豁聆之至四極爰暨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然咬白闇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鳳鷄摩河渠武節博摩月蜎率卑人之有指忠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然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祲沴栗仰太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辟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坊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邀積石之遐陬有吐番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遣將之聘兵瞰戎亭之虛假為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蠻賊搖我疆冉驚叢匈騎墟敢於深入蠻踞至于親屯惆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

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闐鹽夏以椅虐夷德無厭弗悔往金之戰楚氛甚惡楸輿裹甲之謀蕞爾為繼整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韋并力麋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頊顙于邊受命于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特鹿之勢彼既失纖橋之險我遂克崔和之郵盡竄匿於龍荒復虔劉於鱗塞挑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雠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膺其旅以殲乃雠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較壁東川貔虎之師爲鑾撓其腹心而鵰搏其肘腋隶鮑矢壹大治之諸將至陳浦等統五萬衆出十一道濟師而顛之半策熟地陸之初盡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也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偽東境丑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遠連連執訊稽矯獻俘都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鮮拂塵無潰醜脫冠犇谷靜山空有訖烏沓之僇區殫域咸沈雕智盤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賊勤功滇池之棋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王之勇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

等承帝之明敕王所慨閒遠門謁侯坐杖而極之舊
對紫微殿受俘重覩崑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
切屛營之至謹遣其官奏露布以聞

銘類

銅漏銘　明朝張紞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當極精緻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煁銅漏先總兵官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侯襲總方面既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羲和授時以象觀天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嘉壺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秒末歲功所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息天人脗合視此爲則四民之業各守程矩利爾出往安爾寢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咸熙家用平康藩司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茲器之妙

自銘并撰韓宜可銘　王景章

洪武間景章任山西參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累謫戍臨安王嘗謀于韓曰吾二人白首相予以至於今天將崇茲土爲吾堂若封欸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道又懼道之弗白于志也生名全字景章太原生自號括之松楊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不可以挹酒漿祇適其逢而繫其膚不規而方惟秉以常將殞質而連喪抑乘天而擢芒又何必嘵嘵而較其長短徵以銘章繫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

銘不豫吾銘可手宜可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趙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也公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林于姬國以爲世恆鴻基宋績肇啓系相琦二玉緜緜以丕緒歷元不競世佛𢘥先生悊德執不倚摘姦集忠神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厲載棘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栞我銘其藏永厥期

都御史王啓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向焉用銘天將崇茲土死欲留其名道別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見齊有太公望投竿遇主依周莽又不見晉有陶元亮棄官不仕自作狀我欲滅迹逃太初滇陽婺女皆吾居風塵南北棟不得不作賢臣

傾亦無封禪書

昆明毛氏三節銘　　余承勛

眉山文博毛東鎮一日持其家三節卷過余余讀而嘆曰節一也而所成之節之名各有專稱焉如劉母撫孤及孫保有毛祀謂之慈節可也覲母霜居誓死以成姑志謂之孝節可也四世至給諫琢庵公立朝正色抗疏死諫謂之忠節可也嗚呼慈孝忠節國之紀也有一於此亦足風世況萃四美而萃之一門乎乃銘曰維坤貞順挹一體元剛德資始象此淑媛皎皎嬰節風教大原嘉渠維則士行攸歎牖代罕匹萃於一門曰劉與覲撫子若孫中流砥柱狂瀾蔑奔脉谷饒景亦職載撤嶶音克嗣毛祀以存皇天錫類昌發後昆有曰司諫抗疏叩閽杞顏議禮流聲禁垣有曰文博師道孔尊譚經振鐸鏘鏘魯璠衍澤未艾降社益繁匪先曷啓濬委宗源弘風訓世彤管載言表閭表墓迓寵丘園故告司諫以慰忠魂勒銘三節不崩不騫

咸陽王廟銘（有記）　　王臣

世之廟食垂萬世而不絕者不於功必於德德難知而功易見其宜祀之均也昔羊祜杜預之守襄陽也祜以德預以功李冰文翁之治蜀冰以功翁以德見諸事業之大感于人心之深杳卓乎莫之尚已然其

所優劣軒輊亦自較然矣乎惟存於內者真行于外者義巍然炳然合二者而有之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蓋有不隨死而磨滅者矣若有元行中書省平章事賽公咸陽王其殆庶幾乎王本諱瞻思丁爲烏孫國師之後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至元甲戌王奉詔鎮諸夷藩遂來滇南舉賢用能分職理務下車之初以興學育才爲先建文學歲祀于二丁收置載籍以示學者抵大理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博採而力行之政聲大著南荒之人翕然嚮化繇是省徭役收散亡恤鰥寡備水旱優禮賢士汰去冗員置屯田以便攻守薄稅賦以廣行旅饑寒者衣

食之流散者撫字之凡興利除害之事靡所不究又建省堂治驛館修橋梁興市井百為之備而民不知其勞十二年冬會羅槃甸叛正往征之諸將請攻王不許降卒有乘城進攻者王命縛之羅槃王聞之遂奉國降諸酋長各獻金幣奔走若不暇王遣郎中楊璉諭迤西和泥諸部皆望風而靡比卒安南王遣使齎經為文致祭百姓號泣震野已乃請諸朝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謚忠惠

大明有天下雲南入職方王仍廟食焉因記而銘之銘曰王昔奉命治西秦閩民以義噓以仁耳業餘爰科家蕤遐黎宗碑同瑛琅窮邊南滇化遠蚩詩書禮樂流濤酵邛人戴之父母親鑾表倚為蕃籬神社手廟謨無匹鄭森手功烈羅星辰犬羊蹢伏敢信信春僻發育蓋櫬牧首丑臍落拜望塵頓焉赤子輿國珍裁德旌勛優詔頒公措躬素儼跽紳鍾嗜鼓瑤籩豆陳諸侯佩玉來精禋玉執玉鞭騎蒼驎龍旂歛肅年有冬旱施澍澤無邊根疾應禱事無吟呻王之博惠倖化鈞王之英與如星辰我歌樂章薦馨蘋蘩王世世庇滇人

永昌龍王廟銘（有記）　劉寅

永昌之城右倚峻山山之下水汪然湧出儲蓄為池

迴還數百步漸而南東溉灌田千餘頃軍民咸賴其利父老相傳為龍淵故其寺與城皆因之而得名俗又呼九隆池豈蒙氏之先女子沙壹觸沉木於是而生九隆與按志書云從哀牢山下今亦未敢必以為然也池之上舊有祠廟在焉歷年既久棟宇傾頹止兩旁風神無兩樓上章執徐之春樂安孫揮使來蒞是邦遂其祠于池之左偏卑陋而陽厥土燥剛殿堂門廡苟焉美材而更新之像塑以奉祀事每歲禱祈對越如在而往來過者亦不敢褻也至永樂癸未

皇上遣卿卿雲公以內臣分鎮金齒仁慈惠愛事神尤嚴乙酉歲春夏間雨澤愆期公與參司孫揮使等齋請廟誠感隨感而應公乃捐金修其所宜修者完其所亟完者榱題層楹飭以彩色丹紺垂韡輝光燦然神像儼然可敬事畢命郭城劉氏錄其事按山川與陵能興雲雨則祀之以其有益於斯民也然衆隴多利澤而其神又著感通祠而銘之夫豈不宜其辭曰郡城之西泉湧為池瀰泛漫滿浩蕩瀉瀉東南分流有渠有溝溉我田疇溉稻梁也食賴而生民依而華事此太平歲豐稔也泉流之壞龍祠在焉巍然翼然惠此邦也是禱是祈雨暘時若降福攸宜民壽康也公來撫安臨下以寬表心同歡赫有光也捐金重新雕梁刻棟五采用施爛熒煌也神鬼其悲民乘是

疑德將安歸國之禎祥也肅述其貞勤之堅砥式昭後人永永不忘也

太玄宮銘

李元陽

鶴慶太玄宮在府治東一里許郡守潼川萬峯周侯成其始都邦瑞峯木侯成其終故其規制宏鉅藻闕麗袤爲南中宮觀之最云初鶴慶畏雷民忘死于雷者歲常十許人少亦五六人郡人欲作廟以厭之積歲弗舉比周侯至父老以告侯曰此山川沴氣也厭勝宜莫如廟然且習儀之典自

國都而下皆依寺觀此

祖宗朝蓋有深意於其間鶴慶爲郡不可謂不久矣

而習儀並無非闕典歟於闢闢臺隨監司爲謂六舉而舉特可其請侯遂建地於城中計己之休入歲若事盡以施之郡人感其德趨者子來都邦慕其風施者踵至有不操其使能者而西輿集焚於是宮廣器于龍制歷爲正殿者一後祠太帝前祠玉清依於前殿而祠者曰統天元聖曰朱陵度命眞君曰輔樞翼于後殿而祠者曰文昌曰真武啟庭左右二堂而祠三官亦祠東嶽兩廡祠三十六雷儀門祠四靈朱雀玄武青龍白虎是也凡天神之位置皆擬道典階益而陪列之其肖像等威或鑄或塑務急精到而天帝之像高丈許塗金爲室裳嚴殊特此則木侯之所作也宮垂成而侯去位因以所未具者囑累宋侯木侯曰此宇宙內勝事也吾何敢後明白捐金帛米粟鳩工召匠嚴地以墁焉立以石堅其垣墉諮其隙户廚湢庫廩秩然備具復于宮後作庵以居修真者置腴田若干畝以爲薪膏饔膳之資宮墻內外雜藝奇木蓋蒼翠其幽菀乎其深之勢已在人心目中矣凡周侯之所欲爲而不及爲者木侯皆卒成之斯役也經始于隆慶改元落成于明年戊辰首尾垂二載雷不爲厲鄉之搢紳父老咸謂天人感應捷於桴鼓乃命士人楊締董儒持狀郡博東山特宜書來徵陽爲記陽聞之鶴慶在太始爲水澤有尊者卓錫竅

其麓開鑿洩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蓋與大理開於觀音其事本同太都開物成務則有其時固有不急然運於其中假令無以助發參玄穹造化亦其難爲崇擁熏雖而成勞人力求至於此異漢之肯當有捷其機者得非斯郡吉祥之會乎周侯啓賢木侯踵武董從施贊者列名于碑陰銘曰鶴也西迴元氣結聯光洞開乳浸截太素神僧入其叟飛錫啓卑洪滔竭到底土留靈之場來遺龍頑悉螺青葯天惠修祈饗繼雷威有爲民禳護其顧天聲嘆咽周縣歎滴斯頌血構宮安聖天神列樓閣蒼然冠峨嵯勝事難成勞也較仁哉侯伯竟其餘贊恭齊此類黎庶而虔

相繼成峻烈靈祇丕鑒應無斁時有卿雲合漾梳氣
候調和暢兩節疆場人民無夭折黍稷年年奉嶽悅
金堂玉室常芳絜

恭肅嚴公墓誌銘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
者海內蓋有三公諸城丘簡肅公橓瓊州海忠介公
瑞與今昆明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詔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

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
癃不勝首丘私念以負
上惟
上哀矜
上不得已倩筆敘畧其奏冬之京詠比歲
上優禮歸老遣官存問晉公太子太保給廩養輿夫
無何訃聞
上為嘿是惧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亟有特加於
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終始淺眷殷繁殊篤如兩公
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孟懸黃

節湖之嘉興徙居滇祖高文春塢公鎮以公貴得累
贈至資正大夫刑部尚書祖母董氏母余氏俱夫人
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
公望擇婿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成
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
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斂避乃
方在冶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
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復除邛郫其治如故擢
尋
召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
及

九陵皆竹竹謹出納侵牟吏胥手所省費以巨萬已
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
駕車駕主行勤政以清強敢任怨聞坐忤出知保定
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既漸熟乃具為條教
勸俗飭蠹犂然有理故事三輔郡歲籍民應京師庫
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居保定三年課優最陞易
州兵備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
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
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
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歲輸
京者議劃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

之國操成都㮣民者貢畨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
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恵利為本而痛持豪家
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内江趙文肅
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詿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
予告侯調假調五年起督雁門関不果改貴州入為
南太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復自吏部
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骫權勢始畀柄用
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為標署
揚道彥之黙識黄次公之至精不能絶也中外吏師
其廉儉𥳑牘之間幾無一跡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
薨於家距其生嘉靖甲申年四月十八日得壽六十
有七公性檢厲勤于事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廉
廉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槖中裝錐
圖書琴鶴不取諸人
蜀王羲公使使致扇餌徽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
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
朝其輩類或指戳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
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
上耳蓋公之内行修絜與海丘二公略同而二公喜

谿刻標異稍閡于大體乃公獨薰然長者色温氣和
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
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諸咋舐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亡遷而海内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
雅俗者必首公云銘曰
公起滇南萬里遥
主不介而親共惟德拳誠吏一同為郎再考環轍方
維頌者文道中丞之節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
廉入典法臺不骫三尺以晉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
清惟畏人知蘇章彊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侍公扆
指千載遺還未究遐祉欝乎高山司空敗㓗埋石其
樾戴崢嶸銘曰惟
帝賚貞允師錫尚[illegible]表評御史無斁

文類

祭玄鑑首座文　元中峯和尚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之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二千七百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根而莫窺祖意教果同異兮推神心其了知謂無照于吾道有所悟兮太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卻良遂之歸龍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節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歷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聞人之既多兮未如無照者非

惟爾將于古前稱我不哀無照之去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熏于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示玄鑑講主六首　前人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兩渡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又又不款徹其罪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卻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為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前三頃捧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赤頓忽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繩床

衲僧用處絕羅籠撈著渾身是脫空輾破一塵如有昔撥開萬象覓無蹤德山焚疏情先死良遂敲門路已窮積劫塵勞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

弔國使王翰林文　明朝張紞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耆定光嶽混合殊聽西南獨阻聲教

詔翰林待制臣褘為正使往諭之時雲南元之廢孽梁王與漠北通王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不遽赴明年冬有使自漠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二年辛酉

天兵南下踰年而戎醜削平乘之日魏偉貫珠聞至闕詞公之遺事始發喪禮貌公暨從權斂言與喻的作合具知梁王摘臣達里麻特加賓重距雖前虖丹匪俞貳春登揚氏庇之盡力比北使叔以危言始不危檢忍蓋指楮其今因淨圖樂舁地藏寺北漏澤園或曰木南關外祝之以火舊謂瘞於佛寺後若非命再閱十五年為歲丙子第二子紳俾縉來訪公殯無餘是之夢寐驗以血肉鄉陵谷遷非蹤跡無從致其情擬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戴其諱字位望以歸紀事于次俾縉濟具宗昂神主驂撰先子以去叙後商書自晉逮來以續太常記載凡爲乃悟篩繼業

悄悄在心竟不得攄其應鬱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于此極也純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郎遠而志于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于近神以返于義爲盡恐背春受譴白日照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矣此時而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促通乎又何恨伸紳因以公之承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切惟公以文名埋海內早歲薄遊遊與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內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衣顧身聞命郎行與廝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

亟前往後蹤畏途猶拳拳焉以續丸事謂爲蒼赤慮事記乃詢論古人賢否得失之事與數濟猶蕃而病如丹然則公之所凝定豈有歪磨者哉故或以鏜碎敝匿而義不剪毀堅懷慨就死盡公之擲身委命於在乎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判然于胸中矣嗚乎事之相偶乃明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不幸罵者遂以成敗爲優劣則蘇屬國有愧于陸賈顏魯公與中丞不可同年而言矣其可哉純頭乎發遠申之以文曰訪前修之遺烈兮任西南之丞匿蹊漫漫其修阻兮覘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醑空樂衷矣將爲儀藉芳馨以昭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冷之莫紫

世所信兮球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洸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擎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頃食兮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過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悉兮及安知天命之維難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住惜芝蘭之見摧兮終萬朽於荊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彼婾嫌之霓旌逐飛廣而東鶩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瀚兮謁重華而是止爰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昵夫山鬼吁嗟歸來兮

登琅玕以爲[illegible]從衡吟與鶴飛兮臥淵潛[illegible]騎遠逝予擬居兮奉廟貌之深嚴有我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祭海口龍王祠文　顧應祥

維滇有池西南巨澤灌溉羣生下萌利賴諸水所歸廣大莫測末流如綫難通易塞加以霖雨洪濤泛溢四溢平陸隴畝盡沒極望瀰漫龍蛇所窟顧天無遺民艱粒食僉曰舊典歷濬弗克謀及今茲議舉夫役各效其能限以丈尺萬夫荷鍤諸司效職疏厥淤沙還其故跡復開子河以防衝突自冬徂春厥功始畢游滋涵涵原田漸出是皆神相匪我攸致因吉辰南

絜此醴持敬報于神神其來格尚祈默佑永保無極

祭臨安烈女樊氏文　陳時範

於戲烈女如玉如金誓爾不貳疇爾委禽君子惘義鳴鶴在琴而命不渝乃見貞心昔共姜氏矢栢守謹昔伯姬氏傅母宵蔵志苟不辱盟秪丘岑而茲得正焉烈于今嗟嗟姱節式昭德音天地鬼神可質可臨帝德光天至於海澨洛諏闘巷揚闡煙泯而將有耀發爾幽潛觀風太史述讚藝林雲山蒼蒼雲水深深化石之原化璧之岡題碣墓拱酹酒泉陰庶其表示惟德之欽

祭告義勇武安王文　陳用賓

王夙閑羿義千古英雄志殲吳魏興復漢宗精忠勇略可貫白虹謂心如日必討奸宄蠢爾醜緬敢肆外訌王赫斯怒想與予同用賓奉辭伐罪法取冬攻將赴桓桓車師轄轄竭誠陳告惟王是崇戎兵相毅神將護猷麾旄仒指便奏捷功恢復蠻莫永固邊封疆

論類

高駢破南詔論　宋范祖禹

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繇秦以來未有得志于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殲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阯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將兵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于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起本由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寔皆蠹其內南詔援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爲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于咸通南鄙之師皆邊臣貪利邀功以起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

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寫韻樓答轉注論

明朝楊慎

遠枉書劉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孰事其有意于答論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爲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于經傳子集與今韻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

可久又爲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爲字爲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爲天忝添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添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爲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旨日生于若木故毛詩之

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炙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從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比類推之則定矣詩之叶韻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象傳取卦變之易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揚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至

于宋人則有歐陽公蘇玉俞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適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撰衍枝葉出自易詩楚辭賦頌易林之外者蓋亦之焉矣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亦足爲其韻矣誰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無何歟乎韻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舉張太過而欲其廣耶從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爲詩文則芟殘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情性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肯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爲今舉其略如園之音云鴨之音

鷄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木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來之于今則方言諺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嘗呼天爲鐵名日為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因程文之士習語録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爲玩物喪志東書不觀爲用心於内一閒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聽其此言也寧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文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者老之失慎也未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於經典涉疏于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韻而奇晁者如左傳之韻音參毯詩之嗟嗟戲者音有在乎魅樵樂標其句於爾聲則緣數之未裁翹槀之末釀也謂及尺之餘為綺麗而遺機杼標丹之餘為酒醴而遺甕盎可乎前之著詳經典亦循通鐙之前編其添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言得之患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聚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音其誤音誤解改而正之單聞孤識補而廣之故非勦説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遠之合晗韻寧取吾岐公銘詩矣吾是猶一二昌謂不取宋人也吾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鴒張子七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忽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麽葺籥塤捋而進琵琶箏纂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用韻上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鮮瞠然不能荅也是以不爲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爲禦窮副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説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黙蒼生鶴亭特予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冀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爲歲特有目眚不獲手書

說類

蒼洱圖說

楊士雲

蒼洱之景嶂巒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如黛如月生五日瀕於前者葉榆水也按酈道元水經注葉榆水一名洱水西漢於此置益州郡葉榆縣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五月積雪未消和蛮餉人頗稱殊絕峯峽皆有懸瀑注爲十八溪溪流所經沃壤百里灌漑之利不俟鋤疏舂碓用泉不勞人力石冢金谷園最誇水碓此地獨多割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之則有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

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石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竺石好事者往往取爲憑几之玩郡之方位近唐捏辛賓夕陽而遵初月益與海臨之西湖洪永之西山嘉定之峨眉齊安之臨皐滁之瑯琊同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寒止於涼暑止於溫曾無攕纖凓栗之苦此則諸方皆不能及也且花卉蔬果迥異凡常鳥嶼湖陂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宜淨圓鉅麗玉柱標穹傑閣飛樓運幢萃影翠微煙景蔭蔚葳蕤千態萬貌不可爲喻至其地者使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鴻鐘聲聞百里諸峯鐘韻遞爲逮貿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澗峯植圭攢劍時有隱君子誅茅其中唐人詩云燈懸千嶂夕幔卷五湖秋比語殆爲斯地設也又山水環抱如兩弛弓弓殆交處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水東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室百客三千是爲奥區奇甸世稱樂土顧僻在西陲非宦遊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庶遊者按譜而往得以徧觀乃此外別有勝處非二十四所能限也

還定六慰後說

陳用賓

天下之事有機甚微而實至要握其機而圖之故力不勞而功舉不則難成夫六慰者

國家西南之極際者也其貢賸求之外落輪廣八九

千里往代咸不能有之我

朝威德無往不被乃編置爲六宣慰曰木邦曰緬甸曰八百曰車里曰老撾曰孟養一宣撫曰猛密咸爲之正疆界明爵級二百年來酋長安其位夷民安其生奈何莽瑞體鳴狐持梃于洞吾建標立赤計滅得擄之兄弟東破老撾之纜掌攻打景邁服車里孟艮因孟養之思箇陷本邦之罕拔計服猛密號召三宣雄長海上三宣之外尺地咸爲窺據若茲醜也將度幕輕齎出塞數千里興問罪之師乎將傳檄擇三寸舌解焚救鬬乎是入萬仞淵取驪龍頷下之珠也向使伏戎守巢戢翼斂喙亦聽其遊魂假息焉耳詎群

醜抽詖使緬聲援焉緬籍資者指不勝屈萬曆九年以來滇氏服甲枕戈竹齋居送如猛養征拱景遣雍會猛乃少波落著及雍罕允墨等賊爲牟莽走或孔鑾莫或擾三宣歲無虛日故欲懷慨一當賊以掃穴府犁庭然不忍非用武之地絕域無遠討之理欲慎重于茲屢屢諭國威信撫之則若輩嘉人怒歎也雖養苟壞斬撫慕欵從示弱也察其勢而權低昂計惟遠攻近攻又必以夷攻夷非暹羅無以得志昔因遣一介之使持蠶尺之檄檄之暹羅衆以顧指大舉兵加之而緬醜遂大狼狽故以勢合者勢敗則分緬兵六慰兼之勢也非樹之德也昔緣鳥合今必瓜分撫諭招來以與時考之則可矣乃會按鎮差官將命分道並進因勢利導實諭之六慰傳檄而定故罕欽首先貢象蒙遵道使求通猛養猛拱先贊繼貢車里老撾吓閏貢象而稽顙久波猛乃雍會落著等醜偕數楊蕃發緬酋舊戚繫頸而來歸將命者因地順勢置之物一旦完璧歸之故府以數十萬衆百萬糗糧取之以安定側之下撫無從戎之患夫已數十年已失之變殷不猶今復之千代謀不遺餘力此非低昂輕重因勢乘機之明效大驗哉今而後狼煙紅息塞草綠抽鏈滇人擊舟寔 [illegible]

戢避威靈遠邑也語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諒

夫蒲苴子之巧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霄之際決機審哉顧決機者我也連雙鶬則在繳矣

議類

土官襲職議

布政司六房惟吏房一科最爲美缺土官襲職所得不貲聞舊時元江麗江等府告襲各衙門人役誆其使用有至千兩以上其餘府州有至六七百兩者雖各項人役多寡風分而吏房承行其所得可知矣至于兩院批允之後咨批付目把親齎本本冊則另付承差領齎齎本盤纏亦有多至五六百兩者夫在省費用如此其多則目把科歛土舍當有數倍致使朝廷撫綏之澤不逾于遐方本司嚴肅之風終隔于異壤而土官相沿遂以布政司衙門如此其濁濫也

深爲可恨隆慶四年麗江府土舍告襲爵其携金甚緣消息甚大歇布政風知嚴行告示不行留住省城禁斷公然詐騙者已入手矣今年蘭州土舍告襲本司知有前弊將歇家張雲鵬拘拏到司領發告示一道貼俱門首不許棍徒誆騙夷財事其本冊即給付目把親齎說者本司防檢雖嚴而衙門人役貪心不改土夷只知舊套而目把惟欲騙財即如威遠州係偏僻土夷而誆騙使用尚有五六百兩者若非掃除弊源衙門受累不小除已往姑免深究近犯盡法究詳外爲照土官承襲本司惟憑各守巡兵備該道勘處明白結報前來即行按察司都司比冊收納例限

通呈兩院詳允照例具奏仍給文通把親齎赴部別無留難各土司益使知本司法度嚴明原不必用費財物但地方隔遠上下之情難通奸弊叢生騙詐之計難絕若不申明嚴禁第恐後來告襲之人復被積年棍徒仍前誆騙深爲不便及照土司雜職等官名分固存貧難者衆若欲使之齎本赴京恐其不便又非順夷情酌時宜之至意也亦應議處合候詳允本司備行所屬土官衙門曉諭今後如遇各土官告襲候守巡兵備該道駁查明白結報到司次日一面移行二司比冊一面馬上行文後開府分查收納穀例銀取具庫收同齎本通把姓名各回報至日次日具

稿又次日呈詳兩院批允限三日內具本冊咨批發驛馬上傳遞係金滄道屬者發麗江永昌二府洱海道屬者發楚雄府臨沅道屬者發臨安府安普道屬者發該管府分行令各通把親齎赴部第四日將發過緣由呈報兩院查考如守巡兵備道結報到司而移行比冊呈詳兩院及具本冊咨批日期過違一日者承行吏問罪呈詳兩日者招解其本冊咨批到府即照給發仍將發過日期申報稽考如該府過違一日承行吏招解兩日者坐贓牽從其有積年通把誆騙土舍財物指稱赴省打點及有衙門內外人役通同騙財者許諸色知音人等將各犯及財物把連赴

司當堂驗明人犯照例問遣財物盡行給賞君土司府首領縣佐驛巡雜職等官有領齎文赴部者聽如有親齎不便者准解齎本盤纏銀壹拾二兩赴司候有順差人役赴京交付齎投仍呈兩院知會如此庶夷情可順而弊端可釐衙門亦可以肅清矣

土軍操期議　王惟賢

雲南土軍原係各州縣民

國初紀經未定權借百姓暫操以威四夷遂至久假不歸戍籍莫變一身兩役剝膚浚骨其苦不可勝言矣上司不知無從致詰曾不思名雖爲軍與有罪充發者殊科況軍則有糧而土軍無糧軍則有裝有馬而土軍無裝無馬其爲裝爲馬者皆集自外非蒙之兵也乃令冠戴其貲馬而冊其齒嗚呼勳戚世臣之家多厭事所田宅易主以致責貧爲丁重困之罷民求故貲弃子鬻年之不堪惻然思惠念無于冬季上操之期畧爲通融議處每年待其收割稍緩自十一月十五日爲始至二月十五日止放回務農其操三歇三羈留久住妨誤生理不若每月逮操十日餘放舉家既於矣一季在規不致妨民營業無操以日出爲期至巳時而散若當操官有公事相刑殺場各軍依時回散每年上操之期止許預先寄飭曉諭不許差人下鄉勾擾及編造土軍年歲冊止許本

年一次編造不許年年假公科害仍照先年朋操事例許留餘丁貼軍不必濫勾操演以滋科索先該知府劉守緒議允此令土軍每與漢軍答操五個月今定以冬十一月十五日起至春二月十五日止如衛所官旗分外點閘需索者即時赴府告發參究照依題過條例問擬勿得容隱查出參究不恕

驛站節省議　前人

天下民勞惟驛傳最甚然必稱滇南爲之節惟是酌衍顧役之法或于民病少甦如本省驛路半在僻簡查其每歲正供亦不爲多及蓄站民私曆花銷恒加十之七八蓋緣愚弱土民終年着從該驛官吏常例誅求附站積年包攬科歛往來保客鞭撻逼操私情與借雜出紛然種種弊端難以盡數夫惟偏僻驛分差使幾何安用民常拘役馬常繫槽徒爲奸貪開一騙局以致站民困極逃亡俗既相沿驛困難甦此豈民病之細者哉且各站户之等則未經的確清查于是有殷實上戶不出一錢而貧雜下丁常年累苦者矣又各驛分之差使未經通融會計於是有簡僻之當事者益享寬閒衝繁之消乏者無由分豁矣夫各站戶支應俱是輪定日期雖藉調遣然所遇皆各多寡不同有數日而不及十日之差有一日而糜至數日之費者矣夫支應各色原未定與分數故有近

供本站而冒破甚多亦有濫用雖多而不敢開報者寔此又區畫未盡而分數不明費出無經而稽查難完者也本司見得各該站户每每控訴累窮難於逐一釐理已經定發清查格式行委知府等官分投勘實去後節據各官冊報前来又經該道召集站户而與審處酌量各驛歲用繁簡及置造鋪陳等項共該若干就將各丁田照則擬定銀肥足數三年使用之數置簿一扇印發各府州縣收掌徵完另櫃貯庫陸續責令該驛官吏支使如常年應用馬匹大約若干召募近驛有馬願僱人户照常償價預給銀肥連名具領在官仍置一簿登記遇差隨撥以免臨時措勒參差廩給口糧飯食正米舊有坐派官米驛發糶舊閑支中間原無坐派若與凡一應官種紙劄柴燭之類已各議有定數該驛官吏每季先期開領餘係買辦答應其各驛當該官吏亦苦太甚亦應體恤相應將前肥之數每年流官驛丞給銀一錢五館斗舍給銀伍分吏給銀三分爲柴燭書馬之用至于每年遇委查盤及倒换循環文簿三季補造鋪程什物及各色刷卷紙張與夫意外撫勘表情經過等項費用亦各處有分數編有羨餘足備使用免致重行科擾每遇過年終各驛將卷應過官客催用過馬匹買辦過下程使用過銀肥及製造過鋪陳什物等項總簿申

送各府州縣查對明白并將支出支剩各數類呈該道收查若一年費用飯食之數數目爭差止及伍錢上下者姑免完問至一兩以上果有侵欺情弊從重追完招詳並將各驛支使及各府州縣見收支剩大數總具手冊一本隨年終事蹟文冊轉呈撫按衙門查考凡該管陞遷事故定將經手錢糧查對明白方許放行若編定站丁内有逃亡者聽各查訪本户或別户相應出幼人丁指名赴告頂補每次站銭三年用盡該驛再申起派每遇六年站丁消長數多再行查照審編著爲定例仍通刊刷繇票每站户給與一張俾各執照遵守所議各項支費儘是多餘若經該官員人役又稱原議不足輒自加添以致冒破仍前無算及分外但有科取米一升肥亦索及往來使客仍前用強求索與各府州縣官員人等或自出牌票或私徵人情但違原議查出問罪追賠如此則各站户止出有限之錢自足長差之用庶與往時大減其七況錢糧既經在官則使用自難爭泛濫收支各有定數則侵欺亦易于稽查且各該官吏公私用度亦該處給調停而常年收貯積有贏餘又足以備意外不常之費惟是法守謹嚴將自經行無弊矣其條目卷案則在府縣架閣茲不錄

愛君勤政曆約議　朱泰禎

粤稽往牒循良異等莫盛于本始地節之際豈非孝
宣綜覈名實之效哉今
天子神聖睿意治平輶軒之始歲一奏報視虞廷三
載熙績加詳飭焉不啻嚴矣本院祇奉
簡書與二千石列侯吏朝夕淬勵丞望龔黃卓魯之
績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百度維新而民宅
攸殿藉手入告庶幾藉憂
國奉公之誼或可稍逭參吏之咎稍一遷延轉眼閱
歲己于事峻會未見擢骨煆髓湔洗一番以報上
聖明此非長吏之緜蓋實逭巡不察養此齒窳者之
緜蓋也謹奉通年申飭吏治
明旨及巡方總約與同官月要歲會遺意大畧相符
酌一程書如諸生課藝時名曰愛君勤政曆仍用循
環兩帙以便流覽第更以敏信二字敏以教不怠也
信以教不欺也夫克勤可該清慎本服官一字訣冠
以愛君至誼萬里遐荒儼若
天威咫尺雖欲稍自暇逸稍自全借而神明雖欲許
矣郡邑長吏各置案頭每日臨民不拘事之繁簡隨
所勤行據事直書手自詮詮庶乎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夙夜在公一誼故應爾爾月終季終馬上飛遞本
院實手註一曆爲諸司先當按部時將郡縣日曆憲
諸門縉紳士民果無異詞報

命之期據實數
奏請入循良傳中永作滇雲盛事斷終逭參吏之咎
藉此榮覩何異其身有之也
全滇當山海蹐駁之衝爲漢夷雜處之會衣食之路
原自單微況經制成書網之塵閣致墨吏猾吞族師
黨正指立名色擅加暗派每指一而科十或既輸而
復徵有田則有賦而賦日益加今且有無田之賦矣
有丁則有役而役日益繁今且有無丁之差矣遂成
賣兒鬻產之風詎念剜肉醫瘡之慘民不堪命至于
比捉良有司惟是案己阜民痛革里甲先解後支禁
絕火耗便爲今日保民第一義吞舜堂歌登華梯要
地方何算負官官負地方耳即一二不肖蓄在宜自
思全滇之賦不能當江南一大縣況析之爲府又析
之爲州爲縣賦額幾何縱有加二加三之名曾無幾
百己千之實白簡不貸亦又無多自阻修途獨載惡
聲良足悲矣勸薄賦第一
滇民生長邊陲大耐艱苦敦龐椎魯似少頑戕本院
視之頗謂古結繩之世未遠憶昔令閩中時其民亦
猶是也每比徵錢糧止刷印良民單數百紙如額者
給之長單與充約正有罪往免杖笞簪花鼓吹以旌
異之紙落如飛數歲之積逋已足茲十二不率者擬
束草爲圈加于其首其人叩頭自限立地足額若無

所容至如獄訟之際除强盜殺人並眞之法餘亦特竹板責以絲繩懸之廊廡間示衆復用民亦鼓舞遷善而不知又安見畫冠艾鞸之風不可行乎今日尭舜之世哉良有司其共勉之近據司道廉訪劣狀自因比較而濫刑監禁嚴需索而輕用拶夾更有鐵巴短棍何異白日禦門昨一署吏參辭帳光款落五色無主第見其頭搶地而猶恨無地可入者其盡惡之良原未嘗死何忍以脆薄鄉愚濫供嚇詐豈橐橐捆載之贓便足爲子孫世世不拔之業而躬蹈比辟虎不受之所誠恥之也誠哀之也

勸輕刑第二

興利一端最難膠柱直心求瘼不中不遠進三老而諮焉寮寀行春而訪焉或平疇廣陌而水源可撈議濬溝渠或複嶺重岡而鉛鐵偶生宜商爐冶或水崩沙壓頻賠勘以汰虛糧或土曠人閒借牛種以資闢墾或學宮傾圮割廉俸以飛甍或雉堞卑隳疏逝土而甃石總之蘭綵臺榭辦不貲費疏五事營壇講學宣不盡

聖諭六言一味懨懨乳乳立見乎平平蕩蕩勤而行之諸美備矣

勸興利第三

治害多端要不出心害二字夫滇雲以荒服草昧之區孤懸天末中原之士儻欵仍蜀錦吳紈之靡麗山膚海錯之供具是謂口體之害名沽之家儻欲弄深文巧搆之羅織御飄枝野鹿之韻詆是謂文罔之害髡雕題童隸之氓爲供馬賦車之役是謂厨傳之害當投珠抵璧之朝問大齊未難之異是謂美疾之害聽奸胥猾吏之攛置致拓權納賭而不疑是謂猫鼠之害任豪奴宦幹之縱橫將抄家封舍而不問是謂豺貜之害害不可縷陳而總惟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將鳴琴聽政之暇山川草木或足傲中原綺麗之觀又何欣戚之有

勸除害第四

墨吏十反殊可駭心治必嚴明顧晏臥乎私室宗假久而人多饑渴之嗟夕思補過頗紛擾于公堂燈燭殘而身在醉夢之裏勾攝一傳呼可致乃票牌下到

邀限頻催伺後下鄉而雞犬驚老安操批評科舉筆可了乃時時盡括其成案稿遂行飽漲而積案每至塵封親民鼓集本分全異虎冠候黨現修羅之面衷鳴誰造于膝前衙蠹所宜疾驅今認賊作子附耳蒼蠅之聲線索悉歸其袖底門禁誰司筦鑰家人參手有短墻而自踰富室亟爾何求特恣攫金驅呂攫面莫避彈文中腴因美宅地皮捲盡何殊餓挾而虎訪單上名馬妖娼大嘔空涎直令途人欲嘔且與俗絡埜而予泥沙苞報背驗予現世飢青蚨而纂白鏹三秭寧錢于終朝何意叔見叔聞有此不軌不物章魑魅能逃禹鼎卑膳搖不畏秦規

勸勵範第五

少[illegible]之

疏通遙方河道議　毛鳳韶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避僻爲禹跡所不到遂爲土人所據至我

國家始郡縣其地同于華夏然貢獻之物損官使之許李軍民商賈之物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阻絕每懷異志及今國勢正強盜不行開通將來之悔不敢謂無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末富民只舊除華違吉普旋河安華法于土色至大江與本首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

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唐仁環州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罵刺毋白馬口樸刺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刺除魯圭寧抄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檢司應襲巡檢土舍李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滄至姚安府武定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德間馬湖府安置生於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梢五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昌行都司奉

欽取大木寧番越嶲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沖和至江口并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劉箄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株所查審開江船行若問灘水險阻曾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驛丞梁松稟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檢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來販木劉成箄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隨箄亦船或二三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箄撐船如履平地離本司江下五六十里有大小虎跳灘係是沙江至冬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建昌衛晝下德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

一程至白水站一程至會川衛晝下司涉閔甸沙閔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與何松亦稱馬湖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酒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今俱畫圖各到道爲照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爲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內間有巒大石兩邊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者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都禁可通而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衷曾議開修取金沙江巡檢司騰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司舉

行間以陸運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議計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幹文武重職帶同嚮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上合僚屬其庫給帶領木竹石鐵等匠舉其口粮衣鞋沿途用銀僱倩熟知地利鄉導人役隨帶小舡及沿河採買竹木劄爲簰筏乘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幾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無人烟

稀密堪立驛遞鋪舍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功力夫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所過官賑且錄造冊回報然後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也

疏通水陸以達朝貢議　　張機

當今京省俱水陸並通惟滇省寄一線之路於朱提貴竹之間舟楫不通輸轉不易譬之人之一身血脈錯通于心腹而四肢經絡猶有阻滯未達者然則痿痺之病因之矣今欲經營衢路其貴州東西二路之見通行惟舉其未通行者則有可言云繇蜀入滇陸路有七馬繇雅黎越嶲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出武定入滇一也繇建昌鹽井衛入北勝州三馬刺西經期而納林出金沙江驛入滇一也繇建昌過繩橋經白鹽井至賓川州入滇一也繇會川至苴却渡金沙江至姚安入滇一也繇建昌鹽井衛通繩橋經蒗蕖州出瀾滄北勝入滇一也繇蜀峨嵋縣經老木孔避相公嶺出海棠堡至會川入滇四川與憲副公曾開中止一也繇重慶府抵東川出尋甸入滇一也繇陝入滇陸路有三馬繇金沙江葉囊爲筏以濟一也繇臨洮岷入渡麗江石門關南經大理入滇一也繇階州

出塞渡崖嶺蔥嶺入滇一也繇廣西入滇陸路有三馬繇田州經貴州安籠箐平彝所入普安西入滇一也繇田州經滇廣西府入滇一也水路惟有一馬繇四川馬湖府沿流金沙江入滇滇中郡縣如武定尋甸姚安楚雄北勝安寧或瀕金沙江或有小溪流入金沙江皆可行舟以爲馬頭正統間靖遠伯王公曾議開濬金沙江以武定土酋阻之而止至嘉靖間僉憲毛公鳳韶力主開濬金沙江時武定土酋有陰阻之者至隆慶間御憲陳公又力主開濬時踏勘者興以江中一處有石橫亘可焚鑿爲報又以所費不貲萬兩三月可以畢功蜀商販大木者近又多自姚安

比勝頫流東下略無阻礙特又有阻之者皆不克成
功不知滇蜀俱古之梁州昔人亦謂南中爲蜀之苑
囿兩省京自相通宋時狄青曾繇廣西追儂智高至
大理昔人亦以騰越爲古越賧乃百越之一則雲南
與廣西亦非阻絶異域今欲安滇以制夷則陸路通
廣西四川者當開之誠一開之則滇夷無可恃即有
弄兵鳴鏑於炎方赤徼間者我分道可以進攻即使
四川貴州夷獠有稱亂犯順者滇兵亦可以拊其背
而襲其後矣水路通馬湖大江順流直達兩京各省
者當疏之誠一疏之則不惟滇夷失險不敢跳梁即
有干犯者我舟運糧源源而來士免枵腹饑色之虞

亦可盡其力矣詎以開道爲難則如唐貞元間韋皐
遣幕府崔佐時繇石門趨雲南復通石門南道洪武
間穎國公傅友德令廣西鎮安府開路運糧以餉貴
州普安軍士西平侯沐英剪除廣西維摩餘孽以通
廣西田州土婦舍香奉
旨開貴州西路以通雲南景川侯曹震摩
勅疏貴州永寧河以達四川瀘州成化間南安知府
張汝弼開鑿庾嶺險路嘉靖間湖廣巡撫席書開拓
夔州山徑以避江險事載史志歷歷皆可考也或又
以杜宇鑿巫峽通江水五丁開金牛全蜀之險以失
遂至亡國不知此昔人以蜀爲獨守之國據險以抗

中國云然今
明已一統甌鄉通譯月窟向風皆欵梯山航海以通
上國使滇人擬險爲獨守之國欵何爲哉舊聞緬甸
攻迤西者亦繇大金沙江沂運糧米是水路交通一
小夷且知之且經營衢路不比師旅實爲嵩戍爲滇
人建萬世之利使穎國西平景川文襄諸公不得專
美者端在今日矣

辯類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兩河唯雍梁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原出其山流逕其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堙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夷之地此皆出于臆度不足爲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發吐番而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盈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

乎然潞江西南越蛇蜓緬中而外當越其于梁州之境勢不相當惟瀾滄發西北迤邐而東南排徊雲南郡縣之界幾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夷緬則亂之所導乎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髳在乃濮遷平寨象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自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注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忽八剌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即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

大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正如三足鼎然黑水之源正在鼎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

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不得入南海諸葛亮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遣都實因河尋源遂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于前而明于後者今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月塢癡人辨

陳滸

大保之山環于永昌延而長還而廣曲而深窈而幽月出之際始揭暉于東嶺既而盡屬峯岫悉納其谷掩映林木上下光景盡之所見者皆爲蒼涼寂淵澹游清淨之境居是山者見其爲山可樵薪可以獵取

以樹藝而已去此則無所于意矣況夜焉以息又何取于月哉有張子居焉每俟其月之出則步自山麓登望于崚岅枕息于曲阿既嘯且歌竟夕忘返其歌曰山之上兮非爾杭兮月之皎兮非爾矯兮彼之靜兮惟爾之性兮詠是歎棄職業裂裳冕絕交游黜聰明墮形骸以高一時之見聞者皆以爲癡于是張子自信于月嶋而樂有癡人之呼或賞之于栒虚子栒虚子曰果有見于是而爲之若耶亦有激于是而爲之若耶抑亦泥于所見于是而爲之若耶或曰何如曰均是癡也有見而爲之者癡于天也有激而爲之者癡于人也泥于見而爲之者癡于物也癡斯下矣

古之民莫不有疾疾趨于不得其平者也得其平夫何疾之有故奚癡之焉哉張子之癡其有激而爲之者耶

對類

石淙對

崔銑

太宰邃翁楊先生生於滇南徙于湖南家于江南以表有屋命曰石淙石淙者滇之勝也客曰施以號爲域以名定取滇名江古與豫生曰有之昔周扁濂溪著其鄉也呂書東萊追其先也著其鄉則思為之重是故弗有厭也追其先則思為之紹是故有弗弗措也弗厭曰仁肖曰孝仁且孝其惟君子乎客曰賢不遺位而成名智不避衍而藏德翁游居巖廊之上乃能山水之辭褱居士之逝殆不可與生曰奚爲而不可也夫無累者弛張易肖縁者去就決甘澹泊者紛

華不移崇退讓者勞剌不能蔽太鵬摶扶搖攀崙巽者適而已龍可豢而食之者殆而迍昔伊尹咸劭而周召周公攝政而還明農櫂漁從淡也維君子有不成名棲位而退乎秦著而遺尊奚焉而不可也客曰然則翁將隱與生曰未可也君子之身無出無藏唯道之從今世甘遯迹以逐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而衍宗祠夫中一也臣之事君其交有淺深焉其任有輕重焉其受恩有厚薄焉下令而去不敢竊祿此初任者處常之法也大臣則異故交深則必懋其德任重則必安其業恩厚則必永其祚知消息盈虛之幾貴賤處

治忽安危之繫責慎是故汲黯寢淮南之謀直也韓琦平內間度也司馬光改法貫也夫大臣者國之寄未可遽言隱也客曰元結寄義于七泉張詠表德以乖崖石淙之義將是類與生曰然吾聞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石體乎順故可器水止于內故不可禦孔惡其硜孟非其激在人也亦然唯信能立以通行則不窒惟智能運以正出則不流是故有惻怛之情曰仁存而不妄曰誠行而不詒曰才因勢曲成唯中是經曰權發于仁體于誠斯盡信矣周於才達于權斯盡智矣此之謂大儁是故可以立己可以事君可以權出處可以正天下儁之至也

考類

百濮考

董難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于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卽今永昌濮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插其髮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皆其飾也木綿卽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居產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爲音如鷃鴟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該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曰濮亦甚謬矣濮百所居連壤余又以白音按之濮字在白音亦合一屋謂蒲字在白音亦合七麌韻白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郫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旣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

方音作百濮考

南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

按大金沙江發源崐崘山西北吐番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番然大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于三江源遐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潞二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録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遐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達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

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經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若乎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里餘里愚觀黄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閒水惟此大金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辯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黄河曰長江曰緑鴨江此語無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疆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于江河哉黄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潞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于瀾潞瀾潞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潤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若比于楊子浪滄一小溪即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註云傍多松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在金沙江之濱今瀾滄不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爲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緪弱水不任舟抵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殆西荒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其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

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内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移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緑玉黄金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緑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兄弟造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禄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官猛莫噉莫即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鮓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

甸於崖受長西茶山古湧諸水伏流南牙山叢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伍拱遮鰲管屯大菖蒲山峽小菖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戛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戛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蔣貴率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于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陡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大公城江頭城入于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溫板又名流沙河相傳唐僧取經過

此渡故名者金沙江也猛戛馬睦劉至猛顯撒江沖有太山極秀聳山上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辦洗曲戛南來合大金沙江又經止剌龍汰馮滽寨馮撒蹲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亦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甸蠻莫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潴爲一色矣文選戴佛經云按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云云金沙江亦名按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樣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蒲河至頓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摖駿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于此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濕江楊慎云濕江今訛爲露江源出吐番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即可通舟揖昔年隴川多士寧前往擺古見莽瑞體皆錄此江順流而下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淺散與近騰越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隘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

朝廷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設當事者誠下可忽而不講求也異日

聖天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粤之牂牁江也

北金沙江源流考　　前人

按金沙江源出吐番其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犁爲麗又名麗江即古名麗水蓋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爲筏以濟金沙江者即此江也其流經吐番鐵城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僭封爲四瀆之一亦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亦流入濟慮部夷人鑿桐檣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

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衝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亦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北入金沙江鶴慶漾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漾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青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龍蚊江一名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三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即滇池所泄下流滌廻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

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西合諸水爲峨碌川又東合諸派經定遠縣黑鹽井下流入金沙江考姿寧楚雄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又勒夷水普漊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于東海順流于中國者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碑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嶲衛大渡河源出吐番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東合打沖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沖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古河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

打沖河千戶所打沖河舊名黑惠江又名納夷壟源出吐番下流入金沙江晃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古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出吐番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燖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當縣寰宇紀以爲在嶲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嶲考瀘水源蓋建昌瀘沽驛有孟獲城又有瀘古州孔明渡瀘縣嶲州亦益即滇池此名渡瀘爲有驗今水出吐番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岸多高崖叢菁故下渡如經甑釜炎蒸雍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

即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婆兮江入盤江澂江府之鐵池江藏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合會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冰爲大曲靖府之瀟湘江自石江會盤江經定水西彌勒入泰纑橫山寨下經廣西静江入于海廣西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江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廣合溪入霑益州界北盤經理廣西田州水陸者安可忽之哉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備江合流入瀾滄江漾備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番自西而東至于鹿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東界大句七貢城間

至交阯入海趙州白崖瞼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邊名禮社江合瀾滄江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納樓茶甸界為禄豊江經合棠自為梨花江注于交阯清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边碍嘉合白崖瞼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出定边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湧江合南浪浪如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江北過府境勒汲河入四川塩井衛界順寧府備溪江西洱漾濞二水合流至本府鐵塲山下入瀾滄江茂名元江府禮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瞼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阯新化州摩沙勒江即禮社江下流至元江入交阯者樂甸長官景東河源

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叅永寧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入百下流為喳哩江經擺古入南海擴御江出赤遠金齒府東經于崖西背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為小梁河至于崖為安樂河西流為檳榔江龍川江下流至緬甸大公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寧河出安寧經富民羅次為沙摩溪至禄豊為大溪至易門為九渡河入元河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禄豊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北甸頭花判溪南至甸尾過定邊與迷川禮社江相

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搽騌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海客於此漸至南海愚謂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舊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喳哩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阯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也故附及之

跋類

御製觀音圖跋　朱泰禎

弟子泰禎以庚子歲皈依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羅尼至乙卯感夢容於夢中結寫經之願嗣後滇南薊北綿歷歲年甲子過成都蜀王慕道深切出世宗肅皇帝御製大士卷為賜命覓于太平王求於焉心經二卷勒石于峨嵋山之珠院示弟拜受因朝夕頂禮滇中奏捷之暇焚香盥書信手成行無息惰相思塵網隙駒不能了悟寐事然切自惟以帝至展覲之法寶學長齋繡佛以逃禪我佛之來一大事因緣也拜手跋之以志私遇

曾畜楊含然所藏指八大阿羅漢卷從前人滇中紅蓮藕而不芳一夢精誠非可花今手擘而以徵風噓拂之絲絲如弄耳笑以陵蓮蕊墜粉絲之切翻于昆明池水間不信取于池頭栽之蓮一本此花時忽復幻為青蓮有三異焉其始芽也如楚蛇新芽柔綠堪把不類粉色一異也諦視之有紫絲百道螺文繚繞精極毫髮二異也層臺五重更有紫葯数粒秀出房外類花王之有彝青蛇三異也予念芝草無根今始悟青蓮之非種也凌晨每為誦楞嚴圓覺一二品經行數帀乃治官書蓋予之異觀皆禪而花之耳根亦習于廣長之舌耳七夕後三日邀蓄臯諸君共茗賞之揭今然學憲携一卷相脈為丁南羽所畫十八大阿羅漢像即予所跋而蜀大悲閣中張氏敬行譜予得其白描而此為粉本者也點染精嚴且含靈氣真所云三乘爲大車十力爲長者從四威儀中施四無畏南羽氏殆以繪事作龍相若數留池上者数日時有青蓮作供而朝夕持梵貝以薰悦之因復秉葉上露垂紀蓮芳翠葯之祥聊廣異聞以歸今然是則名為報佛恩耳

滇志卷之二十五終

滇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第十一之九

右體詩

渡蘭滄歌

水經注漢武帝時通愽南山道渡蘭津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賓渡愽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

僰道謠

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緫其目故有瀘江之名自諸提至僰道有黑水

羊官三津之阻行者苦之爲之語曰

猶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道

述南中志　　晉常璩

赤德中微巨猾干篡白虜乘釁致民塗炭爰迄靈獻
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蒙此艱難

送王太守貴莊赴雲南　　本朝劉球

脫彼驄兮駕五駿君之適兮南詔之郡爾中土緝緩兮憫遐方不可以遺天子有命兮付君往釐出自都門兮觴君于邁山川雖阻兮黎猭有待化左袵逢掖兮實維其將風條日麗兮勿緩其馳瑞麥嘉禾兮將毓彼徽加耆增秩兮不日之詔

渡潞江嘆

山高高石齒齒細雨寒風江瀰瀰黃茅短樹啼鷓鴣
歲晚行人行不止吁嗟乎平生志願百不酬歸去來兮吾老矣

石淙辭（有序）　　貴宏

石淙在滇南今太宰邃菴楊公先世所居之地也公自滇南徙巴陵再徙丹徒其藏修之所皆扁曰石淙以示不忘蓋石淙之勝因公而聞於縉紳形於述作久矣不揣踈陋乃爲之辭

滇之涯白石齒齒滇之水其流瀰瀰洶素波兮東超屹蒼崖兮中峙勢噴薄兮舂撞轟風霆兮震耳忽山

盡兮川平見衡皐兮演迤江有蘺兮汀有芷纓吾濯兮無塵心吾潑兮如洗寫溪聲以朱絃識高深之所志彼美人兮出於其間實鍾奇而肖異淵有龍兮則靈鵬處海兮或從颷擬兮遠遊歌棹兮蘭櫂聯君山而汎洞庭登金焦而亂揚子聆廣樂之希聲嘗中泠之至味偉遠人之大觀卻凡俗之拘繫觀水兮於瀾在川兮歎逝羨聖哲之如存固斯道之全體惟動靜之相須必兼資乎仁智因所遇而變生悟爲文之妙理發緒餘於筆端亦雄深而巨麗煆五色以補天罅膚雲而濟世乃舉世之所期緊美人之能事著精光於浸潤去圭角於磨礪願攬結兮相從望精廬兮伊

通

三岔驛　　楊慎

三岔驛十字路北去南來幾朝暮朝昆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今古銷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樹

寶壩謠　　李元陽

寶泉壩寶泉壩壩中一尺水拱璧非其價壞時萬頃飛塵汝完時郡國饒禾稼前人創始後人修修者作之廢者罷嗚嗚寶泉壩

平十八寨有跋　　何孟春

石不受祭蜂猶知退爾羅爾賊如何無畏石祭聲悲

蜂飛避威爾賊爾羅如何勿思羅雄賊首爲惡滋久妄大自驕雄固是負賊本羅雄意廣有徒寨以爲居峒峻谿邃嗚呼爾羅毒同於蜂嗚呼爾賊頑匪石狀彼蜂改圖吾無難殊此石路隅今常儼然爾衆其伏大地維育爾賊其縮昆蟲何識而弗事畜畬而弗供征輸而專意刲刳而竟盡招禍以干吾戈鈇嗚呼爾寨可終居乎爾峒可終遁乎

石有聲賊當滅白蜂去黑羅磔庚辰年兆先決拱卉當場氣何烈撫巡御史親持節既得虜于塞虎穴汙流改盤山失嶼正德十五年十月磨崖可碑爲誰設此石鳴聲得昭雪都堂此辭刻石勒垂誓將來柱毋折黑羅宗于頭已截羅黨再來羅種絶

是寨在巴盤間爲盜數累歲不平每議勦之竟未訖功正德庚辰大中丞燕泉何公稽故牘秉衆論迺爲是役兵旣集有曰蜂飛自寨中出止嵋　峨縣人甚異之又有怪石賊每聞加兵則祭以徼福兹祭之忽作聲賊之其必僨相率號哭識者謂是役適當天人之會已而羣醜就戮千里廓清公之功可謂雄偉已公親蒞戎嘗賦是詩紀其實郡官得之鑱諸石蓋欲與此山相爲悠遠云公名孟春字子元郴州人世稱爲燕泉先生是歲十二月朏雲南按察使武陵陳洪謨跋

歌行

天威行　唐顧雲

蠻嶺高蠻海闊去舸迴艘投此歇一使舟人得要問
草草相呼一時發颶風怒起雲顛狂波濤擺掣魚龍
殭海神怕急上岸走山靈股慄入石藏金蛇飛伏霍
閃過白日倒掛銀繩長轟轟砢砢雷車轉霹靂一聲
天地戰風走雲開始望看萬里有天才四片車遶
馬闌闌平如砥真如弦雲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
來朝天耿恭拜出井底水廣利刺開山上泉若論終
古濟物意二將之功皆小焉

滇池赤藤杖歌　韓愈

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滇王掃宮避使
者跪進再拜語嗢咿緄橋拄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
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
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
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
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
電著壁搜蛟螭南宮清深禁闈密唱和有類吹塤篪
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過分司

厌青馬行

丘雄山頭百畝阬雲霧四時常晦冥西南羅鬼產至
駿於馬所得尤神靈房星下燭中延澤水底光芒飛

霹靂名駒墮地忽長鳴萬馬凡群俱辟易蒼精之胎
真渥洼真宰遣畀黔寧家滇波滲盡見孤影迴然云
段青蘆華雙瞳炯炯紫𦖁起蘭筋權奇日千里如此
趫騰歘王侃無乃前身郭獅子重銜交轡相繫維欲
洗不敢臨深池每恐高驤簫雲去天地闊遠難追隨
奚奴小控青絲勒貌向霜練倍秋色何人巧繼曹將
軍赤城有客盧歐直此馬貢之歸至尊天閑內廄永
君恩玉良執鞭可當御歸鸞立仗黃金門空餘骨相
藏侯府老眼摩挲欣一覩他日增傳九馬圖拉駕齊
驅耀千古

鎮南世節行爲黔國公賦

黔公坐鎮封內清黔公臥治封外平碧雞金馬作門
戟傷有滇池供洗兵黃牛平把寶刀換春山來勸諸
夷耕諸夷變裝非一日子孫世孫知忠誠雕題花腳
最難服今日推公無孔明憶昔先公過
高帝軒轅龍懷天不驚仰奶金卮酬百代帶誓黃河
申載盟恒植祖武看公繩天南劫隱一長城金湯雖
固尚在法恩信相孚何待征右稱僕射如弟兄畢中
笑歌闢肉生國公自進瑪瑙觴醉後還賽出塞行

寶井篇

彩石光珠從古重窮宛繁華急玩弄豈知兩片豬雲
鬃戴卻九夷重譯貢寶井會聞道路蹤蛇風蜃雨極

天涯馳傳千羣隨票鷄拔圖萬里遝輕車君不見永
昌城南寶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鹹情知死别少生還
妻子爺娘泣相訴川長不聞遥哭聲但見黄沙起金
霧潞江八灣瘴氣多黄草壩連猛虎坡徧茅相野井
芝寨崩磧浮沙纍轉河詭有南牙山更惡老頭添蠻
號蠻莫光搖戞磴與孟連啞瘴須臾無救藥莫勒江
傍多地羊隊隊行行入帳房紅藤纏足詔法女金葉
填牙綯句玉回首滇雲已萬里寶井前瞻猶望洋宗
剌硬紅卡鹽價真屢入眼無高下得寶歸來似更生
吊影驚魂夢猶怕吾聞崑崙之山玉拂鵲慶雲之地
金擲寵安得仙人縮地法寶井移在長安街

觀大理武安王畫壁歌　前人

壽亭侯廟蒼山旁金坐畫壁真擅場只今一百五十
載火旗雲馬神揚揚古來好手吾能說開元之中三
昧絶左衛將軍李思訓右丞才子王摩詰金生動筆
思王李右法不廢今罕比何時放遣來滇水尋奇亦
遇蒼山址乘興欻然掃秦壁蛟龍排舞長風起千年
戰功猶眼日颯爽英姿烟不死想見解衣盤礴時寂
寞後代覓心知蛛絲蟲網日凋壞賞者何人護者誰
嗣嗟古來才士蕪没亦何限感慨爲爾擊節生遥悲

惡氛行

金碧山前惡氛起虜馬來飲滇池水城西放火銀漢

紅炎焰塵頭高十里兩重日暈圍白虹萬家仰首呼
倉穹相顧慘然無顏色嗚呼守令須臾中賊徒渾蠻
箇枕戈臨水卧我軍屯北門分明不敢過上酋曾盟
來索官城上無言騎堞看父老含悽雙涕泗細說去
冬尋甸事紘急柱促柄倒持首禍今朝竟何自堂堂
之陣誰主兵喝喝公等皆儒生賊來不肯全出哨賊
去但解撞空營豈無雄武士奮身思一決咫尺棘門
不肯前怒髮衝冠氣填咽況聞千金遝日費連月公
儲已傾竭土兵抄掠盡村園弃天無梯地無穴熙皞
閭閻踰百年太平官府真神仙紫微迢迢華蓋遠虚
將歃升威窮邊邊隅一旦紛解危喑嗚變作摯拳者
喑嗚摯拳兩奈何君不見建武年中任校尉又不見
開元年中張乾陀

海風行（有序）

下關臨洱海點蒼山之衝有石梁曰天橋口歲恒
風烈偃樹走石人馬辟易予夕息客郵聞吼聲傍
挽發駒尤雄明適過之纖蘿不動乃賦以志云

蒼山峡束蒼江口天梁中貫晴雷吼中有不斷之長
風衝波動林沙石走只尺顛崖迥不分征馬長嘶容
低首我行其野歲仲春春寒野陰雲物屯病骨凌兢
坐自躓欲去未到先愁人山靈相假若有神纖蘿不
動停颷塵鳴鳥聲樂旅顔破僕夫笑語罷置伸翻思

往昔蘭臺直披襟會奮雌雄筆金門玉堂遠別來景差唐勒長相憶飄蓬落羽向南荒憔悴榮華寧有常不學回風悲屈子江邊愁結芙荷裳

臨安春社行

臨安二月天氣暄滿城靚粧春服妍花簇旗亭錦圍巷佛遊人嬉車馬闐少年社火燃燈寺埒材角妙紛紛至公孫舞劍駿張筵宜僚弄丸驚楚市楊柳藏鴉白門晚梅梁栖燕紅樓遠青山白日感羈遊翠帘清樽詎消遣宛洛風光似夢中故園兄弟復西東醉歌茗艼月中去請君莫唱思悲翁

苴力橋無柳篇　前人

楚雄苴力橋有無柳一株婉約可愛往來過之賦此志感

靈和殿前艷陽時忘憂館裡扇風吹千門萬戶旌旗色九陌三條雨露姿蒼涼苑日巃嵸繚繞宮雲覆京縣芳樹重重歸院迷飄花點點臨池見臨池歸院總仙曹應制分題競彩毫詔乘西第將軍馬詩奪東方學士袍金明綠暗留烟霧舊燕新鶯換朝暮只知眉黛爲君顰肯信腰肢有人妬從此沉淪萬里身可堪憔悴四經春文離散木甘時棄攀折荒亭委路塵搖落秋風上林遠婆娑生意華年晚腸斷關山明月樓一聲橫笛清霜坟

臥月引　前人

昆明池上登駿郎青雲爲衣白霓裳手持寶月金仙偈口誦明星玉女章自言五華峯上往蓬遊方丈瀛洲路馭風學霧兩無心惟愛月華籠海樹少年名挂懸月中老去猶充脩月戶宋家仙人名無忌持斧吳剛依佀使下界愛月升高丘步虛一聲龍白頭何如行蕃臥明月仰看銀河天倒流騎鳳驂鸞過北斗招景煌煌酌天酒白兔爲脯桂作薪笑招吳宋兩仙人老蟾踏翻醉不醒嫦娥起舞掄花春

前題

青山吐月月影流檻輝堂白枕簟秋南國佳人愛新

月月上每上昆明舟臥看北斗停銀漢李白庾亮同神遊清宵吹笛騎蝓塞黃昏採芳鸚鵡洲蛟龍窟宅靈蠶峽珊瑚作樹蜃作樓斗牛宮中一回首月光照耀金波浮周生對月月轉笑凌空累劍何足道月光偏愛愛朋人平鹿金樽發孤嘯素裳幽魄石鏡通鶴唳鷗汀側烟棹清輝夜夜伴長庚紅顏一去白髮生遶聽玉兔烏紛落橫槊扣舷非我情素華散采縈文練烏鵲驚飛江水平興豪痛飲不知量百壺倒盡還須傾古來仙才復誰在形影寂寞無空名飲中八公甫也句萬古與月爭光明

昆明池歌

昆明池迤裏數百里千山萬山直自崑崙來諸山之水滙於此相傳其水顛倒流滇池之名此錄始左有金馬山右有碧雞峯瀰漫浩瀚渺無際但見洪濤巨浪日夕排蒼空青天忽驚白日起霹靂震撼蛟龍宮天吳水怪九首八足不可以名狀時復出沒於其中有時風恬波浪息一碧萬頃開青銅其廣也如此胡爲乎不在九城之內不得與五湖七澤相爭雄神禹治水跡不到穆王八駿難爲窮漢武鑿池徒彷彿王褒將命何匆匆唐宋以來各僭據聲教不與中國通大明景運聖人出一掃海內羣邪空五服之外更五服俛首授命歸提封侏儒椎結之類吾不知其幾千

萬種禮樂不異車書同取余生當全勝日覩風雨度乘青驄古來多少豪傑士局于偏安之世不得一洸瑰磊胸百年過眼一彈指得此勝覽真奇逢振衣獨立太華頂狂歌目斷孤飛鴻

石門山行

李元陽

石門倚天千仞青花源崖夾春冥冥芝牆瑤洞杳莫測羽衣金節藏仙靈仙人乘鸞從此去石扇千年永不扃上有五城之絳闕雨暘祈報稱明馨我來窺門入不得遙尋石磴迤遊軿須臾得到洞天上拜謁虛皇禮列星萬丈巇崖無尺土淄泉直落聲丁玎青冥下視不見底白晝倏忽生雷霆綠潭翠壁有龍臥崖房石室穿鼯鼪白鷳紫燕自嬌好奇花秀木何娉婷天生石槽釀碧水盥沐靜者談黃庭援藟捫蘿與木極五梯回首十梯停登高縱觀日已夕玉笋三峯破天碧白雲千頃盡遮山不見人間塵土迹便當從此訪蓬瀛手接浮丘醉金掖

三石篇

大滇以西三巨石蹯列荊榛對孤驛文彩天開海嶽圖面面晶光盈十尺吁嗟此石生點蒼云誰置之古路傍停車顧盼日將晏僕夫語泣數行往年天子新明堂厥材萬國爭梯航燕山之石白勝玉何來此物勞要荒守臣當日功名亟撽書夜飛人屛息

程途初不計山谿男婦徵傭無漢僰鞭石難尋渤海神鑿山誰是金牛力那許終朝尺寸移積屍道上紛如織中輿金珽龍輦資壹帝聖德超茅茨（滇欒曾有蕃可居之）諭天闕萬里竟不知幾使黔南無術遣君不見旅獒右訓老臣策蒟醬雖耳亦何益三石硌研風雨漯千載行人增嘆惜

石屛歌寄王元美

碧雞西去滇水長一十九峯供點蒼巨靈笑攪芙蓉氣叱吒天工扶混茫五色氤氳奪萬象珠巖床床皆夫尊世人從往入雲窟斲霞削玉千峯出指掌居然

海嶽圖真行不數丹青筆若有人兮隔滄溟滐蕩秋
波似洞庭側身東望暮烟紫何以報之錦石屏石屏
石屏産南服萬里隨君坐空谷雲母虹霓徒自高雲
陽雪浪非其族有時寒壁吹江濤酒酣夜半歌獨漉
若將此物比昆吾便鑄雙龍隱魚腹

寫韻樓歌　吳懋

銀峯翠閣青天上紫霞仙落標青嶂上帝揀依仙人
居碧雞金馬遙相望玉堂仙客揚夫子天與足下秉
雲履朝醉白玉京暮憩昆明水昆明點蒼復千里龍
岑虎嘯兩山裡幕府干旄九道賢杜陵新擅壓江烟
玄亭亦在芙蓉裡畫拱遙凌疊嶂前詞客頻揮五色

毫鸞箋千帙續離騷滇山雨色織秋兔滇渤長鯨驅
硯濤曲堤烟柳春愁重湖影射樓樓欲動五華倒映
湘簾秋金碧飛來挂晴棟湘簾晴棟不勝春江柳江
花寫句新百年誰識凭欄意萬里還同聽笛心憶昔
點蒼山下題詩處嵩楂團圓滴香露花洞空濛紫翠
房銀虹宛轉天橋路垂霧鬟娃逐彩鸞瓊臺玉宇絳
雪寒翠羽美人指玉琯絲竹萬樹吟旃擅旃檀樓府
香石磵鴝玉齋九供點翰染雲天女散瑤華剪水龕
妃拂秋練秋練瑤華冷繡文墨光漬浸金絲裙珊瑚
鉤下歌明月翡翠屏西牽碧雲碧雲迢迢隔滇海翠
水藍橋頻憶君君不見絳河下與玄洟通巨鰲首戴

三危峯須臾一度八千歲靈物化作雙芙蓉芙蓉五
色斷天秀中有金碧神人宮才子朱軒頻帳望仙人
赤斧屢相從金蟾一去豈再得玉杵已化難重逢昂
昂揚夫子甲世而出群爲空曠代斯文嘆寥廓清時
太雅開鴻濛數如清廟絙朱瑟泉如綠水吟孤桐灝
如羅浮萬樹照右月淒如洞庭千里吽征鴻森如冰
車雪柱千巖迴瀾如錦樹珠林萬谷重茂林着作屢
充棟詞不數三都工龍鸞拜斗逼賦史籀八分飛白
凌蔡邕威晟白鳳吐文彩點績山水增秀雄公本天
人遇塵世名山今績舊遊跡不然何以朝金碧暮蒼
洱白頭留滯老南中至今點蒼山下花如昨玉樹凌

風吐紅葩翠磴猶蟠紫芝壁銀淙尚挂青蓮閣明月
窺簾引春酌石藤飄飄翠垂幌山雪山雪非寂寞還
攜彩鸞駕黃鶴

送永昌周生紹稷會試歌以壯之　胡廷祿

新酒未醲舊酒無不能爲子滿眼酤聽歌一矢當百
壺昔年翁嵩曾捐軀解造幾簇金僕姑今日把似君
勝予親挽殘東掃倭西滅胡乾坤何事非吾徒青氈
首中烏臺選郎上春官討策貶風霜萬里不辭寒固
知君于職作肝君不見董仲舒公孫弘兩生射策皆
第一至今人品誰第一

送方伯敬亭陳公乞歸錢塘長歌　滇池集

先生文章足經國擁帳僅歷炎荒域先生讜論足救時寂寞不爲人所知屈指青雲三十年同時故舊半貂蟬起家方岳非不貴羈身萬里令人憐雖然鐘鼎非其意所至思興千載利借着曽銷跋扈魂采金議寢窮閻涕卽今荷揷鑿山泉灌溉荒塍萬頃田家秉驟驅户絃誦生全六詔無風烟斷鼇獨立滇海極錬石盡補西南天興來忽夢西湖色一日明駝馳上國陳乞骸骨意已堅廷議欲留留不得五十方強仕胡然遽請老九列在須臾賦歸何太早山中日月不待人世路風波誰自保達士懸車豈問年但得挂冠無不好君家住傍豹

臺嵩余亦思從范蠡逃拂衣且上五湖棹載酒同觀八月濤

淯滇池集一[illegible]帙龍司徒郎施家藏抄本不着作者姓名雲之聲調酷似（中）與七子當出徐天目先生然亦不敢執定今祇以集名識之

和垂柳篇

滇南二月春風暖處處陰濃青不斷長條拂水雨新晴短葉籠烟日始旦萬縷千絲遶岸齊飛花飛絮畫橋西雲來晚藹章臺路月落淒迷灞滻堤章臺灞滻風光好燕語鶯啼惜春老無奈閨人怨別離更兼戍客傷懷抱成都才子玉堂仙萬里投荒年復年馬上逢春多感慨酒盃對景倍留連韶華倏忽不相待回首風光六十載惟有春光似昔時楚雄山下烟如黛

和山花歌

蓂莢纔分日菖蒲早占春詎似栽培巧兼宜裁剪匀此花種來不知歲要識歲功驗花蒂霜葉青青雪作葩風前十二釵攢斜長向山中新曆紀且悲塵世駃年華胡不移植太上家飄芳委素淪幽蹊古來才士有棄置不信且看和山花徃來過者徒咨嗟

太華山歌

太華山色何所似金屏翕匝芙蓉紫秀氣攅衡十二城碧泓下注三百里滇水池傍一萬家家家看山窓

户裏前倚羅漢後華亭松風石徑連窈宴變葩翕艷耀赤日虬根互據各林青丹崖紫壁奇競薦秋裏黃金布地徧筠房葯室無不宜禪關欲掩飛花片手攬方竹扶坐臨危石巔西南天地何茫然白雲溶溶飛鳥滅落日看蓮金沙川蒼兮蔚兮山鬱崔春風瑤草參差發五嶽婚嫁何時了三山波浪不可越不如此中得佳趣乘興醉臥峯頭月碧雞之祀殊恍惚有碑已鬅青苔髮

薛閣司勳登羅漢寺歌

誰鞭太古一片石縹緲下浸昆明圻巑岏突兀古宿尊架淼靜染天雲碧云自鴻濛入定來日月跳波雙

眼開等閒一坐三千劫風輪石火無纖埃攜將託缽置天涯一滴醍醐萬頃霞浩浩驚霆滇不定毒龍靜制深無譁化城蘭若逗空見鬼斧劈雲開素練斜殿璇宮青壁巢覺路天門爭一線俯瞰虛無只見水白毫影映空明裏鐘聲遠激海鷗心峯陰倒幻蓮花蓋振衣卓錫摶空起跨鶴飛來一萬里旋釆松花醉紫霞指倉石竅青泥髓悟來且證酒中禪芥子須彌未剖前無縫法門何用地到來彼岸不須船筒中消息向誰求海月初生水倒流共君細話三生石羅漢峯高亦點頭

妖星討

寒夜欲曙雞聲動胸氣上寒蒐驚涌聑闖妖星夜氣白、令我心顫神色悚披衣下床跛履亂已覺有物當窓孔開戶烈烈風如刀舉頭向東東方捷巍然天漢挿玉標髭尾在上摩青霄恍如白刀向空擲霜稜鍔鍔風颸、颸形質徵耿穠蛸龍敢作光怪横天腰雙目眩惑蒐鳥鞘恨不即假巨靈刀怒口吹散同毫毛旋頭攙搶問亦見邪似此妖大獷悍在撞不畏撼斗牛爭明直欲期雲漢平生未讀讖緯書不識徵應竟何如遙東奴酋近擾亂撲滅寧殊蜓釜魚屠戶叔服近代無誣衷出門迷所如小臣放逐天之隅請纓無計指徹軀滿張肉食嗤我迂朝廷罷礦未罷稅歲歲輦金入大內跪門借箸不得請經畧求手司徒憤世人愛財如顛狂百姓十室九逃亡平居但知飽妻子萬一有事誰擔當悲風長號腸欲絕仰天睇視目眥裂閶闔九閽額難叩把人根枯暗流血君不見善言三癸熒惑轉壯士揮戈白日又

聖主應知改玉趨中外臣工、辛相勉

五言古詩

懷贈南陵常贊府　唐李白

歳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
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
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置酒臨高臺歡娛未曾歇
歌動白紵詞舞廻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爲君前致辭
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
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畧魯女惜園葵
咸陽天下樞累歳人不足雖有數斗酒不如一杯粟
賴得賢宰衡持鈞慰風俗四顧無所用辭家方求歸

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
終當滅衞謗不受魯人譏

古風　前人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送李宓雲南代蠻　儲光羲

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鈇鉞弔彼西南方
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
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蒐兵自交阯茇舍出瀘陽
羣山高嶄岩陵越如鳥翔封冢驟跧伏巨象遥披攘
迴溪深天淵揭厲踰舟梁玄武掃孤蛺龍除方良
雷霆隨神兵硼磕動穹蒼斬伐若草木繫縲同犬羊
除醜歛彌河啁啾亂行藏君子惡薄險王師恥重傷
廣車設置梁太白收光芒邊吏靜縣道新書行紀綱
劍閣掉勒歸武并朝建章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
邦人頌靈旗側聽何洋洋京觀考七德休哉我神皇

賀李宓伐蠻歸詩（此詩前兩志相沿豈以盛唐假重乎然事辭不相附姑取其辭而仍之）　高適

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沉深節制雄
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敵顧恩寧顧終
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近高鳥穿林經毒蟲

鬼門無歸客北户多南風蜂蠆隔萬里雲雷隨九攻
長驅大浪破急擊群山空餉道垂已遠懸軍忽欲窮
精誠動白日喑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晡飡兼僰僮
收兵列亭堠拓地彌西東臨事恥苟免履危能飭躬
將星猶照耀邊色何溟濛瀘水使可涉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藺若未死孫吳知音同
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

送袁滋持節冊南詔　權德輿

西南使星去遠徼通朝聘煙雨僰道深麾幢漢儀盛
途經五尺險水愛雙流淨上國洽恩波外臣遵禮命
離堂駐騶馭且盡罇中聖

登碧雞山　元　鄭衍

中慶西南來有山勢雄奕屛開障大荒壁立數千尺
晴巒疊奇峯幽壑藏怪石清風響松濤老樹森予戟
俯瞰滇池水仰矗雲霄碧山靈得異境廟貌存古跡
君侯本世家奉詔平叛逆茲承寵光行山迎馬首懌
鎮過良有謀烟瘴似冰釋從此疊陸寧殊勲書竹帛

西番菁　張翥

西道出邛僰百里彌菁林俛行不見日刺木鬱蕭森
伏莽有夷獠巢枝無越禽根盤三嶺險氣接西番深
銀山雪夏白金沙嵐晝霧主恩畀良帥時平靖蠻心
風威所播洒瘴地空毒淫頗言闘南徼蔽以樹棠陰

[illegible]入雲南亂後傷懷　公孫輔

驅馬雲與州南望滇海頭向來繁華地變滅如浮漚
不見向今烟但見河水流青山宛然在風景何蕭颼
郡縣生荊棘汗萊翳田疇夜聽虎豹號晝顧麋鹿遊
羣鳥集戰壘野燐飛林丘灼灼道傍花只爲行老愁
緬思亟亂際藩垣失防秋空虛起外侮口語興戈予
盛衰雖天運禍端亦人謀生靈爾何辜吾欲天公尤

謁瀾滄武侯祠　揭傒斯

炎靈厭東都卧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
豈但山川險况在兵刃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
天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振八荒
大星殞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
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地爲公酬一觴

滇池　喬堅

滇水不可涉石戟森嵯峨胡能宅蛟龍但可蔵黿鼉
渚風蕩驚湍乃爾泥滓多我欲澄其源應自崑崙阿
才謀諒靡救臨流將柰何高山紫芝曲漁父滄浪歌
斯人久不作千載無清波

瀾滄江

兩山高揷雲翳然若天岸草樹綠相繆仰視天一線
中有一長江江流急於箭亂石齧其中噴激成飛霰
客子何問津鷄鳴夜將旦僕夫相顧愁舟楫恐失援

天明設此險永作邊城翰

贈楊寧征麓川　本朝楊士奇

楊生青雲客文采耀白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識
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修文德
好謀而有成明明垂警飭如何才智士宏議薄古昔
懷忿忽遠圖急功幸苟得寧論萬里行糗糧預儲積
漢廷所遣將就是趙充國予行職贊襄敏勉攄良畫
雖有斗酒餞安能寫胸臆

靈鷲山

五印皆天竺塞埵還身毒水伽毘黎山聳耆闍崛
峯似鷲鳥頭都臨恒河曲人享三百壽半載四尺角

叶漢武空指求歷代詎匠伏舍利傳鞞迦花氏稱阿
育四裔邉防考萬里吳船録可信亦可疑聊以紀殊
俗

過遂久縣（在金沙江東北古稱白門蓋入雲南郡之門也）　唐　膂

百蠻亂南方郡盜如蝟起騷然疲中國征戰從此始
白門太和城來往一萬里去者無全生十人九人死
代馬卧南山燕兵哭瀘水妻去求死夫父行求子死
蒼天滿愁雲白骨積空壘哀哀雲南行十萬同已矣

仙樂臺

山廓朝雨餘青蕪連野路朔與高人遊藍輿西北鶩
蒼山亂雲閒隱隱鐘聲度危塔出層霄金壇灑香霧

久厭冠簪累禪林時信步碁局傍晴軒茶烟穿竹樹
頗得靜者心安知白日暮常此坐觀空迷方倘能悟

大觀樓

我從哀牢來鳥譯連亭障一望㨫榆城宇宙何昭曠
瑶峯冠白雲金魚分玉浪曲虎川途暉濤路風烟向
豈美方壺遊可使天台讓玄聖心幽為海若亦飄蕩
吾欲問山靈無言空罔象但覩巖壑閒森森石門傍

登太華蘭若二首　郭　文

夕陽滿秋山餘景落滇水捨舟事幽探路入泉聲裏
風傳隔樹鐘葉響登山屐嗟我久紅塵遊賞從茲始

其二

抗策登危岡前顧路猶緬隔溪聞清磬興與飛雲遠
谷轉泉聲長苔深石逕軟行行入珠林塵累頓頓遣

太華秋曉詩贈無念　前　人

峩峩華峯孤倚青天表影落昆明寒氣吞金碧小
松杉積古翠溪谷帶深窈泉鳴萬壑秋嵐霽千岩曉
中有青蓮宮軒然出林杪鐘梵遠悠揚天香時縹緲
緇素既駢臻神龍亦旋繞無著與天親於焉久藏寶
歛起慰輿情傳衣任斯道高據猊床萬里入討論
坐令祇樹秋變此春陽杲山勢彌增崇湖光亦清湫
嗟予尚（夙）慕素茲塵務攖擬效陶淵明相從此扶老

毛氏一門雙節詩　喬　宇

夫君戍萬里移家遠辭燕咏咏在襁褓一朝失所天
天遠望莫及遮號空自憐忍死為人後矢心當禍先
衰殘脫簪珥布素辭朱鉛兒等已弱冠荷戈元戎前
生孫甫朞歲兒命不終延哭夫還哭兒淚痕徹潼泉
冰蘖同慰藉賴茲佳婦賢晚福天所錫相看兩華顛
孫孫又諸子族望稱南滇伯也瑚璉器早以經學傳
翟身青瑣闥簪笏欣蟬聯雖無旌門詔幸有太史編
煌煌映簡冊耿耿垂琰鐫家祚固中尼名教仍顯宣
餘慶光未已世澤方綿綿作詩播金石上遶栢舟篇

謁二忠祠　夏　言

朝出南城門望見城南祠含悽耿野由灑淚升堂基

棟宇何峩峩松栢森前墀言念二君子皎皎雙玉枝
聖啟初運孽胡滇據池銜命屬從先伏節死一府
義氣動犬羊英聲震滇陲
列聖眷明德寵臣繼陳詞褒揚錫異典紀述磨穹碑
余奉萬里役弭節秉藭泂弔往有深覺感今重遲思
道消仁義損俗降鼎桀戲洶濤蕩潑中見此千仞崖
疾風轉蒿蓬勁草終弗移斯人久徂謝俎豆光陸離
英名豈終極天柱奚足悲

英武關雨行二首　張佳胤

晚度英武關石徑雲中立山鳩高樹鳴雷雨轉呼吸
平疇響流泉紫芝行可拾茲土况恒暘惟聲動蓑笠

其二

喬松撫高清畫烟骨行色僕夫夙嚴駕舁鴻淞南極
山空響鷓鴣徙倚巖洞黑曠哉江上懷浮雲起東北

明月石

西南盛招提岩崒帷螺峯捫蘿路詰屈躡蹬臨蒼穹
雲中仙樓響大士殿盍崇山茶餐如錦竹栢翠朧籠
久佳景色收明月昇其東秀出一片石光彩照龍從
賓主坐相酬子夜曲未終下方城郭近歸騎且從容

南華演詠　薛繼茂

山中有大木無用終天年彼鴈不能鳴殺之分所然
將遊人間世二者何居爲材也與不材且以相周旋

其二

鵷雛北海來與鴟適相值鴟方得腐鼠仰而視之嚇
惡知彼鵷雛高翔南海翮所飲惟醴泉所食惟練實

其三

莊周夢蝴蝶蝴蝶夢莊周物化不能分而從濠上遊
儵魚出從容安知樂與憂濠梁人相語將無垂釣鉤

其四

鳧頸一何短鶴脛一何長試爲鮮續之能無兩成傷
吾才本鞅掌世俗那堪償願與蒲衣子乘雲以徉狂

其五

世途何多虞袵席猶生畏莊周辭大夫境內勿相累

惡好未能擘賓驕心莫係外滑故當消養神貴純粹
爲不神者求聞道昭傻昧擾擾横目民誰知我張毅

其六

玄天秘真宰化與萬物貸蓬蓬北海風鰌指固無害
尸居有龍見慎內須閉外布衣豈厭貧移畫亦困介
堯胡不釋然宗膾在蓬艾名于實爲賓南伯莫肯賣
蛇自動天機無足更何礙勿以謀勝人義命安大戒

天橋　鄧渼

絕澗臨無極飛梁跨在空鞭非秦帝石卧即美人虹
鵲駕參差是鼉浮贔屭同愁稱浪滔里險過呂梁洪
崖覆蔥龍雪林號澹淡風似傳神禹蹟乘橇到南中

蘭津渡（即蘭滄江）

冐險戒征鞍行色委寔翠回飈引去旌迤邐仍虛絕

峭壁倚雄峙長江貫澎湃虹梁跨飛動鮫宮審所寄

地維恐中陷日車側引避石古霜華明天寒岸陰閟

靜聞饑鶻嘯遽疑飛雨至容䰟驚始定幽光屢腭貽

南登蜀相祠英風此未墜

行部迤東西郡中雜述

荒戍依山岡草屋三兩家頹垣不障日茨棘勞相遮

蠙衣被空井雀麥寒自花蜘蛛網其戶織作交橫斜

呼主問何之停鞍重咨嗟西陲未息警頻年亂如麻

輸輓日夜勞軍吏橫見呵紅顏葬泉壤白骨埋風沙

露布宣軍中再聞後命加自靡封侯相茅土弱何奢

前問錫麟黻後門戟擸車從來杜郵賜兵馬孰戮多

道家固所忌

國憲將奈何

策馬登山椒下有古時丘灌莽翳縱橫雀聲鳴啾啾

井竈已蕪沒碑版尚可求夷俗每下拜行人為涕流

借問何代賢乃是鄉侯當行軍營軍營遺名至今留

攻心得上策南人戢狂謀祓蕩英略顯承平士習偷

武定既餘孽醜川未俘首疥癬何足言樽俎無勝籌

桓桓介冑士坐貽巾幗羞憑軾想精靈挂此仰令猷

九原如可作微公誰與遊

荒墳何崔嵬悲見萬鬼隣山風吹白楊黯黯玄陰屯

南詔昔拒命此輩稱官軍主將既失利十萬同崩奔

膏血殷川原遺骸縱橫陳悄哉掩骼義翻著逆節臣

至今風雨夕黯黯噓潛燐天寶刑政亂守令寄匪人

乾陀小豎子激變良有因西南遂糜沸終唐不復振

可憐洱河戰談者為酸心近睹鳳酋事

國威猶見伸

朝登龍尾關俯眺盡荒區岡巒倚硍碍衆壑爭相趨

綰轂通四方當關在一夫特屯偽命號荒哉割劇圖

陵谷日夜遷大社化為墟牧豎登丘墳玄熊據穴呼

當時僭擬物毀斷無復餘西都盜金盌東市賣珠襦

銅狄潸漢宮黍離閔殷都萬乘有興廢何況於幽渠

大明御宇內鮮辮際方隅稜威懾不類文剝為足虞

申章儷動銘在德慎所謨

晉國隨任會群盜奔相仍鄭人用泄收萑蒲始興兵

張敞尹京兆赭衣無匿形董宣令洛陽枹鼓為不鳴

上治縣德威次乃厲剛棱雖匪畫象理亦足銷姦萌

茲方本夷徼入類半猙獰其俗鮮耕織佩犢以為恒

漢網如牛毛誰能問邊氓長吏恐催科大豪恣吞併

內苦饑寒迫外則畏黷刑歎攬哀有因浪駭轉相驚

豈無野盧氏封豕漸憑陵滋蔓既可憂芟夷亦當矜

所在虞淵藪誰得問生名蒐慝有前訓敢忘惠文抨

漢法專督盜間遣直指行今代官制倍權分巧見輕白簡空振聞綠林何時平扑答徒虛言委責亦焉能出自郭北門有叟泣路隅自言賈人子少小工廢居北走邯鄲道南莊歷句吳貲給韋盆銚并買盡膏腴長子獄小吏次子業為儒幼子獨無事蹋鞠竝樗蒲齎貸偏貧人頗獲鄉曲譽轂馬溢街巷出入閑且都轉盼十載間人事有盈虛長子死詹璫告密橫見誅前歲武定變次子復被屠幼子無警省門戶轉蕭疎府帖召買金里胥迫相呼忍淚遣之行逐販豺虎區經年絕還期瘴軀知在無公家有程限官法嚴追逋朽老甘痛楚鞭撻無餘膚廢著不足償歸賣婢與奴

羅紈昔盈箱今也婦無襦殘年復餘幾委骨終溝渠語竟淚簌簌聞者亦欷歔藏金著古訓毀玉欽令圖德音沛早晚忍死且須臾

浩浩今古愁變化誰能度飛龍在九五麟鳳嗟百六先朝揚太史竟死蔥山麓金雞日頒赦赭衣遂不復徼外窜經籍五車皆其腹牢騷繹所寄丹鉛有遺録蒐緝良已勤紕漏亦何恧摛詞疑傷豔聊以消怨毒片紙落蠻方一字縑一束七十仍荷戈若豈悍羈辱子雲終投閣鄒陽竟乾獄後來才彥繼厄運亦相屬韶顔始入滇遺骸僅歸蜀三復垂挮淚餘音痛哀促

山茶花一百韻（有序）

滇茶甲海內種類之繁至七十有二其在省城內外者尤佳予以庚戌歲按部事竣駐省候代時值冬末春初此花盛開名園精舍閒獲寓目爍日蒸霞摛文布繡火齊四照雲錦成帷信天壤之奇觀品物之鉅麗也昔人謂此花有七絶予以為未盡厥美有十德焉色之豔而不妖一也樹之壽有經二三百年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竦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黯若古雲氣罇罍四也枝條黝斜狀似麈尾龍形可愛五也蟠根獸攫輪囷離奇可憑可枕六也豐葉如幄森沉蒙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柏操八也次第開放

近二月始謝每朵自開至落可歷旬餘九也折入缾中水養十餘日不變半含者亦能開十也此皆他花所不能全者因考唐人以前此花獨不經題詠以僻遠故不通中土迄使奇姿豔質淪落無聞近代有作率多不能為此花傳神暇日因戲為百韻詩一首牽綴比擬未免兒態庶幾為茲花吐氣傳之四方或有採焉

徧檢古人句山茶未得名形容應有待品價也難輕此地本炎德在天疑火精芳菲迎暮序爛熳及元正宜壽如山木（莊子篇名）經霜似女楨柔條牽百丈老幹倚孤撐美蔭團松蓋新莛怒竹萌重葩翻蔽葉歧蒂總

依莖接插人工巧（土人植茶法用兩樹相接花始繁盛）開花品物亨光華分若木肌理細殷墾疊萼爭衣露豊苞獨鬱明叢深疑避蝶春淺未聞鶯次第開偏文交紛壓恐傾巨於瑧碧醱圓君紫繁纓斁綬交垂絲絹純令染頳紀膚時綻甲赤象合居庚（金也）按譜遺金谷數歡郎錦棚流雲相點映射日更光晶筵啟紅羅纈饗分紫石英摘鬟嫌斷線接蘂變連瓔覽德冠稱鳳能言喙蜀鸚火齊銜粉壁含利倒金罌道士霞爲帔佳悅錦作綳扶枝經纂組朶朶薦璣珵漢苑栽何得隋宮翦不成深宜戢翡翠豔欲眩鵁鶄（摯虞鵁鶄賦云見水則喜觀火則憂）步障褰華薄氍毹展絳英影懸金較帶汗落錦斑辭似酴醿

丹竈爲霞燒赤城深玄同燕燕點血類猩猩繡羽懸雕籠朱輝發短檠霜林搖翠葆海日浴金鉦歸水徐鄰浪高雲不霙紅毬分絲索朱芾閒蔥珩栁絮空傷媚芝房詎足禎稱名根野莽奪色妬山櫻蓮或薝泥汙葵空向日誠珠離酒泉柰蜜剖楚江萍質本堅蒲栁香無取杜蘅道傍徒識李莊院枉栽荊乍可蘭爲友誰言棣是兄繽翻異紅藥憔悴惜朱顏（菊名）迎月星貫落終朝惜蕣榮（古詩云蕣榮不終朝）詎稱霜挺桂（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何事雨移橙（用杜詩）嘉種雖分部茲花合主盟杜鵑殊不類（二芳記以杜鵑花配山茶）題鴂敢先鳴的皪披林影菲微散曉晴後凋仍早放霧繞更煙縈闇埋空慚賤（金鳳花）揚妃別有情（別種有揚妃山茶）寶珠光自溢磬口韻猶清枝愛垂緑軟心憐卷瓣生蝶翎看塗粉鶴頂似銜瓊（本品之貴者有寶珠磬口軟枝分心卷瓣蝶翅粉鶴頂紅諸名）一種皆稱美羣芳孰與爭嬌姿長似寤婍質更如寧露下嘘粧泣風前舞態呈施朱嫌太赤傾玉未辭醒倏似嚬容斂遙當笑靨迎口脂香澤傳眉黛遠山横合德偕宜主娥皇儷女英全人疲應接有客更屏營倚處慚形穢看時恐目盲（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每當春澹蕩及此歲崢嶸節候佳南詔繁華匹上京深紅閒淺紫布谷復彌阬擢本深蘭苕依枝映閈閭紛敷捅繡野徙植近雕甍竊慮霜威入恩將夏屋帡寬垣恒寂寂隔水更盈盈早沐

緋衣賜偏宜素腕擎助嬌斜寶髻恋耳當瓊璧賞玩須歌伎吹嘘借墨卿招摇多伴侶感愴叔孃孝女巽分供園丁貴貴贏（每歲元日鬻賣此花供佛紅紫溢眼）奎綺[illegible]叟扶筇競蟬娟娜隨烏帽飄颻墮兜舵拆盤狼藉翦車馬往來偵曉駐浮雲蓋宵移玉柱檠佳人理叙劍貴客往卞旌競悠悠花使寧辭醉酒騷夷誕豫擄謹曲調凝清平舞袖淹同生纏頭貴從俗攀留思遠道折贈付來伻不遇神農録空留姚魏聲紅顏銷瘴癘珍品失寰瀛安得移中土猶堪慰此行奬僮應昆慣楚客易心驚幾樹臨官舍三年慰旅程有時羈獨倚竟日但空瞠盛極憂衰至憐深與恨并物華虛冉冉

此意自怦怦坐撫琴三弄閑消酒一盛眠須攜枕簟
往或繞簷楹相賞無知己餘酣對老兵何必思北土
有賦後南征感慨人千里吟當肅吾更未遺怨搖落
終許伴幽貞暗覺鄉園近深嗟世網嬰括含狀草木
桂海志虞衡免史奇應續新詩暇自賡屬辭深比興
從此定佳評

和鄧侍御遠遊山茶花百韻　樊鼎遇

絳樹珍炎壤瓊華僻異鄉春隨青鳥報曉鬪赤烏粧
四照珊瑚艷千株翡翠光寶莖清露濯錦帶細風颺
著雨胭脂膩衝寒冬齊芳梅花羞答儉挑遲謝嚴粧
隋苑虛雕綵揚園漫護香宣華貧競蜀碎錦陋矜唐
帝樂冉砂盌神膏紫玉房宵鐙烝蔗燭晝戀龍朝桑
粲色嬌牆似酡顏騷更詳施唇迷上客啼頰誤襄王
罵雨飛滇水蒸霞鬥點蒼柔緣傷纖短眯壓爲攀黃
散恨栽紅葉離情濕茜裳血深悲杜帝粉淡泣何郎
豬啄報鸚鵡朱絃挑鳳凰同心文杏閣比翼繡雲廊
大小參鼎映晶熒日月彰蟠根千歲鐵刻葉百神觴
遠漢留金殿居夷富玉堂燒空終自焰繡谷倩雲防
貴種甘幽處姝容詎苟將比紅歎代美披畫冠閨牆
南詔歲星莫西京日邈芒遭逢能徽于歌舞踏謠娘
釁寢酣醲酒羗逢剪蠟緗辭枝恨有色落地寂無傷
卯更陪銅輦空惰薦寶坊正元如列貢王會獎殊方

奇葩不登廟英姿獨倚牆襯妍須玉檻洗色檗驪牀
幹可容溫室花應壓建章龍旂揚大赤麟紱豈斯皇
朝射鴛鴦殿午烘朱雀術始深肥婢寵柔讓婕妤良
街蕣皆焦萎竈苕亦董根綺葩鍾火德艷質發天陽
早秀能雕晚繁攏習故常旦生妖冶謗翻以麗情妨
輦借官袍穩狸殷帝服昌公知宜闈苑誰爲載車箱
雯落春風陌淒其秋水塘拌恫通漢使邛竹得胡商
卯著移西土石留貴海航何如全園色猶後滯窮荒
特闕王褒頌兼遺陸賈裝迷樓疎綺綴良徽寢花綱
託社材非散長門怨莫當孫枝稍庾嶺標格始浮漳
不畏柔條亞驕驚殺菽霜愼迴珠樹影羞近玉臺傍
道路寧疲險風塵未易藏生憐坡老處（蘇東坡對云得很風數）
（枝桂年來故有秋霜）衰借得用修鼻（楊用修對云海棠珠樹紙顏色蘆把攬接照玉臺）
初挂墨卿齒偏縈耦史腸藝絃佳品目貞德蕃遊揚
絫組思工贍餐花論婉煌壽華刊鄭瓷芳潤滿纍囊
寫態賡詩史看題動酒狂神農曾百藥俠史續三倉
蘇蕙圖新寄班姬賦正倡錦工傳驕色天女薦熙疆
色暗繡衣重名因彩筆張上林方被幸北木卪回鄉
悔不誅包譜應追數許瑠承明忻驊驊涔霧感浪浪
解語揮桃魏當杯望趙梁畫裾聯五袢纈給近長揚
桀晚培文砌薰爐惹綠洋小年催羯鼓獻歲讌猊觴
顯色禁中鶴分香園外狼何曾巢粉蝶更不生黃螿

點綴夫機石斛嬛華于岡樂遊承翠蓀戀賞閑蒼琅寥窋舒緻甲爭騈控紫韁朶堆七寶髻本眞百金償茗價評鴻漸芳林敢鶩行適年來善闡鳳女嫁眞咩譜牒眞龍虎要盟失犬羊漸臺臨織室太液泣天潢繪實仡書姓文心欲滙直琰娥終入漢歸妹復寧湯佩結紫鸞尾肌凝赤鴈肪纏頭學毳纈梁面醉檳榔齊賵懼陳敗蜀綃啼甚志神罨愁齊薦貌若急勵勳爟火祆歸魯絲綠投弔湘榮踰九錫蕙貞失萬年橿獻壽椒花日迎恩桃李塲無心欺衆丹獨契耒孤芳勒刻逾千字停梭報七襄呈身裁繡段將信合珪璋把搞壘鐏玩嵬峩鳳沼望俯臨大比勝依漪小南强華蓋臨天座揄珠倚帝閶蘭臺鷺鼓歌花掖鯨鐘鏘侍女香衾卷昭儀緋袖良朱纓趨劍佩卉服列苞筐嫚爛石渠側溼濃玉署廂鹿銜來博苑象踏遵瀾滄盡室逢知己惟流顧建康

代試貢生獨坐偶占　　袁茂英

遐荒盛菁莪桃李青琅玕大才况晚成霜雪飽所餐枝葉詎剝落骨幹良堅完媿此代匠斲毋乃歌代檀晨風從南來浮雲生波瀾陰雨忽開霽天斂人亦驩閉門欲拚靜展几書帙攤老蠹競抽繇氣衝側注冠散步以退食庭除恣盤跚離離三桂樹下蔭芝與蘭鮮擢寧朝榮古栢宜歲寒地勝消搖得樓高象緯干

憑欄一以眺遠色紛圍攢漢唐殺氣盡西南地軸幡人物易銷歇吾道長貞觀岧嶤五華青浩蕩昆池寬中有魚鳥宿飛躍盈眉端俯仰僅一瞬日月如轉丸前哉金光景更進百尺竿逍遙在齊物槍榆即鵬榑

呂合道中仙人骨　　閔應雷

乾坤何茫茫萬古一瓢忽側聞神仙儔住世永不殁乖誕頗見譏學者聞語歇每經呂合驛輒聞呂合說兄弟志仙諦呂翁授眞訣信者騰紫霄疑者杜鵑咽誓將血肉軀于世救一切巷下失伊人山上露斯石精光瑩如玉青肌理細白塗瘡信手愈命名仙人骨年代凡幾更躑躅恣搜索周迴不逾丈生產未匱竭吁嗟有心人天地任轉折飛升當何期寸心了不滅世人畛域繫囊匿矜己物胸次峻垣墉腹外邈秦越語及施濟事痛捐愛毛髮眞人重庭世盡付芥子擲相期共覷破塵凡乩超越

易龍驛　　周仕國

爲吏不自繇雞鳴戒前途問君何爲爾將事謁且趨上官前導至走馬臨長衢馬上亟叱咤風大不停驅盡欲飽其腹遲則生禍虞昨日動書至爲言駉傳逋疲卒八九家形影半凋枯門户塞荊棘妻子匿菰蘆苦稱被水旱畝地盡荒蕪僅餘皮骨在典鬻無完膚詔使日夜至閭澤同春敷而我獨重困何以偷須臾

倉卒感斯言仰天長欷戲攬衣亟起去耳卑闈追呼

題楊賢婦刲股　王元翰

婦性秉坤順目罕接章篇相夫敦女則此理委道遻
嗟哉楊君婦婉孌復貞堅佐君賛黄堂緋縰守青氈
良人罹霜露百藥費烹煎澡身矢彼蒼刲臂血流鮮
舉案一杯薦醍醐落喉咽二豎遽逃遁精誠格重玄
豈不痛厥膚切恐失所天慷慨倫風俗斯人真足傳

上詠山茶花　龍允升

滇南有嘉木貞幹吐華滋灼灼連冬春秀色不彫移
剪裁雲霞氣鑿落珊瑚枝空山結幽賞御苑寧後時
落陽多牡丹百種遜芳菲品題應自異造物若專奇
名高能避世所貴知者稀

滇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第十一之十

七言古詩

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
兵徵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將軍擁旄宣廟畧戰士
横戈静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劍閣閣
道迢遥起戍樓劍門遥畣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
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晚杳杳丘
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峯路澁青泥坂去去指
哀牢行行入不毛絶壁千里險逴山四望嶲中外分

區宇夷夏殊風土交阯枕南荒昆彌臨北户川源饒
毒霧溪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岸千歲古漂梗飛
蓬不暫安捫藤引葛陟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
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流駛炎州冊徼南中地南
中南斗映星河秦關秦塞阻烟波三巷逼地風光少
五月瀘川瘴癘多朝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何月彎
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征西伐凡幾
度夜夜朝朝班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滇池
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
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征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梅
柳曲詎意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头

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幾年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折臂翁　白居易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鎗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

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臂折來經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蠻子朝　前人

蠻子朝泛皮船兮渡繩橋來自巂州道路遥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西連蕃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為一詔漸强大開元皇帝雖聖神唯蠻倔强不來賓鮮于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陣全軍沒至今西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誠由陛下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德宗看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呿嗟異牟尋男尋閣勸特敕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冕旒下垂親勞俫賜衣賜食移時對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

一刻

賀南詔獻地圖土貢詩　元稹

西南六詔有遺種僻在荒陬路尋壅部落支離君長賤比諸夷狄為幽冗犬戎強盛頻侵削降有憤心戰無勇夜防鈔盜保深山朝望烟塵上高冢鳥道繩橋來款附非因慕化因危悚清平官繫金呿嗟求天叩地持雙珙益州大將韋令公頃實遣時定汧隴自居劇鎮無他績幸得蠻來固恩寵為蠻開道引蠻朝迎蠻送蠻常繼踵天子臨軒四方賀朝廷無事唯端拱漏天走馬春雨寒瀘水飛蛇瘴烟重椎頭醜類除憂患瘴足役夫勞洶湧匈奴互市歲不供雲蠻通好轡

長駛戎王養馬日漸多南人耗頓西人恐

過金沙江

元李京

雨中夜過金沙江五月渡瀘卽此地兩岸峻極若登天下視此江如井裏三月頭九月尾烟瘴拍天如霧起我行適當六月末王事役人安敢避來從瀘池至越嶲畏途一千三百里干戈浩蕩豺虎穴晝不荒寧夜無寐憶昔先帝南征月簞食壺漿竟臣妾撫之以寬來以德五十餘年爲樂國一朝賊臣肆胸臆生事邀功作邊隙可憐三十七部民魚肉豈能分玉石君不見南詔安危在一人莫道今無賽典赤

雪山

前人

麗江雪山天下絕積玉堆瓊幾千疊足盤厚地背摩天衡華直成兩丘垤平生愛作子長遊覽勝探奇不少休安得乘風凌絕頂倒騎箕尾看神州

臨安秋江靜釣詩

本朝王景常

長江西來幾千里白浪飛流拍天起中有修鱗長比人不入先生釣竿裏先生襟度足娛嬉鉤在意不在魚要將清風蕩星斗不與怒濤同卷舒昨夜一絲瓢寒月今夜一絲拂飛雪舉頭傲睨天地裂目光夜射蛟鼉窟先生釣竿幾許長先生經綸千丈強子陵桐江遇文叔尚父渭水逢周昌江山回首應非故世事茫茫難縷數赤壁忝空鴈不來采石月明鯨已去

乾坤上下清絕塵天潢水白結冰銀先生有意投竿起歲月無情那待人

題晴巒積翠壁

前人

玄雲鋪銀海水枯老蛟吸盡天地腴散作春山萬朶青芙蕖瓊崖翠谷入幽閒古徑紆縈少行迹木末雲收翡翠明林花著雨胭脂滴山中亭子迥絕塵亭前車馬如行雲登東昔見大總管鴈門今有飛將軍殊方快意且行樂况復江山元不惡蘆笳夜奏邊塞聲腰鼓春翻太平曲若箇遙峯雲霧鬟桃花流水非人間東望神州幾千里我欲奮飛無羽翰

越州回師

龍角虎牙利莫如扼吭拊背猶可居盖氏彎弧睨井皺子房黃石無良圖軍心一替噓不起馬尾莫緣良可吁南箕哆侈自翕舌北斗舍噸司帝車木牛流馬記巴遠舞女吹麗威鬼區太虛茫茫不可問顛危須藉英雄扶漢室炎精燭天地東壁昨夜闌圖書文奎文奎爾不神降婁安可尸其居羊胃羊腸古何有應昴騎箕今在無畢竟人生總沉陸轤觜瑣瑣應時須辰參不合匪人力東井五緯行同樞五鬼從傍笑我愚韓拂文章時贅餘金星入月敵可除拖張有時同馳驅鵬翼扶搖九萬里結軫何當西擊胡

雲南詩

史公謹

城南雙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湧波隔斷東原萬餘里耳邊無處聞絃歌我來正值兵戈後厭聽邊聲出刀斗壯士沉雄細柳營豈效棘門空趑趄金戈鐵馬擁雲霧顛爾羣𢧁如培塿軍中大將漢武侯氣吐紅霓橫素秋七擒七縱平其酋殺氣慘淡空中收羣氐趑趄出方物蒟醬芣馬隨旄牛蠻語侏離若禽鳥笑聽華言不語眺縱橫跋扈無尊卑翻覺王臣眼中小回首令人憶中國拔劍高歌倚天立碧雞蒼蒼元氣溼梁王宮殿爲荊棘鷓鴣朝鳴狐夜集金滿林頭總何益不如一醉杏花村濯足昆明看山色

登聚遠樓　　平顯

白日送客還南滇夜夢還踏滇池船連峯倒垂三百里白雲水底行青天五華山上香風起萬點芰花墮秋水僧兹海藏受齋歸小笠輕袍船一葦霜眉碧眼高結喉揖余同登絕頂樓樓中古象屭贔足黃金揭撈蟠銀鉤傾畫共灑浮提汁東壁淋漓電光入扶桑亞風掀海立金馬騰驤脫其縶攄虹聳兕西浪風遥聞雞犬白雲中羽人不謹碧雞籠躍出一朵青芙蓉芙蓉花開成碧藕玉案流泉音於酒東北飛來鶴上仙云是商山採芝叟莎薊厭喧寂坐父空林欲作獅子吼獅子吼聲吼如雷螺巖石扇訇而開招我題詩蒼翠壁呼童爲掃夜明苔膜拜其中金粟影珊瑚舌

相青蓮臺田淡空空諭白業分雲法喜清涼杯我時六人斷塵縛若將終身有斯樂天雞振羽啼一聲下界奔濤滿松聲松濤撲面冷然驚官街鍾鼓交鍠鍠烟霞已失笑傲伴夢寐徒憶滇陽城滇陽城渺何許客歸應念平生語相思石上舊精魂萬里蘿龕一燈雨

登曠怡樓　　鄭顒

上人棲迹雲霞中棲居背倚青芙蓉映簾花木四攢簇深幽稚稱金僊宮古闐滇陽擅佳麗五華特秀西南叢滄波遠引勢吞吐城闉俯瞰烟溟濛樓臺萬井互參列浮圖百尺高凌空面前岡巒總奔赴嵯峨宂

若居山峯

道中望蕩山　　逯昶

入關地平如坂旌旗微茫城尚遠碧水漁舟白日寒黃塵旅店秋風晚半山佛寺鬱嵯峨樹色溪聲雲氣多不得皈依此中住幾回馬首暫經過

點蒼山　　童軒

點蒼山色何奇哉芙蓉朵朵天邊開嶙峋直上九千仞俯視羣岫皆蓓蕾夸娥不能移巨靈不能劈南風十日吹不平但見雲開橫鐵壁琪花瑤草四時閟景彷彿非人間千年老雪消不盡龍湫六月生陰寒我欲乘風升絕頂倒控蒼虬凌倒景黃鶴仙人手可

招咫尺蓬萊五雲境

賦得滇池夜月　郭文

長天無雲山四青白月在水搖虛明坐涵萬象鏡光秉乾坤一色秋冥冥玉壺載酒遊空碧人在清涼水晶域座中何郎湖海客醉眼卻嫌滇水窄飈飈書劍不可留坐令樂事成離憂安得身如水與月千里萬里隨君舟

武定獅子岩　前人

何年墜國青狻猊奮然掣斷黃金羈天龍聽法不暇捕躍來萬里西南陲化爲千尋之異石至今髮鬣青離披千林松響訝哮吼半岩雲動疑奔馳勢凌群山

總獸伏獨有碧雞金馬爭雄奇神僧佛容作狡獪特以招提鎮其背霜鐘月磬聒不醒吐霧吞霞騁光怪山林疑是給孤園樓閣幻成金色界寒飈吹處愈生威旭日臨時倍增態我來未敢輕笑談只恐驚騰向雲外

霽虹橋　楊慎

織鐵懸梯飛步驚獨立縹緲青霄平騰蛇遊霧瘴氛惡孔雀飲江烟瀨清蘭津南度哀牢國蒲塞西連諸葛營中原回首踰萬里懷古思歸何限情

羅漢岩　李元陽

湖上飛岩映波綠石壁插水山無足蟻艇躋攀到上頭下見湖光洗寒玉寒玉洶湧動席前二十萬頃涵雲烟冥冥下鶴飛不去天際回翔似有緣我聞羨門與偓佺常騎皓鶴凌茫然得無知我有奇骨將期汗漫遊先天須臾鶴去天難唱長風吹予度層嶂路絕頻經海鶴巢袂輕不用仙翁杖岩際高低刻應眞遊客誰人是後身悵望雲軿久延佇六合有盡秋無垠古來賢達更何在唯有此山長不改把酒臨風酹白雲浩歌一曲聲翻海聲翻海非世情蛟鱷鯤鵬總失驚走卻海若與山精融融顥氣虛空窄何必天台訪赤城

青華洞　前人

青華洞深且窈神工融鬼斧劈茫茫空壤間此理不可詰無乃混沌初闢時浩氣噓泡成幻質生平好奇膽力壯一覽輕造無休暢沿苔捫石豈容已究若風雨投暗室虛幽極處明自生時復有竅見天日袪昏破晦露眞機萬態千形雜畫述蛟龍騰鳳凰猴麒麟遊彪豹逸有如神僧跏趺面雪峰牛鬼蛇神獻奇術又如指石石成牛繞劍風雷怒仍叱探幽歷險妙能窮十一收覽歸吾筆山靈合斂藏陰怪已消點乾坤正氣常在茲鎮靜天西自無極行行洞口更升顛笑看扶桑紅日出

順寧瓊英洞　董難

余聞下地上天兩載覆僅有洞天三十六出海荒經博古圖已倮前良俱輯錄恒聞西極崑崙黑水鑾西粵名山接濮沿邈隔中原一萬里潛淵碧漢相連懸又聞茲山奇崛不可紀崝峋嶔空難與比晦暝幻化神物潛章亥難不到此傒山主人號指原天分第土鎮江門咀誓山河對白日鐵心金字輝煌存六書池上披科斗班馬詞翰雄出手結交鳳伯山中人義氣相矜世無有談天話日唱陽春凌凌雪骨廉風神長樓永夜銷蠟燭鵝翻墨藻詩聯新篇有蒐奇探古辟朔日攀蹻勞扶筇禹碑衡岳昌黎傳禹穴龍門司馬敲詩棋叩牧春復秋山人出山說山跡忻然發悅

獲太寶拱我襟袖如奔牛不俟戎行分陣隊山花綠繞雜旋旆斜龍石磴摩馬蹄左扇杳嶂陰靈昧山鬼啾啾木客號古藤細索垂猿猱山禽百囀隔雲木落日熊羆呼爾曹路斷弔橋懸怪石宛若晴虹高萬尺懸撞更索越他山颶風天風吹羽翮烟霞不隔水源深仙境微茫何處尋人似避秦難太丘拏根覓跫然音洞門深鎖桃千樹山靈謝指桃源路翠觀青岑紫府圖鬼工斷處心驚怖石鍾纍纍石乳香龍飛鳳翥石筍長石鐘石鼓還石磬駒天樂泛音響鏘仙人酤我長春醑一飲驪襟無處所仙詞瀏亮滌塵煩自信俘緣於我予仙人石枕石榻奇不寐遙猜世可知悲鸞道士丁令鶴樵斧腰間一夜疑山人灑墨題顏貌貌爾瓊英洞天號歸來獻賦奏明光續筆圖壘顯南徼

玉局寺　　前人

杜鵑枝上春可憐杜鵑聲裏雨如烟萋萋滿目芳草碧杳杳一髮青山懸忽悲隴麥客遊次卻憶棟風花信前惆悵池塘綠陰樹驚心一曲南薰絃

翠盆水　　李元期

谷響人言溪路長溪源未到覺泉香三盆疊落淨於拭崖根瀉玉並成漿潭心麗石明翠羽精英彷彿碧釵股卸非玉女洗頭盆且是仙人石髓

東林寺　　何經

上方棲閣遠塵俗石磴縈回路紆曲門掩青山幾片雲鳥啼當戶數竿竹禪中自覺太虛空身外那知榮與辱我來相與說無生洗出煩襟三萬斛

登九鼎山　　王士性

君不見巴西吳使君居家九峯號凌雲三峨隱隱天際分又不見沅陵張仲子居家九嶷隔湘水白雲盡入蒼梧裏就中九鼎亦巑岏五雲自昔稱奇觀揭來登勝正陽九北風吹馬天宇寬白衣望斷黃花老落落長松翠色寒踈櫺朗月照清夜大壑噫氣傳林端燕壘蜂房嵌空碧清磬一聲天咫尺秋旻欲化無羽

蕒帅頭好摠雙星徧君為我好歌我為君酣吟為帽
籠頭吹不落杖底青山知我心醉眠點蒼山上雲手
撲飛花和酒眠

遊雲津洞　鄧原岳

西南洞壑三十六名山往往隸仙籙雲津古洞稱最
奇銀峯瑤島紛相屬洞門石乳斷復連盤拏綽約浮
清烟玉笋亭亭作人立玲瓏詰曲皆中穿寬者若廈
野窄者如斗門列炬照之不測頂緣厓捫壁愁攀援
初疑鬼斧鑿定匪人工作縹緲真同麟鳳洲微茫宛
在蓬萊閣淙淙溪流清且寒四時不漲亦不乾昏黑
不知深幾許但聞中有蛟龍蟠編竹為橋危可渡嵐

翠淋漓濕如雨灘聲喧作萬壑雷水氣蒸為九里霧
平生眼境無此奇黔中碧雲差似之踞地大叫嘆殊
絕挼羅歷覽真忘疲乃知仙源去人亦不遠採藥尋
真計非晚試繫漁舟溪水頭花間倘有胡麻飯

巖洞遊　譚繼統

丹巖插天天路嶔清溪穿地地肺深海山空處非人
林小有洞天白日陰鬼斧何年劈雲根劃然一桂撐
洞門洞門春鎖白波翻青霞紫氣蟠絪縕美人邀我
訪蓬瀛縹緲飛虹星渚橫踏沙穿石青鞋輕玄洲象
罔捧珠迎麟幢螭駕闘紛繽燭龍石火互燐燐銀界
三千色相陳中天倒插玉璘珣真有芙蓉十二城藥

宮貝闕勢崢嶸蛟室蜃樓疑削成蹲獅踞象走魑魅
四時常滴濂雨新玉禾珠樹自彬彬奇姿怪態紛相
親不信寰中別有春天花亂散似流星空同掣電轟
雷霆驚走排闥虎豹醒忽聞廣樂張洞庭塵心不覺
灑然清冷冷雨袖天風生狂來欲恣汗漫情乘槎竟
到白瑤京中道俄逢太乙君手挂青藜向我云箇裡
津涯杳無垠玄之又玄那可聞一拳打破崑崙扁大
地河山總幻形我聆此語倏惺惺恍疑身世在滄溟
回首明霞已箨巾玉芝瑤草拾來真洞口緋桃敢笑
人臨流掃石坐雲茵細煑白石餐青精起向山頭騎
鹿行憑巖試問山之英何日容顏一抹青此洞惜在

西南陲未得遊仙盡吐神為我移置大江汾武陵鴈
蕩足論

瀾滄江　黄中

蓬婆之水下星峽怒濤直撼馮夷宮贓扗齧蝕銷飛
壘石壁突兀撐晴空傳南初度歌猶怨諸葛重來路
怡通江霧霏霏江樹瞑飄飄疑是躡天風

大理天生橋觀瀑　毛堪

天生片石不盈尺橫放山腰接山脉側身仰望點蒼
高俯瞰懸崖如斧劈一隙中飛萬斛珠千疊雪浪紛
如席梅花點點襲人裾錯落瑤華良可惜馬過峻坂
鳴蕭寺旁聽行人多辟易變幻神奇那可常茲山終

古無今昔我來對此融心神颯颯清風生兩腋嘿然一嘯四山聞浪湧波淊天地坼徘徊此際信雄哉萬里驅車何太急靜觀造化豈人工吁嗟久矣爲形役黄石空傳佐漢書商山詎假安儲筴諸葛層城自古奇不及天生一片石吾儕擾擾亦奚爲水活山空魚鳥適閒來携酒坐橋邊逢着棊夫且對奕

春日同諸方伯王給諫登太華　揚師孔

江山畫處天水碧嵌空淦浸青苔石蔚藍渾合不見雲向下驚濤幾千尺坐來心膽照空明一葉不郎波自清誰吐白毫大圓鏡照見梁州十五城閒騎白鹿隨春度春溪春鳥桃千樹複嶺長松靜不譁萬簇紅霞一燈聚八山驚問給孤園説法天花樹樹繁悟到

色空俱不染此是山茶不二門嘯指雲深不知處崖間幸有玉喬偕多年雨散海中萍萬里山行花下語拋將花瓣水雲深一葦波恬發浩吟昆池依杯酒爲海歌聲激浪風森森

洪濤吟　周仕國

西南漏天豈誠有怪底畢宿花如帚一夜洪濤捲地來千溪萬壑排山陡只言昆海靜安瀾豈謂馮夷怒作乳須臾樹杪盡行舟咫尺城下難援手巨魚跳波細魚泣黿突生蛙柳生肘始信人生多苦辛盜賊水火嫉時愛尚想

世廟及
神宗百年四海昇平久至今武馬蔓生芻三番是處同波揉深山大澤產龍蛇興雲致雨掀箕斗側身北望黯生愁一撫長劍頻搔首愧我無家膊憶歸幾歲積薪挾兵守才疎民瘼總縈心時艱捧未徒充口安得天吳洗甲兵十丈之組縶群醜吁嗟眼中太平寧再否

梅花吟　張擀

君家梅閣釀正懷數我賞梅小亭中參差梅樹不知幾只見大梅小梅破東風坐入空有尋梅興不遇梅花雪滿鬢如何此處坐覩梅池畔無風梅影定憶昔

隴梅折一枝欲傳梅信君不知江城帳惘梅花落故國看梅那可期羅浮仙子夢梅去夢覺梅魂在何處人人歌徹落梅風家家摘盡黄梅雨而今有興爲梅來果梅樹樹不須催不堪梅蕊驚愁眼更惜梅香捲積苔君不見梅容淺淡無顏色臘梅自是花中傑又不見梅酸濺齒不堪嘗江梅需爾鷹岩廊有時染翰爲梅掛梅神可傳不可畫有時梅下撫瑶琴梅花三弄火知音有時梅映當窗月忽憶梅神期不得惟欲梅花對酒開一梅一飲三百杯

五言排律詩

蜀中經南蠻俘虜後寄雍陶　唐馬乂

南馬渡瀘水北來如鳥輕幾年期鳳闕一日破龜城
此地有征戰誰家無死生人悲還舊里鳥喜下空營
弟姪意初定交朋心尚驚自從經難後吟苦似猿聲

詔放雲南子弟還國　鄭洪業

德被陪臣子仁垂聖主恩雕題辭鳳闕丹服出金門
有澤沾殊俗無征及犢渾銅梁分漢土玉壘駕鸞軒
瘴嶺蠶叢盛巴江越嶲垠萬方同感化豈獨日南蕃

碧雞山　元張雄飛

北闕辭丹鳳雲南看碧雞紫苔移玉座瑤草濕金泥
雨露龍歸洞風生虎渡溪尋梅穿竹逕採藥躡松梯
白日依山盡青山入海低寄書無雁過擇木有猿啼
花映高低樹園分遠近畦飛星馳寶馬流水吐鯨鯢
魚戲蓮房北鷗鳴荻渚西長歌漢頌罷刻石紀新題

龍首關　王明嗣

萬里雲南道壯哉龍首關氣吞西洱水勢軋點蒼山
夭矯盤清秀蜿蜒躍碧潺地靈吁虯驍天險邈難攀
井絡稱雄鎮坤維倚大閑周章無六詔俯仰了群蠻
聖代提封闊元戎遴選難度遠推世胄越嶲靖神姦
虎節光推轂犀毘響賜環駱功崖畔吞寧羨玉門班

西洱河　述律杰

洱水何雄壯源流自鄧川兩關龍首尾九曲勢蜿蜒
大理城池固金湯鐵石堅四州從古號三島至今傳
羅閣憑巇險蒙人特極邊要害兵十萬不數客三千
世祖親征日初還一統天兩師清瘴癘風伯掃氛烟
民物因蕃富封疆近百年點蒼山色好銘刻尚依然

送劉比部恤刑雲南　本朝王世貞

軺車小司寇鼓吹黃金臺天欲南荒盡春還北極來
泣珠恩自遠祝網面仍開貴竹披瘴毒昆池駭刦灰
客傳星使部人憶夜郎才不識秋鴻外新詩可寄哉

同何振卿遊太平寺　張佳胤

挾邪偶相值旋馬扣空林曉磬孤烟發蕭齋翠篠陰
山川看異域杖屨得同心殿壁蛛絲網樓臺草木浸
觀魚聊綠沼布地豈黃金雙樹逢僧火千峯借客吟
何顒能躡屩張翰欲抽簪對酒梅花落歸途石澗深
乾坤容二子開闢此登臨

海洞奇遊　郭棐

天山何嵲屼石洞迥玲瓏玉髓明仙掌金波護寶容
高岑雲半捲曼徑蓋難通葉响長飄霧林香不斷風
摳衣聊躡屐呼侶且支笻嶽色行邊靄秋聲靜裏空
諸天紛象馬四壁削芙蓉嵐翠沾衣袂杯綠搖菁葱
客子興不淺主翁情逾濃欲待看華月山城傳暮鐘

叮嗜山　鄧原岳

灌木千章合岩花三月深泉聲盤嶺急雲氣結林陰
駐幰方危蹬褰帷復遠岑嵐光添秀色靈籟發清音
不盡㩦羅興其如汗漫心計程無百里問徑有千尋
朦朣圍奇樹鉤輈語怪禽未須愁瘴癘頗已愜登臨
西塞狼烟定南天鴈羽沉嘯歌還不廢聊此散煩襟

賞茶花述懷二十韻呈諸同臺　　薛夢雷

南國生嘉樹紅芳天下奇託根依翠栢數朵結華芝
綠萼霜前茂丹香雪裏披枝頭霞片片樹底錦垂垂
秀色含風媚鮮葩醉日滋芙蕖慚艷態芍藥避嬌姿
羣卉皆萎落孤芳偏反而衝寒棠鶴頂浥露濕燕支
金碧疑春早青葱應候遲朱輝朝爛熳皓彩晚葳蕤

灼灼殷簾幌芬芬襲筆彝居蘭同臭味倚玉奏塤箎
綺席花間集清尊月下移訖華忘歲暮浮白慰天涯
照眼枝如繡酡顏鬢欲絲飛英頻對客揆葉㦲載詩
謾遣王孫興何論幼婦詞驚寵寧足羨佳景且堪怡
坐上千卮酒花陰幾局棋如賡白雪詩增重彩雲同

五言律詩

南中寄皇甫侍御　　唐　賈島

曉鐘催早朝自是赴嘉招舟泊湘江闊田收楚澤遙
鴈驚起衰草猿渴下寒條來使黔南日時應問寂寥

送雍陶入蜀　　前人

江上事君請那肯滯雲南草邑分危蹬杉陰近古潭

日斛蘖谷鳥夏淺嶲州蠶吾自疑雙鬢相逢更不堪

得南中山呼鳥　　宋　蘇軾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嘵嘵亦是意重重
夜宿烟生浦朝鳴日上峯故巢何處是羈旅豈能容

送張寺丞　　司馬光

漢家尺五道置吏撫南夷欲使文翁化兼令孟獲知
盤堆蒟醬實歌雜竹枝辭

滇南郡事　　本朝　沐璘

謾說滇南俗人民半雜夷管絃春社早燈火夜街遲
問歲占雞骨禳凶瘞虎皮輶車巡歷處時聽語侏㒧

海源寺　　沐昂

覽勝遊蘭若心清俗慮忘經餘閑貝葉僧定靜禪房
窗照明花塢春波漾柳塘徜徉應得趣題咏付詩囊

晚入五華寺　　郭粹中

向晚歸幽寺明霞飛遠林四山新雨歇三徑綠苔深
僧老齊僧臘泉鳴和梵音皆前兩馴鹿去住任禪心

遊太華　　郭登

太華山高處金銀佛寺還斷崖吹石雨虛閣貯松濤
入社還携酒臨溪欲棄瓢白頭僧自老閑坐說前朝

天井鋪　　童軒

偶作炎方客來披六月裘山高赤日薄樹老白雲畱
聽瀑全疑雨臨風絕勝秋煩心如到此何必玉壺遊

鶴慶道中　前　人

岩深多險阻馬足正凌兢瞑雪依巢鳥斜陽歸寺僧

林疎鳴敗葉澗古積堅冰去去無辭遠荒山又幾層

石馬泉　楊士雲

石馬今何在風雷已化龍寒光摇一塔晴影浸中峯

玉井蓮堪種瑤池燕或逢道逢亭上客浣此洗心胸

其二

泉脈生花細流聲漱玉寒金沙明的皪翠石走欄杆

好月新亭得長河隔坐看幾時騎赤鯉須煉葛仙丹

西湖　楊汝允

遠泛昆池水回看太華峯波光明組練山色隱芙容

木落秋林潛江空暮雨濃倘逢漁父問鼓枻傾相從

帝釋寺　許勉仁

雨流青林潤春歸石室間離筵增悵望勝景共追攀

欲聽均天樂須眠帝釋山所嗟微宦累日暮已言還

蒼山勝槩樓　無名氏

守寂漾晴霏樓高敞夕暉鐘聲烟外度梵韻月邊微

海暈皴入鏡山光翠為衣憑欄無限意長甯在漁磯

文殊寺　胡　僖

曲徑綠蘿上巉巖帶閣懸樹深雲護石風疾鳥摩天

井火催鹽急溪流入市旋年來行役苦登覽覺清便

龍泉寺　吳　潛

祇園開兔野福地湧龍泉塔樹凝珠日壇花散綺烟

風塵鍾水斷山寫鏡中懸暄夏欣出賞凡襟忽已仙

辛未歲首夏因東山留居有感　孟　富

樹下應無暑梅霖作早寒毳衣隨意著麥飯及時飡

試浴鸎兒嫩將肥杏子丹年來生理拙也欲隱江干

遊龍泉觀　前　人

路入龍池迥商山引興長桃花迎面笑柳葉鬭眉粧

波上修鱗赤壇前老鶴蒼醉吟無限趣回首又斜陽

法華寺　楊一清

重開絕來往惟有白雲通萬事都歸幻浮生本是空

心閒波自止性定月方中亦有淵明興留詩寄遠公

遊虎丘寺　楊　慎

翠嶺圍弄麓香臺出半空兜羅分世界薝蔔起天風

雲竇沿迴入雲房窈窕通衣冠名賞舊何必識吳中

滇池泛舟見新鴈　前　人

忽見衡行鴈來應自故鄉天涯多少路雲際幾番霜

滇水饒葭菼昆山足稻粱金河不休戀無限膚弦張

遊法華寺歸再飲遥岑樓　前　人

羅衣絆山遊雲林意轉幽苔愁金屐齒花妬錦纏頭

陽谿紅將斂晴嵐翠欲流清樽興不盡邀月坐岑樓

遊石椿村訪唐河東刺史王仁求碑　前　人

唐代河東守周朝聖曆時土花封綠字蘚髮被金碑

沙鷺麟猶卧斷風焉自悲荒原誰過問郡乘不曾知

其三

鳴蟻古河東川原勢亦窮城荒吊華納山遠問蔥蒙
玉筋埋天祿嶽鈎刹畫蟲閭丘名姓在鄉衮神清風

遊圓通寺　夏　言

古寺挐崖陰危亭絶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
亥逕杈蘿上叢臺刻竹吟南方秋日暝清響吞損音

初入滇關二首　滇池集

蒼然平楚望云是古滇疆白日開南徼青天豁大荒
河山猶内地花椰自珠方吹盡浮雲色雄風萬里長

其二

一出夜郎道幾看旭日生風聲連海壯地勢入滇平
氣色開金馬烟花滿石城寄言張博望此去可横行

宿九頂寺　董　難

片身凌碧落九頂墮青層寶日烘猊座香風護象乘
杖迷尋洞客雲貼補衣僧爲欵支郎宿晨炊借佛燈

蘭若寺　前　人

寶鐸敲崖月羅幡雜澗虹法螺三界外青梵五雲中
松定歸依鶴泉馴守護龍遠公知姓字洗鉢願相從

題龍閔水樓　僧天祥

此樓登眺好終日俯平湖葉盡村村樹花殘岸岸蘆
漁情獨釣汝鳥曉相呼何處微鐘動雲藏島寺孤

遊羅漢寺　施　昱

一到諸天上秋風覺更凉桂參飄合殿松影面迴廊
路折山環翠泉流石噴香眞成幽絶處塵慮與俱忘

法明寺

清晨訪法界高閣上毘盧獨鶴巢深樹幽泉瀉舊渠
閑窓盡丘壑入寺極虛無坐安香燈寂因懷禪誦徒

龍泉寺　前　人

哀牢漢南徼詩爾學西天鑿石開龍象穿山引象泉
胡奴長禮佛法侶共安禪瞿曇來相訪難同靜者緣

石馬泉　姜　龍

舊志聞茲水何時注此亭來應自西極流或到南溟

象父牛堪飲庖犧馬似經直鈎無下處坐對晚山青

寄雲南曹副使達　王世貞

封事人堪老長沙席未前試論驄馬客誰更碧雞天
拔遂君恩故淹留國士偏南溟六月息待汝擊風烟

送曾心泉鈞武定軍　張佳胤

天兵能盡兔蜀粟賴明公飛輓千峯裡乘軺五尺中
秋從金馬度路爲木牛通諸將分封日先論轉餉功

聞報呈呂沃洲太司馬　前　人

賊計驕三窟軍威撼七州功成雙匕首象順一旌頭
涓胹今全削蕪貉或可留平南洪武後再見潁川侯

其二

徼苻酋長集萬甲大滇西露布群峯遍烽烟列戍依
旂章杖弁脈簞食擁雕題未及書盟府磨崖且碧鷄

其三

滇城連武定叉狀久鴟張孳孀螟蛉種危依燕雀堂
千金求劍客一戰掃龍荒上國圖王會專歌獻白狼

其四

曉風吹吉語散入穀昌城天地終何事閭閻卜此生
典衣村市酒撫掌樊童聲滇海澄如鏡歸來待洗兵

楊林道中　前人

徼雨浥前溪塵氛淨不迷海平天上下雲抱樹高低
提落聞紅葉樓遲問碧鷄金城雙石洞陽水見丹梯

席上聽何振卿談大理山水　前人

衣裾蒼耳色得意總看君蠟屐西南盡天鷄日夜鬧
杯前流海氣舌上起風雲便擬逃名去翩翩入紫氛

行部通海觀玄竅作　前人

巨浸浮天地東奔似建瓴誰具玄竇鑿眞作尾閭形
曲水穿千嶂寒流隱列星何當運鵬翮與爾下南溟

赤石崖賦　鄒應龍

秣馬臨荒服村民盡擁扉山川紛秀發鳥鵲杳孫飛
玉帳嚴刁斗金戈挽夕暉天聲動無敵何計決從違

遊華亭寺　郭斗

出郭地逾好尋岩逕轉深烟花浮遠樹雲氣結遥岑
真境無人到空門有客臨長吟待明月杯酒話無心

春日奉侍鄒中丞登太華次韻　龍施

碧嶂春烟潤丹梯午吹微飛流還界道空翠欲沾衣
鳥語自高下雲閑孰是非坐觀渾萬象心景暢無違

大理道中　莊誠

迤邐蒼山道勤求陌上軒俸錢羞素飽奔走幸崇形
民困何繇息心同敢自寧干戈今已解休養類
朝廷

過漾水洱水合流處　方沆

花館千山裹双流此合并蒙茸交嶺樹霹靂走江聲
石角穿林出霞標抱日明停驂憑幽意辛苦長復征

歸化寺古遺蹤　唐堯官

方外論交久禪宮斂風盟山雲隨去住水石自幽情
識識西來意徒深大隱情醉歸燈火夕林籟接滇城

夕佳閣　鄒原岳

石林隱佳氣孤閣空崔嵬一室虛明界千峰蒼翠來
鳥鳴山谷合猿去澗雲開忽聽鍾声遠悠悠何處臺

東林寺　錢邦俑

東林何代寺西郭半村間境靜諸天杳軒清老衲閑
曹溪千里派鷄足萬年山雲樹悠悠處高人時往還

冬日遊太華訪賓上人不遇　施斷遠

爲訪山中社寧知象外遊丁香虛小院石竹隱層樓

縹緲霜空淨蕭森夕殿幽登臨欲有賦佳興與誰酧

石寶山　吳懋

靈嶽何年構奇觀是此來翠虹天上路金相雪中臺
雲竇參差見花開窈窕開手中青竹杖隨意拄仙苔

華亭寺　辛紹勳

浩浩烟波溷光搖地欲浮寺從天上出人在畫中遊
古木青于染寒雲凍不流共僧譚半偈滌盡六根愁

千崖夜月　滁文昌

秋殘餘烈甚畏客正霜前崖月今宵滿邊愁此日懸
照人無點碧老我幾輪圓獨坐金波冷寒雲淨遠天

中泉上人之號出中谿公氏之命惜無所指以漕溪水賓之　張宗載

為愛漕溪水山中第一泉傳燈留並石荷擲叙誰先
淨滴澄秋月回光破瞑烟塵勞多渴惱所恨未參禪

見奇亭　彭憲范

丹嶂青螺結閑來長者車看山翔過鴈酌酒炙枯魚
洞是蛟龍窟崖留蝌蚪書春遊歡不極莫遣寸陰虛

登海源洞歸途遇雨　周嘉謨

洞口秋陰合衜盃日已斜海雲生靉靆山月吐光華
酧酢情無極登臨興未賒歸途風雨急小隊入田家

毛侍御邀飲二殊堂同周中丞賦　魏廣微

何必戀絕徼相過眼偏青以此憐知己無須念獨醒

壁歌頻接夜杯酒以忘形試奏陽春曲還應倚醉聽

白水驛和魏道沖韻　張瑞圖

策馬歸荒甸前旌度渺茫空山足霧雨絕徼異陰陽
處暑偏衣冷方秋覺夜長亦知行尚遠未敢念江鄉

點蒼山　馮時可

蒼崖點霄漢隨照入孤城晴雪歲時積奇雲日夕生
龍蛇依日卧鸛鶴傍松鳴十八溪分注家家環珮聲

署齋　前人

獨客能尋趣孤清意自憐庭中有奇樹山下出神泉
雲片浮輕素天光似濬烟清歌何處響歸思益淒然

浴溫泉過張亨衢携具見過　史旌賢

自得浴沂趣道心迴不微悠悠移倚席楚楚試新衣
境寂傳清賞山空散落暉為然童冠樂咏久解忘歸

星回節同左司馬邀登西爽樓　毛堪

大火參西流繁星忽滿疇野人傳節候蠻女畫歌謳
雷電古豐象蟠燎祝有秋幽風多樂事國史自今叔

秋日飲圓通寺　楊春茂

深寺結城隅堂開勝二殊松風吹籟寂竹色受禪枯
引酒看龍劍披襟對玉壺廣拉秋恐動素食媿吞胡

家君初度日閔曾泉中丞蕃臬群公貺以鴻章藉手遥祝賦感　朱泰禎

潑酒天南意椿枝五色雲四朝鳩杖侶雙隱鹿門群

煉液師和仲分井仰右軍何當玄鳳藻遥致碧鷄芹

先春二日邀閔曾泉中丞集西奧樓時嚴飭道將會議霑益師期得蔡元履侍郎之問　前人

歃閣俯層城西郊衆嶺平龍頭霜草碧川上夕陽明竹報迎年意歌傳舊國聲夜郎飛赤羽行矣慎佳兵

唐制以正月晦日為節余以是日放鶩于亭偶吸華項新菁懷揚霞標學憲　前人

學種先生柳而無道士鶴春池雖吸墨帶草誑成窠霽月光堪摘龍雲醉亦酡譚經美揚子茗戰肯相過

其二

元晦貞觀節芳菲復此亭抽書焦尾綠蓑翁清苗青鴒眼濡還滌鵝群汎欲停頑將心作脫破衲草黃庭

圓通寺邀閔中丞未至獨眺峯項　前人

清螺剛百折諸閣俯城陰佛日孤烟氷仙臺不可尋丹梯緣緪絕萬井一杯深古洞苔封後潮音空復沉

上巳日赴閔曾泉中丞二殊堂禊飲席間初閱計報　前人

西出碧鷄坊浮杯舊草堂平橋看妙舞新月象修廊計吏喧朝牘初禪聽法王中丞修禊事不羨永和觴

呈貢早發過晉寧道中喜見農事　前人

海邑凌晨發旌干露湛斯春深平野綠氣淑麥苗滋耕雛移朝隴農歌出水湄來風聊自慰應與續豳詩

玉臺天　前人

洗曲疑無縫丹樓玉一痕有光分月勝無地宿雲根嵓戶窺駒隙塵聲隔遠村重昏貪慧照聊一共瓊尊

醒石　前人

揚子浮杯處長令片石醒挖烟支翠幕扶醉倚寒汀蔥嶺如如幻曹溪月在瓶凉州新入破爲爾亦須停

樓中對諸峯積雪　前人

點蒼結夏凍況此復霜晨玉骨無窮刧寒光幾度春使君朝作供月素晚來賓冰心有知己萬里若爲親

曲江溫泉試浴　前人

川路曲如髮山郵度遠岑懷珠看煖燄浸玉也棠陰項灌久功水塵空半壑深吾其無内熱常淨有冰心

留仙坡觀巨人跡謁老君祠　前人

樓迴臨危磴藤深宿野雲八公招隱操太上五千文地與須彌窄坡從芥子分勘穇慚柱下巨跡佛大聞

立春日邀潘臬群公同閫帥夜集　前人

綵仗青門入椒圖柏府懸臘隨銀燭換春與綵花然鼇藻雄三事方猶足四筵清歡深自慰除日逼歸年

送施二華都閫之任滇南叅帥　戴燝

鵲印新恩重熊車熟路輕千盤辭劍閣萬里赴昆明膽落烏蠻洞風清驃騎營天威息兵甲一曲繼南征

交水道中次張太史二水先生韻　謝三秀

去去五華路冥冥四月天寒聲過澗雨晚翠隔籬烟

乳燕嘈山驛饑烏啄野田從来會心處林水獨翛然

其二

亂峯排對出一望欲摩天霡霂移秧雨絪緼煑繭烟

酒釀多映竹牛屋半依田未暇論幽事煩襟已洒然

奉和學憲致虚樊公署中瑞菊韻　前　人

奇葩開月下分影上瑣窓詩壘因之破愁城于此降

蘂宫應第一花史本無雙清賞未云已餘歡趣夜缸

羅漢寺　　辛聯芳

登雲生倏忽林靄散霏微秋静諸天迥壇空一鶴飛

遠波看漠漠落日倍輝輝山侶朝元罷星蕭月下歸

由高峽登舟　　閔應雷

湖光三百里不棹界中流碧漢衝波動青山拍鏡浮

暮烟迷鷺渚篙月掛魚舟不待逢搖落蕭瑟亦月秋

登海源寺佛洞　　蘓　求

誰鑿此靈竅嶙峋接太清香明華嶼媚磴滑白雲深

遣興逢知友談禪有梵僧遥歸絶頂上一望海波平

題温泉碧玉　　童正蒙

海内誇名勝無如碧玉泉真源通太井細脉注龍淵

浮鏡疑無地觀瀾别有天湯銘還可勒仙蹟擅南滇

秋日遊商山寺　　郭維璿

高曠多君興幽尋北郭旁隔村秋水白埜寺野雲凉

鳥熟分僧供花清佐客觴欲歸談轉劇不為雨師妨

遊雞足山　　辛嗣進

緩步危峯上迢迢石逕斜雲深藏古寺樹老落藤花

接竹細通水燎松漫煑茶僧歸明月下空翠濕袈裟

寶珠寺瀑布泉　　白　藏

艤棹從吾好來看瀑布泉源逢孤刹閒響送數峯前

跌石飛珠雨排空落玉川岩頭一倚弄煩暑頓全蠲

視師新平　　胡其愷

深秋雨後濛殺氣滿新中不作叠庭吏那知恩遇隆

弓刀彎漢月鼙鼓亂提風此日山城隘何誇百二雄

暮春東皐晚眺　　孟　冨

連朝來好雨新水漲平溪紅濕花粘徑緑肥菜長畦

春殘鵑叫切風軟燕飛低偶向晴郊眺牛羊下日西

滇志卷之二十七終

滇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第十一之十一

七言律詩

玉案山

唐道南和尚

松鳴天籟玉珊珊萬象常應護此山一局仙碁蒼石爛數聲長嘯白雲閒乾坤不蔽西南境金碧平分左右班萬古難磨真蹟在峯頭鸞鶴幾時還

題徐昭玉案山房

本朝蘭茂

美人高隱樂從容宅近滇南第一峯嚐挹泉聲常似雨傍簷雲氣或如龍長鑱破雪尋黃獨曲几看山蔭碧松此趣料應知者寡抱琴何日逐遊從

初到滇池

元李京

嫩寒初褪雨初晴人逐東風馬足輕天際孤城煙水外暗雲間雙塔日邊明未諳習俗人爭笑下聽侏儺我亦驚珍重碧雞山上月相隨萬里更多情

滇池

釋機先

滇池有客夜乘舟瀲瀲金波接素秋白月隨人相上下青天在水與沉浮遙憐謝客滄洲趣更愛蘇仙赤壁遊坐倚蓬窗吟到曉不知身尚在南洲

高峣舟泛昆明池

不到昆明三十年重來今日已皤然擡頭詩卷半挑酒水上人家總種蓮山色滿湖能不醉荷香十里欲登仙碧雞岩畔堪題字欲把滇歌取次鐫

泛滇池

葉泰

一曲瑤琴碧海頭野人生計滿汀洲歸來幸有楊雄宅老去寧無彭澤舟流水高山應我待陽春白雪可誰謳漢家嵩嶠多豪傑李廣當年錯覓侯

游昆明湖時六月廿五值星回節

王元翰

昆池百里半蒹葭蕩漾徐風水色嘉欲挂錦帆懸兩足故移清吹促荷花一雙雁影知秋近萬炬星回入夜賒好比西湖頻出泛扁舟儘可作生涯

昆陽道中望滇海

查儒

昆明池水瀲無涯極目悠悠四望賒西擁晴山環赤岸東迎旭日耀丹霞碧波蕩漾搖雙塔薄霧霏崴脂五華氣上連牛斗邑張騫曾此泛仙槎

碧鷄山

釋機先

碧雞飛去幾千秋帝子當年此數遊洞口仙桃迎鳳輦岩前官柳繫龍舟青山有限人何在白日無情水自流誰記豪華歌舞地寒烟漠漠鎖荒丘

前題

李維唐

崎山處處雕甍麗不數梁王避暑宮府藏昆池涵一鑑遙看城塔掛雙龍會歸今日同舟激儀鳳何年在碧峯却往子淵勤望祀不將漢節到南中

筇竹寺

郭松年

南來作使駐征鞍風景還驚入畫看梵宇雲推笻竹老滇池霜浸碧雞寒兵威此日雖同軌文德他年見舞干北望烏臺猶萬里幾回揮淚惜彫殘

前題　郭棐

飛虹倒掛青天色拄杖來遊玉案山幽思不如花鳥逸道情應與水雲閒鶯聲且自撩孤嘯豹管何曾見一斑今日來遊非偶爾不傾石酒不須還

遊太華　桂慎

昆明池上古招提樓閣參差映碧雞為愛白雲分半榻却隨明月過雙溪風中松子窗前落雨後詩篇石上題如此清幽好棲泊為誰又渡石橋西

前題　潘仁

天風吹鬢酒初醒太華峯頭且共登山色慣迎迷世客水聲常送度溪僧定中龍去雲生鉢夢裏猿啼月在藤最愛石窗風雨過早涼先到讀書燈

太華山　張紱

太華嵯峨一望遥到門猶擬隔溪橋慈雲長見堦前起孽火都來海上消屋近樹陰晴亦暗硯涵竹露夜還潮從今剩買遊山屐野客無妨屢見招

題太華寺一碧萬頃樓　劉泉

西南民物喜昇平到處山川對眼明遊覽不妨吟紀勝笑談猶喜坐銷兵重陽風日憐佳景雲夢烟霞繫客情回首太華還咫尺諸天高處是仙域

前題　伍文定

倚棹尋真信侵行中秋風日愜人情碧雞金馬千峯淨滇澤螳川萬雉明松閣敲碁閑下界雲前送酒擎東瀛憑闌極目長安近火海天黃次第清

前題　陳漢

暮靄濛濛宿翠微沙頭漁火望中稀鐘殘虛谷僧初定月冷危巢鳥不飛葉落有聲驚客夢曙流分影披岩扉起來又踏紅塵去且坐禪床擁衲衣

前題　張含

滇國地形惟此最青霄樓閣迥招提山圍雉堞龍金

馬海撼龍宮浴碧雞雲裏鶴巢松樹適風前仙梵雨花迷諸天不在藤蘿外中夜起看星宿低

遊太華寺　蔡雲程

太華峯連雲水鄉丹泉翠壁樹蒼蒼林寒乍見天花亂觀齋猶看佛日長松戛臨風添度曲烟光凝攬促飛觴空門欲去仍多戀却望諸天隔上方

前題　郭文

晚晴獨倚旃檀閣烟景蒼蒼一望開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仙遊應有飛空舄僧去寧無渡水杯丕為平生仙骨在安能得上此高臺

前題　王士性

高秋風雨欲西來秀拔三峯掌上開半浸混茫分野色平臨紫翠落城隈洪濤漲處無烟嶼青海翻時有刦灰共道風光天外盡誰看咫尺在蓬萊

登太華寺　張撟

遲遲春日上樓臺極目呼童沽酒來野蔌供時還共適巖花賞處頓忘迴尋幽轉有登山興覓句終非對客才最喜虛亭俯滄海遙觀海色亦啣杯

春日奉侍中丞鄧公遊太華次韻　龍施

昆明池水接山隈此日欣侍鎮節來春渚風前移彩鷁景星雲外耀中台依依新柳搖漁浦灼灼名花照酒杯勝賞自今成勝槩南方增重足徊

春日遊太華題積翠岩　施繼遠

巖下人家渡口船巖腰宮闕迴相連風清霧嶂明孤島日淨湖波媚遠天望入江湖頻引領心冥魚鳥欲忘言老僧閒坐松關頂定海禪河久晏然

太華山　鄭邦楅

昆明池水太華山開闢西南此大觀漠漠碧胥渾入鏡茫茫浮世一憑欄黑雲渡海龍歸藏青草遥空鶴試翰二十餘年落甕網振衣今日萬峯寒

登太華山陰樓　沐啓元

一上高樓望眼迷人間何處覓丹梯昆池秋漲連天際落日亭亭下隴西金馬朝暉吟有思碧雞秋色醉

留題浩然滿腹胸中氣吐出虹蜺萬丈泰

秋日登太華和韻　童正冡

空王臺殿碧雲頭鷲嶺嶙攀色相幽響震獮山闌鳳吹影飄昆海見漁舟水浮雙塔千家晚霧擁諸天萬壑秋揮灑淋漓多麗句輝煌佛日照林丘

登澄瀾閣　杭淮

涉險躋崇亦憚勞憑高呼酒與儔豪聊將世慮消杯勺更把機心息桔槔蓮海何年搏怒鳥冠山自昔轉靈鼇青岑勢與璇霄合靜聽雲林幾奏璈

冬日宿羅漢寺　楊慎

霜林金碧迷青紅木葉蕭蕭澄遠空長湖洲渚亂吞吐上方樓殿森玲瓏廊僧瞑汲怯寒溜舟子夜雨驚

天風朝曦照攬堪一望羨爾冥冥高遊鴻

羅漢寺　張含

絣馬青鶴不計年縹緲羅漢寺若傳虎堂雲起龍常過月舫僧歸鶴正眠遥指關河千里路俯看城郭萬家烟林深海近無三伏花散香飄擁四禪

羅巖兩庵　郭斗

寺倚層崖翠且幽景奇如待客來遊巧當山腹通泉溜半借峯腰起石樓色相乾坤同是幻海山風月不須求喜從解綬還初服處處投閒處處留

遊羅漢寺　龍施

眞棲不厭碧雞高七寶林中結勝招陟巘迎第春穹筑倚欄眺遠意迢遙海天空闊浮青靄雲樹蘢葱接紫霄峯影參聲傳暮鶴詩魔禪榻坐重宵

羅漢寺瞰昆明池　蔣揩

太華如削翠重滇上有虛無縹緲亭日出魚龍爭隱見天空鐘磬自清冷丹師無復臨池習使者猶存祀遠銘何處漢京勞極目春山萬點入簷青

羅漢寺　鄧原岳

江干風露混征袍十里鳴鞭押暮濤雲挂松林曨佛閣霜清草海認魚舠憑闌萬頃霞光現隔岸千峯翠色高山半舊碑苔蝕盡誰從金馬吊王褒

海曙亭小酌拈韻得瀾字　謝三秀

𣲙獸貝酒續清歡晝孤亭瞰碧瀾水接蒹葭三百里堦緣薜荔幾千盤霜前鴈到秋衣冷雨外龍歸曉磬寒極目委波金不定海天輪與客憑闌

五華寺　韓宜可

五華之山山上頭俯視東海如浮漚豈無四萬八千丈亦有五城十二樓翠渠影落中天曉玉柱光含太地秋何日相逢陪杖屨西民林外一長謳

登五華寺戒上人樓　董軒

秉閑時倚遠公樓一段風烟豁醉眸山色遙連梁嶽曉潮聲初湧海門秋酒旗城郭西風急禾黍人家宿雨收莫怪吟餘重回首五華東北是神州

遊五華寺　盧仲佃

一望平攄眼界賒烟霞深鎖梵王家蒼山月白雲成練滇海風生浪吐花坐久拈崖觀出世渴來老衲薦新茶要知一點天光發自向牛車轉法華

五華攬翠　王大謨

縹緲山峯赴講堂綠蕉深雨自芬芳三鱣臺擁詞人揚五色雲章薜荔裳帳外諸生能問字筵前啼鳥醉飛觴熙順太史占星聚咲攬芙蓉拂短牆

五華秋望　沐昌祚

攜賓閑上梵王宮一望遙天眼界空昆海遠流當檻

外華山清影落杯中秋光浩蕩來孤鶩野色蒼茫送去鴻陪坐小樓分短韻西南風景興無窮

五華寺紀遊　沈儆炌

浮圖雙插紫烟間百尺危梯杳可攀花雨濛濛迷法界鐘聲隱隱出禪關羣峯錯落雲俱入一境清虛鶴未還滿眼韶華春不盡節旄贏得片時閑

前題　林士標

結駟來登郭裏山黃花翠竹護禪關上方仙梵諸天界下界人烟大地間能帯曉雲歸海去鶴翻暝色望巢還祇園況近汾陽宅何惜過從半日閑

龍泉觀　盧仲佃

杖屐扂郊春問農事惟輕處受和風草浮幽澗一堤
緑路一挑源十里紅塵事不來杯酒上青山只在馬
蹄中洞門誰放白雲出我欲淩之渡海東

龍池　張佳胤

陂塘晴射海霞紅楼樹清陰落鏡中古木浮槎天上
過平橋流水席間通歌聲漸起千峯月寒氣非關九
夏風環視盡搖河漢影對君疑作斗牛宫

宿龍泉觀鄧友泉聯句　錢世賢

松大村醪坐夜深山中寒氣正蕭森澄潭潑潑魚從
躍喬木陰陰據自矜塵網豈知方外樂道人自脫世
間心凡烟相對燔雞肋石鼎遺蹤似可尋

金馬關　王諍

出關無幾又歸關身未從容意未閒金馬花殘迷熟
路太華雲擁猶空山民窮到處干戈起春盡多時雨
露壓爲問不才風俗使計將何物觧愁顏

金馬寺　施克心

王褒祭祀恍千秋金馬祥騰紫陌幽晚霧欲迷松上
鶴午鍾齊起水邊鷗當門玉案來嵐翠遶寺長虹湧
碧流況復墓田應咫尺馬蹄踏破綠莎遊

遊圓通寺　沐璘

螺巖深處是幽潛雪色軒窗翠竹簾老鶴有時鳴蘇
遲白雲終日宿茅簷地爐煨芋灰頻撥石鼎煎茶火

旋添幾度玄談成坐久不因風景觧相淹

九月集圓通寺有懷　張佳胤

竝馬珠林金殿開乘天雲氣五華來黃花滿地他鄉
色白鴈淩霜返照回短髮風前頻落帽愁心秋到越
啣杯不知絕塞持纓者此日遙臨何處臺

螺峯山春遊　辛聯芳

山光野色叢青玉石磴梯雲頻曲曲松分細語入瑤
琴竹搖翠影侵碁局枝頭紅紫淺間深陌上笙歌斷
復續好將詩酒答韶華莫遣花神笑人俗

華亭寺　楊慎

華亭衲子來何暮滿院蒼苔靜掩門幽徑晴泥留鳥

跡白沙青浪疊龍痕翠微沿畔嵐光濕紅日東來海
氣微塵封何緣除苦病吾生今已信乾坤

華亭寺　方沆

南荒十載憶登臨貧地重開祇樹林揮麈烟霞高象
外映階花竹識禪心雙龍長護空王座孤鷺常依長
者金圭對秋山去住西來脈色故蕭森

進耳寺　李元陽

江海朋身得漫遊蓬宮一榻喜清幽湖寬水鑑頻疑
榴風度岩廊易作秋千里遙關山勢合孤帆迢遞海
門收翁魚上下應無數獨羨安眠沙際鷗

登進耳寺　張橋

文流雅合氣如虹繫纜齋禁不御驄泉出石根浸徑滑寺藏松抄半山雄神遊八極蒼茫水夢繞五雲清迴中何日塵勞歸寂定上乘一覺悟諸空

前題　郭斗

金仙臺敞肅清幽丹搆凌空愜壯遊窈窕欲尋支遁室登臨不厭仲宣樓山中日月逍遙度海上神仙汗漫求却笑豪華都一盡何如蓮社半宵留

環翠宮　陳用賓

十二樓臺紫翠閑祥雲飛擁鳳凰臺松深雨細簫寥亮月朗天空鶴去來杖起葛陂輕九轉槎乘漢使傍三台蓬萊會赴功成後滄海桑田任幾回

環翠宮謁呂祖　鄧原岳

玄都端合羽人居萬丈丹崖架壑餘囊裡一丸光照室袖中三尺氣凌虛名山處處神堪降寶錄篇篇手自書我欲從師學真訣飄然獨拂五雲車

湧泉寺和韻　王大謨

倚閣秖林步履幽一時攜且見名流清淙晝湧諸天雨飛瀑寒生萬木秋蓮社可容新淨土客星應擬泛牽牛吾曹莫遣微官縛何物風塵不壯遊

湧泉流觴　劉巨安

四面居然疊翠屏一採猶勝草玄亭泉縈曲徑莓苔綠坐陰雙林貝葉青藉地浮觴人共醉凭欄長嘯鶴初醒徘徊月色前山見迢遞鐘聲隔水聽

湧泉流觴分韻得雲字　郭棐

滇山霜景斷蕭森我輩登臨思不群情引流泉分石髓共憑飛醆泛文清新興致唐觀察瀟灑襟懷晉右軍獨有林宗最摎散月明還望海邊雲

湧泉觴池分韻　王大謨

玄亭結搆倚禪關蘿磴逶迤水樹間有客但攜金谷酒何人不擬會稽山流虹細縮平臺紫飛翠濃添錦石斑歌罷滄浪還興劇更隨明月弄潺湲

雄川閣　方沆

高閣憑虛混太清西南形勢帶昆明望來潮勢浮金

馬似有秋風動石鯨岸闊帆檣當檻度夜闌星斗入杯傾相攜漫擬枚乘筆八月觀濤賦未成

七夕宴魏太史于雄川閣　周嘉謨

高閣登臨迴彩鷁域南夕照數峯青欲從銀漢看牛女先向浮槎問客星新月影涵秋色淡遠砧聲送酒杯停天邊烏鵲何時渡徙倚莊橋漱悅汀

雄川閣　鄧渼

雄川高閣俯潺湲水淨沙明去鳥閒帆影幾分小孤浪波光全襲太華山軒牕日月交行內郡邑西南壯觀間醉擬乘槎犯河漢張騫借問幾時還

遊海源洞　黃廷寶

誰把光天混沌剖烟霞迭遝鎖青苔穹窿面魄礧中含艷瀕堆嵐翠摘空晴亦雨山風怒竅靜還雷岩前雲物三千景捲入詩囊次第栽

遊海源寺　孟富

隱隱招提遠遠村芳菲花柳競春喧一泓深碧龍湫古四闢輝霞象教尊雲竇疑嵐連玉案天花飄雪近梨園醉來拂石賡新句不覺毫端蝕蘚痕

遊海源洞　王元翰

亂石稜層一竅深新秋我輩傍登臨五華一抹烟浮黛雙塔相懸穎卓簪洞裏碧雲常款客潮頭皎月似知心年來處處成清賞莫嘆神仙不可尋

海源寺石洞　施克心

探奇縱步破嵐氛路半虹蟠半入雲空翠滴來衣黛染殘霞凝處石為分須臾月色光山竅忽漫松濤匝水濆自信洞遊原不偶飄飄仙鄉下亂氳

經醉兒夢　平顯

前王宮址古城東瘦馬經行落照中縱徇遺墟青草遍呼鷹故壘暮烟空菜花娟眼人何在野判牽衣路不通舊日江山總新恨亭邊無語立西風

夜抵松隱庵　前人

洲渚蒹葭亂夕霏荒村疎樹遠依依波間明月隨舟去草際微螢帶火飛烟景偏歸詩客眼水寒光透美人衣蘭林精舍行應近隱隱疎鐘出翠微

夜譚松隱庵即事　胡桐

大夫元不受秦封甘隱南雲萬仞峯空谷遞香風細細紫壘分月影重重參差翠葉藏孤鶴屹岳盤根引蟄龍潭久夜深清不寐飛花還送酒千鍾

遊荷池　孟富

清波瀲瀲接昆池畫艇朝朝賞莫遑蓮葉翻風搓翠羽荷花泥露濯絲衣湖光漾碧晴尤好水氣侵人暑氣微況李浮瓜遊樂客管絃常向夕陽歸

普賢寺　郭斗

扁舟何事此尋幽為禮空王續舊遊大地看花銀色界小山招隱白雲樓天邊仙露曾虛賜物外丹砂總浪求何業清涼僧對語鳴鐘一飯悅淹留

妙高寺　蘇湛恩

琳宮炯炯枕危峯城郭風烟一望中樹匝山頭春雨綠鳥翻牛背夕陽紅蒼崖古徑通三界花語鍾聲落半空更上高樓頻倚檻恍疑身世出樊籠

遊溫泉　錢紹謙

火龍卜宅是何年煖液如湯自昔傳萬疊峯巒浮碧落一川花鳥畫幽然桃開洞口香生席泉湧波心玉有烟酒送滿船還載月壯歟佳況許誰先

禄豐縣西蘭谷　楊慎

響水関水迸蘭谷蘭之琦琦環谷芳瑤渦玉潠湧神
淩綠葉紫莖涵帝漿湘晶抹作美人佩瓦爻嗟為王
者香懷哉千古兩不見獨立蒼茫愁大荒

夏日曹溪寺臥疾喜禺山見訪　前人

安石登山攜漢妓維摩臥病對胡僧花宮夜氣清丹
壑樹杪泉聲落翠層肯泛滄浪來覓餞還邀白日繫
金繩玄言寂寂傾蓮漏徽月娟娟隱薏燈

帝釋寺　前人

帝釋山頭雲藹谿東庵飛雨西庵泥碧潭照眼石鯨
動翠微當面林鶯啼濛濛香霧花層濕漠漠生烟樹
黙齊傍險銀鞍應未怯玉壺清酒為君攜

海寶寺　前人

客行頻過古寧州此地初尋海寶遊漁父風檣船作
宅仙人臺榭石為樓峯頭擬見長安日濯足真誇萬
里流圖畫眼前看不盡蓬瀛物外秖須求
樓紫烟光擬上方人家宛在水中央一重一掩肺腑
地某水某丘遊釣鄉憶我頻年枉書札與君連卭醉
壺觴詩瓢不似山人叟大雅堂高按盛唐

卝庵遊海寶寺　陳表

焚魚學士滯南州海寶揭題紀勝遊鷲嶺烟寒分碧
嶂龍宮波淨照丹捿拾遺愛府詩長任太史戎江盃
自流興似山陰臨水得人于西蜀草玄來

何有庵　熊克壯

春到山中不記年琪花觴景傍岩懸同遊冠蓋三湘
客極目風雲萬里天疎竹瀟瀟疑和管埜芳翳翳可
供筵狂來直上峯頭立海色桑田一渺然

前題　鄭邦福

山腰結屋是何年鑿石為龕象教懸一穗香烟傳宿
世半巖花雨歎諸天僧曾面壁還留影鳥慣聽經欵
近筵獨有淵明見空性攢眉却去更飄然

前題　徐州

昔年偕揚天香閣今日停舟何有庵詩寫錦箋尋舊
約茶薰石鼎縱清譚未成歸子謁衣別聊杖披翁解
帶秋遠屋峯巒清似洗脐脐飛翠滿襟函

前題　周嘉和

為愛仙源路不賒頻來谷口問桃花懸崖絕棧穿雲
險漱石清泉漾月斜譚法野猿聽座榻啣盃坐鳥過
汀沙山僧莫訝遊觀屢欲借峯頭一片霞

盤龍寺塴蓮峯禪師遺蛻　朱泰禎

峯頂應參火裏蓮一龕蓮蛻一燈然湧幢梵字來重
譯無縫天衣學水田幾見擾龍眠鐵鉢仍聞咒嶺換
西泉六通無礙昆池月滿秀長開不二禪

重陽後一日王行甫邀遊金沙寺　唐堯官

重九纔過霧色開公餘海上促登臺坐看黄菊蘭邑

勸行逐態豔鹿苑來青紫塵寰都是幻粧黄秋苑莫
相猜摧顏杜甫憐雙鬢玄賞今叨半日陪

聖水三朝　朱泰禎

半龕猶似叅龍宮聖水何年字八功白蘆蒙調祇樹
下清泥僧飲虎溪東廣長舌底三潮漏肅淨身門五
蘊空賸有溪囊雙不惜野雲無礙玉花驄

題河尾關　程本立

山為城關海為池一卒當關萬卒窺越嶲郡開通漢
使吐番兵結釁唐師只知地險如難服豈信天亡遂
不支歷覽華夷每懷古臨風倚馬讀殘碑

入下關　沐璘

晚入龍關驛路遥東風吹雨濕征鑣春寒尚怯羅衣
薄泥滑偏憐駿馬驕萬頃腴田環海子千年凍雪積
山椒閣羅霸業推碑任褒字于今總聖朝

出龍尾關之永昌　程本立

崎嶇萬里入遐陬尚覺山川是壯遊倒海鯨吞吞石
馬極天爲道鑿金牛昔人於此或三窟老我而今臨
九州生入玉門班定遠未歸能不悔封侯

宿下關驛書懷　童軒

西風吹冷思錦錦老去詩篇只謾傳半夜郵亭雞唱
早十年岐路馬蹄穿梁王宮殿秋燕裏黔國山河暮
雨前薄宦驅人何日了欲將心事問蒼天

蒼山勝槩樓　沈繼美

乾坤臨眺幾清秋山水西南第一洲地近崑崙天北
極江連銅柱水南流檻前萬井圍仙界海上千峯繞
佛樓漢碣唐碑苔蘚剝豪華千古思悠悠

點蒼山　包節

吏散庭空靜掩扉點蒼西望翠霏微雲裁玉葉和烟
潤瀑濺珠花映雨飛石硐經秋龍不起松枝將瞑鶴
初歸冷然忽動蒼霞思擬陟丹梯一振衣

標山帶海樓　無名氏

黑水波濤天地浮紫榆城郭府江流千里花樹日御
巔一片丹青入倚樓絳雪自消龍洞暑白雲橫閣鷲

山秋分明不似人間世天縱先生作治遊

和韻　李元陽

川上風烟島嶼浮柳邊樓閣壓春流旃旌暫駐三行
酒簫鼓難勝一葉舟野館幾年無客到江湖今日縱
吾遊東搓還憶雲霄侶星漢迢迢隔素秋

又和韻　楊慎

誰賦風光草際浮謝公佳客盡詩流紫城雲樹迎江
閣白國烟波送洱舟縹緲欲迷蓬島望逍遥還擬桼
園遊愁來獨減登臨興病骨先驚一葉秋

洱水浩然閣次時川韻　楊士雲

雲捧樓臺水上浮浪搖金碧席邊流月宮誰肯仙人

斧星漢遥看太乙舟千古王璜曾獨釣一聲鐵笛好同遊倚闌清興知多少似與氷壺一樣秋

洱海行臺

吳鵬

海日初晴雨漸消西風烈烈透緋袍霧迷不辨村間樹岸断却尋溪畔橋萬里獨遊仍短鬢百年長至又明宵即招王粲開春酌已見園花放小桃

觀風大理

郭庭梧

霜輪西向馬悠悠皁蓋輕風萬井秋峭壁蒼岩經日轉潺湲洱水接天浮禁緣無計拜崔飛渡何堪作濟舟更切瘡痍多未起那知腸断望英樓

崇聖寺

楊子雲

岑樓無礙倚虛空檻外平鋪十九峯伯茶三分非漢畧佛都千載有唐鍾林端細雨浮山黛天際微風變水容冠蓋于今能畫賦楊雄偏得號詞宗

前題

周懋相

靈鷲飛來十九峯峯峯翠色點芙蓉寒浸六月山頭雪風送諸林谷口鍾半嶺雲横王作帶中天霞起錦為墉憑誰展出西南嶂遮庄巒烟幾萬重

塔寺

謝肇淛

靈鷲西飛積翠來阿王孤塔尚崔嵬半巖雪照朧林曙上界鐘催萬户開天際葉榆衣帶水雨中禾黍錦雲堆憑虛未盡登臨興更上翻經百尺臺

天鏡閣

李景山

檻外千峯插海波芙蓉雙塔玉嵯峨銀山殿閣天中見黑水帆檣鏡裏過芳草滄洲春思晚野雲孤鶴客還多共誰一夜山堂月洞口參差長薜蘿

王局寺

李伯強

海風吹晚上層臺王局仙人安在哉一帶山河無限好百年懷抱此時開菊從雨後都開遍鴈到秋深不肯來一曲浩歌歸興晚夕陽人影共徘徊

過三塔寺

程本立

眼中城閣與山川坐我江南圖畫船雲氣半峯飛白雪水光一鏡落青天野檣桵樹人家庄官路梅花驛吏傳最是禪房聽梵唄此心能洗百憂煎

春日白崖道中

段福

烟雨濛濛野水昏蒼茫四合動陰雲青歸岸柳添春色碧入山花破曉痕百里人煙誠杳杳十年戎馬尚紛紛詩成更怕東風起添得華顛又幾分

賓川紀懷

劉應龍

何人築此受降城營壘猶傳諸葛名水界金沙横地險山聯玉帶劈天成來王恭仰綏柔化問俗欣聞絃誦聲蠢爾無知干斧鉞坐令千載頌昇平

春興詩

楊慎

諸葛提兵大渡津河流禹鑿迥如新彩雲城閣那無

跡黑水波濤亦有神冢馬遠來銅柱貢大羊不動鐵
橋慶靈閣在腋平如掌歲歲葡萄首蓿春

雞足絕頂　謝肇淛

梳梯鳥道翠微連雲塔孤標日月懸禹服山河開六
詔上方雲木接諸天金沙雪嶺千重色寶甸神州萬
竈烟欲借罡風明羽翰化城深處息塵緣

觀音寺玉泉　郭文

不作人間九夏霖一泓高瀉此岩陰清鷄環珮風生
谷冷浸玻璃月在林流盡廢興千古事洗空勢利一
生心出山便入紅塵去好緩須臾伴醉吟

飛雲閣　葉泰

山畔縈迂一徑長松梢石角礙衣裳雲來絕壁遙生
色天浸滄溟倒著光旌節何年來漢使高臺無處覓
梁王凌風莫厭頻舒眺我馬平時有醉鄉

夜宿雞足玉閣付東雕上人　張宗載

投老浮名未息機雖將扶履脫荷衣中天明日何將
照出岫孤雲與念違空服著詩高白氏佛心說偈見
東雕夜深颯樹飃幽壑一悟從前事事非

水目寺　閔應雷

此水相傳卓錫泉不知宮殿自何年殘碑半護雲山
今古木平臨海月偏晚起烟霞迷下界夜深鐘磬落
諸天我來拂坐曇花側萬壑松風拄杖邊

蕉溪寺　前人

翠擁芙蓉萬疊來招提遙任碧山隈潭邊花發春常
駐洞口雲寒晝不開自是彩毫工作賦那堪蠟屐滯
登臺憑君話却溪岩勝客路東風首重迴

登鏞嶺望點蒼山口占　前人

山行盡日雲霄裡天際俄開十九峯立馬乍疑青漢
接振衣翻覺翠烟重垂垂點溜千崖雪颯颯晴濤萬
壑松勝槩可容圖畫得不禁清嘯墮芙蓉

登標樗　前人

塵襟新洗釣魚磯偶得攜筇步翠微欹戶不驚僧睡
穩掃堦惟濕客來稀波羅樹久參雲立無量花多繞

殿飛十八雙田能飯我欲從蘭若伴緇衣

青華洞　朱泰禎

青華縹緲美清遊含展相看笑入舟萬頃新波巢石
燕一葦輕渡攪眠鷗探源截壑簫為揖歷井捫參錦
是樓若柰爺棲明宿海更深無柰鋤螢簇

天生橋　前人

龍関初見柳條黃丹筆冰澌夜有霜萬壑驚濤疑拂
水千盤蘿徑繞虹梁垂垂朱實猿能啖顆顆螺房玉
可湘樵客和烟覓一線鏡中漁唱自滄浪

立冬日飛來寺小憩　前人

朔風獵獵繞旌竿細柳垂條未是寒洱海澄泓堪沐

馬南山紫翠欲棲鸞閑河曲曲抵東綏禾黍幪幪歲
事寛却笑乚老僧迷住處西來祖意一難看

瀘江　王景常

郡域北向古城南一脉靈源漾碧潭夜月澄波拖素
練春風吹浪皺晴嵐柳陰綽約高低合山色模糊遠
近含却憶舊時濯纓處幾人嘆詠暫停驂

螺山　王來賢

名山繚繞向城東秀色蒼蒼聳碧空霧暗碧紗籠翡
翠月明秋水浸芙蓉層岩有路何人到古樹無枝火
鶴跡鎮日相看渾不厭丹青寫入畫圖中

前題　郭鏞

巍巍重鎮對孤城一帶青屏畫不成絕頂尚存仙隱
跡寒巖不斷鶴鳴聲滿清螺髻青猶濕雲斂蛾眉黛
欲横何必登臨攜謝屐憑欄極目自心清

巖洞　黄中

方外遺踪古洞天嵯峨深鎖翠微連晴窓窈窕晶光
入東壁離奇滴乳懸白日雲腥龍欲起碧枝烟瘦鶴
初旋山靈久秘無人識掃石留題紀歲年

前題　方流

古洞穹窿閱歲年褰蘿拄杖共寅緣穿崖流水疑無
地削壁歸雲別有天薜窻虚看玄鶴舞微茫翻訝燭
龍然

題前　馮世雍

黄鶴山人吹洞簫醉遊巖洞窺虚寥龍光夜照水犀
窟鬼斧春攢晴虹橋石幢萬古隱地脉泉瀨半空閑
海潮玄冥回首待明月真疑靈壁流仙瓢

岩泉　謝溥

飛流一瀉落嶙峋百丈人看掛素紈王人休疑量去
易金針須信製來難林穿濺沫跳珠玉谷漱清聲響
珮環幾欲臨流揮彩筆尚餘錦繡出毫端

大叅汪直齋邀飲南明洞次韻　劉涇

佳境追尋九月天仙人窟宅巧相連靈巖隱見乾坤
別虚竅通明日月懸洞口白雲明擁護崖前玄鶴與

周旋劉郎此渡心疑甚又似天台誤入年

南明洞　方流

連山對面削芙蓉曲洞空明載酒從石屋似留千歲
实巖高長掛萬年松誰分丹液供餘瀝共采青芝信
短笻歸騎聯翩域郭脫舊遊回首白雲封

前題　萬文彩

洪濛誰仮洞中天複磴穿雲遠岫連砥柱直將銀漢
接仙臺遥見紫微懸藤蘿時掩人踪少松石常留鶴
騎旋底恠浮塵虚白首洞簫何處憶當年

萬象洞次韻　楊僎

紅塵淨處石門開萬象森然星斗回春滿洞天花不

謝雲凝仙地鶴初迴風前步步開清籟岩溜時時浸碧苔幾欲来滇尋物外漁樵相傍醉霞杯

萬象洞　方沆

名山誰借巨靈功萬象天開峭壁中到處芝田金閃爍懸崖石乳玉玲瓏嵐深杪翠三時變洞古烟霞一逕通久擬来滇遊汗漫偶從徼外問鴻濛

混光亭　吳鵬

高亭懷古一堪悲六詔山川此斷碑貢龍元通周正朔衣冠重觀漢旌旗書生誤國空專撤廟廟何人識覆師惟有洱河魚腹葬至今秋雨泣江籬

靈照山　韓宜可

靈照叢林隱萬山東風送暖到人間香飄寶篆横金界泉落瑤池下碧灣竹逕時聞聲習習松關常聽響珊珊芳辰幾度登臨賞薰得遊人半醉還

曲江　沐昂

曲江新漲水痕収野色和烟古渡頭林外暫看来宿鳥沙邊還見浴輕鷗漁翁舉棹論歸舫旅客停驂問去舟款乃一聲何處發夕陽芳草自悠悠

遊寶峯　羅汝芳

越甸地回開絕域寶峰天作限蠻氛洞中鸞鶴從誰駐空外韶鈞入座聞萬朵桃枝寒照水千層雪嶠煖生雲凱歌載路催歸騎銅柱何年嗣勒勳

再遊龍光亭　前人

龍江漫訝草亭開鶴馭遥從瀑水迴彩透虹霓天倒浸碎獻瓊玖雪懸堆海門白晝豐虬舞雷鼓青霄萬島催絕嶠奇觀應不偶清尊勝賞為重來

遊指林寺　敖和

域外青山秀插天域中佳寺景無邊寒潭雨歇蒼龍返幽谷雲深白鹿眠穿戶影重花外竹到池聲靜澗中泉老僧出定因無事坐看天花雨席前

華嚴寺　桂茂之

梵王宮倚北山開地僻人稀半是苔緑竹幾行森玉立遠峯四面送青来雲寒石洞龍眠穩日暖松巢鶴

未回清趣滿前因坐久灑然心地絕塵埃

香林寺　王来賢

岬邊蕭寺晝長靜野外閑僧夢不驚林鳥和鳴如誦偈曇花亂落似鋪英逕對刬世滿中斷未了塵緑隴上畔安爪一如能自足從他萬物有誰攖

西沙籠　張海

孤域西壁擁層巒繞郭芙蓉秀可餐翠浥烟光昏作雨清分嵐氣晚生寒繪圖有客如摩詰高臥何人是謝安拄笏豹簾看不盡酒腸又覺許多寬

古甸龍潭　吳希賢

古甸泉穿石眼通蜿蜒深處有潛龍乾坤晝夜豐潭

湧形勢山河一帶雄千頃膏腴跨上壤四時祈報走村翁滔滔流處戒豐歲香火難酬潤澤功

題秀山雲　　韓宜可

突兀峯巒入翠微白雲如練久相依未為仙子裁春服堪與君王補衮衣風動捲舒還有態眼前聚散本無機一從眠抱山頭石未得從龍萬里飛

通海普應山　　蕭濬

幾點疎星斗柄横晨鐘又早報天明驚回客夢家千里敲萬禪林月五更虓虎想聞山鬼泣蒲牢應畏海鯨鳴依稀記得朝天日丹鳳樓前百八聲

通海湖　　韓宜可

江寒鳬鴈集汀沙半掩柴門夕照斜洞口烟嵐連野燒城頭鼓角雜寒笳猿聲常嘯林間月鴉背輕翻樹抄霞幾度扶笻翹首望青山隱隱隔天涯

通海仙人井　　前人

陰陰古洞小壺天嵐氣晴分紫翠顛日照佛頭排玉笋霞明仙掌捧金蓮江村漁舍春天樹茅屋人家日午烟指點

帝京何處是

九重宮闕五雲邊

蚤發阿迷渡盤江　　劉翺

涓涓寒月光遠天疊嶂臨霄北斗懸江浴盤龍新雨粵風驚宿鳥渡支川椎裘到處烽烟靜桀戟年來露布鮮笑情良工寫王會漫勞唾手勒燕然

楽覌新城　　前人

山石崚嶒大郡堙喜看百雉四時春萬家燈火歌康庚諸路貔貅擁祭遵縣閣連雲飛鳥避黌宮帶月蟄龍伸勵勤已定金湯策莫負當年射策人

遊寧湖　　李元陽

蘼蕪行盡綠毵毵五岳尋仙得盡簪沃土萑花飛陌上春湖蒲柳似江南野陰傍郭千家潤山色褰帷四面嵐休向萍踪嘆飄泊殊方風俗等閑諳

蒙自目則山　　何應春

萬疊峯巒號紫烟重來生意滿田園清風泉自龍湫發落日人從鳥道旋遠浦新晴飛白鷺疎林殘暑咽寒蟬夷民村落常更置幾處荒苔蔓草芊

題寧州瓜字水　　張海

三曲溪流帶遠沙品題應得並稱瓜奇連江左湖名鑑秀挹西川水號巴矗矗晚山凝翠遠亭亭高柳映堤斜窮源見說青門近擬向新河一問槎

石屏砌碌石　　楊宗

怪石三驅得地靈曾聞戊亂几中經韓盧疾疾飛沙草麇鹿呦呦食野萍蒼莽埋雲千古秀苔苔若雨四時青蹤踪指示人何在一枕眠蕉夢不醒

蘭滄江　朱應登

千尋鐵鎖貫長橋積翠浮天萬壑遥人向中流看砥柱路從平地入豈羌未論又敎開荒服已見夷民款聖朝鳥語花明迎使節蘭滄江上瘴全消

前題　張志淳

懸崖千里挿江深古木千章蔽日陰險極乾坤無與並路開秦漢到于今擬雲倚樹尋佳句歷井捫參豁壯心遥指小掌堪嫠懸一龕燈火記觀音

蘭津謁武侯祠　毛堪

丞相南巡曾幾月天威遠播自千年打牛坪裏春常在走馬營前月尚圓鐵索蘭津通鳥道旗臺小海靖

蠻烟乘驄此日瞻祠宇時聽遺民奏管絃

滄江懷古　馬繼龍

孤江鐵索跨長虹鳥道從天一線通樹響龍來陵谷雨山空猿嘯石樓風百蠻南詔襟喉地萬木荒祠鼓角中象馬何年歸貢賦土人猶說武侯功

題鎮南門城樓　劉叔讓

排空雉堞接層樓薄暮登臨萬古愁紅樹一村蒲甸晚黄雲滿地僰人秋江通平緬蠻烟重山聳哀牢毒霧收極目鄉關何處是西風衰草思悠悠

周世貞往潞江有詩見寄用韻　張志淳

寒窓不藉僧閑白怒氣遠因客到清十載遠遊堪作賦此時高論恐非情忘機信與羣鷗狎感遇何嗟二鳥聲解識野人爭煬竈乾坤無處避經行

過傳南詔金浪巔神祠　黄中

拓地兕羅風捲蓬凱師東向未論功如何金浪經過處翻墮蒲蠻狡詐中膽氣尚懸星斗白血腥猶染杜鵑紅從來懷壁堪招禍莫漫空山怨路窮

羅岷山　張含

蘭津之南何崔嵬水寨叉路盤空迴江急嶺浸日月翳山狂谷狠猿猱夜交天風高屢見雹嚴冬地迴常聞雷鈎藤毒葛四時茂鷓哥杜鵑千樹開

雲巖寺　陸崟

竹溪巍峩石門深萬丈丹梯倚碧岑雲擁龍宮留佛跡丹朗潭水淨禪心懸崖納日披嵐翠冰洞開蓮布地金訂謂郡城三寸里一春東馬自來臨

騰越州龍洞河　劉節

玉龍寒洞石崔嵬逃遥清溪活活來瀑布恍疑天上落水簾忽向樹中開兩崖蒙密晴飛雨萬里崩轟地吼雷偶出如洞一館眺亂峯雲日共徘徊

迷龍馬蹄石　晏尚忠

力戰潰潑泝血軀山中風雨老麋蕪嶢岩屹日留踪伍奇骨當年待價沽雲路不辭千里遠霜蹄肯受一鞭驅嗙遲落地無今古疑是周王八駿圖

前題　張繹

神駿何年到此州行踪故向石中流晚寒豈被秋霜骨風暖宜憐春草柔千里才名人已去九臯眼孔世難求圖經不載誰應識辜負空羣老未酬

永昌署中牡丹盛開　張文耀

十二雕欄逈砌邊春風開遍洛陽花應憐國色天香數不羨姚黃魏紫家簇玉攸含金掌露剪綃晴散赤城霞夢中彩筆能傳勝欲寄朝雲路已賒

法明寺　湯琮

無心同逐白雲歸靜鎖岩前白板扉客有淵明方置酒徒無弘忍不傳衣風飄石室松聲急月到紗窗竹

影肥饑飯困眠無一事滿山空翠淡忘機

雲泉菴　蔣芝

古樹青松最上頭荒原白滑動邊愁石根憎足雲常護谷口龍眠泉不流卯落草黃千淡淡風長溪碧去悠悠天涯杯酒成何意塞上音書謾未休

高黎貢山　侯璉

高黎貢山花正紅千岫萬岫烟雲中險道岧嶤鎖眉黛絕巘突兀摩穹窿鶯聲鵑聲滿丹嶠遠邑近邑皆蒼松詑耽此景付彤管豪吟野眺生春風

潞江　滕擴

太保之南上下江將軍從此渡旌旗瘴烟春半偏為

毒水勢秋深不可航撤攬坡前飛野鶴芭蕉岩下響寒泉崎嶇鳥道雲常暝此險天應護此邦

過哀牢故縣　郭春雷

驃馬南嘶欲盡天哀牢域外吐番連空江暮雨沉虹影古洞春流雜蜃涎高下人家多傍箐尋常客路半侵烟猶逐莫笑無拘束績草耕山亦自便

悲蠻莫　史旌賢

萬里棋藩計轉非蒼庚滿眼淚沾衣千秋天地龍堪臥百戰河山鴻未歸白骨陣雲愁睥睨青燐瘴雨失霏微似聞蠻莫歸侵地幾得休戈更被圍

春日過適園有懷　馬緒龍

寒盡山城換歲華東風開遍上林花雲中樓閣青山繞池上亭臺綠樹遮聽種芳菲啼乳鵲幾重蘿薜鎖烟霞遊不惜景象難住不信幾慰孤意家

陳郁蔡刺騰域遷林寄贈　前人

萬重雲鎖萬重峯石徑崎嶇一線通六詔金湯須寇老百蠻聲譽識文翁旌旗晴掃千山雪鼓角聲高五夜風重譯從今輸貢賦絕聞烽火入南中

過滕柯江　李京

歸歟何日是真歸慚愧山林與願違垂老八旬餘里謫回頭四十九年非非窮邊野水黃雲渡夢裏田家白板扉珍重冰翁頻見下也應知我久忘機

雲開詩　董義山

梁州古域漢山川金馬崔嵬插碧烟橋跨彩虹諸葛
度檄馳飛羽長卿傳霜凝鳥背千峯氷菊謝蟲聲九
日前風送遠垌吹冷雨芙蓉江上可人憐
黑水祠前黑水波萬家樓閣彩雲羅碑鐫大詔龜龍
没步躡荒經茫碧多竿馬路頭歸漢貢棘童運臂踏
克歌一技獨守鶊志慷慨平居柰若何
蘭津津水出崑崙海柱標銅漢鰲存天水風烟來象
馬山中日月遲琴尊霜鶩白鴈樓頭笛葉墜涼蟬江
上村獨立夕陽成瘦影可憐極北紫雲屯
大橋下瞰海波澄漾瀁交流鐵索絚落日漁樵談驃

信苴城築恭予中興墅蘭有夢淹長蹻駐景無緣繫
尺繩杳杳青山懸千髮小樓風雨獨來先

七月既望重泛界魚石遥望孤山時謝太函方伯
胡石凜憲副楊霞標學憲遲予先登蓬窓簡寄
朱泰禎

江村一曲桃孤烟秋水漁歌入扣舷舊壑重尋子真
谷新苗蔓浅且區田山當快石舟偏穩我亦催詩句
未前遥睇三君最高頂剎竿先繫米家船

振衣岡　前人

斷虹残雨葛衣輕身在仙人掌上行浪說適文傾北
斗何人險語讀長庚客星漫學羊裘釣絕嶺堪鄰鶴背生縹緲峯前塵濯足蒹葭平陸瞰昆明

澂江清風亭　羅玉

清穆皇風扇八荒紫雲宸極望微茫征驄鎮日馳周
道去艇臨風下小江燕語鶯聲清俗耳鄉愁旅思斷
柔腸夜來陡爾還家夢醒後依然在上方

泛舟撫仙湖　王彥

湖水涵虛混太清仙人何代不知名澄波混漾青山
落遥漢昭回寶月明素魄每添吟客興流光休動故
鄉情捐肴欲洗浮名利獨倚南樓到二更

蒙化法雲庵　左禎

碧澗層陰落木風悅行朱杖上花宮隔林一笛夕陽

下為客八年塵夢中白鶴向人欲起舞玄猿何事笑
相從巖花階草無顏色惟有青山與舊同

珉泉　周贇

百尺泉飛金斗坡碧苔清響聽鳴珂流經宣化千章
木散溉長唐萬頃禾澗澤不因長夏少綿紋更借午
風多涓涓遠去朝滄海一任漁翁泛釣舸

姚安聚遠樓　楊汝元

歲宴羈人感百憂天涯倦目一登樓褰帷郭外風烟
起揮塵尊前瘴癘收四塞河山還絕徼千家禾黍只
荒丘仲宣詞賦空遺恨翻為聽歌淚欲流

光明宮　李載贄

新搆龍宮拕蔣蘺池開玉鏡漾層阿塵寰忽聽三車
演聵日曾經五馬過極目天空心不礙凭闌風淨水
無波本來面目應常在未說攀龍奈若何

前題　　董裕

細柳營前金甲散蕊珠宮外玉樽開當軒遠岫披雲
出隔樹明湖抱日迴白國八春堪濁酒青天何處更
高臺武侯祠廟連蒼翠醉倚層樓首重回

紫谿庵　　安如山

載醪遥指萬松庵嵽嵲域西第一山簷迴平首雲聚
散林深則聽鳥閒閱披襟岸幘塵囂外尋壑經丘紫
翠間幽興方濃天欲暝結廬何日遂吾閒

武定獅山　　江盈科

閑來縱目萬山頭懷古悲歌不自繇燕市兵威從北
振金陵王氣付東流龍顏去國八千里鶴髮還朝四
十秋往事不須論得失楚弓原是楚人收

奉和郡侯蕭公同集東寺　　吳稼墱

登山晴扶白雲封野樹縈烟翠幾重曲磴盤盤寒薜
荔空門面面累芙蓉移尊不礙階前石觧帶聊圖厓
畔松勝地留連難遽返夕陽何處度疎鐘

奉和蕭郡公登晏清閣　　前人

石梁虹影跨中流高閣平臨瘴霧收揚柳晴雲連雉
堞桃花春水帶漁舟未聞戴勝鳴蠶月早見農人賀

麥秋媿我迂疎忝佐任相從不減庾公樓

步閣寀觀溫泉

日暖清泉歎玉新迴環荒谷四無鄰融將凜凜經冬
雪瀉出溫溫太古春溉及火耕宜士俗熱於炙手笑
時人莫憂徼外兵多洗不染驪山妃子塵

送述律元帥開閫越巂　　元泰普華

西南形勢自天開付託還須上將材卭棘幾年來蒟
醬瀘洼今日得龍媒雲邊小隊旌旗發花底元戎號
令催歸去弓刀懸畫戟好將詩句佐春杯

送楊璀御使雲南　　李材

飄飄使節出金閨郭隗臺前暫觧攜天入五溪無雁

到地經三峽有猿啼子雲舊里風烟在太尉家聲日
月齊明月（夜）客槎何處望秋河迢遞碧雲低

出使雲南留別　　楊耀卿

蒼龍雙闕鬱岧嶢曾侍鵷鸞趁早朝往事已隨塵滚
滚虛名贏得鬢蕭蕭長林豐草空相憶瘴雨蠻烟苦
見招借問都門門外柳為誰留著最長條

哀總管段功　　楊淵海

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繇
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
蒼春哀憐永訣滇池日絮酒休教灑泪頻

謁王忠文公祠　　本朝楊一清

六龍飛御五雲間遺孽居然敢肆頑元老竟遣希烈
悉漢廷空望子卿還墓壖落落貂猶在廟祀堂堂詔
始須留得文章兼節義不知曾汗幾人顏

寄太和令尹道輿　　羅洪先

班海蒼山秋正明志家為
國歲時更遠書留滯鴻飛少故侶蕭條鶴髮生吏似
偶形知訟簡樹如禪室有經横古人事業常情外千
載扶溝說大程

寄易處士可久　　徐有貞

鯨鯢剸剿江風羶丞育域南獻
玉京三捷羽書傳奇遠數年烽火六時清兩閣天設

龍涎塹百里雲連雉堞域卑與斯文振渠止詠詩酌
獨賀昇平

題吳尚書忠節録　　吳寬

南望滇池新廟開忠賢遺像許誰陪柔知斯世為臣
義不負
中朝出使才辯髮肯因胡俗變戴頭真向虜廷來百
年宇內終當死大節堂堂未可哀

寄黔國公　　何景明

萬里山川開百粵十年戎馬厝三巴伏波銅柱勳炎
塞横海樓船出瘴沙鴻鴈不傳天北字瓊瑤空憶日
南華飄飄奉使金門客目斷銀河八月槎

送黄侍御按雲南時方用師　　王世貞

客有乘驄白玉羈從天六傳下諸夷昆池水習三千
艦益部霜驅五月師飛檄春農歸耒耜停車夜壘散
旌旗井泉賨已垂南顧尺羽能令奏計遲

送毛檢討起貶雲南幕僚　　吳國倫

乾坤慘淡干戈裏封事終軍拭淚題死道夜乘中貴
馬門頭朝聽逐臣雞盤江瘴脚桐花發黔嶺雲深鵬
鴂迷魑魅如逢休伐客賜還應有漢宮泥

送王三接從潋江太守　　前人

汝遊桂嶺疑天盡更入滇方覺地寬明月江千懸萬
里瘴雲山樹鬱千盤莫將詩句題蠻府自有威儀識

漢官橘柚秋風今賈否高飛鴻鴈滿長安

答張肖甫移滇臬　　前人

七子翩翩共鄴遊座中君豈減應劉浮名顧影驕堪
笑拙宦藏身老漸收望裏使星移益部書來春色滿
揚州故人淪落無須念未死能寬薛荔愁

送周憲副之雲南　　前人

主恩君已三持節益部聲名異昔傳廣署共瞻驄馬
使夷荒之上白狼篇嚴遊畫指昆明日憲府秋闈越
嶲天好見折衝樽俎上近來南北並風烟

題毛聚峯鳳詔重覲滄海卷　　楊士雲

玉節重看下漢宮鐵冠萬里起霜風使星文彩三湘

外卿見光輝六詔中司馬檄書猶入傳王褒賦頌漫稱雄澄清試看昆池水萬頃天光一碧同

送豐城杜少府謫滇南　李攀龍

共惜投荒萬里天當朝起草事空傳主恩綠鬢神仙尉客夢青雲侍從年盤水秋帆開瘴厲黔陽春樹隔風烟孤臣自有豐城劒遥夜思家向斗邊

送劉員外使黔中　前人

排舸萬里戡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分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白雲使若乘軺過金馬祠官擁節迴為泛昆明誇上苑今知漢主自雄才

送黃侍郎申按滇南　前人

去矣乘風鷫鷞開西南萬里壯遊哉登臺越嶲山形合攬鬱昆明秋色來周禮職方天外盡漢臣封事日邊迴征蠻幕府今凋落安得樓船下瀨才

送莫文學應聘滇南典試　吴國倫

横經雅作諸生範捧檄成趨萬里遊天盡西南標漢柱山懸金碧護梁州文名却偕青氊重國士應同白璧收不是千金增一顧誰令荒服共驊騮

送盧壁山征武定　張佳胤

蠻天北望接妖氛談笑臨戎見使君徼外舊題司馬檄日南新駐伏波軍釜魚生計須臾得草木風聲遠近聞不獨全師能奏凱還看盟府勒高勳

登滇城觀兵　前人

城上西風吹客衣炎方木葉未全稀高臺寒並旌旗立列嶂青從畢睨歸壁壘秋聲傳夜柝昆池烽色半漁磯王師何日收新郡從倚浮雲正北飛

謁二忠祠

學士文章懸日月尚書劒履上星辰九原松柏香臺夜雙廟莓苔影座清山鬼笑歌搴薜荔海童舞走薦芳蘋經過此地同揮淚况是江湖放逐臣

署中秋懷　張佳胤

吏隱常依一畝宮案頭幽鳥坐秋風樓高散帙青雲

上露滴繁花綠樹中小景會心無遠近轉蓬随地可西東虗懸絳帳横經日空使諸生侍馬融

劉節婦　霍韶

正志霜居歲月長孤燈隻影伴淒涼春歸花裏紅啼雨腊老梅寒白蒂霜憶挽塵車愁斷纖蛾懸鸞鏡照殘粧栢舟味入觀風筆嗣後摘增列傳光

送殷虗舟還滇　嚴清

七載離鄉客思盈那看雨見故人行劉郎觀裏桃空發郭隗臺邊草漫縈素志肯隨酬國願白頭暫慰倚門情君歸我滞誰為伴萬里秋空共月明

寄合州龍君　前人

風雨綈袍自不寒白頭按劍見交難憐予更問金陵
道念尓常看玉案山抱病有時還載酒栽書無復慰
加食翟公門雀今多少此際何人款往還

清秋玉節爲首邊蔣都憲作　施　昱

百蠻清氣肅高秋煒煒聲華動九陬玉節繞從天上
下瘴烟先向此中收江山到處供吟興鍾呂他年紀
壯遊試聽西南人競頌台光耿耿照梁州

慨開府孫松山　前　人

賈子雄才氣屢遷請纓爾志更堪憐芳名公已高千
古塵世誰能竟百年欲報國恩寧計死直來個是未
爲偏臨風三復揚君贈共把綱常一擔肩

寄常友伯　陳　淳

邂逅論心信宿緣知君埋窟造幽玄追風驥足終當
遇合抱良材豈是捐此日風霜行古道他年舟楫濟
洪川洑頭握手難爲別後會端期覲闕前

佰尊師升菴高峣莊　梁　佐

上築幽樓近水汀重門雖設晝長扃有情華嶺迎人
綠無數烟波入眼青謝傅山中高臥榻子雲江上草
玄亭淹留不盡清秋興雨夜簷聲欹枕聽

春日田園謾興　龍　施

清時終日坐春風況復人間春正濃幽砌有花娛晚
景薄田無草見良農探山只恐雲迷徑驗雨常覘蟻

出封世故難同林著意且沽村濁自從容

送謝登之恤刑滇貴　張　薰

泣車
恩詔下銅扉萬里看君駟牡騑太華晴雲生鞍鞚黔
江烟雨散霏微
朝廷有意留丹筆道路何人問赭衣廷尉不冤寧獨
古只今爭說謝玄暉

贈陳孟章妻田節婦　朱運昌

紅顏未改別夫君寂寞鴛幃日又曛蕙質不沾多露
浥冰心直與栢舟羣分梳矢志終仍合教子傳經後
有聞節孝千秋名不朽綸褒蚤晚下層雲

前題　朱思明

一自當年失所天驚看霜鬢兩皤然初因忍死遺孤
在終使生孫長節全寒石貞松爭古色殘燈夜雨課
心堅和熊矢志今無負好向夫君對九泉

祿豐觀時事有感聞伹指鵬峋周公將至代柬　史旌賢

野哭誰家淚未休可憐道殣不勝收陣雲睥睨河山
監瘴雨蕭蕭草木愁三户那堪還遘禍七擒遥憶靖
南陬臺袞卑擁乘驄使萬里金湯是壯猷

送胡襟褰觀察東歸　馬継龍

南詔諸夷屬綱羅封疆連絡漢山河三宣失守藩籬

破六詔憑君保障多劍陀霜風腥草木旗翻時雨洗
兵戈祇今玉樹雲霄隔愁誦東人九罭歌

為文人題太保遺思卷別劉武橋將軍　馬翰如

曾挽兵戈出楚中元兇一殄百蠻空金沙雲捲狼烟
淨保岫天高翠靄籠刀斗不聞驚夜月管絃仍復醉
春風百年無事憑誰力應有南人說戰功

追和用修先生春興　閃繼迪

萬死投荒出玉關露盤霄漢有無間張騫河渚槎浮
遠賈誼長沙去不還金馬大江通蜀水點倉晴雪像
燕山漢庭莫問飄零客潦倒風騷兩鬢斑

前人

太華嵯峨白露生澂空春浪捲昆明海山半擁王褒
碣草樹初青不帝域祇嘯關河遲鳫過萬家烟雨濕
鶯聲傷心爛熳長楊賦搔首低回細柳營

秋興　前人

十年雙闕散鳴珂高挑承平臥薛蘿忽詫星妖天漢
表還驚水變帝域波遼東鬼哭陰風急塞北魚驕燧
火多享祿清朝才俊滿莫教漢主憶康頗

賀周撫臺公祖　繆文薦

萬里邊庭未偃戈廟堂南顧計如何三推倚賴鴻恩
重九伐機宜妙算多風靜旌旗閒幕府氛清蒼洱息
凱歌幾年多少于滇績鐫入陸華永不磨

山茶花　李之達

滇海名葩獨擅芳護持全不藉東皇嫣紅日映渾疑
錦豔質天成豈畏霜金谷三春空倚麗御園幾度憶
輝光移根儻共中原賞何必花王遜洛陽

前題　楊居寅

昆明在望水泓清獨產奇葩擅衆英高致不因寒換
改芳叢偏冒雪霜榮艷鋪綠綺千層錦價重舟胥十
五城遊賞漫多知己火十枝何自達瑤京

邀袁君學憲長賞花辱詩贈賦答　李燾

文采歸君第一流高軒過我作良遊明霞色借擒詩

興綺席聲喧促酒籌漫道藏經蒸紫極須知清世有
丹丘問渠那得花如許蒼蘚盤根幾百秋

同周太涇賞白梅山茶　張時徹

思君魂夢繞天涯漢使今傳嫖姚家富說玉茭稿水
竹不聞連理絃山茶岳床尖苑風金細耳菊孤黃月
半肄身世年來太蓬轉霜天遍地愧瑤華

諸方忠毅都督祠　張含

都督祠堂秋可憐蕭蕭落水木城邊野河空抱孤臣
恨勲業從今太史編鐵馬有時嘶漢月偏師何處哭
蠻烟忠魂千載風雲護況乃金貂奕世傳

題頻川侯祠　前人

野老爭傳傅穎川當時功業冠南滇平蠻營壘蒼山
外破屬旌折白石邊祇見荒祠通落日不聞遺像照
淩烟陰風古樹無窮恨常為英雄弔九泉

周中丞毛侍御邀飲貢院　　魏廣微

棘院陰森夏木清雨餘山色帶孤城華驄繡斧當筵
下銀燭金樽接夜傾不淺南樓明月興絕勝東道主
人情持觴未鮮憂時意白髮相看有數莖

周中丞邀飲西爽樓同毛侍御賦　　前　人

西來爽氣雨初收山色遥分滿戍樓帶郭蒼茫連遠
樹平川彷彿見浮鷗招賢實辭中丞榻作賦虛陪拄
史遊回首薊門天萬里雲迷雙闕使人愁

贈周敬松中丞　　張瑞圖

絳侯威重少文詞具美于公一見之鰲首數擲天畫
處鯨波無警漢家池蒼山洱水麈題楄烟閣雲臺寫
不凝尚有匿懷追吐握書生從此被恩私

雲南貢院即事　　陳文燧

飛蓋掄材捧
王音滇雲豪俊嘉喜如林藏有主闕天命斷鑑無私
只此心望入碧雞秋氣爽冥搜滄洱夜濤深越裳文
物齊中土聲教從斯振古今

雲南院中綠雪亭　　前　人

此君鬱鬱倚亭隈更長龍孫破綠苔影蕩玉環千頃
月枝横虬角一聲雷好栽律呂和清廟還擬翩躚集
碧臺直節等閑相對飲似煩清眼與招徠

初正過臬署茶梅滿架光艷欲然為莊皖臺憲長
揚霞標督學賦　　朱泰禎

霜清法署晝無譁管領春風第一花數點瓔酥欺艷
雪一欄紅玉散明霞南華同夢誰為蝶奇字何人酒
漫賒還憶朔元雙闕下溫房新浴牡丹芽

人日邀藩臬羣公夜集天鑒堂揚霞標學憲先狂
佳什　　前　人

官署何妨一草堂水心亭畔亦滄浪碧桃乍試宜春
面火樹斜飛太乙光未有不陰詩亦史若為留客月

如霜賓僚還勝胡床夜唯有高驩郢國觴

穀日赴朱寀素方伯傅念岩侍御周和宇強正原
邵伯之約集花下　　前　人

人日朋來美昔遊穀辰我亦賦登樓來簾積翠斜陽
外萬斛卿雲小院幽醌爾燈燿光自韵泥他歌艷月
當頭諸君卜夜情何劇惺裏清琴水漫流

文昌宮為余初入滇齋宿院上元前三日邀閱曾
泉中丞玩花花高十丈登閣始見古栢數行亘摩
雲際　　前　人

昆明初駕敞雲屏吉日頻催帶曉星還勝邀賓遲羽
蓋停霞散赤城堪共賞文昌耿耿燿南冥

第23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9　反文卜

上元夜赴閔中丞招飲署中別院　前　人

西園羽蓋影亭亭幕府焚貂夜不扃鄰磬里鼓元夕賞撒盤菜甲五侯鯖星橋遲月添燈暈火樹因松作雨聽曲水縈階留夜禊畫橋從倚醉烟汀

上元後三日小憩水心亭拂塵掃苔徑剪惡竹執長楊駈皁衣二十輩半日畢工斐然成致

前　人

無邊晨色繞南床插柳移花特地忙偶見洋開思荏藻頻添鳧浴愛方塘生香欠識櫻桃逝翠影何妨薜荔長遙計東巡勞草路幾叢修竹是吾鄉

同閔曾泉中丞登城閱水撫慰留戍

前　人

鈴閣初開裂帛聲壓床風雨欲平更狂飈啟戶寧知晚驟萊迴鬥鶩自驚樹秋艤船天馬歷烽鳴池竈伏波營應儔萬衆憑浜血隔水呼燈擁承檠

沐乾鑑黔國作水艦于昆明池中要同閔曾泉中丞燕集　前　人

萬頃蒹葭萬樹烟幾番風雨夕陽前蓮飛極浦宜延露拍按停雲濕抹蓮節鎮雄譚秋水至中丞雅詠右湖偏炎域初漏傳味適西堰花津閱釣船

六月蒲觴餞謝大巫方伯視師曲交同揚囊標學憲庸閱賦別　前　人

元戎十乘啓先行滇湎菖華雜杜蘅聞道謝家閑賭墅古來方岳重專征攙搶夜識妖氛淨籌筆朝看赤羽輕瀘水于今鐘鼎盛東山遙繫薜蘿情

賀閔曾泉中丞拜少司馬　新綸暫留秉鉞

前　人

司馬征南勳績巍千秋鐵柱障炎暉捷書屢獻麒麟殿玉帳新開劍履威擒縱自來勞相國招攜今日借綸扉昆池領學淮清頌褒績行看四牡騑

沐乾鑑黔國榮拜　新綸鷁於衡鑑堂叢下柱

前　人

天語新承

帝澤寬丁年貂珥舊登壇太華作礪雄虹劍昆海如鞶濺玉鞍房駟表纛稱肅肅干城羆虎敵桓桓天香棘院秋偏爽漢酒攙搶激夜看

壽少司馬閔曾泉　前　人

蓬萊仙使擢昆明陽月冰桃錦浪生天子瑤堦新鳳曆元侯銅柱舊金董平羌萬里長源隘破破陣三驅洛國輕洱海如涵而極遠點蒼飛句詠長庚

赤佛崖署中見白蘭一本奇姿豔發旁有墨蘭數莖茲所未睹因志之時立冬前一日　前人

秋冬之際美山行況後殷宵作雨聲明玉萬條清響

亂溪烟織抹黛痕輕白蘭靜對通禪觀赤佛應知入
化城寨晚孤吹聊極目百輪新水誰香秔
命侍史陟山顛采雪作供日賦三升猶以不給為
恩喜而賦之　前人
朝來靜愛山頭雪夢去忙尋雪後山蜀國自甘沙草
磧玨生空老玉丹閬仙家在蘂臺無愧侍吏晶盤來
未還鬢鬚安期沆瀣露千秋常傍使星間
人日恒指朱白翁招院中有火樹　楊師孔
芳晨節候喜從新景色天涯倍覺親肺腑收春我憐
我嬰花隨俗人宜今海雲淨歛舒情眼華月孤明惬
夜情惟有栢臺春樹艷天花和露總鋪銀
初入滇較士　前人
滌倒來遊翰墨場無奇敢自擬長揚心驚曾說輸贏
戰技癢難忘筆硯長雲見昆池還五色馬呼華野價
千騷獨憐璧遠風徽日今古悠悠誰是狂
孝武闍羅士十六夜月　前人
尚國掄才作勝遊夜深清興在南樓太華吐月杯中
得昆海還珠鏡裏浮嘯逐梅花吹笛落文沾血汗應
圖收風時對酒頻看劍新有奇光射斗牛
臘日西樓賞茶花　前人
春風逆臘鬧繁華誰剪紅雲散古槎艷吐山陰雖近
酒性含清苦不離茶醉顏面面看或暈香氣層層結

作霞叚畫奇芳歸酩酊夢中猶見筆生花
七夕同諸詞丈登西域樓分韻得知字
謝三秀
高樓颯颯動凉飈旨酒微吟醉不辭河漢客逢牛女
會鄉關我切鴈臣思鐘聲東崦兼西崦草色晴池襟
雨池四座朱絃總同調莫言疏越少人知
文廟齋居　王大謨
風雨霏霏落木秋深堂殿揔暮烟收簫殘恰有花隨
影更漏猶驚鳥顧儔萬里人文開比極千年吾道自
東周羣公賴有馨香薦五色雲生古益州
平冠詩　胡其慥
燧警邊傳普渡津夷猝突起若雲屯千家續命魚遊
釜萬難環攻火層薪望野已無烟井在故衢但有哭
聲頻傷心更是無家別矢死甘為異世人
讀滇志　薛夢雷
摩挲稽府手新篇滇地山川在目前徼外今全歸尚
貢閩中誰不戴免天幡憤薄海歷重譯忠武籌邊有
奇賢王岑河西尋故事功成還說鐵橋邊
附六七令
咏琴棋書畫和楊升菴　周人端
琴禁欲鳴心調軫玉按徽金薰風拂攏止水盈襟鳳
凰諧風偶山水遇知音清味偏宜茗椀餘聲猶在花

陰二自蔡郎逢爨下入傳焦尾到如今
栱對客閒居消暇日樂清時爛柯志倦有鵠何知手
談心暫寄坐隱世都遺妙在貞中得勝宜于爭處息
機曾是謝家推鬼陣黍兵百萬盡投淝
書瀟灑紆徐行雅雅個魚魚魚辰星可摘雲物自如張
芝筆正健常誕墨方舒卯管都城貴紙不妨亥字訛
褚卻笑黃庭為世寶隻鵝換去更無餘
畫誰描可掛丈非遥尺不盈幾點丹青許大世䀎虎
頭狀癡絕龍䏰氣英邁歸鴻遠送雙眸流泉　尋來
泒共嘆明妃出塞難君王惜處千秋供

滇志卷之二十八終

滇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志第十一之十二

五言絕句

玉局寺　楊慎

仙是青城客山留玉局名渾如故鄉地偏動故鄉情

袈裟寺　李元陽

白波西海明香霧南崖淨欲獻鶴王花雨花臺上拾

前題　董難

塔影冒百波松聲喧五鬣石門竟不閑秋露泣迎葉

宿鄧川驛　彭綱

風走落葉聲山犬吠不已披衣夜出户明月照溪水

海瀛寺　王紹宗

泛棹撫山湖扶筇海瀛寺烟景似金山鐘聲到江次

大漁村　鄭漢

十月昆明道霜花點點繁那堪殘日照立馬大漁村

翠屏公館　前人

曉月與程邁寒天驛騎催停鞍何處好候館翠屏開

蒲陀崆洞　李霖

萬壑裂雲根洪流渡海門龍歸岩穴瞑獨有暮烟橫

昆明泛月　胡桐

孤艇泛輕波銜杯對月歌碧天無際處疑是到銀河

點蒼華留雲寺　前人

萬寺弄春暉攜壺生翠微洞前松萬樹難放白雲歸

湖中遇雨　　嚴清

太華雲凝蓋中流雨打船漁翁伏簑臥安穩下長湍

五言六句

翠岩曉霧　　楊慎

全碧染峯端嵐沉暮霧寬起虛穿翡翠刻竹生琅玕
海氣如圓蓋分明入畫難

碧鷄朝霞　　前人

荒雞啼未歇關樹起栖鴉碧海先迎日青風遠上霞
标尖樹曉去高臥是誰家

芝塘去帆　　前人

挂席撫風便須臾半海心漁洲彎似月津樹小如簪
隱隱猶能認斜陽半幅金

水雲歸棹　　前人

船隨魚浪去人趁虎壚歸水葉情縈楫雲珠冷濺衣
家家松火侍香霧滿柴扉

淨耳山帶　　前人

秋野病夏畦土脉望朝隮忽見雲雙帶懸知雨一犁
田家無限予占候在簷西

羅藏水擣　　前人

屈蚯如赤拌海童吁水舂對面雲生磓回首雨打窓
溪翁古信熟生長在漁邦

八村漁火　　前人

村村暝色凝稍稍暮寒增葉竈蒸藜釜蓬窓結網燈
委炎全不定稚子夜搬罾

九寺僧鐘　　前　人

金碧招提接先鳴何寺鐘夕烟連戍鼓曉月起村舂

誰道空門靜聲塵未息踪

南巒松雪　　前　人

南巒松雪冰積素翠濤連詩憶顏光祿書懷趙集賢

興言千載後獨酌寄陶然

東林挂月　　前　人

叢挂水山幽風清月復秋今然仙馭下宛若影娥留

遥夕東林夢應過白兎棲

梨園春遊　　前　人

名園綠水傍遊女出滇陽竹葉沽春酒梨花洗晚粧

醉來迷眼處疑是白雲鄉

蓮池秋泛　　前　人

新粧搖畫舫倒影駭天吴翠蓋波心出紅雲水面鋪

欲知臨泛久荷露漸珠

六言詩

送本學住全由　　郭　文

兩袖清風明月孤節楚水吴雲千里哀牢又去家聲

何處傳聞

的的西來祖意悠悠南去風光老矣鄉情厭今隨緣

到處扶桑

山居自放　　蘇湛恩

為厭城闉冗繁村居且樂丘園移分種種花品點數

竿竿竹孫敲句閒銷日月吞舟老等乾坤興來扁飲

三斗醉臥田家酒盆

又　　前　人

淪隱病志山癖幽棲笑傲烟霞蜩蜺露寒鳴咽蒼葦

日暮攜鋤西風殘揭門巷夕陽流水人家歸遣白衣

誰予臥聽疊域羲筠

七言絶句

石城山　　隋　史萬歲

石城門峻誰開闢更鼓誤聞風落石界天自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

哀蜀人為南蠻俘虜　　唐　雍　陶

但見城池還漢將豈知佳麗屬蠻兵錦江南渡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

大渡河邊蠻亦愁漢人將渡盡回頭此中剩寄思鄉淚南去應無水北流

欲去鄉關行路遲此生無復却回時千冤萬恨何人見唯有空山鳥獸知

越嶲城南無漢地傷心從此便為蠻冤聲一慟悲風起雲暗清天日下山

雲南路出洱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但漸攀躋漸挍谿一時收淚聽猿啼（一本作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

天威遥　　高　駢

豺狼坑盡却朝天戰馬休嘶瘴嶺邊歸路險巇今坦蕩一條千里直如弦

南詔赤藤杖　　裴夷直

六詔南藤色似朱拄行階砌勝人扶會須將入深山去倚看雲泉作老夫

送人赴黔中　　權德輿

一鐏歲酒且留懽三峽黔江去路難志士感恩無遠近異時應戴惠文冠

避果宜浪　　元　蕭遠居士

山路陰陰木葉涼山村八月稻初黄野花零落斜陽淡隔澗人家蕎麥香

點蒼山　　高雅昌

水繞青山山繞城緜來人傑地應靈水光萬頃開天鏡山色四時環翠屏

滇海曲

梁王閣道水中央烏鵲雙星帶五潢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殿夜飄香

碧雞金馬古梁州銅柱鐵橋天際頭試問平滇功第一示逢今惟說頴川侯（一本誰說）

化城樓閣壯人寰澤國封疆滇兩關雲氣開成銀色界天王勅出點蒼山

葉榆尾浸環三島益部雄都控百蠻神禹導河燮洱水武侯征路七星關

沃金海貝出西荒桃竹橦華貢上方香象渡河來佛子白狼槃木拜夷王

硐房草閣職夷度側島懸崖控絕陘鷄足已窮章亥步鷲頭空入梵王經

昆明池水三百里汀花海藻十洲連使者乘槎曾不

到空勞武帝御楼船

貢海鱃郎瞋漉沙避風佔客夜乘槎雪浮粳稻壓春
酒霞臂擯掬呼早茶

碧雞山　支　森

凌霄傍海碧崔嵬中有神雞數往来一自王褒旋軫
後至今烟雨不曾開

商山樵笛　前　人

蒼苔路滑磨長松不見當年避世翁樵子暮歸横短
笛數聲吹徹夕陽紅

五華山　張　含

五華臺上望昆明淨練蔵茫似掌平故國欲歸歸未

得海風山雨一齊生

仙子逍遥白玉樓醉騎黄鶴過丹丘紫霞縹緲凌風
去不教周王八駿遊

遊五華寺　姚　肇

五華山高幾千尺快閣凌空近壑壁朱闌倒映巖壑
間露浥嵐光翠堪挹

華亭寺　張　純

行過松溪與世分華亭樓閣映青雲何當海濶天高
處長倚禪林作隱君

夜宿太華　張佳胤

石床横架萬峯西海上雙珠入户低自是山中無玉

石門　前　人

層崖迢遞水潺潺嵐翠淋漓杳靄間客子不知天萬
里攀帷疑作建溪山

圓通寺　李元陽

鐵壁蜷然擁紺宫曲崖石磴穿玲穿玲瓏何年成下蒼龍
骨至今鱗甲生秋風

袈裟寺　石　簡

美尔偏傳雙樹心西来大地盡黄金諦觀總識真如
面磬罷誰能空座音

蒼山　楊士雲

大山特出衆山中峻極扶風太乙同雲氣結連看不

見陰寒五月起秋風

爨雲　前　人

驃騎豐碑翳緑苔陸凉州外半崔嵬文章剝落無蹤
跡只有鄉山是白崖

崔鴻　前　人

紛紛十六國春秋傷史當年分自修只恐虚浮亂實
録彦鸞南北費蒐求

張虔陀　前　人

紀出歐公傳宋公虔陀死事異還同不書太守書都
督又見張雲著録中

常皐　前

第6∝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正

域武誰知是武侯後生終恐愧前修胡僧漫說三生
夢伊呂何人敢匹儔

南詔驃國獻樂　前人

五舞蹁躚應五歌試看取象意如何雍羌十二清商
曲五譯鏗鏘奏太和

儂智高　前人

農家種與雜家妝妝得東南十二州留下特磨遺種
在立郍山上有高樓

大理國　前人

大理傳如南詔傳宋人未辨唐人辨春利大義在剛
常萬古日星容易見

最祠鬼怪古來傳僭號于今六百年掩卷幾香成大
息漫留窮語在殘編

畢鉢羅樹　前人

畢鉢羅高高幾何悉王翦代已無多于今不見金剛
座零落燈花窣堵波

鳳羽山　楊慎

鳥吊山頭鳥道微捂葉隕黃青復稀九苞文彩誰能
見千古畫圖知是非

金齒道中十首　楊佳佩

叱馭何如鳥道難無名花向野林有雪山飛瀑雲齊
嵡多火征人五月寒

漏朝霞還有碧雞啼

萬點春生枕上生何來黃鵠四天鳴蓮登十丈垂虹
氣疑有金仙跨海行

焚香高臥太華烟鶴唳松濤夜不眠欲向此中尋住
著海心月在白雲天

鍾聲一枕濕青雲松閣高懸樹杪分夜取大瓢汲流
瀹峯頭持贈太華君

圓照寺　沐昂

東風吹柳拂烏紗一入祇園景最佳惟愛日長山寺
靜小窓閒徧杜鵑花

歸化寺　張泰

竟日馳驅疊嶂間逢僧聊假片時閒憑虛一望天如
洗積翠瓏葱山外山

湯泉寺　鄧原岳

一逕青山十里遙白雲谷口坐相邀不須阿殿驚村
女拄杖前頭只酒瓢

山隙流泉激雪飛石巖嵐翠濕人衣旛幢不動柴門
閉日暮老僧何處歸

石邊水出忽濺雲飛瀑潺湲曲曲分試向蘭亭問陳
跡風流還說又將軍

新釀真成竹葉青一尊相對共沉冥芒鞋踏遍雲山
路笑倚山頭木末亭

第68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文內

古驛樓高雷雨鳴青山無恙夏雲生愁來江水人千里落日風傳布穀聲

萬峰深處打牛坪父老猶能說孔明一自渡瀘鳴士鼓南中何地不桑畊

橫嶺雲盤石磵多芙蓉隨杖轉崖巖泉聲百道凌天出散作西南九渡河

諸夷村落萬峯中駐牧分明漢俗同開道近來租調苦安邊誰念昔時功

勝備江深江草齊江花開處鷓鴣啼傳南徼首青堪插震氣猶懸萬嶺西

江濤吹轉大滄東日月雙扶駕海虹千尺銀錨驚不渡飛梁虛掛赤霄中

寒濤齊響萬松枝立馬空山拾紫芝何處夷歌聽不斷迎神或是竹王祠

高臺曾是漢時營千載天威尚有名日暮九隆何處望夏雲飛滿不常城

千山忽盡見哀牢野瀾天空俯佩刀風雨驟隨遊客到雷聲吹散大江濤

問俗亭　　揚仲瓊

紫竹叢中秋有聲洱西月抱水晶城晚烟淡泊半江碧人在山堂理玉笙

題僧畔畱通湖處　　前人

滔滔洪水一方愁卓錫穿通入海流在昔若無僧畔畱至今那得秀山幽

乾陽洞　　余東清

高巔一脉自融融為問何人穿洞中一自丹成歸去後蕭蕭蘿月與松風

龍馬蹄石　　前人

神駒從此騁馳驅印出分明掣電啼一勒嘶風雲外去淡烟芳草落花溪

盤江河　　杜朝紳

兩山盤踞陰雲黑一水中流岸樹青谷口畏鳴催湯槳擢歌夷語雜烟村

哀牢　　揚士雲

樹頭井露殿前芝更兼神雀集京師哀牢貢獻先諸種西域爭來質子時

望西海　　沐璘

蛇首樓船十丈長船頭艷鼓樂笙簧篙師百櫓齊搖去阿瓦城邊水似湯

復過杉木籠　　漆文昌

斷崖巉石水流溪曾與將軍指路迷今日重躋思刻削陰風暗雨暮雲低

諸葛營　　曹遇

孟獲生擒雍闓平永平南下一屯營棘人也解前朝

事立向斜陽說孔明

打牛坪　黄中

春晚驅牛獨抱犂綠蓑烟雨鷓鴣啼分明一片隆中地移向滇南作稼畦

沿途詠懷　朱應登

飛鳳嶺前春半休打牛坪下暝生愁山頭險路通諸葛竹裡狂獠唱益州

金騰山勢鬱岧嶤澶漫滇西達

聖朝復道迴崗纒紫霧柴關小閣下清霄

巖棲夷獠自成家残火陰陰綠樹花一枕江聲清不寐不知身己在天涯

花橋秉月　江必東

燦燦月照花橋河蕭蕭馬踏叮噹披林風吹衣寒氣多柰此歲晏宦况何

過回磴山　俞橹

石磴迢迢過此關一重烟霧一重山昔時迴磴人何在今日題詩客又還

清風亭　王諍

愛爾澂江千頃波清挽濁定如何水心亭　謝慶罍

氷莫似西湖涵綺羅

金牛石　吳紹周

一團怪石老江邊頭角如牛不記年恨殺牧童鞭不起悠悠竪笛艷陽天

拱面山　馬卿

連山石白關嵎屼疊疊瑤臺畫裡看積雪萬年渾不掃遊人五月苦生寒

青蛉河

青蛉河水出三窠流向青蛉縣外過一派朝宗心萬里金沙渫上水增波

阿盧洞亭　賀勛

雲散芙蓉露玉巔四時花木自爭鮮烟霞古洞蒼苔合仙境分明不浪傳

前題　朱維祖

黑霧蜜濛白石尖曾聞仙子洞中潛公餘有客同清賞坐冬能消六月炎

角端　楊士雲

碣石墩西鳳角端分明天遣大軍還西印度非東印度鉄門關豈石門關

開化寺　石簡

詰曲山環一徑斜傍岩林護三兩家騷人墨客閒來往落雪松梢護煮茶

安寧雲峯謫仙書院會升菴　黄棋

萬卷藏成綠水前玉堂人倚白雲邊草玄落筆三千丈風雨龍蛇動九天

海内知君已日年舊山重樹雨休然詩成酒盡還為
別雲樹江天起慕烟

題扇寄滇南諸人　　平顯

林泉有約共投閑歸伴先生放白鷴昨夜夢蒐清化
鶴憂然鳴到碧雞山
鉄爐關外西山莊秋色荷花蒲水塘結藕較之風味
淺此心絲緒幾般長

寄滇中友人　　前人

夢入滇池卷白波密檀花發暖風多畫船總載江南
客齊唱吳腔子夜歌
春水花明玉案山寶髻螺翠小煙鬟臨皐羽客空長

擕不載清風鶴夢還

晉西郊即事　　張佳胤

爭觀元戎事北征滇中男女亦傾城逆酋又渡金沙
水萬馬鶊翔海上行
龍旂閃閃落霞紅鶻印纍纍大斗同漫向軍容誇士
將從來軒鶴可論戎
將軍世業舊登壇秋色蟬文擁大冠幕下紛紛齊攘
甲不知誰似漢林官
中央玄纛指清秋夾道黃花照紫騮豹略虎頭俱莫
問羌梁萬里坐封侯

忠祠　　胡廷祿

金碧祠宮多樹林雙忠臺柏獨森森穹碑讀罷衣裳
濕脈脈文山俎豆心

春日草堂即事　　前人

草堂今日是花朝酒不鄰沽客不邀門竹井梧皆鳳
所好因良夜一吹簫
朝陽以後夕陽前紫電青霞品杜鵑走馬碧雞何處
客風流却被海棠顛
徙倚庭柯迥不塵況多紅紫遠鮮新誰家剪彩務花
樣得似天機色色真
昆明南市尚城隅一榻翛然臥太初漫道地隨心遠
通豈應雲水礙鳶魚

題西平園　　朱運昌

狡威遐厲肅邊防餘孽無知尚倔強烈烈征師遵節
制先聲一振走蠻王

前題　　郭棐

萬馬皇皇慶碧雞犀兒鼓掌唱銅鞮焉言西土需耳
雨旱放霓旌渡隽溪

隴川曲（時多酋刃致官軍凱還日作是詩康美周中丞）　　鄧美

幕府承恩假吏宜霜青十月應師期銜枚早過蘭津
險深入蠻灣敵不知
雲冕崖頭布壘寬遅瞻勝氣在旌竿逢逢鼉鼓連山
震驛驛犀渠瞶雪寒

貔貅七萃擁威嚴一鼓元兇勢可殲鯤鯆盡許開湯
網玉石空悲付火炎
崖谷震聲勢欲排軍中驟聽角音諧積尸未肯誇京
觀函首還須列稾街
戰色蒼黃日欲曛風雷千里響砯礚天街忽都旋頭
隕待奏南中五色雲
髑髏初洗血模餬共喜奸渠蚤伏誅却笑霽林尸漢
法還嗟阿克獻夷俘
花蠻緬面望風降大将高懸白虎幢夷氣早見清芒
市漢月還應照木邦
天際依然控八關碑陰第一紀平蠻洗兵合挽金沙

水積甲高於丙弄山
歌桃舞柘樂時清繡户璚牕映日明合燕初聞破陣
曲新詞題作龐丙平

馬龍州老栢　陳文燧

幾年節幹抱氷霜天意栽培養遠方崚峋不着紅塵
染萬彙菲菲歇衆芳

了語　朱泰禎

朝陽送客美微詞上蔡東門有所思降北李君辭蜀
國緱山子晉學吹笙

不了語　前人

太傅東山促鼻時白家丹竈冷青芝買田陽羨空歸
思止酒柴桑會說詩

苦雨　前人

蕉風如怒雨如癡半洗閒階半入池鷗鷺同明滄相
照無多客鬢也生絲

春思　嚴清

南浦風來浪作花西園桃放樹飛霞乘春何限翩翩
侶半入漁家半酒家
盤龍江水綠參差楊柳青青峽岸齊多少遊人泛江
上笙歌不住畫船移

秋思　前人

碧雞金馬兩相望赤坂青坵道路長無限鶺鴒原上

意可堪秋色滿黔陽
一自風塵點客衣隔年閑却釣魚磯浮名不及乘巢
燕休舊雙雙傍社歸
淅瀝鶖飈何處生千樹萬樹皆秋聲無人不解悲摇
落可是当年宋玉情
葭菼蒼蒼望欲迷昆池水色與天齊山公不向池邊
醉白鳥從教選樹棲

寄段虛舟　前人

獨立秦庭恥竊違函關北走馬如飛當時白壁依然
在未許相如赤手歸

龍泉寺　吳懋

溪上青山帶紫烟山中梅蕊早春天仙家春甕今朝熟來聽泠泠瀉玉泉

板橋漫興　陳文燧

南北驅馳十六年畫圖何處是淩烟世間物色多生熊銅柱猶支半壁天

天生橋　劉涇

洱海西流勢莫回天生橋外更奇哉驚灘碧水晴翻雪觸石洪濤晝起雷

杜鵑花　前人

軟紅輕紫綻臙脂爛熳春風奇絕姿蜀魄當年多少恨至今啼血染花枝

遊太華一碧萬頃　錢世晉

松嵩半空未電雨水開一鏡自朝昏數聲鐘罷僧歸定芟徑無人月浸門

修竹長松遶四簷風中泛泛打魚船一樓景色看難畫水接青山山接天

賀周中丞敬松平隴　童正家

蠻烟起處咽悲笳十月天南雪不花漢相遙揮白羽扇乘風一夜度金沙

潞江西去息鯨波尊俎談兵得算多自是邊氓勸未報洗兵真欲挽銀河

遐觀亭　顧起綸

曾向螺峯短結亭與君暇日幾登臨別來岩洞無消息半刹題詩問主僧

鳴鳩拂其羽　李元陽

遲日晴嵐萬井同拙鳩驟羽巧梳風有時飛過雲陽陌人在東菑烟雨中

戴勝降於桑　前人

烟鎖桑田接隴蕪往來戴勝自相呼時人指點江山麗我愛豳風七月圖

贈孝義賈惟孝　楊慎

蘭叟和光臥白雲賈生東晦挹清芬他年誰續嵇康傳題作林陽兩隱君

前題　徐中行

遐聞高士臥青冥落日軒車為爾停曾是楊雄門下客白頭仍守太玄經

楊雲奇字虎頭書前輩風流總不如徼外復從遺老見斐然雙璧照行車

溪漁樂　孟昌

可愛溪頭樂隱漁臨溪樂趣幾人知扁舟採得蘋蓴菜更汲青波煮活魚

宿龍泉觀　錢紹謙

石樓斗掛半峯西檻外星辰入戶低夜靜經聲來枕

上夢回彷彿是曹溪

孤峯突兀勢千尋流水澄潭不盡深飛錫何年來此
地靜聞還似老龍吟

氷水亭廻文絕句四首　穆港恩

升旭紅窓幽瞑穩漱霞紫舘埜遊閑氷壺玉簟涼風
好酒谷金巵春日殷

楊岸拖烟青縷縷竹亭含露碧泠泠狂懷酒盌吞華
月逸興詩囊滿彩星

泉寒漱玉吟鶯暖日晚歡春語燕嬌眠柳對魚看景
適坐花欹韻瀉情高

幽亭小檻花粧錦悄院清塘魚靜波遊興豪從幾斛
酒放懷狂發一聲歌

海畔村居　辛紹勤

滌倒山中百不知閑渠種竹傍疎籬扶笻極目滄溟
氷却怪傳語鶴去遲

參差茅屋倚危岑門掩寒雲一逕深知己獨憐天上
月清光猶自對瑤琴

題呂仙閣

道人占斷螺峯景傑閣憑虛絕壁開夜誦蕊珠清境
寂恍聞鐵笛洞庭來

滇志卷之二十九終

滇志卷之三十

羈縻志第十一

土司官氏

施羈縻於夷狄非絡首穿鼻之術蓋授之爵賞被之章服俾自為治而用夏之變與焉全滇諸夷其麗不億而提其綱領則有自土知府而下數等列冠帶者數十人或綰符而與銅墨雁行或捍圉而與游徼旅進或淡齒不與期會或經年不釋介胄遂使深山荒服崩厥角以奉版章隸矢桃孤貢藎怒而敵王愾無選擇更置之勞有奔走禦侮之効此亦羈縻之善物也其或負三苗之固雄夜郎之大跋戾病于指脛懸疣抵于喉吻雖潰癰必決而存亡係之則抵掌疆場未有先於土司者矣舊志志草崖畧未備今按故府之籍攷于修攘備考諸書詳其世系沿革如左

雲南府

昆明縣赤水鵬巡檢司土官阿喇馬丹洪武中從劉侍郎使車里後從征陣亡録其子馬速曾麻為巡檢沿至馬特申襲

清水江巡檢司土官李保永樂中以通事譯夷語宣諭八百諸甸授巡檢洪熙中有李贊若入貢襲以勅諭進將仕佐郎沿至李國柱襲其地控昆富二邑

之文武夷累犯省域恒經之李氏所轄地方有幾浪
九村

羅次縣土官楊大用寧州人洪武中歸附頴川侯録
其功表為景東府知事累官右叅議其後有楊正者
自請録用初為鄧川之上江巡檢後調楚雄之沙橋
尋授羅次土知縣世其官米魯安銓那鑑之亂咸檄
其部兵至五百而止今沿至土舍楊耀德

煉象關巡檢司土官李者本縣昆石鄉夷人初仕元
為防送千户洪武中率衆從征殁于陣録其子李阿
白為土巡檢弘治中銓注煉象官兵討武定鳳氏及
他役李氏咸以兵從多或至二百人沿至今土舍李

世膺

安寧州土官董通洪武中率衆從傅穎國為鄉導供
資糧後元遺孽作亂通保境拒之及録其子董節奉
訓大夫安寧州土知州設流以來歲歸有司每檄調
則情鄉祗充行伍焉今沿至應襲董允戒

祿豐縣南平關巡檢司土官李矣洪武中以甲首邑
諭收招谷甸授巡檢阿克之變有李即者死於陣今
沿至李惟賢襲

宜良縣湯池巡檢司土官馬奴以通事屢偕諸使臣
入三宣後又遵諸夷
貢方物正統中以其子馬祺為巡檢從諸夷酋之請

也鳳継祖之亂發其兵三百人近以蕁甸不靖復檄
其衆戍昆陽今沿至馬義嶽襲

大理府

鄧川州土官阿這羊塘里民洪武十五年蠻賊高生
與故元右丞普顏篤之亂世這執忠不屈為西平侯
所旗後以擒高生等功授土知州世襲所部皆爨僰
強者依山弱者附郭嘉靖中阿國禎以兵一千奉調
征安鳳後又以兵壹千從督撫鄒侍郎蕩赤石崖論
功
欽賚如例萬曆中阿榮以八百衆護餉征岳罕逹瓏
川土域又以六百衆按捕尋甸賊李賢輩其後矣堵

熒莫五井諸役咸在行間稱用命焉

青索鼻巡檢司土官楊浪浚湖邑里人為元蒙化州
判官天兵克大理歸附招叛民累功土巡檢所部兵
不滿百每鄧川出兵則楊氏以所部從今沿至楊僙
龍冠帶巡捕

浪穹縣土官王藥師初以芻粟餉大軍授鄧川州吏
目後以征普顏篤功改浪穹典史世襲官兵討鐵甕
箐及米魯武尋咸以兵從阿氏備一隊今沿至王夢
祖冠帶管事天啟壬戌霑益亂亦調其衆犒以銀牌

蒲陀崆巡檢司土官楊順浪穹縣坊長里民洪武中
指揮周能典大理衛事以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

傳預川表為土巡檢其後屢從阿氏建功今治至揚
鳳階冠帶署事
鳳羽鄉巡檢司土官尹勝鄧川州王泉鄉人元末為
本邦府判天兵克大理歸命和門西平撒授土巡檢
安鳳之亂從阿氏攻李頭飛李乎保等寨今沿至尹
世忠聽襲
上江嘴巡檢司土官楊信劍川州人初為村長以蜀
稞餽大軍後累功於三營佛光寨北之間授世襲土
巡檢常從阿氏討叛今沿至土舍楊廷舉
下江嘴巡檢司土官何海浪穹山後里人倡義率土
民歸順授土巡檢世有其職今治何養正冠帶聽襲

把事張心浪穹阜北鄉人方天兵入境時招其鄉民
歸附餽糧無乏錫之冠裳以把事鈐其衆後安鳳叛
甸鐵箐諸役戚効驅除稱勇敢馬近征隴　川耿馬
調集或至三百人今沿至張軫聽襲
定西嶺巡檢司土官李清宇趙州彌只里民元為彌
只防戶洪武中歸附授土巡檢沿至李齊月襲其部
夷棠土而耕約信不爽從未聞征戰之役
德勝關驛土官王義太和縣人國初附大將軍招集
高奴李珠等五百衆授驛丞今沿至王紹恩襲
洱西驛土官張鑑元時為提舉率衆來歸屬千指揮
周能獲故元左丞伯都督等又築水域累勞授驛丞

沿至張從德死無嗣
雲南縣土官楊奴又城僰夷元時典邑以縣降授土
縣丞初僉土兵一千五百名其後麓川蠻莫木邦尋
武戚効行間多至六百名而止近阿克楊禮叛其部
所向克捷大畧皆挾跳褁氈無部伍其長技以勁弩
毒矢而遊東諸夷所憚居平與洱海衛軍楪耕相安
沿至楊如櫝以鄉賢崇祀今其子楊洪襲
張興阜民鄉柒百莊僰民元為品甸千戶所土官太
軍至楚雄興首効順為指揮脫例伯鄉導至品甸招
諭甸民歸附者累千以甲馬獻後又攻石寨有功授
土主簿世襲與楊氏分土而居順大之役徵其兵五

百名節舉之戍三百名今沿至張綱聽襲
楚雄巡檢司土官楊波目元右丞不花類之裔洪武
中選為百夫長造金沙渡舟及築城運監累勞勳充
冠帶把事率子本嗣本卒子僧壽嗣僧壽有武勇從
征麓川佛光蒲窩鎮康累功給勘合管辦巡檢司事
尋具奏實授土巡檢後東川武定鐵索諸役或戮力
行陣或護餉餽軍今沿至楊階聽襲
徐甸巡檢司土官李義本甸僰民
國初招故元左丞李安右丞賽因帖木兒不花大王
捌思監俱聽命論功授土官巡檢今沿至李尚松聽
襲

安甯坡巡檢司土官李納麟趙州人洪武中招白崖頭目高添忠等戶口五百皆歸附授土巡檢今沿至李相聽襲

雲南驛土官袁奴雲南縣站戶僰人洪武中招致元同知自羌萬嵩自白及本處夷民三百戶歸附復以餽糧累勞授土驛丞至征麓川徵其兵二百是後本縣土官楊氏奉令討叛袁氏皆以所部從

賓川州賓居巡檢司土官董保太和縣城北廂里民元時順寧司經歷以象馬來降授大理經歷沿至董祿降土巡檢後董鑑以兵二百從征鳳朝文今沿至董達襲

金沙江巡檢司土官得力王石昆明人從大兵攻爲撒金齒累功授曲靖阿幢橋巡檢給鈔調金沙江後累効戰功于武尋亦石崖然其衆不滿百今沿至得富襲

雲龍州土官段保洪武中以州來歸授土知州沿至段綬弃子嘉龍襲其妻縱虐失夷心族舍進忠計誘漕澗夷殺嘉龍而墓之庚申秋道府誘禽進忠械繫省城論死以其地爲流官治給嘉龍子祿冠帶鈐束其衆所部夷玀二種夷弱玀強其三崇山後又有野蠻囂戾好殺

箭桿場巡檢司土官字忠危時爲土官以衆來歸授土巡檢與世襲後字廷宣廖從鄧川阿國禎討安銓鳳朝文蕎甸諸賊天啟初以巡司改屬雲龍州裁字頸道襲

師井巡檢司土官楊勝鄧川州王泉鄉人洪武中率衆來歸以糧滌師授土巡檢後楊時從征安鳳効力今沿至楊勳襲天啟初改屬雲龍

順盪井巡檢司土官李良元時管軍百戶倡衆歸義從鶴慶知府董賜入朝除土巡檢後以罪失其官尋復之蕎甸安銓鳳朝文諸變咸以功著萬曆初從征岳鳳亦與力焉今沿至李継武襲萬曆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上五井巡檢司土官楊惠劍川州江東鄉民歸誠從戎討鄧川楊奴及佛光寨之叛授浪穹縣主簿後楊信以麓川功得世襲土巡檢又有楊世勳者從征那鑑死焉今沿至楊世恩襲萬曆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十二關巡檢司土官李智鄧川州玉泉鄉民洪武中歸義授土巡檢後亦効力于尋甸蕎甸間今沿至李應朝聽襲四十五年改隸雲龍

十二關長官司土官李羅賽且隸真定府趙州人任元爲防送千戶洪武初以招附品甸大王及頭目自岁鳳之黨禽沙凹者烏羣獻馘李國出兵二百擒亦石崖賊剌諸寨招收阿曲朋夷民百六十餘家其後

加兵蒙化大侯矣堵奉畝罕庋等皆奉調遣然其兵多不過三百鳳克欵亦以三百衆衛姚安今治至李祚昌襲

臨安府

亭州土官舁甥元土官普提之後洪武初歸附授土知州沿至普奉以專横伏法遂設流官治州事賦訟盡屬有司而徵調則土官以部夷行嘉靖間改祿姓有祿世仁者為同知祿紹先爲知州傳至祿華誥討羅平有功晉秩至運同華誥卒子厚襲後卒子溥襲溥卒弟洪襲石屏有祿嘉懋阿迷有祿嘉瑞蒙自有祿有道皆其族分出捕禦盜賊修攘考稱其士馬精强遵紀律尚忠勇不替可備全滇緩急云

嶍峨縣土官普淨（郡志作祿循）國初歸附授縣丞尋以功陞世襲知縣弘治間專任流官而以土官巡捕沿至今祿崇功襲所居去縣治五里許轄部玀玀窩泥二種幅員可五里里徵調之衆不滿千八

王添柞正統間以軍里功陞主簿傳至俊鎦錡欽皆有其官今沿至王烈聽襲

阿迷州土官普柱洪武中為土知州後設流録其裔覺為東山巡檢司土巡檢沿至普維藩與亭州祿氏搆兵師殲焉維藩死子名聲幼兵道畜名聲域中令郡諸生教之既長呂諸寨夷共立之以延普氏名聲奴隸其衆勇於攻戰天啟元年十一月奉調剿逆至今所至輒以衛陷聞

部曹村巡檢司白氏世為土巡檢沿至白麟應襲

納樓茶甸長官司土官普少羅羅入洪武初歸附授副長官傳普覺喜柱宗明徵星安鉁安正普恩祿今治至普延齡襲司治在從仁鄉他負白村所轄有稞人夷玀玀三種部內轄場曰中場曰鵝黃曰摩柯封閉已久而亡命逋其中竊取之

溪處甸長官司土官束充和泥人洪武中歸附授副長官其後見于長記者有赤渴崩嵩粵成覺定覺明覺琪覺鳳思海祿寬思貴本無姓亦不知冠帶自知府陳晟授以趙姓今沿至趙恩洪死於趙思禧聽襲其司亦有土官錢姓蓋其始不可考今多至錢覺奉聽襲治在屋伴寨村舊有部酋名賀碟訛為和泥本一部後蠻酋官桂兄弟分為三部溪處其一也部夷僰夷窩泥二種

教化三部長官司土官蓄作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傳至張澤未襲土舍張德勝用事子張明聽襲司治在瓏村大教化衆山連絡一山中峙土官公署與居民皆在其巔推官江魚行部至之其薛[illegible]屬水搴崖之句部夷曰馬喇曰沙人曰羅曰儂人曰野蒲白

喇記

思陀甸長官司土官遮比和泥種洪武中授副長官遮廝傳廝習廝習傳習宗習宗傳宗白宗白傳白樣今沿至土舍李泰華司治在瓦吳陀寨村部夷皆窩泥種

廝容甸長官司土官阿普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麼甘宗今沿至孫承祖襲司治廝弓村地濕熱多瘴癘勝國安置罪人之所部夷惟光頭百夷一種同知李璧廝容江詩廝容江上是天涯斷髮文身幾許家四月山風扇炎燠檳榔樹盡開花

左能寨長官司土官攛豆沿至龍勝安死子龍上登

襲龍氏素以桀驁不聽道府鈐束每有文移輒稱爺司入寨長官司屢廑戒諭其治在崇府寨高山連亘崖谷之險倍於他司部夷惟窩泥一種

王弄山長官司土官阿類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阿宗傳至烏珀烏志得烏騰鳳死今其子孫烏高舉其地層巒幽阻曾部河自禮杜江流至司境入于交趾蓋夷要衝云所部僰人羅羅拇雞撲喇沙人阿戍凡七種

落恐甸長官司土官地有和泥人洪武中授副長官其後有火哇走秀沿至陳國誥為溪處錢覺宰所殺撒元江那氏為之處今其子有陳汝忠司治在落恐寨部夷惟窩泥一種

諸甸皆藏匿山林羣聚棋處喜人怒戮一言不合則機弩引弓相向死則以財物償之非德化所能懷柔各長官俱本土羅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彙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弘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于各名之上惟納樓未受其地在郡西南遠者不下二百里近者百里沐西平入安南蓋取道於此今蓮花灘之外即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為之蔽也惟是流官憚瘴久不履其地諸酋不襲而自冠帶且始相猜角而漸相傾危

遂致尋干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征戍竊據其地窩泥弱而無謀為所并吞官兵討之不得志各長司寄食如捿苴耳

安南長官司正德中廢今王弄山沙伏誠子沙源萬曆三十八年以部兵斬賊當事者委以王弄副長官事四十三年擒交南偽勝智侯生獲阮文美等因以安南司地界之今阻截交路天啟二年奉調征剿給印掌管

納更山巡檢司土官龍官和泥人成化間授土巡檢其後有龍覺龍成龍準沿至龍統死子龍升聽襲治車人寨禮杜江自廝容東流至此出阜蓮州俗呼河

氏其撒果山下有龍墩渡七寶山下有鑾枝渡哈剌山下有鑾汪渡所謂納更三渡也

新化州摩沙勒巡檢司土官土檢書　傳至普榮死無嗣

新平縣南硐巡檢司土官易　傳至易體乾被殺子易儒以他事斃獄叔易體宣聽襲

　永昌府

潞江安撫司土官安撫線氏今沿至聽襲土舍線世禄副長官尹氏今沿至聽襲土舍尹紹先千夫長尹氏今沿至尹詳把事頡氏線氏今沿至頡思敬線檀

鳳溪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把事張氏今沿至莽或龍張世禄聽襲

施甸長官司土官正長官莽氏今沿至莽崇德聽襲其地平衍饒沃可爲郡邑部民驍悍不畏死遇戰鬪則裸跣以從鄰夷避之不敢犯其境

甸頭巡檢司土巡檢莽氏沿至莽甕聽襲

水眼巡檢司土巡檢莽氏沿至莽雲蛟聽襲

騰越州龍州江驛土驛丞王氏百夫長刀氏沿至王來聘刀承爵聽襲

保山縣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諸夷有大樊蒲人峨昌其酋長或以百夫長稱或以千夫長稱或以實授百户稱皆承命令服徭役第性勇悍不能驟格文爲市儈所誘漸習奸僞耳今其見於尺籍者散項喧罕氏早納喧線氏石冊寨施甸東山寨下騰場寨金齒東山寨甸頭寨保場寨烏邑寨七莽氏皆副千夫長也古里喧早氏盞習喧孟氏蠻雲喧早氏西手喧線氏波民邑寨木瓜郎寨阿思郎寨南高寨周冊寨信邑寨瓦窰寨七莽氏比衝寨羅明寨羅古寨羅板寨四早氏潞江寨左氏皆百夫長也蠻冏喧掃氏歸邑寨老桃寨交邑寨半莊寨山邑寨五莽寨皆實授百户也蒲縹寨莽氏大頭也其見於郡志以喧稱者有曰蠻寬曰空廣曰蠻場曰喇倫曰蠻食上曰蠻食下以寨稱者有曰枯柯曰明邑曰茶山曰乾海子今或以他事失其官耳

永平縣土官馬氏世爲土縣丞今沿至馬一駒襲又有楊氏未著其官沿至土舍楊暄其部夷索純謹每徵調其衆亦其百人罕岳頃大諸從皆在焉近太理討賊進忠亦調及之

永平驛土官李氏世爲驛丞今沿至李國臣聽襲

打牛坪巡檢司土官蒙氏世爲巡檢今沿至蒙英聽襲

右甸守禦千户所蔣氏土官二一爲正千户沿至蔣浪一爲副千户沿至蔣從智

　楚雄府

鎮南州土官段氏領州同知沿至段欽　陳氏領州判官沿至陳國試

鎮南關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沿至楊恩

英武関巡檢司土官張氏領巡檢沿至張九思

阿雄関巡檢司土官者氏領巡檢沿至者安仁

沙橋驛土官楊氏領縣丞沿至楊紹先　楊氏領巡檢沿至楊應雷　尅帶通事尅氏沿至尅列徇　通把李氏張氏沿至李惟棟張思顔　把事何氏李氏楊氏沿至何仲文李含楊東

廣通縣土官段氏領主簿沿至段一機

回蹬関巡檢司土官楊氏領巡檢沿至楊光寵

沙矣舊巡檢司土官蘇氏領巡檢沿至蘇什得

定遠縣土官李氏領主簿沿至李丈　把事王氏沿至王輔

黒鹽井土官宾氏楊氏李氏共領巡檢沿至宾可亨楊德隆李緒

定邊縣土官阿氏領縣丞沿至阿天民　把事卲氏沿至卲崇仁

諸族自

國初歸附授職居州縣幅員之中事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税卒有疆埸之事則發魚書令帥其部曲以從戎然皆編氓也或曰羅婺或曰和泥或曰僰人或曰玀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

曲靖府

霑益州土官安舉宗在元為曲靖宣慰使其後有禄哲大兵平南哲妻實卜與夫弟阿哥歸附卜授烏撒府知府哥授霑益州土知州（志草作阿索）傳至安九鼎世絶妻安素儀典州事因以烏撒安紹慶繼實禄哲七世孫禄墨次子烏撒酋安雲龍弟此霑益絶而烏撒繼也其後雲龍為烏人安國正所殺復以紹慶次子効良為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絶而霑益繼也紹慶死長子効忠先卒沿孫安遠襲効良弟効賢娶于水西曰設科水藺之變與効良合其法堕落竜凡歹木洞

諸营長以叛遠不能制尋死遠弟遷初贅亦佐酋婦隆氏今以繼遠而諸营陰陽于水烏間為滇尅邊寄空名而已土官营栅生石龍山險阻四塞介蜀黔之境所部四十八营以勇健稱其衆三倍烏撒云

陸凉州土官阿納

國初内附授知州綰州符焉延及資曹以功陞府同知萬暦中夷婦昂氏專其姪資世守以罪戍邊姪資國効應襲世居州治中部曲在強弱之間遠遜

霑益

舊越州土官龍海洪武中歸附以其地為越州以海知州事二十八年分其地屬霑益陸凉亦佐海之子

阿資尋以罪伏誅永樂三年之資子祿阜詣闕奉貢有詔授寧土縣丞以官護之令鎮巡安撫乃置之亦佐與沙氏分土而居後有海潮者以功加土州判稱舊越州沿至海縣圖死妻資氏署事今土舍海現辟應襲幅員南北逕百二十里東西倍之士馬強悍征調或至三千人武尋等亂咸調之

亦佐縣土官沙普元為縣酋長洪武初歸附世領縣事後以罪降縣丞萬曆中沙騰鼓以侄繼伯死子運泰襲運泰死妻隆氏襲居舊縣東土馬柔弱自霑烏長亂以來益不能自振拔矣

安撫土官恭項初為麓川宣慰司入天兵四十萬討思任項以數兵為鄉導每戰先登俘思任思機妻孥八十象十三斬首萬餘獲發私積餉軍三月費不貲麓川既定靖遠伯請改宣慰司為隴川宣撫司即以恭項為宣撫尚方與冠服金帶并鑄印畀之後與其子刀木丁不相能攜兵焚司治項奔省城鎮巡復發天兵討之木立懼自經死朝廷以民不與恭氏而不欲泯其前功仍以宣撫使安置曲靖令世其官至今食宣撫租不替沿至恭華國龍襲

楊光初為騰衝守禦千户所吏目思任屠騰衝虜光去二年餘自麓川脫歸以賊中情形來言因以金帛

令小旗楊壽齡結麓川百夫長刀烏孟期與合兵圖賊光先攻陶孟杈殺其酋長遂與烏孟合攻江東西刀剛貢纍諸寨皆下之俘其孥擒大師畢濟麓川定改守禦千户所為指揮使司因陞光府知事還曲靖府沿至楊繼祖襲

松韶關巡檢司土官李英平壟鄉民宣正間以捕盜著能麓川之役從征累功巡檢後以畢節夷亂從大兵解赤水圍畀世其官沿至李守和絶

南寧縣白水關巡檢司土官李擔芳以行伍從指揮李觀克大理烏撒累功授土巡檢沿至李承恩世絶

澂江府

路南州土官秦普洪武十七年以降附授州同知永樂中陞知州普生祿祿生福福無子有妾安與玄貞白慶進相繼與州事至成化中殺流遂失其官沿至土舍秦世文世澤未斬徵調尚及之然皆編民耳今世文死子秦國選攝捕盜事益削弱不振故遇時徵調不及其屬夷皆羅羅性頑然每土官至爭迎于家擊牲以飲率婦人羅拜于下執理甚恭殺之不恐

新興州鐵爐關巡檢司土官王爵本州白城鄉人初為通事以麓川功授巡檢後以昆新之間時有寇阻因建關於鐵爐山以扼其要授爵世官正嘉間礦塘通海一碗水諸賊為亂屢征調後有王德隆亦從征

鳳繼祖傳至王鑰以罪戍邊今土舍王世火聽襲江川縣關索嶺巡檢司土官李寶本縣星雲里民宣德元年設巡司於嶺上以地險流官解能其職邑中公舉寶因以為土官巡檢弘治中李厚㪺調征貴州香爐山米魯福祐豆温鄉正德中征安南長官司叛夷那代今裕至李畝聽襲

安撫土安刀門傳初為鎮康州土知州正統中大兵討麓川思蒙攻剋上江深入灣甸後軍糧不給館穀者三月因直擣緬地獲思任思機累功陞孟定府知府以其子刀班線為鎮康州知州後門傳今貢始京師思氏餘孽思哄糾木邦攻鎮康殺班線掠其全牌

印信復攻孟定門傳次子刀孟不能支挈家奔永昌時靖遠伯班師未久不能復征因安置門傳于潞江傳至刀鎮國褫子天應襲

蒙化府

土官左禾蒙城鄉摩哥里人其先有左青羅者元為順寧府同知傳至禾為九部火頭順寧司通事洪武中平雲南仍以禾為火頭後大兵征高天惠等逃竄禾遂招諭蒙化州人得授州判官永樂中伽嗣以兵與麓川戰于大候功第一累陞中憲大夫臨安府知府掌州事正統中晉州為府遂真授知府今裕至左近嵩襲世居城北隅江內部夷柔而守紀洪武初扶以勇悍每應徵調多野戰而無行伍

樣備驛土官尹義本府棘人民洪武中從征佛光授驛丞今裕至尹國祐聽襲

鶴慶府

土官高海其先高賜元時為本府土千户傳至海于國初歸附從征佛光寨有功授千夫長世居郡城西北隅部夷附郭者馴而柔山後烏蠻儸儸依附險阻獷悍好殺調以赴敵無所短長沿至高王死子高藩臣襲其以百夫長稱者則有楊通王保王祥李清寸賜李奴王公張生趙宗皆郡人以征佛光石門及守城餽餉功得世其官今其裔有楊勳勛王屏王從震

李得麟寸汝珍李一龍王阜張世並趙國瑞皆沐龍襲其先世之官僅以土舍署事而已（[illegible]）

高崙郡人以資糧鍵仗從征普顏篤論功授世知事今裕至高棠蔭聽襲

觀音山驛土官郭生本府山外民大軍征佛光砌順授土驛丞今治至郭維藩

在城驛土官田宗郡人以芻粟供軍儲克佛光寨授土驛丞兼高仲下把事今沿至田得惠聽襲

觀音山巡檢司土官王支山外民國初以軍功授土巡檢沿至王之和聽襲

劍川州土官趙氏洪武初歸附尋有功授土千户今

沿至趙膳死子國麒幼族舍趙覲暫攝之每徵調兵皆出焉民多脆弱其以佛光討賊運餉功授百夫長者曰施保今沿至施應忠曰李善今沿至李承恩曰趙堅今沿至趙添爵俱已襲其世官曰楊忠今沿至楊紀武曰楊保今沿至楊東興曰楊惠今沿至楊伯春曰楊均今沿至楊受枝曰楊惠今沿至楊朝儒曰段祐今沿至段開先曰楊海今沿至楊大兆曰李隆今沿至李棟俱以土舍聽襲

順州土官子與其先有子曰子希元時為世襲知州天兵平滇以州同知待之俾東部衆今至子如璧襲其部曲武健調恒與順寧並驅爭先

姚安府

土官高奇本高泰祥之裔世居姚州元為姚安路總管子高寺納土歸附自久叛奪其印信虎符詔平偃以高保為土同知後自久攻姚州殺知州田本吏目楊信保挈印走洱海馮都督進兵討之以保為前驛敗賊於白監井救官吏熊以政等又捕賊于東山箐獲偽元帥張光遂招諭入民于白石的村賊來夜劫營又敗之獲其頭目高昌漸慶賦子馬哈山蘆頭山酋其部酋阿普楊通普只賊勢衰止遂召復業入民定祖稅建域郭官室開府治保死子孫世其官所部居崇山盡力隴畝家有常給控制番人驍悍喜鬭每奉調征不庭或至二千人遠之麓川老部師宗亘温阿堂鳳繼祖近之隴川丁改罕岳克舉諸役皆與焉而鐵索箐之討自三岔河進兵衆至於千今萬曆冲高金宸以征緬功晉秩四品服金宸死高光裕襲光裕死妻高宗姒攝職麗江木氏女也以帷簿不修被殺子高守藩聽襲

姚州土官高義在元為土知州子高惠國初歸附授州同知與府同知高氏同城每徵調則二氏並驅其戰士可三百人今沿至高應麒聽襲

廣西府

師宗州土官阿的本州恩宗里人其先世有普恩若任元為武德將軍世有其地至阿的歸附授州同知協州事世居治左之恩荣寨的孫曰瓏哥遂以瓏為姓正嘉間沿至瓏節時有事於安南加太惠戀寨阿勿夷武尋替甸咸徵其部三四百人萬曆中沿至瓏有光死妻姜秦氏昂氏分攝之諸夷無統紀益以恣肆今沿至隴耿聽襲

彌勒州土官昂氏初有普得者率衆向化授土知州尋陞知府成化中昂貴以不法事革知府以冠帶署彌勒州住州治東食其地事在有司徵調之衆鹵掠無紀律故近不用其在部龍鄉土舍曰昂尚才子欽任來安寨孫世英任曰者鄉尚有部東鄉之普世隆

石硐寨之李世華俱以土舍稱禄慶里寨之竜得升阿営里寨之普承宗未車寨之鳳鳴山俱以営長稱

維摩州土官資事領州事設流後資高資金相繼作祟州治為墟其後資金為家奴所殺祀亦絶萬曆中流民李應輝據之素獰悍聲勢阻絶州雖有流官僅僑寓畫諾耳

土官高仁義初為姚安府土同知高賢族兄以兵從定西伯攻麓川上江累功姚安府照磨賢死其子高貴繼子仁義為從子而官居其上以為嫌因調廣西世職迥緝沿至高齊嵩死世絶仍於姚安取其親枝高文啟至即承其職

尋甸府

土官安氏

國初為仁德府知府以高明馬龍二州為美歸厚二縣土官屬焉沿至安洋安迺相繼煽亂乃改高明為嵩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併歸厚為美二縣為二十馬改郡名尋甸設流官蒞之安氏降為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繫安氏餘孽安銓并其妻祼撻之銓憤激遂作亂攻破府治合武定鳳朝文亘逼省城

朝廷命尚書伍公文定偕大師討之滅其族而其屬未盡革面萬曆戊申阿克叛有大理保楊禮者嚮應文者阿達馬頭竜氏亦助逆官兵討而誅之竜氏餘孽曰竜戈資順復逞水烏諸寇走匀甸寇退就禽斬于市其他觀望懷貳心者猶賴撫綏之力云

木曰麗江府土官木森子成化中與其兄木嶔爭立安插尋甸府隆萬中木遇春從征罕岳羅雄以功授千夫長沿至土舍木可棟

易龍驛土官龜索初為尋甸府把事洪武中從征資兵餉授土驛丞沿至龜榮世絶

武定府

土官鳳氏其先曰弄積妻商氏倡衆歸

天朝授土知府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改姓鳳潛

畜異謀其子朝文叛後孫繼祖復捍天網巡撫尚書呂公光洵滅之號于

朝改設流官授鳳曆府經歷以承其嗣後每朔望夷目輩咸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寅坐趣事見之懼其為後患也乃請于巡撫陳公大賓以它罪殺之鳳氏遂絶萬曆丁未阿克自稱鳳氏餘裔復捲土屠府城尋犯省城脅取府印而去官兵四路捕之生擒獻

闕下法司論罪磔于西市其部有十八馬頭浜內者漸被王化江外者接壤東川七州岩嶺盤錯雖連年縱尋斧焉而終不能以犬馬畜也壬戌雲曲大擾者張世臣若裴搆大擧今年就網羈勒之御猶未能無

致意云

元謀縣土官阿吾，元土知縣廣哀之子，本㸑夷種。天兵南下，于金馬山歸命，遂令招諭縣民，得世襲土知縣。後以設流革除，安銓、鳳朝文之變，其裔吾大用効順殺賊，克舉之變，其裔亦以三百衆同官兵恢復縣治。今吾必奎報効討霑平，累功名色守備。

金沙江巡檢司土官李安吉，奴大里人，初以部尉從觀音保出降，後從西平攻烏撒，討永昌謀叛土同知段惠，又從征越州，累功巡檢。今沿至李齊楠聽襲。

劉保，山邑明人，亦以觀音保部曲歸附，諭烏撒、永昌、越州功，授摩耳山巡檢，尋栽本司，亦銓金沙江。沿至

劉銀哥聽襲

景東府

土官知府陶本，府人，其先有阿只曾在元為景東土知府，統威遠州及案井、毋龍、猛統、阿籠三甸，賜以金牌印信。陶仍其職。洪武大兵至楚雄，以通事阿哀從軍納款。大理既平，遣柳指揮宣諭景東，陶遂與柳俱至楚雄，獻鐙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因以陶為景東府知府，頒印，世其職。後與思可戰，不敵，奔白崖，以奏章請于

朝，調神策衛鎮其地，是為景東衛，乃漸以流官綰符旌之，尋頒錫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及銀幣甚厚

公，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賜陶。陶晃子陶幹嗣，後遂世姓陶。沿至陶瓚，偕景東衛官兵攻麓川、若章羽乎、猛養撒等，晉大中大夫、資治少尹。其祖母阿暴尤淑人。沿至陶金，以罪瘠其襲。曾者樂甸刀儀、刀重搆兵，奪印去，金以兵攻之，斬刀儀，得其印以歸，乃令陶金襲。今沿至陶明卿。其部㸑夷性本馴朴，而流民逋其中，與猓弩射，以象助威。游鐵索、米曾那、鑑安銓、阿堂路至鳳繼祖、烏撒諸役，咸效其戰象夷兵。先年每調兵二千，必自効千餘，餉士之費，未嘗仰給公家。今亦歉矣。

姜固宗，鎮南州人，先以把事隨阿哀輩齎金牌印信

率導，以象馬入貢，以從馬都督攻碍嘉功，得冠帶，卒。子姜嵩，宣德中陞猛緬正長官，復改本府知事，遂世其官。凡發陶氏象與姜氏，咸以服屬從。今沿至姜哥。

父聽襲

楊勝，本府人，世為把事。宣正中，屢以麓川、緬甸、度普、章羽乎功，得冠帶。弘治中，改三岔河哨為巡司，以當寇賊之衝也。勝之裔司其干戚。後又以一碗水、九窩坡二哨多寇，并責楊氏鈐之。今沿至楊立程襲。

陶暹，本府人，初為頭目，招岡，宣德中貢象，赴京，銓保甸巡檢；又從征馬龍他郎甸、若章羽乎寨，累功，縣丞。後世世為巡檢。陶氏屢調出師，暹之子孫咸在焉。今

沿至陶國臣護印聽襲阿賽初為俄羅舖村頭以諳夷語送迎得賞蔭悉授板橋驛土驛丞左右流官賽死子阿哀嗣哀死子哀徐嗣徐死子雲漢嗣遂以雲為姓今沿至雲必高護印聽襲

元江府

土官那氏

國朝洪武初那中率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興學較嘉靖中那鑑爭立篡殺為亂布政徐公樾率諸路兵討之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輒死師少却縱象馬躪我兵徐公中流矢卒鑑懼而自殺遂革其

官收印信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而印猶懸那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以奧與蜂擁環伺之署訖復擁去今土舍那天福鑑之孫也鑑死自立其地左環禮社右浸瀾滄鎮以寶山自樂天炎雨熱帶甲萬餘然僰夷懦而畏寨性安其土不便征繕惟是流官僑寓統袴代割以致威德梗於土酋雖停襲故激焉雄長也

麗江府

土官木得任元為麗江宣撫司副使

本朝洪武初入貢歸附後從克西門寨論功授世官為土知府又從吉安侯征巨津捕阿奴聰于吐蕃斬偽元帥朱保及西平征景東定邊咸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文山及偽平章賈哈喇麓川思任之亂咸有戰功其後世居西陲捍吐蕃每有徵調則輸軍餉而兵不出沿八世至木增代有錫予增任值北勝酋搆亂以兵擒首逆高蘭又值遼左軍興輸餉三萬于大司農

殿宮粤建亦輸金于邦土陳言十事下部議可

朝廷嘉其忠誠特與晉叅政秩

賜璽書褒其先世尋請老子懿襲

木目本府人以統兵從征麓川累功授本府照磨沿至木茸刺木襲而死世絕

通安州土官高賜鶴慶人在元為義兵萬户洪武十五年

天兵平南賜從征佛光寨招諭來附着以軍儲餉大師授通安州同知沿至高元襲元死高岑以土舍護州印聽襲

蘭州土官羅克本州人亦仕元為萬户至

本朝洪武中率衆來歸以事功授土知州其後有羅牙者從本初征伯夷刀干孟亦著戰功沿至羅萬豫襲萬象死羅燦以土舍護州印未經承襲

巨津寶山二州原無土官巨津有流官知州寶山有吏目俱不入其地係入取給于土府人民服屬于木

氏

廣西府

土官儂郎恐元時為宣撫有二子長不花次禎祐不花生儂郎今元兵南下歸附授土同知死無嗣禎祐襲後以他事罷罪死洪武二十九年鎮守臣請官其子襲郎舉

高皇帝曰儂禎祐犯事在大赦已前饒他兒子儂郎舉土人伱們既保他也好吏部行文書着他知道等他來朝時與他職至

仁廟時鎮臣具疏再請得

旨准國公說着儂郎舉做廣南府通判職事郎舉死子儱祖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陞同知嘉靖中儂承恩從征元江歿後有功死無嗣四門族含目兵百姓咸推儂炎舉以冠帶署事阿堂之役率兵三千助征鳳繼祖別着童之討皆以功獎其後徵河底亦以功著萬曆七年遂實授同知後征罕吾亦建功焉炎舉死子應祖繼二十一年官兵征三鄉應祖親獲叛首阿機魯折阿則俘于軍門

欽賞白鏹百鎰二十八年征播徵其兵二千授之職三十六年征尋甸叛目獲大理保揚禮旌以四品服應祖死子紹周襲

自禎祐以法設流官儂氏之澤斬矣郎舉得襲實于

四朝爵目之力故至今沿為例凡儂氏替襲必繇之上官之政多出四門租稅僅取十之一土官貧弱以此道險瘴惡知府不至其地郡篆以臨安衛指揮一人署之指揮以他事遠出則篆亦塵封二室土酋取入其宅必有癘疫死亡萬曆末年儂紹湯爭立糾交阯兵衆入郡焚掠一空迄今瘡痍未甦

富州土官沈郎先元時為富州安寧二州土官子沈永秀梁王署為元帥洪武中永秀令通事何容等至西平侯送款給以文書令守州土永秀死沈大忠嗣守邊有功西平請于

朝授以知州其後子孫微弱不能襲多以土舍護印萬曆初沈仁挈印逃奔泗城委官勘處竟未歸有沈鋭着取其印以歸沿至沈世祿死子明通繼

順寧府

土官猛閔

國初歸附授知府六傳至猛廷瑞干紀羅法遂設流官

雲州土官奉氏其先從靖遠伯建功世為大侯州知州沿至萬曆中有奉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于赦性持女夫廷瑞據雲夢頻年搆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議以雲夢置新州而赦

守大侯如故敍之子奉先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拳擕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

朝命改州爲今名猶官舉光子國恩爲土州判

猛緬長官司土官其先不可考萬曆二十一年刀奉爵遣人上書自言其祖奉和曾從王尚書軍功授長官今自願納糧乞冠帶當事者從其請奉爵死子奉昇肆雪爲頭目奉璽所殺弟奉昭奉星爭立昭奔孟璉星恃耿馬而木邦猛猛從中助兵巡撫周嘉謨檄金騰道爲之解紛今昭星分食其地而以其母陶氏襲印

猛猛巡檢司土官奉正萬曆二十七年題授土巡檢

猛撒巡檢司土司罕孖與奉正同授巡檢

謝公滇畧曰猛猛猛撒猛緬所謂三猛也附近順寧而猛猛最爲強勁部落萬人時與二猛爲難其地田多箐多射獵爲生猛緬地雖廣衍而民柔怯酋長忠順猛撒微弱近折而入耿馬矣

永寧府

土官卜都各吉洪武中以故元永寧州部民來歸授土知州死子各吉八合嗣永樂三年率香羅章甸瓦魯之剌次和四部畨夷火頭抆必他布郎吉分阿只且等入朝

上嘉之陞永寧爲府授各吉八合中順大夫賜敕金花帶錫四字曰克篤忠誠更以香羅章甸瓦魯之剌次和爲長官司授抆必他等副長官後八吉老族爵繫于其子卜撒爲四川監井土官剌馬非所侵父子俱被殺卜撒妻訴于鎮守三司逮剌馬非赴京道卒因疆理其地以卜撒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鹽井諸酋侵擾之土官不能制乃請設流官同知經歷各一治署于瀾滄衞握郡符遥制之其地窳適麗江故數以侵漁爲辭然永麗以金沙江爲界畫地而處原自分明經纂府委勘後爭端稍息今在永寧稱土知府曰阿銓

鎮沅府

土官刀平其先有中旺者仕元爲元江路總管洪武中傳至平與兄那直率衆歸附有

旨令元江練兵聽調中旺自任出民兵四千以那直子爽辦府事而令刀平掌兵聽調遂啓西平之請授千夫長後領兵招諭六谷三十三寨諭其大頭沙美等出官任差禁因令黔來後剿刀攝混及猛妻遺妄案板等寨設鎮沅州以平典州事永樂中從征八百又從內官都樹揚安趙忠等攻石崖者達寨眯吳整練來降又以方物入貢

詔陞鎮沅爲府平以知府領之其後子孫多以冠帶署事嘉靖中傳至刀寧息奉調以兵征安銓者並一乘

人其孚刀仁奏勘准襲授以兵一千征那鑑克兇復寨擄之至今立懷吞并之志初鎮沅印為那氏所奪于是治得獻藩司乃令經歷劉廷秀給之刀仁萬今沿至刀明泰襲

北勝州

土官高斌祥本州四域鄉僰夷人任元北勝府知府累官雲南行省右丞洪武中以北勝地在邊徼改府為州二十三年斌祥子高策以軍功授知州其後高泉以征麓川功晉府同知高崙以征安鳳功加階朝列大夫高世懋以征順大功并加四品服世懋死其族高蘭以罪蒙誅今沿至高世昌襲

章吉帖木兒世為元北勝土知府天兵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入來降并納所握印及麗江宣撫司印三珠鹿籐西平侯令其子章觀音奴從軍與逃酋發阿殺其爵為州同知典高氏翼居州治左右其兵蠻獠無部伍纍髻而戰悍勁不避衝突奉驁桀為其長扶今沿至章成文襲

浪蕖州土官阿的洪武初以夷兵歸附從征西平侯授土知州屬于瀾滄衛其後有阿朝佐者征鳳繼祖斬其部酋普古者樂華以功稱首及征鐵索箐者姚關順寧武定咸繁其所部番兵五六百衆往輒有功今沿至阿承咸襲

者樂甸長官司

土官刀氏洪武末內附世領司事其地山險瘴多介于鎮沅元江景東之間日事攻戰鎧械犀利兵寡而勁諸夷咸憚之今其酋乃刀安

蜀夷　附貢道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本朝芟鋤梁氏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葦其昭綱昭録之舊稱授以宣慰撫之新號葉文通于銀臺象馬陳于闕廷版章設于職方網紀之司屬任行省夫自漢以來修輿圖之廣者莫若李唐乃姚嶲諸州僅羈縻而今按籍所載不啻斥地數千里折箠所使並在通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哉前志有西南夷司志夫諸司隸行省者如滕蘇郎之侏宋為則阿瓦江頭吾南土也奚翦以西南而今自為夷司耶故更之曰屬夷其山川道里風俗物產

亦不以刻款麗襟約其事歸肯刑今昔不同矣則有永昌太守龍為光所條列就尚增餙之貢道聯絡諸夷實為要領舊志志草兩論競異埸中夷弊皆仍其舊至於大金沙江考載夷中水路頗詳業見執文可以互證又滇畧稱

高廟惡諸夷數叛賜之刀罨俗罕四姓今惟俗姓無存其它相仍未替編中未及因附見之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為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世祖命將兀良吉䚟伐交趾經其所部悉降之至元中置撤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至耿凍路耿當孟弄二州

皇明洪武十七年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刀暹荅內侵擄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

上命以理諭暹荅悔懼還所虜及地遣使入謝至嘉靖間附於緬萬曆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猛奔使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其地東至落恐蠻界南至波勤蠻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軍民府界西北通孟璉長官司蘇者樂甸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其山曰猛永曰志山其江曰沙木曰九龍其產鍮石銅木香沉香其畜參象黃金五十民皆僰夷性頗淳額上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長鼓而間以銅鐃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舊名孟都一名孟邦相傳蜀漢時木鹿王苗裔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國初內附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徵差發白金一千四百兩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罕蓋從征麓川俱以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萬曆十年緬誘罕拔陷死襲取木邦拔子進忠內奔罕虔勾緬追進忠至姚關焚順寧而去十一

年官兵破緬于姚關立進忠子欽欽死其叔罕榼約暹羅攻緬緬恨之萬曆三十三年以三十萬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金牌印信盡失緬為竪猛密思礼領之今惟猛濮羅猛弇諸寨為我有耳思礼憑恃瓦崙懲喝諸夷逆差其目海慶據控尾而來猛弇又與呂床坎換象干戈相尋矣夫有吞鞏康之意其東為孟定南為猛密西為緬甸北為芒市自姚關渡喳哩江十二程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衣白文身髡髮摘髭鬚修眉睫婦人則白衣桶裙耳帶金圈手象鐲其產響錫胡椒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初不能得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皇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千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僰夷剌花様于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為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有敵人侵之不得已一舉兵得所讐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為緬所兼刀氏避居景線土名小八百緬以其弟恭應龍住居景邁城為右臂萬曆十五年刀氏遣人請兵恢復識者謂參父為緬有矣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其夷佩雕爪為飾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

皇明永樂二年其酋脩方物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西北六十八程至布政司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但性獷悍身及眉目皆黥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行

羽部屬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比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乳香訶子交阯黎利之變陳天平實繇此道入于京師嘉靖間緬入破其東之纜掌蓋老撾屬部地之最荒遠云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莫同據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戍馬撒疆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之據為硬寨小有擾釁則治兵相攻其土下濕夜寒濱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數浴有碧瑱琥珀四足巨蟒膽可解諸毒其通中華蓋昉于滕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年輸白金七百五十為差發正統間宣慰刀王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故絕後為思潑所據自上狀願為差發民靖遠伯許之襲右金沙江上曰吞爛江拈方詳渡後雖有金牌終無印信凡遇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緬擒宣慰思個幽死據其地命目岑永昌十二年思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于密堵殺緬目多曩長十七年思明孟思

一弟 172冊 續参四庫全書 第 引 反文卜

遠貢相進之物欽賞金幣授宣慰十八年緬報丞猪之役侵攻孟養遠率其子吝弁逃西緬以景罕在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送款於我與蠻莫思正結為脣齒共據長江以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轟率兵象倍道馳救之至則我已殺正就緬矣三十二年緬復襲迤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今華物故妻怕氏領其地又三年矣緬中他目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從征素強悍不可縻云轟之遺目曰放思祖有衆千餘人不敢歸安插于崖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蠻名阿瓦元世祖至中元孫吐蕃三討之後於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永樂間遣諭抹張洪使其地正統間宣慰莽刺劄繫叛夷思任思機獻於京師益以地嘉靖初孟養思倫猛密思真連兵侵緬殺莽紀歲緬目訴于朝委官往勘不聽本司金牌信符貯永昌府庫中嘉靖中紀歲枝子瑞體起洞吾毒養父有其地已計滅得楞之弟兄遂雄據之東破纜掌（卽老撾）西取土啞（卽暹）羅攻景邁服車里因思個陷罕拔號召三宣為西南雄長僭稱為金樓白象召法補元莽啞刺弄及瑞體

死應裡繼之萬曆十一年莽灼來歸應裡怒攻之灼奔騰越應裡以次子思斗莽尉者居之而洞吾猛別雍會等處悉授其弟姪守焉其詳別具本末其疆東至八百宣慰使司界南至海西至孟養界北至猛密宣撫司界自司東北三十八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其山曰小翁江曰金沙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為險其俗柔詐慓悍有屋廬以居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男子善浮水綰髻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婦人綰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之僧然後決其產象犀馬椰子白氎布兜羅綿樹類棕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劃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塗毒瘡古蹟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城南十日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俗謂緬中五城也

孟定府

舊名景麻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于甸隸太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刁祿孟遠逃失其地木邦舍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額徵差發六百兩嘉靖間木邦罕列據地而奪其印令舍人罕慶管失之是以耿馬子粒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為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合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姚關南八日八其疆東接雲州南連孟璉界西木邦北鎮康州土瘠人稀有景店土城馬援營在焉其阨要則喳哩江其俗男子髡跣黑齒衣白布戴細竹絲帽以金玉等寶飾其頂遍插翠花翎毛之類後垂紅纓婦人出外戴大藤笠狀類團牌而頂尖身衣文繡飾以珂貝地產香櫞視南安州產尤人

孟艮府

蠻名孟掯在姚關東西二千里東為車里界南為八百界西為木邦界北為孟璉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艮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為木邦兼併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莽應龍相表裡然亦未敢背漢云其酋名怕詔所居層樓有妻數百人牖候乘象出浴于江浴畢蜀服羅拜酋觧約臂金鐲授者當夕其官師曰司祿刀猛辛伍曰昝歩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男女俱警捷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農者于樹沙結草樓以護禾衣皆婺項鷟毛為得雲南知府趙渾會以撫夷入其地酋長偃蹇不以使命擅遇之後無入至者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李箇山下其山巔北霜雪恒有南則炎瘴如蒸蓋天限華夷也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轄部有羅布司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地知事謝氏居曩宋悶氏居盞西屬部亙抵金沙江與迤西地方相牙錯萬曆二十一年軍門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建關

置堡於司之西北今化為烏有宣撫刀落寧稽襲於其承襲孫皆死世絕今議刀落啟襲同廖氏兼攝其東至芒市界南至隴川界西至孟養界福貝之廣喬三宣冠山曰丙弄在司東卄里昔有擔自裏裡至此坐化變形為石後經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五里曰蠻干土酋憑險阻世居其上又十里曰溫泉有層峯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籠在司南一百里上有關立木為柵周圍一里曰南牙甚高遠袤一百餘里官道經之上有石梯夷人據此為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川曰小梁河源在騰衝一出赤土山一出緬箐山至此合流經南牙山西南又曰南茶江

至千崖爲安樂河而合于大盈江曰孟乃河在司東南一百七十里即騰越州龍川江之源曰大盈江者騰衝流至司境過鎮西入緬甸俗與木邦同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鷄卵五七籠爲聘客至以穀茶烘秦手拈而食之產孔雀吐雞紅藤額徵差發銀一百兩（停五十兩）

千崖宣撫司

繇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西有平川衆岡拱置其山曰雲晃在司南一十五里上有晏柘流爲雲晃河曰雲籠在司東二十五里曰白蓮在司北六十里中挺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白蓮池曰剌朋在司西一百餘里其水曰雲晃河在司治南與雲籠河合灌田千餘畝曰安樂河源出騰衝經南甸迤邐治北折而西（一西字未詳）畢爲檳榔江至北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中界與西河在司東北五十里源出雲籠山分流十五里亦與雲籠河匯境內甚熱四時皆熱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又有白氎布白蓮花竹鼯大如兔而肥舊名干賴賧元中統初內附至元中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千崖長官司領徵差發銀一百兩正統間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

三十九年刀定邊又以平叛功加三品服色世守其土今恃強有憑陵南甸之意其副使刀思丙居蠻塗罔同知劉漢佐居蠻酒罔經歷廖六居雷弄罔今故絕即其地爲四龍營知事管奇勛居猛語罔劉譽廖皆華人以功授者蠻達昔稱殷富萬曆九年爲緬攻掠一空而去亦經建關築堡于析嶺今不知何狀矣

隴川宣撫司

舊爲麓川地在芒市路東其地曰大析芒曰賧頭附賽曰賧中彈吉曰賧尾福祿培皆僰夷所居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置麓川路隸金齒等處宣撫司

皇明洪武十七年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舍思任叛大軍平之革其司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於隴把與南甸千崖合爲三宣屏蔽永騰以夷目龔項頑之後內爭安撫曲靖以多民代萬曆十一年岳鳳勾緬篡其地十二年鳳爲既俘多思順當立以爲宣撫多俺爲同知居猛卯多恭爲副使管遮放二十年緬人寇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於栗柴壩追逐之萬曆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昌築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巡撫周嘉謨平之以金牌畀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安民之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睥睨內地焉其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千崖

北至南甸自司治東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于京師有馬鞍山槃梨山羅木山俱極高峻夷人情以為險又有湯泉從石罅流出為河熱如沸湯俗與南甸同產大芋長尺餘又有孔雀尾豬紫膠大藥鮮子鱗蛇鸚鵡差發額辦銀四百兩（停二百兩）

耿馬宣撫司

與孟定府同川隔喳哩江而居孟定居其南耿馬居其北舊無宣撫嘉靖間木邦兼孟定以罕慶食其地慶子們罕弱不振族舍罕虔四子皆慓悍謀酖西女於四川遂附緬奪其地萬曆十一年從緬逐罕進忠破施甸十一月又勾緬犯姚關官兵敗之於攀枝花十二正月官兵從虔父子斬之奏設宣撫司以們罕為宣撫十五年領宣撫司印今們罕物故弟們罕金護印屢奉貢来庭近酋木邦思禮時侵灣甸鎮康恃有罕金為之聲援天啟三年緬攻猛乃孟艮罕金欲殺之緬移兵將攻金金不得已以銀魄大馬為說今猶相持未决而逆虔第四子罕正居猛猛恃孟璉為其塔時與罕金相構撫按宜極講云其東至威遠南至孟璉西至木邦北至鎮康自司治東二十一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有三尖山昔罕虔之黨罕老聚衆負固于此官兵平之又有馬鞍山風俗與孟定同

猛密宣撫司

有磚城無戍樓產花果瓜蔬與中國同又有寶井金礦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再高田少米穀騰貴又多地羊鬼為行人崇北距騰衝一千一百里南通緬一千里一路木邦錫波入一路猛卯至猛廣入一路邦抗曾祖渡莫勒江過南牙而入一路蠻莫入永樂間木邦宣慰罕賓以征八百洒甸功授以猛密赤三處成化間夷目思歪據實并取木邦古奪其地都御史程宗奏設猛密安撫司授歪以安撫嘉靖初思歪思混爭立緬殺歪立混混德緬遂以地附焉萬曆十二年混率司化思恨丙測齊偽印改名思忠來歸遂陞為宣撫忠故十六年緬攻猛密忠母罕烘弱不能支率其孫思禮思些奔盞賚前盛密奉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丙測奔工回而猛廣又失二十年仁以象馬求隴川為宣撫多思順所拒忿歸緬緬以思仁食其地[illegible]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形勢累足自嶺三月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鄭莫江且界金沙當緬入水陸要衝實隴川右臂舊為猛密分地後負長捎強擅而有之萬曆初土夷思恨與賊鳳相表裡岳罕平思恨懼而求歸

題授宣撫等叛附緬其毋罕送明頎逆亟戈擊緬勢
孤不能居遁去適猛密頭目思化與思威敗緬于送
速緬逐之入居其地當事者嘉其為緬蔽而內附遂
畀以蠻莫而樹之二十二年緬大舉來寇化奔隴川
巡撫陳用賓檄諸酋合師擊緬宵遁化死　子正嗣
二十九年緬又潛師萬餘繇間道攻正正奔騰衝緬
兵遇內地挾取正首而去偽立多罕蠻莫遂為多罕
有議者謂正為我守戶之大奔內地而不能逃死有
遺憾焉三十二年官兵討多罕于崖當事者安插於
猛卯近復聚思線女又與盞達結為姻親議者懼其
飽則颺去宜預為之防云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為僰夷
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寨有河汲其
水煉于炭火上即為細鹽交易無秤斗以筐簍計多
寡而量之又有南堆江谷寶江自遮遇甸流至州境
下流入于瀾滄其鎮曰蒙樂山東至元江南至孟璉
西至孟定北至鎮沅自州治東北一十九程至布政
司轉達于京師額徵差發銀四百兩

灣甸州

蠻名細賧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西順寧南至鎮康
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
不可涉有黑泉色如黑漆漲時鳥飛過之輒墜矣以
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盂入食其物立死有孟通
山產茗穀兩前採之勝于中國但不能多致耳又有
芭蕉實以當果其人皆僰種婦人貴者貫象牙筒于
髻長三寸許插金鳳蛾絡以金索以紅氈帶束臂纏
頭白布窄袖短衫黑布桶裙不知鉛朱自古不通中
國元中統初乃內附屬鎮康路
皇明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編戶五里鄰于木邦順
寧曰以侵削萬曆十一年知州景宗真率弟宗材導
罕虔入寇姚關十一月復大北宗真死于陣擒宗材
斬之以宗真子景從垂髫姑存之降為州判官後從

討猛廷瑞有功復陞知州從死叔景闊暫攝今闊死
以從子景恩冠帶護印其差發額徵銀一百五十兩

鎮康州

蠻本名石賧在灣甸東南東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
木邦有無量烏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號黑
僰形惡色黑以青白布為衣跣足荆棘中走如飛男
子出婦入閉戶靜坐以待遇有事戴雞骨卜吉凶疾
不服藥專祭鬼死則刳木為棺殯之墳上植樹為識
產水乳香大藥鮮子蟒蛇膽元中統中內附至元十
三年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皇明洪武十五年改為鎮康府十七年改為州編戶

六里差發白金一百兩亦為木邦頫寧侵削隆慶間知州悶坎者逆虔妻以女因附虔歸緬萬曆十一年官兵敗緬悶坎物故其弟悶恩歸義授以州事恩死子刀悶抵掌印管事木邦思禮誘之歸緬抵不從遂令海慶取控尾據之又欲取猛貪天啟二年三月木邦兵象據喳哩江抵奔姚關守備遣官撫之木邦為退今勢亦削弱恐終無以捍外侮也

潞江安撫司

地在永昌騰越之間南負高崙山北臨潞江官道出其中實咽喉也民皆僰屬地多瘴癘夏秋之交為酷蠻名怒江甸元至元間隸柔遠路

國朝洪武十五年內附置長官司永樂九年陞安撫司以線氏領司事今洛至線世祿亦有線廷舉者司捕事父死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亦曰大枯睒小枯睒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隴川南至木邦東至路江北界騰越田土富饒而人稍脆弱男子以酸石榴皮染齒使黑婦人分髮直額為一髻垂于後跣而衣皮郎唐書所稱茫施蠻也西南有青石山又有永貢幹孟二山皆高廣陡絕夷酋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麓川江出峨昌蠻金沙江出青石山皆流至緬地合大盈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于緬中蒲于域池產沙金香橙橄欖芋蔗又多銀卝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茫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皇明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置芒市長官司額徵差發銀一百兩萬曆初酋長放福與岳鳳聯婚十一年導緬兇扒坡營事覺擒福正法立舍目放緯領司事轄于隴把

孟璉長官司

孫跳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莫乃境出卝世專其利以致殷富蠻名哈瓦標悍好刼古不通中華正統間于

麓川始來歸萬曆間奠長嫡嗣曰刀派真有叔刀派漢娶于車里因以車里殺派真而奪其官廿二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來貢今派漢故弟派金嗣天啟二年三月阿瓦破之會洞吾代瓦瓦乃退其差發額銀二百兩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旗山而寒五穀不蕃其人強獷喜鬬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二年孟養斜上江刀猛永敗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詣

闕下賜印授早章為茶山長官十五年章舉頭目早

甕為副至早王授正長官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境近年副長官早大寅所部為野人殺鹵無子遺奔入內地阿卓為寓公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尚存耳其南至南甸西至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温冬二山部夷皆峨昌蠻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土酋早姓有捍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萬曆中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今沿至刀思虎為野人所掠盡弃其地與杷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長官早堪啟被殺無嗣類焉

鈕元長官司

蠻名也兀自古不通中國

皇明宣德七年始歸附至鈕兀長官司其地東至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司北二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民皆倭泥類蒲蠻男子綰髻於頂白布纏頭婦人白皙盤頭露頂以花布為套頭見人無拜禮額徵差發銀四十兩

附論志草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雲南在兩漢至唐開元貢長安其土郡縣治其人今十流址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矣天寶以後守長不奉法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猾長史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圖服旋叛梁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褊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今之雲南即漢唐之雲南也雲南之郡縣即天下之郡縣也用人者鑒漢唐之得失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地不分中邊不分遠邇惟賢是用誠得廉靜老成如張喬梁毗者而用于雲南則億萬

千年永無南顧之憂矣

附論舊誌

雲南徼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僰夷

國朝撫夷之術乃駕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麓川之叛也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貪求盛陳兵革然猶在滇徼外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盈因之為逆嗚呼萌蘖不剪拱把其奈何雖天兵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塗炭已極矣是後識治體之臣鑒麓川之禍修復舊典以防其微歲撤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以勘明奏撤二以察識夷情歸報重臣以俟分别故夷方雖遠夷

情巨測然其動定音耗可坐而至即有小警隨加策斷不俟其大翼弱鋤強興廢繼絕不待其聞故夷官兢兢小心其子孫得以永享佚樂夷民得安於本業而中國之民亦無戰伐之勞乃

聖王仁覆華夷之大猷也今則不然上以文具使下下以故事應上使不擇人故夷不服上不信下故事不終為南中計盍思其本原而調御之

貢道

上路

繇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竝行過山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

柵為砦在三代為徼外地過騰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千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莽負居之即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繇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為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

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即黑水之末流也繇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種人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爨蠻傳所載頗詳李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爨僰人風俗謂二種盡滇南夷類然夷繁有徒噗括未盡又古今變殊有名實剌謬未免牽合附會者包氏志草一舉而芟除之豈謂語侏㒧而習狂獉皆陋

劣不典無足置筆是家胥可無設而圖王會者強解事也夫姜戎陸渾赤白狄爭抗衡于春秋氐羌索頭鮮卑互傾軋于晉代蓋族類別則狄扑不同量風氣殊則悍靡不同質不獨其情態而施調伏制馭之宜幾不朦朧乎茲旁索故府有具指黃公所采民風圖紀滇中諸夷甚詳又襍取獻老所稱述就舊志區分而詳覈之使野鹿標枝面目不失鳥啖獸攫本情悉窮攬斯編也其于柔服百蠻或不為駢拇枝指乎

爨蠻

爨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為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

中会六凉有爨王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於爨遂以為氏其後世為頭鑾載尉晉時有爨深爨瓚爨震隋爨翫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爨歸王為南寧州刺史理石城即今曲靖也唐書曰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州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蠻氏以烏白為號無姓氏其稱爨者從其貴安之姓耳滇之初有白國王則夷為白人其後有爨王則為爨即今廣西夷為儸人之類爨蠻之名相沿最久其初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為玀玀凡黑水之内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差殊言

語嗜好亦因之而異大畧寡則刀耕火種衆則聚而為盗男子椎結摘去髭鬚左右佩雙刀喜鬬輕死馬貴折尾鞍無韉剜木為鐙狀如魚口微容足趾婦女披髮衣皁貴者錦繡飾賤者披羊皮乗馬則並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掩膝夫婦晝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嫁娶尚舅家無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為春節竪長竿横設木左右各佐一人以互落為戲病無醫藥用夷巫禳之巫號大覡皤或曰拜禡或曰白馬取雛雞雄者生刺取其兩髀束之細刮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相其多寡向背順逆之形其雞骨竅各異累向無雷同以占吉凶或取山間草齊束而拈之畧如蓍法其應如響有夷經皆爨字狀類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酋長左右凡疑必取決焉民間皆祭天為臺三階而白馬為之禱貴長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得繼其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早夭者始及庶出及野合所生者無嗣則立其妻女死以豹皮裹屍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處多養死士名曰苴可厚贍之每兵出則苴可為前鋒軍無行伍紀律戰則蹲身斜進三四步乃揮標躍起人挾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即死以射禽獸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部夷稱酋必曰撒頗夷

言主人也夷皆愚而戀主諸酋累于殺戮每殺必立村二卒携持至野外掘一坑集其親知泣別痛飲徹夜昧爽乃斷其頸推坑中復命更使二卒勘之乃許其家收葬雖素暱者欲殺則殺之会無無敢居闘及死其家人莫敢怨懟以用法嚴故境内無盗然其誅求無厭每酋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寨計戶斂之遊行所至閭寨為供張無少長皆出羅拜馬前鄰寨在數十里内者皆以雞黍餽無以應誅求往往潛出他境刦掠所得貢長頭目私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縛數人塞命舊誌云為盗賊皆出土府有以致官廉則盗自息信然也其種類附列于後

白玀玀男衣兩截衣褁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袈裟以草帶繫腰喪無棺槨以火麻褁屍焚于竹椅前葬乜人擐甲胄執搶弩四方射名某惡止殺焚之于山既焚鳴金執旗招其魂以竹簽褁絮少許置小竹籠懸生者床間祭以丑月念三日掛出搖三百枝于門列竹籠地上割燒豚每籠各獻少許儛祭酒食踊夷經羅拜爲敬婚姻惟其種類以牛馬爲聘及娶妻訂于女家奪其女而歸性淑情淫酒信鬼畜蠱以手量裙邊投麥于水驗其沉浮以當占卜在雲南澂江臨安永昌者漸習王化同于編氓其在蒙自定邊尚稱頑梗在曲靖者于夷爲賤種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稱撒馬都大抵寡弱易治

黑玀玀男子挽髮以布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隻披氈佩刀時刻不釋婦人頭蒙方尺青布束革額上短衣上披袈裟桶裙結纏上下面文手象希膺跣足頂帶紅綠珠碟海貝硨磲以多爲勝在夷爲貴種彪土官營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雖華不脫夷習土官婦纏頭綵繪耳帶金銀大圈服兩截裸色錦綺以青段爲套頭衣曳地尺許背披黑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氈青布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雖高岡磽隴亦力耕之種甜苦二蕎自贍善畜馬牧養蕃息器皿用竹籩木盤交易稱貸無書契刻木而撦之各藏其半布以丑戌日祭貴者褁以革比賤者羊皮焚諸野而弃其灰在澂江者能爲乳酪樸樵蘇鬻于市腥臓侏儒若鹿豕然在安寧祿豐多負鹽于途老者任華人二人之力壯者任女牛之刀在碍嘉以氊草爲衣加于氈毳大都性皆鷙悍好攻掠不能刲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郡邑所在爲祟皆其族而武定蕎甸尤爲巢穴鶴慶西十八村又號海西子亦其種多暴賦索寶川州赤石崖螳螂古底舊稱淵藪

萬曆初莫蕩以來底今西偏寧帖則用武之效也

撒彌玀玀男挽髮如鬏長衣短裙布繫腰婦短衫五色短裙滇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拙於治生無盜賊居山者耕磽土販薪于市終歲勤勤濱水者浮家捕魚僅能自給

撒完玀玀居蒙自縣明月諸村有黑白二種之外勤于耕作捕食虫豸及鼠類而甘之

阿者玀玀衣服大畧與黑玀同婚喪如白玀俱耳環獨大在東編則江川通海諸邑有之西則賓川有之通海者婚以牛爲聘婿親負女而歸耕山捕獵性好遷徙則諸處畧同耳

魯屋玀玀服飾大類黑玀而又別爲一種惟尋甸有之利性尨狰獰好馳馬縱獵獨臨安府曾郭村有之

乾玀玀婚嫁尚侈諸種人所不及喪以牛皮褁屍束

錦而衣之以新每食捧筯飯中仰天而祝以為報本好勇喜鬬殺人償之以財有讐怨雖父子兄弟推刃不顧多不通華言官府文書必書爨字於後乃知遵信其種類在曲靖尋甸二郡凡哨隘設兵多以其種歲終遍索鄉民雞豚酒米謂之年例飽其欲則一村無虞不爾輒句東川夷刦掠近歲武尋大擾為鄉導者皆此曹也食貨貴鹽蒜得大許以為上味居深山者或沒齒不知作醎焉

妙羅羅皆土酋官舍之裔或稱大頭或稱營長或稱官奴與黑白諸種迥異耳圜環常廠用拔羅布婦女衣胄背搭花前不掩脛後常曳地衣邊彎曲如旗尾

無襟帶上作井口自頭籠罩而下桶帛細摺種在河迷州為諸種所敬憚有喪則闔寨皆醵金為助然其在蒙化麗江鶴慶騰越楚雄姚安亦佐新興地勝王弄山者不著其種彙止曰羅羅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臥懼箏捷而不畏死祭以羊豕捶死不殺姚安者性狡悍好為盜賊新興者居昌明里力田為生騰越者專資射獵地勝又有號倮羅者與四川建昌諸倮同類純服氈毳男女俱跣足每至婚歌為樂則着皮履男吹蘆笙女衣緝衣跳舞而歌各有其拍在順州又稱羅落蠻男鵝帽髮積衆婦三尖冠以撫耒耕藝為事在新化州又稱白腳羅羅以白布束其脛故名

羅婺本武定種古因以為郡名又稱羅武元時羅武蠻羅慓百歲死弱子孫以氈裹送之深箐後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今俗又稱羅午楚雄姚安永寧羅次皆有之男子髻束高頂戴笠披氈衣大草布其草得於山中緝而織之粗惡而堅緻或市之者域為橐橐以盛米貝婦女辮髮兩絡垂肩上褋以硨磲瓔絡方領黑衣長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養為業有房屋無床榻以松葉藉地而臥昏姻慶事結松棚為宴會葬用火化腰刀長鎗行任不釋嗜酒酣鬪拔搰難治

摩察黑羅之別類在大理蒙化執木弓藥矢遇鳥獸射無不獲所途必刦遇強則拒在武定一曰木察稍習柔善巢居深山捕狐狸松鼠而食之

僰夷

種在黑水之外今稱百夷蓋聲相近而訛也性耐暑熱居多卑濕棘下故从棘从人滇之西南曠遠緬平濱海多濕僰夷宅之其種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其俗稱宣慰曰昭華言主人也其官屬有叨孟昭錄昭綱遞相臣屬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不下數萬昭錄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遞減至十人又有昭錄遇調遣統數千人以行

其近侍名立者亦頗數百户皆聽其使令食其賦歛用無制節上下僭奢微名薄職輒繫鈒花金銀寶帶官民皆冠箬葉纍金玉諸寶為高頂上懸小金鈴遍揷翠花翎毛後垂紅纓貴者衣紵絲綾錦以金花金鈿飾之以坐象為貴十數銀鏡為絡銀鈴銀釘為緣象鞍三面以鐵為攔藉重裀懸銅鈴鞍後象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鈎制象為疾徐之節招搖于道相見合掌為敬長于己者則跪拜有所論則叩頭受之雖貴為叨孟見宣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而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筵宴則貴人上坐僚屬側

役以次列坐于下有客十人則令十人舉盃齊行十客之酒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衆皆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坐先進飯次具醪饌有差食抓用筯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盥帨凡物必祭而後食樂有三曰僰夷樂緬樂車里樂僰夷樂者學漢人所作筝笛胡琴響琖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衆皆拍手而和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以羊皮為三五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鐃銅鼓拍板與中國僧道之樂無異鄉村燕飲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為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為契始期不爽大事書緬字為檄無文案城池因高山為砦

無倉廩租賦每秋冬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取差每屋一楹輸銀一兩或二三兩承使從者象馬動以千百計恣其所取而後輸于公家其法殺人與姦者皆死竊盗一家皆死為魁盗于利皆死道不拾遺軍民無定籍每三五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昔剌愊中國言壯士昔剌持兵器餘負荷擔糧每三十萬戰者不滿十萬師行軍在前酋長在中餉饋在後先進後退不一而號令不紊倚象為聲勢每戰以繩自縛象上悍而無謀鉅桑為弩革為冑銅鐵雜革為函勝則驕惰爭功負則逃竄山谷驛路無郵傳一里半里許搆一小草樓五人守之千里有報聞在

旦夕公廨與民居無異雖宣慰亦止竹樓數十間上覆以茅用陶瓦者輒有火災民間器皿多以陶峇盂艮等處則有漆器甚精其酋用金銀玻瓈琉璃器其下亦以金銀為之凡一頭目出象馬兵戈衣楊器皿僕妾財賚之類皆從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亦民苦之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非疾病雖老不得少息凡妻生子貴者以水浴于家賤者浴于河三日後以子授其夫耕織自若頭目之妻百數婢亦數百人少者數十庶民亦數十妻無妬忌之嫌舊俗亦重處女始江漢游女之習及笄始禁足今則此俗漸革矣孟定南甸男

長衫寬襦無裙隴川猛密孟養俱短衫小袖有裙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則酋長殺之不黥足衆皆嗤之曰婦人也婦人綰獨髻腦後以白布裹之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貴者錦繡白行纏跣足凡子弟有職名則受父兄跪拜人死用婦人祝于屍前親鄰相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碓杵為戲數日而後葬葬則親者一人持火及刀前導至葬所以衣數片瘞之其人生平所用器皿甲胄戈盾皆壞之懸于墓側是後絕無祭掃之禮

其在祿豐羅次元謀者男戴黑布帽窄袖白衫白布扁帽桶帬好樓居釜甑俱以陶丸釜深中而寬邊拱

類箬笠俗尚奢侈孟春作土主會稱貸以炫其飾啓出息償仝不借文有鞦韆會男女雜坐信鬼好訟覓人多訴恐諦搖屍炙蝦蟆以數寬容葬有棺而少哀戚

在越州衞者號白腳夷男婦俱短衣長裳善齒炙身戴笠跣足

在江川路南者構竹樓臨水而居樓之下以畜牛馬婦人耳帶大環婚禮用太牢祭以羊知蠶桑勤于耕織性柔畏法度見人退讓

在臨安者男青白帨纏頭著草履衣有襞積婦人白帨束髮纏疊如螄螺好鬼善浴極寒猶然幽居構草

樓家人柙處稍以帷帳間其卧具喪衣緋衆木置屍其上弟者各散紅布段一方召拜禡踊夷經三日以竹籠裹而舁之山妻不更嫁名曰鬼妻其食糯黍蛸蜒蒙自者插雞尾笠端出則捕獵居則紡績阿迷者為鎮莊佃民習同蒲人新化納樓溪處大略皆同十八寨者性儉好殺畜蠱餌毒捕魚食鼠焚骨而葬又有髡者曰先類百夷蓋習車里之俗額上黥刺月牙所謂雕題也見官府盤膝坐舉手加額為敬男女先通而後聚葬不復顧或夢亡者脉來其至塚者設一石祝之曰勿復返也

在順寧者冠玄而銳其頂珥環路履好衣素婚聘用

牛貧不能具者傭女家三年夷有指歃封藏以君為人佃作道以柔勝

在劍川者言語侏儷所居瘴厲指如馬槽而食之習細字器用粗磁

在鎮南者男穿短衣婦桶裙跣足婚禮夷歌偕飲人死令親者操刀屍傍晝夜守之親朋祭絮酒奠提刀人呼死者之名灌諸口中如是三日而葬每村植樹以為神未月朔四日集衆燃炬譁而賽神衙居在山之巔

在姚安者亦濱水好浴腰繫竹籠捕蟲魚動物入籠中為醢昏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濯女足為定箄葉為

犬項帽檀土布羊毛之利

在瓦江若能為鬼魅以一帚繫衣後即變形為象馬豬羊猫犬立通衢或直衝行人稍畏避之即為所魅入腹中食其五臟易之以土昔有客言會臥病壁無効禱于大士夢好女子于其脇下出入小兒漸成老人女子叱之乃去病遂已知若遇前物以一手捉之一手徒拳痛捶之必還復為人奪其帚而焚之哀求以冢貲之半丐脫食中多置毒藥中之必不治佔客娶夷女者欲出必問還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餌之如期至更以藥解救亦無他若不爾必毒發而死其所許還期即死日也與外人交易償約失

信及私窺其妻女者必毒之信實朴厚若累出入亦無場其他自膏原野不可計數地產檳榔種蒔如中國農桑節時殺犬酒血洋樹乃成實估人出之多阜利故馳走如騖戰恃象馬火銃然兵皆脆弱不能樹陷徵發買纙夷為助

白人

右白國之支流也舊說僰人為白遂稱其一類實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諸群強半有之習俗與華人不甚遠上者能讀書其他力田務本或服役公府庶幾乎變至道若矣

香特

以漁為業性耐寒多無衣以敗網蔽自舟亦蓋炎而炊爨牲畜資生之具咸備又有泅水捕魚者丹髮叢髮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啣手捉皆巨魚滇池旁碧雞山下其類千餘乘風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籍而徵呼徭役多不能及里胥恒代償之

窩泥

或曰斡泥男珥環跣足婦花布衫以紅白綿繩辮髮數絡續海貝裸珠盤旋為螺髻穿青黃珠垂胸為絡裳無襞積紅黑紗縷相間裸飾其左右既適人則以藤束膝下為識娶婦數年無子則出之喪無棺弔者擊鑼鼓搖鈴頭插雞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歌三

日采松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挾劍環歌拊掌跳足以銼鼓蘆笙為樂食無箸以手摶飯勤勞畜用積貝一百二十索為一窖死則囑其子我生平藏貝若千矣汝取其處窖中餘留為來生用臨安郡屬縣及左能寨思陀溪處落恐諸長官司景東越州皆有之碍嘉縣又曰和泥男子剪髮齊眉衣不掩脛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為首男女連手周旋跳舞為樂死以雌雄衣各一殉葬阿迷州稱阿泥鄧川州稱俄泥

挴雞

蓬首椎結標以雞羽形貌醜惡婦女尤甚挽髻如角向前衣足纔短不過腹項垂纓絡飾其胸還狀無常

居多用竹屋耕山食蕎麥暇則射獵捕食猨狙佩利刀負強弩毒矢伺隙剽肉飄忽難禦性狠惡父子兄弟怨則相殺轄於寧州及王弄山時為崇邊東

撲喇

婚喪與猓玀同而語言不通蓬首跣足衣無浣濯卧具簟牛皮覆以羊革氈衫居寧州者強悍專務標掠石屏州者良善畏法為編民在王弄山者一名馬喇首插雞羽紅經白綿衣婦衣白塑山種木綿為業

磨些

唐書稱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州今麗江之夷總稱麼些而北勝順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頻澤自古已然男子髮挽二縷以繩纏之耳戴綠珠婦人布冠娟蓄牛羊產麝香名馬能製堅甲利刃勇厲善騎射挾短刀以硨磲為飾少不如意鳴鉦鼓相讐殺婦女投場和解乃罷俗儉約飲食疏薄歲暮競殺牛羊相邀請長客不至則為深恥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簣舁至山下無貴賤皆焚之

力些

惟雲龍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衩以氈衫以毳為帶束其腰婦女纍白麻布衣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人無傷以此制伏西番

西番

永寧北勝蒗蕖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辮髮褋以穗瑙銅珠為綴三年一櫛之衣褋布革腰束文花氈帶披琵琶氈富者至二三領暑熱不去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尚勇力善射和酥酪于茶有緬字經以葉書之祀神逐鬼聚而誦為厭勝性最暴悍隨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悠去悠來尤不可制

古宗

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番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慶皆間有之男子辮髮百縷披垂前後經年不櫛沐櫛必以牲祭披長氈裳以犂牛或羊尾織之婦人青白磁珠與硨磲相褋懸于首其食生肉蔓菁麩稗

怒人

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寸婦人結布于髮其俗大抵剛狠好殺餘與磨些同惟麗江有之

扯蘇

在楚雄鄰雪山居於山巔無陶瓦木片覆屋耕山種蕎麥履布衣器以木擺錫為飾新化州亦有之又一種白山蘇

土人

在武定府境男衣絮襖腰束皮索饑則緊縛之繫刀

弩婦衣氊裘上披羊皮氈毼婣親多在姑舅問以牛羊刀甲為聘新婦披髮見舅姑性剛涉不能華言畏官府無訟有爭者告天煑沸湯投物以手探之屈則棄爛捶者無恙耕田弋山寅午戌日入城交易

土獠

其屬本在蜀黔西粤之交流入滇亦處處有之而石屏嶍峨路南數夥男子首裹青帨服白麻衣領上繡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衣花繡胷背衣性悍疾嶍峨者樵蘇自給路南者為人佃種屋廬與僰人同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昏喪習同白玀以孟冬朔日為歲首

蒲人

即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濮稱西人春秋傳與巴蔑鄧並為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訛濮為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子之類是也男裹青紅布手環繫青綠小絛繩多為貴賤者則無之衣花套長衣膝下繫黑藤數遭婦人挽髻腦後頭帶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為帬上繫海貝十數圍繫淡羅布于肩上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勤力耕鋤徒跣登山疾逾飛鳥昔時有事多資其力今漸弱而貧矣其流入新興祿豐阿迷鎮南者形質純黑椎結跣足套頭短衣手鋼鐲耳銅圈帶刀弩長牌餙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簪骨簪以絲枲織氊裘短裳緣以彩色婚令女擇配葬用淡羅布裹屍而焚之不知荷擔以竹簍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皆號野蒲禁驁甚諸夷在景東者淳朴務農在順寧沿瀾滄江居者號普蠻亦曰撲子蠻性尤悍惡常為盜賊不鞍而騎徒跣短甲不蔽頸膝馳突迅疾善用槍弩男子以布二幅縫合掛身無襟袂領緣婦人織紅黑布搭于右肩穿左脇而收于胸別以布一幅蔽腰見人不知拜跪寢無衾榻拳屈而臥

儂人

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畧與僰夷同其酋為儂智高裔部夷亦因號儂樓居無几凳席地而坐脫履梯下而後登甘犬嗜鼠婦人衣短衣長裙男子首裹青花帨衣粗布如絺長技在銃蓋得之交阯者刀盾槍甲寢處不離曰事戰鬭王弄山教化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

習俗多同儂人慓勁過之在廣西者屬于瀧氏在富州者屬于李氏沈氏維摩水下地邃闢諸酋互爭恃強力相兼并又有青龍六詔者掙攘尤甚地產美材其懸岩千丈間伐之多無全村其堅逾蜀產羅雄州

亦有沙人器用木昏喪以牛為禮

羯些子

種出迤西孟養流入騰越環脈烏啄耳帶大環無衣遮膝下布一幅米肉不烹而食勇捷執槍刀敢戰喊聲如吹犬

峩昌

一名阿昌性畏暑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形貌紫黑婦女以紅藤為腰飾祭之以犬占用竹三十三根略如筮法嗜酒負擔牀擇汙穢覓禽獸蟲豸皆生噉之采野葛為衣無酋長襍處山谷聽上司役屬今永昌羅古羅板羅明三寨皆其種父兄死則妻其母嫂近有

羅板寨百夫長早正死其妻古艾自矢不失節遂戕而死其俗漸革

漂人

婦女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沙羅布為裙上短下長男女同畊

哈喇

男女色深黑不知盥櫛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纏腰數十圍產子以竹兜盛之負于背又有古喇男女黑色尤甚種類略同哈杜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略似人形爾

緬人

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齊洞吾擺古皆其類大抵各以其地得名性貪利好鬬食不用匙筯交兵長于鳥銃其火藥必得中國麥麫傳之其發乃迅疾且無聲但其法秘不傳耳俗好佛男婦俱以布紮其首色黑頰哈喇擺古寂遠而强

結些

以象牙為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丈許裹頭而垂帶于後衣半身衫袒其右肩

遮些

辮髮為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華彩衣樸盤旋敵體飲食精潔戰鬬長于弓矢倚恃象銃稍與緬同孟

養一帶多其種類

地羊鬼

短髮黃眼性好狡嗜利出沒不常與人相讐能用器物行妖術易其肝膽心腎為木石不救以死又行蠱飲食中如元江所為

野人

居無屋廬夜宿于樹巔赤髮黃睛以樹皮為衣毛布掩其臍下首戴骨圈插雞尾纏紅藤執鉤刃大刀採捕禽獸茹毛飲血食蛇鼠性至兇悍登高涉險如飛逢人即殺在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無酋長約束二長官為所戕賊避之滇灘關內舊志稱尋甸

嵩谷野蠻以木皮蔽其身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持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拔山中草木及動物而食無器皿以芭蕉葉藉之今尋甸實無此種考唐書稱閤羅鳳降尋傳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舊志或本于此然尋傳與驃國同降閤羅鳳驃國即緬也而野蠻又在其西其非尋甸可知又粵西狼人居深山食無釜甑以竹節盛米縛而焚之竹爆而炊熟採蜈蚣蛇虫蝶食之謂為嘉饌其餘與前畧同間有流入廣南者豈先時亦流入尋甸今屢用兵其地遂無噍類乎併記之

[illegible]喇訛

其類拜教化三部

[illegible]孔答人喇吾人芘苴人巢葱人喇曹

其駐新化州

[illegible]阿戚

在宜弄山

緬甸源末

緬為滇病久矣前戊戌士聚而糜餉若從海馬道遂繼于蔄門算圭田于弁流又不足而展畝采卝騷然煩費皆緬故之以也故開府陳公用賓填滇十六年折拮据惟西偏是編多其事中有功不敝罪得其償矣若不敢苟從同同稽加筆削俾成信史焉噫陳公盡力徼外而賊起近郊焦爛莫救豈其志逝憂而弘遠畧蓋患常發于所忽類若此今西南夷息肩而東北又甚焉甚堪此重弊乎議者欲弭兵西南願事東北而不能保耽耽者之不拉喇我也語曰雖有絲蔴無棄菅蒯宜是編之存而勿削矣夫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後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謂之緬遠秋明立為緬甸宣慰司自永昌西南山川延邈道理阻修因名曰緬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繇調為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第悉利移來朝獻

國樂凡十典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為曲稱聲一依一拍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象六羣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元世祖至元五年命愛魯統緬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至正戊子麓川路土官思可侵鄰境命搭失把都魯為帥討之不克賊乘勝遂併吞諸國懼再伐人乃遣子滿散入朝其後叛服不常至洪武十六年

天兵南下滿散之子思倫猶負固不服總兵官傅友德沐英遣都督郭均美往諭招徠亦內附十七年置平緬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授倫為宣慰使置大公府於江頭城南二十一年正月思倫復叛併吞孟定孟艮孟養戛里潛通東川芒部廣西等府出地即甸之摩沙勒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賊復悉衆三十萬象百隻寇定邊英率選鋒二萬擊之迭戰而翼以砲銃象奔賊大敗斬首三萬生俘萬餘獲象四十七隻二十二年倫

懼進象貢方物謝罪降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

朝貢於京師二十七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剌浪為宣慰賜鈔錠羅綺各有差二十九年普

剌浪遣使來告思倫侵境事

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思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十月緬甸宣慰那羅塔遣使來

朝貢方物詔定孟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撾大古剌底馬撒靖定十宣慰司三年四月緬甸來貢方物九月給孟緬等宣慰各衣金牌信符批文底簿

命中官楊瑄

詔諭古喇緬甸諸夷七月那羅塔復謝

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旦讎殺

上聞遣行人張洪持節往諭至其境諭以中國大礼守宣慰而下地自受

敕數其擅殺鄰境罪那羅塔遣使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錯宣德五年六月麓川思任及緬甸恭得剌各遣使上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

上命黔國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之退地八年麓川思任屠騰衝擴潞江自稱曰法正統四年以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沐昂往征一軍皆覆政陣亡士民哀之晟聞晟自毒廷議請棄麓川地不報六年正月

命定西侯蔣貴尚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兵三十萬討之十月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驥班師七年思任復出為寇再遣貴驥率師以行驥遣使諭緬

甸酋卜剌浪送思任父子卜剌浪不遣驥乃進兵緬甸使來索金幣土地欲以重臣往取任驥難之時郭登請行齎金沙入緬不十日至其國卜剌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緬氣沮乃以董雅叩頭聽命卜剌浪見登亦稽首十二月登至自緬其國相緬剌劄以思任載登接船來獻時有疾登功首乃議留登守沙壩剌劄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驥謂貴曰此紿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詫知天文以為熒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大戰一晝夜我師敗績剌劄竟挾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寧侯琎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

思任卜剌浪喜乃獻思任首級并妻子數使救賽等至軍門驥以卜剌浪長子恨起恭為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十三年復

命驥并都督宮聚率師討之破其鬼哭山機卜復遁入緬師還羣夷復擁機幼子思祿起思祿言願立思氏永撒羌發驥立石為誓而許之遂班師洪治元年正月緬甸來貢且言交阯侵其境二年遣編修劉戩使交阯諭罷其兵正德間緬甸孟養互爭地各遣使出閱孟養以緬先報思任於

朝廷也故怨緬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發兵襲緬甸大破之虜其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算遂以分其地時有賚金牌信符千戶曹義亦為所殺七年緬甸以殺掠占據情赴闕

上命鎮巡遣官往勘乃以永昌府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諸夷不聽又值安鳳之變不暇及緬事矣嘉靖十三年以諸夷數與緬搆乃添設永昌府同知職專撫夷二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川宣撫多士寧譬殺遣指揮路玫萬撫之歸言今緬夷酋名瑞體剏霸擺古有吞併之志云擺古卽古喇宣慰司也隴川多士寧獲一緬僧貌修偉自云我緬甸宣慰莽紀歲幼子昔避孟養木邦之難久寓占城暹羅今欲至中國見

天皇帝求復官職士寧止之不聽遣人導至洛江濱潛丟其船以為江闊無船不可渡僧悵然而歸嘉靖三十三年有馬革天部落號得楞子者其酋名排來殺弟爭國搆兵瑞體為之和釋兄弟感之因載瑞體歸長讓居馬革瑞體部署其衆絕排來兄弟糧道歸路斷不相救而死遂盡有其地又得緬僧以異術佐霸其業據海岡七卞自樹衆服之尊為金樓白象主猛達喇喤喇若革言公道主人也特猛密酋思漢子思倫思個相爭倫訴瑞體瑞體乘亂殺思倫偽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于琢以掠孟養卽留夷目卓吉守之未幾卓言為倫增猛乃酋別混所殺瑞體破猛乃

執別混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言瑞體侵數都勢當預防內侵特兵書楊博知緬事悉覆如題議自是滇始于蠻哈設兵冬春防緬隆慶元年藩司差指揮陳應輔千户潘應爵買象于孟密其酋思哲送二弁于瑞體時瑞體方侵車里以茨棘錮之後勝回乃遣還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職有索賂者以兵備遲疑對夷使歸報拔拔怨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不令漢人通後乏鹽求于瑞體瑞體餽海鹽五千簍蓋感緬而恚中國遂携金寶象馬請瑞體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驛白象罽錦珍寶香藥甚多遣兵護之出疆遂約為父子特有官府只差一張紙折失地方二千里之謠潞江安撫使線貴聞拔邀緬患不貲亦投瑞體日律津洩中國之虛實教以吞鄰凶侵瑞體割兩岡地與之貴因遣使召隴川多士寧士寧知順逆乃宣天朝威德聚米為堆百餘譬中國幅員之廣如雲南其百一也然所轄特郡二耳幸勿妄動瑞體念頗寢士寧歸遇貴于江滸責其負國欲縶赴隴川直指揮云譯率兵戍守蠻哈士寧語譯曰亦知瑞體之策否上策忞罕揆隸木邦衛順蒙走滄洱中策走木邦背順象老姚施甸可唾手取永騰蠻哈區區之險可恃必振緬乎譯默然士寧死于崖宣撫刀怡舉亦死罕拔與怕舉雖親而有隙聞怕舉死言于瑞體請襲干崖隴川無主必聞風歸附拔願為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裡悍而多智言于瑞體曰隴川干崖雖云無主路遠難以徑取俟有內隙可一鼓下之迤西思箇地廣兵強為我世讎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遠事隴川彼以重兵順流南下披搗非細莫如稍助拔兵聽其自取干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迤西不為我有安能出三宣內侵永騰耶瑞體然之借拔兵一萬合拔取干隴乃自率兵侵迤西是為思箇所敗箇亦退保據險相持不決隴川目岳鳳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乃齎重賄投拜瑞體為父導之內侵瑞體因調緬兵萬餘為疑兵出入孟緬甸迤西疆上牽制思箇復撥罕拔兵會隴川岳鳳亦集兵數千屯隴川東岸聲言拒緬而陰治牛酒先候迎犒蠻莫頭目思哲亦迎降之瑞體納為義子萬曆元年拔及鳳屢導瑞體侵三宣隴川首被禍罕氏妻袁懷印信場二子多忠多孝二妾及姪罕朝光潛奔永昌當事者令罕氏挈印子歸隴川鳳見罕氏歸達書紿罕拔謂罕氏携朝光往永昌者為爭汝官耳鳳請為汝除罕氏朝光以去禍根拔甚喜遂令罕章罕難等率夷緬兵五千夜襲隴川罕氏聞變挈二妾走遁中賊斷罕氏右臂而死朝光亦被殺二

女適于緬多氏族屬殘滅殆盡印為鳳得又受緬鐸逐㡳隴川三年偽為錦囊象函書具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王莽噠喇弄王書報

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中皆詭情悔辭鳳又與技哲定盟必執思渾下猛密系瑞體以拒中國瑞休遣子應裸喇斷率衆二十萬分戍隴千間罕技恃緬勢召刀怕舉弟怕元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汝并汝兄宣撫皆為汝襲可據于崖以臣緬怕文挾二子奔同知薛衛守將李騰宵言挍欲怕文背漢事緬娶嫂滅姪無天理語怕文世受國恩焉肯從之頸與戰次日方戰緬兵大至遂潰奔永昌姪怕宣寄食潞江薛衛騰

胥避羅卜思莊援取于崖印令罕氏牧掌且與緬鐸鐵其臣緬文呂盞達副使刀思官雷弄經歷廖元相供給以忌葉琮令岳罕氏守于崖以防中國四年緬大發兵攻迤西夷刹賧退走是金騰兵備副使許大琦每憤諸夷附緬且恃緬恐中國乃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諭至迤西頭目思箇得檄從違未决乃刻木二一書

天皇帝號一書莽瑞體號率衆拜之乃卜乃卜則

天皇帝者卓立几上莽瑞體傾墜于地繇是决意向中國瑞體惡其偈諸夷向中國且世讐也故先兵之思箇告急適天琦已卒署事者副使羅汝芳詢之乃厚犒來使更給空頭劄付約事成官以世職令先回以待我援俊陰募慣入夷緬商人錫之金繒令往緬地默探其山川道理兵馬糧儲又檄迎緬諸夷說其向漢承期援迤西久之諜者至盡得緬情乃檄調漢土兵馬赴援十二月師至騰越思箇聞援兵將至甚喜潛令頭目烏祿剌送領兵萬餘於阿瓦地絕緬糧道方督大兵伏于戛撒險隘處誘緬兵入截其歸路而坐困之請令援兵自隴川進其後迤西兵衝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中石閘以衝潰緬舟計定緬兵果入戛撒思箇堅壁不與戰第令伏兵塞險隘絕糧運以俟中國援兵至方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困久饑甚

以掇金易谷米始屠象馬既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時近緬諸夷如景邁搖罕諸酋咨受汝芳檄者各調勁卒俟期共擊無何有入

賀行者恐為兵興但移書同事合又止援汝芳不聽彼知汝芳意銳仍合揭于巡撫以兵興禍連語怵之乃馳檄亟止汝芳汝芳接檄憤恨投牘于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緬月餘力亦疲且援兵不至遠近怏怏岳鳳探知乃集隴川夷兵二千兼程極緬導之繇間道遁去迤西緬夷率衆退之且追且殺緬兵還者十不一二自是瑞體怨讐迤西期必報之一時

生民以此為大失機會當路益抑詖緬若五年陳直指文燧按滇得邊報覬意上請經理然與時見相牴牾事亦寢六年遣使將迤西所浮瑞體兵象甪以金幣諸物畀瑞體使回緬不稱謝七年永昌千户辛鳳奉使買象於孟密其酋思混執鳳并軍伴冊送擺古瑞體遣使持檳榔葉緬文道伴鳳回言于瑞體復率兵象侵迤西思箇困中國無援不支敗奔騰越中途為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遇害瑞體盡據迤西目民奔永昌稍安置于內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人李阿烏諭緬甸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

皇帝威德不侵緬地瑞體唯唯又語以蔣定西王靖遠征麓川事瑞體蠢語阿烏又言罕岳鳳殷緬王擾漢地瑞體佯應曰我不知也居甸曰趣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幹巖土婦罕氏降於緬是年瑞體死子應裡嗣尤狡譎險詐善用兵瑞體併鄰拓地多其謀劝是年岳鳳執遮放頭目刀落恩送應裡又誅應裡殺罕拔時拔有子名進忠應裡欲併其地遣弟應龍伐之豨米邦有孽子罕鳳降于應裡耿馬有合入罕慶與罕鳳謀擒進忠共率兵從應龍以灣甸州景宗真為鄉導追進忠進忠倉皇挈妻子絕喳哩江奔內地兵象從者不十令餘悉俘于緬應裡分其地以

處他酋應龍躡進忠遂入姚關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卜男兒永昌玄冠順寧腹破得女乃焚攻順寧府二月破猛淋寨防守指揮吳繼勛千户祁維垣皆死之是冬應裡攻盞達副使刀思定率兵拒不敵遣使求救不應糧盡援絕城破屠之思定妻子族屬盡為所擄而干崖刀怕庚雷弄廖元伯南甸刀落參盞遠刀思定皆擄去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兵將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為騰越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為永昌參將各提募兵五千副以其兵而應裡亦西會緬甸孟養猛密蠻莫隴川兵于猛卯東會車里八百孟艮木邦兵于猛炎復併衆入犯姚關鄧子龍為壘靜待乃大破之于攀枝花地斬宗真計擒度文孫等破其灣甸耿馬地時分守參政姜忻參指揮劝居鄰遊擊劉綎率兵出隴川猛密招撫阿瓦阿瓦頭目莽灼瑞體族弟也懼遂歸猛密思忠蠻莫思順攻殺緬使詣綎請降稱款應裡聞灼來殺起兵破灼灼內奔行至曩朴寨病死是灼有向象一能決勝敗不爽每出兵咸問之瑞體嘗指以自隨至應裡徵象不歸且欲害灼灼心寒因綎招之即降及灼死應裡以子乃萬故名思斗恭附者據守阿瓦綎以納鳳有心計欲厚結之使為用當路者促綎綎不得已乃擒鳳及其子曩烏目把莽糜啞晏得皮等

俘獻京師是時木邦罕鳳迤西思義惧殺緬使諸縱降進忠亦集兵餘衆來奔乃參進忠于內地夷緬畏縱望風內附者踵至猛密安撫并舍舍思混遣弟思化送象及獻緬偽印求降初縱許岳鳳以不死故諸夷爭降後聞鳳就擒猛密思忠懼復率錫波思哥投應裡竟死緬中迤西蠻部有密堵送速二城皆瀕金沙近阿瓦父為緬據迤西酋長思威既款塞乃提兵至二城其部目言願服緬力不勝耳今宜歸故主十四年應裡徵二城兵不應應裡怒攻破之以多囊長哉驛率兵屯守十五年思威糾思化思順各土兵又求助于我以復二城遊擊劉天俸令募兵五百往助

之緬見次為漢兵大至驚潰威乘勝斬緬千餘人并二城之從緬者陣斬緬目多曩長而散譯奔阿瓦威復二城金騰兵備按察使李材謂功級多宜上聞事下蘇位指鄭霞覆謂功級非實逮材天俸奔繫獄十八年十月思順亦投緬初

朝命以思忠等歸義以猛密思忠陞宣撫使猛哈思化陞同知蠻莫思順陞安撫使如邊臣之議也比欽頒符信至日而思忠思順等已復投緬乃以思忠母罕烘順母罕送各代子領該司印九月應裡報猛廣之怨兵加猛密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思化思豪奔蠻莫順母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未憚而棄之與化挈子思華奔騰越時有加兵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夷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化壘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迤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之十七年孟養酋長思威死其支子思明子思遠進象及方物

朝廷令遠爲孟養酋長十八年應裡報密堵送速之怨進兵孟養遂破猛拱遠與子思昏奔盞西應裡偽署諸罕于孟養甕罕于猛拱十一月緬破猛廣罕烘思禮與思忠妻甘線姑奔隴川思仁奔雅盆丙測奔戶回猛廣旋失十九年應裡率猛別阿九糾諸罕甕

罕兵象圍蠻莫思化來告急時鄧子龍方聽勘奉撫檄兵至羅岱思化緬聞之遁去化復還蠻莫六月應裡遣使尋丹海弄查喬貝葉緬文來求通撫巡給榜文遣緬使歸二十年思任丙測叛投緬思任思錦子也任系嫂甘線姑因欲得之時線姑隨罕烘思礼寓隴川仁自雅盆率兵象犯隴川擄線姑宣撫多思順有備弗克逞且懼中國問罪乃同丙測奔緬應裡偽立仁于猛密當事者移置罕烘思礼于芒市六月應裡遣使攜線縣迤西齎貝葉緬譯招隴川于崖與回諸土司當道給緬使文告令之還九月應裡令阿瓦迤西把蠻莫思化奔等練山參將鄧子龍提兵營等

練緬兵屯遮遨子龍發兵擊之大戰于控哈斬首百餘級把總李朝岳順戰死緬退屯沙洲我兵無船不能進相持彌月緬尋退去二十一年十二月應裡以允墨僞食蠻莫墨乃糾猛拱堵罕孟養甕罕猛密思仁兵號三十萬象百隻以普坎雍罕直卽三鷲蒲牢衆擁送允墨據蠻莫及思化敗入郎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爲久駐計仍分道內犯六入遮放芒市六入臘撒蠻賴六入杉木籠並出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時巡撫陳用賓駐鎮永昌聞賊大入等練隴川乃分部以參將王一麟奪等練中軍盧承爵出雷吟都指揮錢中選張先聲出蠻哈守備張光倫出肴線六麟

擊其前承爵中選擊其左右賊狡甚始以羸者兵數千餘飲馬江干而涉之前鋒者擊而得焉以捷聞屠數日又以一象馬數匹來我兵追擊而得之又以捷聞緬兵退走遂復蠻莫我遂以賊為易與鼓行而前不知賊兵潛伏營于崖箐乘我兵過半賊衆湧出我兵被截時寧州目把者義領兵在行間挺身而前衆寡不敵後無援者者義單騎欲旋失道陷泥中爲賊所殺前鋒既失利後二營相繼退奔監軍同知姚允升收錢軍用百金買謀者晝伏夜行望等練諸山火光不息徐徐偵之蓋賊盡伐山木火焚其山乃知賊退還巢也因以捷聞先是隴川多思順恨俺導緬殘隴川乃糾思化并芒市多參等擊俺殺俺子多荒俺益怨之遂潛投木邦因之歸緬參將吳顯忠屢招諭之不聽十二月俺糾思仁丙測縣猛卯襲遮放我兵戰却之斬級百餘丙測遁是月用賓建築關堡興屯田以禦緬緬知關堡不之利數撓我興作巡撫陳用賓修文告遣臘人黃襲使暹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擊緬多俺自遮放敗遁不復歸猛卯而投木邦負嵎於蠻義山殺天馬漢龍二關工役錄便道將歸緬文昌計投木邦罕欽令擒之謀頗露俺欲奔擺古欽追及于雷聲莽弄其子多烘多囊面斬之生擒其子多賠滿解滇緬因俺死遂寢冦我乘路云二十四年二月築

平麓城于猛卯大興屯田先是邊事旁午餉費不貲餉轉輸米石運價至十金而值不貲焉編承嚮婁子諸郡邑不支故巡撫陳用賓銳意興屯然三宣之內屬夷徭賦所出餘田無多阡陌膏腴初義以營兵任屯非營兵而補屯者亦聽願墾取之以安之羨餉又以餉值倉糴計石銀七錢秋成照值入庫計納公田六米三年小成免其什一之賦三年大成始什一而賦之然迄今亦以瘴惡屯者不能耕爲偏諸兵庫公帑如故其後猛密思化死其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孫并之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窘援戎子猛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

地兵備滁文昌殺正以說于緬其後用蜀所遣使人黄龔至暹羅暹羅與龔要約因發兵攻擺古墟其地是後屢為暹羅得楞所攻疲于奔命不復內犯矣

外傳

外志以示鑒也有賢者以爲勸不賢者以為戒亦天下志書格例也舊志附官師即此義志草附羈縻豈以敗類之禍多致邊釁故耶今仍之

漢劉安世建和間爲永昌太守掌鑄黄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奸不果獻冀恨暠陷以他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行永昌以金蛇輸官

蜀漢雍闓本益州大姓殺郡守鄭昂以附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闓性多傲慢煽惑諸夷建興二年春諸葛亮南征討平之

朱褒朱提人以牂牁郡丞領太守在任恣睢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遥領郡從事蜀郡常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責雍闓闓答書傲慢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殺頎爲亂益州夷不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致三丈故獲以欺夷

張翼犍爲人蜀郡太守代李恢爲庲降都督持法嚴刻失郡衆心夷帥劉冑乗為亂詔以馬忠代翼

晋杜俊巴西人建寧太守奪大姓毛詵李叡部曲蔽

李猛弟功曹之貲不察舉而賂舉雷遂子炤為孝廉其貪闇如此

雍約梓潼人朱提太守儒鈍無治政以賂成貪昧與俊同

孟才晉元帝世為建寧太守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危郎逐出之刺史王遜怒分邑半為平夷郡夜郎以南為夜郎郡四縣

尹奉南陽人大寧元年更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威刑緩鈍政治不理

唐王昱劍南節度使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皮羅閣賂昱求合六詔為一許之遣使冊為雲南王南詔之強始此

張虔陀為雲南太守故事酋長謁都督挈妻子行閣羅挈家至雲南虔陀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懟反攻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陷巂州

鮮于仲通劍川節度使天寶十年討南詔戰于西洱河仲通褊急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閤羅鳳因僭號大蒙國

李宓天寶十三年為劍南留后希楊國忠旨遠將兵擊南詔為蒙氏所誘全軍皆沒以捷聞后屢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此與中國隔絕矣

杜元穎文宗太和三年為西川節度使傲慢無禮南詔豐佑上表請誅之詔貶穎為州司馬

李知古為節度使以重賦戮尸初四郡貢賦皆有定則夷人悅服及知古至加賦一倍因誅其豪酋掠其子女為奴婢群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于是姚巂路絕

本朝錢能成化初以太監鎮雲南貪黷無厭天墨于諸夷時曩罕弄以猛密叛能索獲其賄若干遂令怙侍縱橫盡侵木邦之地孟養思祿以祖母祿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與抗禮祿因跋扈輕漢官為詐使郭景齎錢當于交阯尋交人報謝為守邊者廉得其狀撫臣王恕露章數其勾釁召亂景懼赴井死

程宗直隸常熟人成化初曩罕弄之叛為錢能所蔽尋王舉繼能鎮復索寶石于猛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其侵地罪狀請征之曩罕弄懼用江西通商周賓五之計齎重寶賂閣學萬安安許之遂授意宗往撫猛密比至滇撫臣吳誠患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嫌汝敢復阻撓耶誠憂憤發疾卒宗乃偕鎮守及三司往猛密冀曩罕弄出迎會所遣覇安使歸臣悉意指益集豬不見宗且曰須坐講復曰我不得遠涉須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坐定互講良久曩罕弄曰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

小象長成軀倍大象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濡忍遂以木邦地畀之為設安撫司木邦人許宗輒詈辱狀聞萬安入喜以宗巡撫雲南弘治初宗斥罷然自是木邦猛密世世相讐殺矣

馬性魯溧陽人嘉靖間為尋甸府知府政苛墨失民夷心土酋安銓故土知府安氏之裔也設流以來降在隸伍然夷猶奉為主人性魯以他事繫之獄中其妻饋食又執而裸撻之諸夷憤激思變銓乘之難遂發

陳典祁陽人武定知府初至聞大頭鄭舉富于貲財檄下收之以應臺察之廉訪舉以兼金置魚中饋而

免未幾復收之復饋焉如是者再四舉悉其無厭潛結阿克為叛計郡吏某以它事至其家見鎗弩甄胄盈樓密告于典典謂么麼無足慮竟不設防是役有告者輒撻之故難發于一旦遂不可救

白明通臨桂人武定推官方阿克陷府城時郡大守以公事他出獨通在賊執之數日服氈毳與數人至省求見鎮巡鎮巡疑不令入賊衆譁而見之言賊意在求撫俄而賊大至遂焚掠齎印去

滇志卷之三十終

滇志卷之三十一

雜志第十三

災祥

災異與慶祥並紀舊録也其在前代或摻之帝紀而附以小說自古通諸書不當

本朝百一蓋當事者察於物象之變巨細必報故吏牘章奏不憚煩瑣亦李沆水旱必聞之意非古昔盡時若而昭代多缺序也舊志係諸列郡頗多繁複今倣春秋編年法俾就條貫焉此外尚有弘農楊慎霏所著三瑞序旁引前代考據未嘗見箴文志中

周惠王時鳳鳴於碧雞山

漢武帝元狩間五色雲見白崖遣使跡之置雲南縣

平帝元始年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滇池出龍馬四白烏一甘露降

建初間雲南縣有神鹿兩頭

哀牢傳作雲南縣華陽國志作點蒼山西漢雲南縣即今府治點蒼山下後漢因之今府屬雲南縣去點蒼山二百里漢舊縣地漢書註雲南縣西山如扶風太乙之狀即點蒼山蓋漢以楪榆置雲南縣或以隆興和山爲太乙者誤矣

晉武帝太康元年白龍三見於永昌

惠帝永寧元年永昌螟

唐玄宗天寶間越睒天馬生部

代宗天曆四年永昌河中村晉井有火燭天井傍有

三角牛四角羊鼎足雞

懿宗咸通十四年永昌雨土

宋太祖咸通二年永昌地震

真宗景德二年永昌地震

元至順三年永昌郡饑

至元三年祿豐蝗

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群

吠遍野又是時雨鐵民蘆舍皆穿入物值之多斃號

曰鐵雨

至正元年碍嘉縣天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遇之

多斃

國朝吳元年二月昆明雪深七尺人畜多斃

洪武中廣通羅苴禾生雙穗

十五年五色雲聚於太保山經宿不散

永樂四年廣通真武觀池生蓮並頭

十二年臨安旱米價騰踴

正統二年騰衝守禦千戶所井內夜有兵戈聲一月

乃止

五年秋七月順寧大雨彌旬山崩水溢衝役田廬不

可勝計八月甘露降於石屏州學宮

九年臨安城南產嘉禾一莖三穗者二畝

景泰元年秋澂江淫雨害稼斗米四錢

四年昆明姚安大旱民多餓死

五年夏鶴慶逢密御產瑞麥一莖數穗者百餘知府

王民以獻

天順二年七月地震金齒司東南城郭兵器俱毀

四年五月騰衝司溥潤城樓災

成化元年祿豐蝗無秋

七年春正月順寧地震聲如雷吼三晝日始寧

八年姚安大水無秋

十年夏四月順寧嚴霜成凍

十六年六月劍川大雷雨雨崖場水湧衝沒民田二

百餘畝

十九年夏六月武定大旱無秋

八月金齒司聽事災

弘治間景東晝晦五日行者以炬有司聞於朝

上命廷臣集議遣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樊瑩行考察法罷黜文武官一千二百員有

奇

大姚地震白塔中裂再震復合

三年金齒騰衝饑露盜大水李樹結木瓜是後有普

安之變

五年五月黑蒼兩溪大水衝斷西門城關水入城

七年廣通羅苴甸禾復生雙穗

十年永平縣大水淹沒居民數百家

十一年夏六月朔五日臨安風雨寒凍樵蒸死於道者十數人鳥雀僵死無計

十月浪穹地震有聲如雷

十二年雲南縣地震夏六月景東地震十日夜蒙化府地大震民屋多圮厥明白毛叢生長寸冬宜良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如雷民居盡圮壓死以萬計旬月常震越四年始寧十二月初四日澂江地震民人廬

舍傾壞人多壓死月餘乃死

十三年金齒司村屯牛種幾絕二月蒙自縣旱明年復大旱

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劍川州地震聲如雷吼土城官民廬舍多圮夏麥秀騰衝學宮一穗三岐六月朔大雷雨點蒼白石二溪水漲漂沒民居五百七十餘家溺死者三百餘人秋永昌騰衝大水壞民廬舍人畜死者以百數計浪穹漾雨山崩水溢衝圮居民溺死百餘人七月二十五日夜河西縣大雪雨山崩水溢衝沒田廬無計

十五年四月嵩明風雨大作城南有龍拔樓三楹入雲八月騰衝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騰衝火巡撫副都御史陳金疏奏

上特遣重臣一人至滇

勅諭略曰雲南僻在萬里災應有蘇特

命爾前去廣詢博訪旌賢良黜貪暴閱軍馬修城池振舉廢墜通幽隱興利革弊務期軍民安靖邊境寧乂以紓朕西顧之憂

正德初年雲南縣地震生白毛

二年騰衝饑

三年騰衝多虎

五年金齒城西石上開花

六年騰衝地震楚雄北勝州地震有聲自西北來墻屋俱圮五月六日地大震城傾西北圮民居千餘

七年滇池水溢蕩析昆陽州民居百餘所溺死者無計八月庚午金齒騰衝地震辛未大震有聲城堞官署民居傾壞死傷者甚衆

八年霑益西關災燬者二百餘家臨安地震有聲如雷三日乃止

九年鶴慶麗江大疫死者不可勝計

十年蒙化地大震池中水立景東地大震民居半圮五月六日武定祿豐元謀鶴慶姚安麗江大姚同日地震居民廬舍傾圮殆盡鄧川地大震六月又震八

月又震九月太和地震屋墻盡仆壓死數百人日每
小震踰月始寧
十一年六月鄧州雷擊死蛇長丈餘圍尺半水漲漂
出有黑雀數萬壞禾苗十一月五日六日彩雲見於
鄧州東南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復見於正南自辰至
巳乃散
十二年夏六月雷震於騰衝演武場旗杆折明年六
月復震
十三年秋八月龍闘於順寧瀾滄江湧水高百丈行
者七日不渡賓川州大雪雹
十七年二月雲南縣嚴霜成冰

嘉靖元年五月鄧川一村出蟲背上各有火星三十
二點經月不見楚雄莊甸挍禾生雙穗者數年
二年六月澂江無雲不雨有大水自五道河湧出衝
没田廬秋騰衝旱
三年保山縣民曾彩家雌雞化爲雄永昌騰越大饑
夏騰越多虎
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辰時澂江羅藏溪有白氣弁天
如龍然
五年順寧新生村竹實光瑩如珠霑益復大水李樹
結木瓜後有蜀之變
六年武定日暈兩重傍有黑雲如蛟時土酋鳳朝文

叛人民死於兵革者不可勝計
七年雲南縣地震祿豐大水
八年八月十四日夜澂江大雨山崩西浦溪水溢入
西街傾城壞屋損稼
元年霑益大旱北勝州大饑秋騰越大水九月晦楚雄
有天星大如日自東流於西南
十年阿迷州地震日常數震踰月始寧是年虎入州
境噬人占者以爲兵兆後來驗應六月有龍三見於大
理鄧川之間楚雄泮池内蓮開並蒂三花者二明年
復如之
十一年夏六月順寧阿魯使泥山中夜雷雨大作衆

木拔起
十三年霑益大雪七日五色雲見永昌東北
十四年八月有星殞於昆明官渡聲如雷
十五年夏秋永昌順寧大饑明年永昌騰越又饑
十六年曲靖霑益陸涼馬龍羅雄等地地震
八月景東淫雨害稼
十七年昆明地震數月乃止
十八年三月臨安蒙自嶍等地地震自北而南晝夜
常震半年始寧九月祿豐地震有聲如雷者彌月雲
南縣地震有聲米價騰貴
十九年春二月十二日永昌城内災燬者三百餘家

秋騰越大雨雹傷禾明年饑

二十壹年雷擊元江府柱棟五寸騰越竹多實

二十二年春三月順寧雨雹如雞子大夏六月順寧候節亭池中蓮花產並蒂者二莖秋騰越大水

二十四年太和上羊諸溪有白物如羊羣跡之不見歷三年乃滅十月朔楚雄城西五色雲見自未至申乃散

二十五年二月祿豐有紅雲圍日者三秋景東大水

二十六年臨安自春迄夏不雨螟傷苗存群鶴食之爲雷擊死騰越饑

十二月永平南關叢市災

二十七年夏四月丙午騰越大雨雹新安所旱昆明雨雹殺禾稼

二月八年三月永昌五色雲見於哀牢山永平災燬者百十家武定淫雨水溢水崩

二十九年太和華棍不華秋永昌騰越多雨八月四日永昌大水壞民廬舍人畜溺死者以百計城東北隅幾潦壞順寧瀾滄江邊農者獻禾一秉每莖三穗穗大如掌

三十年元江產並頭蓮一本三月二十六日熒惑入鬼宿不化而出四月十四日々有大星自西而登光燭民屋其年征元江布政徐樾死之

三十一年騰越饑

三十二年閏三月六日夜永昌騰越地震明日復震騰越鳴雷雨雹如鷄卵

四月保山南郊產瑞麥一本三岐上復爲一穗富民飛蝗蔽天

三十三年通海蕖王家宮黄牛產一犢雙頭連頸八足祿豐有星大如日殞於文廟富民大雨漂沒田廬彌嘉地震

三十五年順寧自春正月至夏五月不雨景東二月至六月不雨三月望前一日雲益晝晦如夏四月雲益大雨雹如卵

七月彗星見漱江長數尺月終乃滅

三十七年三月楚雄城中火自申至丑燬民居數百家四月念六日江川縣有光五色見於龍鳳山至巳乃散夏五月永平地震三日秋武定大雨雹傷稼永平騰越大水壞民田廬數百計七月鶴慶淫雨水溢越五十八日始消米粟騰價

三十八年通海西屯民家牛產一犢隻身雙頭兩尾八足六月二十五日夜鶴慶漢塘村雷雨大作山崩水溢壞民居一百餘所死者不可勝計雲南縣大旱減其租稅九月念日騰越大雨雹害稼北勝棍無華有雲見於順寧東北方狀如華蓋光燄射人三十日

乃散

三十九年通海湖外北闊村地震有聲如雷民居傾圮墜死者數十人武定獅山有白猿形大肖人值之者多傷集衆射殺之北勝大水十二月永平甘露降

四十年楚雄復火災益大水李樹結木瓜後有東川之變南安安竜堡山吼聲聞數里明年遂有嘯聚焚掠之變北勝大饑永平六月和丘山五色雲見七月姚安淫雨傷禾

四十一年春正月五井提舉司界麥秀兩岐或三岐嵩明李結實如木瓜是年大饑十一月念八河西地震洛馬井有大自空而下大如斗聲若雷十二月諾鄧井災燬民居百餘家

四十二年正月永平雷震自西方來聲聞百里二月霑益陸涼地震八月姚安霖雨決甸江水溢衝民田沒

四十三年楚雄犁牛大疫江川縣大雷雨地震晝夜十餘震決甸乃止

四十四年正月通海大風拔木數百株水中舟揭入雲莫知所止冬震大雨雹

四十五年新安所饑　冬通海復大震大雨雹

隆慶元年楚雄大有年　雲南縣旱　嵩明大水漂溺廬舍人畜　阿迷城南產嘉禾一莖兩穗

二年祿豐穀生兩穗　新安所饑

三年元江元謀大旱　祿豐穀復雙穗

四年安寧大雨決甸沒官民廬舍十之三　二月十四日午江川有五色光復見龍鳳山至暮乃散

四月徵蒙化晝晦自巳至未方霽

五年雷震臨安東城碎其旗竿木屑飛洒官民廬舍八月通海地震自東南來有聲如雷壞城堞官署民居死於壓者甚多　新安所有華結實如麥

六年霑益地震壞民居　雲南縣蹤淹山崩　五月碍嘉大水　秋景東地溢橋梁沒田廬米價騰貴

萬曆九年雲南縣西北有彩雲如綺　元江嵩明大水二月至八月石屏淫雨湖水瀰傾城堞田廬

楚雄饑　三月曲靖虎入市　五月元江城北產竝蒂蓮三莖

二年省城饑斗米銀叁錢　澂江大雨湖水泛溢米價騰貴　六月元江復產竝蒂蓮　八月曲靖雨雪

三年四月朔大理晝晦自巳至未乃霽　八月曲靖大雨雪　十月曲靖淫潦沒田禾

四年九月騰越地震

五年彗見西南光芒燭天後緬兇入騰永　臨安春夏不雨斗米三錢民多殍

六年十二月庚午震永昌三賢祠湯屋尾詞內外死傷十餘人

七年彗星見楚雄西武定芙納廠大雨溺者甚衆
九年二月騰越地震　秋臨安北關有雞雛僅一日冠距羽毛皆具遂能司晨　八月彗見西方大光燭地亙三旬乃沒後有隴川之變
十年二月永昌市火燬民居八十餘　四月癸亥有風起永昌西北聲如雷吼拔折大木無算彗見澂江
十二年彗見大理西　七月既望貫星於賓川聲如雷
十三年六月省城雨雹害稼　楚雄禾一莖雙穗
十四年省城北勝等地大水　趙州甘露降　澂江湖溢害稼　二月幾望蒙化地大震城堞官民居皆

仆死傷二十餘人
十五年騰越饑　秋七月騰越地震　九月五色雲見曲靖西
十六年澂江元江地震　二月十七日曲靖雨雹晝自辰晦至午方霽　閏六月十八日臨安通海曲江同日地震有聲如雷山木摧裂河水噎流通海傾城垣仆公署民居壓者甚衆曲江尤甚
是年楚雄旱
十七年省城地震　芝草於臨安
十八年彗見東南經旬　澂江旱　十一月貳十五日五色雲見蒙化西山

十九年澂江旱民饑　安寧火　永昌竹有實
二月辛卯臨安大風拔木揭抄飄屋瓦　七月騰越地震　十二月騰越地震而陷傾城數十丈軍民廬舍皆仆
二十年北勝東園麥秀兩岐　彗見騰越　大理地震　騰越大饑
二十一年北勝九龍潭產瑞蓮　姚安大水有豹入於臨安府南門　二月二十四日天鼓鳴於永昌自子至寅方止　黎明大風拔樹　十二月省城地震
二十二年姚安大疫　正月既望　廣西府署民舍皆火

二十三年姚安大水
二十四年姚安火燬民居百餘死傷者多　八月省城澂江路南陽宗鎮俱地震　姚安定遠景東地震雲龍州碩鼠長尺餘群食禾稼俱盡　五色雲見臨安西　賓川大水饑民食竹實
二十五年大理大疫　蒙化旱人多饑死　春三月省城南雹殺麥　秋鶴慶大雨雹損禾
二十六年夏鶴慶旱蝗
二十七年夏鶴慶大水無麥民饑　五月永昌大水七月二十六日嵩明路南曲靖皆地震嵩明仆民居曲靖聲如雷隱　九月永昌地震

二十八年富民楚雄騰越蒙化北勝大水廬舍田禾皆没　永平淫雨自三月至九月　賓川饑　嵩明梘無華　楚雄西山崩　鎮南地震有聲　秋尋甸旱民饑　八月大星隕於騰越城　二十八日尋甸地震經旬乃息　冬臨安大雨雹瀘江提決　十月二十七日雲南府屬州縣同日地震

二十九年廣南復火焚廬舍二千餘　省城夏秋不雨民盡饑　澂江自二月至六月不雨　永昌蝗人饑　七月晦旬甸地震　秋九月省城大雪雨

昆明易門産瑞禾一莖二穗或三穗　尋甸府東禾一莖兩岐　鎮南縣獻嘉禾一莖三四穗者四十餘本五穗者二百餘本　路南民獲白兔　鎮南牛生雙犢　冬十一月羅漢山崩

三十年冬臨安大水決河堤

三十一年春正月臨安不雨至六月　三月臨安東關産一豕兩手二身八足一尾　七月臨安雨六十餘日　廣西府有白蝶羣飛蔽天自西而東

三十二年臨安三月不雨至五月　六月臨安大水没田廬　秋七月臨安雨雹害稼

三十三年芝草生於雲南府公署

三十四年滇池旁有虎逐牛于水九月白崖迷渡雲南縣雨雹大如鷄子有三稜入地深逾尺禾稼盡傷人畜食敗禾輒病死　廣西大水十壹月丙寅朔臨安地震日晡時起殷殷如雷聲以漸而盛傾城垣梵宇官府民舍始盡居民露出處街衢墦崇措火傷肢體者呻唫哭亡者哀慟之聲日夜不絕死而不知名者數千人每一動時人皆帚首佛號萬犬齊吠日中震時如有人搖白扇者數日乃止

三十五年有異鳥鳴於省城市其聲如殺　二月武定獅山與鷓鴣山鳴南北至應如松濤　夏彗見武定西　五月武定地震　省城田中有一禾而二葉者所實非穀非稗相傳一鎗二旗曰兵秧　十一月彗見西方尾東指其色赤

三十六年二月富民隕霜　武定大疫　十八寨大水没民居　十二月癸未永昌府地震　乙卯騰越地震

三十七年正月自甲申朔至於癸巳永昌地震者凡多二十六　三月富民雨雪　路南文廟産白燕一色如玉

三十八年夏省城大旱　十二月定遠地震

三十九年二月姚安定遠地震　三月姚州大理地震　賓川地震有聲如風雷　迷渡地震如盪舟　猛卯地震聲如雷裂城垣一綫　雲南九峯山甘露降於松白如脂

四十年二月省城武定曲靖木客同日地震　五月省城羅次木客曲靖同日地震木客城傾六十餘丈

二十四年雲縣大饑　六月朔二日至六日永昌地震二十三其聲如雷誠

四十三年夏省城大旱　景東地震八月朔楚雄姚安鎮南定遠地震傾楚雄城十餘丈

四十四年正月省城地震

四十五年七月晉寧地震

四十六年雲龍崇山鳴如雷

四十七年十二月省城大雨雹震電交作風雲黃白

四十八年洪江姚安廣西安寧富民新興十八寨河四大水　二月乙卯有雲氣黃紅漸變黑霧昏晦如夜大風雨如注宜良飄瓦石曲靖傾城堞三丈吹起一人去地丈餘方墜　平彝折樹萬餘株吹哨守兵會五極去四里　乙丑夜月變黃白色恒星晦昧無光　三月戊子省省產羊一頭如犬三耳八足黑蹄二尾遍身有白文　廣通鎮姚洱海地震　甘露降於雲龍　七月庚子易門老塢西岳街地陷五十餘丈傾民居死者二百餘人騰越產牛二首四目四耳

泰昌元年十一月曲靖尋甸地震

天啓元年省城自正月不雨至六月米價騰貴新興十八寨彌勒大旱　元謀地震有聲如雷

六月猛卯地震有聲　十月富民羅次地震　武定獅山鳴　十二月省城地震

二年新興疫　二月有黑雲如蓋自北來覆省城是月東川賊犯嵩明甚雪及之雷震死者二賊　四月省城地震　五月省城旗纛廟火　八月師宗隕霜殺禾　冬甘露降於雲龍

三年江川通海河西大疫　二月甘露降於大理閣瑩如珠　三月雲龍崇山鳴如轟雷　四月六日至七日雲南縣地震者七十六八日震者六傾樓櫓雉壞民居五百餘　大理地震聲如吼地裂五區　六月定遠大雨震雹霧黃紅色水溢田禾廬舍溺三百餘人牲畜無算　廣西府疫　十一月壬戌師宗地震　羅漢山崩三十餘丈　有流星斗大色如火自省城東南隕於西北聲如雷

四年大理疫　祿豊旱　春十八寨地震　廣西府春夏不雨　六月麗江震聲如雷吼傾廬舍　七月武定大雨雪損禾　八月武定產雞四翼四足

靈異

南詔人好浮屠其所稱述多竺曇靈異之事然旁覽載籍中古今神異庖言碎錄不啻數十百種而滇中所傳僅此猶存乎見少也舊志相仍皆謂神道設教聖人不廢或者警頑砭冥之一助乎今去舊繫列郡約之規一如通志例以它書所見及近時异事附焉

遂古之初蒼洱舊爲澤國水居陸之半邪龍據之是名羅刹好啖人目睛有張敬者爲巫祝羅刹悉之一日老僧自西方來敬家託言欲求片地藏脩居數日敬見其德容以告羅刹羅刹乃見老僧問所欲僧身

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他無所求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旣承許諾合立符劵羅刹又諾遂就洱水岸地畫劵石間於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失措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於蒼山上陽溪化金屋寶所一區羅刹喜過望盡移其屬入焉而山遂閉於是僧乃作河尾洩水之半是爲天生橋至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留是買地劵云老僧觀音大士也

周宣王時西竺有國者摩揭提王曰阿育生三子長福邦次弘德季至德王有神驥一其色如金三千皆欲之王意欲與季子而患其爭乃以譬私授至德縱驥東馳命三子曰捕獲者王之三子各部衆追至滇池上長子意馬渴飲滇池上而邀之不獲仲中意馬米至甸中向而邀之亦不獲至德追至東山松林中以譬邀之馬見譬而就遂獲之王思滇遠恐不獲歸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援將歸哀牢夷阻道不返旣沒福邦爲碧鷄山神弘德爲巖頭山神至德爲金馬山神紫氏封福邦爲碧雞景帝弘德爲上甸景帝至德爲金馬景帝今安寧州有龍馬跳澗山并草溪井龍馬河即其所經之地石山蹄跡深尺許

丞相亮征孟獲入滇滇人未知琴亮居南常操之土

人有願學者乃爲著琴經一卷述琴之始及七絃十三徽之意于是滇人始知鼓琴又從征者冬暮思歸各與一磚曰卧枕此卽抵家從之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因號雞鳴枕又嘗用炊釜自隨不炊自熟以防不時需

魏明帝明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隋開皇中史萬歲擊南寧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后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其碑趺誌曰萬歲不應仆吾碑萬歲穀服重立

其碑而進

唐永徽間有一老人美髯戴赤蓮冠衣袈裟手持一鉢至蒙舍細農邏家乞食時農與子邏晟耕於巍山之下其妻與其子婦將往餉田是僧儼然乞食之再炊往饁而僧坐不去姑婦持饁中道前僧業已在後向彼乞食姑婦驚怪又食之返而復炊持饁與至巍山則見僧坐盤石前有一青牛左有白馬朱其鬣右有白象各剖伏上覆雲氣雲中有二童子一執鐵杖于左一執方金鏡于右姑婦驚喜交併以饁再供之僧問何所願二女不知僧曰奕葉相承二女趨農邏子至則但見五色雲中一人持鉢而坐彷彿見二童子

唯餘盤石上衣痕及象馬牛之跡耳

南詔蒙邏晟時有一僧手持錫杖鉢盂牽一白犬乞食閱南郡窮石村素爲盜善殺人僧犬爲其盜食僧曰汝村盜吾犬暗人爲盜人無不知村衆反罵生爲誣僧乃呼犬犬遂嗥於數十男子腹中相顧神失恥僧辱已反謂之妖執僧殺之解其肢體須臾復生僧謂衆曰人不可殺死必有生終爲雕對衆恐其報復仍執而腰斬之須臾復生謂衆如前衆執而殺之火焚其骨爲灰盛以截竹棄之江心須臾僧裂竹而出形體復完聖僧見此方人祇品下劣執郴瓶著屧履向山而去村主王樂等走馬追之不及彎弓射之箭落皆變蓮花始稽首伏罪村衆自是棄刀折弓各農務業今洱河東有上滄湖產蓮花萊是其蹟也聖僧又行化至李作靈界騰空化觀音像衆皆駭愕鳴鐘鼓集村人人集但彷彿空中見像光明奪目不可覩視衆皆愧悔稽首傾之光滅衆益悵然忽有一老人云吾解鑄此聖毫髮不爽衆又驚喜遂鎔銅鑄容像肖似儼然村人自是奉像相戒無爲惡恐爲聖所察是爲大士六化蒙保和二年乙巳有西域和尚菩立陀阿者入蒙國云吾西域蓮花部尊阿嵯耶觀音行化至汝國於今何在語訖入定於上元蓮宇七月始知其坐化蓋觀音七化也

哀牢夷蒙迦獨一日低牟苴捕魚死江中其妻沙壹哭之哀觸浮木壽流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十男一日往江邊浮木化爲龍出水上語沙壹曰若爲我生子今安在九子怖而走惟季子不能去背龍坐龍因舐其母夷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其十子曰眉附羅曰牟苴林曰牟苴諾曰牟苴閃九隆長而黠至嘗有天樂至鳳凰棲五色花開之祥衆遂推爲酋長時哀牢山下有奴波息者生十女九隆弟兄娶之厥後種類蔓延分據谿谷是爲六詔之始

唐初居人高氏生一子一女女名谷女年十三尚不

能言其兄從君東川三日不歸谷女一日忽語嫂曰我兄缺食我往餉之家喜其開言戲之曰汝將裹飯去谷女果行家人笑躡之至盤陀石下入出洞而去覓之不得衆方驚怪未已谷女忽至謂家人曰兄一旅之衆皆已飽矣具言軍中地形事勢其嫂不信不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即至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取其袷衣來谷女如其言果取袷衣來自是送餉日以為常谷女常牧一白豬一日謂家人曰軍回矣遂取騎白豬化為象騰空而去識者曰此普賢化身也土人即其地建寺曰谷女寺後訛為谷昌寺

太平廣記載韋陀將軍童真梵行不交天欲弘護佛法唐乾封二年告宣律師曰西洱河有白石其土人造多寶佛金身相在西洱河鷲山寺蜀青城山人往彼以易請佛道錄郎州大小勃弄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袤百里廣三十里中有洲島古寺經像尚存無僧住寺經文與今相同時聞鍾聲百里殷實每年三時供養古塔基如戒壇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土人衆見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去嶲州二千餘里去天竺不遠方請像時錄西洱河見岸上小童行遊謂是神芝遂取殺之不知海神因爾神怒踊覆前船人像俱溺昔時有僧於成都多寶寺前見土墳出隨除隨長終不可平乃深掘丈餘見像及人骨俱在故船其髏骨肘脛並皆麤大數倍過過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刻減命促人小固其然不足怪也出像之時韋曳覲難弟子化為老人指揮方便乃出其花趺上有隸書多寶字因名多寶寺律師問曰隸出李斯如何周時已有此體耶答曰見今南州四面文字俱是篆隸但以海路遼遠重譯莫傳耳觀春申君墓名亦是隸字則知不出於李斯也

唐蒙氏時楚雄有二野馬風雨關於原野久之化為龍大者逸於東西村寫小者逸入西南山谷樊人呼馬為驃因以名村

蒙氏時有牧人于今白井提舉司東一里許見有一羝羊舐土驅之不去掘地遂得滷泉名曰白羊井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樁頭井得石羊云即舐土之羝也後歸於聖母祠其井即白監也

五代趙善政浪穹縣天馬山下有山狀如龜蛇其山左澗有水右澗無水有慈青神者善思法衆無竭之曰若能分水於右澗斉青神曰不難遂以斧柯觸右澗水湧出與左澗均人居左右者咸利之蹟跡尚存其人沒後為神附祀于善政廟

段氏素興以來壘歷中嗣位性好佯遊廣營宮室于春登堤上多種黃花名遶道金稜雲津橋上多種白

花名縈城銀稜今二稜河縣此也每春月必扶妓幸載酒自玉案三泉遡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鬬草簪花以花盤髻上爲飾今花中有素馨者以素興最愛故名文有花遇歌則開有草遇舞則動素興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後以荒逸失其國

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帖木真征東印度至鐵橋石門關前軍報有獸一角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即日班師見元史耶律楚材傳按毛詩疏

張揖曰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元太祖駐師東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能作語曰汝主宜速還左右皆懾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蓋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路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石門關在麗江府東印度蓋指南詔也

元泰定間碍嘉雲初山星隕化爲黑石如瓜狀上有星點擊之䟽然土人以爲怪積薪焚之雷雨交作衆懼而止嘉靖間知縣楊江永移置土地祠歲春祀之

大德間滇池有蛟化爲美少年淫婦爲祟有趙伽羅精阿吒力教父老禮請治之伽羅遣黑面胡奴擒至以水噀之彼見形遂斬之怪絶人問胡奴爲誰曰大黑天神也

祿豐西隅有兩山詿時中通衆流元時有二石牛一牝入黑龍潭一西入河每年雨水漲而池輒有牛逐水浮沉至今猶然

雲南府城西玉案山下有龍湫其流隱山腹中出達于海源寺所經兩山之中陸地十數畝冬春土人達牽牧牛羊其間每至夏秋或見異物其水忽然下流頃刻瀑漲沒出山腰滇池上數百里內必有大雨漲消而靈土人呼爲龍還水水還則附近居民之家盆盎皆滿此理之不可曉者

省城普吉山卽山之支也逾山爲沙浪里有龍湫相傳龍昔出遊變形爲人委其鱗甲於石間有賈人楚石上見甲冑一具皆如龍鱗乃取之忽腥風起湫水旋迎之而入有頃龍至覓其甲冑不得走入水中水旋不能辨相牽拒之賈遂爲龍據其湫鄉人識之呼爲賈郎龍

楚雄鳳山腰有盤石高五丈餘闊倍之其裂隙處僅可容指而內稍濶深不可度有物如蝦蟆而差小形絢五色隱見不常蓋數百年物也過者每以銀及貝呼而祝之彼或出視或銜而去值者輒有吉應

曲靖梅霸夜聞水濤作笑兼有殺聲弗絶次日行人

第八62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　版反內

即若渰没之患覺者弗援即免

江川雙龍御其山無石皆螺殻積成昔有老婦浣衣于河忽螺精出見婦驚即以浣衣盆覆之其精遂止後人因以覆盆名山

劍川崔府君廟其神為崔子玉元時顯夢異立祠於州南三里相傳崔君昔于五月五日諭人曰是月十六日毋得殺生又淩徵犯之必遭官刑陰譴時有朱臺二姓獵一兔為門吏所獲將執之官求免是夜夢一黃衣吏喚二人至公庭見神王者冕服正二人罪一減年一縮祿比還後果如所夢云

瀾滄江在順寧東南四十里歲六月江中有物黑如

霧光如火聲如拆木破石觸之則死或丟瘴無文墨稱之鬼彈內典謂之禁水此惟江邊有之郡治絕全無

北勝州南四十里有村陳姓者世於此居一夜陸地忽變為海周百里見一統志

太祖高皇帝方有審識未播衛童郎謹於道窮究其故云有老人泄其事于諸童子蓋上地也上奴謫之雲南後遷亟於進耳今每都試畢多士咸往祈夢其奇驗不可殫述比于閩之九鯉焉

祿豐星宿河流經民居水勢洶湧洪武間有陳巡檢者挈家之任過縣其婦偶出不見疑其墮水遍覓不獲任滿復過縣請語士劉可成為薦之可成投牒水府忽河流泛溢其婦接岸而出夫得會焉詢之云為綠衣判官所攝語畢復死羽士以法祛除之其崇乃已

嵩城覆熱之鍾其聲洪遠相傳初鑄時有異人董其冶既成辭去戒曰候我行百里乃叩之當聞於百里人不能從甫行二十里遂叩焉今其聲止此耳昔一日叩鍾無聲羽士以符籙占之曰鍾神入於滇池矣後池上人來言每夜鍾果鳴池中乃命羽士復以符籙攝之鍾鳴如故今鍾下範銅為鍾神恒以鐵索繫之蓋當時所厭勝也

永樂間趙州雷擊死一老人硃批其背曰木子害朝一使臣罰他十劫在牛群而今逃脫為老士霹靂來壽化作塵灰格字曰李林甫

天順間烏牛夜見於姚安府東十五里忽泉上湧出利灌溉後人見而射之牛化為石泉忽涸

太和喜州人趙輔成化間登進士授邯鄲知縣其母在堂未有書至逢生感念劬勞繫思萬里忽風飄一黃葉落案前取視之乃其母以是禱于觀音聖前之章也

曲靖興寧山一僧功行神異成化間黔國公過宜良有一人皁冠朱緋迎謁道傍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

神祠吾對曰有土主廟祈嗣甚靈時公尚無嗣乃禱焉久而不應以爲淫祠欲毀之夜夢神告曰當有積累行者生君家毋以嗣晚於雲也後內人有娠一日公坐廳事見僧入俄而不見內報子生矣已詢之僧化累以是日其子是爲維軒公敏穎邃學則多所樹勳

成化間西僧號黑喇麻遊蒙化終日兀坐服麻花善吸水入腹徐則放出而其奇衰尤不可甚言蒙化屬家供奉之

憲廟聞其名召至京師試之坐閉未滿適李維曉伏誅喇麻無依遁回雲南爲巡撫張誥所擒時大暑啖之巴豆炙以爐火令兀坐不令移爲數日而死

巨津白石雲山約長數百餘丈距金沙江二里許成化庚子五月內一日忽然山裂中分一半走移於金沙江中與兩岸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渰沒田苗蕩民居州府具申撫巡以聞後累有邊警

成化甲辰楚雄太守邵敏自南都來路過洞庭舟中夢一方巾藍袍人來謁曰紫溪龍王也及抵郡祀龍見塑像儼入夢中所見乃歸廟宇虔祀之至今不替

永昌施甸長官司舊廣夷州也地名鐵毛嘴有鹽井深窅莫測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出獵縱一體搏雉雉入井鶻逐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鶻雉復騰起聞井中嗚嗚有聲徐察之人聲也莊命引繩下曳之乃一婦人遍體衣觸風腐碎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飲逾日乃言其爲大理楊洪妻張也從夫貿易於施甸夫忿其叔母給張歸寧至井邊束縛手足共推而下尋下大石如雨有崖嵌之得不死徐而所束繩索漸斷取掬水歆之今四十日矣既而髮脫殆盡莊以白於直指直指謂烝嬌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其母

正德二年八月永昌東城銷夜半自開占當有兵其後郡人爲內監張誠激變亦將沐崧撫之乃止

正德中盜入賓川北方甸三營勢張甚村人奔散有卜御連環二人者持捧禦賊人謂必死既而賊自奔退二人無恙蓋彼時見空中關王赤馬綠袍飛刀而下賊遂逃也

正德中楚雄王某者居山谷中秋初夜起忽見西南方天開旌旗前導玄武之神後出向北而去王駭異稽首不已時星月交輝內外了了移時方合

大理趙汝濂應嘉靖壬午試與友詣進耳寺途遇一道士拉趙還松下出袖中一劄笑曰此虎榜也趙閱之無名趙曰名不可求乎道人咲謂汝端人也乃偏檢衆名指第三名云某德行尚可易與汝即空補改

趙汝濂三字後用三圖書鈐蓋别去反揭曉日填榜至三名監臨羅公疑而未定提調進曰此仕宦之子風有才名羅公曰如此則私矣乃命吏去取次卷填那趙汝濂也用印三顆鈐之亦如道人所補云

嘉靖丙戌蟠龍岡上有草開藍花肖武士戴盔執持弓戟之狀遍生於山谷間占爲兵象明年東有尋甸之變

嘉靖二十六年夏四五月不雨趙州知州潘嗣冕走羣望遍禱不應或云湯顛村童秘密僧潭中有龍輿雲雨往取之將至潭龍出見於道左形圖類江魚長不滿尺吻左右有金線二道至尾尾似鰍而末兩分

又如鰲腹下四足有爪如龍惟三鱗碧色光澤性不畏人祝之如瓶中行近大雨如注三日乃止四境霑足放之野雷雨而去

南安州西五十里有神祠禱之輒應庭中有柏五株自安竜賊叛樹皆槁嘉靖丁未知州尚銑將勦賊捐枯柏誓神曰若陰助滅賊樹當復生旬日後五柏果榮而賊就誅

嘉靖二十七年昆陽訓導任越家有蠶生子布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夜又布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書法端楷黔府取閱州民與告禳之是年滇池水溢淹圻州中民居百餘所男婦溺死無算

宗憲黃公有養子閩福清人慧過其諸兒諸兒交妬巧呼從吏陳綸告曰能全是兒者惟掾幸子之綸收而撫焉綸老有子聽名黃子曰翀翀聽交相愛並試弟子員督學知其關籍拾於例黜落之綸泣違翀歸閩登嘉靖辛卯省試聽亦起家于滇後歷官中原逆旅相過率悲喜交集以爲常懸宅有金梅忽枯一枝聽異之未幾翀之訃至逾年復枯一枝聽亦卒二氏子姓奇其事爲作金梅傳大司農謝公亦有金梅詩其序云云翀復姓游名新祐終香河令

昆明梁王墓甚多皆元王子也相傳嘉靖間板橋之北一村民每夜見墓有光疑爲寶藏糾力盜開空無

物唯破匣中劍一而已民取歸夜光大起燭天四鄰謂火發趨問之至則寂然民疑劍爲怪恐代塚事露遂裹劍潛投山麓小池內劍一得水如生物漸透土入山坎遂成巨津其洞深廣杳莫探之隱隱有聲人不敢入蓋龍劍所爲也

晉安南莊民某子甲嘉靖間以貿易往中塲其妻姜氏與所私者往來伊密跡露懼爲夫所覺謀於所私者乘某子甲夜歸歛之酒俟醉共搤殺之更支解置甕中贗爲酒往貿中塲投之江以滅其迹自謂計得因殺特羊爲牲詣城隍神廟禱謝甫稽首羊即奔鳴出廟門外一時見者驚怪執其婦與所私者送之官

不加拷訊各吐情實因正其罪後斬礎於市

楊崇太和塔橋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一日方盥水中照見頭上有樹宛如其先塋樹狀以告同列同列曰盍代之寄書於家代之崇遂卒于京師

何宗書蜀都人為浪穹知縣剛愎有能知府于璠惡其不遜瘐死於獄明年于如覲逆旅主人治辦甚備于問之對曰有浪穹何知縣者先來令預潔館舍以待耳于怪之頃之于入廁遂死先是宗書家忽聞宗書曰吾於于知府所誣殺愬之上帝許吾復讎吾今回家待時汝可設位日獻素飧日于位上言語理治家事亦言御人禍福一日其婿禱曰欲於其處嘗

承苦乏人牽柰何答曰汝第去承自隨來無煩人力也婿如言往承至中道遽去婿歸泣以告曰汝午飯不設故棄承別去耳婿果設供禱遂得其承一日忽語曰吾今報讎時至吾往矣數日又語曰吾讎已報上帝命吾爲其處城隍矣遂絕語

趙州白崖有醫子至一婦家以銀三鐶易其豈豚婦置銀几上醫子匿其銀遁而淫之竟持豚去婦愧恨自縊死夫婦驚愕不知其故棺斂竣往殯焉暴雨阻詰晨婦忽在門夫怪問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得復生亦不知何從來夫乃隨婦往視則惟空棺見御之醫子死旋棺旁手捧一物乃前三鐶也驗之則醫子以雷火擊死

大理洱河神像嘉靖間有盜竊其面金旦不能去如痲狂有探其懷者得其金送官銷金五兩貯庫

浪穹書佐張奉習刀筆熟知境内田賦戶口爲之上下飛詭影射邑人苦之凡工剝民之術邑長吏至到剌陳說某某貧富狀曰尊之百計朘削強半歸奉橐人曰翼虎真猗唐龍兼其狀捸下投之械盈途厚賂縛者不許乃以它計遁去縛者追及力弗能制時天霽無雲欻然雷震於東奉斃於西腹若剖五臟若劓人厭弗收狗彘棄焉見聞稱快

楚雄下銅者居傾辛治鑄爲業二徒利其囊貲欲害

之因下大醉縱焚之而委於壑有劉姓者受誣獄成見一白鳥哀鳴屋角去而復來若有所訴然如是者三日遂之始得屍所官訊其事二徒復辜

嘉靖末副使張天復督兵劉鳳繼祖至武定夢虎齧翼于艮方遂鑄銅虎伏于城隍廟爲文以厭之後逆祖就擒其妻阿茄子鳳家尚逃江外右轄陳善長禱城隍是夜夢兩虎噬人作柵囚之而斃乃于松子蘭建哨設守二酋遂相繼死

王紀心臨安人登嘉靖辛酉鄉試年三十餘歲病死一晝夜未惟心微熱未敢歛即時托生於其妻弟家見其母妻弟婦也即趨出門外已聞房内哭聲又至

河南陳州一巨室托生見壹貴人驚問詰白蛋服梵香視天以乞糊也既生知河南娘其遠又奔出又聞房內哭聲出至庭前見樹上黃蜜果甚佳摘其一食之竟奔田家中大呼而蘇妻孥驚視但聞滿口蜜香氣後任綿竹知縣又三十餘年而終

隆慶六年七月十三日歸化治南白馬勒村有牧童忽聞田中如雷鳴驚視則水湧高丈許歸告其主往視田忽成潭有金鯉隱顯無常今蔬灌溉之利

隆慶末年隴川有狗者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有生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皆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曲江龍泉寺奉觀音大士像萬歷二十七年有通海人苗姓者寓寺供灑掃夢老人拊其背告曰樓下有白金數餅汝取爲焚修費苗覺與父共掘之果得白金共三十一錠因棄寺攜銀去途遇其女與之一金越數月女以償負責者跡之則爲鉛也逮苗夫婦詰其故苗啓鑰視則鬻者三十錠皆鉛鐵也因封識苗之巡檢復埋故處云

萬曆十年緬犯姚關焚施甸距永昌城二舍忽雲中隱隱見關聖提刀馳騎後擁旌旄戈甲無數賊仰視懼怖遂遁去

十一年岳罕自芒市謀寇騰越賊距州地五十里而

近忽仰見關王挺立雲表如距敵狀遂驚潰不敢入騰境

十六年保山知縣尹從淑涖任吏胥潛移廟鼓于縣尹實不知夜感赤面長髯大神夢中索鼓尹驚寤跡之吏以實對因具牲醴復其鼓于廟

萬曆丁巳省城有道士白衣拾面右手掌畫脫落使內皆壞每至人家募銅錫云欲鑄白衣大士像且云常入陰司報人間淑慝事以詿誤為冥府所罰壞此手今入家所爲黑白業彼皆知因歷歷言之每所行陰事皆能道不爽問所從來自言其蹤跡非人所知人亦競覓其跡不可得舍人顧錫之與之遊一日偕至城隍廟忽不見尋至廟右有賞善代惡之神傍立一塑像折其右手厥形類爲錫之爲莊嚴像遂不復見

天啓甲子三月武定祿勸州民施甦家以屠豕爲業忽空墜一鯉遊於瓮中甦懼縱于河越三日大風起復墜一魚於州民楊名達中跳躍不已狀如鯉而尾圓以瓦覆以踰時不斃名亦縱河中數年前省城鄉民十餘輩入山中見大魚徑五六尺在林巢內各以挺擊之分食其肉歸家數日皆死考別傳載一士夫井中得魚食之後有奇禍又張華于客次食魚膾曰此龍肉也焚之果有雲氣異常其家言於室中積宇之

下得之大於魚不自水中得者決爲龍類

天啓五年三月安効良犯霑益是月丁巳宿氣海哨有虎夜入營噬所隶馬守營者聞驚起見虎一營皆驚如是者數夕賊汪怖遂隱去

是月丁卯賊攻炎方禪將吾必奎等因舊壘豎木栅以守賊衆束草積壘下爲火而攻火傳風逆賊又移草以附風隨移逆如是者數次賊知有天意意引兵歸

六月甲辰日午松華壩雲霧晝擁雷發有二蛟龍從地起風雨隨之水湧數丈會城東門外民居廬舍漂流覆壓死傷無算

滇志卷之三十一終

滇志卷之三十二

捃遺第十四之一

舊志標款十二以稗志終篇冝無遺經稱善推廣稗志之義稗者事之支也故詭恠奇釋[illegible]小說稗然並陳於前而其所取者災祥怪異僅列兩端則外此而見聞殊特遺不足收者亦多矣嗣古學既湮文獻不足欲以一耳一目上下千古敢自信諸寸心哉于是還義按部廣爲是編正史闕檮或別存撿囊之餘故府史傳或稗出老叟之口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苟有業於負暄亦何慚於炳燭雖然以無遺言捃不若以有遺言捃之爲

毅也以一人言捃遺不若以衆人言捃遺之爲大也廣用物則代山之後無窮嚴取精則覆瓿之需何取必有非捃遺者矣循未也絢碧雞之雄辯則大古並融開海嵎之幽微則八紘咸擴必有非非捃遺者矣竟此業也雖謂滇無遺志可爲

補事

劉斐漢帝傳興平元年益州欒表獻鸚鵡三郡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世說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

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唐貞元年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吐蕃自困馬以易致矣再三論辨乃從之與回紇和親罷可汗上表稱臣又兒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奈何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夫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古來臣屬中臣揚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臣故知其不可招也

初雲南蠻附吐蕃蕃盜塞必以爲鄉導韋皐計得雲南則斷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其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皐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撫戎者化願皆封以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約東南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畢濟師皐遣精卒二千與蠻其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又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但勢強弱爲患皐能感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皐遣別將蘇峞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嶲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皐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領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年溪等三城取拓山屯焚之年道元師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皐休士以功爲

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皐請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於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南征北谷近吐蕃故皐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皐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嶲州吐蕃悉完壘造舟謀擾邊皐輒破却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爲帝詔皐深入以撓虜

皐遣大將陳廸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讐冕董振走維州邢玼出黃崖曹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趨峨和清溪道薄孜松州元膺出石山成溪臧守至道恭寓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祖偏松城王有道涉大渡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揚收為杜悰節度府致官蜀有可縣置嶲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溉稱武謂悰計與屯田省轉餽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斂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嶲立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

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南詔自大中以來寇邕州掠交阯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甚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蹻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

涂中為嶺南節度使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識以珠璣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嘗貢外未嘗曠索商賈既盛劉關交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錄釁蠻抵蜀持關不備詔可

李師望諸宗蜀也自負才蜀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可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四川大將嫉其分裂巡蜀乃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實誘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

西川自劉關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蠻走路入通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呼譟而逐之蠻一迴顧欲走如堵墻崩為自晝又明終不能擒致其怯弱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啜食不以為啟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大尉渤海高公騈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阯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地勢圖版築為慮奮錘將施亭候有驚乃命門僧景仙（此僧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驪勦滿翊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以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

莫傳蜀城掌武光選銳甦扙患人皆被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僖宗幸蜀深欲結援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陽飛章言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酋而鴆之迨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裹浪花飛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抗橋時柁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前志奇鯤傳載此詩無末二句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特擇醫部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洶洶待亂文潞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部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甲令所至納下又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聞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將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成都詰其詐虛聲動搖兩蜀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乃以舉家數十口竄雅州徼外自入蕃窮問智高論實通月不至請舉家爲質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

事於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未畫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劉恂有親表嘗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土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衣傳語引入象以金羈絡守錦繡垂身隨拍騰躑動頭搖尾皆合節奏

元末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懼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虜雲南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云

洪武間駙馬牛誠有罪

上命戍金齒衛公主同往道卒

上聞命械誠至金齒殺之詔至指揮胡琛卽欲奉旨誅曰姑緩一日琛以

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赦命使者馳呼留人然已無及矣

高起居華洪武中戍永昌自言爲起居注時同罪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

上閉目不答又之開目濟又數奏如前

上復開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並某人著去充軍其餘者俱殺了因自思同罪法者每見

上意善皆爭先進言一偵

上怒皆縮恐失指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敢稿黙所以遂棠、天監貪死耳

永昌戍卒葉景和年十四從父母自南京來戍解官千戶欲私其母不從凌辱備至父亡欲置之死景和逃還京撾鼓即時召入俾盡言毋恐遣提解千戶令候提到無辭遂令景和看而斬之仍解景和送母充戍景和初見聖意優容惻悼妄意未減而更解遠戍南圍隸錄此二事見聖祖慎將勤政至公無私因參記之

孝宗時光祿寺以雜饌進御上食而美將復取輒止近臣請故上曰朕素從心預備以待為費多矣

成化中錢能怙寵毅虐滇人如在水火無敢言者澤安南文毅絡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恕以南京戶侍改任單騎履滇自奉菲薄揭示通衢人皆焚香禮之其祭兄文曰昔往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兄勸從正罪遇禍兄以死理雪從是觀之公畏天憫人固非利害所能怵而其兄之賢亦有以助之文肅公知人皆宜拈出

靖遠伯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仙行符術詛思任用黑犬等物人皆笑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以爲奇功各陞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三斗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爲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爲種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爲姦屯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訴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偽遂爲奏改

名曰與除謂以家小吃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于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今便之

補地理

名山洞天福地記云第三西城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湖輿洞在姚州西

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內唯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之中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又曰朱提之東南六百里土氣和適盛夏之日熱不

鬱蒸隆冬之時寒不慘慄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滇海北通南詔些樂城東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楊慎謂滇海即今滇海又謂些樂即杜詩所謂和親邏洋城今作摩些其字雖異地一也音一也按揚苴咩城今大理府古南詔所都既東北距大理六千八百理安得以滇池為南蠻蓋驃國即緬甸僰夷之地南盡大海自阿瓦江頭邏羅浮海而東或通閩粵唐書以南海為滇海而用修承訛遂以為滇海耳又按摩些今為麗江府在大理西北驃國亦不應越大理而北通摩些則謂些樂為摩些者亦非也今臨安府南有摩沙勒巡檢司然通元江老撾諸裔驃國北履其境是乎

唐書昆彌國一曰昆明西朝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為界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嶲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入貢新唐書又云土歊濕宜杭稻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今瀾滄衛永寧浪蕖間當是其地風俗亦畧同大理志乃謂昆彌為白崖非也諸葛亮伐南蠻戰于洱水之南白崖姚嶲入滇古路何言不至耶其實昆明以池得名昆彌之為昆明聲相近而訛耳

補山川

梁祚魏國統曰西南夷有大湖名禁之水水中有物嘖嘖作聲射中木石則破裂中人則死名曰鬼彈聞聲已至不可得見也永昌郡東百八十里瀘倉有瘴往以二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悶亂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枝則折中人則令奄然青爛興古郡領九縣經千里皆有瘴氣郡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

南夷志諸葛亮五月渡瀘大如臂川中氣候常熱雖方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行漢慈黎州也川中有天地其地水南流水流甚廣石竇甚狹此竇忽窒則百姓憂溺

永昌郡傳曰朱提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從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千頃名千頃池又有龍池以灌溉種稻與僰道接多猿羣聚鳴嘯于行人經此聲聒人耳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去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滇中亭州白崖曲江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湯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味獨安寧清澈見底垢自淨去不積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沙數粒適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余丞寢處其中又移餘齋則聞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滇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九州要記王質爛柯山在嵩州昆明縣

神異經云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扃

渾河八月望夜河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撐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與

諸葛亮表益州郡有脫文山澤山司彌痊山婁山碑龍山皆未詳所在

漢書越嶲郡青蛉縣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今以姚安為古青蛉而姚安竟無禺同且云有金馬碧雞則禺同又似在會城矣又漢書青蛉屬越嶲弄棟屬益州而今蜻蛉弄棟同係姚安亦未確

又云俞元裝山出銅在河中洲上律高西石室山中

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貢古北采山出銅錫西陽山出銀鉛南烏山出錫益州郡勝休縣有大河從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河水東至毋掇入橋俞元縣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按靡縣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秦臧縣牛蘭山邪水所出南至雙柏入濮行八百二十里葉榆縣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嶲唐縣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弄棟縣東農山無血水所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滇池縣大澤在西地同二西里北有黑水祠水退溫泉同瀨縣談虜山迷水所

出東至談稾入溫毋掇縣橋水出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來唯縣從陝山出同勞水出徼外東至稾冷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越嶲郡臺登縣孫水一曰白沙江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一行千四百里青蛉縣臨池灊在北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牂牁郡句町縣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冷入尚龍谿過郡二行一百六十里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冷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

一百六里毋斂縣東至潭中入潭今山川循昔而名之相仍者十無一二矣漢初開滇察地脈以載形方考據寂寥夫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古史較今志而流峙宛在目中固不必問諸水濱矣

尋甸府易龍驛東南中和山又名賽武當以祀真武有巡撫蔣公宗魯記中途有閣宗廟下視左右兩山排列各十六以象旗皷有旗皷二十四山之號

永平縣南十餘里有溫泉在路之東甃為池萬曆丁酉重修有兵備副使晉安鄧以仁新新泉刻於石

補形勝

王元美宛委餘編云滇詔之地碧雞金馬蒼山洱水勝甲天下寧無仙真總理蓋記者當時中國版圖未備無所考証耳四海之外九天之表乃能懸立五岳羣山之名耶

補風俗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皁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省城亦然

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周禮三農有兩訓仙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后鄭云原與隰及平地用脩謂先鄭之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滇南之雷鳴田水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韓諺所謂拜水挿秧撑船割稻者也若原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南也

楊用脩漁家傲詞自序云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詞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為之專詠元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念載遂以滇之土俗擬兩歐為十二闋雖藻麗不足儷前賢亦紀升州故鄉之懷耳其詞有云四月滇南春迤邐八節常如三月裏其頃浴佛金盆水又云五月滇南風景別清涼國裏無煩熱雙鶴橋邊人賣雪又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椿斷處餘霞補松炬熒熒宵作午蘭舟桂楫喧簫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

樹花彷佳又月十二日滇南娛歲晏家室餌雕盤薦嘗實録也滇人謂虹、為水椿歲暮蒸白粲擣為丸以雕槃盛之薦于祖禰

南詔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昶田五畝曰雙、中公曾詩曰、有美一人、陽汝之何、注、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

王元美云、西南女人自稱曰媽、

鄧侍御公六言詩地控雙閣金碧雲開兩迤東西盈尺海波瀰瀰四時草色棲棲峯頭半起雲彩海曲初青开花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園歸去如何沙水河邊月白花橋閣下雞鳴風遞一聲晝曉星殘燃松明又有日出高原烟水雷鳴初澍田疇注云滇俗瀦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為雲彩初生月曰月牙晝角為晝曉松炬為松明高田為雷鳴田謂雷鳴雨沛始得播種也拖白練爲名剪紅羅花名沙水河花橋閣俱地名

補物產

華陽國志云牢夷有竹其節相去一丈名濮竹南方有布箭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為大舟筍味甚美今未聞又云笋對青牛青羊紫二色可愛彼中人亦未見拈出

竹譜曰棘竹駢深一叢為林根如推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鬢髮則侵釋曰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南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皆有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又云種為蕃落阻過層墉或卒崩根出如大十石物縱橫相承如緑車一名笆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鬢髮今廣南騰越者中皆有刺竹如譜所云夫竹比君子而夷落乃為刺棘華戎不同貫即物有然者矣

又曰筋竹為矛稱利海表擅仍其幹刃即其杪生于日南別名為篥釋曰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為弩絃見徐忠南中奏劉淵林云夷人以史葉竹為矛余之所聞即是筋竹豈非一物而二名者滇中有筋竹葉差小于它竹堅而且直戎卒取以承槍甚美利也

又曰篔簹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篔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釋曰交州廣志云由衙竹亦有生于永昌郡為物叢生

文曰竹之堪杖莫尚於筇磥砢不凡状若人工豈必蜀壤亦產餘邪一曰扶老名實縣同釋曰窮竹高節實中状若人刻廣志云出南廣筇都縣然則邛是也名備高梁董張騫傳云于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邛杖中開越嶲越嶲古身毒也張孟陽云邛竹出興古盤江縣山海經謂之扶竹生尋伏山去洞庭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黄圖云華林園有扶老三株如此則非一處賦者不得專為蜀地之生也礼記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者扶老之器也

廣志云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升為桴榼

雲南記云有實心竹文采斑駁殊好可為器物其土以為槍幹交趾

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桄榔樹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椆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于竹抄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剖其皮屑其膚熟如貫之堅如韌柔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為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餞

雲南記云檳榔樹如椶櫚高七八丈無枝柯上有十許葉正月結房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筆筆堪為扇至五月熟大如鷄子以海蠡殼燒作灰名曰蛤賁灰共扶留藤嚼之香美除口氣久食令人齒黑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榭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旁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

土檳榔狀如檳榔孔穴間得之新者脩軟相傳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瘡雲南志云紫梹榔狀類白荳蔻嚼塗惡瘡甚効或食一枚飲冷水即無所傷俗云馬金囊

南中集有和山花歌序曰樹高六七丈其質似桂其花白每朶十二瓣應十二月遇閏輒多一瓣俗以為仙人遺種滇中更無別本在大理府上關和山之麓土人因以其地名之余過時值花盛開其歲遇閏試摘驗之良然此花即會城土主廟娑羅樹花也佛日盛開其色白微帶黃意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蕊如稗穗蕊出瓣中今歲丙寅閏六月花瓣凡十三相傳高僧以二念珠入土一珠出樹不知大理所傳仙人遺種者又出何典故且不獨和山有之也王

伯學紀聞云梧桐下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目有閏十三葉平圍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不知堯時曆草于閏月何如

酉陽雜俎曰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又油點草葉似君達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又曰石榴一名丹若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于洛中

始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約有謝表

或曰蒟醬雜蔞醬也取蔞之鮮者蒸其汁味如醬梁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菜蔬蜀獻蒟蒻啖覺美曰與肉何異勑復禁之今雜蔞味與肉同蒟蒻當亦蔞類與

胡蔓毒草名滇南名火把花

爾雅莥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為麪生朱提揵為曰莥豆即蠶豆蜀人呼為胡豆一名戎豆春秋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即此管子曰北伐山戎出冬葱戎菽布之天下中國有戎菽自齊桓伐山戎始而滇有戎豆則爾雅已稱之栢榴因張騫入中國滇有栢榴亦不自張騫始

波羅密樹如荔枝樹稍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枝附樹身上生一枝含數實花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如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韵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啗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今暹老蜀騾亦有

山石榴花一名映山紅一名躑躅一名杜鵑花躑躅者羊見之而躑躅也杜鵑者杜鵑啼時開也蜀中彭縣丹景山多產此花唐張籍詩云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裏講時鍾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峯注云杜鵑花也羊食則死見之躑躅又唐人呼為山枇榴花雍陶杜鵑詩云深山一夜幾枝紅是也又李群玉山石榴詩洞中春氣朦朧暗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殺石家金谷園又雍陶歎靈鷲寺山榴云水蝶岩蜂俱不知露桃繼艷數千枝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滇中種最甚繁俗呼山丹花永昌張司徒作二房記叠山茶山丹二種也

以廣雲壽諸夷飛槍取人于數十步外每發無不中命曰枝標按文選注篻竹大如戟種實中勁強交趾人以為矛枝標當作篻

氍毹施之大牀前小榻上級以登牀雲南百夷有之曰坐墩緝毛為之

斜紋布古名象紗產臨安東粵產象故亦有斜紋

南詔傳云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向兩屈而下直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縷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柳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至今猶然丹鉛錄載楊用修詩曰金碧佳人墮馬妝鷓鴣林裡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

高史云南海有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酒樹類棕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倒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其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寫緬書用之譚用之

詩云昔年南去得吳檣揗遜杯前共好春南州見物志亦載其事今緬甸軍民宣慰司有此

舊志云北勝州有獅頭柑狀如獅頭其色黃大如椀其味寂甘鄧川州有猩猩果高數丈春花秋實果如彈丸色如血味酸可食

類林云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曰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吳都賦云鄉貢入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蠒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

博物志云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細織為幅服之畏之娑羅籠段

唐書云自曲州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越二旬而蠒織錦縑精緻太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今滇人不知蠶桑尺帛寸縑咸仰給江南所織綿布亦不足供惟賈人是需而所謂波羅實者亦不知其種彔矣

廣志云驃國有白桐木其花有白毳淹漬織以為布

詩義疏云白桐宜琴瑟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

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李商隱詩木綿花飛鷓鴣飛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阯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今攀枝花阿速元謀十八寨皆有之

蘇子瞻當于濟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暗吹沙玆龍播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楂愁女媧大明廣庭蹈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韉宮中材人承聖顧擇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妖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子瞻以歐陽公尤知聖俞者因以遺之歐公家舊畜

琴一張乃寳曆三年雷會所斷距其聲清越如擊金
石遂以此布為琴囊二物歐公謂真余家寳玩云
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月肉生如故
漢成帝時越嶲交阯獻長鳴鷄一食頃不絶同雞晨
即不漏驗之晷刻無差長距善鬭
續博物志曰犀生越睒以陷穽取之每殺天震雷暴
雨梁新魏國統云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
炬火照數千步或時鮮脫則藏于深密之處不容令
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為簪能消除凶逆
華陽國志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今瀾滄江潯多孔雀其食金剛纂枝羽有毒嘗浴于

江誤食水亦殺人好事者捕之畜于家飼以稻粱年
餘乃無毒矣
鐵鷄哥鵙也一曰鵻蜀地名駕鵝滇中名鐵鸚哥
又名棕油部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丹鉛録曰月
令鵙始鳴鵙即伯勞也左傳曰伯趙樂府曰伯勞今
不識為何鳥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
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黄伯勞喙黑以此别之易林曰
鵙必單栖鷙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
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呼侯鷹飛輒擊之
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色鮮不黯或
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

數若加之鞭箠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于一斗帯
如此永昌猶輸其説出華陽國志今永昌郡絶無此
彼中人言蓋出三宣徼外古貢自永昌遂以為永昌
産耳
博物志云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
也獸是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
蛇毒永昌亦有之魏宏南中志曰雲南郡有雄倉山
上有神鹿一身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
舊説象之識見其牙皮必注一枚重千金釋氏書言
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又言龍象六十
歲骨方足今制地象色黑兩牙江豬也異物志曰象

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狶鼻為口役望
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詭素牙王潔載籍所美服
重致遠行如丘徙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
伽国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
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
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
可食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
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
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
吼吽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
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横骨灰之酒

眠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子五歲始生

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中盧縣城南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国時陸遜攻襄陽引此穴又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而流涕

異牟尋遣淸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鐸鞘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治取迎耀如星者七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俗謂天降非人鑄刀劍皆以柔鐵為莖幹不可絶用綱紀鋼不折則缺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降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貝蠡之大者可容數升南蠻推之以節樂今之梵樂用吹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国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梁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老學庵筆記曰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縷亦頗精叩之聲聲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不足為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矣

周書會曰卜人丹沙云西南之蠻丹沙沙所出卜人蓋今之濮人也

又曰湯令伊尹為四方獻令伊尹曰臣請正南甌陰桂国損子陸童百濮九国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

瑟瑟寶石也唐貞元二年巂州盧氏山谷出瑟瑟時李泌為陝虢觀察使奏請充獻禁民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于近郊實為靈異朕不飾器玩不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寫明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聽百姓求採不禁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韋應物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古文曰頓牟掇芥磁石引針頓牟亦琥珀也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言龍血入地為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常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国來玄中

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爾雅云楓樹無風自動有風則止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爲琥珀上有蘭食之輒令人笑不止世説曰桃濤入地所化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荆州陟屺寺僧邵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捷者鹿帖地而寫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魄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西京雜記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拾遺記吳主命工人寫潘夫人真狀以進吳主見而書悅以琥珀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東昏侯潘淑妃市琥珀釵一枝直百七十萬杜陽雜編唐德宗幸奉天行在無藥餌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近臣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兇奴逆恣敢危社稷軍中藉財用人之際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陽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而德宗出內殿自携大精劍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斫檻上鐵後悠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敵如斬後悠不足憂也及乘輿還夜市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其劍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所碎琥珀匣蓋以盛劍者

廣志哀牢縣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朴初如桃膠凝堅成也

琥珀出西域者色純黃若金西僧以爲念珠滇人呼爲蜜蠟金

淮南子雞子可作琥珀今無其傳近市以桃膏僞爲者色大佳但文搓之則軟

白髮魚戴髮無鱗如婦人白而肥出滇池

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大理志言洱河鯽美魏武蓋言池之在滇者非必滇池其實滇池鯽魚自美未遜洱水也

唐太宗宴回紇于秘殿設朱提浮酒瓶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之尚不能盡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腴腴而味美名曰工魚雲南舊志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誤為工不知古韻江有工音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翱別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曉文義故用古韻也

補官師

史記前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之一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至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又其後十五年頃襄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歲乎范曄後漢書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即蹻也舊志官書本史漢前稱莊蹻又取後漢書謂豪為蹻裔其實范曄書與注皆無此說

正德間巡撫議祠莊蹻或言蹻與跖並為盜遂止按韓非子曰楚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蓋楚有兩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為將軍平滇自王者總之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遷固既訛頃襄為威王又惡知不訛豪為蹻作滇志當以范氏為正今官師仍舊志而附辨于此

漢牂牁太守張亮則字元脩南鄭人威著南土永昌越嶲夷謀欲叛畏亮則臨郡相諫而止號曰卧龍

晉寧州刺史尹奉南陽人先刺史王遜時爨量保盤南遜出兵攻討不能克又遜卒蠻寇掠州吏民患之

奉重募徼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遐盤南平以功進安西將軍封遷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三縣為郡奉後降李雄遷于蜀

興古太守李檣朱提人晉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數破雍殺賊太將樂初後刺史尹奉却郡還舊治及雄定寧州復置郡以檣為太守

自漢以來官于滇者見官蹟或見外傳其美惡具存矣又有政績無所當傳紀存其名前志槩列名宦為

晉益州牧常松字子予爲成都人三國建寧太守杜良自幼倫晉地人晉建寧太守耿容字仲素廣漢人陳楷字達之安漢人晉牂牁太守毛楚扶人

元史載世祖伐大理時于壬子歲惟鄭昂列傳稱庚戌歲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山徑盤屈捨騎徒步昂嘗背負憲宗以行敵據阨險要昂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昂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戰圍大理晝夜急攻城陷命其主帥還命昂居後道經吐番全軍而歸昂澤州人為陽城縣軍民長冝後與宋人戰於樊口舟覆溺死追封潞國公謚忠肅

丹舉連赤海哥從憲宗征釣魚山戲從太子滿哥征雲南戰數勝至順中贈推誠宣力定遠功臣進封咸寧郡公謚襄靖

勃古思從世祖征花馬國率兵千人結浮橋于金沙江以濟師中統初論功授益州等路宣撫使賜金虎符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趙國忠烈公俊第三子世祖在藩邸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常見許重世祖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贊軍務丁巳世祖命授皇子北平王雲南王經

立智理威為裕宗東宮必闍赤典文書至元十八年蜀初定帝閔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以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會雲南盜起號數十萬聲

言欲寇成都威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威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術在保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其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毋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元貞七年遷西川行省參之政事八年進左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從儀威曰驛騎所以傳命令事非有急且不得馳況儀乎王憚為之止儀

傅羅歡畏荅兒幼子鎮木哥之孫瑣魯火都之子也時諸侯王十又臣皆有斷事官博羅歡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從世祖皇子雲南王愛哥赤為其省臣寶

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線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歡辭曰臣不敢受死第年少不知書恐悞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引帖木兒轄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家以金壽迎餽祈無究其事博羅歡懼其擅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槖不能容不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線真曰御舉得其人矣賜黄金五十兩

玉律术王君侯王鑑皆元臣史失其官世祖次臨洮遣术等諭大理不果行師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離大理北四百餘里復遣术等往使不報後帝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至計必死矣命姚樞搜訪圖籍乃得三使既瘞命樞為文祭之後以王鑑子天敘貧不能自存詔加優恤又授王君侯子如珪正八品官

禮部郎中劉芳中統元年使大理至吐蕃遇害詔卹其家

本朝兵部上書任文定字時泰松滋人弘治己未進士嘉靖七年武定尋甸蠻乇煽亂奉命視師討平之是年芸部政又以公提督雲貴川廣軍務己而西川議撫逆羅西征還京

右參政何鍾麗水人隆慶初任行行巽巽人推君子之風而西與心符紀無畛域士民悅服歸之

右參政徐中行字子與歸安人以文學稱中興之彥而治行表表郡邑之吏向風

提學僉事方沆莆田人初左遷安寧提舉鹽政之暇樂與賢良文學談說經史轉督學品騭名下士無遺者著述淵富滇人士爭抄而藏之

謝肇淛晉江人萬曆中任右參政才情實合滇以西郡邑讀其彈壓恢恢乎餘力以修竹素淵乎素矣有滇略四卷刻于葉榆

崇陽汪文盛四明張時徹白門劉麟長洲皇甫汸番禺鄒棐天台王士性吳郡馮時可皆著聲聞莅而官滇著作尤多

鄧文煥李豊人以貢除澂江守單騎自廣南之任蠲煩苛減租賦浚水如練疏其水清近代守令之冠

曲靖同知孫台初為雲南司理再遷北勝知州三任皆有實政大理保之變挺身監露益之兵師克有功

辛于行關巡崇祀北勝官祠

宦賢封王者章吉封南康郡瞻思丁封咸陽納速剌丁封延安沐英追封黔寧晟追封定遠封公者忙古帶封濮國忽辛封雍國愛魯封魏國傅友德封潁國沐晟吳復俱封黔國封侯者文齊封成美馮忠封崞陽亭沐英封西平郭英武定傅成安慶藍玉永昌胡

海東川金朝興宣寧陳桓普定張翼鶴慶張銓永寧
曹震景川王志六安蔣貴定西耿炳文長興封伯者
王驥請遠休昌定謚
其得謚者漢諸葛亮唐韋皐同為忠武元忙古帶為
咸愍贍思丁為忠惠忽辛為忠簡愛魯為忠節
本朝王禕為忠文吳雲為忠節沐英為昭靖春為惠
襄晟為忠敬昂為武襄斌為榮康琮為武僖楚堂為
清簡何孟春為文簡林俊為貞肅蕭彥為定肅伍文
定為忠襄張佳應為襄憲楊慎為莊介王恕為端毅

補流寓

唐李善揚州江都人受善有雅行淹貫今古不善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推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

續博物志曰廣德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為内供奉避亂入蜀王氏爵為師臣舊志稱蜀青城人豈光庭錄蜀入滇遂自謂青城人乎

元脫脫順帝時為中書左丞多徇私怨至正中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朝臣上章留行不果遂假便宜總制軍馬破賊于徐州又破張士誠于高郵城外哈麻害其寵嗾御史袁賽因等劾之削官爵淮安安置詔至軍中龔伯遂曰丞相當受密旨宜一意進討且勿開詔脫脫曰是與天子抗也如君臣何遂受詔既而臺臣又論其譎輕再徙雲南之鎮西驛衛知府高惠欲事以女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後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兵圍之哈麻矯詔遣使賜以鴆

補外傳

元劉深雲南左丞大德中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内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入百媳婦未奉正朔宜用兵征伐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于餽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于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存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哈孫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奏誅之、

舊志載晉元帝時孟才為建寧太守驕暴無恩為郡民所逐刺史王遜乃分蹔半為平夷郡以南為夜郎郡四縣按沈約南宋書載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牁朱提建寧立平夷夜郎二郡置太守後避桓温諱改平夷為平蠻華陽國志以孟才王遜為元帝時人元當作懷

本朝諸王考

岷王諱楩

高皇子洪武二十六年建邸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文初廢為庶人請南初復國與守臣交惡

文皇賜書諭王召守臣戒之未幾又多不法

上怒罪其府僚奪冊寶尋念王因繫久復與冊寶

洪熙元年從武岡州景泰中薨諡曰莊今王在武岡其祿寂薄凡滇人士過武岡者王以為先世舊封於此咸加禮焉

周王諱橚

高皇子

高后出洪武十一年封于開封二十二年棄其國之鳳陽遷雲南未行建文中以誣服竄雲南已而召還請難後復封王洪熙中薨諡曰定次子有勳永樂中封汝南王得罪于父

文皇遣至雲南居大理後定王老始歸王在大理有無為寺記見藝文宣德中復以罪廢為庶文

請江王諱守謙

太祖長兄南昌王孫父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文正依

太祖兆長累從征伐後守江西有罪安置桐城

太祖召王慰諭曰兒無恐我育汝長且封汝未幾文

正辛洪武三年封于桂林桂林獨秀山前有元順帝潜邸改為王宮未幾廢居鳳陽閱七年使居雲南賜璽書戒諭以至雲南以作書通百夷忤

上意又以貪暴召還二十五年薨子贊儀永樂中復遣之國

勝國諸王考

元諸王表曰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而賜印之等備前日也

梁王甘麻剌世祖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金印獸紐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晋王出鎮大斡耳朶大德六年薨謚獻武追謚顯宗子也孫帖木兒襲封晋王至治二年立為皇帝

梁王松山顯宗子至元三十年以皇曾孫出鎮雲南

梁王禪系出松山延祐七年封雲南王金鍍銀印駝紐泰定元年進封天曆元年帥師與太平王燕帖木兒戰于郴林兵敗見殺

雲南王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至元五年封金鍍銀印駝紐出鎮雲南後進封金印駝紐張立道列傳稱皇子雲南王愛哥赤為其臣寶合丁毒死或即其人與

雲南王也先帖木兒系出忽哥赤至元十七年襲封金印駝紐

雲南王老的至大二年封金印駝紐

雲南王帖木兒不花梁王禪子泰定元年襲封金鍍銀印駝紐

周王世球武宗長子初武宗相弟仁宗立約以次傳于世球延祐三年議建儲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譖于兩宮封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率衆來附因居北部其後文宗遣使迎于漠北遂即位是為明宗

梁王相匝剌瓦爾密元系以宗室鎮雲南其世系未詳

天兵代之飲鴆死

補人物

文皇帝夜夢赤龍邑從若扶掖之狀次日視朝畢偏察臣班無朱衣者惟安享揚益應貢入太學隨朝因天寒着南中剬毡衣於藍衫之下其赤朝士以對上大悦欲以八座待之冢臣以爲非耳遂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工科左右給事中上嘗召與對奕時以手撫之思遇篤至洎仁宣二廟乃出守漢中又謂繁成都告歸

正嘉而前省城科第盛于西方文昌閣上爲小雁塔紀之其最著者嘉靖辛卯周翁俊並赤幟于士林從遊者中馮為多介弟濡亦在提命中舉于丙午又有

張翁克典者字懷虞錚錚競爽數奇止得貢以廣文先生嚴立庭之教其子朝棟應丁酉鄉試纔十七初場出問之曰場中今年添幼童速士子文不覺煩亂文殊短促即大怒曰所學何事取杖杖之幸疾走得脫而朝棟是科竟入穀

張郁蘭字元馨七歲遊郡庠楷書篆隸繪事俱稱獨步以貢仕重慶司訓試署巴巴縣篆用兵儲稽數萬試備用缺當事以異才欲薦會弗克奏功而止遷寶川學正即志以名官稱其能教再遷廣東惠州教授人愛得師未幾引年以毋老終當路題之在惠識歸善之官詹揚文懿公起元文懿銘其墓有卓哉高人允矣大雅之稱

施繼遠字元善年儀都雅自少以美才篤行聞中嘉靖甲午鄉試會試數不偶揀選得山東蒲臺縣憫其罷敝刻持廩操均派京邊糧役細民德之巨室弗善也竟以開任歸友于毋弟繼述擇師延友以至學成中甲子科爲晋安守其他倫誼之厚多類此

周紹稷字太璞永昌人嘉靖壬子科鄉舉仕至襄府紀善遂家焉博學能文賦才尤擅王元美司寇雅重之唱和爲多中戊子科周燮其父也嘗爲雲南府學教授

陶庚別號星亭嘉靖丁酉鄉舉仕至承天府判歸田

卜築西寺之右日望西山吟哦而已屏跡城市自老無求太守鍾公親駕請爲鄉飲大賓辭不獲乃入城隨拜親識然非其志也因作詩云可笑衰門老賓客等閑卻上信陵車從此遂不復出今其田宅已不知所在遺稿亦無從收故老有談其事者如此

馬斱文別號月川以儒士爲中書

神宗在中朝繼文爲侍書每日做紙大小真草皆出其手而

宸翰飛洒可傳實賴之以是恩遇絶厚曾書敬畏二字賜之後又爲御製詩一章官至太常卿仍賜二品服繼文爲人閑典而雅馴居燕之日久言語在南北

之間酷嗜棋擲日可數十死之日
神廟爲憫恤不怡
蘇大綸字理之昆明人隱居樂善不求聞達教子舉明經三爲博士見孫舉于鄉人謂積翁爲善實食其報前巡撫李公壽爲方伯時造其廬督學江公和更禮重之俱不見年九十七而終
處士童璧字邦祥生而向佛齋居蔬食焚香持誦時自力田所得租銖舟道晉寧即于盤龍山禪院供佛飯僧曰此中米廣而價廉吾所以爲此者欲以出吾力者表吾誠耳其它爲善事類此年八十一無疾而終遺言不及家業第囑其子勉爲善而已

邑諸生朱會智字養晦厚重端詳稱其質幹與交交即至厚者不見戲笑於書無所不窺每試高等而數奇以老其沒也學使劉公伯燮哀之以冠裳榮其父而善視其子其妻梅氏守節今已八十餘
盛克之變南村婦有被驅而奔竄者始猶雜衆人中自知不能前行至南壩閘外掩袂投河沿流而去竟不知爲誰氏之子東海樵夫祀于湖上從婦之烈泯泯也
永昌郡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婦李氏家在城中寡居景泰末都督毛勝以達旦降中國鎮守永昌遣人取李時勝勢煥焱聞者震讋其姑與父母皆勸從之李不應以刀隨身臥不置曰再來即自到勝遣別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後旌表者皆不
又
永平民有受值爲人傭作者以他役逾期不赴主人怒而逐之哀求不納哭而去曰老母無食奈何行未幾僵卧道旁夢一人撫其背曰無傷也某山之原有竹試往掘之可得米以養親覺而憶其山舊遊也往之竹下果得米于時萬曆庚寅辛卯間也滇中一時所在皆有之晉寧楊德全太守時爲司徒郎出差歸里又入京攜以饋其米非稻非麥長三倍于稻米作粥不稠濁爲飯潤而甘微帶香味

滇郡布衣李春茂有士人風慨兩學圮壞捐貲修葺請十督學行郡數之檄取至郡下衙役不無苛求諸弟子員聞而不平茂不謝也郡數實白其高誼學使者以爲義人崇獎焉學宮落成所費實夥又推其餘力修西寺有閒阻者遂不果竟卒
節婦段氏生員王重光之妻宇十年而重光死段氏守節事舅姑喪葬以禮視兩子學每至夜分生前委經當路表揚今崇祀節婦祠
繆氏御賢繆白女孫適吳承祚夫婦無子守志不二以女紅自給垂五十五年乏嗣竟無以節舉者
謝氏百戶楊廷諧妻二十而寡無嗣有姑在堂守養

事姑至七旬而終御鄰食舉無間言其姑夏氏爲方伯夏公選女選見知賢

補方技

揭向春大理諸生精大定數涂左丙時征邦鞋延春問數時正署文案見春至置筆而進之額帨于管春前揖曰不利公宜無往涂公不聽後竟蒙難如所言巡撫歐陽公畫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毋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得男赤文疾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之問曰子言信然所云赤文疾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春曰是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聯其義曰赦從赤從文疾人即保字歐公悟曰數學能奇驗乃爾後以明經爲武定府學教授所著有心易發微諸書多微言人罕得其傳

黃拱斗字文極晉寧人性頗異多讀書旁及百家技藝無不精究初以計偕遊京師與一人奕其人善其知音遂盡得其所習觀象之法而歸月朔日至三日每夜升屋仰觀天象熟察星躔遂書一日雨暘風雷及地震妖異之事一一符合有不合則更升屋而觀愈久愈精至不失絲髮竟未仕卒卒之年月日時咸預知遍告親識盡焚其書

補羣祀

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雞喙皆大石自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滇郡亦有神祠羊首人身亦不知其所從來山海經曰四荒之山有神獸面人身其說蓋與此合

哀牢山下有二廟俗名大官小官廟每正月十六日蒲蠻會祭誠中亦注凡水旱官亦往禱焉其題神粒大官則曰大定式方天下靈帝小官則曰大聖信道利物靈帝蠻人相傳大官為叔小官為侄大官廟被火焚其象易以禮服小官廟未焚其塑像之制與蒲蠻同張南園謂蒙氏出自哀牢山故蒲人而蠻飾二

官蓋蒙氏遠祖志草謂為段氏二子歸仁歸義不知何據今祀志因之

永昌城西北二里有紅廟內祀兩牌曰廣祐山川安民景帝慈德聖母淑明仁后蓋蒙氏僭號時所立也蒙氏世隆累寇邊唐妻以公主后高駢敗之憤恚疽發而死偽諡景莊皇帝正其人也

蒲人敬諸葛公特甚祠之于其營僭諡之曰神武有徵靈通昭帝
國初修祠而革其號

補方外

滇郡北螂山中峯頂舊志浮圖從形家言也俗言蝗蝗塔謂建塔無蝗患今塔壞而址存

筇竹寺創自元僧雄辯結茅數椽後漸充拓後又有玄堅黃龍無相皆以元朝褒封今有三塔在寺左方萬曆間重修之後鉅麗壯觀又鑄銅為萬佛寶塔于殿前

僧雪谷滇郡人善書畫今傳其所書尋牛圖學畫端楷書有古意所畫蘭一幅值數縑

孫庭蕙郡人隱于青囊術與人藥不問值遇人投以上乘臨終偈前云身本從幻生幻化患何在形寄立

陵中神遊六合水起悟透脫在禪玄之間不食五日聞異香而化

僧蠻山不知何許人僧臘禪心雞山古樹同參者依為法侶時作言詮盡超法席

九菴姓劉氏遯迹曲靖有識之者云曾以通籍為達官卧病垂死有異人導之薙染遂愈在滇十餘年而卒言論修持遐邇攸仰

義印亦不知何方人行腳至滇結菴于祿豐萬山中其地有異境時振錫滇池貌癯神清飄物外作字賦詩皆迥出常格人莫窺其際化時已九十餘

滇志卷之三十三

搜遺第十四之二

補藝文

三代以來語文苑者祖遷稱固然班生周攬無太史公之奇其躬履西南歸而叙傳後勁數語漢書不能失其驅馳也范氏依篆增兩漢之富宋氏引繩正李唐之失藝文軌闕切于此者乃從來采摭槩未之及今宜表而出之

太史公西南傳贊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維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班固書南夷君長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于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范曄書西南夷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于傾沒疆垂喪師敗將不出歲時率能闢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銘中郎較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軨積于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伎列倡于外門豈柔遠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

然其凶勇狡詐薄于羌狄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徐岐道汶化既孚改襟輸寶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唐書南詔列傳贊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于三代劳民費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闇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畀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

倡弋横行雖因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無備漢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南蠻列傳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東觀記輔作酺梁國寧陵人）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户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險峻百倍歧道襁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舜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

官録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録東觀夷語以為此法）謝公滇略注云白狼即今麗江也

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意合（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微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紺緬）甘美酒食（推情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伸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稚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偻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紲動隨旅）歸日出主（路旦揀雒）聖德深恩（聖德度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灕）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

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犂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犂）不見鹽穀（莫碭粗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陜（雷折險龍）高山岐峻（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雒（理歷髭雒）父子同賜（捕茝菌毗）懷抱匹帛（懷藁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唐白樂天紅藤杖詩云

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〻携步月處〻把尋春勁健孤莖直疎圓六節勻火山生處遠瀘水流來新粗細纔盈手高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拄歸秦

唐詩有菩薩蠻不知其義按小說開元中南詔入貢

屍髻金冠纓絡被體改號菩薩蠻因以製曲佛戒律云香油塗身兼髮被首今由名髮作變非也

元白皆有驃國樂詩元詩云驃之樂器頭象駝聲音不合十二和從舞跳趨節節硬繁詞變亂名字訛千擗萬唱皆咽〻左旋右轉空傞〻俯地呼天終不會曲成變調當如何德宗深意在柔遠笙鏞不御停嬪娥史館書為朝貢傳太常編入鞮靺科古時陶堯作天子遜遁親聽采謠歌又遣遒人持木鐸遍采謳謠天下過萬人有意皆洞達四岳不敢施煩苛盡令區中擊壤塊燕及海外覃恩波秦霸周衰古官廢上堙下塞王道頗共矜異俗同聲教不念齊民方瘵痾傳稱魚鱉亦咸若苟能效此誠足多借如牛馬未蒙澤豈在抱甕滋黿鼉教化從來有源委必將泳海先泳河非是倒置自中古驃兮驃兮誰爾詞白詩云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南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纊不塞為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擻龍蛇動曲中王子啟聖人臣父願為唐外臣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辟詣閤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時有擊壤老農父闇測君心閑獨語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

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體生疾苦心憯悽民得和平君愷悌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新唐書驃國列傳載西川節度使韋皋獻南詔奉聖樂始末今錄于後

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脩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六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徧終舞為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四

十八人行分髻析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為四列又舞闢四門之舞遍舞入徧兩聲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三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箜篌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鐸皆二掆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闢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掆鼓四人為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鞾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根以驛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節之樂也黃鍾君聲配運為土明土德常盛黃鍾得乾初九自為其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子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而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蔟得乾九二是為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蔟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子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舉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鍾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入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偶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褾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掆鼓鐃者大鼓二曰太蔟角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箏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鍾為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復首飾襲鳳八卦綵雲花鬘執羽為拜抃之節以林鍾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襲鳳鳴律呂之和也

八卦明遝相為用也絲雲象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岂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咯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桐銑鐸皆覆以絲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鉦棲孔雀銑鐸集以翔鷺鉦桐畫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桐銑鐸皆二人執拏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鐘徵之宮欽柏眾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倍黃鐘觱篥小觱篥笙壎篪搊筝軋筝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皐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

絛分以花氎縷為纓蝶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絛紛有鳳首箜篌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項有絛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傅以虺皮為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為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為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為舞昆侖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絛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蔟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斑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項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蔟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鍾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為之穴六以應黃鍾商除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

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鍾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皆參差相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驃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鍾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爲一翠絛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拔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種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龐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遊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鬬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岍彊者則見弱者入山時

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弦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鍾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彩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龐聰綱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扈那謂時滌煩暋以此適情也五律曲應黃鍾兩均一黃鍾商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裓襔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環釧冠金冠左右珥璫絛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頌以獻

楊用修丹鉛摘錄云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博物記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合南中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德宗勅驃國王雍羌書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

師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忠奉朝章得勝隣之善謀秉事大之明義又念愛子遠赴闕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較太常卿并卿男舒難陀那及元依摩訶忠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比所以表卿款勤申朕恩禮數授新命永為外臣勉弘令圖以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竝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韵集聖曆諸書呂東萊曰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五代表亂書遂缺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而舊有十二篇始復完

王伯厚詞學指南載政和戊戌以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為表題觀此則重宣際宋入未嘗無意於雲南特力不及耳指南載詞學題名戊戌中式者為侯嗣道字文彬張守三人崔守不甚著張亦無聞惜無目見其所為表也

僰夷西南際海通佛代阿育大秦等國大抵皆奉佛漢書撣國獻幻人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撣國西南可通唐地里志有自交南經雲南永昌叅西天竺道路至彼又有阿羅陀阿羅單國亦其屬宋不通滇乃自廣州府浮船來表元嘉七年西南夷遣使奉表曰伏承

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為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映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陀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今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為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令遣二人是臣同心

所有宣啟誠實可信願勅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采納

阿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廓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王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

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為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闢閣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

伏樂城閣高峻如乾陀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慈念羣生安樂人民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拉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阿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影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

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廓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

徙內莫不來賑悉以菇水香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迺撫顧公應祥刻常璩南中志于滇意甚善而未盡今滇中古書如南中行記樊綽志辛怡顯錄等絕無傳本其列于諸史者如史記兩漢西南傳新舊唐書南詔兩爨驃國傳宋史大理傳元史緬國傳又皆散見未有會歸楊慎采自在道作滇載記僅備小說倘合南中志十一種為合刻則上下千餘載亦差足一方之典則矣

漢時與夷盟曰漢犯夷罰黃龍一雙夷犯漢罰清酒一鍾又有夷賊名蕞白虎在文苑云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皆西南事也

元段功妻阿蓋詩有押不蘆花顏色改之句白湛淵滇雅十詠發揮云草食押不蘆雖死亦不死未見滌膓入先胡棄賓子釋曰漢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它藥解之即蘇華陀流腸胃先服此也梁王借兵段寶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衆而自詐其狙公又云金印玉書釣魚之香餌繡閨

淑女掩雉之網羅餘多嫚詞

南園錄稱郡城西北五里許俗名大寺山寺廢無存遺矣成化弘治間掘得其碑甚宏麗因碑陰載常住財貨之繁懼鎮守者生事輒碎之近復得一小碑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為郡在元已盛與金齒迥絕人可見當時財貨之殷非今日可及其文曰雲南自開闢以來上而唐虞三代之寬下而秦漢歷朝之盛非所有也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始定歷晉隋唐而下非中國所及也皇元混一區宇癸丑年世祖深入大理時段氏以山河之固遂率以降而雲南六詔悉平厥後委命大臣兀良葛歹首登其緒紐遣平章政事賽典赤紛理其料民遂生而樂業者迨今七十餘年矣永昌西北五里有古栖賢梵刹叢因兵火廢為荊棘土居必里有蘊氏而慶君者其先智隆贊段氏降始授永昌千戶殁于王事子慶繼其業撫治邊夷既滿且代遂恬退閑處友心樂善念國家生厚之恩祖宗栽培之德思以報之大捐己資首建前殿奉大日徧照如來左右廊廡僧寮齋廳庖廩門術百堵作為鍾鼓有樓經典有貴舍巴田二十四雙以充常住放良驅肆人以為灑掃繼修後殿奉藥師佛無量壽觀世音佛母帝釋大明王十二宮神摩訶迦羅羅漢四天王印造華嚴經

經一千餘部泰定甲子歲作浮圖十三級于
前凡寺之供具用度莫不備焉落成又念永昌為
皇太后湯沐邑蘇氏具建作之由獻以充宦有司以
聞奉帝師法旨省府榜文特為加護額曰報恩閣云
釋氏教弘遠幻世大鑑鋪刹執歸陶鎔無在無不在
充塞天地閏其大竟無外歸而藏諸客須彌等一芥
善哉蘇氏慶灼然了三昧亟徒捐橐金建諸天法界
上以報君親下而覺盲聵懋績鏤堅珉永刦長不壞
泰定三年歲丙寅七月既望永昌府儒學教授華陰
楊森記濮陽度金秀書承事郎同知永昌府事汴京
張野先篆其篆額云棲賢山報恩梵刹記其帝師旨

高一字與梁王同於此不獨見胡元之重佛而番王
能役人以官如此而官誌之不足擬亦已甚矣
宏猷錄黏廓清滇南論曰黔中在南詔地在鬼方之
西漢武帝通牂牁羨僰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
固奇銳意圖之而黔蒼全盛之域終未能帖然盡入
版圖唐一動兵至覆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
縣其地二百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
錄我
聖祖神謨聖畧規畫甚詳經略甚當嘗讀
聖祖諭傅友德出師及前後所下詔勑其地理之遠
近道路之險夷兵將分合之機攻取前後之勢雖生
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詳若是之悉也故嘗竊為之
說曰能不若諸將而用人之能者漢高帝是也能勝
諸將而自用其能者漢光武唐太宗是也能勝諸將
不自用而用人之能者我
聖祖是也嗚呼觀河洛而思禹功萬世之下豈可忘
開創之艱乎
楊文襄公一清謝
聖駕幸京口私第表云白首桑榆再際風雲之慶丹
心葵藿更逢
天日之開五雲御予六龍九戩施於十畝又云辛忤
權臣之柄旋投慈母之機罪放清朝甘終身于畎畝

洛新元祐復起相於洛陽任以股肱委之心腹山公
啟事桃李莫收伊尹阿衡鹽梅無味數載賬勞之暇
羽化安心一時際遇之奇
龍顏拭目又云念
祖宗創造之艱防國家盈成之患篤事親之心以事
上帝謹保身之法以保下民謝總督三邊表云人非
三代何敢希方召之謀猷業本書生亦勉効范韓之
經畧但世平易玩法久漸墮致習因循入安偷惰不
大段紘織無以作新士氣不力任怨怨無以奮起事
功又恐習尊俎之談或同念邊疆之苦持文墨之論
不暇謀兵革之難任耳易至于傳訛浮言每興于所

忌謝賜銀圖書表云入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溢康侯之三接又云寶篆精工儀千年之蝌蚪奎章燦爛絢五色之龍鸞栽成悉出

宸衷報塞寧忘天眷昔張禹誇榮於几杖徒爲優老之資魏徵侈賜于佩刀無關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慨相灑之尤難同德同心感同遊之爲盛又云秘府琅函虹彩射青藜之閣禁林玉屑雲光映玄圃之宮又云揆雷地奮修爲迅發於四方姤風天行渙汗覃施於九有悅而繹從而改巽法允望無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普布下及典重稱對君之語

張南園志澤和喬宗伯詩云竹帛分排萬卷餘便堪

瀟洒送諸居追遷述柳能無意只恐人疑是謗書老來無復計三餘日日勞勞兀兀居天下已多校閱請予雲何羨太玄書身名兀裂更無餘獨有青山是舊居除卻南華經一卷案頭拋盡向來書灌園心事外無餘寂寞柴門傍水居卻有誇張杜陵處手持摩禄故人書餘多不錄

前衡州府同知汪鉞有松鶴叟清画翰林張燦爲題詩云何年老龍化爲松根盤礀石青摩空蒼髯未改鱗甲在至今雷雨生長風羽客何年化爲鶴丹砂養就寬城郭一飛一止鳴相酬似與松風共寥廓此松不隨松李芳此鶴肯向鷄羣翔孤高總是塵外物胡

乃致取柔中堂近代画師稱呂紀能以天機馭物理因入製画深意存不獨丹青而已矣芝城二守汪君賢下車初政唯飲泉倏然玉立一鶴耳歲寒晚節松同堅我欲爲君歌此意清宵卓筆寒生袂須臾半晌夢魂鵝如坐松林聞鶴唳汪氏又有萃景堂瞻莫軒望思樓絜又爲之記曰汪氏先世漸東人尚書莊靖後以戍籍隸滇至一庵四世矣性恬淡好讀書充究心于軒岐然不嗜利嘗于城北闢地數十爲園一區外植修竹萬竿雜以采樹內蒔花果百餘品紅紫蒼翠香冉冉襲人乃築堂其中爲燕息之處堂有八景曰商山聳翠滇海來青金馬朝輝碧鷄晚照竹塢清

風梅窓霽月茶坪春雨桃徑朝霞遂以名其堂曰客至觴詠秉燭會幾時稍踞矣先生之子鉞傷廢露之既殞慨風木之猶存于是作瞻莫軒望思樓曰展幾復見吾親耳弘治癸丑六月余遇湖南鉞適同知衡州府事以記來請因思李贊皇之事而有感焉贊皇謂鬻平原莊者非吾子孫以一樹一石與人非佳子弟何特后人之薄然平原亦究爲他人有今一庵能以詩書教子鉞能以聲纓顯而所謂萃景者不過緒餘以爲燕賞遊觀之樂耳曷嘗瑣瑣逆料後人哉故爲之記以啟其後之人尚其嗣而葺之俾勿壞又張南園爲員外郎時載補衡州言別亦有詩贈之曰衡

岳陵紫暝日月互吞吐湘江蒂噴薄頃刻變風雨湖南誇勝地江表稱名土休牧羨君奇善色動眉宇人言佐郡勞官忙多仰俯我言佐郡易道在誹謗悔吝來務利徒蔿蔿皆鼠竄獨有汗竹香千年獻郡父杜哉君念之恩煦勤字乳書史有常訓苛政猛於虎官居信崇蕆民事極勞苦一念尚未寧疾痌困褉翰江蘺與秋蘭可佩亦可餐古今竟何如此意煩記取焚山鳳來儀相期佚吾觀

巡撫何公孟春餘冬録載送貴州巡按沈君序云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謁者光禄太僕給事司隷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請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隋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安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御史大司憲內供奉裏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治及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閒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近

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不重紆督察舉之職故始剪削秩即議立御史之臺官比宋元加備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副都僉都督大夫中丞而監察分設諸道歲分巡於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之政允釐奸宄之萌不興蓋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年始是年敕在庭四品以上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人行天下蓋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焉貴州哉

朝敢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未渠開經畫雖定縣峒蠻寨嗒突動及境內朝廷虞其復變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尤簡於老成有風力者蓋其地入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茲雲南為最險遠則銜命而來其任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於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繇於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險遠地蠻夷苦其吏而不能自達則忿忿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武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夫付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所歸顧如此可

乎哉雲南貢州鄰壤蠻寨大抵同其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明巡撫於雲南故因周君校貢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大理石屏有山川雲物之狀唐李贊呈以為醒酒石近李貞伯送人入滇詩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滇中詩入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文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鷄那解五更鳴懷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

楊林蘭廷瑞信天翁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鰕浅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詩中有諷其夏日詩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洒鵞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呵燈銀瓶取盡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們洞房空當時射日方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

王元美送滇人周廣文戟士閔內詩絳帳如雲海國開公來還復領羣才秦庭忽動連城色漢馬多從西極來題罷金天霞作掌飲殘清渭月為杯奚囊定有懷滇句知向昆明沼上廻

謝東山輓楊太史詩句首招魂張月鳩十句作懺李中谿猶有憐才嶽相國題詩數問夜郎西

丹鉛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池南唐錡以為不佳蜀子作一首乃口占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欲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柰二十四番花信催

古有三句詩意足詞贍盤曲二十一字中最為難工

偏檢前賢如岑之敬當壚曲無名氏春詞宋謝皐羽寄鄧牧心本朝詹天曜寄山中故人讀書處等不過四五首而已雲南督學彭綱詠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翻露中幾枝紅鸚鵡亦風韵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于扁遺其一句後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

楊用修詩話云余嘗登毗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潤水明若刻畫近如咫日射其傍如盼睞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中方睨衍義

云日斜如入脱目逐跋作脱日對渴虹字如稱愈光曰渴虹脱日古今奇句也

舊刻夏遊記一冊出辛氏家藏其跋云撫臺潙陽周公入滇首出夏遊記有道林先生所撥要語并質疑二書與盡心章講義示提學僉事徐養正刻之頒諸學宮諸生夏諾臣之綱周鳳陽等問曰昔道林先生典學貴陽亦既私淑之矣於龍谿吉陽數先生之學本之詳聞也其亦有異同乎養正曰是不可得而知所可得而知者心無乎不同吾得吾無乎不同者則天下之言皆足印證異同之際又烏足多辯乎山谿之田其險易隆瘠犁然可舉目而知也耕之皆可以

有穫不耕而區區於險易隆瘠之辯縱使得其隆且易者其何益于飢耶周公名汞字子充湖廣寧鄉縣人徐公字吉夫廣西馬平縣人夏諾見人物志臣之綱無考周鳳陽以明經為婺川儒學諭

田汝成炎徼紀聞叙猛密孟養事與它書異其附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如蔓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閫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為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戚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言亦與文達畧同溢美文過為家狀所蒙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其叙諸夷附論曰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迭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飭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四隅之地西北為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於朝鮮即為嘉域而淮徐之區猶為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開百粤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閩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

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

朝列于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貢賦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漸拂首西北而終西南焉知滇僰之地不將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何大復景明有使事之役至滇省中公讌詩云今日何日公讌會紫薇垣下填車蓋總戎太監爭邀呼御史中丞立相待坐花餖玉綺席陳愧我何能居上賓勸酬盡是文武士列坐俱為藩臬臣廣堂潭潭長百武堂前檛鐘復擂鼓擊石彈絲逐横吹清歌緩節隨

輕舞酒闌起酌明燭前橫金鳴玉聲珊〻交衢夾道燈火亂仰看月出樓臺間諸公豪傑世希有協恭同寅重邊守幸時夷方不用兵簿書之暇得飲酒只今天子布洪仁九州四海俱同春清風想見唐虞出玉座欽睹日月新諸公於此復何慮矢志盟心思致身

又送楊中舍承家雲南省墓遠遊篇云君不見昆明池去京一萬里山盤海曲在天上日轉星旋羅地底生神毓秀千百年太宰源流自茲始七歲辭家朝帝京登台踐斗榮身名水木更起丘園情諸

帝帝還中書行中書此行

天子重赤車駟馬都人送岳樓晝錦湖光開京口春

帆江色動瀟湘龜鼉經水國衡巫瘴癘雲衆黑銅柱標南問南紀錦官城西指西域揮毫憑軾驚蠻夷卻候太宰中書時相如使蜀入同文遷史序湘志自奇憶昔滇中為使者黔公宴我滇山下酒酣曾誇壯士兮賦成尚倚將軍馬今日看君萬里歸山川草木倍光輝公卿礼數古來少父子聲名天下稀五華岡頭日朝放點蒼山北雲如障遠遊可樂須早還帝里覲闕兩相望

督學參議楊公師孔溫泉遊記云至人韻士往〻以山水為性命山不險不奇水不深不幽每至適性情娛形骸弗顧也若夫具深險之勝而又全幽奇之德

惟滇楊城溫泉名滿海內束髮時思欲啜流揚波久矣讀用修先生暨先輩題咏積往古溫湯舊事點綴茲池不過一盂一盎耳歲天啟乙丑直指朱由嗣具山川明胝季秋廿一日行旌按部茲土不佞孔代分守庖列遐節泉上機緣奇甚是日宵征達楊城直指餞送礼成僅宿碧鷄閣廿二辰方祇楊城郊迎後卽求訂泉遊之約期以翼日是日午刻同閫師高子啟自螳螂川登舟謝太函方伯以東馬小憩州守編漁船障以布幔酒鎗茶竈備具致頗不惡放舟而北曲曲山青灣〻水活漸入漸遠不啻剡溪雪浪中神已飛越矣日晡望山峦聳萃峯崖環抱不脫溪流疑入

無縫而委蜿卻有情因滔　無礙柔櫓梧桐森映遠見斷雲孤壁一水橫玉似可攀可躋又似可入者詢舟子云巖洞奇絕路堪游余欣然舍舟從松陰求訪

閒　步入巖初巖小淺淳淳不能入既則或門或屏或榭或軒或堂或广或廊或壺天或弱流或花葵或秘石或玄窽或翠幙或紫無障或蠶光龍態度奇幻不能名狀粗與高師足所至酹一觴期以來日探討洞之奇甲天下者不少非泉洞分奇即寒溫失正未有虛明洞朗如阿房椒寔院院相比又如響屧長廊轉〻可步而一水流春衣田映户想上古賞鑒真仙構先天皈手將溪灣最趣處斷水殘山會萃為一家

亦大奇絶也洞畫展一坪轉入巖叟深處即溫泉矣一望瑞靄團結氤氤氳氳數家茅屋映帶紫翠明霞徘徊于上若不忍去入門望洋心膽俱熱大叱前人之未標其奇也噫噫泉從碧玉嶼中如初沸為爐滚滚湧出一鏡鋪銀纖埃俱澈明沙淨礫粒粒可數中涵碧島如玉瑰瑋光潔與水色鬬奇目閃閃不能定是夜醉中同高僴師解衣汩沒如嬰兒入父母懷懷又如帶酒入初薰纈被屈伸偃仰無不隨意取足不意人世間有此極樂國也大凡游人帶酸寒俗氣至此俱開暴戾血性至此俱化塵垢穢濁至此俱淨人我跡相至此俱渾塵情客念至此俱消蓋造化具此

大爐冶一經煅煉自換凡胎根天外遊脈為神仙父私梲綠淺塵染重者輕易未能一至耳廿三日辰謝太函亦至同泛小刀遅直指于嶽之初洞天詭其尊旌因巖發笑昔聞山岳動今則巖壑開矣歷壑探奇窮幽依險為門為屏者布以旌麾為榭為軒者浮以大白為堂為亭者觴以笙歌為臺天為的水者雜以大樹為秘室為玄藪為翠幙者觴以鳴琴不但衆山皆響亦且寒谷春回薄暮侍旌節入溫泉鄉是晚無于碧玉泉之北堂入夜移尊泉檻和氣香烟水光玉色雅懷高韻渾為一氣啜泉而飲洗盞更酌命兩嬰童拍徑尺舟次第傳觴如飛仙太乙傲睨群傑不知

酒味為泉亦不知泉色是酒生平泉游當以此為第一可以償萬里薊足來方漸向余亦就村居小樓山深嵐重偃卧幾不能寐推衾猛起命童子扶掖直走泉上箕踞片晌默默及覆俱和即池掬水盥漱畢走望水三潮赴直指曹溪廿四香積約夕陽登途宿祿脿廿五抵祿豐別直指于響水公署舍與和天界就夙塵眉目一步一回首也茲境之畢竟是神仙窟宅諸洞天為堂奧泉源為丹鼎泉流為仙液螳川為門户曹溪虎丘為別業泉外奇石如林溫流若海山花老樹琪草珠巖尚有秘而未顯者以俟後之賞心人若夫宇內溫泉舊蹟稱香比色較味憐清特此泉之

一斑自有吾人紀之不復贅直指公珠玉盈囊烟霏翠潤可為茲泉吐氣未能盡和僅摘泉洞之最勝得六詩附左方

叠峰峙如杖撑起太古雲烝烝掩蓋下寘寘灝氣旋行來緩婉委久坐含氤氳中有玉蟾蜍呼之如有聞斑駁蘚痕老湛淡青泥芬弄蟠魚飯石不知山日穠

石叟杖

不是石中犬由來天上花繽紛透岩罅錯落明飛霞誰傳霹靂引列石傾瑤華耳目非我有神情蕩無涯嘱指枯石上萬萬生瓊葩

石雨花巖

蘆渡弱水不知有天竅碧波流金沙石是胃寒萬乾坤收洞中坐看日月跳不開塵世喧但見天女嘱醉倒雲根歇問天發大吽

石弱

流　一線透灵光沉〻向玉壺晴裏原有天方信身世界雲來天不碍雲去天不孤酒浪欲浮天坐看雲石枯　右玉壺天

昔人醉此石入去石常醒滌倒狀不起欹戲暗通靈渠紅初帶掌奇醜應天星歷遠清宜堅雲封性自冥特盍欲下拜天風吹冷冷　右醒石

水粼〻石鑿〻元氣亂氳光的灼春風吹入水晶天火滸暗度鮫人鎗中有一泓清且堅聲香臭味髓法併慈悲幻此甘露源骨作溫柔和是性匡山飛瀑龍門闢爰它清冷耐它寒何如渾合真陽窟慈珠燒玉濼且湍倦可涿醉可狎枕可酣飲可呷詩胖寒瘦總如水百脈春回輕一軟更藏島嶼層〻碧不是支撐不是石仙人留下碧霞丹莫撒石今泛雲液我來春風歌舞雩嬰兒浮棠嘱相呼醉後汲波出水咲褰裳濡足何有吾只今置身灵壑裏翱〻溫燰與塵滓頭將一掬獻聖人流却天下冷心冷眼冷腸子　右溫泉

游雲津洞記云乙丑歲冬仲較士東迤遡昆明池入江川途撫仙湖出通海沿水過遺紅棠蘆花溌波石逕酷似江南暮秋佳景全收水石湊清之勝月終旬抵臨安嘉平望日竣試事闈中夜燭燒鷄文焰筆花與詩懷鄉夢相濟發知有雲津洞天之奇継意興勃勃未敢必此游閑水漲雲深非飛仙不能渡也郡太守徐君淪盈別駕顧君綸堂州守角君賡太業已預為排當差官滿倅回云歲盡水落雲海橋成喬舌倢肩若有不能名其奇之狀蓋滿倅為虎林官喬顏解游道者遂以既望之卯刻出闈郭外易野服可十五里易肩輿度嶺循澗委蛇盤轉為闔郡衆水歸墟比邦文獻冠六詔水口奇秘若此匆謂肯爲家不足信也行里許爲道篆蒼烟中聽水聲瀨湃肩輿軟穩兩腋欲飛山淨水鮮漸覺非人間色相須臾廻度山椒望石門百尺下接水雲中當門巨石如屋屏轉水勢分流縈洄入海門如灧澦之砥三峽殺其欲歸之怒造化非無意也雲門頗高若障廻望不露什七爲顏

什三爲門巖畔古藤一株纓絡下垂將及洞門翠葉斑〻不能名隨風娜娜才浪花之上神仙點綴稍露一斑余顏曰雲門蓋洞中變浪屢伏屢見俱由此閃津也由雲門折而左一逕入雲盤旋石亘横闢小嶺而上手野周回四山懸翁若蛮映帶曲〻有情行三里許如桃花源中桑麻丘壟但少鷄犬數聲耳又里許折而左望石壁千尋亂雲中湫〻一隙小有梯楔對柔生秀一材官領健兒兩隊旋麾燁〻過道左金鼓喧闐蓮界中那得有六花雲爲然雲衆修羅鑊法致頗不俗知是洞天門户矣蹌〻椽〻長嘯入洞門左盤而下雲級千層一望石筆潭影與天光相蕩目

閃灼不能定兩守別駕村官候吏千人簇擁笙樂齊鳴蹌蹌若佛界仙班隔水建震三銃如霹靂統地底翻騰時許不散何啻韓淮陰戰廣武時瓦壘皆震得此可壯游膽一津橫映沿峙而左突出層臺障以彩棚雲霞繽紛華纓四絡如海上新結奇蜃三君樓罕各易野服入酒三酌進千餘庖廚音樂俱自岩隙各據一竅奔走趨蹌不知從何而來大非人世所見隔水望雲竇中似屋似广或廊或榭深廣無際暗中各位置蓮燈松火燦爛若星宿海聲傳樂奏湫湫雲濤余意觀且止太守笑應曰此入洞第一門戶仰視懸岩垂乳燕壘蜂房對面橫開百丈銀榜余題曰雲藏

七十二天自哂為門外入也向雲門所歸之水自此初見反轉而入玉柱千章琳瑯入水平沙沉靜瀠衍淡漠絕不見怒濤奔放之勢水性至此亦降且化矣臺下卧彩虹百尺對峙梓楔如畫楯欄步屬紅紫錯綉玉敝明山水苑中間以飛梁未揽自非仙都何能有此可稱點綴名手音樂前導余與大守犖信步度飛橋飄飄若仙過橋行平沙上深數如茵礫屈棌闌揽一泓天成門戶從天光中一望玉筍林林華燈點點委迤婉轉杳不可際若五都三市上元燈燦但少入世車馬塵綜耳沙窈雲津水再見余題曰十洲問津清漠蕩漾較初津闊三之二橋長倍之飛欄婉轉步數百不能盡見天中隱約波蕩如鋪長虹扉步步生動但恐飛去兩峙雲頭霞紋輪菌拳奇虬龍攫舞不可名橋盡渉東岸淺沙循峭壁而進羅列繽紛旌幢排導空中一片衲衣緒褶雲土針痕田界想初祖入定後頓忘收去余題曰掛衲再行數十武則為玉平天矣洞天至此闊極大平障仰視玉板一片數十頃琉璃懸蓋四角參差柱以鏤刻玉樹琳然玉板六如蜃樓瑩楯掩映迴環隔岸一望無際人聲動處漁火星星恍疑似數人家宅水至此平匯汪洋有浩渺渟靜之勢中涌小蘇徑與水齊白衣大士趺坐如生前立小善財似拜似舞蓮焰中閃灼不定不知南海

一幅畫圖何年移置于此余題曰普陀彼岸與太守筆定席開樽盃中浮白與玉光相盪水面白毫向青眼發寶帳迷醉中之禪亦且登槽至天上矣左析而上數十武高坪長偃不但可建十丈破旗大光徹處遠開雲涌霧轉星迴懸崖百丈累累若珠絡歸視萬象俱備第深廣高遠目窮千丈丈窮千象惟有數掌蹈躍低徊嘆息而已中一峯突起十數丈萬朵青蓮攢攢而上勢若鰲山壁立又若蜃氣藏樓列祠小史今天入以高大射之揷揷不窮又似危大自峯頂向下噴吐如萬斛明珠濺翻峽倒巉巖與空中傾濺趺宕俱成天花土平大樹之觀無奇于此余題曰象

森天向下對過即普陀巖下流少為深廣兩守請成橋之難深借民力又恐余游廢半途大為慫恿余應曰興到即行無勞過計也光中見彼所懸巘下盤石嵯峨可棋可釣可卧可醉亟呼輿入上肩輿揭帘而前拱手謝三守不必勉進但得一尊一果兩侍人相隨足矣鼓勇前進到所捫蘿避石向所見盤石雲蓋如龕清流繞膝不覺鼓掌大呌三守亦蹤蹤蹇裳從之矣開尊趺跏環坐酒三行咲問曰直釣之釣古為美談今我輩坐此石上人我渾化心手相忘即直鈎何在題曰無影釣向三守鼓余恐不前茲隨余恐不止不覺游興益猛不問主人數然拂衣前進行平沙數畝空濶若原野千人齊明火光盡處俱無邊際矣此途覺靜與百步外偶語俱聞微咲成響大非人世氣候平沙盡處河邊有物十數雌雄反覆相耦層累而上首足蠢蠢欲動蒼翠潤濕如初出水態明天近視的為活龜駭久則豁然石也雲津至此為第三見成橋更難想飛仙自不禁足題曰弱流叱鼓渠明炬而前三守亦冉冉漸集過水而所峭拔稍覺登級中端涌一蓮座高可丈餘大士文殊普賢位置停勻相向鏤塑不能真天巧也再上地勢高敞另開一洞天較象森稍為謹秘而峻峭過之仰視圭壁琳瑯霞蔚雲蒸莫能悉狀題曰鬱林天少下當門一柱大可十

圍上柱天下柢地首尾通均有巖巘提持之狀行有左遊題曰擎天再進有仙人一足自雲中注下膝與雲齊崖嵬脅夫足誤墮塵中耶稍上適地石田縱横如畝塍逐俱備仙家亦自力作從來無素餐神仙也歷田而上雲壁間忽開數小龕方平如榻闊尺數丈許各開一門中婉轉相通絕類人間洞房秘密命名懸一燈余與三守各據一榻且坐且卧酒行數十觴我栩栩化為蝴蝶矣題曰無夢榻下榻左進數十武有巨柱脚骨輪輪大十數圍上下生成齒齒印合中横寘寸許隔尺相向面面朗徹天巧至此不可思議題曰乾坤幾磨試問于中不知有幾許南柯國土左旋俱行石乳磴研中或縮雲頭或覆菡萏與人未平步步生蓮我輩何異登仙再蹲更開一天四壁峭起圓蓋高懸簇簇垂垂俱成幢幡寶絡雙上垂纓下墜為縷千絲繞繞欲涌真當時說法此中天花點點而成題曰雨花天過此層雲漱漱遠望莫窮左為削壁上覆天蓬歸雲宿霧鋪砌而成婉然一觸長廊也右石貂平直疊稍長宛然承蓋之狀視虛無處俱不可窮但入氣大光結成虛室中一片旬衍如鷄鳴黎黎天色向三守咤曰昔人柯爛今不知晦欲旦矣題曰覆雲廊路長里許各上肩輿石盡更有沙堤平偃燦然新築下輿信步平軟且酌且行有沃漢靜虛無石

無相之致亟趣酒再進數觴題曰恒沙堤〻畫輿啟啟具餘勇輿人吝以水深莫測從來游客足跡未曾至此亦謂天機神秘不可令人洩盡留有餘以還造化可也土人相傳此去尚有水七淺未漸通明原非絕日不通意摹之詞自郡城至此洞有三一南明一萬象此爲上呼巖洞奇包二洞餘不足觀矣各登肩輿來輿而返一步一戀燈火澄〻簫鼓鬨〻真是仙人掌上碧落初回出洞月已過午影掛松陰雲棲石骨下嶺易肩輿入署雞聲喔鳴伏枕就夢猶是石香雲潤不知東方白矣是日車馬在門忽〻就道激江試事蔵暮入省復理西試閣筆幾一載偶于直指臺白岳翁虎兕刷駕圖成如再七十二天或亦此洞之遺文貢適也小春晴霽墨和筆潤勉就小記以酬刷駕烘染

補羈縻

滇國自莊豪稱王至漢元狩間有嘗羌豪之裔也嘗羌謂漢使漢孰與我大武帝聞而惡之

白國之先有西海阿育王其王駃騫雲上天娶天女生三子長福邦次弘德季交德事見雜志阿育封長季二子于金馬碧雞次子封于蒼洱閒阿育奉佛惡殺不茹葷腥是爲白飯王傳至仁果以慈信治國國人世〻戴之元狩間嘗羌治滇池仁果治白崖兩國角立帝嘉仁果而惡嘗羌乃以王印冊果爲滇王嘗羌畏之遂奄有全滇之地而嘗羌世絕後王然于等將兵至滇仁果舉國降郡縣其地守令治之而酋長皆仁果子孫不尚承桑不殺生命仍號白國傳世十五至鳳龍佑那不更其舊諸葛亮定南中仍封佑那於其故地賜姓張氏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

晉罷寧州置南夷府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殺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

謂之夸先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南人言論殺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曰達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執學與夷全厚者謂之百世達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鄉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像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張氏十七代孫曰張樂進求社會之日哀牢人細農邏在焉衆祭銅柱柱頂有金鑄鳥鳥忽飛下衆邏左肩衆以為天意所屬進求乃以女妻之因以國讓之而隱

細農邏之先哀牢夷蒙迦獨捕魚溺死江水中其妻沙壹哭之生于江涯感流木生十子季子曰九隆語見靈異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散居川谷農邏生于唐初耕巍山之麓數有祥異既受國于張氏仍居蒙舍時九隆之裔渠帥有六分據其地蠻謂王為詔故曰六詔農邏死子羅晟嗣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附吐蕃御史李知古擊降之重賦稅掠子女群蠻怨怒引攻殺知古姚巂路絕晟僅奉正朔而已玄宗先天元年羅晟死子晟羅皮嗣文孔子廟于國中開元十六年羅皮死子皮羅閣嗣賂劍南節度使王昱請合五詔為一昱許之于是以兵攻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并蒼洱形勝山海之交結于子午遂築太和城龍首龍尾二關自蒙舍徙居之遣其孫鳳迦異入朝妻以宗女賜樂一部于是始有中國之樂天寶八年皮羅閣死子閣羅鳳嗣攻殺太守張虔陀取夷州三十二陷巂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逆戰西洱河殺唐兵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北結吐蕃改國號大蒙後劍南留後李宓復討之至太和城全軍皆沒前後死

者二十萬代宗大曆十四年羅鳳死子鳳伽異先卒孫異牟尋嗣立先居史城連吐蕃入寇為李晟所破乃懼改城苴咩改國號大理僭封點蒼絳雲蒙樂高黎貢玉龍山為五嶽黑惠瀾滄潞江麗水為四瀆立官號曰九爽三託其地東至銅柱銕橋蟠蕘王榆東南至交阯南至驃國木落山西至太石西北至吐蕃北至神川東北至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入滇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為之經書也後鄭回以大義說令歸唐會韋皋鎮蜀招之又為遺尋書叙其歸化之誠傳至吐蕃蕃疑焉乃上表臣于唐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遣其弟入貢并獻

吐蕃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朝廷遣使賜銀窠黄金印尋北面稱受宴使者出玄宗所賜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伎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貞元十五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嗣永貞元年尋閣勸死子勸龍晟嗣淫虐不道憲宗元和元年其臣嵯顛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穆宗長慶四年勸利晟死子晟豐佑嗣善馭其下西川士卒有流入南詔者衣食之盡得虛實用為鄉導令其臣嵯顛入寇陷戎邛巂經入成都取經籍珍寶大掠子女工技數萬會李德裕鎮四川保障有方豐佑懼還所掠四千人武宗會昌十三年豐佑死子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令更名然後遣使冊之世隆寇巂州事遂寢世隆乃僭號寇安南交阯殺虜十五萬留兵使楊思縉據之谿洞夷獠皆降再寇邕州為高駢所破又傾國寇西川陷嘉提黎雅攻成都不克引還再陷黎州窺邛崍攻雅州高駢敗鎮蜀發兵追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後又寇越巂死于景淨寺前後為邊患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傳子隆舜以僖宗乾符四年嗣立改號酬恩委國事于其臣昭宗乾寧四年內嬖夫道為豎臣楊登所弒子舜化貞嗣上書于唐々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

犯塞從之舜化貞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弒之代有其國為

鄭買嗣鄭回之後世役清平官以唐昭宗光化五年弒蒙氏自立改國號大長和買嗣死傳子旻舉兵寇蜀攻黎州王建發兵邀擊俘斬溺死無算求婚南漢以會城公主妻之旻死傳子隆亶為偽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殺遂亡其國

干貞既弒鄭氏求清平官趙善政而立之改國號大天興寔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十月復奪之而自立改國號大義寧貪虐無道越二年段思平率衆攻之干貞走死今蘭滄江南有萬箭樹干貞自經于此萬衆攢射後人過者必射樹為厭勝樹高百丈矢簇如蝟

段氏之先武威郡白人生段儉魏與鳳伽異敗鮮于仲通於西洱河偽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生思平為偽通海節度使思平生有異兆楊干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戰于品甸波大村神驥于桀鏡湖借兵東方黑爨三十七部皆助之既逐楊氏改國號大理時為晉天福二年思平死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國人立其叔思良時為後周之廣順三年思良死傳子素順其族屬無考當宋太祖建隆四年王全斌進圖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繇是段氏

得睨臨焚燮以長世焉太宗雍熙二年素順死傳子素英真宗祥符二年素英死傳子素廉天禧二年素廉死傳子素隆仁宗天聖四年素隆死傳子素貞慶曆元年素貞死傳子素興素興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莫慶曆四年後以懷智高逃入南中狄青募死士入滇索其首至京師乃聞右于中國熙寧八年思廉死傳子連義其臣楊義貞弑而篡之凡四載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大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壽輝壽輝連義從子也立二年傳子正明冥宗元豐五年時高氏以功國人歸心正明避位為僧國人遂立高昇泰為主而段氏中絶

昇泰之立以宋哲宗元符二年改國號曰大中國臨終屬其子泰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及卒泰明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高氏世為之相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皆先謁之稱國主焉

正淳後國改稱後理國遣高太連朝宋求經籍徽宗大觀二年避位為僧傳子正嚴立四十載亦為僧傳子正興時高宗紹興十七年至孝宗乾道八年又為僧傳子智興寧宗慶元六年智興死傳子智連開禧元年智連死傳弟智祥理宗嘉熙三年智祥死傳子祥興元兵來攻祥興逆戰敗死宋遣使弔之元憲宗

元年子興智立元世祖受命憲宗代大理興智及高泰祥拒戰大敗世祖斬泰祥虜興智而滅其國

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孫世守之敕興智封摩訶羅嵯管領八方其後中原多故段復據大理稱總管一代總管段實二代段忠三代段慶四代段正五代段隆六代段俊七代段義八代段光光當元大德中原板蕩梁王以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大破元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并庖人殺之九代段功以正至十二年繼為總管明玉珍寇雲南梁王及憲司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呂閣敗玉珍于關灘玉珍收餘衄再戰殺段氏驍酋鐵萬戶也古田寺段氏大之珍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蹬關大敗之獲玉珍舟自蜀寄軍中書言務得南中功使楊淵海更其辭令早還功得書遁歸功又追之至七星關玉珍大挫梁王感功退大敵以女阿禚妻之功安焉其夫人高氏促以樂府一章覺歸大理復往為梁王壽其下楊智張希喬留行再三不聽至善闡梁王疑之密召阿禚出孔雀胆一具令殪之禚不受私洩其語令西歸功曰我蹶而傷糾爾父親為我裹之何遽至此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番將格殺之子寶嗣為十一代總管梁王遣兵剌七攻大

理不克乃和未幾明玉珍後侵善闡梁王遣鐵木的罕借兵寶答書悖慢闡高皇開基金陵遣其叔段貞奉表歸款寶死子世嗣天兵定善闡世遣張元亨馳書請依唐宋故事穎川侯傅斬其使進師擒世并其二子高皇貰之賜二子名歸仁歸義為雁門武昌兩衛鎮撫

五詔之并于南詔各有本末滇載稱皮羅閣建松明為樓會五詔舉火焚死遂滅五詔非也

蒙巂詔最大其王照原喪明子原羅為質于南詔歸義欲并其國知原羅闇弱乃歸之眾立原羅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距囊葱山六日貞元中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渡瀘邑于龍佉河統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北歸義樹壁侵于贈閣羅鳳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南詔出軍則雙執之

浪穹詔其主鐸羅望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三傳至羅君貞元中為南詔所虜徙永昌浪穹邆賧劍川總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邆賧詔其王豐咩為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為邆川州刺史治大釐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邆賧及浪穹施浪與歸義戰大敗走保野共川三傳至顛文託南詔虜之徙永昌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居石和城閣羅鳳攻虜之施望欠孤立乃與咩羅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舉族走永昌獻其女以丐和歸義許之渡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以為人納之劍川望千死子千旁羅顛立南詔復攻破之千旁羅顛走瀘北

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歸義

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邆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為閣羅鳳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羅識皆神川都督求自立為詔謀泄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南詔建國立把國事六人曰坦綽曰布燮曰九贊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將軍曰員外立九爽分理曰幕爽主兵曰琮爽主籍戶曰慈爽主禮曰罰爽主刑曰勸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作曰萬爽主財用曰引爽主客曰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將軍兼之又三託曰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齋副

曰繕覧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覧小府主將曰幕㒄副曰幕覧府有陀酋若管記曰陀西若判官王母曰信麼妃曰進武外有六節度曰銀生曰永昌曰劍川曰弄棟曰拓東曰麗水又有東川節度（王嵯顛曾為之）通海節度（段忠手曾為之）有二都督曰會川曰通海有十瞼曰雲南瞼曰白崖瞼（又曰勃弄瞼）曰品澹甸曰遂川瞼曰蒙舍瞼曰大釐瞼（又曰史瞼）曰苴羊瞼（又曰陽瞼）曰蒙秦瞼曰矣和瞼曰趙川瞼人丁壯者皆為戰卒王之親兵曰朱琴佉苴（帶也）兵百人置羅苴子統之自當衣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者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虎皮也）兵出以望苴蠻前驅以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長六曹長有功補大將軍十二與清平官等

唐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以成都少尹龐頎為副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判監巖為判官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鐙二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又授賜賑備物

諸夷書之受中國爵號者仁果毋波已見官師南中志載孟獲建寧郡蒙巂人以勇畧著諸葛亮平南中收用豪傑以獲素為夷漢所服收為官屬仕至御史中丞（舊志未入蒙化鄉賢列傳今刪之有說見鄉賢論）　蒙氏細奴邏遣子入朝高宗授巍州刺史　皮羅閣初授特進封臺登郡王賜名歸義後以破吐蕃及洱蠻還中使冊為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　鳳迦異初入宿衛拜鴻臚少卿後為揚瓜州刺史　異牟尋遣尹仇寬等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唐封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冊異牟尋為南詔王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尋閣勸立改賜元和印章　勸龍晟為王嵯顛所殺立勸利晟唐遣少監李銑為冊立弔祭使長慶三年賜印豐祐立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　段寶當元世祖時累受行省參知政事以攻石城仁德千城功錫虎符總管大理善闡建昌會川永昌騰越諸郡　段忠從征西林休林會川緬甸授金齒宣慰兼管軍民萬戶府　段慶封宣武將軍授雲南省參政　段光初為蒙化府知府卻明玉珍梁王奏授雲南平章　段寶與梁王和奏授雲南左丞其自為僭偽者細奴邏自稱奇王偽諡高祖羅晟偽諡世宗晟羅皮偽諡威成王閣羅鳳歸吐蕃立為東帝不敢自稱帝也偽諡神武異牟尋自稱日東王

一三一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7 版

偽諡孝恒尋閣勸偽諡孝文勸龍晟偽諡幽勸利晟偽諡清豐晟祐偽諡昭成皆以王稱至世隆僭號偽諡景莊隆舜偽諡宣武舜化貞偽諡孝哀皆僭稱皇帝　鄭買嗣偽諡德桓鄭旻偽諡肅文其號無所考段思平偽諡太祖思英偽諡文經武畧素順偽諡應道素英偽諡昭明素廉偽諡敎明素隆偽諡秉義素貞偽諡聖德思廉偽諡世宗正淳偽諡中宗正嚴偽諡憲宗正興偽諡景宗智興偽諡宣宗智連偽諡享大智祥偽諡神宗祥興偽諡孝義皆僭稱皇帝蒙氏自細奴邏至舜化貞十有三世歷三百十年鄭氏自買嗣至隆亶三世歷二十六年趙善政立十月楊干

貞立二年段氏自思平至智興二十二世歷三百五十年自閣羅鳳降吐蕃始有年號曰贊普鍾異牟尋改元曰見龍曰上元尋閣勸改元應道勸龍晟改元建極隆舜改元曰貞延曰嵯耶舜化貞改元中興鄭買嗣改元安國鄭旻改元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曆鄭隆亶改元天應楊干貞改元尊聖段思平改元文德思良改元曰明德曰廣德曰聖德素順改元明正素英改元曰廣明曰明應曰明聖曰明德曰明治素廉改元曰明啟曰乾興素隆改元曰明通曰天聖素貞改元正治素興改元曰聖明曰天明思康改元曰保元曰政安曰正德曰明德連義改元曰上德曰廣安壽輝改元上明正明改元曰保立曰建安曰天祐高昇太改元上治段正淳改元曰天授曰開明曰文安正嚴改元曰日新曰永嘉曰保天曰廣運正興改元曰永貞曰太保曰龍興曰盛明智興改元曰利貞曰盛德曰嘉會曰元亨曰安定智連改元鳳曆智祥改元曰天開曰仁壽祥興改元道隆興智改元天定至壬子歲元滅大理乃奉正朔

元史緬國列傳世祖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户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

師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筩置短槍數十于其中乘象者取其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為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二十三騎傍河為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為三陣進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千額不及

而遂補虜甚衆軍中以一幘或一兩靴一氊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為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覔傷雖多惟象古軍後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

吐蕃在雲南鐵橋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細腰蕃在唐常兇雲南南詔不能勝讓之為兄後劍南節度提南詔兵擣其穴巢斬首數十萬永斷鐵橋自是不復為雲南患至

本朝

高皇帝既平雲南遂裂吐蕃為二十三支分屬郡邑以麗江控制古宗永寧北勝控制諸蕃麗江北境復與唐倭近者木氏萎以兵補虜拓地藏增差發大参

有差南國錄稱其傳世獨久其俗無地理風水陰陽吉凶之選而自唐至今千餘年有土有官蓋蕃且盛蓋天生木氏界西戎為中國臣木氏世守臣節而順天道宜其長世此亦可為諸夷有土有官者吉也

唐書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鮮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金齒銀齒漆齒三種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大伯夷以擱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鏤飾及寢食脫去之說永昌郡傳尾濮穿空以安其尾廣志濮有折腰劉齊九州記哀牢人渠帥耳至肩三寸自庶志穿鼻貫在梧東以徑寸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順又有長鬃棟鉀穿繆安不經雖永騰徼外至僰夷盡境耳目睹記所絕無也

交阯歷先宅之漢州之建呉劉據亦然宋不競始夫迄元之強大亦不能郡縣人如漢也哉

朝永樂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傳矣尋又棄為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抑人謀之不臧也永昌有猶揮調自交阯歷三世而家之明珠備異等伍則凡所以失民心而不可復者其以是耶今黎氏竄於海濱南據數郡莫氏之境與廣南富州接又有交岡者介于滇交之間蓋彼亦裂而為三矣交人皆左衽蓬跣長枝在鏡與象臨安諸土司足為枕藏尚未煩內地備禦也

僰夷之地西南際海海行五月至佛代國阿育國大秦國伽盧國延海有至伽盧國者述其事曰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銀為甓瓦以香木為炊爨堂飾明珠有三池以金為隄舟楫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思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甓為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為瓦荔枝為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為恭明天文嘉佛法有百寺琉璃為甓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有不達其

法復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繒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瓔珠玉宮設金銀二種冠至梵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跪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東五行採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椒粟稻粱蔗大若股無麻麥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陀亦曰足彈陀俗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豬白氎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旁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彊

地接常羈制之夷亦有美俗一切借貸賖備通財期約諸事不知文字惟以木刻為符各執其半如約酬償竟髮無與如有不平赴酋長口訟以石子計其人之逼酋長因而訓之使改不改則死惡殺酋長便伐則從以為死乃分之當然有紀律所過不犯一草閒門嚴婦人既嫁婿有言其婦外窺者婦父母親戚捶地縛而埋之以為辱宗夫死不嫁自稱鬼妻種藝紡績有織大布者機闊八尺口誦佛號乃織一梭婦人歛夫進食必叩頭至地人敢酋長雖在暗室開過必跽舉手加額兩酋爭戰既久勝負未分有僧入陳止之遂罷戰而歸其自稱國號皆唐虞之舊是知封建

之法溥海內外皆有之史臣乃謂唐地過三代何其謬哉

張華博物志曰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貊斷金泛南海至交阯者不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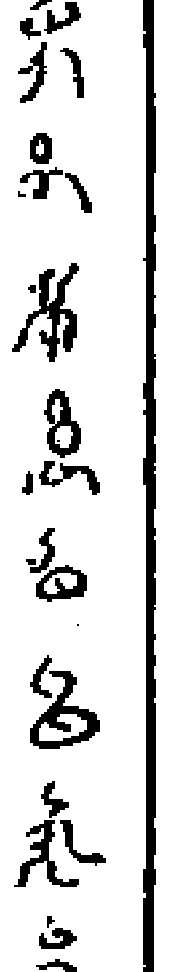
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舊說烏鬼為鸕鷀今齋夜話云川峽路人家多祀烏蠻鬼故云按烏蠻即黑爨也

雲南記新安蠻婦人于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瑟瑟帖於髻側又繞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為珂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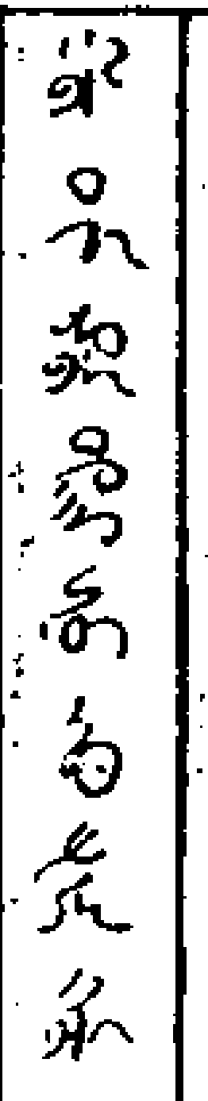
風俗記夷中最仁者僰故僰字從人秦記所謂僰僮之富也

究委餘編云甲戌余從興蜀國所以旅契全文合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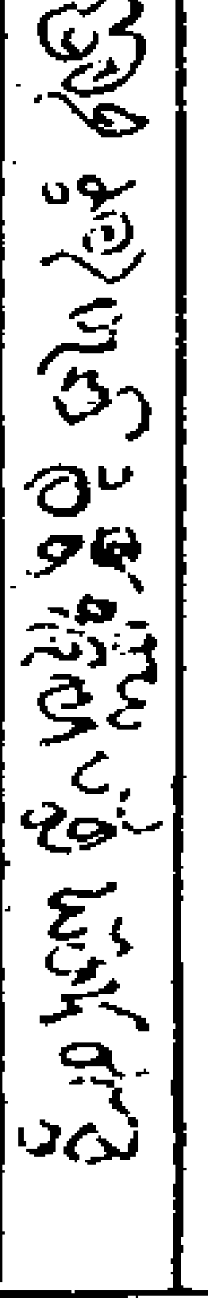
胥凡譯而書之今錄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以見同文之盛云爾　百夷



緬甸



八百



今爨蠻亦有字形如蝌蚪阿呵所製也滇有緬字生凡徼外有貢夷至則召而譯其文有緬字館在布政司東南為講習之所今已圮

補靈異

哀牢九降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東漢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箄以當船也茤音多其種今見在）鹿茤人弱為所擒獲于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沉沒哀牢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佑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撣音擅東觀作擅字）重譯奉國珍異永寧元年復遣使者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

王子年拾遺記魏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德被于遐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飼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

黃龍元年吳都武昌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南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鍾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頸時人以為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為背亡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烟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博物志云邛都川都王蒙慷死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天相續繫死者與之于地置數十里外高山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其族哭之名作鬼親守近川蠻人說其事

黎州圖經云有聖鐘山古老相傳山有鐘聞有聲而

形不見南詔祀境鍾則預鳴唐天寶太和咸通乾符之載群蠻來寇皆有徵也

嶺表錄異云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恰于延慶以代木魚僖宗朝林藹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哀牢記云滇池黃津江有大蛇名曰青蔥好食人又有大蛇藏樹上伺鹿過繞之鹿死乃吞焉吞了蛇亦繞樹其角骨亦穿皮而出蛇亦殆死瘡差更吞之

文獻通考唐太和三年南詔圍成都毀玉晨殿為磓

有吼聲三乃止

鮑昭苦熱行含沙恐射影吹蠱痛行暉南中畜蠱之家蠱昏夜飛出飲水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文選注行暉行旅之暉非也

段思平逃難隱姓名為僱者以一犬自隨至品甸從宿逆旅主人舍中有戟一枝生十華四葉思平夜卧鳳忽起吹倒其戟洞貫十華思平竊曰是何鋒利莫神戟耶及明問主人曰汝置戟何為曰防盜耳思平曰防盜行路莫若戟居家莫若犬今我行爾居顯以犬易戟主人許之因留犬取戟以去地名波大以此思平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青

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致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黑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至浉海是夕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思平乃次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衣白被纓而浣者指曰入從我江尾焉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遣人于江浙覓白衣婦不獲掘地中得白石大士一尊遂改國號曰大理

尹僕者蜀將也其營有卒既黑後數刻僕將責之卒被酒自理高聲假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营典素友愛不平僕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僕陰知乃它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僕領衆數萬保邛崍關僕脅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擊其脛隨擊節漲棖梗初無痕迹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槍而死初出關忽見所殺典擁黄案大如轂在前尹心忌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于陣

元馮夢獅為八番雲南宣慰司令史常因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止行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不從夜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烏剌赤下馬跪

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物亦閉目搖手不敢言馮乃下馬視之其物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入口鼻叱聯抵前站〻吏驚曰今夜馬判上听麻綠何以得過問馬判何物曰馬蝗精也後夢獅官至禮部尚書方言官人曰麻綠站役之牧馬者為剌赤

水經注大山似犬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積陽之氣所産固非恠異

唐李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著卧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閱卷乃雁門太守行讀其首句云黑雲壓城〻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遂奇之乃束帶出見宋人介甫云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楊用修曰凡兵圍

城公有怔雲變氣昔入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又白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詩之善狀物也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永昌居法明寺之歸休庵士欲見之者候至巳刻因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礼斗至三鼓後方寢好事者訪其錄曰公為巡撫時聞一老僧善相且前知因訪之至則老僧不為礼公甚怒老僧曰茲來吾能救公一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强坐僧曰公此去官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懼乃請於老僧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順天改元公以功為武功伯入閣尋為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

刑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欀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謫

徐清愍公継曾幼有疾夢漢壽亭侯授以左氏春秋覺而疾愈讀之遂成誦

黃公鳳翔為曹郎值早朝誤聽更漏出始三更見馬前二人執牌曰黃知府來既而至一家二人從竇省入令從者識其處比明探之其家有以疾死者黃官止重慶府知府

雲南布政司濟用庫副使李春榮督梓
雲南武定府儒學生員龍允升
雲南府儒學生員劉惟馨
繕寫通吏孟顯詰　楊思選
張充官　徐汝暹
承行志書吏周師兗
刊志匠頭陳　信　王家相

滇志卷之三十三終

西藏誌

序

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身毒國、注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浮圖國也、杜氏通典、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其國都號爲邏娑城、舊唐書吐蕃傳號爲灑些城、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波羅國奈斯國、釋道安西域志謂波羅祭斯國、乃佛轉法輪處、續漢書、亦云、其國修浮圖佛道、以戒俗、不尙殺伐、今考西藏志、名其地曰拉撒其台吉有名頗羅鼐者、則知古籍所載、曰邏娑、曰灑些、曰拉撒、乃譯音之近似、曰波羅奈斯、曰波羅祭斯、曰頗羅鼐、又字畫之舛訛、總之皆西方佛地也、然周秦西漢以上、佛法未傳于中國、故其書未詳、惟考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有五色光貫太微、遍於西方、太史蘇由、奏爲佛生之日、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太史扈多、奏爲佛涅槃之日、迨漢明帝、夜夢金人、乃發使天

竺寫致梵經及釋迦像白馬馱致中夏以爲寺名由是金光流照法輪東轉至其方物事蹟徵特漢之張騫甘英遍閱西土未有成書迨唐之元奘法師遊西域十七年撰記十二卷率多缺畧或亦考古者之遺憾歟欽惟我

朝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遣

使達

盛京通貢表歲以爲常此後內臣駐劄其地鎮撫部落護持黄教我

皇上御極以來又創立清字經館

特命大臣暨章嘉胡圖克圖等取滿洲蒙古唐古忒字合譯漢文闡發經義雖釋迦文殊剟言之瘢刮法之痕無能過者況乎西藏爲生佛之地興教之方其山川疆域風俗程途尤不可不詳其記載也是書傳爲

國朝果親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

同志云爾

旹

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季春吉日

關中承宣使者和寧謹序

西藏誌

事蹟

西藏一隅。諸鑒多未詳載。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曰烏斯國。明曰烏斯藏。今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居在萬峯之中。爲西方極勝之區。環山拱合百源滙流自墨竹工卡而下。統召之南。西瀉頗得天地之靈脉。布達拉之飛閣層樓。麗色奪目。別蚌、色拉、甘丹、桑鳶（音耶）四大寺。拱朝于四方。東與川滇聯界。西與青海接壤。其

直抵河湟。通西洋。達噶斯。天文井鬼分野。時歲稍寒。物產無幾。地多水泉。土人以爲海眼。春則凍醒。夏秋陰雨覺盛。土人分爲三部。曰康、曰衛、曰藏、康者。即今之察木多一路。衛者。即西藏拉撒召一帶。藏者。乃後藏扎什隆布一帶。此三部。皆爲番僧之淵藪。黃教之總滙。其地人民。尊尚佛教。敬信喇嘛。所最崇信者。如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噶嗎巴、沙嗎納等輩。其他、不迷性之呼圖克圖、在在皆有、不能枚舉。俱爲人所崇奉

信如靈祇、欽若活佛、凡所謂呼圖克圖者。乃係身後知前生之事。人故敬之。然番民風俗。鄙汚不堪。人皆垢面蓬頭。形類犬羊。無論僧俗。莫不以利是貪。爲尙古所不化之地。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蕃王。和親之後。始與中國通往來。其國之始爲君者。乃額勒特莽固禮之後。馬克巳之子。納禮藏布。傳數世至蘇隆藏干布。其勢始大。併西番地。內附于唐。唐以公主妻之。而蘇隆藏干布。又娶白國王之女爲妻。唐公主

好善。修大小二召。並築城於布達拉。爲宮室。唐蕃二國。分定疆界。設立誓盟。不相侵犯。立碑于大召前。永爲誓約。相傳云。昔唐三藏取經。曾履此地。今大召之前廊。尙繪有師徒四衆之像。云、猪八戒招親之高老庄。亦卽今之桑里。其眞其誕。俗傳如斯。自唐而下。宋元之間。其國未聞。明萬歷時。太監楊英至其地。齎勅封楚布寺。業郞寺之紅帽黑帽。呼圖克圖。噶嗎巴。沙嗎納。一人爲西天大善自在佛。如來大寶法王灌頂

大國師賜予印冊封甲操楞布氣袞玉楞布氣二人爲灌頂禪師至我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同始汗咸謂東土有
聖人出焉遣使達
盛京約行善事歲通貢表西藏大召之地呼爲拉撒拉撒者華言佛地也舊有城郭于康熙六十年定西將軍護國公策旺諾爾布毀之改築西南石堤自東北郎路山脚起至布達拉對面小山招拉筆洞止長約三十里以遏藏江之水勢今呼爲神堤每歲正月聚各寺喇嘛于大召內念大經畢令衆喇嘛各增添砌惟此乃喇嘛一役至番王蘇隆藏千布乃觀音菩薩分體之光化生故常在輪迴而其本性不昧曰根敦朱巴曰根敦姜錯曰朔納木姜錯曰雲登姜錯曰阿旺羅藏姜錯曰羅進仁進姜錯相繼轉生凡六世皆稱爲達賴喇嘛而與黃教于西域第五輩達賴喇嘛八覲
世祖章皇帝勑賜金冊印封爲臣領西天佛教普覺斡濟達賴喇嘛時有蒙古古什罕自青海起兵滅藏巴罕據其地至其子達彥罕孫達賴罕皆敬附中國後有牒巴三節者專國倡亂古什罕曾孫拉藏滅之蒙
聖祖仁皇帝褒封命嗣爲罕而達賴喇嘛又化生于裡塘地方名曰噶爾藏嘉慕青海蒙古稱爲呼必爾罕蠻人稱爲串凹華桑姜錯生二歲青海蒙古搬至西寧之塔爾寺坐床復爲西方瞻仰適準噶爾逆賊策妄阿拉布坦妄自生釁自伊里遣其賊將策冷敦多布領兵攻殺拉藏罕擄其子蘇爾札毀滅黃教荼毒生靈肆行猖獗蹂躪藏地我
聖祖仁皇帝天地爲心以一隅之未靖慮一夫之失所特遣將軍額倫特都統色倫額革職四川提督康泰統滿漢官兵分道勦伐渡過天河三敗賊衆而策冷敦多布分兵遏我糧餉軍中食盡將士枵腹至哈拉烏蘇

爲賊所困全軍餓斃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爲賊僧黑喇嘛誘殺于是賊衆復逞螳臂肆其跳梁燬壞經典竊據藏地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遣靖逆將軍富寧安駐兵巴爾庫爾以分賊勢爰命皇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統帥六師駐節西寧調餉徵兵將塔爾寺之呼必爾罕錫以達賴喇嘛名號給與冊印俾其主持黃教由是遣平逆將軍宗室延信固原提督馬繼伯加議政大臣銜山東登州鎮總兵官李麟等率領陝甘滿漢官兵于康熙五十九年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自西寧出口進征而策冷敦多布猶敢施其故智三襲我營俱爲我軍所破斬獲甚衆賊帥膽喪大將軍又遣征西將軍噶爾弼四川永寧協副將岳鍾琪爲先鋒統領川滇楚浙滿漢官兵由蜀之打箭爐出口大將軍駐劄木魯烏素居中調度秋九月大兵會于藏擒巨賊藍占巴駝駝宰桑黑喇嘛僞藏王達格咱等招降逆羽夷衆于是策冷敦多布計窮力竭狼狽遁歸西藏底定人民奠安月之十五日送達賴喇嘛坐床勅封承敎度生達賴喇嘛將其地土人民賜之居于布達拉有御制碑文鐫石築亭于布達拉之南以誌其事其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頗羅鼐扎爾鼐等五人賜封有差於大召寺內設立公所五人會辦西藏大小事務康濟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罕仲意因準噶爾犯藏努力堅守阿里有功封爲貝勒管理後藏以西之北一帶地方並拉藏罕屬下台吉阿旺雲登都納爾等二十餘人及蒙古二千餘住居西藏均食藏內餉糧爲達賴喇嘛護衛遇有兵馬事宜即帶此等行走阿爾布巴係工布人昔爲噶隆準噶爾犯藏堵禦工布口子有功封爲貝子管理工布以東一帶地方兵馬事務隆布鼐係本藏人昔爲噶隆因策冷敦多布

侵藏同扎爾鼐赴木魯烏素迎接大兵嚮導有功封爲公管理西藏東北一帶地方兵馬事宜頗羅鼐係後藏人昔爲拉藏罕仲意準噶爾犯藏領兵迎敵被[illegible]不降始封爲一等噶隆辦理達賴喇嘛商上[illegible]封爲一等台吉管理後藏扎什隆布一帶地方兵馬事務扎[illegible]藏人昔爲達賴喇嘛蒼儲巴同隆布鼐嚮導有功授爲噶隆又封爲一等台吉管理藏內附近地方兵馬事務安輯奠定大兵凱旋至

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犯順恐其擾藏時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遣松潘鎮總兵官周瑛領川兵二千餘名由打箭爐出[illegible]由霍耳甘孜一帶招撫未順番夷一抵西藏年羹堯又遣雲南提督郝玉麟統領雲貴官兵[illegible]千餘員名駐劄察木多以爲聲援于次年六月探報羅卜藏丹津逼入藏境之克里野地方總兵官周瑛選精騎三百同貝勒康濟鼐帶番兵萬餘由楊八景一路兼程追逐至噶爾藏骨岔阻雪回兵是

年達賴喇嘛

勅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率領天下釋教達賴喇嘛予以金冊印雍正三年師旋陞周瑛爲四川提督于次年春撫排類烏齊一帶番民雍正五年貝子阿爾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扎爾鼐等謀殺貝勒康濟鼐背逆不道藏民告變蒙

世宗憲皇帝命內閣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洮岷協副將顏清如先馳赴藏撫綏人民以安番衆次年夏四月

特遣都察院左都御史査郎阿爲正帥護軍統領邁祿西寧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神木協副將周起鳳花馬協副將惠延祖波羅協副將劉永貴及叅遊各四員帶領滿漢官兵八千四百餘員名由西寧出口

命散秩大臣兼鑾儀衛周瑛爲正帥化林協副將楊大立夔州協副將張翌竝遊守各四員領川兵四千餘騎由霍甘一路派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南天祥援勦劍

州協副將姚起龍廣羅協副將馮鑾及遊守各三員
帥滇兵三千名由昌多一路三路官兵尚未抵藏台
吉頗羅鼐糾後藏阿里扎什隆布等處番夷二千餘
衆直搗召地擒獲阿爾布巴等大兵到藏縛獻軍營
維時左都御史查郎阿等公同審實
奏其叛跡于九月晦日磔阿爾布巴隆布鼐札爾鼐等
併誅其子于布達拉之前藏地復安
敕封頗羅鼐爲貝子總管西藏事竝議移達賴喇嘛于裏
塘以杜釁端由是留學士僧格副都統馬臘前鋒統
領邁祿散秩大臣周瑛副將馬紀師竝遊守各四員
秦蜀兵二千名鎮撫其地察木多留滇兵一千名派
提督張耀祖劍州協副將姚起龍遊守各一員駐劄
其地以作藏兵聲援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都御
史轉陞吏部尚書查郎阿西寧鎮總兵周開捷領官
兵五千餘員名護送達賴喇嘛自召起程至裡塘四
川重慶鎮總兵官任國學帶領兵一千名接替護衛

大兵即由裡塘各回本汛已酉秋周瑛被劾回京就
訊派西寧鎮總兵官包進忠頂補周瑛之缺雍正八
年準噶爾侵犯巴爾庫爾卡倫駐藏大臣
奏准派學士僧格總領遊守各三員兵一千五百名及
唐古忒兵一千出防騰格里式林遏其奔藏之路復
于玉樹白兎河奔卡立瑪爾納克產生根物角四處
各派千把總一員帶番漢兵數十名設卡偵探每年
秋雪降封山撤回藏內是年打箭爐口外之噶達地
方廟工告竣
欽賜匾額曰惠遠廟達賴喇嘛移駐焉裁化林協于惠遠
添協曰泰寧除協兵另駐兵千有八百均爲達賴喇
嘛之防護雍正九年春總兵官包進忠卒學士僧格
陞蒙古都統出防騰格那爾夏六月護軍統領青保
大理寺正卿苗壽泰寧協副將加總兵銜楊大立領
川兵千五百來藏換副都統馬臘及舊駐藏并臺汛
川陝兵一千五百名于冬月廿副都統馬臘統領換

回其駐察木多滇省官兵亦一例更換十年春陞青保蒙古都統同加銜總兵楊大立出防騰格那爾楊大立旋緣事解京秋七月轉陞青保滿洲都統是年副都統李柱西寧鎮總兵官周起鳳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可才遊守各二員兵一千名更換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永昌協副將馬紀師舊駐川陝官兵而副都統李柱至甲工病故冬十二月總兵官周起鳳領兵抵藏越四日永昌協副將馬紀師率川陝官兵一千名回汛十一年春都統青保副將張可才出防騰格那爾復蒙

世宗憲皇帝軫念番民積年勞苦

特命于色拉召之間札溪地方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餘撤回夏四月防兵回藏而京來換防之原任工部尚書副都統馬臘抵召于是都統僧格前鋒統領邁祿副將張可才率領官兵于七月中旬分撥起程八月城工竣重陽朔四日兵移駐扎溪新城十二年都統青保大理寺正卿苗壽緣事挐解回京派出接替之散秩大臣伯阿爾珣副都統那蘇泰秋八月至藏阿爾珣卒于是月其駐劄察木多滇兵全議撤回汛塘川兵千名內減撤四百派都司一員統領移駐察木多雍正十三年準噶爾遣使求成蒙

世宗憲皇帝軫念生靈疾勞允其所請定界息兵又以達賴喇嘛久離藏地令其回召以遂其性

特命果親王至泰寧賜以筵宴派副都統福壽兵部郎中祁山理藩院郎中拉布坦四川督標中軍副將張聖學領駐防泰寧官兵五百名于夏四月護送達賴喇嘛同章嘉呼圖克圖惠遠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召越七日送達賴喇嘛至布達拉坐床八月二十三日郎中拉布坦卒九月二十五日郎中祁山副將張聖學帶兵二百五十名送章嘉呼圖克圖赴後藏禮班禪喇嘛傳衣受戒冬至日事畢回召十二月朔三日頒齎

世宗憲皇帝遺詔至藏乾隆元年章嘉呼圖克圖同齎
詔敖茶之侍衛等帶領副將張聖學併原護送達賴喇嘛來藏之川兵自藏起程而入都矣

疆圉

西藏東至巴塘之南墩寧靜山為界由拉撒行十里許過機楮河即藏江其渡設有皮木船以備通涉至德慶有縱凡所謂縱者係傍山碉房乃其頭目牒巴據險守隘之所俱是官署其平地無隘之官署名曰喀至墨竹工卡皆平川俱設有縱設兵守隘自此東行道路窄狹崎嶇難行工布　江達　拉里　說板多　洛隆宗　昌都皆為要隘各安兵設防按其地康熙三十八年提督唐希順據化林守備王允吉等原報一案興師克打箭爐定界于中渡康熙五十八年永寧協副將岳鍾琪斬達哇藍占巴布木咱等九人都統法臘于五月十八日令永寧副將岳鍾琪領官兵一千進取巴塘令成都縣教諭楊世祿先行招撫五月二十六日巴塘營官結果翁布二人隨楊世祿齎土地戶口冊近投副將岳鍾琪于奔卡木地方巴塘裡塘始定七月據差成都府同知馬世炘四川提標後營遊擊黃喜林報招作了　察娃作貢　奔達　桑阿邦宗　察木多等處五十九年大兵隨定西將軍噶爾弼于八月定藏雍正三年松潘鎮總兵官周瑛勘定疆址始定于南墩寧靜山嶺上為界並建分界牌嶺東之巴塘裡塘屬四川嶺西屬西藏其中叫察卡中甸屬雲南三處疆界始分

西藏南至狢㺄茹巴之怒江為界由拉撒東南行一日過鍋噶拉大山至宋布堡過米噶拉山札拉山至押噶交藏江至怒江皆有隘設防按其地疆址廣濶無垠不能悉載而怒江之水不知其源江寬數里兩岸壁削中流急湍人莫能渡其北一帶亦名工布綿亘頗廣南即狢㺄中隔一江狢㺄乃野人名老卡止嘴割數缺塗以五色性喜鹽其地產茜草水竹紫草茸

不耕不織穴室巢居犧牲爲食藏內有犯死罪者八解送過江羣老卡止分而啖之西南接布魯克巴爾布涌西洋等處其怒江之外莫知爲何地自怒江北五日至咱義四日至桑阿却宗又九日至靈卡石過浪滄江至努娃作貢又七日至阿布拉塘交南墩大蹄二西至南噶爲界拉撒召西行二十五里出東閣兒關由業党楮過鐵索橋至干巴白爾極過甘不拉云即西崑崙山走仁蚌至扎什隆布由三桑撒噶著盧等處過墨兩拉大山西至甲噶其駐兵防範按甲噶亦頗廣濶其業党楮之鐵索橋乃第一守險之區過橋由西崑崙山下至羊卓白地沿海行走其海週圍數千里海中有山寺名多爾吉拔母宮由仁蚌至日蓋子即扎什隆布仍仲寧翁結巴寺之後山白扎什隆布西行十日至三桑乃阿里地方交界由三桑至岡得寨入河里噶爾渡地方頗羅鼐長子朱爾嗎特策登駐防之處查阿里地方甚大稍西北乃納

達克酋長得中南木查爾地土一半係谷古結塞地土谷古結塞酋長之女與朱爾嗎特策登爲妻三部通好其納達克谷古結塞二姓乃新撫之地甲噶西北距準噶爾界西南通卡契纏頭回民界其扎什隆布江孜西南地方爲前藏後藏屏藩一由納格爾八日至帕爾與布魯克巴交界山川險峻難以出入亦設兵防守一由業爾奇木樣納山業即地方至結隆與者木雄宗里白交界一由業爾斯卡祿納山業門塞爾地方交白布界俱屬險道互相通好安兵守隘西南界址止此三部矣　北至準噶爾爲界由拉撒西行過浪子至德慶俱有纜以守隘向北行出楊八景口至新橋即平川西通後藏東接達旦西北一帶有克里野大山廣濶爲準噶爾要徑過山即準噶爾葉爾羌地方各設卡拒防　按其地即草地由克里野山腳納克産臨口北通哈且得不忒爾又北直不木魯烏素擺度等處乃交往西寧大道其東接玉樹

等處界又由楊八景至桑沱洛海過紅塔爾小山至拉定過納根山即騰格那爾打木地方係每年出防處由吉扎布至生根物角監東北至噶爾藏骨岔阿爾坦諾爾一帶俱係通準噶爾界皆設有隘口截防西藏東北直接西寧界由拉撒北行十里向色拉寺東過郭拉至渠宕由隆竹松過彭多河有鐵索橋設有皮船濟渡安兵防隘過河由角子拉熱正寺增項工至木魯烏素即西寧界駐兵爲汛守之地　按其方爲四通之區東北接西寧所管之南稱巴彥等番族又通洛隆宗類烏齊地方由木魯烏素通西寧大道由玉樹接西寧松潘泰寧三處玉樹亦準噶爾來藏之路于玉樹之白兎河設卡東南接類烏齊地方山拉撒郎路山轉出大則其地有縱至唐家骨東有鐵索橋設有皮木船通渡漗河守隘由竹貢寺至沙金塘皆係草地走吉樹邊卡過江党橋至春奔色擦接類烏齊界通昌都大道

西藏東至打箭爐八十四日南至工布狢㺄三十五日西至甲噶九十五日北至生根物角四十日正東至巴塘四川界正南至狢㺄阿咱界正西至阿里納達克交界正北至白兎河皂哈界東南至木魯巴東雲南交界東北至娘錯松潘泰寧界西南至白布卡契界西北至鍋璧準噶爾界以上所稱鍋璧者乃砂磧之地寸草勺水全無凡呼拉者即華言山也

山川

東方之山

祿馬嶺山不甚高綿長百里四時積雪烟瘴難行離藏七日過山二日至工布江達北有敵工隘以拒準噶爾倚山爲勢設橋爲防別無他徑可通乃西藏咽喉之地

濯拉漢人呼爲瓦子山層疊頑石狀如瓦片故名上下約五十里路崎有瘴難行離江達二日

拉里山崎嶇險陡四時積雪上下五十里下至拉里

北接玉樹乃青海要津離濯拉一日

魯工拉不甚陡峻途長百餘里盛夏積雪不消鼎有數仞深者烟瘴甚盛最爲難行道旁之人畜骷髏棄途塡壑不知凡幾離拉里一日

砂工拉高險難行綿長百餘里四時積雪盛夏不消烟瘴撲人亦是骷髏之地離拉里七日

賽兀合拉雖不甚陡而綿亘百餘里四時積雪有烟瘴離砂工拉四日過山二日至說板多又二日至洛宗北通青海南接咱義堪稱重地間有夾埧出沒其中

兀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險難行一連四山相接綿長百六十里四時積雪有深數十丈之窖行其上愁雲瘴霧日色慘澹鳥獸藏跡別是一天風景按康熙五十九年雲南官兵三百餘員名至此山下劄營一夜風雪人馬盡僵離洛隆宗四日

過脚山路陡積雪綿長五十里有烟瘴離兀合一柱拉三日過山至昌都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兩河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樞

昂地山陡險積雪有瘴途長百里離昌都七日

大所山崎陡積雪有瘴途長百二十里離巴塘一日

立登三巴山路陡有瘴途長五十里離巴塘二日

納哇奔松山路崎有瘴途長六十里離巴塘七日

撥浪工山有瘴綿長九十里離德靖營西一日

高日寺山途長六十里離德靖營二日

折多山路崎有瘴途長五十里離打箭爐一日自昌都至此其中之昂地乍丫洛家宗石板溝谷朶江卡兒空子頂等處爲官角桑昂邦上下打拉一帶夾埧出沒之所

東方之川

機楮河即藏江有船通渡離召十里

工布江達河有橋設監

拉里河離拉里東半里許夏秋泛漲湍急難渡
假夷三巴橋河離洛隆宗一日左山右河最險有橋
拉工河有橋離昌都西三日
六古三巴河有橋離昌都西三十里
察木多河分左右二江有大木橋（察木道即昌都康平）
金沙江（即巴塘河）浜江百二十里至竹巴隆過渡有船
雅隆江即中渡德靖營有船

南方之山

鍋噶拉高大積雪難行途長百里離召一日
宗噶拉連絡重疊崎嶇難行途長八十里離召三日
扎拉路崎不甚險途長五十里與宗噶拉相連

南方之川

春結即藏江（前后藏之河會流于南由赤書羅卜喜洛出藏境）
洛巴河即工布江達之水皮船通渡
怒江即外夷界不可渡

西方之山

阿里拉高大多瘴途長八百餘里積雪奇冷不可行
甘不拉即西崑崙山路崎難行途長九十里
鍋噶拉途長七十里路崎多瘴
墨雨拉高峻積雪有烟瘴途長百里

西方之川

桀党楮河有鐵索橋乃守隘要地
藏布河
羊木隆海自扎什隆布至阿里夏天隨地皆水人呼

曰海

北方之山

喇根拉在騰格那爾東途長五十里
克里野拉千餘里淤沙積雪烟瘴逼人冬夏不可行
自楊八景入草地由哈拉烏素至玉樹白兎河等處
皆大山平川夏秋濕潮冬春多瘴

北方之川

彭多河有鐵索橋亦有皮船離藏三日

哈拉烏素皮船通渡離藏八日•

阿克打木離藏二十五日

春艮諾爾離藏九日卽天池也

寺廟

大召在拉撒內名曰老木卽建自唐時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五座闌于殿宇皆係銅底溜金宏敞壯麗煥然奪目寶珍奇玩畢聚于內中殿供大佛名覺釋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隋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歲成聖西域或云自中國鑄請來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贊普並白布國王女塑像祀之其內神佛萬計皆用大銅釭貯酥油點燈爲供惟唐公主前不點酥油燈樓頂東南隅金殿內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云係唐公主威聖神靈顯赫人民敬畏之漢人有稱號子天王者內藏尙古軍器其劍長五六尺鳥鎗有八九尺一丈長者形與今之五子炮同弓鞁箭袋亦甚大其箭有四五尺長者殊爲異觀大殿內有明萬歷時太監楊英所立碑一通殿門外前廊壁上繪有唐三藏師徒四衆像昔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釋教故西向其門門外唐番和盟碑高約一丈五尺寬約四尺厚約三尺兩旁刊有大臣太宰尙書等字跡並牛僧儒姓名但年遠糢糊不能悉讀僅錄其略載于後編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幹盤屈若龍虬然

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許名曰喇木契樓高三層上有金殿一座寺乃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帝鄉故東向其門殿內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係覺釋伽摩尼之弟甫八歲成佛又云塑像內卽唐公主肉身俗傳如此座上額書黙痕能仁四字南卽頗羅鼐住宅

垂仲殿在大召東半里許寺名噶嗎霞內塑神像猙獰惡煞內居護法乃喇嘛裝束仍娶妻生子世傳其術卽中華之巫類每月之初二十六下神頭戴金盔

上插鷄羽一束高約二三尺穿甲背揷小旗五面周身以白哈達結束足穿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坐法台凡人叩問吉凶託神言判禍福出則人從裝束鬼怪執旗鼓鈸導引寺內多畜放牲野獸熊狼等類凡各大寺皆有垂仲亦有女人爲之者俱爲番人所敬信崇奉焉

木鹿寺在大召北小召東樓高四層亦頗壯麗廣濶乃係西番僧人習經之所寺西有經園造各種經文

須行各處莿崗寺接連經園各種蒙古僧人學經之所樓高三層

玉奪三巴橋在拉撒之西一里墻係綠琉璃瓦所蓋云建自唐時漢人呼爲琉璃橋由此西行里許即布達拉

布達拉乃平地起一石山高約二里許就其山勢疊御成樓高一十三層上有金殿三座亦唐公主所建之宮室其金殿之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黃帽喇嘛之祖師宗卡巴手足印在一黃酥油上日久不化名殿中陳設歷代寶珍器皿充盈彙集達賴喇嘛居住于內乃西藏第一勝區也招拉筆洞山寺在布達拉西南山脚亦係平地湧起石山山頂建寺形如磨盤漢人呼爲磨盤山登其上甚險山之南崖下即藏江寺內喇嘛皆業醫道

祿康揷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方池周圍約四里中築一臺上建八角琉璃亭高四層又名水閣涼亭皮船

通渡召五世達賴喇嘛坐靜處

宗角在布達拉北二里許係達賴喇嘛避暑處後爲佛姊居住（即呼必爾罕之姊雍正十二年病故）

卡契園在布達拉西五里許勞湖柳林內乃纏頭回民禮拜之所有魚池經堂禮拜臺花草芳菲可人

疏日崗在布達拉西七里許乃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徃來停驂飲茶之所人亦呼經園

別蚌寺拉撒西去二十里依山佈立層樓數重周環

數匝內金殿三座有達賴喇嘛避暑花園一所每年亦至此講經一次寺內乃漢人蒙古西番楊土司曾土司布爾康布木等處之人住居習學藏經有達賴喇嘛揀派掌黃教之呼圖克圖北薩楞布氣居此下山里許有垂仲殿乃護法喇嘛所居此處垂仲無妻室亦降神附體判斷禍福其他垂仲到處有之有有妻者有無妻者不能枚舉

仍仲寧翁結巴寺大召西去八日即後藏扎什隆布

地其寺背山臨河院宇敞麗佛像莊嚴乃班禪喇嘛坐床之所各處朝禮番衆不絕于道凡學經成者必至此受戒取名熬茶施衆考班禪乃金剛化生第一世名桑吉年地楞桂凡轉生十三世第十二世班陳羅藏吉堅曾入覲
世祖章皇贈同五世達賴喇嘛十三世名直俊羅桑益喜我
朝叠加恩禮乾隆二年圓寂轉生十四世乾隆六年坐床矣

撒家寺在扎什隆布境內有撒家班禪乃紅帽喇嘛之祖師其教喇嘛年少時娶妻生子俟有子後不復再近室家始登法坐按輩相傳尊尚亦同達賴班禪諺云若無其子則西番人皆盡滅矣

多爾吉扳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自拉撒西行半月海中有山上建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跡寺內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扳姍所居云北斗之精化生昔

牒巴三節亂藏時化猪遁去藏地呼猪曰扳故名

色拉寺召北十里依山成勢砌房屋樓參差高聳圍牆如廊內金殿三座圓亭數處達賴喇嘛歲至講經一次寺有掌教呼圖克圖主之喇嘛約四五千衆內有鐵杵一枝長不足二尺一頭如三稜鐧一頭如人頭狀者三如韋馱所執降魔杵云昔建寺時自西天飛來者人咸爭禮之

達隆寺自召北行過郭納山一日寺亦宏麗喇嘛約

千餘

熱正寺自東北二日角子拉上寺內喇嘛衆多山徑曲折鳥獸寂無欲觀喇嘛振鐸俄項山禽獐鹿諸類畢集

楚布寺業郎寺去召北七十里之浪子地方各有掌敎呼圖克圖主之紅帽之宗名噶嗎巴黑帽之宗名沙嗎納萬歷時會入覲勅賜封號冊印至

世祖章皇帝賜勅封大寶法王印令承襲衣鉢者一名扎哇楞布氣一名華桑楞布氣

甘丹寺召東九十里形勢同布達拉極其華麗乃宗卡巴坐床之所山上多有遺跡爲黃帽喇嘛發源之地

江巴林寺在昌都其寺東向內有金頂一座樓台院宇宏濶壯麗亦康藏之勝區寺有掌敎呼圖克圖二人一名敎巴喇戈喜丹奔俄木一名拔巴丹奔姜錯

桑鳶寺在召東二日內供

關聖帝君傳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爲害人民不安帝君降聖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建寺以奉之稱尊號曰草巫結波其寺喇嘛頗衆達賴喇嘛歲至講經其地有查洋宗山山上名多機扎古寺有洞高二千餘丈梯木而上洞內石蓮花佛座前石几石盒內有白土可食味如糌粑次日復生其洞須燃火而入座後有一大海云作惡之人至此必失足墮海中番人畏憚而不敢忽

西藏寺廟不可勝計僅摘其著名最大者而錄如右計康衛藏三處上冊有名之寺三千餘支糧之喇嘛八萬四千餘衆其他不甚著名之寺廟喇嘛尤多其呼圖克圖中之聲名最著者如西都楞布氣

多爾吉拔姆　扎薩楞布氣　三巴呼圖克圖

噶爾嗎呼圖克圖　阿嗎記仲呼圖克圖　阿里竹孫呼圖克圖　阿噶仲吉地母呼圖克圖等類

亦難殫述各居大寺皆係番民所最崇信敬奉者

各有采地坐落其方即同該頭人管束番民祿養亦即取給斯方凡大呼圖克圖之下必設倉儲巴一人辦理地方事務凡大寺院必設諾布喇嘛一名管束僧衆有一二品至沒品者量寺之大小酌其品第耳

天時

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異平壤則熱高平則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語晴雨靡常風霾無定就拉撒而論其

地冬雖寒而不凜冽夏雖暑而不薰蒸清明立夏之間草木萌芽季春夏初之際麥豆播種收穫則在七八月之交蓋高下寒暄之各殊故先後遲早之不同也

物產

拉撒穀屬產青稞小麥胡豆豌豆菜子自他處販來者則菉豆黃豆氷豆稻米黑糖蔬屬則圓根葱蒜蒝荽近漢人自中國帶菜種有白菜萵苣菠菜莧菜韮菜蘿蔔桐蒿四季豆苦豆牲畜則馬騾驢犛牛黃牛長毛牛猪頗小至大不過四五十觔雞亦小野牲則天鵞黃鴨白鷳大鷹黃鷹雉兎狐細鱗魚花果則芍藥牡丹西天剪碎絨蜀葵金盞嬰粟虞美人山丹（有紅白二色）紫金蓮藏菊花（有紅黃二色）馬蘭松柏柳白楊桃林檎胡桃自他處來者則葡萄棗杏服物則毯子氌毛氈錫鐵（非造器皿之錫鐵乃一種毛毯別名）栽絨拉撒東至祿馬嶺土民皆稱百巴出產同召工布江達產栽絨騾子大

頭狗其餘出產同藏自工布江達至寧多濯拉阿雜一帶土民俱名工固拉里不產五穀以牧畜生牛羊爲食大窩說板多洛隆宗土產皆同藏地說板多山後有金廠有黑帳房洛隆宗南去二日有浪岩山產青金石頗產麥豆牛羊猪雞蜂蜜恩達察哇作貢桑阿却宗俱產稻米麥豆蜂蜜葡萄胡桃牛羊騾子雞猪等物昌都產稻米粟穀生薑黃連麝香熊胆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種稻康巴拉撒之南春結一帶土

民皆稱百巴世居黑帳房者名洛巴產騾子大頭狗栽絨竹木蕨菜茜草葡萄胡桃青杠木拉撒之西于巴白爾極土民名衛巴羊卓白地至札什隆布三桑一帶土民皆名藏巴物產皆與藏同阿里噶爾渡一帶產稻米粟米棗杏拉庫兒碗札木扎呀碗其價有值數千金者召北浪子一帶土產同藏氣候稍寒納克產依克駝洛海一帶有海子鹽水毒水拉撒至楊八景一帶有霍甘一種人居黑帳房以牧畜打牲為業天寒不生五穀產馬牛羊狐狸沙狐猞狸猻白豹金錢豹虎麝香野牛野馬野騾兎雉鶴黃鴛黑鴦雪鷄野鷄野葱蒜韮當歸甘遂桑駝洛海吉扎布生根物角一帶俱名昂獨無人烟地多溫泉海子產白鹽民咸資以食拉撒東北由哈拉烏素至達木一帶皆蒙古與霍耳人錯居不產五穀惟藉牛羊

歲節

西藏年節如臘月大以元日為年小以初二為年凡

商民停市者三日各以茶酒菓肉等食物互相餽送為禮郡王于元日設宴布達拉請漢番官員及頭人過年初九日大召內聚集各山寺喇嘛四萬衆迎接達賴喇嘛諸佛登臺或有名呼圖克圖諷誦大經至上元郡王及噶隆牒巴等各于大召周圍大放花燈紮木架以五色油麪做人物龍蛇鳥獸下設木架數層安設大燈周圍約數萬盞自黃昏點起至次早始徹以天之晴陰風雪並燈焰之色占一年吉凶如是夜天清氣爽月明無風燈焰光輝色正則一年人畜安康五穀豐稔若天不明朗或遇風雪及燈焰紅白烱爍乃為不吉二十一日調集各處蒙古西番馬步兵三千名頂盔貫甲執長矛弓箭鳥鎗藤牌馬亦從頭至尾披掛五色甲囊各各跳舞放鎗遶召三次至琉璃橋南點放火炮以為迎神逐鬼其炮係銅鑄有二十餘位內最大者一位上列威剿除判逆五字鑄自唐時事竣于布達拉庫內動發銀茶紬緞綾綿布

疋金珠等物佈施僧衆以爲念經之資。二十三日郡王及噶隆牒巴並有名大喇嘛各出八九名以至十四五歲幼童數名快馬數匹跑馬自色拉寺東山脚起由布達拉後至工布堂約三十里一氣跑到先到者賞緞紬哈達銀錢等物其次到後到者各分賞有差又選善走之人數十名自布達拉西跑至拉撒東止約十餘里亦一氣跑到別其先後分賞賞畢遶召跑三匝而散此以爲一年搶標奪彩之戲至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撒轉召二月三十日布達拉懸掛大佛其佛像係五色緞堆成自布達拉第五層樓垂至山脚長約三十丈將大召中所有寶玩金珠器皿陳列喇嘛裝束神鬼諸妖各番國人物牛虎象等獸轉召三次至布達拉大佛前各跳舞歌唱如此一半月間始散乃其地之春戲神鬼人獸等衣着頗極精巧華麗其寶玩無窮不能枚舉六月三十日別蚌寺色拉寺掛大佛亦裝神鬼等類垂仲下神

番民男女並皆華服艷裝或歌或唱翻桿子跌打各種跳舞亦二寺之大會也七月十五日另僱牒巴一人以司農事其他之頭目牒巴陪之遊街佩弓挾矢旗旛導引遍歷郊圻以覩田禾射飲一日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七月十三日其俗各將凉棚帳房下于河沿遍延親友不分男女同浴于河至八月初五日始罷云七月浴之則去病疾至十月二十五日夜云係宗卡巴成聖之日各家以及寺廟山院皆于窻檻牆壁間装放燈數百不等光明如晝佈若列星亦一大觀又云係古燃燈佛誕未知孰是亦以燈焰天色占次歲之吉凶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民男女盛服而朝家戶飲酒十二月二十九日木鹿寺跳神逐鬼喇嘛裝束各種神佛鬼怪至晚則遶召放鎗吶喊以爲驅邪逐鬼云爾是日各寺院俱有會男女皆華服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

紀年

西藏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箇月爲一歲、以寅爲正月、仍有閏月、但其閏月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而無小建、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即至初三矣、或於月內摘去二日、即不呼此二三日、假如二十六日、次日即呼二十八日、毎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其呼正月曰端郭、餘月仍挨數呼之、紀日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憲書無異、推日月之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流傳者

風俗

西藏風俗鄙汚、大皆好佛貪財、不以淫亂爲恥、不知臭穢、輕男重女、不設几卓床鋪、老幼男女皆隨地坐臥、飲食惟茶爲最要、次青稞炒麵、酥油、牛羊乳、牛羊肉等類、但牛羊肉、亦多生食、而食米麵者頗少、衣服多係毛織、男子有髮、垢面、不梳不沐、婦女老少、日以糖脂或兒茶塗面、貪淫嗜酒、不啻狐行、婚姻禮節、迥不成風、四方俗習幷附、

緣馬嶺一帶、人頗勇健、少賊盜、民俱貿易、人死、碎割喂鷹、如染瘟疫凶疾死者、砍碎其屍、或山或水、分而棄之、女未嫁、髮順披、嫁則將髮交叉搭頂上、以紅哈達作圈、勒頭上、其他一切與藏同、寧多 濯拉 阿雜 拉里 大窩 說板多 洛隆宗 滾岩坡

恩達 察哇作貢 桑阿邦宗 昌都等與藏同、惟昌都女未嫁、髮順披、嫁則珊瑚作兩花、如菊大、戴額上、出嫁再不歸寧、即回、亦止于門外、飲以茶酒毋至女家亦然、大凡女子婦人、一概忌入人家、以爲不祥也、廟宇內、更嚴忌之、若喇嘛與人通姦、則將兩造剝皮楦草、其屍或投水或棄野、以示儆、獨此異于藏、春結一帶、婦人以珊瑚作一圓花、下墜白螺殼于眉間、男人以黑絨作帽、披栽絨褊單、面色多紫黑色、遠望不類人形、死、喂鷹、餘與藏同、

干巴爾極一帶婦女嫁有夫以綠松石金銀鑲圓花如鏡大如湯碗口帶于額上名曰玉老後戴一冠名策勒揷一簪名押籠餘同藏

羊卓白地　札什倫布　三桑女嫁則髮細細編交頂上以珠石等類穿盤掛頭上項帶密蠟素珠一串有大如茶盞者人死喂鷹或沉水孝服百日不梳頭餘同藏

阿里　噶爾渡一帶男子帽高尺餘或錦或緞爲之

頂緣緈製彷冬帽婦女以珠作纂垂頭前後遮面項間穿圓領大袖衣著褐裙凡相見以哈達交換爲禮見長上不除帽唯以右手指自額上者三念唵嘛吽者三餘同藏

哈拉烏素　達木一帶居住皆蒙古同霍耳番子相參人死則遷居而遺屍于原住處男子衣帽同蒙古番婦戴曰羊皮帽或狐皮帽髮細辮以硨磲石並銅環戴辮間垂至脚跟行則鏗鏘有聲穿褚巴束硨磲飾帶著皮襖食奶茶炒麵茶馬奶酒又另是一種也

衣冠

西藏衣服冠裳多用毛褐氆氌富者亦穿紬緞布疋郡王頗羅鼐冬戴元狐帽或紅狐帽或錦或緞爲胎夏戴綿帽制彷秋帽式高六七寸平頂絲纓捲邊約寬二寸兩旁有衩以蟒緞或片錦爲之面上鑲獺皮窄邊居長穿大領無衩小袖衣名曰褚巴皆以五色緞錦或片子爲之亦用各色皮爲裡遇賀大節則穿

蟒衣貂皮披肩不穿大褂腰束金絲緞一幅作帶長六七尺腰匝二道亦帶小刀荷包之類必帶碗包一箇足穿香牛皮靴名曰項頭蓄髮左耳帶珠墜所乘馬亦掛兩踢胸其屬下之噶隆牒巴人等只帶一箇踢胸所著裳服皆與頗羅鼐同惟髮不束不綰不梳披垂肩後戴栽絨平頂大帽無纓亦或戴緞狐各樣帽其栽絨毛長二三寸如羊毛狀手帶骨扳指挐素珠束皮鞓帶或緞或紬或毛褐帶不等帶順刀荷包

碗包、識字者腰插鐵筒、狀如小刀鞘、內裝竹簽、揷金皮盒內貯墨水、小銅瓶一個、寫字時盤膝坐地、以紙捲摺成行、左手持定置于膝上、右手握竹簽蘸墨水、自左而右橫書、畫匠則以獺毛爲筆、過節令或公事、噶隆將髮分作兩股、于頂上左右各綰一髻、身穿蟒衣、上披片子褚巴、牒巴、將髮亦綰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乃唐之遺制也、左耳墜金鑲綠松石墜、約酒鍾口大、其形似鳥獸、以兩瓜並嘴相擒挧一物、狀名曰

璫璫、右耳垂珊瑚墜、用李大珊瑚兩顆、上下金鑲、名曰工紬、身穿六領窄袖紬綠錦短衣、以水獺皮走邊、袖口用五色緞各一條相接、前鑲獺皮、下穿黑錫百摺裙、名曰郭、在足著皮卷、上披紅錫褊單、揷順刀、帶腰刀、繫大紅花緞帶一條、其巡街之役名曰郭家哇、逢時令會期、亦穿蟒錦短衣、黑錫褐、帶腰刀、繫緞帶、不披褊單、不綰髮、戴白圈帽、如箭鼓子邊縧、手持木棍巡查打街、自噶隆下至小民、手上俱帶骨扳指、大

領無衩褚巴、或布氆氇紬緞等、着其貧富爲之、不拘顏色皆穿、而所戴之帽、亦同、腰束皮帶、或毛錫帶、外帶小刀順刀碗包火鐮等物、手拏素珠、懷揣木碗、其褲子襠內開衩、腰兩旁亦開衩、腰如荷包口、絜束屬開、婦女服裝雖飾、頭髮從頂分兩旁、搓如繩、及腦後梢、以繩束之、女子未嫁、腦後另分一辮、以寶石珍珠珊瑚之類、戴辮上、若受聘則將夫家所定之金鑲綠松石一大塊、戴頂上、嫁爲婦、則不復辮髮矣、居常以

紅絲栽絨作尖頂小帽、戴頭上、腳穿布靴、或皮卷、下穿十字花黑紅錫裙、名曰東坡、前穿圍裙、或紅褐、或各色紬緞爲之、鑲花邊、名曰班帶、上穿小袖短衣、長齊腰間、名曰文肘、綾緞紬布毛錫皆爲之、上披栽絨小方單、名纖手、帶銀鑲珊瑚戒指、名曰慈妬、左手帶銀釧、名曰則籠、右手帶硨磲圈、寬約二寸、名同錢、乃小時帶者、至磨斷方已、無論貧富必帶之、云死後不迷路、耳帶金銀鑲綠松石墜、長寸餘、寬七八分、後面

有小鉤、掛于耳上、名曰額哥、上連珍珠珊瑚串、綴以銀鉤、掛髮上、名曰吞達、下以連珍珠珊瑚串、長六七寸、垂兩肩、名曰亜雜、貴賤不等、皆項掛素珠一二串、自珊瑚青金硨磲磁器、至木株者、富室帶蜜蠟珠、有大如茶盞者、又帶一銀盒、名曰阿務、內裝護身佛子、母葯之類、胸前必掛銀鑲珠石環、長有三四寸、寬寸餘、兩頭有鉤、乃掛衣扣者、名曰的拉、不拘貴賤、皆有之、稍富餘、則戴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緯笠式、而厚硃

紅漆裡、以金鑲綠松石爲頂、周圍滿戴珍珠于胎上、價有百千金者、老年婦人、以金鑲綠松石一片如鏡、約湯碗口大、立戴于額上、名曰白玉、凡戴白玉親友作賀宴客、其蒙古婦女髮、亦自頂分兩股、打辮子、以青緞、或青布、作套束之、約寬寸餘、長二尺許、以鉤掛髮辮際、垂兩乳旁、足穿香牛皮靴、身穿長衣、上蓋鑲邊齊肩長掛、其掛腰作細褶、仿朝衣褶、耳帶墜、絲金鑲綠松石墜、或珊瑚墜、臉不敷糖脂、不披方畢、冬夏俱戴狐皮帽、

○飲食

藏番蒙古、不拘貴賤、飲食、皆以茶爲主。其茶熬極紅、入酥油鹽攪之、飲茶食糌粑、或肉米粥、名曰土巴湯、其次麪菓、牛羊肉、奶子、奶渣等類、牛羊肉多生食、而日食不拘頓數、以飢爲度、食少而頻、男女老少、皆日飲蠻酒、乃青稞所釀、淡而微酸、名曰鵮、亦有青稞燒酒、飲酒後、男女相攜、沿街笑唱爲樂、

○婚嫁

婚姻亦擇女婿、首取門戶相當、男識字者、無女以善生理、識貨價、理家務爲善、亦通媒妁、惟富族㗼巴之家方有之、其餘多苟合、如兩姓各知子女好否、男家以一哈達、託親友一二人、云我有男、願與其家女聯姻、其某持哈達、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爲婦、將哈達遞上、彼此相樂、如不推謝、則云我于某日來說、于是日、女家遍招親友、以候其媒、乃攜男家酒、並

哈達至云其子弟行止年歲女家父母親友喜允則飲其酒各受哈達另日媒人則將下聘之金鑲緑松石戴于女子頭上名曰邑賈仍以茶葉衣服金銀羊腔牛腿各若干爲聘女家亦以禮囘之如不允則男家之酒一滴不飲哈達亦不受至迎娶之時男女家必先延客數日亦以衣裙等物贈裝父母亦陪嫁田土牛羊衣飾至其日不用車馬女家于門外搭一京棚內以方坐褥三五個高鋪于中將麥子撒爲花扶女坐于上父母旁坐親友列兩行而坐用小几桌擺果食糖棗各食物數盤以茶酒米粥與女食畢二家親友則扶女步行遠則乘馬送親之親友各將青稞麥撒其女而女家則將蒙字哈達共結一處贈散親友送至男家各不行禮扶女與女胥坐飲以茶酒片刻則扶開分坐親友各將哈達與男女長者掛于項平交放于懷內或堆積坐前親友則列兩行而坐飲茶酒飯食畢各攜菓肉而囘至次日男女父母及親

友男女俱華服項掛哈達擁新婿新婦遶街而遊凡在親友門不延入權以茶酒送至街中飲之飲酒則團圓扶手男女跌坐而歌歌如是三日乃止

○夫婦

西藏風俗女强男弱夫婦明蘇正娶者少多皆苟合其差徭輙派之婦人故一家弟兄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如生子女兄弟擇而分之其婦人能和三四弟兄同居者人皆稱美以其能治家凡做買賣亦屬婦人如種田禾紡毛線織辮子當烏拉人皆笑其無能然不以淫亂爲恥父母不之禁夫婦不之怪如有外交則明告其夫曰某爲我之英獨其夫惱然夫婦悅則相守不願同處即自擇所欲而適焉

○生育

西藏生育子女不洗浴不剃頭落地時其母以舌舐之至三日即以清油酥油塗擦遍身晒于日中數日即以炒麪調湯灌之多不與乳食稍長男子教書筭

或習一技、女子、則教識戥秤、作買賣、紡毛線、織氆氌、不習針工、不拘女誡、而生育以女爲喜、風俗信重喇嘛、如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爲僧、女爲尼者、

○喪葬

西藏、凡人死、不論老少男女、用繩繫成一塊、膝嘴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平日所著舊衣裹之、盛以毛袋、男女羅哭、用繩吊屍于梁、延喇嘛念經、以酥油送大小召點燈、或數十觔、或百觔、諒其貧富、將死者所有

之物、盡出以一半、佈施布達拉、以一半、變賣、作延請喇嘛念經、並熬茶、及一應施捨之需、即父子夫婦、亦不肯存留一物、其屍放一二三日、或五七日、背送剮人場、縛于柱上、碎割、喂犬、骨于石臼內杵碎、和炒麪、搓團、喂狗、剮人之人、亦有隊伍管束、每割一屍、必得銀錢數十枚、無錢、則棄屍于水、以爲不幸、其喇嘛、則喂鷹、皆以火化、築塔、親友弔問、窮者、助以銀錢一二枚、富者、以哈達慰問、並送茶酒、其孝服、男女百日、不穿華服、不梳不沐、婦人不帶耳墜、素珠而已、他無忌、富者、時常請喇嘛念經、以荐亡魂、至一年、乃止、

○醫藥

西藏醫名厄木氣、藥不炮製、皆係丸散、亦胗視而後用藥、其視脉、以左手執病者之右手、右手執病者之左手、一時齊脉、不分先後、但番人無論老幼男女、小疾、則以清油酥油、遍體擦之、暴于日中、若陰天、以絨單覆蓋、用柏葉燒烟薰之、重者、始胗脉服藥、或刺血

然不論病之輕重、必延喇嘛念經、或珠巴念誦祈禳、珠巴、即道士之類、或令童男女、唱佛歌、以祛之、

○占卜

西藏占卜之術不一、有等喇嘛、以紙書八卦、書番字而占者、有以青稞排掛、抽五色毛線而占者、或數素珠而占者、或畫地而占者、或燒羊骨、或看水碗、種種不一、然亦有頗驗者、大抵在所學之精淺耳、婦女亦有會者、不能悉述、

○禮儀

自噶隆牒巴下至小番、見郡王並公等、俱止卸帽于手、伸舌、打半躬、垂手曲腰、各自就坐、凡進見必遞哈達一箇、如中華投遞手本之意。若係平交則彼此交換爲禮、即書信中亦必置一哈達、蓋如我之投刺之意。若路遇則側立抹帽、垂手打躬、其平民見噶隆牒巴頭人之禮、亦如之、凡郡王下至番民見達賴喇嘛皆卸帽、合手三禮拜、曲腰垂手、至法坐前、達賴喇嘛

以手抹頭一下、謂之討捨手、

○宴會

歲時令節、郡王亦知宴客、或在家、或于各柳林中、正中、鋪方褥數層、郡王自坐、前設矮方卓一二張、上擺麵果長尺許、生熟牛羊肉、藏棗、藏杏、藏核桃、葡萄、冰糖、回回果、焦糖等類、各一二盤、其焦糖乃黑糖同酥油熬成者。長尺餘、寬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或一腿或一大方、隨時兩回、鋪長坐褥、前亦挨設矮卓、擺列果食等類、各半、郡王之半、噶隆牒巴、浪子、沙仲意等、列兩行而坐、或兩人一席、或一人一席、隨從人等各就席後地坐、每人給果食一大盤、食則齊食、先飲油茶、次以土巴湯、再以奶茶、抓飯、乃纏頭回民所作、有黃白色二種、用米作飯、水淘過、入沙糖、藏杏、藏棗、葡萄、牛羊肉、餅等物、盤盛手抓而食、纔飲蠻酒、遇大節會筵、乃選出色婦女十餘人、戴珠帽、穿彩服、行酒歌唱、近有能唱漢曲者、又有八九十二三歲小童、十數

名、穿五色錦衣、帶白布圈帽、腰勒錦條、足擊小鈴、手執鉞斧、前後相接、又設鼓十數面、其司鼓者裝束亦同、每進食一巡、相舞之于前、步趨進退、與鼓聲相合、揆其義、倣古之佾舞歟。食畢、肉果等物、俱各攜去、不留、亦或設宴請漢官、凡此食物等品、自郡王下至小民、皆同、惟行酒婦女童舞鼓吹、除郡王而外、他皆無也、總之、主人上坐、客至不起立、不迎送、若在主人之上者、始讓之、其酒罐上必以酥油揑口上、以爲致敬、

碗皆自懷食已不洗以舌舐之民間宴筵男女同座坐亦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酧答竟日始散將男女圍聚攜手跌坐而歌之至門外街中歌唱而散富者每月二三

○市肆

西藏習俗貿易經營男女皆爲一切縫紉專屬男子通用皆銀錢每箇重一錢五分上鑄番字花紋其名曰白卬丈以銀易錢而用若易貿碎小之物以蒙子哈

遠茶葉酥油易換至市中貨物商賈有纏頭回民販賣珠寶其布疋紬緞綾錦等項皆販自內地有白布回民販賣氆氌藏錦卡契緞布等類皆販自布魯克巴勒布天竺二等處有牽物子專賣牛黃阿魏等物其他藏繭藏紬毪子氆氌藏布以及食物諸項藏番男女皆賣俱不設舖面桌櫃均以就地擺設而貨

○房舍

白爐至前後藏各處房皆平頂砌石爲之上覆以土石名曰碉房有二三層至六七層者凡稍大房屋中堂必雕刻彩畫裝飾堂外壁上必繪一壽星圖像凡鄉居之民多傍山坡而住惟甲貢地方有草房其蒙古住楮衙牛羊廠住黑帳房而拉撒境內大房頗多有可住數百人者如大召南之拉撒興廈內安設銅鍋一口可盛水百十餘担以供念大經熬茶之用即此可類推矣

○刑法

西藏相沿番例三本計四十一條所載刑法甚酷大召旁有黑房數間拘繫罪人犯法者不論罪之輕重皆禁于內用毛繩將四肢綳起聽候發落如二姓鬭毆致命者將屍棄水凶手只罰銀錢充公並給屍親念經或銀若干牛羊若干追比全完而釋之無銀則縛棄水中籍沒其家其搶奪刼殺者不分首從皆問死罪或縛于柱上以鎗打箭射較射飲酒死則割頭懸示或送狢狳野人食之或活縛送曲水蝎子洞令

蝎子食之、若偷竊不道、將全家鎖拏、監內追比、或一陪三陪六陪九、追完、將正賊、去目鼻、砍手、凡犯重罪、先以繩緊縛、以皮撻數十、拍于水中泡一時、取起再撻之、如是者數次、然後審訊口供、如其不認、則以滚油滴其胸、用大刀裂其肉、再不招、則細縛坐水中、髮分兩股、以繩左右牽之、用白粗布蒙面、以水立澆之、不認、再澆、或于十指甲內、下油簽、若永不招供、而後釋放、倘熬刑而死、棄屍水中、其刑法慘酷、從未之聞、

至爭鬥打架告理者、罰銀、曲多直少、犯而不告者、各重罰、無銀則以長棍責釋、若犯姦情、止罰銀錢、隨其貧富多寡不等、亦或責釋、但犯法、無論男女、俱于市中、去衣責之、近亦有枷號者、其刑法可知人之頑俗之惡矣、

西藏誌

封爵

西藏地處邊徼自漢唐以來難以備考迨至康熙五十九年定藏後始封康濟鼐爲貝勒阿爾布巴爲貝子隆布鼐爲公頗羅鼐札爾鼐爲噶隆雍正三年封頗羅鼐札薩克爲台吉雍正五年阿爾布巴等謀殺康濟鼐亂藏雍正六年天兵誅叛定藏七年頗羅鼐封貝子總管西藏八年封其長子朱爾嗎特策登併

其婿那木札爾色不騰（即康齊鼐之子）爲台吉雍正九年封頗羅鼐爲多羅貝勒朱爾嗎特策登爲輔國公十年封那木札爾色不騰爲輔國公封策零汪盞爾通巴鐘子三人爲頭等噶隆十二年封其次子朱米納木查爾並其弟諾彥和碩氣以及達爾札章陸占巴巴雜鼐大衍台吉等六人爲札薩克頭等台吉十三年諸彥和碩氣卒頗羅鼐

奏請將伊弟色陳哈什哈襲職爲札薩克台吉旋晉封

頗羅鼐爲多羅郡王委用頭人頭目皆由頗羅鼐選擇亦取才品首取家道殷實查郡王之下設噶隆數人總管各處事宜地方設高爵一名察核境內各項事務倉儲巴數名專司錢糧事宜浪子沙數名管理刑名並承辦各項差務中科爾數名在大召辦寫文書票鐵戳記事務紀綳數名清算賬目其中科爾紀綳半多世職凡放大小村庄牒巴皆由此等人內選用至于出差頭人名

曰谷操傳事頭人名曰若尼爾管理家務頭人名曰業爾巴聽差之人名曰乃興匝其各地大頭人名曰牒巴次曰熱敖再曰千布蒙古之頭人名曰台吉曰宰桑曰那彥其統領兵馬之官有五總統之大頭人曰代本今西藏一名羅藏達吉工布一名烏隆奈後藏一名班第他至其次曰甲奔管兵二百名再次曰如奔管兵一百名曰頼奔管兵四十五名曰局奔管兵十名又有小頭人曰郭渡以上所委之牒巴　頭人委管何方即徵收其地錢糧以自食

西藏額設兵制馬兵步兵共六萬四千餘名內拉撒馬兵三千名後藏馬兵二千名阿里馬兵五千名裸埧馬兵一千名党子拉雜浪木錯等處地方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三千名阿里並前後藏各處共步兵五萬名至上陣厮殺惟蒙古馬兵八百名頗勇其次阿里裸埧工布之兵尚健其餘之兵差等派兵之法于各地方鄉村抽派或十名五名不等出人不出馬出

馬不出人上陣亦穿盔甲其甲有柳葉有連環有鎖子馬兵盔上插紅纓一大撮孔雀尾一枝帶腰刀撒袋背鳥鎗執長矛步兵盔上插雄雞尾一束帶腰刀插順刀帶弓箭撒袋執籐牌或木牌其木牌寬約尺五六寸長三尺一二寸外用鐵皮包釘繪虎獸形以五色羽毛裝飾帶弓箭腰刀已拿鳥鎗者不執牌亦有持長矛者箭以竹爲之鵰翎鐵鏃鏃如錐長三四寸其弓木胎角面身稍俱短小而勁亦有用竹爲之

者以兩竹片合紮無稍靶旗幟分黃紅白黑藍五色用紬緞布亦爲之其制長有八九尺至一丈一二者旗頂毛纓各按旗色若對壘馬前走後糗糧隨地派本兵駄帶每年于正二三月亦頗操演觀其打鎗射箭跑馬跌撲演畢以哈達銀錢酒食賞之以奬其氣至四月則派駐各隘口既資防邊且兼牧馬也

邊防

西藏接壤外蕃界連蒙古雍正八年準噶爾侵犯西北

兩路軍營頗羅鼐奏准夏初冰雪全消青草萌時派駐藏大臣一員緑旗官兵一千五百名其次子台吉朱米納木查爾帶拉撒兵二千名前赴打木騰格那爾地方駐防派長子輔國公朱爾嗎特策登夏初帶蒙古番兵二千名赴門里噶爾波魯多克三處駐防每年派其弟諾彦和碩氣赴哈拉烏素訓練該地兵馬二千餘名節統領駐防約至九月雪封山徑撤回（休養次年仍往又設要卡數處）一玉樹納克書每年派千總一員番漢兵各三十名

至白兎河駐劄一納克産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至特布駝洛海偵防一奔卡立馬爾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十名駐防探哨一生根物角每年派千總或把總一員番漢兵各十名駐防亦均於夏初草萌派往秋深雪降撤回其附近拉撒口隘二處一浪宕離城五十里派（漢番）兵各（五六）名一怕爾離藏二十里派番漢兵各五六名此二處專司盤詰往來人等其他隘口各就地之衝僻

量設番兵防守雍正十年駐藏漢兵二千名內議撤一千五百名此後騰格那爾等處僅番兵駐防矣

徵調

頗羅鼐未賜印之先凡有文書俱鈐紅色小圖記番人用唐古忒字蒙古用蒙古字行則各遵之自噶隆以下皆用黑色圖記雍正九年頒給印信始知用印然素常亦不用一切文書信字用漢字小圖章文曰名旺多羅貝勒記如徵調兵馬迅則頭目代奔催集

達則文信傳調若要緊軍情則用傳旂以箭一枝縛白哈達一個寫由飛遞傳催依限而到一無少悞凡遇大小事務每日噶隆牒巴中科爾代奔等齊集大召內白菓廊公議而行大事則頗羅鼐亦至共議然後行之其文卷三年一清舊案與焚不存

賦役

西藏稅賦隨其出產或牛羊紫草麥豆青稞氆氇毛氊皮張等或馬奶酥油雞猪野牲菓食金銀銅鐵酒語類皆隨所產上納設有公所名曰商上凡所納稅賦及張罰罪人銀錢俱存備公用並喇嘛念經之費至于土民之服役者名曰烏拉凡有生業之人毋論男女皆派即他處來者或僅婦女但能自立烟灶租房居住者亦派多寡各量其貧富不等其頭目牒巴皆派用烏拉照所居室之大小派定應需之數或三四名或十數名照數輪派烏拉應役無人則雇窮民代之或每日每名納銀五分年過六十免之遇大差

則派牛馬驢騾富者應出若干貧者三四人公攢一頭匹藏地產馬少率由霍耳一帶及青海等處來者價頗昂即中馬一匹亦須十七八兩至二十兩者

朝貢

藏衛地方乃賞給達賴喇嘛采邑免其正賦之貢今達賴喇嘛頗羅鼐為一班班禪喇嘛為一班各間年一次遣額爾沁（漢云使臣喇嘛之使又稱堪布頗羅鼐之使又稱囊貟）進

貢繕唐古忒字表恭請

聖安以伸誠敬其所進之物乃藏香藏杏藏棗珊瑚蜜蠟琭子木碗金絲緞卡契紬卡契布等物其木碗有二種一曰札木札牙木色微黃堅潤有細文云能避諸毒每一個價值十數金以至數十金者一曰拉庫爾木色微黃花紋畧大云亦能避毒價亦須數金

外番

西藏定自康熙五十九年十餘年來官兵往返其間崇山鳥道盡屬坦衢荒服窮陬咸沾

德化于是藏之西南計程兩月有巴爾布一區天道和煖產稻穀孔雀其民分爲三部一曰布顏罕一曰葉楞罕一曰庫庫木罕于雍正十年間遣使來藏經駐藏大人等奏蒙聖恩先准內附賞頒勅封三道賜蟒緞玻璃磁器等物于次年八月派員賫送至藏轉頒十二年正月布顏罕等遣使來藏請赴京進貢謝恩又經轉奏奉旨准其來京遂沿途供應四月二十日至藏起程共三部

奏貢貢物譯出漢文附載

布顏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布顏罕雜雜噶麻爾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冲和微末布顏罕不勝慶幸蒙大主仁恩賞給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瞻仰聖明曷勝欣慶向聞大主仁化即欲遣使請安拉藏不爲轉奏計無所出今蒙貝勒奏請得沾大主天恩又得遣使奏事伏願温旨時頒邊鄙小罕普沾天惠矣鑒之賤之奏肯微儀恰達一個珊瑚樹一株珊瑚一串五十五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琥珀一串四十一個金絲織成卡契帶三條金絲織成卡契小帶五條各色卡契緞三疋白卡契布四疋犀角一個孔雀尾扇一柄孔雀尾一束黑香一包各色葯一包癸丑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庫庫木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庫庫木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任幸勝庫庫木罕以實心感戴大主仁恩蒙賜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向聞大主

天恩仁惠至于天恩温旨如此而降實出望外今貝勒轉奏蒙賜勅書無涯天恩愛我生靈如同父母曷勝欣慶特差巴尼尼桑格爾恭謝天恩伏思庫庫木罕邊鄙小罕惟賴大主仁恩以安其生仰乞温旨不時下降奏書微儀恰達一個大珊瑚二個珊瑚六個小珊瑚一串一百零八個金絲織成各色卡契帶十條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孔雀尾管子碗二個各色卡契布二十一疋白卡契布

五十九疋各色葯六包額納克特克巴爾布等處地圖一張癸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奏

葉楞罕奏書曰大主明鑒微末葉楞罕合掌謹奏大主聖體安和不勝幸甚向因額勒特罕不將大主天威仁化曉諭我等今幸貝勒宣傳我等方知虔誠恭順德遂賞賜勅書緞疋玻璃磁器等項如我親瞻天顏不勝欣慶之至邊鄙小罕惟乞天主憐愛鑒之鑒之奏書微儀哈達一個大小金錢兩個林親中內佛

一尊珊瑚一串一百一十八個小珊瑚一串一百三十六個香盒一個孔雀尾管子碗一個孔雀尾扇一柄金絲織成卡契緞一疋銀絲織成卡契緞一疋各色葯一包巴爾布帶一條白卡契布三疋各色卡契布十疋卡契緞三疋巴爾布布四疋星衮一包黑香一包阿魯拉三包癸丑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

又布魯克巴一族離藏西南約行月餘其罕諾彥林親乃紅帽之傳天道頗煖物產與中國相彷南行月餘即天竺國界考其地唐時歸順賜冊印其文曰唐師國寶之印六字外有噶畢一族原係諾彥林親所分者日久其勢漸大後諾彥林親之呼圖克圖楚克賴納木查爾至噶畢地方噶畢即留不放歸諾彥林親屬下地納尾納二處百姓時潛赴噶畢朝禮由是二家成隙互相仇殺噶畢力弱于雍正十年投奔頗羅鼐發兵助之敗諾彥林親于界地諾彥林親亦遣使于駐藏大人處歸誠並請赴京進貢彼時以兩家

正當仇殺之際留使在藏備叙投誠進貢並兩造仇殺緣由具奏次年差官前赴二家排解不就復于冬十月差陝西督標前營遊擊和尚同頗羅鼐所差噶隆鐘子以及外委人員前赴適中之汪則城解勸和合取永和印契帶二家貢使于甲寅年正月旋藏差員伴送赴京蒙

世宗憲皇帝賞賜勅印邊員護送于雍正十三年夏五月到藏噶畢東魯卜喇嘛卒於是地土人民仍歸諾彥

林親管轄其不願附之番民一百餘戶奏明給與牛種安插商約之汪則地方乾隆元年春諾彥林親齎拉卜濟親身赴藏朝拜達賴喇嘛畢于是年秋八月五日始同附譯出奏書云

天下含生共戴滿洲西立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喇嘛札爾薩立布魯克谷濟諾彥林親齎類拉卜濟等焚香望闕合掌叩頭謹奏爲恭請聖安仰乞天恩事西陲愚衆不知善惡妄行仇殺西藏貝勒致書諭

宣大主天恩仁化我等不勝欣感遣使至大人貝勒處乞准歸命復蒙大主賜以生平未覩之異數天恩遠貢黃金滿世界矣如天之大恩實萬世不能圖報惟有感激恭謝天恩但布魯克巴人愚如獸不知法教因與噶畢屢次搆禍蒙駐藏大人轉奏特遣官員噶隆爲我等和解又蒙西藏貝勒親至則江宣諭大主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每處安十牒巴照看辦事諄諄致書教訓我等俱各感激欣然和好自今以後惟有感戴皇恩永遠安樂敬求者布魯克巴人等多有不知法度者求大主賞以勅印以便管轄且諸人上畏天威各守法度不致生事世世子孫永得安生者皆大主再造之恩于大主別無所思伏乞憐憫時降敎訓鑒之鑒之爲此特差格隆巴爾冲恭請聖安伏乞天恩並獻土產各色卡契帶五條卡契緞一疋珊瑚一串一百零八箇蜜蠟一串三十六箇五色花布四疋布魯克巴布二十疋卡契小刀一把銀碗一

箇月之吉日奏

天下含生共戴滿洲西立大主明鑒微末布魯克巴噶畢東魯卜喇嘛焚香望闕合掌叩拜謹奏爲恭請聖安仰祈天恩事東魯卜上合天心恭順歸命仰願大主恩威安生樂業恭請聖旨之時蒙賜以有生未見異數大恩噶畢東魯卜不勝欣感經恭謝天恩實不但今生雖萬萬世不能仰報惟有三寶佛前虔誠諷經祝滿洲西立大主萬萬年耳但布魯克巴人等

生性愚昧如畜屢年生隙伙殺駐藏大人奏明大主普愛生靈差官噶隆等爲我等和解貝勒又親至則江宣諭天威仁化分晰利害教訓和好各處差牒巴一名照看辦事復致書教訓如幼兒得毋欣感無旣今復和好惟感大主庇佑天恩永爲安樂而已拜求者西立大主憐憫愚生賜以勅印得賴恩威便于管轄所賜五城人民彼亦知敬畏各守法度以安其生此滿洲西立大主憐憫再造之恩也鑒之鑒之爲此

特差使者商納克諾爾布恭請聖安仰祈天恩竝獻土物奏書哈達一箇珊瑚八箇小珊瑚七十箇金絲織成花緞一疋花布三疋象牙一根卡契帶五條白卡契布三十疋蜜蠟一串一百一十五箇月之吉日

奏

新撫南稱巴彥等處番民七十九族查其地爲吐蕃地居四川西藏西寧三界之間昔爲青海蒙古奴隸自羅卜藏丹津變亂之後漸次招撫雍正九年西寧總理夷情散秩大臣達鼐奏請川陝派員勘定界址分隸管轄十年夏西寧派員外郎武世齊筆帖式齊明侍衛濟爾哈即遊擊來守華都司周秉元四川派出雅州府知府張植遊擊李文秀西藏派出主事納遜額爾黑圖守備和尚會同勘定近西寧者歸西寧管轄近西藏者暫隸西藏其族內人戶千戶以上設千戶一員百戶以上設百戶一員不及百戶者設百長一員俱由兵部頒給號紙准其世襲千百戶之下設散百長數名由西寧夷情衙門發給委牌每一百

戶貢馬一匹折徵銀十二兩部議減去二兩奉

旨再減二兩計每馬一匹折銀八兩每年每戶攤徵銀八分歸西寧者交西寧道庫隸西藏者交西藏糧務處其西寧所管四十族之內惟巴拉喇布一族一司木魯烏素濟渡一司會盟遞文之差免其貢賦雍正十二年頒給唐古忒字律例係西寧夷情衙門從蒙古例內摘出繙譯者原議一年會盟一次三年後間年

會盟一次乾隆二年西寧總理夷情副都統保祝以
四十族番民淅知理法奏改間二年差章京一員守
備一員帶綠旗兵二十名蒙古兵五十名前往會盟
一次其族分名色則阿里克　蒙古爾律　雍熙葉
布　玉樹　噶爾布　蘇魯克　尼牙木錯　固察
　稱多　洞巴　多倫尼托克安兎　多倫尼托克
阿薩克　多倫尼托克列王　多倫尼托克阿永
多倫尼托克葉爾吉　多倫尼托克拉爾吉　多倫

尼托克典巳　隆布　上隆布　札武　中札武
下札武　班石　上阿拉克碩　下阿拉克碩　上
隆埧　下隆埧　蘇爾莽　白利　哈爾受　格爾
吉　中格爾吉　下格爾吉　巴彥稱南　桑色爾
　隆東　綽火爾　吹冷多爾多　覺巴拉　喇布
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戶計男婦三萬二
千三百九十名口除覺巴拉喇布二族七十四戶各
應差不輸貢馬外止納賦番民八千三百六十九戶

共徵銀六百六十九兩五錢二分乾隆三年地震傷
亡案內經總理西寧夷情副都統巴靈阿派員外郎
高亮守備班第勘實傷亡無存六十五戶奏准永行
免賦外止實在番民八千三百四戶共徵銀六百六
十四兩三錢二分
納克書貢巴　納克書拉克什　納克書色爾查
納克書畢魯　納克書册盆　納克書達格魯克
扎嘛爾　上阿扎克　下阿扎克　夥爾孫提麻爾

　夥爾扎嘛蘇他爾　夥爾川目桑　夥爾扎嘛蘇
他爾只多　娃拉　夥爾　嘛魯　寧塔　尼查爾
　叅嘛布嗎　尼牙木查　利松麻巴　勒達克
多嘛巴　羊巴　夥爾　夥爾　夥爾　彭他嗎
夥爾拉塞　上岡噶魯　下岡噶魯　瓊布納克魯
　噶魯　巴爾查　上奪爾樹　下奪爾樹　三渣
三納拉巴　樸俗以上三十九族計四千八百八
十九戶男婦一萬七千六百六名口徵銀三百九十

一兩一錢二分統俟藏兵全撤歸西寧管轄

碑文

聖祖仁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

昔者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罕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到之區經仇敵之國越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載同行善事俱爲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之歿也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藏滅之復興黃教因而允從拉藏庫庫腦兒羣衆公同之請中間策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輩達賴喇嘛之塔辱蟣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名爲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據圖伯特國朕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等調發滿洲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士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殺賊皆喪膽遠遁一矢不發早定西藏復興法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卽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于是文武臣工咸謂王師西討歷烟瘴險遠之區曾未半載輒建殊勳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畧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所向遵奉法教坎康藏衛等部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石召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羣衆動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無忽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康熙六十年

唐碑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大蕃聖神贊普甥舅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

世世代代使其稱贊是以盟大節留傳之於後也文武孝德皇帝與聖神贊普德之黎贊陛下二聖睿哲鴻被曉之今永化亨矜愍之情恩覆其無內外商議叶同務令萬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遠大治之績茲覩同心以伸鄰好之義共成厥美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盡是大蕃地土彼此不爲殺敵不舉兵革不相侵謀封疆或有積阻捉生問事設給以衣糧放歸令社稷山川無擾

各敬人神然舅甥相好之義苦難毋須通傳彼此相倚二國常相往來兩路所差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蕃供應須令舅甥親近之體使兩界烟塵不揚同聞盛德之名頻無驚恐之慮行人撤備鄉土俱安禮無相擾之犯垂恩萬代則稱美之聲遍于日月所照矣蕃于蕃圖受安漢亦漢國受樂茲合其大業耳各依此盟誓永不移易當三寶及諸賢日月星辰之下共陳刑具爲盟設此大誓約如有不依此誓蕃漢背約破盟者求其禍殃也倘傾覆以及動陰謀者不在破盟之限蕃漢君臣並稽首告立周細爲文二君之德萬載稱揚內外蒙庥人民咸頌矣

臺站

自打箭爐出口至藏計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處安汛十三處內擦泥工（把總一名兵十名）　裡塘（把總一員兵二十五名）　海子塘（兵八名）　立登三埧（兵十名）　大所（兵十名）

巴塘（守備一員兵五十名總管自察木多東乍了至打箭爐一路之塘汛）　江卡（把總一員兵二十名）　梨樹（兵十名）　石板溝（兵八名）　阿足（把總一員兵五十名）　乍了（把總一員兵三十名）　昌都（原駐雲南官兵一千名雍正十二年內減撤四百留遊擊一員領駐其地總管以西至藏一路之塘汛官兵）　說板多（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後減撤三十名）　拉里（把總一員兵五十名後減存兵五名）　江達（守備一員兵一百二十名後駐千總一員兵四十名）

糧臺

打箭爐　裡塘　巴塘　乍了　昌都　西藏（各駐文職）

貝

附錄

西藏拉撒召到後藏塞爾地方緊走十日係白木戎交界由塞爾向西南緊走十八日到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約十五丈以木搭梯人往來行走馬不能通此外再無別徑由宗里緊走八天到白木戎住地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勞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又多郎吉止生一子名局密郎結今已承

襲其屬下有管事大頭人八名住地方大頭人五名小頭人十五名所屬百姓繁雜一種名喚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種名喚總一生子幼時卽以五色塗面成花面一種名喚納昂無論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纏之臥時以木爲枕一種名喚仍撒男子只穿中衣長短齊膝婦女下身亦用布遮重穿一中衣不穿上衣惟白木戎本地人民穿布服凡男婦皆披藏紬褊單行坐必佩腰刀其地和煖產米青稞豌豆麥子黃豆扁豆豇豆刀豆四季豆小米高粱蕎麥芝蔴玉麥甘蔗葡萄桃子石榴柑子栗子水牛黃牛羊大羱羺羊大耳猪騾馬野猪崖羊虎豹等物又產一種野象野獸其野獸羊身獨角乃獬屬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馬楊青一名札什頂有小寺十八座其王局密郎結所管之地方內納噶爾漢　雜納　餘隆巴　拉不立　額郎紬　隘巴　立巴　雜不立七處另設大頭人管束人民其方亦呼爲小

西天與朱巴連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由白木戎東至朱巴南至西天盆烏子西至白布北至后藏日葢子由西去十日尚屬白木戎管轄交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不爾牙王子住處從此上船由海中行半月卽至大西天矣西藏相傳漢張騫曾至其地唐以公主下嫁贊普始通中國距京師萬三千餘里人惟好利貪淫仇殺無已勢小者則附之大族殊有列國之風其地所集人民曰土蕃曰纏頭曰卡契

曰自布曰西洋曰歪物子曰達子曰蒙古種類繁多不能殫述

乾隆二年造送理藩院入一統誌內開達賴喇嘛在布達拉白勒蚌廟內居住郡王頗羅鼐管轄衛藏達格布工布卡木阿里西拉果爾等處共大城池六十八處共百姓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寺廟三千一百五十座共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六十衆班禪額爾德尼在札什隆布寺內居住管寺廟三百二十七座共喇嘛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一衆境內大城池一十三處共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仍歸郡王統屬自衛藏召東北走十二日至卡木拉里地方自拉里行二十六日至稱木南墩界自召正南走八日至帕爾城由帕爾行一日即布魯克巴地界自召正西界接阿里地方自召至扎什隆布十四日由扎什隆布至阿里之噶爾渡地方三十二日自召正北至納克産二十四日納克産至書隆沙爾計程十五日

由書隆沙爾十八日至克里野城其阿里東南至竹馬郎城三日由竹馬郎城一日至奴城阿里正南至格地三日阿里西南至課羅城七日自課羅城至弄嶺拉城十五日阿里正西至納達城二日阿里西北自所管之魯都克城起十五日至準噶爾所屬葉爾羌木城爲界

一布魯克巴即紅教喇嘛地其掌教扎爾薩立布魯克谷濟胡必爾罕與額爾德尼厯巴諾彥林親齊類拉卜濟俱住布魯克巴蚌湯德慶城內管轄百姓約四萬餘戶大小城五十處寺廟一百二十座共喇嘛二萬五千餘衆其地界址東至纖猓烏魯爾兒族分地方計程八日其纖猓烏爾兒即猓㺄野人國正南至尼諾武克地方爲界計程一十天正西至巴嶺木鎭爲界計程十日正北至西藏所屬之帕爾城爲界一巴爾布三罕一曰布顏罕住木作城一曰葉楞罕住莽哈巴哈城一曰庫庫木罕住吉拉蘇拉魚卜城

三八耳管百姓五萬四千餘戶其地界址正東自北格爾達地方至巴拉打拉罕計程十日正南至巴爾布至尼諾武充計程七日正西至庫爾卡地方計程六日正北至西藏所管之吉隴城卡二日自吉隴城至藏計程二十三日

西藏誌

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

成都府四十里至雙流縣　五十里過（黃水河新津河）至新津河　三十里至斜江河　六十里至邛州　四十里至大塘舖　四十里至北站　五十里至名山縣　四十里至雅州府　四十里至觀音舖　二十五里（過飛龍閣）至石家橋二十五里（過榮經河）至榮經縣　四十里至黃泥舖　五十里（過越相嶺大山）至清溪縣　七十里至泥頭（路平山小）　三十里至林口（路崎）　四十里（過飛越嶺）至化林　二十里至冷磧　四十里至瀘定橋　三十五里至大烹垻　三十里過（大崗山金鈫塲大小胡梯甚險）至頭道水　六十里至打箭爐（相傳漢諸葛亮鑄軍器於此故名路崎嶇）　四十里（出爐過貢諾橋）至折多山根（有番民三四戶店二座有柴草）　七十里至納哇出卡（路不甚險崎有烟瘴有人戶柴草）　四十里至瓦磧（路平有土百戶一名柴多草少）　三十里至東惡洛（路平有土百戶一名）　九十里上八義　六十里至泰寧卽係（噶達）　六十里過（高日寺大）

（雪山）至卧龍石（山高有瘴氣柴草廣）　三十里至八角樓（有人戸柴草）
三十里（過雅龍江皮木船渡）至德慶磬　四十里至麻蓋中
（有人戸柴草）　九十里（過剪子灣撥浪工大雪山）至西惡洛（山大有烟瘴夾壩出
沒其中有土百戸）　四十里過（小山）至喑嗎納洞（有柴草無人戸）　五
十里過（小山）至大竹卡（人戸柴草俱有）　七十里過（漫山）至裡塘
（有正副營官二員人戸多有大寺院地寒不產五穀微有柴草）　六十里（上漫山）至納
哇奔松（無人戸柴草有瘴氣）　一百里（過山嶺至海子塘過喇嘛了大山）至拉
二塘（有人戸柴草山路崎嶇有烟瘴夾壩出沒之所）　五十里過（大山）業龍塞

（有人戸柴草）　五十里過（二山）至立登三壩（無人戸柴草微）　七十
里（過大雪山）至大所（無人戸有柴草山路陡嶇有烟瘴乃夾壩出沒之所）　一百二
十里（過大雪山）至小壩冲（有人戸柴草天媛山路險峻崎嶇有烟瘴亦夾壩出沒處）
三十里至巴塘（有人戸寺院正副營官二員天媛有柴草駐官兵糧台路崎嶇險窄）
四十里（過山沿金沙江行）至牛古渡（有人戸柴草）　四十里（過金沙江）
（皮木船渡）至竹芭籠（有人戸柴草路崎嶇險窄自巴塘坐船一日可到）　四十里
至工拉（有人戸柴草）　八十里過（空子頂大雪山）至莽里（有人戸柴草路
寬乃夾壩出沒之處）　六十里過（漫山）至南登（有寺院人戸柴草寺名漢人寺昔雲

南官兵所進其山名爲寧静山上有分界碑乃雲南西藏巴塘分界之處）　三十里過（漫山）
至谷黍（有人戸柴草烟瘴）　十里過（漫山）至普拉（有人戸柴草）　五
十里至江卡兒（有人戸柴草有夾壩）　一百里過（大山）至黎樹（有人
戸柴草有烟瘴夾壩）　五十里過（漫山）至阿窄拉塘（有人戸柴草路稍平）
四十里（過二小山）至石板溝（有人戸柴草）　五十里（過大漫山）至阿
足（有人戸柴草烟瘴）　五十里（過二小山）至谷家宗（有人戸柴草微）　九
十里至乍了（多人戸有大寺院駐糧台防兵少柴有草路崎嶇多石其番人性野好盜）
三十里至兩撤塘（路稍崎嶇有人戸柴草此塘係西藏安設）　九十里（過大）

（雪山）至昂地（有人戸柴草有烟瘴山高陡險崎嶇積雪）　九十里過（大山）至王
卡兒（有人戸柴草有熱水二道）　五十里至巴貢（有人戸柴草）　一百
里（過二大山）至奔地（有草無柴少人戸多烟瘴）　八十里過（大山）　五十
至蒙布塘（有人戸柴草路崎嶇有瘴）　五十里過（大山）至昌都（有人戸柴
草大寺院駐官兵糧台又名康名乃川滇藏交界處又通玉樹納克書等處山高陡峻有烟瘴自巴塘至
此一帶番性狠獷好盜又有桑昂邦官角上下瞻對等族夾壩出沒其間搶刼行路人物）　五十
里至惡洛藏（有人戸柴草路稍平）　五十里至過腳塘（有人戸柴草）
六十里（過腳腳大雪山）至拉貢（有人戸柴草山高積雪烟瘴）　六十里

第1〇7冊　續修四庫全書　頁　41　返反外

至思達（有人戶柴草路險窄）　一百四十里（過九合大雪山）至九合塘（有人戶柴草此山相連者四雪山瘴最狠歷來斃人頗多）　四十里過（大山）至麻里（有人戶柴草）　四十里過（大山）至三巴橋（又名假夷橋有人戶柴草山難陡不險）　八十里過（地貢大山）至路隆宗（有人戶柴草寺院並正副營官山高陡路險窄）　六十里（過漫大山）至紫安（有人戶柴草大寺路平有烟瘴）　五十里至設板多（有人戶柴草並大寺院正副營官驛防官兵此地通青海玉樹等處）　六十里（過大漫山）至中譯（有人戶柴草）　四十里（過大漫山）至八里郎（有人戶柴草）　一百二十里過（寶及合山）至拉子（有人戶柴草山高陡險積雪有烟瘴）　五十里過（小山）至水垻（有人戶柴草正副營官路積崎）　六十里至丹達（有人戶柴草路平而崎嶇）　一百一十里過（沙工拉大雪山）至郎吉宗（有人戶柴草山高陡險積雪烟瘴大）　六十里至大窩（有人戶柴草有兩道）（由小路六十里路窄險順溝走五十里路平夏水泛漲則難行）　四十里至阿蘭多（柴廣草少人戶少路平窄崎嶇）　八十里至甲貢（柴廣無人戶草少地產醉馬草若騾馬誤食之立斃路險窄崎嶇）　六十里至多洞（有柴草微無人戶路崎嶇有水）　一百里過（魯工拉大雪山）至插竹卡（無人戶柴草山不高而長積雪烟瘴難行）　七十里過（小山）至拉里（無柴微草有人戶大寺院驛防官兵路平大寒不產五穀）

五十里（過拉里大雪山）至阿咱（無人戶柴草不產五谷山高陡險積雪有烟瘴）　八十里（沿旋子行）至山灣（無人戶柴草天氣寒路崎）　五十里（過瓦子山）至常多（無人戶柴多草少山高陡崎嶇積雪有烟瘴又石灌拉山）　六十里至寧多（有人戶柴草大寺院）　七十里至江達（此處乃工布西藏咽喉重地駐劄官兵防守有人戶柴草）　五十里至順達（有人戶柴草）　八十里至祿馬嶺（有人戶柴草）　八十里過（祿馬嶺大雪山）至磊達（無人戶柴草山大積雪烟瘴難行又名蕭各翁）　六十里至馬素江（有人戶柴草自此至藏路平坦）　四十里至臨欽里（有人戶柴草大寺院）　六十里至墨竹工卡（有人戶柴草大寺院路平）　六十里至拉末　八十里至德慶　四十里至硇塘（又名業里皆有人戶柴草並大寺院）　三十里（過機楮河）至拉撒召（機楮河即藏江惟此河水向西流渡以皮木船）

自成都至打箭爐計八百六十五里由爐至藏計四千七百八十里共程五千六百四十五里計一百站

自打箭爐由霍耳迭草草地至察木多路程

打箭爐四十里至折多山根　四十里（過折多山）至別始

分路　四十里至瓦七岩　四十里至卽岩堡　四十里至八桑岩　五十里至上八義　五十里至洮馬塘　三十里至雀雅　五十里（過山）至喇池塘　六十里至孜隆　七十里至甲撒楮卡　五十里至吉如楮卡　三十里過（小山）至章谷　五十里（下山）至江瀆塘　五十里至竹窩　三十五里（過山）至葛恭松多　二十里（過普王隆）至甘孜　三十里（過河）至白利　五十里至隆與傺　四十里至阿甲拉洛　六十里至益隆

四十里至迭格界（又名七登）　六十里至羅登　六十里至吉馬塘　五十里至格惹　六十里至楮泥拉沱　五十里至春科西河　四十里（上山）至班的楮卡　三十里（下山）至巴戎　六十里至甲界　七十里至姜党　六十里至草拉　三十里至草里工　三十里過（漫山）至峽隆塔　五十里至哈甲　三十里至哈甲峽口　三十里至冲撒得　六十里（過山）至熱了　四十里（過山）至察木多

自打箭爐至察木多計三十九站共程一千七百七十五里路途平坦草廣柴微此一帶番民多住黑帳房以收畜爲生微生烟瘴

自察木多由類烏齊草地進藏路程

自察木多五十里至惡洛藏分路　六十里至杓多　四十里至康平多　五十里至類烏齊　五十里至達塘　八十里至加木喇族　一百里至江淸松多　八十里至三岡松多　八十里過（四小山）至塞耳

松多　六十里至拉咱　五十里至吉樂塘　七十里至察隆松多（卽春奔色擦）　七十里至江党橋　七十里至拉貢淝　六十里至汪族　八十里至結樹邊卡（有八戶大寺院）　五十里至（三大）福喇　八十里至嘀咱塘　七十里至葛現多　七十里至拉里堡（從右手進山溝）　六十里至拉里界　七十里（過山）至吉克卡　七十里至沙加拗　七十里至積華郎　七十里至哈嗡錯乍　六十里至胖樹　六十里至仲納三巴　六

十里至約定同古七十里至罡竹工卡（合進藏路）

自察木多至罡竹工卡合大路處計二十九站共一千九百一十里

自西藏白木魯烏蘇一帶至西寧路程

拉撒四十里至郎拉　三十里至們都　七十里至甘定叠科爾　六十里至沙拉（有水田産荏草子可壓油）　四十五里至達隆　四十里過鐵索橋至夾藏堪　六十里至羊拉　六十里至達木東邊　七十里至克屯西里克　六十里至什保諾爾　六十里至噶欠　六十里至哈拉烏蘇西邊　五十里至郭隆　五十里至楚木拉（自們都而至楚木拉地方俱有水草無柴燒馬糞烟瘴）　七十里至綽諾果爾西邊　六十里至蒙古西里克　四十里至蒙咱西里克東邊　四十里至沙克因果爾　六十里至泡河老　五十里至巴木漢　六十里至索柯東邊　五十里至依克諾木漢烏巴什　六十里至吉利布喇克　四十里至因達木　四十里至阿木達河　四十里哈拉河洛　五十里至布哈賽勒（自綽諾果爾至此俱有水草無柴燒糞有烟瘴）　五十里至多羅巴克爾　六十里至呼浪河　五十里至賽柯蚌　八十里至清河揷漢哈達　四十里至揷漢哈達　八十里至揷漢額爾吉（以上數處俱有水草無柴燒糞微瘴）　五十里至庫庫可達　五十里至柯柯腦爾　四十里至柯柯溝　五十里至木魯烏素西河　七十里至哈拉河洛　六十里至巴漢拜彦　三十里至烏河那腦　六十里至烏河那峽　四十里至巴彦哈拉（以上數處俱有水草無柴燒馬糞無烟瘴）　五十里至喇嘛托爾海川口　八十里至党寒勒河　六十里至哈拉河　四十里至哈麻爾厄勒泰　四十里至且克腦爾（即星宿海）　九十里至索羅木（即黃河）　七十里至黑悅爾打板　七十里至畢留圖河口　四十里至畢留圖　五十里至埒里布拉克　五十里至得侖腦爾　六十里至哈侖烏素　五十里至哈侖烏素　五十里至登努爾泰　四十里至

衣麻圖川　三十里至衣麻圖　七十里至沙拉圖　七十里至木呼爾　八十里至哈套口　三十里至揷漢鄂博圖　七十里至庫庫托洛海　五十里至堪布灘　五十里至河什漢水　四十里至納拉撒拉圖（即日月山）　四十里至駱駝頸項（即土爾根自巴彥哈拉至此俱有水草無柴燒糞微有烟瘴）　六十里至東科爾（即丹噶爾）　九十里西寧城

自藏至西寧一帶俱有番子蒙古住牧其生計種地牧畜打牲各不等共計六十八站共程三千七百餘里

自藏出防騰格那爾路程塘口

西藏三十里至夾普　四十里至浞子　四十里至奔里　四十里至德慶　五十里至楊八景　四十里至卡子　四十里至乾海子　四十里至桑駝各海　五十里至楮登立馬爾（即騰格那爾）　四十里至那根初多（每年出防先鋒下營處）

自藏至那根初多（即騰格那爾口）計十站共程四百一十里

自藏出防玉樹卡倫路程（藏之東北）

西藏三十里至噶拉塡　三十里至彭多　三十里至墨隆堡　三十里至節仲　三十里至松竹宗　三十里至勸敢多　三十里至朋多　三十里至俊門　七十里至納的　八十里至八不弄　三十里至桑多　八十里至汪足卡　九十里至哈拉烏素　三十里至色爾龍　六十里至（噶色里處）卡　六十里至江古郎　四十里至溫江松多　八十里至奪塞爾　五十里至格焉爾卡　五十里至湯清　八十里至江清八納卡　四十里至會項滾　五十里至納喜塘　九十里至春科塘　四十里至甲里剛多　四十里至先布松多　六十里至東布松多　六十里至興東　一百里至必洛腮　六十里至擦桑納　六十里至曲尺松多　七十里至晒多坡

一百二十里至噶順　五十里至嗃璽　八十里
至魁濤　一百里至納馬鐙地　一百一十里至江
濤八納巴　一百里至玉樹

自藏至玉樹計三十八站共程二千二百七十里
分小卡四處

庫二塞　白兔山　齊岔河　瀘石臘此四處逐
日分兵探哨

自藏出防納克産卡嵛路程

西藏三十里至夾普　四十里至浪子　六十里至
拉咱爾　五十里至粗布（以上人戶柴草有）　七十里（過大雪山）
至阿里（有柴草無人戶）　八十里至甲仲　七十里至泥木
根舉　六十里至旅貢　七十里至八角（以上有人戶柴草微）
五十里至大雪山根　九十里至臨卡宗　五十
里至蘭卡（以上無人戶柴草）　八十里至熱党（有人戶柴草）　六
十里至甲蜡（人戶有柴草微）　六十里至墊登　四十里至
魚骨栢（二處人戶有柴草微）　一百二十里至嶱拉　五十里

至賀洛　七十里至揷蕩粗固　七十里至日鐙
九十里至木慶　八十里至栢木塡（以上人戶柴草水俱無）
八十里至按列　五十里至納克（二處人戶有柴草微）

自西藏至納克産計二十四站共程一千五百七
十里沿途俱有瘴氣又自納克産分小卡四處

特布托洛海離納克産十四日約程五百餘里其
地甚冷瘴氣甚

拉克擦離特布托洛海七日約程三百餘里其地

草微無柴有瘴

庫克擦離納克産十三日約程五百餘里有柴草
水俱微有瘴（此三處俱派兵防哨）

扎克欽離庫克擦八日約程四百餘里其地柴草
水俱無每月派兵探查一次

自藏出防奔卡立馬爾路程

西藏三十里至克噶拉俱　五十里至蒙至　四十
里至又立塲末　四十里至傑重　六十里至拉末

八十里至亰多　三十里至熱正　五十里至擦木桑　四十里至八達　七十里至掞娘庫　三十里至三埧　七十里至奪洛得巴　七十里至哈拉烏素　六十里至胖米麻　八十里至阿木多　六十里至投順納哇　五十里至厦木吶熱麻　五十里至圖爾君　七十里至熱麻拉撒　八十里至巴思拉木期　八十里至白果東馬　六十里至布呼江　七十里至遮隆　八十里至楚隆　六十里至彭卡　五十里至奔卡立馬爾

自藏至奔卡立馬爾計二十六站共程一千五百一十里自奔卡立馬爾分設小卡五處

噶爾藏骨岔　托克托賴　立拉撒　必隆奔卡立馬口子

自藏出防生根物角路程

西藏十站共程四百一十里至騰格那爾　七十里（過大雪山）至哈隆　三十里至雀雅　六十里過（大山）至錯

隆角　二十里至欺馬多隆（此處供換烏拉）　五十里過（二山）至大海子　四十里至白納辛　六十里（過山）至白噶哈力水　七十里至吉都烈路　六十里至拉卡爾工多　五十里（過山）至八拉　四十里（過山）至査木哈六十里過（二山）至郎卡　九十里過（大河）　大鹽池　三十里（過山）至卡兩哈　四十里至西于工布　五十里過（二山）至哈千布　五十里（過山）至達于峩所　四十里至恩達哈　六十里（過山）至星于哈岡　八十里過（三山）至邑爾松多　五十里過山至生根物角

自藏至生根物角計三十一站共程一千五百二十里沿途處處有烟瘴無柴焼糞水草俱微

自藏由楊八景至噶爾藏骨岔路程

西藏五站共程二百里至楊八景（分路）　四十里至峽布　七十里至桑馳洛海　五十里至楮定馬奔四十里至桑吉馬丁　五十里至喇定初多　五十里至騰格那爾界（大海子邊）　五十里至郎錯（又名族隆角）

六十里過（大山山頂有海）至過中　八十里過（二山）至章錯（有海）　四十五里海子頭　六十里至捉得爾　五十里至那塘　五十里至巴業了　七十里至凍錯　七十里至噶爾骨岔

自藏至噶爾藏骨岔計程二十站共程一千三十五里

自藏由工孜一路至後藏札什隆布路程

西藏七十里至業党　四十里至降里　五十里至曲水　五十里至巴子　一百里過（大山）至白地　七十里至郎噶子　五十里至咱納　六十至勒隆（從左手分路郎通布魯克巴）　六十里至郭喜　七十里至江孜　五十里至壯子　五十里至邊郎　六十里至郎地及布　四十里扎什隆布

自前藏至後藏計十四站共程八百二十里

自扎什隆布由咱党至前藏路程

扎什隆布四十里至落鏡　一百里至色木多　一百二十里至年木胡打　九十里至能木宗　八十里至沙楮卡　七十里至咱党　七十里至白地　一百一十里至巴子　五十里至曲水　四十里至能工巴　四十里至獨隆崗　三十里至拉撒召

自後藏由咱党小路至前藏計十二站共程八百四十里

自藏至布魯克巴路程

西藏七十里至業党　六十里至札什彩　八十里至巴子（以上三處有人戶田禾樹株柴草少）　一百里至白地（有人戶土官有徵草無柴）　七十里至郎噶子（有人戶土官無柴有草）　一百十里至勒隆（少人戶無柴有草）　七十里至列隆（有人戶田地土官徵草無柴）　五十里至殺馬達（有人戶田畝有柴草）　六十里至噶拉（有人戶田畝有草無柴）　五十里至遐拉（有人戶田畝柴草）　六十里至怕爾（徵有人戶田畝無柴有草係布魯克巴噶畢西藏三處交界駐大牒巴及管領兵馬代奔）　四十里過山至香郎（有人戶係土牆板棚碉房有柴草水田出稻谷其天時與中華同自怕爾過山即產各種竹木）　七十里至仁進步　三十里至東噶

拉（二處俱司香郎）四十里至喇嘛隆（有八寺院餘俱不及香郎）五十
里至西木多（有八戶柴草大寺院內住大喇嘛吉賽吉書郎諾彥林親之兄弟）三
十里至札什曲宗（有八戶柴草大寺院乃諾彥林親避暑處）
自藏至札什曲宗計十七站共程一千四十里再
行二日地名坪湯郎諾彥林親住處惟西木多札
什曲宗夏日稍凉故至此處避暑其方產稻谷麥
豆黍稷各種瓜菓蔬菜鵝鴨雞猪等類彷于中國

自松潘出黃勝關至藏路程

出黃勝關　六十里至兩河口（分路）八十里至出
皂　七十里至甲望麻望　五十里至殺鹿堂　六
十里至八嗎　六十里至江地克里麻　八十里至
龍溪頭（以上皆有水草無柴）七十里（龍溪頭由揷漢拜勝分路向正南至途神兑過
黃河）至吾浪莾　八十里至宗卡爾　七十里至揷漢
托灰　七十里至殺那吾舊　六十里至七氣哈頮
七十里（過大雪山）至安定達瑱　七十里至途龍兑老
五十里至塔奔托洛海　六十里至丹仲營　六
十里至牒倫頓　八十里至中牒倫頓　八十里（過大
雪山）至上牒倫頓　七十里至吾浪牒倫　二百四十
里（自吾浪牒倫分作四站每站六十里）至古爾分索羅木（合西寧進藏之大路）
自黃勝關至合西寧進藏之庫庫賽計二十四站
共程一千五百九十里

自兩河口分路至（西寧舊洮河洲）青海路程

兩河口七十里至雜牛洞　八十里（過狠架嶺雪山）至栢香
林　五十里至大草塲　四十里至答建寺　五十

里至下包坐　六十里至潘洲（以上水草燒柴俱有）八十里
至龍溪頭　六十里至獨磊乘庫（以上二處有水草無柴）六
十里向北至熱党　六十里至獨倫　八十里過（大小
二山）至丹倫　八十里至納布鍋（以上有水草柴）八十里至
攙脣（有水無柴草）八十里至舊洮州
自兩河口至舊洮州計十四站共程九百三十里
兩河口四百九十里（分作八站）至獨磊出庫　六十里至
物藏　四十里至瑣朗盧（分路）七十里過（黃河）至揷溪

拜勝　六十里至布勒哈數　六十里至厦納圖
六十里至巴溪海流圖　四十里至安這谷圖　六
十里至吾浪　六十里至納木漢　七十里至巴納
布哈　八十里過山至莽鵝　七十里（過山）至郎岸（以上
俱有水草無柴）　八十里至歸德　六十里過（黃河進溝）至郭密
八十里過（大山）至康城溝　五十里進闇門至申
六十里至西寧府城

自兩河口至西寧計二十五站共程一千五百五
十里

兩河口五百五十里（分作九站）至熱党　六十里至江托
六十里至洮河腦　八十里至多提　五十里至
黑錐　八十里至舍納　八十里至殺馬關　七十
里至河州

自兩河口至河州計十六站共程一千三十里

兩河口八百四十里（分作十四站）至巴漢海流圖　六十
里至吾浪勒革　七十里至巴漢土爾根　六十里

至依克生爾根界　六十里至依克生爾根　七十
里至插漢諾木漢　六十里過（黃河）至插漢托洛海
一百三十里至青海

自兩河口至青海托二十二站共程一千三百五
十里

藏程紀畧

夫藏何自昉乎、古稱西方有聖人、謂佛生其地、世居於此、是耶否耶、然則何爲以藏名、藏之爲言藏也、無盡藏之謂也、意者以梵書三藏、有經藏、律藏、輪藏之說、若是之無盡藏耶、其土著番人又稱之曰招、此不知何解、大要土語蠻音、有聲無字、其無所取義無疑、獨是上古之時、不聞有佛也、漢唐間、始重虛無寂滅之教、數遣使西域求佛經、迎佛骨、而佛教之興流傳中國、迄今千百祀不改、雕形塑像、崇建禪林、釋子尼僧、皈依法戒、世俗庸衆、從而敬信之、持齋素、樂佈施、動曰廣積功因、願登西方極樂世界、雖捨身破家勿惜、有心世道者、亦徃徃置而弗論、要不過存此法門以警衆覺愚、醒迷啟悟、使之念佛從善、不大失其本心而止、固未嘗身履藏地、亦未知有所謂活佛也、余宰涇之四年、西塞賊匪跳梁、侵擾哈密、

天子簡將征討、乙未夏、余捧檄、從軍轉運糧儲、歷有四載、嗣因逆賊勢窮、潛行狡計、掠及藏地、

天子怒其猖獗、特命大將軍王、親統六師、殄茲小醜、因逆達賴喇嘛進藏、是卽活佛、余借同事諸公、奉調押運、庚子四月、由西寧出關、走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鴉口、工噶腦兒、以及奪洛達巴等處、赤日之下、雪雹時加、伏暑之中、嚴霜夜襲、天時地氣之不同、葢與中原迥絕、越六旬而抵索力蕣、過黃河、經星宿海、水面平濶無際、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海中石山一座、相傳山底有七孔、水從孔中迸出、生平讀山海經、覽輿圖記、謂河源經出于此、竊疑爲誕、今果信其不誣也、自是而徃亞喇塔夷之地、藥草傷生、拜顏哈拉之區、瘴癘彌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輙死、屍填道路、莫可計勝、余至此、隨行僕從十日內死者八人、此時此際、行者寒心、見者慘目、生死存亡、惟付之天命、無可如何耳、初秋念有一日、始至木魯烏素（番語水名烏素）、通天河、迺金沙江之源也、時則

王師屯駐河東、

平逆將軍延　率各都統提鎮蒙古諸部落舉兵進藏余復奉　王諭押送牛羊隨大兵後以濟軍糈於八月十一日起程十七日渡七岔河其處乃徼行小徑無人跡往來無番夷住址深山窮谷罔識道途惟相其形勢審其方向指西南以行雖早夜奔馳而心中茫然不卜所之何地也既而得歸大路會官兵安塘其地憂方稍解計木魯烏素至此僅六七日之程而失路遷延已半月餘矣正欲倍道兼馳奮力前往不期舊站改移中途多阻時　將軍延　因前軍戰捷慮賊截後糧路令撤舊塘改于山南由是覓嚮導達新台入無人之境艱辛苦况較日前倍甚塔子頭上帳冷毡寒水草灘中人顛馬仆入深谷則亂石參差爪牙爭錯也越打班則層巒峭壁手足伏行也又况番夷狡悍剽掠成風百十為群滑匿幽僻晝則奪物夜則刦營余甫過哈喇烏素而騾馬搶去已盡即我同事諸公亦鮮有不受其累者如此兇頑是又

不待教而誅者也仲冬朔日方抵西藏至則我師告捷逆賊敗走而達賴喇嘛已入座矣非　聖天子文德武功丕著無外烏能如是耶迨觀藏內形勝山水環秀土田沃衍樹木濃蔭民居稠密且風和日暖嚴冬之際氷雪不凝洵塞域之別有天地也平川中擁一石山較諸峯獨小上建寺院為活佛所居層樓翠閣幾數百重金光絢麗美不勝述問所由來僉云活佛之生代有其人本係原身轉世脫胎無過番民之家但不一其地始生時即能言前世事衣鉢所傳一一不迷人驗其真争相頂禮迎入前藏升座徒衆千萬番民日朝如市非特近地為然遠及西海青海各國蒙古諸王部落皆以時來見所貢皮幣犬馬珠玉奇產異物不一而足嗟夫世之膺大位享大名身都富貴者福澤非不厚也然而名利塲中事物經心擾擾勞勞迄無寧息茲觀達賴喇嘛居然赤子無知本來面目一塵不染其宮室居處如是服食器用

如是人心悅服無不如是雖富貴之極無所用之然則所謂活佛者盡現在受福之人也佛云乎哉余寓藏八日公事甫竣方得登堂一見見畢即行未獲從容遊覽娛暢心目殊爲恨事值大兵凱旋隨之東歸是時裘敝金盡騾馬不能置惟購牛數頭僅載帳房衣被輕騎以從他物悉屏棄僕從步隨踰墨竹以長征向江答而就道穿林入澤履險蹈危或步石級或緣木棧閱二十餘日望喇里之山高聳挿天自山下

起行盡日乃及山肩天晚不能過其地皆亂石險窄平不滿丈且烟瘴甚大無片柴寸草雖勺水難覓乃坐臥一夕人馬俱凍餒次日陟其巔則堅氷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不得已乃鋪毡坐雪上腰繫以繩僕從前拖後曳盤旋而下行李什物凴空而擲牛馬則縛足下墜傷斃者大半是誠有生來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夫何行動正艱口糧告絕且番地又不產米惟日食青稞以充飢腹如此者半月當除夕佳辰元旦令節求粒米沾口不可得困頓至此其何以堪厥後行至察木多　川督年　念進藏官兵勞苦已甚恐流離異域特委永寧道遲　屯糧接濟因得日支米二升麪二升并借庫銀二百兩以資盤費涸轍之困藉以復甦茲豈非天幸耶爰是更覓番騾稍載行囊整轡以徃歷工多阿朗麻之地芻草空虛過湯噶丹達木之村人民殷富坡高而險紫霧陰霾查喇松多可

畏也雪連四崗寒風徹骨宗洛三巴其最焉邊把俗尚寬柔阿則人心狡詐碩板多之山崇嶺峻行來扶杖牽衣洛龍宗之怪石巉岩到處左盤右折昌都多勝槩形連二水環龍占兌有奇觀勢若千軍駐馬曰阿布喇曰黎樹村村盜藪曰夾覇曰江噶處處賊窩凡屬行役征夫罔不驚心喪胆至如漢人寺房舍無殊內地核桃園風景頗似中華時方二月之初日正上旬之內紅杏發而芬芳綠柳垂而青翠田園禾黍

郁郁青青鳥語花香風薰日暖爲憶出口以來殊方絕域馳驅萬里舉目淒凉幾一年矣今見及此能不令人心目俱爽耶繼此則古都龍卽金沙江過渡處有大船四隻千餘人馬片時卽渡塞地河道頗多或係木橋或用皮筏舟楫往來此其僅見者其兩岸桃李爭妍村落依山如畫土產葡萄最廣蠻人以此造酒飲之亦能醉人再行七十里至巴塘氣候温暖地闊人稠花木繁茂可觀且集市之所內地漢人亦寓

此貿易余至此人困馬乏歇息三日然後起行本乂木山高百里越二日而始登大所塘路通一線值三春其未暖諸物競售冷水灣附近波黎四面皆川乾海子滑藏冠盜惟茲數日之內無非雪路行程策鴐前征裡塘告屆其寺院之華麗喇嘛之衆多諸貨之集聚較巴塘稍勝所不及者地道寒冷無嘉田花木之美耳次日宿河下及咂麻喇東行卧洛波雪地六十里深三餘尺至剪子灣而下及麻盎中漸下抵鴨綠江盎約百餘里云江水碧清而溜兩岸巖石甚險難以舟渡有大船數隻橫其中搭大板作浮橋車馬往來殆若坦途過此則江以東由八角樓卧龍石以至那凹者多雖屬番民逼近內地知畏王法爲化林營所轄商民經過者卽一二人可行可止永無夾埧之患矣三月初四日進打箭爐爲蜀西極邊皆番地乃藏路咽喉土官明鎮司統屬其先叛服不常康熙三十八年調兵勦平之宣以恩威彰以信義莫不頭

心向化今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閙市焉余於此馬疲力倦乃覓夫乘小竹輿自頭道水越冷竹關抵瀘定橋橋高十餘丈長數百步兩岸建亭閣用大鐵繩九條綑亘飛渡其上覆以木板若天塹然人馬須少行徐徐而過多卽搖動若遇風則斷不可行矣繼此則化林坪飛越嶺再進而牛市坡羊圈門山勢陡惡石路艱難莫可殫述過黎雅之墟歷邛笮之境俗稱武侯擒獲文君當壚其舊地也念一

日八成都省會之區沃野千里人民輻湊景物豐美文采風流埒於中州獨是錦江雖麗浣箋無存楊雄相如之故宅僅載誌乘西望漢陵昭烈帝之遺蹤有不禁慨然嘆息者又如新都之龍門漢州之房湖高人逸士所觴咏皆足動人感懷由德陽至落鳳坡龐士元之墓祠宛在經綿州及梓潼縣文昌君之廟貌巍然劍關石壁峭聳棧道木架凌空閣曰馬鳴見于昭化驛名籌筆著于廣元千佛岩與飛霞洞同山朝

天開並神仙驛接壤行是路者南棧固艱而北棧尤險寧羌過金牛之峽嘆五丁開道恃勇而愚褒汚踰鷄頭之關羨子房學仙養真卽適陳倉古渡碣存於留壩靈鳳飛來巢見于南星黃牛山勢龍從寶雞川原平衍岐山爲周室發祥之舊扶風乃漢朝京輔之邃自是而達醴泉適涇干可旦夕至也計余自丙申二月從軍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載于外雖　王事靡盬勞瘁弗辭而以衰弱微軀頻年奔走旦夕無休宿露披霜含飢忍凍崎嶇歷盡皮骨僅存所幸以生還無恙者皆　上蒼默佑所致也嗚呼余年五十有七矣毛髮蒼蒼精神多憊回憶少時居處家庭愧未能窮山極水以窺天下名勝繼而上公車登仕籍游覽荆襄韓魏間以及燕趙秦晉諸大境于水見江淮河漢非不大且深也于山見終南恒華非不高且遠也然猶是中國以內名山勝蹟游人之所寓目仙客之所景從不惜身至其地親見其實乃若遐荒絕塞舟

車不至誰探星宿之源封禪無聞孰陟崑崙之頂如所謂藏如所謂佛則亦虛誕險遠之說固不必其至之不必其見之也不必至而竟至之不必見而竟見之可不謂僅事歟因不揣固陋於回藏之暇援筆以紀其略匪敢矜功市異亦以誌此番閱歷此番辛苦出之生平意外者觸目警心以示安不忘危逸不忘勞之意云爾

昔

2122231

ZW 21101000693786

S
Z121·5
15a

康熙辛丑仲夏中浣之吉知涇陽縣事焦應旂識

西藏志 上